

暮春三月，江南是草长莺飞，而云贵边区，却依然霪雨连绵，寒风料峭；山区里，积雪还未化。

黔滇交界处胜境关，以西是高入云端的丛山峻岭。

这一带的气候委实讨厌，真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可是这天却是晴了。

两匹骏马出了胜境关，沿大道进入丛山向西悠然赶路。右面那匹枣红健马上，惬意地坐着个二十三四岁少年郎，剑眉入鬓，星目隐现异彩，玉面朱唇，恍若临风玉树，俊美绝伦。他外罩墨绿色披风，内穿同色劲装，同色鸾带同色快靴，端的英风超绝，仪表出尘。鞍旁插着长剑，鞍后是长条子马包，看去定是赶长路的武林朋友。

左面马上人真抢眼，喝！是个俊少妇。美！真是美！春山眉，大眼睛像一泓秋水，瑶鼻下是颗小樱桃儿，颊旁两只笑涡儿，半露着半弧贝齿儿；真糟！凛冽罡风不识相，怎不怕吹破了她那不禁一吹的粉颊儿？

她，一身翠绿劲装，将外面的大氅，紧紧裹住她那娇美婀娜的身躯，马蹬里那双翠绿弓鞋，天！再小的尺来量也不到三寸，小得可怜生。

别认为这朵嫩花娇滴滴，可是却带着满身刺，扎手得紧，不见她鞍旁的长剑，肋下鼓鼓的暗器囊，小小弓鞋前那锐利如刃的铁尖儿么？

在这边荒之地，哪儿来的一双金童玉女？说起来，简直吓人一大跳。

男的是近五年来，崛起武林的后起之秀，技臻化境震慑江湖的一朵奇葩，绿衣剑客方逸君是也。其实他为人并不可怕，行道江湖绝不滥杀，即使是万恶之徒落在他手中，除了被毁去武功外绝不会丢掉老命；所以五年来，他的名号确是够响亮。

至于这一朵娇花，乖乖！确是令人又爱又怕，提起来心痒痒却又胆寒。她是谁？横行江湖五六年，以艳冶淫荡名满天下的百花教教主伍云英。

一年前，百花教公开宣布解散，武林为之轰动，尤其是与百花教有关的江湖朋友，更是大失所望；等到他们确知百花教主改邪归正，下嫁了一代奇侠绿衣剑客时，酸甜苦辣的滋味，在每一个人的神色中都明显地看出。

绿衣剑客是四川夔州人氏，结婚刚满一周年，这次在武昌府一门远亲中欢度新春，突然接到一位好友传来的警信，说是有人纠合几位早年的恶贼，要对他俩不利，要他们小心，免得被人暗算。

绿衣剑客在夔州本无亲人，而百花教主的教坛重地在雪山百花谷；也由于百花教主身怀六甲距临盆之期已是不远，不宜动刀动剑与那些恶贼争一日之短长。夫妻俩一再商量，决定尽速赶回百花谷，不必和那些恶寇拼老命。

正是生有时，死有地，半点不由人；你不想杀人，人家却要你的脑袋，这道理真说不清。

过了胜境关，大道蜿蜒盘山而上。这座险恶峻峭的大山岭，就是乌蒙山的余脉；这一段土名儿叫七星山，一直向东南伸展，东脉直入贵州地境，只见山外有山，岭外有岭，教人看了直摇头的，马儿也吃不消。

夫妇俩并辔而行，进入了云南地境，沿途不见敌踪，他们大放宽心。大道向上盘升，百花教主突然一蹙秀眉，用手按住小腹，对绿衣剑客似嗔非

嗔地说道：“逸君，都是你不好。”

绿衣剑容看了她那逗人爱煞的媚劲儿，惑然道：“亲亲，我怎么不好？”

伍云英蓦地脸泛红霞，噘着小嘴儿说道：“小家伙在里面踢腿蹬拳，准是个不安分的小东西，教人多难受嘛！怎么不是你不好？”

这时正在下坡，绿衣剑客呵呵一笑，凌空飞腾而起，轻似鸿毛落在她身后，一手挽住她微突的柳腰儿，一手探囊取出一颗白色腊丸，捏碎腊衣，温柔地送入她樱口中，在她耳畔柔声说道：“亲亲，哥不好，以后责罚哥吧！先吞下这颗安胎丸，小东西会安静些的。唉！长途跋涉，苦了你了。”

伍云英偎在他怀中，用梦也似的声音说道：“哥，大概十天后可以回谷了；以后我你不再出山，在这世外桃园里安度余年，有你在你身边，一切我都不在乎了。哥，你快做爸爸了，你说，是娃儿好，还是丫头好？”

“亲亲，给我生个像你一样美的天仙，好么？”

“不！要像你一样的雄壮英俊小逸君。”

“哈哈！我准会如愿以偿，你别想。”

她撒娇地一扭柳腰，不依地说道：“胡说！我要娃儿。”

“我绝不胡说，听人说，脐儿尖尖，必是千金，所以必定是个天仙。”他的左手轻轻由腹脐上往下滑。

她嗯了一声，将粉颊藏在他领下，闭上双眸，用玉手虚拦他的虎掌，呢声轻说道：“哥，不要……唔！”

他亲了她一下，甜甜一笑。马儿踏着轻快的碎步，向山嘴驰去。

绕过山嘴，官道又向上升，林木一片新绿，由路右崖上向下伸垂路中。

“亲亲，小心了！前面林中并无鸟雀清鸣，定然有人隐伏在内。这儿上不沾村，下不近店，绝无樵子采薪，我得先走一步。”

声落，人凌空升起，落在他自己的坐骑上，抓过马儿头上的缰绳，双腿一夹，泼刺刺向前驰去。

伍云英一抖缰，随后跟上。

蓦地里，崖上升起一声长笑，直薄耳膜，显然发笑之人中气充足，定不是等闲人物。

笑声一落，宏亮的嗓音倏扬：“老爷生长在山边，只爱娇娃不爱钱。呸！你这根岔枝儿，老爷非砍掉你不可。”

声落，“喀嚓”一声，一棵海碗大的巨树，“哗啦啦”向路中飞落，差点儿把绿衣剑客连人带马压个正着。

马儿一声长嘶，后退丈余。

绿衣剑客剑眉一轩，说道：“阁下下来罢！方逸君早就料到有人等着。”

“哈哈！咱们也不想偷偷摸摸，谁教咱们与百花教主是老相好呢？哥儿们，亮相啦！”

声落，衣袂飘风之声大起，人影乱闪，出来了五个彪形大汉，往路中一站。

头一个豹头环眼，身高八尺，像一座小山，粗如树桩的膀子，倒提着一把沉重的开山大斧。

第二位年约王十上下，白净面皮，鹰目放光，身材也在七尺以上，腰带上，插着一柄沉重的铁佛手。

第三位年约二十五六，一表人才，可惜目显阴森，唇薄如纸，身材也有七尺以上，手中挥着一把纯钢阴阳扇。

第四位是个老道，年在三十上下，穿大红道士服，腰悬宝剑，高个儿，鹰嘴勾鼻，面色发青，一双山羊眼阴晴不定。

第五位是和尚，年约四十余，身穿皂常服，倒拖着一柄镔铁方便铲，脸团团，腹大腰粗，酒糟鼻狮子大嘴，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条肥猪。

绿衣剑客若无其事地，高踞鞍上淡淡一笑喝道：“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方逸君幸遇幸遇。”

豹头环眼大汉嘿嘿一笑，掂了掂开山斧，说道：“阁下当然幸遇，等会儿你还有得不幸呢。喂！方夫人，你真那么俊么？放着好好一个教主不干，跟着这小子……”

八字还未出口，三道棕影一闪即至。他不傻，猛一挫腰，开山大斧向棕影疾拍。

“叮叮叮”三响，他咚咚咚连退三步，坚硬的地面留下了近寸深的履痕。他感到手膀一麻，大斧几乎落地，低头一看，不由脸上变色，三根长有六寸的棕色鬃毛，插入斧中半寸有余，仍在晃动不已。

“花花太岁，你最好少胡说八道。”方逸君仍在冷笑，剑眉一轩，又道：“方逸君对阁下伏牛五霸并无仇怨，你再出口伤人，休怪方某得罪你了。”

花花太岁恼羞成怒，拔掉马鬃阴森森地说道：“百花教主跟了我桑璞三月，我传了她武林绝学混元气功，功成她就一走了之，将三月枕席之情付诸流……”

绿影一闪，向花花太岁射来。

花花太岁骇然一惊，将话哽咽回喉内，退后三步，横斧以待。

其余四人同时一分，纷纷掣下兵刃。

方逸君剑隐肘后，在众人丈外昂然屹立，朗声说道：“诸位可说皆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豪杰，自应有豪杰襟怀。不错，拙荆当年飘荡江湖，有失检点，但自委身方某之后，解散百花教，重新做人，甚至退出江湖，做一个贤妻良母。俗语说，回头是岸；又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诸位都是一代英豪，尤其是武当的三阴一绝无为道长，少林的悟非大师，皆是世外高人，最重因果，度化孽海之人，怎又不许拙荆去恶从善，重新做人呢？实令方某大惑不解。”

“姓方的，你少说废话，道爷我号称三阴一绝，岂是度化凡夫的人？”老道恶狠狠地说，又道：“那浪货学了我武当绝学一无掌，一走了之，你道我能甘心么？”

“哈！我酒肉和尚亦与无为道兄有此同感。我少林的轻功‘流水行云’连俗家弟子也仅传六成，那泼妇在我这儿骗走了全部心诀，扎起裙子一走了之，佛爷怎肯干休？”酒肉和尚说完，顿了顿铁铲，深入土中近尺。

使佛手的家伙也一撇嘴说道：“有道是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样深，岂知这小妖精怨地忘恩，害得我找遍了天下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两直。找得我逍遥鬼晏常山好苦。”

拂着阴阳扇的青年人也说道：“我玉面魔查岚何尝不恨？三颗师门至宝赤火流光弹全给她骗走啦，怎得不恼？”

百花教主伍云英在马上羞愤交加，粉脸铁青，慢慢地板鞍下马，向前轻移莲步。

方逸君忍着无名火等他们说完，虎目一睁，神光候现，一字一吐地说道：“诸位，这些事在下皆知之甚详；请教，是拙荆逼迫诸位将绝艺交出的

么？”

“哼！谁敢迫咱们交出？”众人齐声揪然地答。

“那就别多费唇舌，方某替你们汗颜。诸位到底意欲何为？请划下道来。”

花花太岁冷笑道：“咱们千里追踪，你说所为何来？”

逍遥鬼也哼了一声道：“姓方的，你最好夹尾巴滚。”

玉面魔阴阳怪气地说：“叫宝贝儿重振百花教，查太爷对粉齋雪股大有兴趣。”

酒肉和尚哈哈一笑道：“从前，教主雨露遍施，我和尚却不在乎，只消她再陪佛爷三月，于愿足矣。”

三阴一绝冷森森地向刚走近的伍云英说道：“放主，你别打主意躲，天涯海角已无你容身之地，除非你死了。你也别希望不跟咱们走，你的大援早就没啦！在中原和江南，贫道知道你朋友众多，玩伴无数，所以不想打草惊蛇，直追随你俩身后到这人烟不到之处等候。教主，你别认为到了你老巢左近，便可以安全了。正相反，乃是步步危机。跟我们回去重创旧业算了，你年不过二十五，再过十年收山并不算晚，何苦放弃人生至乐，让那小子独占禁齋……”

响起一声凤吟，百花教主掣下一把寒芒闪烁的长剑，面泛杀机跨前三步。

“云英，交给我，你到坐骑旁等着。”绿衣剑客将她拦住，一面说一面示意她退后。

又对众人冷笑道：“诸位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来方某得惩戒你们啦！你们是按江湖惯例一个一个上呢，抑或众打群殴？方某接着就是。”

五悍寇互相一打眼色，一声虎吼，花花太岁、酒肉和尚、逍遥鬼，三人快逾电光石火，向前猛扑，一斧一手一铲荡起阵阵罡风，同时攻到。

银芒一闪，绿影倏动，千百朵白莲向四面狂涌，剑啸刺耳，四个人展开抢攻。

片刻，银芒愈张愈宽，在三般重兵刃中矫若游龙，把三贼迫得不住后撤。

玉面魔心中一凛，暗说：“这小子果然棘手，名不虚。传，不出手是不可能的。”便向老道一打眼色，蓦地阴阳扇一领，向一旁神情紧张的百花教主扑去。

老道长剑一挥，一招“飞虹贯日”使出，身剑合一向百花教主急射，一面大吼道：“跟道爷走！”

“噗”一声闷响，接着一声惨号乍起。玉面魔去势太急，百花教主似若未觉，待近至到八尺时，阴阳扇递出一半之时，玉手在披风里一动，一颗淡淡红影快逾电闪，直向玉面魔迎去。双方距离太近，想避开确是不易。

玉面魔连看也没看清，只觉到对方的纤手，在披风内向外一伸。这家伙确是了得，本能地一撇右腕，硬将阴阳扇护住胸腹，想旋身向侧方扑近。

岂知他迟了半分，淡淡红影射中阴阳扇，闷爆之声随着熊熊烈火，击碎了纯钢的扇面，玉面魔立时变成一只火球。

这乃是眨眼间事，老道还未弄清怎么回事，“飞虹贯日”行将攻列百花教主的身侧；狂叫之声一起，他骇然一惊，收招已是无及，只好一咬牙，力贯剑尖，仍向前急点。

寒芒一闪，“铮”一声金铁清鸣，双剑交错，接着是老道横剑飞退。

“哪儿走！”

百花教主娇叱一声，如影附形追到，寒芒如经天长虹，奇疾无比飞射而至。

老道被震得虎口欲裂，气血翻腾，退了近丈方将身形稳住，寒芒已经袭到。

老道练有旁门的三阴手，和那把剑中套剑的绝着。三阴手袭人之时，令人毫无感觉，用来暗算对头，足可使对方在一个时辰之中，血脉自然凝结而死；他那把长剑的剑尖，可以突然吐出六寸之长。高手拼搏，生死一念之间，假使能突然伸长六寸，结局不问可知。这是他三阴一绝绰号的由来。

百花教主以色换艺，她为人聪慧，身获各家绝学，而且难得的是她能门门皆精，没有杂而不纯之弊。她与牛鼻子有一段长时间同衾共枕之缘，牛鼻子有多少斤两，她岂有不知之理？扑上的瞬间，她粉面杀气怒涌，存心毙敌。

牛鼻子正想将三阴手拍出，目光一触她那杀气腾腾的神色，不由心中一凛。

同时，突然传出酒肉和尚的一声惨叫，沉重的方便铲脱手向侧飞来，锐风劲啸，势如奔雷。

牛鼻子暗叫一声“大事去矣！”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猛地向下一伏，贴地向方便铲落下处掠去。方便铲恰好掠过他的背上三尺，将百花教主挡了一挡。他双足一沾地，展开武当八卦赶蝉轻功，去势如飞溜之大吉。

方逸君一看乃妻动上了手，心中大急，她已有了九月身孕，怎能动剑？心一急，玉面上罩上一层浓霜，一剑将花花太岁迫退，冷哼一声，一招“回风拂柳”旋身出剑，在方便铲下端切入，银芒一闪，大和尚右肋下断了两条肋骨，红光崩现。大和尚狂叫一声，扔掉方便铲掩住肋下，飞退两丈拔步便溜。

银芒顺势一招“贴地盘龙”，崩开铁佛手，由下盘楔入逍遥鬼的右侧。逍遥鬼向上跃起，铁佛手“力划鸿沟”向下急拦。

“着！”方逸君怒叱一声，招出“流星赶月”，剑由逍遥鬼右小腿贯入，猛一撇腕。

逍遥鬼狂吼一声，跌下地来。要不是花花太岁及时攻出一招“吴刚伐桂”，将方逸君迫迟一步，逍遥鬼真要做鬼了。

“风紧！前途见。”花花太岁声出倏然收斧，三两起落，投入林中去了。

逍遥鬼小腿肉丢了一大块，但他凶悍异常，猛地将铁佛手劈面向方逸君扔出，咬着牙拼命逃了。

方逸君心悬爱妻安危，无暇追敌，收剑急向脸色发青，手按小腹的爱妻纵去。

“云英，怎么了？”他摘下她的剑，将她抱至路旁，替她轻轻揉动，急急地问。

伍云英倚在他怀中，泪如泉涌，颤声说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哥，你独自回夔州去罢，我这不祥之身，不但有损你一世英名，而且令你陷入危机重……”

“云英，不许你往下说。”他掩住她的樱口。

“不，哥，让我说。”她挣扎，又道：“我已感到不幸的阴影已经掩到；他们，不许我重新做人，不许我有幸福的归宿，我不能让你……”

逸君蓦地将她抱住，狂吻她的小嘴，不让她往下说。半晌，她才平静下来。

良久，他替她拭去泪痕，抱她到坐骑旁，送她上马，神情肃穆地说道：“云英，即使是天下人皆与你为敌，别忘了有你的君哥是爱你的，而且我愿以生命和你共抗天下人。”

伍云英热泪盈眶，激动地捧起他的虎掌，印上一连串狂吻，最后偎在颊上，颤声说道：“哥，谢谢你，即使在九泉之下，我会……”

“走吧！记住：贼人恐不止这几个草包，下次见面，格杀无赦！我要大开杀戒了，别忘了你的暗器。”

“刚才我以赤火流光弹毙了玉面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会小心的。”

方逸君将玉面魔焦臭的尸体踢入山沟中，拖开阻路的大树，飞身上马，并辔向西急走。

白石江，在曲靖东北蜿蜒而下，距县城不过五里地。本来这条江并不大，秋间可以徒涉，但春雨连绵，水位高涨，在滚滚江流中，有两条竹筏来往渡载行人，颇不方便，也相当冒险。

两人两马一到江边，渡头人鬼皆无，两侧怪石荆棘向两边延伸，水声如雷在两岸怪石间滚动著。

对岸，一条竹筏冉冉而来，三个撑筏人身披蓑衣，身材高大，正将竹筏向渡头撑来。

逸君首先下马，含笑将乃妻抱下马来，牵着坐骑在渡头等候竹筏。

竹筏轻轻靠岸，一个撑夫跳上岸来将缆绳拉紧。筏是双层大竹扎成，可容下三五十人，平时有五个人撑筏，但今天只有三个，逸君夫妇并未在意。平时三五个行人，用小筏载运就成，但今天小筏早已不见了。

“客官，上啊！”岸上那人亮声儿叫。

方逸君心中一动，打量了三人一眼，暗说：“这人略带湖广口音，身材魁梧，怎么却在这穷乡僻壤中撑筏？”

他略一犹豫，止步打量三个人。看三人皆在不惑之年，满脸褐色皱纹，眉以上用雨帽罩住，只能看到一双朦胧老眼，蓑衣将全身裹住，只能看到一双手。

他在打量人，人也在打量他。突然伍云英抛下缰绳，走近江边那人身侧，娇滴滴地说道：“大叔，是否连马儿一同渡过去？”

“这是载货的竹筏，两马两人，不打紧，大嫂。”

伍云英又走近一步，仍含笑问道：“这江流唬人哩，不知比长江唬人么？”

撑夫似乎吃了一惊，退后一步低下了头，仍从容地说道：“大嫂，请上吧！长江小老儿没见过，是否唬人可难比较。”

“太平口过荆州那一段，恐怕真没有这里险哪，是么？”

伍云英一面说，又走近两步。

筏上的两人，突然将篙一插。

“哪儿走！”

伍云英玉指一弹，岸上那撑篙人刚向左一闪，“叭”一声滚倒在地。

绿影一闪，方逸君火速拔剑纵出，凌空猛扑筏上的两人，捷如电闪。

“哈哈！少陪！”

两人“扑通”一声，潜入水中立时不见。

方逸君双足一点筏板，倒纵而回，抓起缆绳，喝声“起！”数千斤的竹筏滑上岸滩的三分之一。

两侧蓦地响起连声长啸，人影急闪，齐向渡头纵来，将逸君夫妇堵在水际。

“岸上有辰州妙手飞花狄雷太爷在。”有人在叫。

“荆州三龙敬陪水上末座。教主好眼力。”水里伸出两个人头，正是筏上的两人，但脸上的颜料已被水冲洗去，现出白惨惨的鬼面。

岸上排开十二个老少彪形大汉，退路已被堵死。刚才发话的妙手飞花狄太爷，年约四十开外身材高瘦，马脸勾鼻，双耳招风，大嘴巴跳着一口黄板牙，背扎长剑，赤手空拳阴笑着站在正中央。

这人来头甚大，袖底一发十枚子午六阳针，掌心一把银桃花，功臻化境，艺压群雄。

他虽不是绿林朋友，但大江南北的绿林枭雄，谁要不每年送一大笔常规钱给他，准会被赶得走头无路，倒霉的还得送掉老命。他和白道英雄也有相当交情，他自己也以白道朋友自居。目下武林六大门派中，除了掌门一辈的人，他有三分忌惮以外，谁他也不放在心上，确是了得。他就是辰州狄家村第一首富，妙手飞花狄雷。

最右首离群抄手而立，面涌阴笑的人，却教夫妇俩大吃一惊，暗叫：“苦也！”

这人年届知命，也是瘦长个儿，尖脑袋，山羊胡，大鼻小嘴，老鼠耳，细长的颈脖，一双绿豆眼绿芒隐现。穿的是褐衣，脚下是薄底快靴，腰悬长剑，有一双特长的手。这人是曾经力挫少林大名鼎鼎的降魔大师法安，一昼夜间尽屠华山五狮一龙汪氏全家，大闹山西五台道场，武林畏之如虎的太白山五阴鬼手申天豪。

百花教进入陕西发展，总坛设在申天豪家中。

妙手飞花狄雷身旁，有一人逸君夫妇也不陌生。这人五短身材，十分壮实，方面大耳，一字粗眉，双目神光外射，两太阳穴高商鼓起，腰带上，插着一条沉重的虎尾鞭。

他是伏牛五霸的老大花花太岁的拜兄，伏虎掌凌健是也。

伏牛五霸五个人，老大伏虎掌凌健，老二百步追魂牛通，老三赤焰阴风柴戎，老四恶人屠慕连浩，老五花花太岁璞。老大功力最深厚，老四恶人屠最残忍，老三赤焰阴风最阴险，老五最好色也最脓包。

这五个人，在河南闹得不像话，后来少林派出动了法字辈的六名高手，和十二名悟字辈的健者，找上伏牛山庄，仍然扫兴而回。江湖朋友不敢轻易招惹伏牛山的喽罗，武林中的名号确是响亮。五个人都在四十余岁左右，凶横霸道，人人侧目。

其余九人都是凶悍绝伦的大汉，绝大多数是武林中有名的武师镖客之流，只有两名是绿林朋友，他们都是过去得过百花教的好处，念念不忘粉齏雪股温柔滋味的人。

百花教主改邪归正，嫁了绿衣剑客，教徒四散，他们再找不到销魂荡魄的享受啦！

这一来便迁怒绿衣剑客方逸君，在五阴鬼手的怂恿下，纷纷赶来云南，要拔掉眼中钉，胁迫百花教主东山再起，供他们大享温柔滋味。

这些人，方逸君感到陌生，伍云英却概略记得，只因为他们是教这徒众的面首，故而仅觉厮熟，而不知他们的名号。

方逸君说道：“云英，紧随我身后，先闯出这绝地。”

妙手飞花哈哈狂笑，意气飞扬地说道：“姓方的小子，你还是认命吧！乖乖地跳下白石江，免得等会儿你难受。教主已挺着个大肚皮，麻烦得紧，等会咱们给她吃颗顺气丸，十五个人先服侍她一顿，管教肚中杂种一滑就下，你看了岂不难受，哈哈！”

明沉沉的五阴鬼手，也接着发话道：“教主，跟老夫走吧！你要是乖乖听话，老夫保证你一切安全。重振百花教，老夫助你打天下！”

“哈哈……”所有的人几乎全部仰天狂笑，色迷迷地死盯着伍云英气得铁青的粉面。

“挡我者死！”方逸君大吼一声，向左急闯，剑闪万道银芒，剑气四荡。

同一瞬间，伍云英剑出如风，袖底无声无影地飞出五朵银桃花，另一颗赤火流光弹劈面向伏虎掌飞去。

人影疾合即分，狂吼之声大起。

伏虎掌大咧咧地不动，暗器一到，他便待一掌拍出。

“快躲！妄动不得。”五阴鬼手大吼，鬼魅似的扑向方逸君，伸手便抓。

伏虎掌心中一凛，收掌横飘一丈。“噗”一声响，身后两名大汉狂叫着滚倒，浑身是火，鬼叫连天，活活被烧成两具焦骸。

方逸君剑诛两贼，突觉身后寒风压体，他清叱一声，

“回头望月”一剑疾点，左掌一登，先天真气随掌而出。

五阴鬼手向下一沉腕，左掌千招“袖底翻花”疾拍而出。

“澎”一声巨响，劈空掌劲接实。五阴鬼手挫后三步，方逸君飞退近丈。

五朵银花毙了两贼，妙手飞花气得哇啦哇啦直吼道：

“浪货，你用大爷的暗青子打你大爷，这还了得？打！”五朵银花脱袖而飞，发出刺耳锐啸飞射伍云英。

她一手拉下披风，右手运剑，只一兜一扫，五朵银花全被披风卷落，剑气如虹，猛袭妙手飞花胸腔。

妙手飞花只好拔剑一绞，横飘八尺，怒叫道：“大爷幸而没将子午六阳针让你骗去，你真要我下手伤你么？这东西连大爷也没有解药，你还不弃剑？”他左手袖底现出一根细小的紫铜管，管口略向外吐。

她左手舞着披风，娇叱一声，揉身直上。如在以往，妙手飞花绝不是她的对手，可是目下腹中不便，行动拘束，又不敢运混元气护身，真是苦也。

六名恶贼围住夫妇俩狠斗，江下的荆州三龙也上了岸，他们无法将三弟被真气打穴的穴道解开，恶狠狠地舞着分刺，加入抢攻。

方逸君力敌五阴鬼手，已经自顾不暇，老贼的“寒魄诛心掌”，涌出彻骨寒流，左手五指伸屈，专找胸腹大穴和经脉，他那“玄阴绝脉手法”确是可怕，指尖扫中处，保证有死无生。方逸君一剑一掌，仍难将老鬼一掌一爪挡住。

另六名狠贼围住伍云英，想得到苦也。

正在狠斗，两人已快相隔五丈之遥，双方已不能相顾了。

突然伍云英感觉腹痛如裂，刚一剑崩开伏虎掌沉重的虎鞭，手腕一麻，气血一翻涌，她“哎哟”一声，屈腿便跪倒了。

荆州三龙大喜过望，两把分水刺闪电似递到，他俩要为兄弟报仇，猛

刺她双肩下巨骨穴。

“不可伤她！”“叮叮”两声，妙手飞花凌空扑下，长剑震开左右两把分水刺，单足一落地焕然转身，戟指向伍云英脑后晕穴点去。

他手指刚距她脑后三寸，突然他“哎呀”一声狂叫，指尖鲜血泉涌，同时左颊旁血流如注，侧跃丈余，脸上阵青阵红，几如厉鬼。原来两枝木刺，贯穿了他的指尖和左颊，劲道奇猛，痛得他失声狂叫。

“住手！”声如炸雷，直薄众人耳膜，令人心胆俱落。

众贼浑身一震，火速跃出圈子。

五丈外，不知何时来了两个灰色人影。一个是年近百龄的老头儿，灰色长衫，足踏多耳麻鞋，脸如松风古月，白发银髯飘飘，看去不像个练家子，倒像个和蔼的长者。他手中轻摆着一根刺条儿，显然妙手飞花挨了那两刺儿，定是他老人家所赐了。

另一个灰影是个年约四十的中年人，身穿灰布直裰，下身是灯笼裤，足下是爬山虎快靴，背着个小包裹。他脸如朗月，虎目剑眉，唇红齿白，玉面琼鼻，假使不是他穿的衣衫像个中年人，看年纪绝不会超过二十三四。

五阴鬼手只道来了什么头如笆斗，眼似钢铃的武林高手，先闻声确是吓了一跳，这是内家无上绝学以声克敌嘛，再用两分劲，后果不堪设想。等他看清原来是一个糟老头，和一个大姑娘似的青年人，不由气往上冲，顷忘利害，阴森森地跨前两步，冷笑道：“什么人，敢管我五阴鬼手中天豪的闲事？活得不耐烦了，是么？嘿嘿！”

老人家没理他，向青年人问道：“志平，这是什么人？”

“禀伯父，这厮是太白山一霸，手底下马马虎虎过得去，寒魄诛心掌也算歹毒。”

“他为人如何？”

“伯父久未在江湖走动，自然不知这些人的好恶；这厮凶横霸道，武林侧目。”

“那两后生你可知道？”老人家向方逸君夫妇一指。

“男娃儿是个武林后起之秀，侠名四播；女的，平儿在一年之前，倒不齿她的为人，目下却深为她庆幸。”

五阴鬼手暗暗心惊，但仍然凶横地叫道：“老匹夫，你要不通名，休怪申某无礼。”

老人家仍淡然地说道：“平儿，告诉他我们是谁。”

平儿剑眉一轩，一字一吐地说道：“姓申的，你可知道江湖中有一个闲云居士么？”

“什么？你是说闲云居士辛老前辈？”五阴鬼手战栗着问，情不自禁退后五六步。

“那就是这位老爷子。”平儿淡淡一笑说，顿了顿又道：“区区在下嘛，惭愧！名不见经传，扫云山庄少庄主周志平。”

“玉麒麟周志平！”众贼气结地叫，逐渐向两侧倒退。

“扑通”两声，荆州三龙挟起同伴身躯，入水溜了。

水声一响，众贼由五阴鬼手率领，抹头就跑像被迫急了的兔子，真快，三两起落便不见踪影了。

老人家说道：“平儿，我们走吧！”

“伯父，我们到沙子岭碰碰运气，也许会遇上二伯父呢。”

“这就走！”老人家一转身，突又转头，探囊取出一颗紫色丹丸，向紧拥在一块的方逸君夫妇说：“娃儿，服下这丹丸，对大小都有好处。”

丹丸悠然一落，方逸君伸手接住，屈膝拜道：“敬谢老前辈恩典。”他一抬头，已不见了两人踪迹。

伍云英软弱地问道：“那是谁？”

“江湖中盛传的武林三杰，老大闲云居士辛天龙，大概已有四十年来未出现了。那青年人其实已年届不惑，乃是老三忘我山人周群的长子，叫玉麒麟周志平，也是目下扫云山庄的庄主。武林三杰师兄弟三人，只有忘我山人安居扫云山庄，老大闲云居士和老二四海狂客姜涛，失踪了四十年，想不到我们有幸得逢他老人家。”

“玉麒麟周志平？哦！这人我听说过。”

“十年前你我都未出道，他以三十岁壮年，游侠途经嵩山，原因为惩戒了一名少林弟子，要去找少林掌门方丈一论是非。岂知少林僧人护犊，一言不合，当堂印证，连败少林五名佛字辈高手，最后力挫十八罗汉阵，掌门方丈苦行大师佛昙，和少年人对拆三招，菩提禅功第一次棋逢对手，双方握手言和。此后，扫云山庄谁也不敢前往骚扰。其实，真正的扫云山庄现在何处，谁也弄不清。”

“哦！我记起来了，玉麒麟的夫人，不是叫紫衣仙子么？”

“正是她，紫衣仙子许雪。他俩人正是一对仙侣，早年嫉恶如仇，杀孽奇重，近十年来方不再在江湖走动。”

“怪不得这些狗东西像耗子见猫一般，亡命而逃。”

“三杰中，杀孽最重的是闲云居士，从前叫荡魔一剑，五十年前方行信佛，自号闲云居士，不再沾染血腥。脾气最躁的是忘我山人，义之所在，忘我而不惜，也最好管闲事。好在他这十余年来，在家纳福，不然江湖非血腥满地不可。亲来，吃下这颗丹丸，我去弄筏，你我再赶上一程。”

西山曲靖不到十余里，又是连绵起伏的山岭。伍云英自吞服闲云居士的圣药后，腹中已无动荡不安之感。两人并辔而行，速度略为加快。

快到山下，远远地听到杀声如雷，呐喊之声动魄惊心。身为侠义门人，岂有不管闲事之理？方逸君首先叫道：“英妹，我们且上前瞧瞧。”

“走啊！”云英双腿一夹马腹，箭似向前急驰。

转了两处山嘴，两人已看清前面景况，不由火起。

官道凹入处一个山崖下，有一个虎背熊腰，相貌英俊的青年人，正手执一根半截断枝，浑身浴血，抗拒着一群青布包头，身穿劲装的大汉，怒吼如雷挥棍乱扫。他身后，有一位美貌如花的少妇，鼓着大肚皮，显然也是快要临盆的孕妇。她跌倒在崖下，惊恐地尖声大叫。

青年人步步退后，十余文长枪和五六把单刀，迫得他手忙脚乱，形势殆危。

地上，倒了七八名青衣大汉。地方狭窄，青年人占住崖内，免了后顾之忧，但他浑身是伤，仅凭一股护花之气支持不倒，手中木棒硬架硬拦，毫无家数，要不是膂力惊人，怎能招架得住？

官道四而，散布着十余名把风警戒的小贼，正在大声呐喊助威，刀枪拍得啪喀啪喀直响。

官道前面一段，有小贼牵住两匹健马，马上有马包等物，一看就知是遍布云南各地，租给行商代步的健马。这种马，不像目前云南的小马。那时

的马匹高大而驯良，种马取自吐蕃，算是大漠良种。各地的赁马店是分段的，一到地头再行换马；马身上烙有钤记，任谁也不会将马骑走不还的，民风淳朴，可见一斑。

方逸君发出一声长啸，拔出宝剑疾冲而上，一到斗场，凌空飞离马背，银光耀目，以“饥鹰搏兔”身法扑入人丛中。

云英也策马奔到，剑闪寒芒，人马同时向前一冲。

贼人吓得骇然变色，方逸君凌空下扑，一绞一拍刀飞枪跌，单掌右拍左挥，小贼鬼叫连天，呐喊一声“扯活！”四散狂奔而去。

夫妇俩一冲错之间，将贼人打了个落花流水，要是存心伤人，大概二十余人一个也别想活。

方逸君一到青年人身畔，青年人心神一懈，立时扔棒栽倒。少妇尖叫一声，便待扑上。

“大嫂，别动他，他浑身是伤。你放心，我们会救他。”

少妇挣扎着叫道：“嫂子，我知道，马包里有我家家传的刀创药，最上品的白药可以止血生肌，我知道替他敷伤。”

方逸君不理她，示意乃妻挟住她避开一旁，他替青年人敷伤，喂他一粒护心丹。好在外伤并无致命之处，大概小伙子肌厚伤硬，挨得起打，只是失血过多而已。

救人须救彻，方逸君砍下树枝和山藤，将两匹健马牵来，做成一付担架，将伤者搁上。由乃妻抱持着少妇共乘一骑，他自己牵着两匹马，向马龙州缓缓而去。

有分教，恨比天高孝女雪长恨；思重如山奇男酬亲思。

马背之上，少妇将身世娓娓道来。

青年姓华名琦，字如蜂，本是湖广人氏。先祖随傅友德征滇，后落籍大理，结庐点苍山东南麓靠县城一面。妻段氏，乃是南诏王的远房亲友，算是名门望族之女。

华如峰年届二十六，他父亲那一代，已辞去世袭副千户的军职，连禄田也交还了皇家，自己买下十顷良田，悠哉悠哉安享余年，所以华如峰算起来还是一个不沾祖荫的布衣。他父亲的意思认为朝廷重文轻武，不如数这小子弃武习文，岂不光彩？岂知这小子不是读书的材料，整日和邻村的子弟们舞刀弄杖，打熬气力，全学些冲锋陷阵的玩意，拉得一膀好弓，使得好枪，如此而已的。

但这小子也怪，要他上校场他又不干，对马上功名不用一顿；整天和那些小伙子，不是在点苍十九峰十八溪之间翻山狩猎，就是到洱海四洲三岛七阜间倒海摸鱼。

每一年，华家必派人回到湖广老家，祭祖和定省亲族父老，小伙子一高兴，在去年春间带浑家到湖广老家，乐而忘返，直等到太太肚子通货膨胀，方东装返里。这糊涂虫真糊涂得太糊涂，他要赶回让妻子将娃儿生在大理，差点儿把小命儿连一家子全部陪上。

他俩一到曲靖，便教山里的一群小贼盯上了，要不是巧逢方逸君夫妇，准完啦！

伍云英也将夫妻俩的姓名说了，还告诉段氏说，住所距大理不太远，有限也许会来看望他们呢。当然，她还不敢将雪山百花谷说出。

两个同病相怜的大肚子女人，亲热得无话不谈；才貌相若，年岁相当，

同样挺着个大肚皮，想得到够噜苏的。

逸君夫妇，将华如蜂夫妇安置在马龙州，他俩急于回谷，只好依依分手。

华如峰壮得像条牛，又有祖传的最好刀创药；他父祖都是有名的民间大夫，华如峰一手医术也不坏；所以第三天他就好了七成，三不管便往大理赶，他怕乃妻瓜熟蒂落，小娃儿等不及要出来见天日，要不赶回家，哪像话？说不定他老子华昌龄要剥他的皮，小孙子要在路上出世，那还了得？

逸君夫妇马不停蹄，沿官道安然到了昆明。一过大理，糟！狂风暴雨连绵不断，只好等几天再说啦。

这一等，可等出大祸来了，终至落了个家破人亡，也替武林带来了横祸飞灾，岂非天意？

这里且表表雪山。

所谓“雪山”，凡是山高气寒，终年积雪的山，都叫雪山。稍有名望的有祁连山；有佛经上说的喜马拉雅山，有《元和郡县志》所称松潘卫之南的蓬婆山；有山西河嵩东北的雪山；滇省北面的云岭等等。

至于雪山派的雪山，其实叫大雪山(大雪山也够多)，今称贡噶山，在四川最西面。

这里所说的雪山，亦叫雪岭，也就是云岭。

雪山共九峰，从北面气势汹汹展下南疆，积雪四时，玉立万仞。从点苍山西麓，沿漾濞江北上，经剑川州北行三十里，西面那座人烟不至，四时积雪的奇峰，也就是百花谷的所在地。奇峰之南麓近西一面，有一座狭长的山谷，终年既没有罡风光临，而来自东南亚的温暖气流，在这儿迟滞不去，把这山谷变成了一座神奇的世外洞天，人间仙境。

谷中不但奇禽异兽比比皆是，要说花，大概不下千种之多，名为百花谷，名不副实。

谷之南端，有一座宏丽的宫阙，天然的大花园将宫阙围绕在内，里面亭台楼阁全都华美绝伦，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点缀其间。

在一年之前，这儿是百花教的总坛所在地，可以看到仅披薄纱的美丽裸女，可以看到壮实如牛的赤身健男，可以听到令人心荡神摇的音乐，也可以看到飞腾的剑气。

但这一年来，一切都烟消火灭，风息云散，只有一二十名身着宫装的秀美少女出入其间，显得那么平和、安温、静宁。

但这几天来，谷中升起了无边杀气。一群身手超人的武林高手，一步步向宫阙内渗入，重重的机关埋伏，挡不住这一群凶神恶煞。

一连三天，谷中不时传出惨叫之声，令人毛骨悚然。每一声惨叫，说明必有一人被机关所伤了。

第三天近午时分，谷中终于沉寂下来，但不时还可闻到三五声得意的狂笑。

未牌初，东南入谷小道中，突然现出了人马的身影；那是万里归来，想隐世逃俗的绿衣剑客方逸君，前百花教主伍云英夫妇。

他们一步步进入谷中，也一步步走向死亡。

同一时辰内，剑川州向北小道中，一朵白云在小道中冉冉而飘，好快！啊！那不是云，是一个一身云裳的艳丽少女，真美！美的教人不敢喘口气，免得惊走了她。

而她身后十余里地，也有一个灰色人影，正以流水行云似的潇洒身法，惬意地向前飘荡。

那是千个红光满面，鹤发童颜的老人，他自话道：“一年之前，百花教主那鬼丫头改邪归正嫁给小伙子绿衣剑客为妻，解散了百花教，功德无量。我老人家这些年来，遍游天下名山，不管外事，乐得清闲。这次到点苍，怪！就找不到大哥的踪迹。反正无事，我得到百花谷看看，那鬼丫头是否真的解散了百花教？”身形突然加快。

逸君夫妇在大理逗留将近十日，直待雨霁，方拾掇启程，觅路向百花谷赶去。一双健马登山涉水，马上的一对佳侣备极辛劳；尤其是云英，挺着个大肚子，确是不便。但眼看将到百花谷，心中一喜，任何辛劳也早丢到九霄云外去啦！

行行重行行，终于已抵谷口。走过一条窄小的幽谷，参天古木密布；曲折回旋，穿林而入。林中有条需留意方可分辨的小径，谁会想到这儿别有洞天呢？

不久，寒气全消，林尽之后，现出一处谷地，古林散布各处，四面是一丛丛不知其名，花大如碗，幽香阵阵沁人心脾的花海，绵绵无尽地向谷内延展。

“啊！好一处人间仙境。”逸君脱口赞叹。

云英秀眉微蹙，凝神向谷内张望，神色愈来愈凝重，坐骑渐慢。

逸君本是策马和她并行，一看她没答腔，颇觉诧异，转首一看，惊道：“英妹，你……你怎么了？”

“有点不对，怎么没发现谷中的飞禽走兽？难道说……”突然，她猛然一震，惊叫道：“谷中来了强敌，不好！”

一声马嘶，她加上一鞭，惶急地向谷内驰去。逸君也悚然一惊，双腿一夹马腹，挥鞭急赶。

他们来得正不是时候，真正是在功者难逃。

山谷南北一折，远远地就可看到百花宫的亭台楼阁，裹在一片花海之中。粉红色的园门外，密布着高可及丈，正开得花团锦簇，一望无际的蜀葵，最外围，是五色俱备，重重叠叠的映山红的。

整座百花宫阙无人声，沉寂如死，云英心急如焚，泼风似的奔入院门，沿着花径放蹄向宫门急闯。

过了百花亭，将抵群仙阁，远远地已嗅到令人欲呕的血腥味，更可看到群仙阁破碎零落的门窗。

逸君心中一惊，忙道：“英妹，停下！”

云英也是心凜，勒住缰说道：“大事不妙！”

“哈哈！这才是妙哩！”群仙阁突然传出人声，中气十足。

夫妇俩大惊，火速拔剑下马。

云英轻声说道：“跟我走！”

迟了，真迟了！四面花丛中，现出数十个凶悍的大汉，一个个缓缓站起，冷然向他俩注视。

右侧昂然而出的老鬼，正是被闲云居士吓跑的五阴鬼手申天豪，他阴阴一笑道：“别打主意利用机关地道脱身了，咱们费了三昼三夜，把这百花宫的机构全毁啦。往阁上瞧，看来是什么人呢？”

阁上破窗框内，六个大窗口站着五个奇奇怪怪的老男女，每一个人都

形如厉鬼，长相唬人，如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准会把人吓死。

从右起，第一个是老道，头戴九梁冠，身穿红道衣，背扎长剑，约有九十上下年纪，四方脸吊客眉，大鼻朝天，阔嘴獠牙，白须如戟，身材伟岸，一双金鱼眼突出眶外。

第二个更唬人，一头灰色乱发像个烂鸟窝，赤面尖额，双目特宽像长在两侧一般，鼻子光看到两个大孔，满脸赤红的皱肉，加上一张尖嘴。看穿着，那是个老太婆，手中支着一根特长特粗的、乌光闪闪的坞首杖；她这根杖，可不是敬老尊贤的小玩意，而是杀人的大家伙。

第三位也是母的，白发换成朝天髻，黑皱面孔往横见长，斗鸡眼，没有眉毛，阔大鼻，瘪嘴唇，前面还露出两根残齿；葛衫外，围着一条褐色的蝎尾鞭，肋下是大革囊。

第四位是个长人，面皮青灰，一袭白色长袍褂，腰悬长剑，鸟爪似的长手伸出大袖外。不用再形容了，说他是城隍庙见的白无常，准对啦。这人逸君夫妇都认识，就是五阴鬼手的师父，五毒阴风汪修全，一个人见人怕的恶鬼。

第五位像个带发头陀，端的头如笆斗，眼似铜铃，狮子大鼻，口看不见，已被连着两鬓虬结如球的灰色络腮胡遮住了。他右肋下支着一根钢拐，下面只有一只右腿。

这些人在破窗前出现，逸君夫妇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另四人他俩不认识，但由形态上可以知道大概。

依次是崂山恶道、赤面鸠婆、毒蝎三娘、五毒阴风、独脚天尊。

这五个分处南北，凶残恶毒的怪物，江湖中闻名丧胆，端的堤之如洪水猛兽。早些年，由于他们太过残毒，由少林掌门苦行大师佛昙方文传下佛帖，邀同峨嵋掌门天加大师觉宗，和武当掌门追魂三剑玄同道长，共赴开封拦截这五个魔头。岂知晚到一步，开封最负盛名高手如云的群英镖局，全镖局一百二十六名人丁，一个活口也未留下。这一来，六大门派除了雪山派之外，全部义愤填膺，发誓要将他们诛除。岂知这五个恶魔行踪飘忽，功力又高，不但未能如愿，反而损失了不少门人。一拖十余年，五个魔头知道众怒不可犯，确是安静了一段时期，五大门派追索的风声也渐渐松弛了。

他们也有畏惧的人，就是武林三杰。独脚天尊以前叫血手天尊，他喜爱吃活人的心，吃时用手硬从腔内掏，把一双手弄得血淋淋地他才过瘾。终于走得夜路多会碰着鬼，他碰上了三杰的老二四海狂客姜涛。他跑得快，丢掉一条左腿。从此他成了独脚天尊，五个魔头把三杰恨之切骨。

夫妇俩心中一凉，便知今日性命难保；但求生是人性的本能，放眼打量四周，想觅路闯出重围，再图打算。

前面是群仙阁，五魔拦道，休想。右侧是五阴鬼手和八名大汉，不易闯。左侧，是妙手飞花狄雷，和追逐鬼的师父铁面判官庄廉，还有一线希望。身后，喝！伏牛五霸全来啦！还有一个没见过面而名号响亮的家伙，乃是逸君的小同乡，夔州追风剑客艾如虹。

这家伙也曾和云英有上一腿，所以逸君不敢回夔州。

除了这些有名人物之外，还有近四十名骠悍大汉散处各地。

他俩正欲向左闯，阁上的独脚天尊已经猛笑发话了：“哈哈！教主，你听我说。汪老兄师徒俩把咱们邀来，请你重振百花教，这是好意哪！听说你的教中，全是花不溜丢的小妞儿，真合了咱们的胃口，所以咱们来啦。崂山

老道喜欢那话儿，鸠婆贺老婆子就看得漂亮妞妞，我独脚天尊不但喜欢那话儿，更喜吃漂亮妞儿的活心。要是你重振百花教，多收些教友，可以大家快活；但要留些给我们享用，崂山老道和汪老兄快活后，交给贾老婆子消消气，然后到我天尊手中，三面讨好，岂不大妙？教主，你还是答应的好。至于那什么绿衣剑客，留给三娘，保管他受用，你放心啦！哈哈！”

逸君等他话声刚落，笑声初扬的瞬间，洒出一串金钱，似满天花雨手法飞射右左后三方，银芒乍闪，和云英同向左侧急闯。

金钱膀去势奇疾，暴喝声中，人影疾闪，有几个倒霉鬼骤不及防，躺下了五六名之多。

妙手飞花是暗器行家，他一声长啸，大袖急挥，金钱镖四散而飞。他长剑一振，攻出一招“白虹贯日”，同时暴喝一声“回去！”

铁面判官哈哈长笑，错步扔肩震落五枚金钱镖，判官笔一招“魁星点元”，也攻向伍云英脑袋。

夫妇俩已存心拼命，长剑急挥，“锵啷”一声金铁交鸣，两人同时被震退三步。

妙手飞花飞退八尺，左袖一扬，歹毒绝伦的子午六阳针无声无息地飞出筒口。

铁面判官退了近丈，突然“哎哟”一声，手按大腿栽倒。原来他只顾上盘，忘了云英袖中飞出五朵银花，一朵正好楔入他的左腿，花瓣一崩，他的左腿只剩皮肉牵着，算是废啦！

方逸君身形未定，只觉左臂一麻，知道完了。那子午六阳针中了之后，浑身血脉立时沸腾，全身瘫软；但还不致死，须拖延十日之后，所有血管方全部爆裂而亡，这十天内，每日子午二时血液如沸，可痛了个死去活来，铁打金钢也难抵受血脉熬煎之痛，每一发作，须有半个时辰的活罪可受。

方逸君知道完了，剑锷一挥，先将左臂穴道自行点住，大吼一声，挥剑猛扑妙手飞花。

铁面判官一倒，一颗赤火流光弹又从云英袖中飞出。

“噗”一声响，迎面扑来的六名大汉全都惨叫着倒下了。

云英凌空飞越，想闯出重围，突觉逸君并未跟上，单足一点地，突回头娇呼：“君哥……”她说不下去了，只见逸君脸红似火，垂著左臂挥剑将妙手飞花迫得不住后退。

她吃了一惊，正想扑回，逸君已嘶声大吼道：“云英，快走，要孩子替我报仇。”

云英她怎能走？银牙一咬，飞扑而回。

“慢来慢来！小浪货，有老娘我在呢！”声到，乌光闪闪的鸠首杖劈面点到。原来是赤面坞婆到了。

云英不知厉害，银芒一挥，想贴杖攻入。“叮”一声脆响，她连人带剑被崩飞三文之遥。

她去势未定，已见崂山恶道淫笑着由侧方射到，伸手向她粉肩使抓。她忍痛强运真力，一剑斜挥，急截恶道手腕，身形仍向下落。

恶道一声狞笑，掌背一扬，长剑被震得向上一崩，他那大手已由云英腹下拂过。

她“哎呀”广声尖叫，粉面变青，双足一点地，立向后仰身便倒。在这刹那间，她眼角瞥见逸君已面临厄运，玉手一扬，最后一颗赤火流光弹出

手，一道光影去势如电。

弹一出手，她便仆倒在地呻吟，崂山恶道淫笑着赶到，伸手便抓。

逸君临危拼命，连攻三剑，把妙手飞花迫退近丈；狄贼右臂挨了一剑，血洗如注，正想将针筒倒转，用最后一筒子午六阳针取方逸君的生命，独脚天尊已到了。

“小辈，你得死！”独脚天尊大吼，一拐劈出。

逸君只有拼命，撒步旋身，闪到一旁，一招“织女投梭”向独脚天尊点出三剑。

“小辈找死！”“当”一声响，钢拐将剑崩飞五六丈外去了。

逸君只觉五内翻腾，眼前一阵黑，身形斜飞丈外，“啪嗒”一声，扔了个仰面朝天；穴道经此一震，自行震开，子午六阳针毒立攻心脉。

独脚天尊正跟踪纵到，刚欲一拐砸下，毒蝎三娘已到了身侧，她叫道：“慢！留给我受用。”伸出老鸡爪，向逸君腰带上抓去。

这时，赤火流光弹已到，老鬼婆功臻化境，岂会上当？缩手向侧斜飘，右手蝎尾鞭一抖，向流光弹震去。

“噗”一声闷响，红焰飞溅，蝎尾鞭尖端的双钩，已经不知去向。老鬼婆大惊，疾退一丈，将鞭插入土中，以便扑灭粘在上面的火焰。

她这一鞭力道奇猛，赤火流光弹的磷火，被震得漫天进飞。真巧！五毒阴风汪修全刚好在旁掠过，火焰沾身便燃。老鬼大惊，他见多识广，知道这玩意歹毒，绝不能扑灭，“嘶嘶”数声，将一袭白长袍撕掉，方免变成烤猪之厄。

崂山恶道伸手将及云英肩膀，突觉白影寒芒疾逾电闪，向他天灵盖上点到。要是置之不理，人固然可以到手，但天灵盖也得开个天窗。他虽练有七成玄门罡气，但对内家高手手中的神刃，仍是抵挡不住，不由他不要命，一沉肩，斜掠一丈，眼看到手的美娇娘，已落在一名同样美艳出尘的少女手中了。

云英力竭地大叫道：“师姐，救逸君。”

“晚了！我们走！”白衣少女突然向后飞退。

“走得了么？哈哈！”崂山恶道拔步便追。

另一面的赤脸鸠婆也闻声追到。走不了，只好拼命，少女剑如游龙，返身急攻，她的剑术，比云英要高明些。

五毒阴风刚撕脱长袍，瞥见这里的景况，闪身飞掠而来，亮声高叫道：“她是花蕊夫人宇文珠，休教她走了。”

“她要是走了，崂山老道还用混么？”崂山恶道收了剑，赤手空拳进扑，又叫道：“贾大姐别伤她啊！”

“老娘管你伤与不伤？”赤面坞婆一面说，鸠首杖招招隐挟风雷之声，花蕊夫人真是上天无路。

这时，众贼纷纷赶到，形成合围。

方逸君胸前碎裂，静静地躺在一边。

独脚天尊在吹胡子瞪眼睛，在埋怨毒蝎三娘道：“你为何偏要打碎他的胸腔？明知老残废喜食活人心，这不是吊胃口么？”

毒蝎三娘正没好气，断了尾钩的蝎尾鞭扔得呼呼作响，睁着鬼眼骂道：“你这残而不死的老怪物，不见他中了狄小辈的子午六阳针么？怎能吃？要不是失手，老娘才舍不得打死他呢。”

白衣少女正是伍云英的师姐，百花教的成立，其实是她从中唆动，她比伍云英还更冶荡，更为风骚。她让教主之位给师妹，她自己称为花蕊夫人，一无牵挂，享受无边快活，各地教坛她随意走动，每日无十男不欢。

伍云英终于通上绿衣剑客方逸君，听他相劝改邪归正，解散了百花教，也嫁了方逸君。那时花蕊夫人也找到一个意中人，便同意师妹的见地，从此放下屠刀，改恶从善。

她不像云英，结婚之后躲躲藏藏；她却偕意中人遍历名山，过那悠哉悠哉的神仙生活。

不想乐极生悲，新年期间，她偕情夫遨游九华山，被一个游方的少林僧看出她的身份，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那少林僧乃是法字辈门人，功力确是深厚，双方动手的结果，竟然两败俱伤。她挨了一记百步神拳，她的情夫也挨了一记菩提掌。少林僧也挨了她得自铁面判官的五枚子午问心钉，和她的情夫哭书生梁筑青，同时坠落百层高崖，尸骨无存。

花蕊夫人眼看惨剧发生，但她身受重伤，无法挽救，最后还是被游客发现了她，抬到池州让她自请名医治疗。她自经此变，万念俱灰，伤一好便回百花谷，不想恰好赶上这场大变。

她比师妹的艺业高得不太多，左手又挟了个人。云英在听师姐说声“晚了”之后，发现逸君已经中鞭倒地，立时晕厥，更增加花蕊夫人的不便。

不到三五招，她已岌岌可危，面临生死须臾，危机一发的险恶处境了。

赤面鸠婆就见不得漂亮女人，花蕊夫人乃是人间尤物，美得教人浑身酥软，她恨不得一杖将这俏妞儿打成肉饼；要不是崂山恶道有意维护，花蕊夫人早就完蛋大吉啦！

花蕊夫人银牙紧咬，她知道已临绝望之境，便置生死于度外，运剑如风舍死进招。

崂山恶道眼中淫火炽盛，一双大袖夭矫如龙，飞卷扫弹不住在剑影中飞舞，一面还有意无意中荡开赤面鸠婆的沉重鸠首杖。

这时，花蕊夫人正错开鸠首杖，旋到恶道左侧，长剑一招“天外来鸿”，斜点恶道肩头。

恶道呵呵一笑，大袖向上一挥，喝声“撒手”！

她没撒手，半途收招急出“狂风扫叶”，猛袭下盘。恶道刚向后微撤，“锵啷”一声，赤面鸠婆已行扑到，鸠首杖一挑，长剑如被锤所击，花蕊夫人踉跄急退。

“哈哈！手到擒来。”她身后是追风剑客艾如虹，一见奶儿退到他身前，岂不大喜过望？伸手便抓。

“你敢！”声音刚劲，可裂金石，已到了艾贼耳边。

一条灰影快逾电闪，追风剑客首当其冲，他狂叫一声，侧飞三丈余，“啪”一声跌了个晕头转向，半天挣扎不起。

就在众人一征之下，灰影着两女，凌空反射，快得众人无法看清身影。

“快追！”五毒阴风大叫，流矢划空似的一闪而逝。风声虎虎，人影似电，一窝蜂随后的赶去。

到了谷中，灰影将两女一放，沉声说道：“快走！我来挡住他们。”

这时，云英也醒了，她放声大号，和师姐爬伏在地，声如中箭哀猿，她叩首叫道：“老前辈，小女不走了……”

“你腹中一块肉如何是好？莫令生者痛仇者快，走，快。走，他们来了，”

我要将他们堵在那谷内。”

花蕊夫人也叫道：“老前辈，请留下仙讳。”

“四海狂客。”

两女一震，大拜三拜，转身如飞而去。

老人家在谷口一站，背手相待，面向谷外目送二女。

迫得最快的是五毒阴风和毒蝎三娘，等他们逼近约三丈左右，正待出手的瞬间，老人家突然转身，哼了一声。

这一声哼，声虽不大，但却令人心往下沉，气血恍若欲散。两个凶贼只觉心中狂震，立时止住去势。后面赶来的人，也惊骇地落下地来。

“姜老匹夫！”五名恶魔同时惊叫，慌不迭退后数步。

“穷边僻壤，竟又碰上啦！”老人家冷笑着说。扫了众魔一眼，又道：“不是冤家不聚头，老头于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呵呵！幸运幸运。”

五毒阴风色厉内荏地问道：“老匹夫，咱们捣百花谷，算是以恶攻恶，你为何插手？”

“别想诓我老头子，少来花样，谁不知百花教主已经改邪归正了？称道四海狂客的浑号是骗人的么？呵呵！”

独脚天尊愤怒如狂，单足一点，铁拐笃一声，人便凌空扑出，在老人家身前一站，吼道：“一足之赐，刻骨铭心，老匹夫，还我的脚来。”“呼”一声，就是一记“横扫千军”。

四海狂客呵呵一笑，大袖一扔，软绵绵却又力可撼山的浴劲，将独脚天尊的钢拐硬生生震回，并把他的身形，带得向右旋了一圈。

老人家笑道：“急不得，你一条腿嘛，不成！我老人家少不得借另一条腿还你。”

赤面鸠婆大概以往也吃过亏，鬼叫一声，一杖猛砸。

四海狂客狂笑着向左一闪，仍背着手叫道：“老婆子，你怎和我老人家拼命？不像话，不像话。”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独脚天尊恶狠狠地捣出一招“铁牛耕地”，一点一搭正想一跳。

“你只有三只腿，不能耕地，去！”

四海狂客突然一伸腿，一脚将钢拐踢飞，并一掌拍出。

独脚天尊一声狂叫，拐飞人退，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噗”一声坐倒在地，急忙从怀里掏出两粒药丸吞下。

狂叫道：“老匹夫，你破了我气血二门，好歹毒的心肠，我变鬼也不饶你。”

“呵呵！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借腿还你么？喏喏喏，这就是了，你日后得爬着走啦，正用得着哩。”他一面说，一面欺身抢近赤面鸠婆，伸手便抓她的鸠首杖。

赤面鸠婆不知他是怎样欺近的，灰影一闪即至，她鬼嚎一声，想举杖猛扫。岂知杖刚扬起，便觉浑身一震，一道奇大的潜劲由杖上传到。她总算久经大敌，见多识广，赶快放松全身，撒手暴迟。

“当”一声，鸠首杖丢落独脚天尊身前，响起四海狂客的笑声道：“喏，给你，别再埋怨了！你杀人盈千，惨无人道，万死不足以弊其辜；我老人家给你废去武功，在痛苦中度过余生，不便宜你么？呵呵！你还不乐意？”

独脚天尊浑身大汗，面目变黑，急得晕倒过去。

五毒阴风心胆俱裂，大吼一声，劈出一掌，腥臭的阴柔掌风向前一涌，他撒腿便跑，

第二个开溜的是赤面鸠婆；第三名是毒蝎三娘，她撒了一把成名暗器飞毒蝎，溜得最慢的是崂山恶道。

“呵呵！别走，咱们的交易没完，走不得。”

声出，大袖猛挥，五毒阴风掌力四散，满天飞毒蝎被罡风所刮，飞出五六丈外纷纷坠地。他身形倏动，蹑踪急追。

崂山恶道突觉劲风压背，他厉吼一声，旋身拼命，“回龙惊风”一剑猛挥，丝丝剑气锐啸，变身罡气乍进。

“铮”一声脆响，长剑被大袖拂成千百碎屑，接着“噗”一声闷响，护身罡气被四海狂客所发的神奇掌力，一举击散。

恶道临死反噬，“呸”一声，一口浓血喷射而出，急袭四海狂客胸前七坎大穴

四海狂客说道：“脏死了！”晃身避过血水，反手一掌扔出，向毒蝎三娘追去。

崂山恶道被掌风荡得晃了两晃，双眼一闭，慢慢地单膝着地跪倒，慢慢地爬下，慢慢地蹬腿，终于寂然不动，找李老君交涉进兜率宫修道啦！

毒蝎三娘正走间，呵呵笑声已近身后，她知道跑不了，伸手一划肋下革囊底部，蝎尾鞭反手便扔，身随鞭转，转了一个半弧。

她的蝎尾鞭并不想伤人，鞭长六尺，舞起一道褐色鞭墙，护住全身四处游定，左手的飞毒蝎连续飞出。

四海狂客真被她缠住了，她不接招，长鞭乱点，飞毒蝎远射，飞舞而来，确是不易一举将她击毙。

毒蝎三娘将革囊推至身后，矮身游走，囊中泄出一些泥沙一般的粉末，洒入地中。

四海狂客一看前面两人已快奔出视线之外，心中大是不耐，哼了一声说道：“你学蝎子爬来爬去，我老人家就无奈你何么？呵呵，你非死不可，免得留着你害人。”

声落，大袖急挥，将飞毒蝎全皆震散，欲身直上。毒蝎三娘鬼叫一声，蝎尾鞭一抡，“丹凤点头”劈面便砸，一振腕，鞭尾一折，急袭四海狂客天灵盖。

四海狂客大袖一挥，卷住鞭尾，叱道：“你得死！”夺鞭，信手一抡，“拍”一声，抽在毒蝎三娘的腰肋下，“哎……”一声惨叫，声未落肋开肠流，立时跌倒。

五毒阴风和赤面鸠婆已经入了一座古林，迎面撞上功力差劲，刚赶到的一群好汉，老鬼蓦地大吼道：“快散开，用暗青子招呼。”一面说，一面拉著他的门人五阴鬼手申天豪的胳膊，向林深草茂处隐去。

这些悍贼们精明过人，怎会傻？一看老鬼和鬼婆娘急如丧家之狗，漏网之鱼，不用问，对方准是了不起的人物，你们都快溜，咱们还能硬着头皮送死？不奸不滑，不配做贼；呐喊一声，纷向林中一窜，溜之大吉。

等四海狂客毙了毒蝎三娘赶来，已经找不到半个人影了，偌大的古林，到那儿去找那两个恶道？

他只好嗒然退回谷口，静待他们出现。

突然，他感到下身有点不对劲，试一运气，不由一呆，涌泉穴左近，

有点不能畅通之象，血脉流动速度大减。

他暗叫一声“糟！”赶忙取出三粒丹丸吞下，一面运功将气血迫住，叹口气道：“一时大意中了那泼妇化血神砂之毒，谁想到她会有这种歹毒的玩意呢？我得赶快一步，也许大哥那儿有解药，要找到青芝就好了。”

灰影一闪，摹尔失踪。

化血神砂，产自地火精英余烬之中，可以将血化为清水，中者不死何待？这东西可渗金铁，只有瓷或玉所造的盛具才可保藏。毒蝎三娘明知在劫难逃，势在必死，所以划破革囊捏碎盛砂玉瓶，渗漏于地。四海狂客不虞有此，追逐之间，自然踏在化血神砂上，神砂由鞋底渗入脚掌，着了道儿。

花蕊夫人和大腹便便的伍云英，凄凄惶惶狂掠出谷，沿曲折幽径直出谷口，向剑川州奔去。

刚一出山，到了金沙江畔，突见下游小道中，十余条身影如飞赶来。双方一看清，两女大惊之下，叫声“苦也！”撒腿向另一道山谷狂奔。

“那不是百花教主么？咱们先追上再说。”有人在大叫。

一追一逃，瞬即下去十余里。可怜伍云英家破夫亡，再经一再苦战，腹中一块肉本来就接近临盆之时，经此一来，胎气受损更巨，刚到了一座矮林前，脚下一跟跑，只觉腹痛散裂，顿感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花蕊夫人大惊，她想抢救，已经晚了，追兵已到。

“乖乖跟三爷走，以免自误。”最先那人大叫，快如流矢划空而至。

花蕊夫人厉叱一声，剑出如龙腾，一圈银芒盘舞，向来人攻去。

“困兽之斗，哼！申三太爷非累死你不可。”来人闪身腾跃，剑出如风，缠成一团。

“申天雄，你也得和令兄同见阎王。”花蕊夫人用攻心之计，放手抢攻。

来人是五阴鬼手的兄弟申天雄，他手底下够硬朗，闻言果然一怔。他只见两人狂奔而至，却不见后面有人追来，莫不是所有的人，全陷在百花谷机关埋伏之中了？

他一怔之下，心神一分，立陷危局，几乎挨了几创。幸而后面的十二名大汉赶到了，呐喊一声纷纷加入，刀光剑影飞舞，挽回了大势。

正在吆喝上涌，人影乱窜之际，突然无数淡淡金影，向四面八方进射。蓦地惨号之声惊天动地，扔兵刃之声随之而起，十三个人中，倒了七人。

“泼妇你好狠，死到临头，仍用花蕊金针伤人，三太爷擒住你时，你就知道滋味了。”

申天雄恶狠狠地骂，揉身一剑急挥，左掌一登，寒魄诛心掌力排山洪水般发。他一横了心，剑势如长江大河，掌力似排山倒海，端的够凶悍。

花蕊夫人知道寒魄诛心掌歹毒无比，不敢硬拼，展开小巧身法寻暇蹈隙进招，先机尽失。

有两个精灵鬼够精灵，舍了花蕊夫人奔向伍云英。当他们抓起似已断气的云英时，惊叫一声松手疾退。

原来云英整个下身鲜血如潮，连草地也湿了一大片，而月，气息全无，像是死去多时啦！

两贼在这时惊叫，花蕊夫人可惊得心胆俱裂，厉叱一声攻出一剑，花蕊金针第二次出手。

在另两名恶贼狂叫声中，申天雄红了眼，一剑猛绞，乘她分神之瞬间，

左掌向右虚扬，迫她向侧一闪，他虎吼一声“着”！掌随身转急扔而出。

花蕊夫人避已无及，只觉一股直透心脉的寒风透体而过，浑身一震，气血俱沉，感到浑身力道全失，“当”一声长剑坠地，望后便倒。她长叹一声，珠泪如泉，她想嚼舌自尽，可是连这一点力道也失去了。

申天雄大喜过望，晃身扑到，伸手向她腰巾上抓去。他被胜利冲昏了头，没留意一条淡淡褐影由林中飞射而出，以快逾电闪的身法掠到，近身他仍然未觉。

褐影一到，手中的方便铲猛截他的手肘，并以宏亮苍劲的嗓音说，“孽障，还不放手？”

申天雄大骇，火速撒手，长剑横挥，左掌一沉一圈，扔出一记“寒魄诛心掌”。

“五毒阴风的门下，你得死！”褐影沉声喝，闪身避过一掌，方便铲急似惊雷，“唉”一声拍在申天雄肩胛骨上。不等申贼踉跄站稳，收铲头现铲尾，只一挑，申贼“吭”了一声，右背骨全行碎裂，肝肠流出，眼见活不成了。

这不过是眨眼间事，死剩的三名恶贼，刚看清来人是个身穿茶褐色常服的老和尚，申三爷已经倒了。三贼吃了一惊，狂吼一声，一刀两剑向前猛扑。

老和尚一不做二不休，方便铲一招“十荡十决”倏出，只荡了两个来回，三名恶贼一个飞头两个断腰，呜呼哀哉。

和尚挟住方便铲，向西合掌一拜，沉声说道：“我佛慈悲！恕弟子大开杀戒；五毒阴风老魔的门下，无一不是凶残盖世之徒，诛一害而救百善，弟子的行为亦算至当。”

说完，再拜而起，缓步向花蕊夫人走去。他一看清花蕊夫人的面容，寿眉一蹙，念声“阿弥陀佛”，正色问道：“女檀越莫不是号称花蕊夫人，前百花教主伍云英的师姐宇文珠么？”

花蕊夫人浑身抖额，闻声挣开星眸，不由心中一凛。只见这老和尚年届古稀，光着头，身穿茶褐常服，一双隐现绿芒的虎眼，长眉入鬓，鼻梁挺直，两耳垂肩，看去十分威猛。这老和尚她不陌生，乃是目下少林掌门以下第一代法字辈门人，出身达摩弹堂的直系弟子，排行第二的碧眼行者法净。

这位老和尚，是游方高僧中最难缠的人物，嫉恶如仇，死执着一句“诛一害而救百善”的名言，义之所在，放手大干；故而侠名满天下，声誉在所有少林弟子之上。他功力又高，菩提禅功已修有六成火候，三十六种掌法中，不但降龙掌已登峰造极，天下无敌的少林绝学菩提掌，也有七成火候；所以宵小闻名丧胆，不撞上他手中便罢，撞上了他给你没完。

花蕊夫人看清他是碧眼行者，心中暗叫“完了！”但事已至此，不容躲避，便点头颤声说道着：“妄身正是宇文珠，大师有何见教？”

“令妹已于年前解散百花教，回头是岸；据闻女檀越亦已改恶从善，并获佳侣，因何落得如此狼狈？”

花蕊夫人正痛得粉面铁青，浑身痉挛，但仍强忍痛楚答道：“大师，一言难尽。”

“百花教未解散前，关洛教坛曾设在五阴鬼手的庄中，交情应在，因何竟然反目了？这死贼不是五阴鬼手的亲弟申天雄么？”

“就因一生善念，反令我姐妹永沦浩劫。申贼挟技凌人，胁迫我姐妹重兴百花教，我姐妹不从，他竟请出字内五魔出面，一举毁我百花谷；谷中

二十名无辜少女无一幸存，妹夫绿衣剑客死痛含冤。我……”

碧眼行者寿眉一轩，吼道：“申老贼罪该……”

他一看花蕊夫人气息渐弱，住口不说，探囊取出一个小玉瓶，取出一粒紫色丹丸，说道：“女檀身受寒魄诛心掌毒，老衲这儿有本派八宝紫金续命丹，可保无虞。”他将丹丸放在她手边。

花蕊夫人心中狂喜。少林的八宝紫金续命丹，乃是武林三大圣药之首，功能去毒培元，起死回生。这武林至宝，只有达摩禅堂出身的门人，方得掌门方丈赐予作为防身之用，一般门下只能获有龙虎金丹一类药品而已。碧眼行者慨赠她一粒，死不了啦！

她拾起丹丸，捏破腊衣吞下腹中，立时一股阳和之气，由丹田下徐徐上升，摧心寒气渐消。她就地揖首道：“谢谢大师恩典，宇文珠没齿不忘。”

老和尚长叹一声，枪然地道：“林边那位女檀越，已经……唉！她也许就是伍云英擅越了？可惜我晚来一步。再给你一粒八宝紫金续命丹，是否可延长她的生命，老僧不敢逆料。阿弥陀佛，老袖告辞。”说完，放下丹丸，接着方便铲，凄然而去。

花蕊夫人缓缓爬起，拾起丹丸奔向伍云英，扶起她上身，将丹丸纳入她口中，吹口气送下咽喉。看了云英下身的光景，她只觉一阵寒流通过全身，不由心中惨然，泪如泉涌。

云英丹丸下腹，不久悠悠转醒，用无神的目光，注视宇文珠半晌，有气无力地说道：“师姐我们是在梦中么？”

“师妹，你醒醒，我们没死，少林僧碧眼行者救了我们，并送你我一粒武林至宝八宝紫金续命丹，刚才你服下了，所以能苏醒转来。”

“贼人……”

“全死了，申天雄是被碧眼行者打死的，你放心。”

“谢谢你，师姐，要不是你恰好赶……哎哟！我……”

云英尖叫着，拼命挣扎，额上大汗如雨。

“英妹，你……你怎么了？”

“姐，痛死我了！孩子……”

花蕊夫人大惊，顾不得一切，将她身躯放平，三不管褪掉她沾满鲜血的下裳。

花蕊夫人从没有养孩子的经验，急得粉面失色；好在当及眼筭之年，自有老一辈的人告诉少女们一些常识，她也就硬起头皮，做起接生娘娘来了。

费了好大的劲，婴儿总算哇哇坠地，娃娃平安，可是母体失血过多，已是奄奄一息了。

花蕊夫人撕下贼人衣袂，在林沿小沟中把娃娃包好，替云英拭净污血，脱下外面衬裙，替她穿上。

她幸而服下了少林的八宝紫金续命丹，早先又吃了闲云居士的灵药，伍云英的性命终于保住了。

良久，她悠悠转醒，花蕊夫人忙将娃娃递到她怀中，轻声道：“师妹，看啊！她多像你哪！只一双小眼有点像妹夫，这么小，竟然湛湛有神。”

云英紧紧将娃娃抱入怀中，虚弱地问道：“他哭了么？”

“真怪哪！也许她知道命运多舛，并未哭哩。”

“仇深如海，他不会哭的。”说完，突然紧张地问道：“师姐，是娃儿么？”

花蕊夫人心中一凛，但只好实说道：“是千金。”

云英浑身一软，秀目泛白，手一松，立时晕厥。

花蕊夫人一把接着娃娃，一捏她的人中穴，云英倏然苏醒，放声大号道：“天哪！”

你对我伍云英何以如此残酷？君哥，你等着我啊！”说着说着，朝指向心坎戮去。

“你疯了么？”

花蕊夫人急叱，手急眼快扣住她的脉门，接着厉声道：“你瞧不起咱们女孩子？你忘了身负似海深仇？你忘了倾国倾城的古训？不要你操心，千斤重担我挑了，我要将她培育成人，我不要她倾人之城倾人之国，我要她不惜任何手段，诛绝毁家杀父的仇人。

妹妹，站起来！你要面对现实无畏无惧，勇往直前；莫令亲痛仇快，死者含冤九泉。”

云英凤目喷火，缓缓站起，仰面注视苍穹，大声说道：“是的，无畏无惧，勇往直前，莫令亲痛仇快，死者含冤九泉。我们走！”

二

点苍山，也叫灵鹫山和大理山，苍山雪是大理四大名胜之一；大理人要不知“玉洱银苍”，简直丢人透啦！“玉洱”就是洱海，那是个充满诗意的湖泊，平静时十分温柔，冬春之季，白玉峰上一出现了望夫云，乖乖！怒涛澎湃，翻天覆地。

“银苍”就是点苍山，苍翠如黛，高而不感其险，蜂顶终年积雪，主峰白玉峰名副其实，远远望去，光辉夺目。

大理，是大理国和南诏国的国都，洱海和点苍山左右夹持，龙首关和龙尾关上下相扼，形势险要，风、花、雷、月四大奇景，天下闻名，大理石更是大名鼎鼎。这种石产自点苍山，好的大理石又称醒酒石，相当珍贵。

明朝中叶，大理人口不多，入山七八里地，全是土人纳西族的天下，纳西族的姑娘，端的美得教人心跳。

华如峰一家，也是早年拓荒者之一，家住南门外七八里山麓一带，站在庄后山巅，可以远眺龙尾关。

这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华如峰奉乃父之命，到城中采办日常用品，顺便替妻子办些需用之物，因为他妻子段氏，距临盆之期已是不远。

他赶着一匹健马，马上驮满了乱七八糟的物品，出了南门，直奔自家庄院。天气暖洋洋的，小伙子敞开上衣，露出壮实的胸膛，解开头巾大踏步赶路。

正走间，只见迎面蹒跚地来了一个老头儿，身材雄伟，灰布长衫飘飘，不是土著打扮，脸如松风古月，皓发如银；可是脸色泛灰，双腿沉重，似在拖着走，额上大汗珠直往下掉，踉踉跄跄劈面撞来。

小伙子医道不含糊，慌不迭丢掉缰绳，上前扶住老儿，大声唤道：“老伯，你可能身中奇毒，脚下不便，将陷昏沉之境。我请你到我家小住，也许有救。”

老头子定神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只一伸臂，小伙子“叭达”一声跌

了个仰面朝天，仍挣扎着要向大理走。

小伙子飞快爬起，直着喉咙叫道：“不成，云贵的名医全是草包，救不了你，只有我家还马马虎虎，你得跟我走。”他枪前数步，伸胳膊去架老头儿。

老头子没理他，仍往前一步步乱晃。怪！小伙子两条胳膊可倒掣奔牛，可就架不动一个病老头子，反而被拖着走。他心里一急，一面使死劲拖，一面破口大骂道：“老家伙，你想死？你若大年纪死了活该，但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再挣。扎，我两拳头把你打昏扛着走。”

老头子大概心里一动，止步不走了，虚弱地问道：“你：家里有草药么？拣最名贵的说。”

“有玄参、毛参、百年独活、龙须草、何首乌……”

老头打断他的话问道：“玄参够老么？”

“有百余年的老玄参。”

“不行，但或可止住毒气攻心，带我走，小伙子。”

小伙子不带他，一弯虎躯将他背起，大踏步去抓马缰，大喝一声说道：“马儿，咱们赶两步。”

小伙子放开脚程，跑得相当快，五六里地不过费了半盏茶时，直往山边家里撞。

说是庄，真可教人笑掉大牙；一间三进院，两旁有五间瓦舍，后面有两座仓房，前面一块广场，居然用小木柱围起一道栅门，广场两侧，一边栽着茶花，一边是映山红，这是大理最名贵和最常见两种花。

这只能算是村舍，同北起右侧百十丈之遥，那座有巨木围栏，内有五座高楼的大宅相比，简直有大巫小巫之别。

广场上，五六个长工在整理农具。华如峰父亲华昌龄，穿着一身灰布裤褂，在厅前石阶背手眺望。

小伙子“砰”一声推开栅门，直往厅上闯，一到阶下扔掉缰绳，气急败坏地直嚷道：“爹，快救人，这老人家中毒甚深，要快。”

华昌龄大概也是个急公好义的人，脱口叫道：“背往东院，别管马。”他领先便走。

东院，其实就是东厢房，乃是父子俩读书炼药的地方。厢房里堆满了草药，刀石臼炉一应俱全，架橱上瓷罐中盛了不少膏丹丸散，有一张木脚四五张小椅，大概是专供病人用的。

父子俩不用下田，那是长工们的事，平日里打熬筋骨，研讨药理，远近如有患重症的病人，父子俩就是义务大夫，但小病小痛概不通融，那是城里大夫的事。

小伙子把老头子往榻上放平，华昌龄飞快地一面把脉，一面去揭眼睑，惊道：“这种毒，糟了！有化血之能，难难难！峰儿，先去取玄参来一试，可能已无能为力了。”

“爹，老人家也说玄参无效，只能保住心脉……”

“废话！快找来。”

小伙子忙打开一侧的小木柜，取出一个胆瓶，倒出数片其色淡黑，清香扑鼻的玄参片，递到乃父手中。

老头子这时知觉仍在，只是浑身发软而已，张口吞了玄参片，干了递来的水杯，便闭目养神，其实在行功迫毒。

老头子就是四海狂客姜涛，他用锁脉闭穴奇功，将下肢封死。但化血神砂乃天下奇毒，歹毒绝伦，沾血就化，人身各处岂能没有血？也绝对无法闭住，万一闭住，那地方一定是废了。所以在这一个时辰之中，必须刺破外踩下的金门穴，放出余血，再输入新血，以免双足告废。

从百花谷到大理，将近四百里之遥，他又不能运足神功飞赶，所以足足花去一夜功夫，才赶到大理，共放了六次血，他怎吃得消？要不是他神功盖世，早就完啦！

想由大理进入白玉峰，去找大哥闲云居士，但这希望不大；因为他在未至百花谷之前，已经踏遍了点苍十九峰，不见大哥的踪影。可是只有这里或可侥幸，没有人可以救他啊！

将近大理，他身上的血液，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以上，仍然未倒下。

百年玄参一下腹，保住了心脉。华昌龄检验全身后，叹口气道：“血液将罄，下肌肉死筋骨，大罗金仙也无能为力了，这种毒真够歹毒无伦啊！”

“老弟台，依你看，我还能支持多久？”四海狂客问。他已清醒很多了。

“玄参确是无能为力，只能止住一时，假使有千年玄参，也许还有救，可是……可是……”

四海狂客一声长吁，闭上双目，暗然地说道：“想不到我英雄一世，一时大意，抱恨雪山，真是天亡我也！”顿了一顿，睁开双眸，注视着父子俩片刻，又道：“贤父子古道热肠，在世风日下人心鬼蜮之今日，诚属难能可贵，请听我临终重托，务必请贤父子代为转达敝师兄……”

突然，他目中神光倏现，住口不说，目光落在橱顶上。橱顶，有一排花盆，种着许多似草非草似花非花的药草。最左那花盆中，有一株怪草，茎粗如鸡卵，对生着八张阔约二指长有一尺的草叶，茎顶摊开一朵大如手掌的云状物，整株奇草，翠绿而似乎透明，像是玻璃所雕铸，翠绿的光芒隐隐。

四海狂客目放异彩，用手一指，兴奋地问道：“老弟台，那盆绿草何名？”

父子俩顺手看去，华昌龄笑道：“真惭愧！我父子自命精通百草，可是就不知此物何名。犬子从湖广省荃归来，第三天就跑遍十九峰惹事生非，逐禽射兽，在白玉峰朝阳一处幽谷奇崖下，发现此物，险些儿丢掉性命。”

华如峰也嘻嘻一笑，接口道：“那儿盘踞着一条奇大的红色巨蛇，幸而我先嗅到腥风，便拖来许多枯枝，四面放火，把那孽畜活活烧死。怪的是这株怪草并未被烧枯，一时好奇，我把它连根挖起带了回来，老先生难道知道此物么？”

四海狂客面展笑容，兴奋地说道：“不但知道，而且正用得着它。此物名叫青芝，乃是人间至宝，可以排出体内异物，固本培元。假使再过两百年，绿云下再生出一张绿叶，叶上生有云纹即是九叶青芝，乃是方外至宝，与九天玉芝同是无价之宝。可惜！要是早三个时辰，我这一双腿还不至于死。能将那八瓣叶片给我服用么？”

“岂有不给之理？峰儿，把青芝拿来。”

华如峰将花盆捧来，伸手去拔芝叶，挣得脸红脖子粗，几乎将青芝连根拔起叶仍不断。

四海狂客坐起笑道：“让我来，别损了芝茎。”他两指捏住叶柄，默运神功，“得”一声脆响，青芝叶到手。折断处，涌出一层绿液，清香四溢直透户外，瞬即凝住了。

四海狂客将八张叶片吞下腹中后，说道：“芝茎有大用，乃是无价至宝，要小心保存才好。”

如峰说道：“老先生何不全吞下呢？”

“那是暴珍天物，连茎服下也不能令我双腿复原。我得养回儿神，一个时辰内，请勿打扰；对不起，出室时，请将门锁住。”

父子俩忙起身告退，果然将门落锁。

四海狂客行功已毕，余毒尽清，可是他经一夜闭穴锁脉复长途奔驰，两腿所有经脉全行毁坏了，肌肉无血液流通，亦已坏死，自腿根以下，成了废物。一连半月，在如峰父子协助下，以灵药相助保全了两腿，但已无法行走。如峰替他做了一双撑拐，以双手撑持代步，一代之雄，落了个残废。

从此，四海狂客成了华家的一员，他功力仍在，医道比昌龄父子还要高明，父子俩认为他是孤零零的一个老人，不放他走，留在家中日以药物诗书相盘桓。

所有内眷，也把这孤老头当做长辈，以大伯相称。

华如峰已看出孤老头是个非常人，他栽筋斗之事记得甚清楚。在左近，能以一条胳膊将他弄倒之人，少之又少，何况是个半死老头？所以他不时缠住四海狂客请益，老人家也不报辞，指点他练气之术，但一再警告他，练气仅为强身，万不得已方可用为自卫，而且绝不可在外张扬。

四海狂客只说自己姓姜，严禁华氏父子将他隐居于华宅之事说出。华家平常以大伯呼之，外人皆没注意这老儿的来历，山居之民，向不过问外事，也懒得过问。

当段氏拜见大伯之时，老人家心中一动，和昌龄商量了一夜；第二天，段氏在东厢由如峰相陪，由老人家以内力溶化青芝，让段氏服下。

在尔后半月间，老人家囊中的奇药，大半让段氏服食了；除了做公公的昌龄之外，谁也弄不清内情。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月初一日，段氏瓜熟蒂落，生下一个白胖胖，啼声清越的娃儿。

转眼三年，昌龄在后园另建一座精舍，让四海狂客在内清养，每天他抱着小孙孙到精舍中盘桓。

晃眼十年，段氏先后生下两男一女。大娃儿取名华芝，段氏打破惯例，征得公公和乃夫的同意，给娃娃取字逸云；是为了纪念曲靖途中，方逸君、伍云英夫妇仗义拔剑，救了他们的大思，采用两人中一字作为娃娃的小字。小小娃儿就有了小字，岂不可笑？

并不可笑，一家子感恩戴德，平时还以云儿呼之，连本名都给省了，“芝”字只有在家谱中才可见到。

逸云年已十一，长得一表非俗，父是美男，母是美女娃儿那还会错得了？十一岁的小娃娃壮得像条小牛犊，怪！他竟然十分文静，只是俏皮得紧。

他也真怪，从四岁起，便紧缠在大伯身边，一老一小感情好得出奇，最后干脆搬到精舍中去住，与大伯做伴，他说在随大伯读书。四岁的娃儿读书？奇闻！但他确是知道不少大字，小嘴儿能说会道，大不简单。

华如峰也是将近四十的人了，丝毫未老态，只是已没有早年的狂野了。每年，他都奉命入山去找一个脸如松风古月，白发银髯的老人，可是十六年来，没有丝毫音讯，每次都失望而归。

逸云年满十六，这小子一不去学舍就读，显然他无意于功名；二不和

邻村子弟舞刀弄枪，好勇斗狠没有他的份。在春耕秋收期间，他兴致勃勃和长工们下田，自承是个农家子弟，邻村的人都说他没出息，那么雄伟俊秀的小伙子，糟塌在田里多可惜？无不责难昌龄两老，如峰更是众矢之的，可是昌龄父子并不在乎这些。

每年冬季来临，邻近子弟都结伴入山，猎兽射禽，各显威风，凡是年过十五的少年，非参加不可，不然绝抬不起头做人，到处受人鄙视。

逸云去年第一次参加，他挟了一把小标枪，挂着一张小弓，随着大伙儿入山，受尽奚落和嘲笑；可是他运气好，竟然找到一条病山猪，大有三百斤，气息奄奄被他拖下山来。山猪浑身无伤只是浑身无力，光着火红的猪眼哼哈，不是病猪是啥？他自己也说是捡来的，运气好嘛！但百十年来，“捡”到病山猪的人从没听说过。

今年隆冬又届，又是出猎的日子来临。

这一带财势两绝，傲气凌人的一家，得算右侧百十丈那座大栅院，那是所谓“点苍甘家”，整个山窝子直抵洱海边，近千顷良田全是甘家所有，而令人敬畏的倒不是甘家是个大地主，而是甘家的江湖名望。

云贵川三省，有一家声誉极隆，极有信誉的镖局，那就是设于昆明府的“鸿安镖局”，镖局的东主，就是点苍甘家的老太爷，金刀无敌甘棠。三省以及长江流域，提起甘家兄弟，莫不挑起大拇指说声“要得”！

甘老爷兄弟俩，乃弟叫一剑双绝甘棣。甘棠一把紫金刀重有三十斤，舞动时风雷俱发。甘棣使用长剑，囊中连珠金镖和歹毒的青磷弹，沾着边也活不成了，故称双绝。

甘老太爷这些年来，已少在江湖走动，镖局交由乃弟经营，自己在家纳福。在大理，甘老太爷一句话，比大理知府大人的皇令还更权威。

他有两子一女，经常到昆明帮乃叔照料，有风险的红货，就由他们亲自出马，故而渐渐声名鹊起。但三兄妹以居家为多，镖局的名头极孚众望，和绿林朋友也有交情，用不着小伙子经常押镖嘛。

大儿子年已二十四，叫飞刀甘龙，一手九口飞刀，百发百中，家传刀法也已炉火纯青。老二叫神枪甘虎，他也用刀，但是背上三枝标枪可飞掷三百步，中鹄贯石，易同反掌；也有二十二岁了。兄弟俩都成了家，可是仍是娃儿头。

老三是个大闺女，叫美红线甘凤。武林朋友大多晚婚，以便扎好根基，十八岁的大姑娘嫁不嫁没人笑话。姑娘不时奔走江湖，人生得美，她跟乃叔学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故而眼高于顶。女孩子人生得美，更有越人造诣，那真叫危险，也许她拣一辈子也拣不到一个顺眼的好夫婿了。

甘华两家，相距不到一里地，平时娃儿们玩在一块儿，甘龙兄弟俩俨然成为娃娃们的首领。成家以后，两人不但是年青人的首领，也是小娃娃们心目中的英雄，自然而然地也是小娃娃们的首领。

点苍山住着纳西族，纳西族的姑娘不但美，而且野得很，比男子汉还能干；她们不像汉人，躲在闺房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弄得弱不禁风，成了一朵花，而是矫健婀娜的可人儿。所以这一带汉人的子女，久而久之也变了，女娃儿也经常出来见天日。

甘凤自小就是个野丫头，拳脚了得，身手胜似男儿；她又长在武林世家，所以她不在乎，经常和两位哥哥领着这一带的子弟们捣蛋。

逸云甚少在外撒野，玩是玩，玩得十分文静，人长得雄壮，举动却像

大姑娘，从容不迫，谈吐不俗，没有其他孩子们粗野，人又俊美，未语先笑，凡事不逞强，所以在孩子们当中，显得像一群乌鸦中，站着一头凤凰。

甘氏兄弟对逸云极有好感，就是讨厌他没有男儿气概，所以不时和他开个玩笑，丢他下水或者搁在高校上，让他锻炼魄力，但这都是出于善意的。

甘凤这丫头，自小就对逸云好感，但也经常骂他没出息，有时使起小性儿，逸云准吃苦头。

逸云从小到大，整整受四海狂客十六年熏陶，大智若愚，深藏不露，不但将老人家的旷世绝学融合贯通，也将老人家那玩世不恭的天性承受下来，任何事一笑了之，逆来顺受极有分寸。所以甘氏兄弟毫无奈何，甘凤小姐儿更是对他又爱又恼。

日前大家都渐渐成年，外人对甘家认为他们高傲，但逸云却不作此想，仍和三兄妹保持着良好感情。甘凤对他，仍是爱和恼，并不是恨，有时温柔，有时疾言厉色。可是她无法改造逸云，逸云仍是那么没出息，姑娘真是爱之不愿，舍之不能。她比逸云长两岁，对小弟弟她又能怎样？

这天，风和日丽，但寒气袭人，点苍山各峰之巅，积雪闪着耀目银光，远望大理城南的千寻塔，三塔巍峨，令人生出超然物我之慨。

两家庄院之间，是一段平坦的山坡，矮树蔓草丛生，乃是附近子弟们抛刀弄枪之处。

这时，附近十五岁以上的青年人，全往这儿集中，约有工十人之谱。在一棵大树下，甘龙兄弟在指手划脚指示如何进山，如何围猎，将各处路线一一指示，原则上决定五人为一组，自东向西沿溪直趋白玉降下会师。整个点苍山，自南至北不过六十里，反正不往北面穷山恶水里走，以白玉峰为地头绝不会迷失，只消带一天干粮，用兽肉佐食，足可安度三天，第四天便可返家。

甘凤拖住逸云在一旁静听。她一身红，外面披着狐裘，脸蛋晶莹如玉，一顶狐皮风帽直掩至颈旁，只露出一双秋水大眼，和瑶鼻樱唇。大红裤管下，是一双红色小蛮靴。

可惜，天气冷，一袭狐裘掩住了她那一身玲戏曲线，不然准够瞧的，那是一盆火嘛！

逸云是一身天蓝色棉裤褂，同色头巾包住一头黑漆发丝，眉长入鬓，大眼睛像午夜朗星，通鼻朱唇，脸蛋儿白里透红，要不是生得雄壮，简直就不像男人。

他虽仅十六岁，但身高六尺，比姑娘还高出半个头；正嘴角含笑，定神听甘龙分派。

甘龙兄弟同样生得英俊魁伟，英姿勃勃。只听甘龙说：“明儿一早入山，不带罗网，带硬家伙，强弓硬弩都成，听说由西面跑来了三条大猫，咱们点苍山容不下这种孽畜，非弄到它们不可，云弟。”他扭头向逸云说道：“你那小枪小弓可不能带上，这次可没病山猫给你捡啦！”

众人一阵哗笑，逸云却笑嘻嘻地说道：“我带上双股叉……”

“管烧火么？”有个少年轻狂地问，接着众人轰然大笑。

“不许笑他！”凤姑娘杏眼一瞪。

众少年一伸舌头，不敢笑了。甘龙又说道：“这次咱们得小心，等会儿由老二分组。”

记着，该带油筒火把，蘸毒疾矢，防身腰刀……”

风姑娘让他说，她一拉逸云衣角，迟在一旁，低声说道：“云弟，千万别带小刀小枪，你被人讪笑，我多难受嘛。”

她贴身并立，幽香直沁逸云鼻端，真像大姐姐教训小弟弟。逸云仍在笑，他说：“我使不动嘛，重家伙带去何用？”

“不管，拖你也得拖着走。我已经告诉二哥，把你分在我们这一组，我好照顾你。”

“不，三姐，我这次要另走一路。”

“哼！你疯啦！”她那春笋似的玉指儿，直点着他的额角，又说道：“尤其是山上来了大猫，你要另走？哼！哪怕把你背……拴上，也得教你和我走一路。”语中失言，她粉脸酡红。大姑娘要背大男人，那还像话？

“大雪天，点苍山那来的大猫？三姐，别听人胡扯，危言耸听。”

“难以置信的事多着呢。不管，明天你带你爹的托天叉，在我们这一组，食物不要你费心。”

第二天一早，逸云仍是那一身装扮，他扛着乃父那把沉重的托天叉。他一到，有人大叫道：“嗨！！瞧！华老弟扛着托天叉来了，正是斗大猫的家伙，他要替大猫剔牙哩！

哈哈！”

逸云笑嘻嘻毫不着恼地，答道：“这不好么？等你们将大猫擒住，别忘了招呼我替大猫剔牙就是。”

他们这组只有四人，甘家三兄妹加入逸云。甘龙兄妹天不怕地不怕，没把大猫当回事，兴高采烈沿溪流向上走。只有逸云扛着托天叉，大摇大摆跟着。风姑娘腰悬长剑，肋挂百宝囊，仍是昨天的装束，只是背上多了个小包裹。她陪着逸云在后走，不时牵他一两把。

上行不到十来里，大家在密林里盘旋穷搜，渐渐地甘龙兄弟不耐烦啦，他们嫌逸云走得太慢碍手碍脚，终于甘虎暴躁地说道：“这样搜大猫岂不是白费劲？咱们要快。三妹，你坚持要他来你就照顾他，我和大哥先走一步，别让他们抢了头筹，枉费心力。”

甘龙也说：“我们在红花坳相等，三妹，你慢慢来。”说完，兄弟俩吆喝一声，如飞而去。

正当他们在山坳里搜寻野兽时，白玉峰头出现一朵孤云，渐积渐浓渐大，逐渐向洱海飘去。

望夫云起了！这朵有着凄迷传说的孤云，逐渐飘向洱海。南诏国的公主，要看一看她已化成巨石的情人；也就是说，暴风雨要来了。（LuoHuiJun注：望夫云：白族古老的民间传说。相传南诏公主与猎人相恋，遭到南诏王的反对，逃到苍山玉局峰，过着恩爱的日子。南诏王派法师将猎人打入洱海，变成石骡。公主望夫不归，郁愤而死。每年八九月间，云浮峰顶，掀起风暴，吹开海水，现出石骡。）

三男一女在山谷溪流古林间，看不到白玉峰，也不知外界的事物，并不知望夫云已起。

等到他们发觉头上的彤云，已经来不及啦！甘龙兄弟已经不知搜到哪儿去了，风姑娘只好以保护者自居，一手挽着逸云向前狂奔。

这条谷间溪流，土名儿叫玉棠溪，在溪的上源，以往有十余户纳西族人居住。姑娘的意思，是找到纳西族的茅屋暂避风雨，可是狂风暴雨比他们

快得多，奔不到五六里，豆大的雨点已经追到了。

“三姐，先避雨，不然要成落汤鸡，你怎受得了？”

风姑娘只觉心中一甜，这傻小子体贴起来啦，她没做声，纤手一紧叫道：“挽住我的脖子，带你走！”

逸云怎能挽她的脖子？她大方，索性挽住他的虎腰，喝声“快走”，展开轻功冒雨急走，委实是快。

逸云心中过意不去，他略一提气，全身轻如鸿毛，只是姑娘芳心焦急，没留意腕中有异。

只片刻间，两人成了落汤鸡，风雨越来越大，再不躲，身上可没有一片干布啦。

前面是一处突出的悬崖，崖壁深有丈余，姑娘心中大定，晃身奔入壁下，喘过一口气，方放下逸云说道：“真糟！看来今晚得在这儿过夜，睡袋让他们带上了，怎生是好？”

“不打紧，三姐，不看这儿枯草甚多么？你先睡，我守夜。只是，你这一身湿衣……”

风姑娘正除下风帽，脱掉弧裘，里面湿透啦，水将她一身大红夹衫渗透，贴在身上曲线毕露双峰怒突，小腰只胜一握。她自己看了，也觉脸上一热，连寒冷也忘了。

她猛抬头，逸云那亮晶晶的眸子，不正向她上下瞧么？只觉芳心怦然，似嗔非嗔地一撅红艳艳的小嘴，说道：“不劳你挂心；都是你，慢腾腾地拖累人，不然早该在茅屋里歇了。”

“山上更糟，我敢打赌，大哥他们躲在岩下受罪，那几家土人早就迁到后山去了。”

姑娘惊奇地问道：“咦！你像是知道山上的情形呢！”

逸云心中一震，知道失言，只好撒谎道：“不，去年我问过他们，所以知道。”

其实他常常在点苍山十九峰间练轻功，所练的是四海狂客的旷世绝学“流光遁影”。

前两夜他发现这一带有灰影出现，等他一追到，灰影已杳，身法之快，骇人听闻。这也是他跟甘龙兄妹走玉棠溪的主要原因，认为不露惊世绝学，灰影定然无所顾忌，必定前来观探的。

四海狂客一再叮咛，说大师伯闲云居士可能仍在点苍隐居，要他留心察访，也好将目下的情形通知大师伯。由于四海狂客在江湖仇家太多，如今双腿不便，不能万里迢迢前往扫云山庄与三弟会合，假使有闲云居士在，一切当可无虞。

逸云疑心灰影是闲云居士，他想追上一看究竟，可是灰影有意避他，他徒呼荷荷。

天气奇寒，外面大雨倾盆，狂风怒号，天色渐黑。逸云倒不打紧，姑娘一身湿衣，冷得直打哆嗦。小娃娃还对女孩子不了解，对男女间的神秘一无所知，书本上那些圣上之学，只说礼防，为何需防，却是大不韪之事，圣学里没提。平日相处亲昵惯了，他也就毫无杂念和机心；说起来他还是个大孩子，懂得啥？便对在一旁打抖的姑娘说道：“三姐，我替你生火，脱下衣烤干就暖和了。”说着，便到崖根下抱枯枝和乱草。

姑娘羞得青脸上突然泛红，崖底无遮无拦，要她脱衣岂不荒唐？等小

家伙抱来枯枝，她没好气地说道：“不用了，怎么个烤法？你……你……”

逸云一怔，突然明白过来，淡淡一笑道：“别急，我到左侧崖下回避，火一熄我才回来。”说完，往外一窜，竟自走了。

姑娘实在熬不过寒冷，只好生火将衣衫逐件烤干。

逸云往左侧石崖中急窜，他目力奇佳，突见崖前蹲着一个小灰影，心中大喜，闪电似的向灰影扑去。

他快，灰影似乎更快，突向风雨中疾射。他似乎已看清灰影不像是人，但夜黑如墨，灰影又疾如电闪，他又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双足一点，提气运功，盯紧灰影衔尾急追，紧随不舍。

灰影今夜似乎不再避他，踏枝越峰保持一二十丈距离，向后山飞射。

逸云的流光遁影轻功，火候虽未臻于化境，但足可与一流高手争短长，可是却无法迫近灰影了。

一追一逃，片刻间便越了几座山峰，由风雨的方向推测，已经到了后山了。逸云心中一急，脱口高叫道：“前面那位前辈请留步。”风雨虽急，但他的语音凝实清越，可裂金石，与千里传音相较，逊色并不太多。

灰影不理他，似乎更快了。他火啦！

“喂，你再不停，我小四海可要骂你啦！”他师父叫四海狂客，他竟自称小四海。

灰影恍如未闻，仍如须星飞坠，向山下直落。他又叫道：“灰孙子，你跑啥？你上天，小四海追你到凌霄殿，非看你不可。”

后山最下面，是源出剑川州的漾濞河，风狂、雨暴、天黑，下望不见任何事物，逸云追得火起，破口大骂道：“龟孙子，小太爷追上你，要你爬下叫祖宗才放你……”

“吱”一声尖啼，灰影终于出声了，似在讥笑他自己损自己。

“呸！你这鬼猴子缺德。”发现是猴子，他不追了。

他不追，灰猴儿也停止不走了，蹲在枝头上吱吱尖叫。他本想转回，蓦地心中一动；这猴子夜间看是灰影，定然是个白猿。怎么？一个白猿竟然能比自己的“流光遁影”快？飞鸟也不见得跑得了哩！莫不是哪位高人家养的灵兽么？他不走啦，叫道：“猿老兄，你是要引我来么？”

白猿吱一声尖叫，向他招手。

“你这家伙真坏，何不早说？那就走。”

猿类哪能说？废话！他一动，白猴吱一声尖叫，向山下如飞而去。

距山下不远，一处飞崖下，古木参天而起，白猿一溜入林，向崖下奔去。逸云跟着沉下，直奔壁根。

壁根全是枯藤，他一到，白猿已经不见踪影。他正惑然不解，枯藤中已传出苍劲的喉音道：“小施主请进来，老衲已久候多时了。”

逸云大吃一惊，赶忙诚意正心，向枯藤躬身一礼，说道：“晚辈打搅前辈仙居，多有冒渎。”说毕，掀藤直入。里面是一个古洞，黑黝黝地伸手不见五指。他略一迟疑，突然前面露出一道微光，片刻突然大放光明。原来是那高有五尺的大白猿，前爪擎着一颗夜光珠，由右侧一条暗道中转出，向他招手。

逸云胆子一壮，点头笑道：“谢谢你，猿老兄。”

急行数步，随着白猿向偏洞转入。走约十来丈，又向左一折，他怔住了。

这是一个石洞，四面全是云纹雄奇的大理石，乃是经过精工凿成的石洞，约有三丈见方。在珠光照耀下，看清洞中石座上，坐着一个白发垂地，银髯掩胸的奇人，脸上干瘦，只一双神光四射的眼睛，证明他是活人而已，浑身只胜一具骨架，并无寸缕，下身没有双腿，齐腿根断掉了。他一双枯骨似的双手，手指甲长有尺余。看了这情景，逸云并不害怕，只觉悲从中来。他想起了师父四海狂客，也是断掉双腿，而至一代英雄，含恨蛰居以度余年，还得时时担心仇家找来，恐怕有损昔日英风，岂不可悲？

他目现泪光，不由自主向前拜伏在地。老怪物说话了。

“孩子，你是为我难过么？”

“晚辈由你老人家，想及晚辈的恩师，同样是断去双足，英雄末路，触景生情，因而悲痛。”

老怪物发出一阵怪笑，声调十分苍凉，笑罢，徐徐道，“臭皮囊终须入土，有何可悲？娃儿你可知老衲命白猿引你前来的用意么？坐下罢。”

逸云再拜，就地盘膝坐下，恭谨地说道：“晚辈愚鲁，乞老前辈明示。”

“近些年来，据白猿告我，此山有人在练绝世轻功，而且功力精进之快，实足惊人，因此触动老袖五十年前的前情往事，想乘此良机一了心愿。孩子，你可知老衲是谁？”

逸云还是个毛孩子，足迹未出大理，四海狂客虽不时将些武林典故，和江湖见闻告诉了他，未亲身历练，毕竟还算是门外汉。他摇摇头，说道：“晚辈自小足迹未离大理百里之地，实不知老前辈仙讳。”

“六十余年前，佛道中五大门派，因同源与否之争，在山西太岳山大会群雄，互相攻讦，最后口头上无法解决，终于以武功印证是非。正在不可收拾之际，突然来了两僧一道，只费了一番口舌，露了两手神功，便使僧道双方言归于好，尽欢而散。那两僧一道，你可知道是谁？”

“这是晚辈曾经听恩师言及，两僧是天心大师和龙吟尊者老前辈，一道是太白山太白矮仙老前辈。”他心中一动，刚才听怪物一再自称“老衲”，难道他就是两僧之一么？便道：“老前辈如不是天心大师，即是龙……”

“老衲正是龙吟尊者。坐下，不用多礼。”他只一招手，一股柔和而潜劲奇大的暗劲，将正欲起身行礼的逸云，禁住动弹不得。他继续往下说：“那时，佛道两家五大门派公议，送我三人各一尊双座金像；右为如来佛祖，左为老君，这表示佛道同源之意。

凭这座金雕的佛道同源像，可以随意获得五派弟子的全力支持。”他在身后一探，取出一具掌大的佛道同源像，金光耀目，两像栩栩如生，继续往下说道：“这三个佛道同源像，我三人谁也没用过。五年之后，第一个还像的是天心大师，他亲自送上武林尊为北斗的高山少林；第二个还像的是太白矮仙。本来我早就想北上少林交还此像，可是因追踪南荒八魔逗留怒山和野人山六年，无暇北上璧还此宝。也为了此宝，令我含恨五十年。”

逸云骇然叫道：“五十年！多漫长的岁月哪！”

“我有一位师弟，名叫朗月和尚，佛名恒非，小我三十岁。恩师圆寂飞升之后，我将他带在身边，岂知他在恩师未逝之前，已和江湖魔头祁连阴魔攀上了交情，早已沾上了淫盗杀妄，五戒中竟犯了四戒。后来在我身边，他不敢妄为。我不该明知养虎贻害，带他前来追擒南荒八魔。我身怀佛道同源金像他早已风闻，这东西可以指使五大门派门人弟子，他野心勃勃，早打主意盗取我这武林至宝了。”

老和尚长吁一声，顿了一顿，继续往下说道：“终于，要来的果然来了，在剑川州南面剑湖之畔，我和南荒八魔展开生死拼搏，力毙八魔尸沉滇河，我也力竭倒地昏迷不醒。我那师弟并未动手，在一旁替我压阵；唉！这畜生！他乘我昏倒之时，取下我手中千古神刃龙渊剑，咬牙举剑要置我于死地。天不绝人，恰好这已修有半仙之体的白猿道兄经过，拼死抢扑救我。那畜生一惊之下，剑势略偏，将我双足砍断。我一痛之下，遽然苏醒，给了他一掌，猿道兄也在旁夹攻。那畜生被我一掌震飞，龙渊剑也飞落剑湖，但终被他逃去。猿道兄刚替我止血上药，八魔的徒子徒孙已闻风赶到，众寡悬殊，猿道兄即负我远走，到了这座古洞；一猿一僧，就在此一待五十年。我已无法再离点苍，同时也不忍与猿道兄分手，谁知何时我佛对我慈悲呢？只是有一件心事未了，就是这座佛道同源金像，它必须物归原主，以免五派弟子悬心，和恐防引起武林大劫。猿道兄追随你身畔多年，对你甚是推崇，认为你足可护送此物携返嵩山，故引你来此。须知猿道兄苦修千年，俗骨将化，对你的心性和慧根，明察及微，老衲大为放心，你能成全我这个心愿么？”

“晚辈足未出大理，江湖险恶，实……”

“你大可放心，老袖双目不盲，以你的天资和后天的造诣，定可达成老衲心愿。你的恩师贵姓大名？”

“姜涛，江湖叫他老人家为四海狂客。”

“姜涛？唔！老衲一甲子未履中原，对武林英杰陌生了。你回去向他禀明，就说龙吟尊者向他致意，让我赠你一些防身功夫，功成之后，可到剑川州剑湖之中，捞回我昔年行道的龙渊剑，一并赠称。你过来。”

逸云匍匐而前。龙吟尊者伸手将他拖近身边，用那尺余长的指甲，摸遍他全身筋骨，微笑领首道：“好一副难得的练武筋骨，你师父没偷懒。猿道兄，那白玉蜂的九天玉芝明晚就可脱化了么？”

白猿吱吱数声，不住点头。

“孩子，从明晚起，我以一年时间，将这一身零碎赠你。今晚，我先替你打通奇经百脉。以便明晚吞服九天玉芝。”

逸云只觉浑身一软，躺在地上，那十根鸟爪似的指甲，在他全身三百六十五穴中飞点，急如骤雨；他只感到全身气血翻腾，如被火炙，痛苦难当。但他咬紧牙关，哼也未哼一声，虽全身筋骨血肉似在崩散，他也强忍不吭。

终于他昏了过去，不久，百脉回春，他又悠悠苏醒，一只大手按在他背心之上，探身气血在玄关冲击。

龙吟尊者须发无风自摇，涌起阵阵薄雾。逸云则浑身发软，大汗淋漓。

蓦地里，逸云感到耳中“嗡”一声响，似乎觉到宇内万籁俱寂，灵台空明，似乎连自身也不存在了。

接着，一只瘦掌徐徐按下他的天灵盖，耳听老和尚念：“拴意马、锁心猿、六贼无踪；心正意诚，我佛佑之；虽非我道中人，仍赐汝醍醐灌顶。咄！好自为之。”

逸云只觉一道暖流自天灵直下丹田，迅抵涌泉，复又向上徐升，全身奇经百脉已豁然而贯，任督交流，目中异采倏隐倏现，耳中但问气血轻啸，片刻重又万籁俱寂。

良久，气血复归平静，浑身舒泰。老和尚神色甚为萎顿，虚弱地说：“回去吧！明晚二更见了。”

逸云大拜三拜，朗声说道：“晚辈叩谢大师成全之德，明日禀明恩师，

当依时前来，叩请大师慈安，大师珍重。”叩了三个响头，躬身倒退出洞。

白猿擎明珠送他出洞，裂着大嘴直笑。一出洞口掀开藤萝，逸云向白猿一揖到地，说道：“多谢大仙成全，晚辈告辞。”

白猿向他吱了一声，毛手一摆，转身而去。

逸云掩好枯藤，冒着狂风大雨，向来路展开轻功急掠。他吃了一惊。只觉身如轻絮，一核八九丈，去势快逾电闪，功力似乎平空增了一倍有奇。随之心中一喜，倾力飞跃，“流光遁影”轻功，真正名副其实，速度端的骇人听闻。

远远地，他听到了甘姑娘凄切抖额的呼唤：“云弟……”

他脚下一加紧，由侧方射到。甘凤正在左侧崖旁四周，身上只穿着紧身内衣，冒着大雨狂风逐石搜寻，一面高声呼唤。

原来她生火烤衣，好不容易逐件烤完，起初她还怕小鬼，人小鬼大，撞将出来岂不糟糕？直持她穿好紧身小衣，胆子一壮，一面将外衣放在火上烤，一面胡思乱想。下裳一干，她大放宽心故意将火放小，用炭烘着外衣。火光熄了许久，不见逸云返回，她心中一凛，脱口大叫“云弟！”

风狂雨暴，那有逸云的身影？她心中大急，抛了外衣，奔入雨中到左棚崖下去找，哪能找得到呢？

她惊得魂飞天外，奔回抽出长剑，冒雨在附近巨石古林中搜寻，一面狂叫云弟。

她这一叫，可把大猫叫出来了。

大猫是土名儿，它不是猫，而是百兽之王，食人的猛虎。在云贵边荒之地，老虎简直和猫一样多，不过点苍山却是甚少见，不想一来就是三条，尤其是狂风暴雨之夜，猛虎出现确是异事。

三条长有八尺的斑斓猛虎，无声无息地贴地而来。山谷中风向时变，盘旋飞舞本无定向；蓦地，姑娘嗅到令人欲呕的腥风，由身后卷到。她骇然大呼道：“孽畜！我给你拼了！”声出，侧跃三丈，突以“飞雁投林”身法向后飞扑而下。

两声震天巨吼，三头猛虎扑了个空，倏然回身，向姑娘纵下处扑去。

“三姐，退回崖洞，我用火烧它。”

逸云恰好赶到，出声提醒她往崖洞退。他火速抓起钢叉，脱手掷出。

姑娘似乎吃了一颗定心丸，纤足一落，猛虎已到，她叱喝一声，回身就挥出一剑。

岂知猛虎共有三头，两头同时扑到，长剑砍入一头猛虎的头侧，另一头已临，巨爪疾扑姑娘腰肋。

甘凤叫声“我命休矣！”拼命向下一伏，火速暴迟。在虎爪骤落的瞬间，黑影一闪即至，三股叉端端正正插入猛虎的心窝。猛虎“唉”一声跌在姑娘身侧，立时气绝。

姑娘惊得冷汗直流，爬起一看，只见逸云手忙脚乱，在地下乱抓石头，一面大喝道：“死猫快滚！快滚！想咬人么？还了得？”一面喝，一面用石子向最后一头猛虎乱扔。

怪的是那头猛虎不但不向他扑上，反而咆哮着一步步后退。石子打在猛虎身上，猛虎深如未觉，根本没有力道嘛！但猛虎竟然退了。

逸云象个天真的娃儿，一面扔石一面叫道：“怎么？不快滚？要小爷捡你回去么？”他一步步欺近，又说：“惊了三姐，得扔你一石头。”

说扔就扔，“噗”一声扔中猛虎脑袋。猛虎吼了一声，仍徐徐后退。

姑娘大奇，这小伙子胆子不小哩！不是懦夫嘛！要是别人，吓得跑也跑不及呢。她刚欲举步纵出，纤足触到身边一根硬物，她伸手一摸，天！这不是逸云的托天叉柄么？这头猛虎不是中剑的哪！要不是这一叉，她焉有命在？

那边逸云走得比猛虎稍快，相距只有一两丈，她心中一急，想拔叉掷出，岂知托天叉没入一尺以上，没拔出来。她双足一点，挺剑向猛虎扑去。

猛虎大概先已被逸云吓破了虎胆，不敢扑他，这时见另一人扑到，神威大发，大吼一声，腾身猛扑。

“孽畜该死！打！”逸云吼叫，一颗拳大石子，恰好扔入猛虎咽喉。同时，姑娘向上一升，长剑“流星堕地”刺入猛虎背心，人也落在虎背上，小蛮靴一蹬，猛虎颓然伏倒，喉中有石，它叫不出来了。

姑娘仓卒间不及拔剑，看逸云抓着两颗石子跑到猛虎之前，傻里傻气说道：“三姐，没伤吧？这头大猫病啦！我捡它回去。”

姑娘怕猛虎未死，要一举爪，还了得？剑也不要了，飞掠而出，一把抱着逸云，纵出三丈外口不择言地说道：“你这冤家，胆大包天，不怕急死了人，到崖下去。”挽住他向崖下走。

“三姐，把大猫拖走嘛。”逸云不愿走，仍转头看着大猫。

“明早再说。”她手一用劲，将他连拖带挽弄回崖下，猛地将他扑倒草中，轻声问道：“你你……你躲到哪儿去了？好教人焦急。”

逸云上身被她压住，女儿家身上的幽香往鼻中猛钻，软缩编的躯体，令他有异样的感觉。他说道：“我正在打盹，忽然发觉林中有异声，在林中搜了许久，听你呼唤就赶来了。”

“你那一叉不坏哩。”

“大猫向你猛扑，我心中一急，拼命扔出，中了么？”

“要不中，姐姐早就完了。从前，我……我错看了你。”

“三姐，我本来就是個没用的人，你没看错……”

“不许说！”姑娘用手掩住他的嘴，突然轻声低问道：“云弟，你喜欢姐姐么？”

“要不喜欢，怎么会和你同来？”

姑娘猛地将他抱住，埋首在他怀中。

逸云只感到一阵迷惘，这丫头呼吸不正常，心跳如同擂鼓，莫不是病了？再一想，他心中一惊，暗说：“不好！孤身男女，相处无人之地，定生是非，我得想法找些事分她的心。”便轻轻推她说道：“三姐，你得烤干衣衫，我去把猛虎拖来，免得被人拖走了。”

姑娘没做声，抱得更紧，上身渐向上移，樱唇已到了他的颌下。

猛地谷之上源，响起两声长啸，那是甘龙兄弟赶来了。

逸云和姑娘同时一惊，赶忙爬起，炭火通红，照着姑娘加醉的粉颊。逸云不敢向她正视，她外衣未穿，内衫湿淋淋地，那一身玲珑透凸的曲线，令他心中一跳，便抢出崖外，仰天清啸一声。

不久，甘龙兄弟冒雨如飞而至。姑娘已披上外衣，拾上狐裘，冲狂奔而来的黑影娇叱道：“你们好！英雄！还用顾我们么？怎不死在山上？你们搜到大猫么？”

兄弟俩浑身湿透，狼狈已极，甘龙抢入崖里，说道：“三妹，别生气，

我两人也不好过，躲在一颗枯树下躲雨，糟得不可再糟。听到这儿虎啸震天，恐怕你们遇险，所以拼命赶来，你们看见大猫么？”

两人将包裹卸下，冷得直抖。姑娘冷哼一声说道：“看见大猫？哼！要是没有云弟，你们明天该替我收捡残骨了。你们还来做什么？”

逸云怕他们闹僵，忙道：“大哥，咱们把大猫拖来搁在崖旁。让三姐换衣；等会儿找些枯枝生火，干脆烤火待旦。”说完，首先奔出。

兄弟俩意似不信，但仍然跟出。逸云首先将叉拔出，他自己也呆了，远隔十余丈，竟然没入尺余，连叉尖共是两尺有半，想不到自己的神力竟然如此惊人。

甘龙兄弟并未在意，因为他们搬动的双虎，一伤额一伤脊，分明是被剑所伤，不足为奇。三人费了半天功夫，分别抬到左侧崖下。姑娘已打开包裹换上干衣，三个男人各集枯枝，生起火来围坐在火边烤干衣裤，一面谈论打虎的经过。

逸云让姑娘说，他在计算明晚之约，应怎样才能将他们摆脱。寒风一吹，他心中一动，手按着额，哎哟哎哟直嚷头疼、腰疼、肚子疼，反正这些病都不易看出。

他一叫嚷，可把姑娘急坏了。由甘龙作主，将他搁在一边，脱掉衣履装入睡囊，塞两粒止痛药入口，再抬放在火边，他才安静下来。

第二天，风雨略小，姑娘先陪逸云下山，甘龙兄弟一人留在看住死虎，一人到白玉峰招回众人。

晚间，一条淡淡青影飞射而来，他背上背着断了腿的四海狂客，向后山如飞疾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逸云已经十七岁了。这一年以来，他身材超出七尺以上，齿白唇红猿臂鸢肩，人确是恍若金童降世，俊逸超人，但人虽雄伟，玉面上稚容仍未迟尽，仍是个大孩子。

这天晚间，他在石洞中以树枝作剑，在龙吟尊者指导之下，练完一套神奇的剑法，含笑坐在尊者身旁，静听尊者指示得失。最后，他老人家说道：“孩子，你已经深得‘伏魔慧剑’的神髓。明天，你可以到剑湖一走，把龙渊剑找到后，便足以遨游天下了。”

近数百年来，武林神剑时现，但真正称得上神剑的，并不太多。龙渊剑乃欧冶子与干将两人合镞之剑，掬定山之溪，取钢铁精英，成剑三把，即龙渊、太阿、工布，三剑同献楚王，历劫数千年。龙渊也叫龙泉，乃唐朝人避高祖之讳，故改渊为泉。这剑曾数度化龙逸去，如非福泽深厚之人，决不能保有此剑，就看你的福缘了。此外，天心大师也有一把神剑，名叫伽蓝，乃万载菩提木所造，坚逾金钢，可避百邪，任何神刃亦无法损伤分毫。天心大师一生不曾使用此物，只佩在身边避邪而已。可惜，这一甲子岁月中，不知他仍否健在？这剑也不知沦落何方了。”

“晚辈明日即行动身，不知那朗月和尚是否将剑取走了呢，但晚辈将尽力下湖一探。”

“此去非一日之事，别忘了苦练‘伽蓝禅功’。至于那孽障，恐怕永不敢再临南荒了；日后你见了他，如他仍然作恶不改，可代我执法，他绝不能抗拒‘梵音掌’全力一击。你去吧！取剑归来后，你该将佛道同源金保送返少林，到江湖历练，行侠仗义，去暴除奸啦！”

逸云跪下行礼说道：“晚辈暂别，大师珍重。”仍由白猿领他出洞去了。

剑湖，在剑川州南约五六里，近雪山之旁；那时，湖相当大，约有二三百亩大小，十余座高峰的水，全汇聚在湖内，湖之南，水由那儿溢出，就是漾濞江。剑川州以下，形成一处宽大的河谷；剑川州群山的北面，金沙江向东北一折，经丽江反流入西康。

逸云出龙尾关，沿漾濞江河谷北上，他心急似箭，但小道上不时有三五行人，并有土著出没不能将脚程加快，三百多里地足足花去一天时间。

天色已届黄昏，他没有江湖经验，径自到剑川州投宿，准备明晨到湖中捞剑。这一夜耽搁，只落得空手而回。

这一年来，宝剑合该出世，午夜一到，一道剑气宛若匹练，直冲霄汉，尤其月明之夜，更是灿烂夺目，远在剑川州亦可清晰地看到。但为时甚暂，这一带的土著们皆不知其然。风声一传出，久而久之，闻风而来的武林人物陆续赶来。但神剑有灵，自会择主，许多一流高手搜通湖底，也一无所获失意而去。渐渐地，来寻剑的人少了，可是不来便罢，来的全是了不起的武林名宿。

这天晚间，月华如水，湖畔有二批高手环伺，彼此小心翼翼，凝神等候神剑现迹。

逸云一落店，膳罢梳洗毕，关上房门坐在床上行功，并不向店中人打听剑湖的情况。

他认为捞剑是轻而易举之事，剑湖的方位，龙吟尊者已经告诉他了，没有什么可问的。

三更正，他犹在行功。窗外是宽大的天井，这时，店中伙计三三两两端着凳子在抬头仰望，一面在高声聊天，他耳目之灵，可说世无伦比，窗外的人声嘈杂，但每一字皆令他心中狂跳。只听其中一个嘶哑的嗓音说道：“三更正了，月亮已到中天，宝气该起啦！”

“别慌哪！今天是十五，宝气定会升入蟾宫，有得瞧的。”

“小陆，这宝光既出在剑湖，咱们剑川人真笨，何不将水放干，不就将宝挖出来了么？”

“哈哈！你说话轻松之至，人家隋炀帝信口开河，你却信口开湖，要办得到，还要你老兄费心？想宝的人多着哩。”

另一个苍老的口音说道：“咱们剑湖出过一次剑，这宝气可能也是剑呢。”

“也说不定，据说宝剑有灵，豫章雷焕曾见紫电直冲斗牛，张华告诉他这是宝剑之气，上彻于天，应在丰城；雷焕即补丰城县令，掘狱基果得龙渊太阿二剑。后来他将太阿送给张华，自留龙渊，他自己曾说过，灵异之物，终当化去。果然不错，雷焕一死，他的儿子佩剑行经延平津，剑从腰间跃入水中，他派人入水去捞，即见两龙盘踞水底。

依我看，这宝气恐怕就是剑气……啊宝气升上了。”

逸云推开房门，奔至天井，果见一道五色光华，长约百十丈，向皓月夭矫而上。突然，五色光华突涨，粗逾十丈，以更急的奇速，一闪即向下急坠，刹时不见。

“咦！今晚不对，怎么不往上升？反而沉入不见了呢？”

“唔！恐怕有人在取宝了。”

逸云心中一动，不再往下听，径出客店直趋南门，一出城便展开“流光遁影”绝世轻功，向剑湖掠去。

他来晚了，宝剑已投明主。

初更一起，剑湖东南西北四方，隐伏了四批人，等待剑气由何处上升，以便入水捞取。

正南近凇水源头旁巨石左侧，枯草中隐伏着三名窈窕的身影，两个稍高的一身淡青劲装，背扎长剑，以同色罗帕掩住面容，只留一双寒星似的双眸在外。那稍矮的娇小身影是水衣水靠，油绸包头，只露出口眼鼻耳，手中握住一把峨嵋分水刺。

月华刚升，传出声如蚊蚋的低语：“芸儿，记住，如果得手，速向西面入山，你师祖已布置停当，定可接应你脱身，绝不可留连，这些人交给我和珠姨。但愿天可见怜，念我母女身怀深仇大恨，含羞忍辱志切复仇，让你能获此神物，一雪方家十七年毁家死父之恨。愿天佑你，孩子。”

“妈，女儿定遵所嘱，你和姨妈要小心啊。恶贼们功力深厚，如无宝剑势难如愿，女儿将倾力以赴，相信上天定会见怜女儿的苦心孤诣，赐我神剑。”

另一人说道：“英妹，我们非万不得已，不可使用花蕊金针，用子午问心钉退敌，银桃花最好也少用，免露形迹。”

“我理会得。珠姐，愁儿那边还是让我接应吧。”

“不必了，能逃得过销魂香的人，并不多见，这可怪不得我们心狠手辣。”

月华行将中天，万籁俱寂，剑湖四侧，高手们屏息以待。

斗转星移，三更正。

暮地里，湖面泛起了微波，升起一层薄雾。湖中心，突然冉冉升起一道绚丽如丝的彩虹，冲霄而起，每升一分便涨大一分，矢矫如龙，破空飞射。

水花倏溅，几声轻微水响，十数条人影悄然入水，向彩虹升起处泅去。身穿水靠的娇小身影也悄然滑入水中。

片刻，湖中心浪飞溅，人影浮沉，剑还未找到，已经动手啦！

水面上突然传出几声惨号，显然有人毙命了。

剑气一经入水一冲，突然向下飞射。同时，湖水鼎沸，巨浪壁立，恍如一座巨大的喷泉。在轰隆隆的水声中，一条如水桶长约八丈的青龙，张牙舞爪飞腾在水面上，张鬣喷水。声势唬人。

“糟！这是怪物，芸儿完了！”被称英妹的女人号叫起来，站起要往水里跳。

“不可妄动！你去也是死。”珠姐一把抓住她叫，接着说：“瞧！那不是芸儿么？”

巨龙腾跃之间，隐约可以看出背上有一个娇小身影，抓住背鳍死命不放。

四周陆上隐伏的人，呐喊一声，纷纷退离湖畔，避开向岸上狂卷的如山巨浪，有些人被巨龙吓得拼命逃掉了。

巨龙腾舞益急，百十亩大的湖面，被它扰得浊浪排空，声如雷鸣，连剑川州也清晰可闻。

突然，龙背上的娇小身影，竟被扔飞五六丈之高，巨龙一昂巨首，双爪齐扬，张开血盆大口向小身影迎去。

小身影就是芸儿，她百忙中临危自救，五朵银花射入巨龙口中，双爪一到，她突然一提真气将下坠之势缓了一缓，沉肩扔腿，突变头下脚上，向巨口疾落，右手分水刺拼命扎入巨龙口腔，左手猛地扣住龙角，纤足向龙首一蹬，正待松手跃开逃命。

半空里突然响起一声炸雷，刹时波浪倏敛，只有阵阵龙吟声，巨龙已经不见。

芸儿手中多了一把绿柄绿锷，银芒如电的脱鞘宝剑，“扑通”一声，连人带剑没入湖中。

芸儿一登岸，珠姐和英妹紧紧拥住她，同时向天大拜三拜，泪下如雨。

珠姐突然跃起叫道：“芸儿，快走！”

“留下宝剑！”左方有人大吼。

“留下宝剑！”右面有人叱喝。

后面也有人大喝道：“剑乃无主之物，见者有份。”

人影急闪，喝声雷动，纷向三人身畔掠到。

珠姐玉手一扬，骂道“不要脸！”乌光四射，子午问心钉脱手而飞，银剑一闪，她扑截左方扑到之人。

英妹也打出一把子午问心钉，挥剑向右拦截。芸儿剑隐肘后，向西急射。

在芸儿将获剑之际，逸云恰好赶到，他还想入水诛龙，却不知龙就是剑所化。他为人忠厚，心地纯洁，一看宝剑已被小黑影得去，只有叹息一声，怔怔地看黑影上岸，叩谢天地。待其他寻剑的英雄们呐喊着赶到，要夺宝剑，他勃然震怒，绕湖东向动手处赶去。

他来得正是时候，三十余名大汉中倒了四五名，其余的蜂拥而上，刀光霍霍，剑影森森，暗青子乱飞，围住珠姐英妹疯狂扑上。

另一边，芸儿也陷入重围，银芒似电，八面威风，二十余名贼人近身不得，但她也走不了。所有的夺剑贼，无一是一凶悍绝伦，功力深厚的高手，三个女人都告吃紧。

珠姐一看脱身不易，突然叫道：“用歹毒暗器打发他们上路。”

圈外一个旁观的人叫道：“看谁的毒，五毒庄的人，全是毒的祖宗，看本庄主的百毒飞雾可否治得了你们？你再用暗器试试？丢下剑，跪倒，本庄主从轻发落。”

两女心中一懔，五毒庄三字吓了她们一跳，果然不敢妄动，心里暗暗叫苦。

刚赶到的逸云，不由火起，猛地舌绽春雷，喝道：“都给我住手！”

这一声怒吼，震得湖面也泛起涟漪，恍若晴空霹雷，众人只觉耳中嗡嗡展响，气血一沉，不由呆住了。

逸云徐徐举步进入斗场，向那自称五毒庄主冷笑道：“庄主爷，你老人家是想夺龙渊宝剑么？”

庄主爷先是一怔，目光下，对面的人尽入目中，竟然是个满面稚气的大孩子，不由火起。

芸儿手中的龙渊剑，突然发出一阵剑啸，光华闪缩，宛似脱手飞腾。她双手紧紧握住剑把，脱口惊呼道：“龙渊！是龙吟尊者老前辈之物么？啊！你可别再化龙逸走哪！”

“我多需要你助我啊！爹佑女儿……”

“姑娘，宝剑有灵，它要归鞘了，喏！接着！”逸云在农下取出龙吟尊者给他的剑鞘，轻轻向姑娘抛去。

姑娘不无怀疑，她赶忙向侧跃开；岂知剑发铿锵龙吟，似有奇异的吸力发出，剑鞘“刷”一声折向射到，光华一敛。姑娘只觉手中一轻，神剑安

静地连鞘耸举在她眼前，她：惊喜欲绝，脱口叫道：“前辈，你……你是龙吟尊者？”

“姑娘，你走吧！休问来龙去脉，得剑是你的福缘，希望你毋负天心。”

五毒庄主一听剑是龙渊，先是一惊，再看小伙子根本不是龙吟尊者，雄心勃发，突然大吼道：“小子，你敢叫她走？快给我跪下，念你送鞘之功，饶你一死。”他恶狠狠逐步欺近。

逸云嘻笑着说道：“庄主爷，你要是跪下嘛，倒还有个商量。嘻嘻！”

“小狗找死！”他向前猛扑，“金豹露爪”兜胸便抓。

珠姐英妹娇叱一声，挺剑急点。芸儿也怒叱一声，神剑出鞘，向前纵来。

“慢来慢来！说是商量，用不着拼老命，呵呵！”逸云双手乱摇，不住呵呵大笑。

怪！三女一男身不由主，被一阵软绵绵而无可抗拒的暗劲，缓缓送出三丈外。

三女倒抽了一口凉气，惊得怔住了。五毒庄庄主张口结舌。额上惊出冷汗，浑身汗毛直竖，做声不得。

“庄主爷，咱们还是商量的好，是要我跪呢，抑或是你跪？”他又向三女问道：“请问姑娘们，这位五毒庄庄主品行如何，能从实见告么？”

月光明朗，武林朋友目力极佳，三女已将逸云的脸目看清，原来是个英俊的大孩子，不由失惊，谁相信这个有女人脸孔的大孩子，刚才信手轻摇，竟能将四个功力奇高的人，在毫无知觉间迫退三丈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珠姐忙说道：“小哥难道不知这五毒庄的底细么？”

“在下确是不知。庄主爷，还是你自己说好些，这也是商量，你最好实说。”

庄主不能说，他举手一招。突然，他身后八名凶悍大汉猛一伸手，八管银色圆筒，喷出八条黄色烟柱，向逸云和三女激射而来。

三女大惊，同声叫道：“百毒飞雾，小哥快退。”

“月白风清，用不着雾，煞风景之至，不要！”逸云一面说，大袖一扔，黄色毒雾如被罡风所扫，向后急飞。

众贼齐声哗叫，四散逃命，但地下倒了十余名倒霉鬼，满地乱滚，不住哀号。五毒庄庄主大概已先服下了解药，他大吼一声，双掌齐推。

他不用劈空掌倒还罢了，这一使用全力，立被一股奇猛的反震力，震得飞退两丈，惨叫一声，“咕咚”跌了个仰面朝天，一双胳膊骨裂肉绽，成了个没臂的英雄。

逸云仰天长叹，惨然地说道：“庄主，我不想伤你，你却一再行凶，自食其果，何苦来哉？贪字之害，如同洪水猛兽，岂不可怕？”又对惊得脸无人色的数十名悍贼道：“把你的喷毒银管留下，扶着同伴走吧！下次再发现你们用歹毒玩意害人，我不会饶你们的，快！”

众贼乖乖地将银管扔下，扶起受伤同伴，一个个垂头丧气背着人走了。

逸云将银管一一踏扁，踩入土中用土掩了，对三女说道：“好自为之，莫负神剑。”说完，洒开大步走了。

“恩公，留下大名。”三女大叫。

她们刚叫出声，只见青影从容举步。冉冉隐没，看似不快，但逐渐变小，瞬即隐没不见。

珠姐骇然地说道：“这不是人，英妹。举步而行，冉冉而没，不是鬼就是仙，总之他不是人呀！”

芸儿目注逸云隐逝之处，幽幽地说道：“姨妈，分明是人，他使用的神奇反震奇功，有点象少林的菩提禅功。”

英妹黯然地说道：“几千年来，少林也不见一个如许年轻的弟子，具有如许深厚的功力。唉！但愿今后他不与我们为敌，不然报仇之望将成画饼。”

“妈，这可以放心，他如与我们为敌，还赠我们剑鞘么？据女儿所知，当女儿握住龙角的瞬间，眼角瞥见他穿着长衫的身影，拔出一根黑棍正欲步入水中；黑棍一出，龙即化剑，那黑棍准是这剑鞘。要是没有他，女儿恐难逃一死，我……”

“芸儿，别胡思乱想了，你血仇在身，不许想及其他。英妹，你和芸儿回百花谷罢，我和愁儿还得在江湖布置一切。这十余年来，总算不负所望，各地暗校皆部署停当，明年，我们当大举发动，报仇雪恨了。”

“珠姐，珍重啊！明年，再回来接我们。”

“姨妈，那哭书生的下落可曾探出？”

“奇怪！他象神龙见首不见尾，自从闹了两次少林大雄宝殿后，不知藏身何处。据目睹哭书生的人所述，极象我那冤家；十年来，我走遍江湖，总无缘相遇，唉！不用提了，走吧！”

剑湖重新归于沉寂，月华如水，星移斗转，一切如昔。

逸云空手而返，将事实向龙吟尊着——禀明。尊者不但没责备他，反而对他的磊落行为大加赞赏。由于神剑未获，尊者仍不放心，所以又留他苦练一年，并征得四海狂客的同意，收他做寄名弟子，将他造就成一朵武林奇葩，似逸云的盖世才华，加上两位绝代高手的加意培育，难怪他能冲破练武的成规，小小年纪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这天是四月初一日，也是逸云苦学两年艺成的一天。石洞中，白猿侍立一旁，龙吟尊者手擎佛道同源金像，对俯伏在地的逸云慎重地说道：“云儿，这一千钧重任为师亲交与你，务必归还少林，以免引起江湖大劫，慎之慎之。你这次历练江湖，以两年为期，即返家以安我心，令尊亦可为你行加冠之礼，也该成家慰尊堂之念。此去切记不可妄杀，以你目下的功力，江湖能与你一争短长之人，恐亦无几，举手投足之间，即可杀人于无形，多造杀孽，即增为师罪愆，好自为之了。如找到你师叔朗月和尚，须亟力劝他回头，万不得已，可代为师清理门户。那持有龙渊剑之人，如非正道之士，可收回自用。今将金像付与你手，一切谨慎，切记切记。”

逸云三拜谢师，跪接金像纳入怀中，禀道：“云儿谨遵师父金谕，以金像亲交少林掌门人，弟子将全力以赴，俾不负恩师所望。至于行道江湖，云儿绝不滥杀，免伤天和；对师叔云儿将以至诚恳请，但愿师叔能回头是岸。师父珍重，云儿去了，两年后，云儿将返家永依师父座下，以尽弟子之礼。”

说罢，再拜而起，躬身退出洞外。在外洞门后，向白猿行礼，叮咛道：“云儿去了。”

师父日常起居，还请大仙多为费心，如有要事，请移驾到舍下找家师相商。大仙珍重。”

白猿裂着嘴笑，亲热地和他拥抱片刻，互相行礼，依依一而别。

第二天，他拾掇一切，向四海狂客道别。四海狂客一再叮咛他一切小心，最后将扫云山庄的位置告诉了他。要他通知忘我山人周三叔，或者闲云

居士辛大伯，将十八年来的变故通知他俩，顺便致意问好。

他辞别恩师，华如峰夫妇已在内厅相候。如峰正色问道：“云儿，十八年来，你可知道你逸云两字的由来么？”

逸云一怔，红着脸答道：“云儿不知，请爹爹明告。”

“你妈会将内情告诉你，你好好记住了。”

段氏便将曲靖途中遇贼，方逸君伍云英飞骑解围，得全性命的事一一详说了。如峰接着道：“华家一门老小能有今日，皆是方家恩人夫妇俩所赐，十八年来，大恩未酬，耿耿于心。方恩公一家，皆是武林人物，这次你历练江湖，为父将此事道出，就是要你务必找到方恩公一家，力所能及，尽可能替华家酬恩。说严重些，即使不惜一死，办义无反顾，绝不可负我之望。”

逸云唯唯应诺，并将方家夫妇的概略问明，这才返回内室。为免佛道同源金像生出意外，他取出一碗水银将金像浸入，金像立时成了银像，揣在怀中准备明晨上道。

午后，甘龙造府拜访。年轻人自有他们的天地，两人在逸云的书房中深谈。客套一番，甘龙豪迈地笑道：“云弟，所峰叔说，你将远走湖广省祖茔，恰好我有事亦往湖广一走，你可愿随我一同走一趟么？”

“大哥好意，小弟心领，不知大哥到湖广有何贵干？”

“还不是押镖？重庆府分局昨日传信前来，说有一批红货需运武昌府，这批红货十分贵重，要家父慎重派人押运。重庆到武昌，走的是水路，水路朋友与敝属甚有交情，不必担心。家父不愿前往，但为了安全，命我和二弟三妹走一趟。我想起你也要往湖广，何不同行也有个伴儿呢？”

逸云笑道：“大哥是管我的饭呢？抑或要我撑船？哈哈！”

“就算是管饭罢。有你这打虎英雄在，小毛贼怎敢上门找油水？哈哈！”

“大哥取笑了！水上没老虎，没机会给我侥幸，我还是走贵州算了，免得拖累你们。”

“不成！反正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大哥，其理安在？我是手无缚鸡之力，胆小如鼠的人，万一强盗劫镖，吓死了才冤呢！”

“鬼话，三妹说，那晚亲见你扔石子赶大猫，谁说你胆小如鼠？好啦！别推托，要你同行，其实是三妹的意思。你要不同行，只有劳驾你向她说去。”

“三姐就会作弄人，我能干啥？”

甘龙叹口气说：“也怪三妹不得。她对你是一往情深，可是你却睁着眼装傻，而且你也确是提不起，要你跟我们练拳脚你不肯，她只能徒呼奈何。二十岁的丫头，再不出嫁就太晚啦！这次武昌府有一房远亲，也是武林有名的人物，托人传信到昆明，向家叔致意，要结这门亲。三妹是三心二意，把持不定，她要和你同往，给她拿主意，你要不去，她会恨你一辈子。”

“大哥，我去又有何用？说不定反而坏事哪！”

“那也是无法之事，你真傻么？她并不是要你出主意，而是要将你和那人比较哪！”

“我更不能去，大哥，这……这……”

“别这了，我和二弟都不怪你。老实说，我们还真希望你是我们的妹夫。唉！这是缘，不能强求。你写得一手好字，劳驾，替我们照管文牒琐事，到了武昌事毕，我亲送你到泊罗一走。”

“要有强盗劫镖……”

“放心，云弟，三妹会照顾你。再说，要劫鸿安镖局的红货，不会那么轻易的，哈哈！好啦明儿见。”

“就这么办，明早一准前往尊府会合。”

由大理入川，惟有出贵州北上比较好走，远是远了些，但较为方便，这是鸿安镖局云贵川的走镖路线。

三男一女四匹健马先到昆明，护送一批红货到贵阳，然后悄然北上，由松坎河入川，晓行夜宿，一路无事。

逸云是一身青褂，腰上缠着褡裢，一头黑亮长发挽在项端，既不象生意人，更不象农家子弟，但那绝世的风姿，却至为抢眼。

甘龙兄弟一身青色劲装，挎刀背枪威风凛凛，甘凤仍是一身红，劲装将她一身衬得惹火之至，红巾系发，粉面桃腮，亮晶晶的美眉，令人心动的樱桃小口，胸前双峰竞秀，小蛮腰只胜一握，鞍旁插长剑，显得妩媚而又英气胜过须眉，她是一朵盛开的花，一朵带刺的红玫瑰。

甘龙兄弟走在前面，逸云在中，甘姑娘后面紧跟。这一带山高路险，马儿也心惊胆颤，逸云竟然不太害怕，甘姑娘却芳心忐忑，替逸云担心。

尧龙山一过，山势往北选题而下，进入了綦江河谷，险峻便少了。

正通过尧龙山，越过两座山路，猛听一声凄厉的长啸破空顶来，接着桀桀大笑如期而至，声如枭鸟夜啼，令人毛骨悚然。四匹马同时止步，逸云掩住双耳，说道：“难听啦！这是什么畜类的声音？”

“云弟，别胡说。”甘姑娘赶忙制止他往下说。

甘龙翻身下马，亮声儿叫道：“鸿安德局甘氏三兄妹，惊扰瞿老前辈仙居，借道赴川，老前辈休怪。”

“你们来得正好，过来，别呆在那儿。”声如裂帛，十分刺耳，发自对面山麓。

“晚辈听候吩咐。”甘龙说完，跃上马背，四人同向下走。

逸云微笑着回头问道：“三姐，这人真是个人么？”

甘凤面色紧张，闻言不由一笑，随又一正色说道：“别大声让人听见，咱们就可见到那人了呢！”

“三姐，你面现惊容，难道说这人会对我们不利么？”

“很难说，这人乃是川南一霸，名叫狂魔瞿非，踞居这一山林左近，凡是经过此地的人，要偶然碰到了他，准有麻烦，假使刚遇上他发狂，那就……”

“就有天大麻烦，是么？”

“是的，不死者几稀。”

“大哥与他有交情么？”

“交情谈不上，反而被他毁了我们两次买卖，有苦难说。”

“大哥英雄盖世，怎不诛了他？”

“他功力奇高，我们惹他不起，只有低声下气，但求平安无事就成。别说了，到啦！”

“瞧唉！造孽！”

百十丈山口转角处，一株大树下，坐着一个怪人，一头蓬发，其色青灰，身披一袭血迹斑斑灰色齐膝直裰，下身破夹裤，一双大赤脚，身材高大，坐在地下也有五尺高。

他脸上够唬人，赤眼塌鼻，短眉阔嘴，獠牙森森，脸无四两肉。一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正将身前一具赤身露体的男尸，一条条筋肉慢慢撕下放在

一旁，鲜血流了一地，尸体显然刚死不久。

逸云只觉头皮发炸，也暗中气涌如山。

相距十来丈，甘龙招手要大伙儿下马，大踏步向前，距狂魔文外躬身一礼说道：“老前辈宠召，晚辈恭聆教益。”

狂魔连眼也未抬，正将尸体的肚中脏腑缓缓摘出。

姑娘侧转螭首，不敢正视。

逸云却以手蒙脸，突然惊叫道：“吓死我了！这像是野兽食人，天哪！这人是兽么？”

他这一叫，甘氏兄妹吓了个魂飞天外。

甘凤赶忙把他挽住，用玉手掩住他的嘴，急声轻喝道：“云弟，你胡闹，糟！”

狂魔缓缓抬头，扫了众人一眼，甘龙兄弟吓得倒退两步。倒拍一口凉气。狂魔目光落在姑娘和逸云身上，打量好半晌，突用那不像人类的声音说道：“甘大师父，这人是谁？是红货么？”

甘龙答道：“那是晚辈邻居，欲往湖广省亲，顺道同行。”

“叫他不用去了，留在这儿。”狂魔若无其事地说。

逸云突拉开嘴上玉手，尖声叫道。“留在这儿替你煎人肉么？呸！不干！吓死人。”

“小东西，煎你自己的肉，知道么？不干也得干。”

“前辈……”甘龙结舌地说，但狂魔已打断他的话道：“你们也不必到重庆去了，乖乖回头，那一批红货保不得，管叫你出不了三峡，老夫这是好意。”

甘虎突然问道：“为什么？”

“为了老夫也有一份。为保鸿安镖局今后的命运，你们还是听话的好。”

逸云又插口道：“三姐，你不是说这怪物叫狂魔么？他并不狂，那是故作神秘欺世盗名。老怪物，我说对了么？”

“你说对了，可是你没有再说的机会啦！”狂魔说完，发出一阵狞笑，缓缓站起。

甘龙大吼一声，掣下金刀，向后喝道：“你们快走！”

“哈哈！甘大镖师要向老夫动刀，奇闻！奇闻！”狂魔将一双血手在衣裳上连擦，又说：“让你砍三刀，谁也走不了。”说完，向前徐徐举步。

“怪物要行凶，哪位相公请出来劝劝他啊！”逸云尖声大叫，并向山嘴处招手。

众人全都一怔，那儿根本没人。

突然，一阵动人心弦的哭声在那儿传出，转出一个一袭青衫，头戴儒巾，却肮脏落魄的高大人影，踉踉跄跄向这儿走来，清秀而苍白的俊面，挂满了泪珠，他一面哭，一面念道：“天地茫茫人何去？世间处处有青山，红颜白骨成灰土，生痛含哀我自残。九华一别天人隔；可叹人间尽畜生，呵……”

狂魔怒叫道：“穷酸，你要哭，等会儿再哭，给老夫快滚！”

穷酸拭净泪痕，睥睨了狂魔一眼，突又大哭道：“呵呵！你也是畜生！呵呵！我替你哭哭罢！”

逸云笑说道：“相公，这妖怪不值得你哭哪！你哭的是红颜知己，哭的是世态可悲；这妖怪已无人性，值得你哭么？”

狂魔鬼嚎一声，伸手便抓。

甘龙正欲挥刀，形势已变。

穷酸大袖猛扔，“嘭”一声是风四射，和狂魔换了一招。穷酸退后一步，狂魔马步虚浮，连退三步，赤服似在冒出火来，脸显惊容。

穷酸向逸云凝视半晌，突然说道：“小友，你知道什么？”

逸云道：“言为心声，颠狂因为世人所笑，但其中不乏痛苦真情。相公，小可多言了。”

“你高姓大名。”

“小可华逸云，相公上姓？”

“十八年来，姓名早死，不说也罢。”突然一袖扔出，叱道：“滚！你早该死了！”

狂魔乘隙扑上，岂知被穷酸发觉。

“拍”一声响，掌袖发暗劲接实，同时飞退五步。刚才狂魔骤不及防接了一招，几乎出乖露丑，这次以全力进搏，所以功力悉敌。

两人全都脸上变色，各自默运神功，徐徐欺近，将作生死一搏。在两人将出招的瞬间，逸云突然手舞足蹈，向狂魔尖声大叫道：“相公，揍他！这怪物人性全失，打出他的心肝来。”

两人就在叫嚷声中扑上，狂魔双爪“上下交征”，上抓胸肩，下兜阴腹。穷酸左袖“罡风扫云”，右袖“惊涛裂岸”兜心猛扔。

“叭”一声响，狂魔胸前挨了一袖，胸骨尽裂，腹腔粉碎，心肝五脏流了一地，尸身飞跃五丈外，“噗”一声贯倒。

穷酸呆住了，狂魔竟然毫无内劲发出，自己这一袖哪有如许深厚的功力？他怔怔地看着狂魔的尸体，难以相信这是事实，两人的功力本就相等嘛！宁有此事？

“谢谢你，相公，我们走啦！”逸云说。

穷酸突然猛省，转身死盯着逸云，不对！这娃娃还是个大孩子，除了俊美二字外，并无一丝练家子的气味。他再打量甘家兄妹三人，也不对！刚才隐身在旁，已看清这三兄妹恐惧的神色，绝不是他们暗中下手。

三

逸云四人向他行礼道别，齐道“谢谢”。逸云并向他顽皮地一笑，穷酸突然向他说道：“小友，日后相见，叫我哭书生，我姓梁。”说完，向尧龙山如飞而去。

姑娘等哭书生去远，小嘴儿一撇，埋怨逸云道：“云弟，你这多嘴的毛病几时才治好？江湖禁忌太多，稍一舛误，立招杀身大祸，刚才要没有哭书生，我们全得毁在这儿，看你下次还敢乱说不？”

“三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认为狂魔会放过我们么？除非我们不走这趟镖。听他的口气，这笔红货大有可疑，可能打主意的还不止狂魔一人，此行凶险多着哩。”

甘龙失惊道，“云弟的话有道理，我们快赶一程，看这趟镖是否值得一走。”

甘虎扳鞍上马，冷笑道：“值得走也走，不值得走更要走，接了镖却又

退回，鸿安镖局还用叫字号？”

逸云嘻嘻一笑，扳鞍上马说道：“二哥说得对，鸿安镖局岂是怕事的？小弟不才，插条胳膊还可以，走啊！”

在四人抵达重庆府的第二天，一条大型画舫由水东门东码头缓缓开出，雕栏绿幔，金碧辉煌像是大户人家的游艇。

而鸿安镖局的货船，静悄悄地靠码头下碇。船首插着鸿安镖局的绿色大旗，上绣“鸿安镖局”四个大红字，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五月盛夏，日正中天，码头泊着无数大小船舶，船夫正在忙着卸货或进舱；只有鸿安镖局的船只空无一人。

申牌正，码头上镖车碌碌，来了两辆，一大群镖师和趟子手拥簇着靠了船边。走在最后的是甘龙三兄妹和逸云，还有五名彪形大汉。并着甘龙走的，是一个背扎虎头钩的花甲老人，身材魁伟，虎目含威，端的威风凛凛。他是鸿安镖局安庆府分局的第一张王牌，追魂金钩沈师父如山，局里伙计都尊称他为沈老爷子而不名。

镖车内卸下了十二件黑布密缝的大包裹，伙计们一一送入舱中，包裹甚大，但并不沉重。

一阵忙碌过后，半个时辰一切就绪。趟子手大多兼任船夫，这是镖局的自备船只，各人一一各就岗位，自行拾掇一切，船上归于平静，但并未开航。

大舱中，一共坐了十个人，上首是甘龙和沈老爷子，右首是甘虎、甘凤和逸云，左首是五位镖师。

伙计奉上每人一杯香茗，沈老爷子沉声发话道：“知府大人这次所付红货，确实无人知道是何种货物，以五千两白银交保，确是重了些；据少东主在尧龙山所获消息看来，此行确是相当风险，但为了本局声誉，即使是赔保，也得接下。此行祸福难料，我们只好放手一拼。老朽感到奇怪的是，洼府中本局的隐线，也弄不清这是何物，何以江湖朋友反而知道，不然不会声称劫夺此镖；难道说，他们存心砸鸦安的招牌？”

甘龙徐徐发话道：“长江的朋友，也许不会生心。晚辈疑心这批红货定是奇珍异宝，并与武林有关，所以江湖朋友齐集，要计算我们，我们得留心面生的朋友。沈前辈久历这一段水道，一切有仗了。”

“少东主还请放心，老朽竭尽全力。”

逸云老毛病又犯啦，他接口道：“老爷子，午间开出那艘画舫，不知是何人所有？”

“惭愧！至今还不明内情。”沈老爷子讪讪地说，又道：“这艘画舫于一月前抵此，船上全是青衣小帽的俊美童仆，和美艳如花的少女。三天前，由叙州下来一群内眷，同上画舫；大概是官府中人的家眷，不然不会如此神秘。”

逸云指着左侧一排五艘单桅货船问道：“这些船呢？”

沈老爷子有点不悦，冷冷地说：“那是长江最普通的货船，华哥儿还有问么？”

逸云嘻嘻一笑，说道：“老爷子，别生气，但愿是货舱就好，小可多言了。”

舱中人太多，姑娘不好拉他，瞪了他一眼。逸云毫不在意，转首打量窗外。突然脱口叫道：“喝！了得！这是轻功提纵术哩！”

众人齐向窗外瞧，在最左一艘单桅货船后，停着一艘梭形快艇，艇上

七八名大汉，正一一纵上货舱，一纵丈余，身法拙劣之至。

沈老爷子和众镖师轻蔑地一笑，是笑逸云少见多怪。

红货保银奇重，为了小心，夜间不开航，这晚上大家就在船上住宿。午夜，一条鬼魅似的淡淡人影在五条单桅货船上蹿了一圈，声色不动地离开。

翌晨，船在薄雾晨曦中启碇，盛夏水涨，长江水道甚不好走；但在三峡上游，虽湍急而无险卞放的船只，却十分惬意。

预计行程，第一日必须赶到云阳州，第二日开始进入三峡。三峡计长四百里，由夔门至南津关，亦有三百六十余里，预计下三峡要走二天，因为船伙计付出大量的精力，夜间更不能行船，不敢多走。预定的宿处，第一天是巫山，第二站是归州，第三天可抵宜昌府。

第一天平安无事，甘龙兄弟略为放心。因三峡江窄水势湍急，行船之际，绝不会有人敢于动手劫镖，万一照顾不周，计算有舛，则船沉人溺，红货落水，落个两头皆空，何必呢？

入暮时分，船泊云阳州码头。泊舟毕，后面五条货船亦陆续抵达，相距十余只船位，先后下碇。

真巧，昨日启航先走一日的画舫，竟然也在这儿停泊，船上静悄悄地似无人迹。

逸云猛想起华家的恩人方逸君夫妇，他们的老家不是在夔州么？便向沈师父说道：“沈老爷子，此至夔州是否停泊一些时辰呢？”

沈师父对这小后生有说不出的轻蔑感，也心怀不快，他感到这小伙子处处在挑他的毛病，便没好气地说道：“也许有人停，那就是船老二，他得停下来焚香化纸，祭告江神。”

逸云没计较，淡淡一笑道：“据小可所知，明日如在夔州耽搁一天，夏日水位高，凌晨启程一日之间即可抵达宜昌。如果分三日而行，老爷子，恐怕……”

“哥儿，老夫保镖三十年，三峡没走过一百次，也有五十次以上，要是普通红货，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千里水程只消一艘轻舟便可胜任。可别忘了我们的红货与众不同，且有江、湖朋友覬覦，强敌环伺；而且万一水上有险，船翻货没，哥儿，不但五千两白银付诸流水，你知道镖局要赔出多少？十万两！哥儿。”

逸云啊了一声道：“啊！十万两，小可听老爷子说过不止十余遍了。所谓出奇制胜，出敌意表，假使放胆而航，一泻千里，江湖朋友要想劫镖，至少要洞庭左近才有机会了。”

老爷子，小可说得可对？”

老头子悻悻然说道：“老夫对你倒是失敬了，好计！哥儿，你这么一说，鸿安镖局嘛，哈哈！只有一条路；关门大吉。”

“老爷子，别生气，小可无知，只想起诗仙所说，胡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真是该挨骂，老爷子休怪。”

甘姑娘又瞪他一眼，小嘴儿又撅起老高。

老头子半挖苦地说道：“老朽不怪你，多走些地方，所谓多见多闻，你就知道江湖是怎么回事了，你太年轻啦！”

逸云微笑点头，表示受教，突又对甘龙说道：“大哥，对岸张飞庙可让人朝拜么？”

老头子瞪他一眼抢着说道：“你看江边可有船只停泊？近年来那儿已成

了禁地。”

“为什么？老头子。”

“为什么？哼！那儿聚了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严禁外人进入，云阳的知州大人也不敢过江。”

“哦！又是来历不明的人。”

老头子一蹦而起，逸云这句话不啻掴了他一耳光，在自己走镖路线的岔眼人和事要没弄清，这镖头简直和饭桶一样，那是最丢脸的事；他恼羞成怒，怒叫道：“小伙子，你道老夫是饭桶？江湖忌讳极多，你一个毛孩子处处买弄聪明，不知风险，简直岂有此……”

逸云站起长揖告罪，陪笑道：“小子多言，得罪了老爷子，念小子言出无心，恕罪恕罪，小子这儿陪礼。”

老头子一双眼瞪得像对牛眸子。

甘龙忙站起陪笑道：“沈师父，云弟无知，他不是武林人物，对江湖一窍不通，恕他这一次吧。”

“少东主，这小子语利如刀，太不将老夫瞧在……”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小子这儿陪礼。”逸云仍不在乎地笑笑，又道：“小可不是江湖人，言词有失检点，经常在无意中误触忌讳，在此实为不便，小可告退。”说完，抱拳一礼，泰然入舱去了。

二更将过，云阳东面山间，流星似的掠出十余黑影，向码头上飞纵而来。对岸张飞庙也纵出十余条黑影，放下五条小舟，箭似向码头驶来。

西面东壤河，也箭似驶出十余条竹筏，在入江口再一条一条悄然向下放，散布在码头上下两侧。

镖船守望的趟子手共有两人，首先看到由山间窜出的黑影，再发觉由张飞庙驶来的小舟，接着又看到了竹筏上都是穿水靠的人，全向码头集中，不由失惊，便发出一声呼哨，提醒舱中的守望人，两人掣下钢刀严阵以待。

舱中的守望刚伸出头，想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可疑形迹，五条黑影已扑上舱面。舱面的守望人钢刀一顺，大喝道，“江汉长流，三省鸿安；哪一路的朋友？”

“当”一声金铁交鸣，舱顶的守望一刀将由侧方扑上的一名黑农人，震得向邻船飞坠。

舱面的五名夜行人轻如鸿毛，一沾舱面即倏然止住去势，一字排开，中间那人冷森森地发话道：“用不着盘道，谁不知你们是鸿安？叫你们的少东主出来答话。”

舱门悄悄拉开，甘龙三兄妹和沈老爷子缓缓踱出舱面。甘龙呵呵一笑，抱拳一礼笑道：“在下甘龙，好朋友夤夜光临，未能亲迎，简慢之至，恕罪恕罪，请教尊兄贵姓大名，恕甘龙眼拙，还请海涵。”

五个夜行人都以黑巾蒙面，五双鬼眼神光闪烁，一个个身材修伟；中间那人仍以冷冰冰的喉音说道：“狂魔瞿的话可传到了么？”他问非所答。

“甘某在尧龙山已与瞿前辈见面。阁下是冲鸿安而来了。”

“废话！不冲鸿安难道冲我而来？瞿兄的话既已传到，你竟敢胆大包天，硬保这趟镖，还将我们放在眼下么？”

“朋友，阁下到底是谁？黑巾蒙面，不怕被江湖人耻笑么？保镖乃敝局必然之事，怎说是硬保？”

“休问根底，我只告诉你一声，将镖留下，以免玉石俱焚，多费手脚。”

“哈哈！如此留镖手法，沈某倒是初见。”沈老爷子大笑，跨前两步又道：“大言惊人，确是少见，少见。”

蒙面人道：“你就是迫魂金钩沈……”

“正是老朽。”沈老爷子抢着答。

“沈老匹夫。”蒙面人不理他，续往下说道：“那怪你孤陋寡闻，你少见的事多着呢，你们究竟留是不留？”

甘龙冷笑答道：“哈哈！凭什么？阁下未免太狂了些。”

“凭什么？哼！就凭这。”蒙面人右掌当胸一立，突然一翻掌，向外一登，凛凛罡风向前一卷。

甘龙心中一震，错步、闪身、掣刀、向前一振，金刀劈风之声厉啸，将袭来暗劲震散，一气呵成，确是不坏；可是功力稍次，身形连晃几晃。

甘风一看乃兄不行，娇叱一声，抢前一剑点出。

蒙面人向两侧一分；中间那人只一晃，便到了甘凤身后，冷哼一声道：“是个俏人儿，你最好快离开，等会儿碰上爱货的，你这朵花算完啦。”

凤姑娘一招走空，喝声“打”！玉手向后一扔，猛地旋身，就是一招“回风拂柳”，截住蒙面人的去路。

蒙面人大概知道姑娘随乃叔一剑双绝学艺，金镖和青磷相当霸道，所以闻声便向右闪。岂知姑娘并未发暗器，身随剑转抢制机先，恰好截住他的去向。他冷哼一声，略一仰身，斜飘两步火速掣下背上长剑，喝道：“我不欺你们人少，码头上见。”声出人影一闪，五个人飞掠而退，落在岸上。

甘龙还未来得及答话，沈老爷子拔出虎头钩喝道：“哪儿走？说去就去，你道迫魂金钩怕你不……”

成字还未出口，后躺的逸云已在大叫道：“怎么？好贼！敢在水里出花样？打啊！”他这一叫，甘龙心中一惊，看来今晚大事不妙，贼人定然大举来犯啦！

这里有入动刀动剑，左右的船纷纷解缆，嚷叫着向下游走了。

五个蒙面人见甘龙等人并未上岸，虎吼一声，返身向舱面扑来，火杂杂向甘龙卷到。

甘龙叫道：“三妹，和师父们照应后船。”

这时后舱大乱，竹筏上的人纷向上抢，趟子手和五名镖师拼命将他们堵住，敌众我寡，形势殆危。

逸云高踞舵楼顶端，不住呼喝：“好小子，你敢来？揍你下江喂王八。”他手中挺着一根竹篙装腔作势。也真怪！凡是敢近船尾的竹筏，筏上的人不是惊叫一声跳水逃命，就是一声不吭扑倒水中，没有一人敢由船尾扑上。

甘姑娘由舱顶扑来，逸云又叫道：“三姐，用青磷弹打那五条船，没错儿。”

原来其它船只都逃了。五艘单桅货船反而往里靠。姑娘心中一动，已看清五条船中有不少黑影，和闪闪的刀光，玉手倏扬，五颗青磷弹脱手飞出，在噗噗连声中，货船立时起火。船中人呐喊一声，纷纷跳水往这儿赶。

姑娘接住竹筏上两名大汉厮拼，没留意逸云已经不在舵楼，水下面水狂涌，五条货舱一一往外飘，火光熊熊之际，水下不时飞起连串水珠，将船上人一一打落江心。

姑娘被两名大汉迫得险象环生，突然左首大汉哎哟一声，撒手丢剑用手按住肋下。

姑娘叱喝一声，剑芒一闪，将他拦腰砍成两段，右足一掠，招出“红星逐月”，刚好刺中右首扭头四望那大汉的左胸。她呆了一呆，暗说：“这两个家伙怎么突然会失手的？”

这时，竹筏大多漂走，左右舷的贼人不到十名，全在那儿拼命支撑，看样子绝不会拖得太久的。

她向船首一看，五个蒙面人只有一个，仍和沈老爷子杀得难解难分；而甘龙兄弟一提刃一挟枪，正怔怔地望着舱面四具蒙面人尸首发呆。

她再向舵楼一看，逸云已不在啦！她骇然一惊，急叫：

“云弟！云弟！你在哪儿？”

“三姐，在这儿！糟！那贼子好狠，差点扎了我一剑，把我迫落江中。”声音发自船尾。

姑娘向船尾纵去，只见逸云一手攀住船舷，一手还挟着竹篙，还在嚷嚷：“要不是在洱海学了两下子水上能耐，乖乖！被被淹死。”

姑娘夹背儿将他提上船来，说道：“快换衣去，不要出舱。”

舱字一落，岸上突然传来一声厉啸，声浪宜钻耳膜，刺耳难听，令人闻之毛骨依然，心胆俱裂。

六条黑影由城东山麓如飞而来，快如电闪。姑娘大骇，忙向船首纵去，逸云挟着篙，也奔出船首。

六个夜行人像六只大雁；向舱面疾落，在一沾舱板的瞬间，似被罡风所刮，突然连翻四五个空心跟斗，飞退下船，噗噗连声中，只有三人能在岸上站稳，另三名涸倒在地，狼狈已极。

星光下，六个人重行站稳，在码头上一字排开。中间那人面如金纸，鹰目生光，身穿灰布宜襪，灰发灰髯，双手特长，腰带上插着一柄铁如意。两侧两人身高八尺，像两根竹杆，大马脸，披着一头白发，胸前白须飘飘，长像相同，似是兄弟俩，腰带上各插一根小竹杆。

另三人大都是五十上下年纪，凶睛怒突，满脸横肉，背上扎着连鞘鬼头刀。

六个人脸上俱现惊容，中间那人阴沉沉地向船上发话道：“那位高人隐身船上，向我金面庞突施暗算？请出来一会，让金某兄弟一瞻风采。”

甘龙兄弟莫名其妙，沈老爷子筋疲力尽，支钩在一旁不住喘息；甘姑娘大骇，金面魔三字已将她吓坏了。

逸云一看众人都像呆子。他蓦地大叫道：“这里的人都不高，最高的只有七尺五。”

喂！你鬼叫什么？干什么的？”

金面盛大怒，只一晃，便凌空扑到。逸云一声不吭，大竹筒猛向前一戳；

金面魔怒从心上起，一翻手抓住竹篙，正想运劲将小伙子震死，突觉全身掠过一阵微风，真气一泄，力道全失。他大骇之下，耳中突传来直灌耳鼓，其声极微而又清晰的声音，说道：“你这老魔如不早走，我将废去你的武功，令你饱受残废之痛，信不信由你。”

甘家三兄妹只感到灰影一晃，金面魔已经上了船，抓住了竹篙，惊得神魂出窍，急向前暴喝一声，便待扑救逸云。

下面五名凶人，也在作势欲扑。

金面魔不知声从何来，身上直冒冷汗，却听逸云在说：“什么金面魔，

哼！只配叫金面虫，你敢动鸿安的红货一指头，就得留下脑袋。快放手！”他作势欲夺竹篙。

金面魔听逸云的口音，似与耳中传音入密的声音相同，吓了个浑身发抖；他想放手，可是篙上似有无穷吸力，放不了啦！他知道碰上了高人，心中大骇。

甘姑娘到得最快，一剑点到。金面魔突觉手上一震，竹篙脱手，赶忙踉跄后退避过一剑，喝道：“快退！”说退就退，人已似箭离弦，飞射上岸。

刚扑出一半的五人，闻声一惊，手足向前一振，身形疾落，足一点船首墙板，倒退上岸。在他们离开的瞬间，“叭”一声响，逸云的竹篙劈到他们先前停身之处，骂声入耳：“再不走，敲断你们的狗腿，沈老爷子在这儿，你们敢撒野？哼！简直在老虎口边拔毛。”

金面魔惊魂初定，他就没弄清这小伙子是真是假，看那长像、功架、年龄、派头……哪一方面也看不出刚才用传音入密绝学警告他，和令他浑身脱力的人，会是这小伙子。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他再也凶不起来了，对船上抱拳一礼道：“金某心领盛情，青山不改，后会有期，日后当专诚恭请教益。”

他正交代场面的话，耳中又传来细小震耳而清晰的噪音：“日后如怙恶不悛，饶你不得，快滚吧！别噜苏，不然留下你的一双驴耳。”

金面魔吓了一大跳，长啸一声，转身便跑。

甘龙兄妹和沈师父，像是盖了一头雾水。江湖有名的可怖魔头金面魔金培杰，一生做事不留余地，心黑手辣，恶名昭彰，今晚竟然不战而退，岂不是奇闻？论功力，四个人一齐上也挡不住金面魔，何况还有另五个高手？

更令他们不解的是，六人一上船，即似被人震退，有三人竟然倒了。

还有刚才拼斗之间，五个蒙面人无一庸手，一比一应付亦难支持，何况以四敌五？但五个蒙面人有四个是莫名其妙失手被杀的；最后一人迫得沈老爷子手忙脚乱，在金面魔现身的时候，也是莫名其妙向后栽倒的。

水面上五条着火的船，不但不向镖船靠，反向江心退；竹筏上这么多高手，突然一一落水；和众镖师交手的狠贼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地坠水的。

这些事实，说明了今天晚上暗中有好几位功力奇高，恍如天神的旷世高手，在暗中维护的结果。甘龙和所有的镖师，全都是在江湖闯荡，在刀口剑尖上讨生活的人，见多识广，岂有不知之理？强敌已逝，甘龙突然凜然问道：“诸位，有人看到暗助我们的高人么？”

舱面上工二十名好汉，你看我我看你，全都成了木雕泥塑的菩萨，面面相觑。突有一位镖师亮声儿说道：“禀少东主，当在下拼两名恶贼时，瞥见水中有一串水珠溅出，一沾贼人之身，贼人即不知避招。暗助我们退敌的高人，定是在水中出手的，难以发现哪！”

这一来，顿时议论纷纷，谁也不曾目睹暗中相助的人，疑神疑鬼。一旁的逸云嘻嘻一笑道：“依小可看，定然是莽张飞暗中相助我们。贼人们不长眼，竟然占住他的生祠，不得享受人间香火，岂不可恼？他该助我们退贼嘛，呵呵！”

沈老爷子刚才几乎出乖露丑，正在气头上，而且张飞庙果然有贼，五艘货船也是冲鸿安而来的，全被逸云料中，他脸上哪还有光彩？不由恼羞成怒，冷笑道：“哥儿，不胡乱说话死不了，咱们刚才九死一生，你倒说起风凉话来了。看你人倒是堂堂一表，怎么这般没教养？难道爷尊堂自小没

教……”

伤了逸云的父母，他可火啦！”叭”一声将篙扔在舱面，剑眉一轩，猛地吼道：“住口！华某人一片好心，倒成了驴肝狗肺了；你要出口伤及家父母，将后悔莫及。”回头对甘龙兄妹说：“两位哥哥和三姐对小弟情至义尽，日后当行图报；小弟有事欲赴夔州一行，就此告别。”说完抱拳一礼。

三兄妹同声叫道：“云弟，你……”

“小弟去意已决，请勿挂心，留在镖船，确是不便。再者，红货乃是产自青城的一株九叶灵芝，价值连城，就在那十二个包裹中的一个内。九叶灵芝，乃是武功至宝，武林朋友劫夺乃是常情，目下唯一可保无虑之方，就是追随那艘画舫左右下航。言尽于此，请自珍重。”

说完，大踏步入舱，众人全都呆住了。甘凤脱口惊叫，“云弟，云……”她抢入舱中，半晌神态木然而出。

甘龙急问道：“三妹，他怎样了？”

“我入到他舱中，他已不见了。”姑娘滴下两行清泪，凄然又道：“一再警告我们的是他；尧龙岭假手哭书生击毙狂魔的是他；水中毙贼的是他；惊走金面魔的也是他。

这一路来，他受的委屈太多了。我们忝在邻居，共同相处十八年，竟不知他是盖世奇人，哥哥，我们好惭愧哪。”

甘虎惊问道：“三妹，你不是说笑吧？”

“说笑？二哥，你我都是瞎子，你我自命不凡，尧龙岭可曾发现哭书生隐身在旁？可曾发现哭书生以一招击毙狂魔？可曾留意哭书生临行时的神色？刚才对敌之时，起初他在舵楼，后艄竟无一贼登船，还是他叫我发青磷弹揭破贼船的伪装，转眼间他便失踪。

最后贼人退去，我将他在水中救起，其实他在水中做了手脚。金面魔现身，他跟在我身后，确曾感到凜凜微风从我身后掠过，只是我该死不知而已。金面魔第二次上船，他持篙外出，他傻到不知死活么？非也！金面魔握住竹篙的神情，你们留意他浑身战抖么？我那一剑他几乎没避开，金面魔如此脓包？大哥，听他的话，我们向画舫靠吧！”

甘龙问道：“他真走了？”甘凤答道：“真走了！只一瞬之间，蓦尔失踪，不信你去看吧。”

沈老爷子大踏步进舱，不久垂头丧气走出，满脸羞惭地说：“一切都是老朽不是，太无容人之量，将华小哥气走，老朽已无脸再留，请从此别。”

甘龙叹口气道：“沈师父，人孰无过？目下危机四伏，凶吉莫测，需人正殷之际，沈师父怎可一走了之？华兄弟不是有始无终之人，定是目下有事，急需离开，相信他不会责怪沈师父的，还请三思。二弟，叫他们将船向下靠，傍画舫左近系缆。”

船距画舫还有三五十丈，突然由上游箭似驶来十余艘梭形快艇，云阳城东，也响起数声凄厉的长啸，十余条人影快如闪电，齐向这儿射来。

画舫各中处绣幔低垂，微透灯光，这时，突然桅杆旁升起一盏淡红色的气死风灯，由一名穿白色宫装的少女高高擎起。少女之旁，屹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

长空中响起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震得众人气血翻腾，耳膜欲裂，发自那高大人影之口。接着响着铿锵的嗓音：“诸位赶快离开，惊扰了夫人一个更次，还嫌不够么？你们真太不自量了。”

小艇有人问道：“阁下是谁？哪一位夫人敢如此托大？”

“阁下还不配动问夫人的来历。老夫嘛，名不见经传，夔州艾敬，草字如虹，够了吧？”

小艇一一转向，纷纷划走了。

沈老爷子低声说道：“夔州追风剑客艾如虹，难怪！”

甘龙心中惴惴，向乃弟不安地附耳说道：“这恶魔也是不好惹的人物，云弟怎要我们靠他下航？”

甘虎答道：“云弟恐另有用意，大概那位夫人才是主人。”

岸上的十余人略一迟疑，欲进不敢，欲退不舍。

追风剑客又道：“诸位是不想走了，难道还要老夫再请么？”语气极为不悦。

十余个黑形似乎一震，倏然退去。

第二天，画舫直至日上三竿，方徐徐解缆，舫上操舟之人，全是虎背熊腰，相貌英俊的年轻人。

甘龙的船，也缓缓解缆，迢迢紧随。午间，画舫泊于夔州，码头上等候着十余乘轿，舟一停妥，暖轿逐一载客，然后向城东蜂拥而去。暖轿所经处，奇香扑鼻。

甘龙遵逸云所嘱，距画舫三十丈左右下碇。入暮时分，有一名小四打扮的人，送来一封书信亲交甘龙后走了。

甘龙心中忐忑，打开一看，原来是逸云的手书，大意是说，画舫在夔州约有三五日逗留，嘱暗中准备金蝉脱壳之计，在三峡之日，可将红货于宜昌暗换小舟，先放武昌交镖，大船始终追随画舫，可保无虞云云。

甘龙暗中与二弟三妹计议，先行守秘，暗中准备救生小艇，预定一出三峡即由甘虎和甘凤两人，率五名水性特佳的趟子手，驾小艇脱身，以暗镖疾放湖广交镖。

逸云确是另有发现，同时他已将画舫的内情，瞧出了少许端倪，认为画舫主人，与恩人方家夫妇有关，所以决定独自行动，以免碍手碍脚。

原来舟泊云阳之时，他故和沈老镖头呕气，回舱换上青油绸水靠，反扣舱门，神不知鬼不觉潜向画舫。

他早发觉了劫镖贼的阴谋，可是没料到画舫中人，是否也是劫镖而来的另一批好汉，想将情形弄清再说。

画舫舱外，似乎没有人在外警戒巡风，但暗中却警卫森严。森严是森严，对他却是无用，他一到船下，运起缩骨功，全身成了一张薄薄的人皮，飘然贴在船侧过道之下，双耳贴在舱板上，以借物听声之术，窃听舱中动静。

舱内人声细碎，但难逃他的神耳。说话的人，几乎全是娇滴滴的少女口音。只听一个甜甜的口音说道：“大姐，你要艾爷将夔州的英雄人物说来听听吧。”

“夔州小地方，藏不了龙，更卧不下虎，艾爷嘛，只算条小地头蛇，嘻嘻，他能说出怎样的人物来？”这是另一个俏甜的嗓音，似乎就是被称为大姐的人。

接着是一连串的腻笑和嗲嗲娇唤，一个男人的嗓音说：“妮子一张利口，确是令人可爱可恨。骂我是蛇，就让我缠住先咬一口再说。”

一阵荡人心魄的吃吃媚笑升起，大姐喘息着叫道：“艾爷，好人，你这手！啊！五妹还是个闺女，别让她看了恶心。好人，放手。”

艾爷淫笑着说道：“看你还敢不？哦！五妹可有了人么？五妹，我给你引见一个漂亮小伙子怎样？”

“哼！胡说八道”。最先发话的少女似咬非噎地笑骂。

大姐说道：“别色迷迷地，艾爷我警告你，五妹还在练‘玄阴锁阳功’一年之后大功告成，方可……目前，哼！你一沾她的身躯，管教你大祸立至，祖婆不活剥了你才怪。”

“乖乖！要命。可惜你祖婆婆像个吃人夜叉，不敢领教；要是你，就让你剥吧！”

又是一阵荡笑，片刻方静。五妹又旧事重提道：“艾爷，贵地真没有英雄人物么？真可惜！没有观摩的机会了，何必明天还在夔州逗留？”

艾爷说：“咱们夔州早年确是出现过一位人物，可惜他死得太早，那时，你还没出生呢！”

“是怎样的人物？”

“叫什么绿衣剑客方逸君；在江湖出现五六年，如慧星一现即逝，他的师门至今仍是个谜。”

五妹声音平静地说道：“绿衣剑客？没听说过哩！”

“他确是不凡，出现得突然，死得亦突兀，至今下落不明，乃是武林之谜。”

“又说是死了，又说是下落不明；艾爷，你说话不太令人诧异么？”

“这……这……这倒是我疏忽了。一般说来，既然下落不明，说他死了亦是自然之事。”艾爷说得极不自然。

“艾爷可认得他么？他是贵地的英雄，该认识的啦！”

“不！不！我对他陌生得紧。他本籍是夔州，其实自小到大，谁也没弄清他的根底。”

夔州也没有姓方的，可能他是由别处迁来的客户，亲人早死绝啦。”

“可惜！”五妹说完，幽幽一叹。

“夔州虽没有成名人物，但武昌府铁面判官庄廉师徒，在舍下专诚相候呢。”

大姐说道：“铁面判官？倒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小妮子，铁面判官成名之时；你还不知在哪儿哩！他一手子午问心针，天下接得下手的少之又少。”

“艾爷，你大概也接不下了。”

“哼！笑话！他那子午问心钉岂奈我何？就他那笔中藏针的玩意，也不过如此而已。”

“那艾爷怎又说他是英雄？”

“五妹，这叫惺惺相惜呀。谁不知我追风剑客了得？除了我，他不弱呢，哈哈。”

外面窃听的逸云，探不出有关绿衣剑客的其他讯息，便决定亲自查访，飘落水中走了。

他看出画舫中的人大有来头，夔州追风剑客的大名，在武林确是无人不晓，竟然在画舫中做了入幕之宾，岂不证船上的主人不凡么？他放了心，所以借故离去。

当天晚上他并未离开码头，远远地监视着动静。十余条影被追风剑客轰跑，他跟踪就追。城东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岭，贼人沿山间小道越过两座峰

头，逸云用黑巾将脸蒙住，低吼一声赶上众贼。

贼人闻声转身，不等他们看清，逸云突然出手，只一闪之下，贼人便被点了穴道，翻身栽倒了。

逸云下手疾逾电闪，贼人毫无反抗余地。他将走在最先的两个狞恶老儿提至一旁，自己坐下将他们的穴道解了，等他们清醒。

穴道一解，两贼一蹦而起，正在大惑，逸云沉声说道，“好朋友，坐下谈谈。”

两贼骇然注视着他，再一看其余全躺下了，怎能不惊？转身就想溜之大吉。

“跑不了的，识相些，朋友。炽我有话问你们。”

其中一贼壮着胆问道：“阁下是谁？留下方儿。”

逸云冷然叱喝道：“贼骨头！废话什么？少来什么千几万儿，我在问你，而不是你问我。”

两贼一打手式，分头便跑，那还跑得了？逸云略一招手，阴森森地说道：“坐下！”

乖乖地少打逃命的主意，不要命的再试试看！”

“叭叭”两声，两贼颓然坐倒，张口结舌，浑身直冒冷汗。

“你们奉谁的旨意前来劫镖的？”

贼人战抖地答道：“成都府一清道长所差，他原是九顶山的老道。”

“他现今何在？”

“于重庆府朝天门外候讯，恐已动程东下了。”

“回去告诉他，鸿安的一草一木，谁也不能动，下次见面格杀无赦。今夜先给你们些小惩戒以昭信你们的主人。”

语毕，扣指连弹；两贼只感到左手一软，经脉立闭，左手成了废物，不由惊得汗毛直竖。

逸云解了群贼穴道，一一废了他们左手的经脉，冷笑道：“希望下次相逢，你们重做好人。”声落，人已杳然。众贼吓了个胆裂魂飞，半响动弹不得，不知所遇到的是人是鬼，流着一身冷汗走了。

逸云站在高岗上，下望那艘画舫，心里不住思量这画舫主人的来路；追风剑客口中的夫人又是谁呢？能将鼎鼎大名的追风剑客留在船上做保镖，定不是等闲之人。还有，那些荡笑的少女，追风剑客淫笑的语音，无一不是可疑的线索。定然都不是好道路。听追风剑客的口气，他对绿衣剑客方逸君之事，必定知道其中详情，要追查此事，必须从他着手。

他心中打定主意，先盯紧追风剑客，在这家伙身上，查出绿衣剑客夫妇的下落。首先，他得弄清追风剑客的底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方可决定如何下手。

他后悔将这十余个劫镖贼轻易放走了，不然在他们的口中，定可问出些端倪。

他正在后悔，突然，画舫中鬼魅似的飘出三条人影，速度奇快，几若鬼魅幻形，眨眼间向山上射到。

沿长江北岸，有一条羊肠小径，可直抵夔州，沿江岸山岭迤俪而来。三个黑影疾如飞鸟，向东而去。

逸云心中一动，暗想：“这三个黑影，功力极高，定是画舫中的高手，我何不跟去瞧瞧？”

说跟就跟，紧了紧背上包裹，略一提气飞掠下岗，在三黑影之后四五十丈紧蹑而去。

他的轻功已经臻于化境，但觉人影一闪即没，三黑影根本就无法发现身后有人盯梢，向夔州急赶。

三黑影距夔州府十来里之遥，便向北折入一座山谷。从云阳至此，近两百里地只费一个时辰，脚程之快，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

山谷不深，有一条大道通向夔州府，谷内有座规模宏大的庄院，座北朝南，约有一二十座高楼大厦，庄院以木栅为围墙，每一座高楼前，皆高挂两盏气死风灯，檐角铁马响声与众不同，其声略为尖锐。

三黑影在庄外一个小丘上隐伏，向庄内察看。逸云艺高人胆大，贴地掠近至十余丈，展开天视地听之术，想听他们说些什么。三黑影俱以黑巾蒙面，黑色的宽袍，身材矮小，看不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的语声极低，但仍逃不出逸云的神耳；他一耳在上，一耳贴地，双管齐下，听得清清楚楚。

三黑影似乎都是女人，语声娇细。只听其中之一说道：

“你爹在这儿没有亲人，暂且丢开。今晚我们先探清老贼庄中来了些什么人，再定行止。孩子，切记不可冲动，十八年都过去了，幸而恶贼们都安然健在，我们要在不知不觉间，让他们先自相残杀，然后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孩儿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下手，绝不可暴露行藏。这座庄院铁马鸣声有异，我们不宜由瓦间进庄。祖师太。”

一个苍劲的喉音答道：“孩子，怎么了？”

“你老人家是知道这庄中的虚实的，请你老人家带我们入庄，好么？”

苍劲的喉音哼了一声，意似不耐地说道：“都是你们婆婆妈妈，怕什么打草惊蛇，依老道婆的意思，屠光他们岂不行事？”

最先发话的女人接口道：“师父，请原谅徒儿苦心，这些恶贼们之间，互通声息十分警觉，要是一举下手，余贼必定提高警觉，日后不好下手了。夔州府徒儿已派有暗桩，一旦贼首伏法，屠门之事就由他们出面，用不着我们出手，岂不省事么？”

“好吧，一切依你。要是老婆子来了，恐怕你们得大大麻烦。这样好了，贼首一诛，由我和老婆子收拾残局，你知道老婆子为了爱徒惨死，恨不得活剥了他们呢，让她出出气也是好的。”

“所以孩儿不敢将这事让婆婆完全知道嘛。祖师太，我们走！”

“跟我来！”三条黑影快如电闪，由庄侧隐入庄中不见。

逸云心中暗惊，心说：“原来她们为报仇而来，这些女人的心肠倒是够狠。我倒是得探个明白，看庄院主人是不是穷凶恶极之辈。唔！这母女俩的口音，倒是耳熟得紧。”

他不跟踪入庄，转向山脚下一座小村落掠去。

这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狗吠声寥落，但他毫无所惧，径自闪入一家稍为像样的房舍之中。这是一间两进院，他放胆落入天井，扣指一弹，一条奔出的大黄犬扑倒阶下，他闪入了左侧厢房。

厢房里鼾声如雷，他轻轻按住木门，以隔物移物神功，将里面门闩移开，推门跨入屋中。

火折子一晃，屋中大放光明。他胆大包天，若无其事地将桌上油灯点燃。

这厢房凌乱得教人皱眉，农具乱七八糟地堆满一角，大木床上，两个赤着上身仅穿犊鼻裤的壮汉，睡得正香甜，口涎流了一大堆，鼾声像两具风箱合奏。

他点了一人的晕穴，一拉另一个的发结，将那人提起，自己拖了一张破凳坐了。

大汉猛然醒来，灯光下，一个高大蒙面人正坐在床边。他正想张口呼叫，逸云已沉声道：“老兄，别叫，叫起来大家不方便。我问你一些事，希望你从实道来；只有你知我知，你不必害怕的。”

大汉果然不叫，战抖着说道：“我是个穷长工，好汉爷，别吓我，我还有老娘奉养。”

“你别慌，我不会害你。山谷里那座庄院是何人所有？”

大汉闻声一抖，脸色死灰，嗫嚅着说：“我……我不知道。”

“笑话！你不知道？你不敢说是真。告诉你，我是高来高去专劫大户的江湖朋友。

说！不然你可受不了。”说完，抓起手边一把锄头，握住刃口只一板，铁锄反卷，再一拉，又复原状。

大汉张口结舌地说道：“那……那是艾……艾老爷的……宝庄。”

“谁是艾老爷子？”

“叫艾……艾如虹。”

逸云惊奇地问道：“就是他？”

“他为人如何？”逸云又问。

大汉一哆嗦，看了身畔睡相恶劣的同伴一眼，脸色惊怖，不敢作声。

“老兄，照实说，你的同伴不会醒的。”

“那是夔州府一霸，无恶不作，尤好女色，罪大恶极。”

“好，谢谢你，我再去打听，如所说不实，我会再找你。”

大汉突然一拍胸脯，咬牙切齿地说道：“要是不实，你可把我心肝挖出来。分水河一带的田地，全教他一口吞了，我在里谷有三十余亩田，全教他霸占啦！不然我会落得如此潦倒？”

逸云掏出一把大明通行宝钞，递给他说道：“小意思，不必谢我，你准备收回你的田吧，那家伙活不多久了。”

大汉没接钱，一把拉住他的袖口说道：“好汉爷，千万。别去冒险，那庄子端的步步生险……”

“不打紧，我会小心，三五天之内，准有好看。”他放下银钞，灯火突灭，人已无声无息地失踪。

逸云扑奔追风剑客的庄院。他心中百思莫解，画舫的三个老小女人，与追风剑客似有深仇大恨，怎么又将他留在船上，让他先享艳福，岂不透着邪门？

这时已是四更初，等他一到庄边，庄中犬吠之声大起，檐角铁马发出尖厉的响声。

刹那间庄中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人影疾闪。而先前入庄的三个女人，正以疾逾电闪的轻功，疾闪出庄，一晃即逝。

逸云不再入庄，转身躲在一丛茂草内，直待庄中大乱止后，方从右侧闪入庄中。

左侧暗影中，突然奔出一条娇小黑影，以奇快无伦的身法，同时由庄

左闪入。

可笑散处各地的巨大獒犬，竟然没有发现有人入庄。而庄中大厅左近，并无獒犬巡回，逸云和那黑影，一左一右鬼魅似的深入了腹地。

大厅中灯火辉煌，三张虎皮交椅中，中间那人尖嘴缩腮，一双大金鱼眼，秃鼻吊客眉，灰色山羊胡一翘一翘地十分碍眼。这人是追风剑客之弟，二庄主夔州老泉艾如飞。

上首那人正是铁面判官庄廉，十八年不见，他苍老了许多，脸上皱纹密布，但相貌未改。下首那人是个大和尚，又胖又大，正是少林败类酒肉和尚悟非，他也略现老态，仍和当日七星山现身时一般打扮。

厅下两侧，二三十名凶悍大汉雁翅分立，鸦雀无声，一个个凛然屹立。只听二庄主厉声吼道：“本庄空有一群自命不凡的酒爱饭袋，连来人身材面相也未看清，二十条异种獒犬死了十二条，各处机关埋伏全然无用，岂有此理！庄主离庄不到三五天，你们，哼！全都睡大觉啦！明日庄主回来，不活剥了你们才怪。”

堂下一名大汉躬身答道：“禀二庄主，非是属下不尽力，来人来去如风，疾逾电闪，所经处但见淡谈轻烟，足不沾地如同鬼魅，以致机关埋伏全然无功，獒犬沾身即死。只怪属下技不如人，十分惭愧，愿领重责。”

“滚你的！庄主回来再行处治。”

众大汉齐声应喏，行礼告退。二庄主向铁面判官道：“本庄数十年来，无人胆敢前来相扰，想不到今晚竟然被人闯入，未留丝毫形迹，来人功力之高，委实骇人听闻。明日家兄将与天魔地煞两位夫人同返，今晚发生此变，确是大失体面之事。庄兄和悟非大师曾直追出庄，不知可曾发现岔眼事物么？”

铁面判官木然地说道：“兄弟倒未与来人照面，但却嗅到一缕鹿涎之味，这是引诱契犬最有效之物，难怪契犬死伤惨重。由死犬身上之伤看来，来人定然练有以气制敌的内家无上绝学，犬尸内腑尽腐，却并无外伤；要是今晚来人存心要取你我性命，虽不易如反掌但亦非不可能，令兄返回时，当可知道仇家中有否如许高手，真相自明。”

酒肉和尚却岔开话题，他色迷迷地笑问道：“天魔地煞两位夫人的名号，在江湖流传了十六年之久，人吉人殊，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真令人费解；想不到令兄竟然与她们攀上交情，确是不易。”

二庄主傲然不可一世地说道：“五年之前，两位夫人第一次光临本庄，就与家兄不断往来，为本庄增光不少。”

“三年前，兄弟北上太白山与五阴鬼手中兄叙旧，天魔夫人一行数十人突然莅临武昌寒舍，不遇而留书别去。这次能在贵庄不期而遇，实沾贤昆仲之福。”铁面判官也喜上眉梢，状极愉快。

酒肉和尚突然一皱眉，正色道：“早年的花蕊夫人，被那老不死的救走，转眼十八年，百花教早已瓦解冰消。目前天魔地煞两位夫人，虽未正式创教，但其行径与百花教有点相似，令人启疑。二庄主与两位夫人见过面，可发觉她们与花蕊夫人两姐妹，脸孔可有相似之点么？”

“悟非大师多虑了，哈哈！”二庄主大笑又道：“当年百花谷之行，兄弟也曾参与；目下两位夫人的尊容，令人作三日呕，丑恶已极，岂能和那两位丫头相比？而她们手下八女，无一不是千娇百媚，年方十几的少女，绝非花蕊夫人姐妹，乃是显而易见之事。”

咱们该歇息了，明日一切当会大白，哈哈！咱们准备一享温柔乡的艳福就是。”

铁面判官微笑着站起，说道：“一次上当一次乖，咱们这次可不能再像上次一般，把一身绝学让她们骗去哩。”

逸云不知绿衣剑客的妻子伍云英，就是当年的百花教主；四海狂客也没将百花谷救人被暗算之事说出，所以不知他们所说的人与自己有关。看这三个“高手”，不过是如此而已，用不着出手，便悄悄退出庄院。

他一走，另一黑影也由庄后溜走。两人都向夔州府市郊掠去，不久便走上了同一条路。

逸云远离庄外百十丈，便放慢脚程缓缓行走，四更将尽；他不急于赶路，想赶个早，到城内找客店打尖，或者干脆落店等候，晚间再来一探。

后面赶来的黑影，突然发现前面有人，蹑手蹑脚，背上还有一个包裹，这条路是庄院至府城大道，不用问，这人定是从庄中派出，到别处干事的小人物，他冷哼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妙啊！艾老贼一家子被闹了个鸡飞狗走，戒备森严，想捉人来问没能如意。这可好，逮住这家伙岂不大妙？”

说逮就逮，那黑影身形加快，急如闪电，向逸云扑去。

前面是一座密林，大道穿林而过。逸云已扯掉脸上黑巾，正大踏步向府城赶。突然，他感到身后百十丈有人以奇快的轻功追赶。他只道是艾家出来的高手，不予置理，反而将身形放缓，以一般步行速度大踏步入林。

他耳目之灵，举世无匹，身后之人虽则功力奇高，一不带风二不发音，但仍难瞒他。

入林百十步，后面人影已至身后，直向他身后扑到。他心中一动，暗说：“这家伙乃是冲我而来。”

后面黑影一闪即至，无声无嗅伸指使点逸云玉枕穴。

好逸云，背后似生有眼睛，指距后脑后三寸，向左一闪，脱影换形后退半步，待黑影“咦”一声轻叫，反而欺在他身后，心说：“这小子声音像只黄茸儿，定然是个嫩鸽儿，可是身手高明之至，难得。”嫩鸽儿，新出道的江湖朋友，大多是担任巡风跑腿之责，所以叫嫩鸽儿。

黑影一指落空，大出意外，“咦”了一声，蓦地旋身，

“嗤”一声锐啸，忽剧旋转的气流突发啸声，可见这人功力确是已臻登峰造极之境。

人一转身突然轻叱道：“艾家一个小贼也够高明的，但是你认命吧！”声出人到，伸出便抓。

逸云一听这人骂他是艾家小贼，知道误会了。他目力黑夜之间，十丈内可辨纤毫，已看清来人仅是个身高不到六尺的小伙子，一身宽大的儒衫，头戴儒巾，飘带儿微扬，用一条白汗巾蒙住脸面，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大眼。同时，他鼻中嗅入一丝幽香，直沁心脾。那年头，家道好的子弟们，即使在学舍就读，也神气得以风流仕于自命，以香料熏衣乃是常事，并不足怪，怪就怪在这人所熏的香味清雅已极，品流极高，不同凡俗。

他感到诧异，这小书生功力之高，比江湖一流高手还胜三分，他是怎么个练法的？

小书生身法如电，当胸伸来一只其黑如炭的小手，五指微分，直罩胸前各大要穴，指尖微颤可以任意制穴。

逸云心中一凛，这极像传说中的兰花指嘛！身形又向左一晃，斜飘五

尺，正想出声喝止，可是那黑漆炭手已如影附形欺到，指端突发五道柔风，直射璇玑，左右膺窗，左右期门五大要穴。左膺窗又名上气海，属肺经主气，在乳上一寸五六分；右膺窗属肝经主血，故又名上血海。这五大要穴都是致命大穴，不由逸云不火起。

他左掌上拂，五指所发的奇大柔劲立消，右手急如惊雷，错开小黑手，朝两指也探对方右乳下期门穴。

小黑影“呸”了一声，向左疾闪，左掌急似电光石火，急取逸云右臂下章门穴，仍是用的兰花指。

逸云向左斜掠，不悦地叫道：“小子胡闹！干吗对我外乡人下毒手？再不识相，小爷我可得惩戒你啦！”一面说，身形左闪右避。连避五六招，他渐渐火起。

小黑影先前听说是外乡人，口音确是不对，本想住手的，但一听他自称小爷，又说要惩戒，不由小性儿大发，哼了一声，喝道：“你少吹大气，小爷我才真要惩戒你呢，由艾家出来的小贼全是无可救药的贼骨头，先擒下你再说。”

说字一落，揉身扑到，十只指头恍若满天花蕊疾吐，人是八方游走，步步抢攻。

逸云左闪右逸，从容挥掌，将攻来的万千指影一一拒于门外。他感到小伙子的嗓音，像只黄莺儿在唱，动听已极，不用猜，准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心中一乐，便和他游斗起来。他心说：“还有一个更次，小爷就和你磨到天亮。”

小伙子抢攻百十招，连对方的衣袂也未摸着，偶而发出可制人于死的指风，恍若泥牛入海，毫无用处，渐渐打出了真火。

再攻百十招，他忍不住了，轻叱一声，右掌左指步步进迫，猛地一掌扔出，真力骤吐，一股力可裂石开碑，而又无声柔和的暗劲，向逸云迎面卷去。

逸云左掌一封，突觉劲道奇大，不由剑眉一轩，喝道：“小伙子，你真要拼老命？”闪在一旁正欲出手。

小伙子见一掌无功，也自心惊，转正身躯喝道：“又是小，又是老，哼！胡说八道，有看家的本领，且给小爷瞧瞧？”踏进两步，又攻出一掌。

逸云又闪开，说道：“这是你的看家本领么？”

“多着哩！看招。”小伙子招出“骊龙探珠”，招出一半，骤变“双龙戏水”，上下左右全是缤纷掌影，忽如星火。

逸云不理第一招，向左略移，右掌“乱石崩云”，将每二掌的暗劲全给震回。左掌“金龙绕柱”，去缠小伙子的右脚。

小伙子一声轻喝，扭身下扑，双手“饥鹰攫食”，双脚“蝴蝶双飞”，上面下抓，下面上踢端的变招迅捷绝伦。

大概两人火是火，可是惺惺相惜，这一阵急攻，并未以内家真力由掌上发出，像是在演拳练脚了。

各出百十招，都是乱七八糟的散手，每一招都迅捷而变化万千，谁也不用上本门绝学，只见一黑一青的淡淡人影，飞旋扑击难分谁青谁黑。

逸云一面出招化招，一面心中暗忖：“这小子确是高明，要是能有这样个人陪伴走江湖确是人生一大快事，我得赢他，看他可肯与我结交么？”

小伙子也在心中嘀咕，星光闪耀下，由于两人近身相博，逸云的英俊

面容，愈来愈明显，他可愈打愈高兴，猛地一腿扫出，迫逸云向上略跃，突然“噗嗤”一笑，“金雕献爪”猛扣逸云右肩。

他这招确是快极，逸云差点儿被指尖扫中，急出“流云飞瀑”将掌撇出门外，横飘八尺笑着道：“快是快，差点儿没抓着。”

小伙子又是噗嗤一笑，说道：“还有煞着呢！”

声出人到，双掌一阵乱挥，毫无章法，却每一掌都奇幻莫测，疾如电闪。

逸云运掌怒封，连退八九步，一面笑道：“好一手‘飞花十八变’，你在青城偷来的吧！”

“呸！谁偷来着？小爷一看便会，不许人用么？”小伙子一面说，一面连飞八掌。

逸云看好破机，故意一踉跄，向左一倾。小伙子嘻一声轻笑，抢到双掌疾拍逸云双肩。

逸云一扭身，身形左旋，却又身躯右射，虎腕倏伸，一把挽住小家伙的小腰儿，左掌一翻，恰好扣住左肘曲池穴，略一运劲，将小伙子挽入怀中，腹背相抵，幽香直冲心脾，他笑道：“小伙子，才叫煞着。”

小伙子“嗯”了一声，曲池穴被制，他浑身发软，轻声：叫道：“你……你这人简直……快放手！”

逸云仍在笑：“要放不难，叫我一声大哥。”

“不！你是鬼的大哥！”

“那么，贵姓大名？请教总可以吧？”

“你这是迫人订城下之盟，不告诉你。你呢？”

“你不说大家拉倒，再见了。”了字一出，人已远出十丈外去了，端的快如鬼魅。

小伙子回身便追，但逸云一看天色将明，不愿胡缠，已运足神功，“流光遁影”身法世无其匹，早已远出五六十丈外去了。黑影冉冉隐去，小伙子心中骇然，自语道：“这轻功像是‘缩地之术’，不知他是怎样练的？比二伯祖的‘流光遁影’还快得多呢！”

可惜！我一向不知二伯祖是怎么个模样，爹说他老人家的轻功号称天下第一，要是能找到他老人家，学到“流光遁影”该多好？唉！这傻小子说走就走，真是……”

他追不上，却在路旁倚在树干上沉思。良久，突然微微一笑，向夔州赶去，喃喃自语道：“他会再到艾家的。那老狗鱼肉乡里，早该万死；反正我也要再来，等他去时再动手，就可见到他了。”

逸云并不进城，他在西门外树林中小睡片刻，直待天色大明，市肆忙乱之际，方将包裹挽在肋下，大踏步进城。

早市刚罢，他在西门附近走了一圈，所有的客店全在大南门一带，他只好走向大南门。

还有三五间店面方抵永升老店，街上人多，谁注意身后的人有异谋？但他警觉性极高，练家子的天然反应十分敏捷；突感到有人向他左肩肿撞来，他想也没想，突向右一闪，伸虎腕向后一抄。

“噗”一声响，他手上多了一个连袖的小手，他的腕脉也被人握住了。

两人单手相扣，面面对。原来撞他的人，是一个身材纤小，却穿着一袭阔大青衫，头戴儒冠的小伙子。喝！那长像确是吓人，青灰面孔，左颊

上挂下一块三寸来长的朱砂胎记，上面还长着青色的丛毛。只是那一双清澈如深潭，亮晶晶的眸子，出奇地秀美；那经过精工雕塑过的小巧正直的鼻楔，并不因肌肤青灰而减色，小嘴儿可怜生，像一把玲珑的小弓，可惜其色灰暗，略露玉贝精编的半弧皓齿，真是美的最美，丑的最丑，端的造化弄人。

丑小子对他微微一笑，手上用了三分劲。

逸云心中好笑，他的脉门根本不怕扣，“伽蓝禅功”把他浑身练成不坏金刚法体，还怕这区区一扣？他鼻中嗅入一丝幽香，已知来者就是昨晚和他胡缠的人；他确是兴起惺惺相惜之念，并不因小伙子长像难看而生厌。手一运劲，先是坚逾金钢，等小伙子用上了五成劲，随又化为柔若无骨的软玉。

小伙子知道利害，知难而退，火速撒手。可是他撒手，逸云可不放他，三个指头轻轻扣住他的手腕。小伙子一拖二挣三扔，竟如蜻蜓撼柱。

“放手啦！算你行。”小伙子说，随之“噗嗤”一笑。

逸云也轻笑一声，放了手，笑道：“昨晚可是你胡闹么？”

小伙子用那青灰色的小手，掠了掠鬓角，含笑点头道：

“谁知道你不是小走狗嘛！黑夜之间能怪我么？”他这一笑，最美的双眸和贝齿，衬得那一块朱砂胎记更丑了。

逸云心中一怔，心说：“这小伙子人生得真丑，可是声音却是柔美脆甜，真可惜。”但他没敢说，却道：“你真可算小糊涂蛋！干吗以汗巾蒙面？想生事，又怕露出庐山真面目，算啥？”

小家伙会错了意，扇形的长睫连眨，说道：“你是嫌我丑么？哼！”

“废话！要嫌你丑，我根本不理你。你好俊的身子，值得喝采。”

“你也是，比我高明得多，我得向你学。”

“叫我一声大哥，咱们走在一块，切磋切磋，怎样？小兄弟？”逸云笑问。

“你真要我这丑小弟？”

“你怎样婆婆妈妈？不像个大丈夫。”

小伙子笑着问道：“大哥，该告诉我贵姓大名了吧？”

“哈哈！大哥我姓华名芝，草字逸云，今年十八岁，你呢？小捣蛋不吃亏，硬是要我先说。”

“小弟我姓许名如黑，年方十六，还未有字，还小嘛！家住河南，心慕巫山之胜，万里迢迢前来一游。”

“我家住云南大理，正有事远赴河南。这儿人多不便，走！咱们哥儿俩到永升老店细谈，难得我俩一见如故，也是打出来的交情，大哥请客。”

他伸手挽住如黑的手臂，举步便走。如黑本能地略一挣扎，但随又安静下来，一面走一面说道：“我就住在永升老店，该我做东道主。”

两人直入店中，店伙一声往里请。

逸云神气地解下包裹，向店伙叫道：“先将包裹放在许相公房内，不必再开客房。”

“不！”如黑急叫，“隔壁房间空着。我不惯与人同住，大哥休怪。”

“好，依你。”他将包裹交与小二哥，一面吩咐道：“有清静的内厅么？治一道上席，咱哥儿俩要畅饮三杯，不许人打扰，快！”

店伙连声应诺，在前领路。店占地不大，没有马厩料房等处，乃是专门招待水客的小店，但客房倒还洁净。逸云和如黑的客房，就在后院靠西一排上房最左两间，最左一栋便是客厅，乃是客人饮宴之所。

逸云告诉如黑，自己是大理的农家子弟，家学渊源，这次乃是东下湖广一省祖茔，并应邻居友好之邀，保送重庆府知府大人的一笔红货至湖广，想不到被他发觉红货竟然是产自青城后面九顶山的一株九叶灵芝，惹下了麻烦。皆因自小在家学艺，修为不为人知，在船上待不下，所以决定暗中助友好一臂之力。昨晚船泊云阳，如何打劫，如何发现画舫中什么天魔地煞两夫人，如何发现她们要落脚夔州追风剑客家冲，自己如何想探探他们的来路等等，一一说了；只瞒掉两位恩师的名讳，这是遵嘱而为，怪他不得。

许如黑却不够交情，他言词闪烁，吞吞吐吐。他说他家住芝氏县附近，靠近熊耳山，祖上也是务农，庄稼花拳绣腿艺自家传。他说他初夏逃跑离家，心慕三峡天下奇景之胜，留连这儿半月有奇，遍历各地名胜。因侦知夔州府恶霸追风剑客有鱼肉乡里，暗中做水上买卖，沉船灭迹等恶行想替地方除害。想不到艾家果然防守严密，到时恰巧有人闹事，未能探清内情，且艾老贼又不在家，只好略为等候，以便一并除去艾老贼，最后他说：“大哥，我已探得消息，艾老贼就为了你们那九叶灵芝而西上重庆府，他们不想在三峡下手，免涉嫌疑，准备船一到宜昌、江面平静即沉船取宝，你得小心啊。至于那天魔地煞夫人我倒略有风闻，她们近十余年来，带着一群艺业甚高的少女，闯荡江湖，专门结交江湖丑类；可是她们一不掠盗，二不伤命，又未发现她们的任何恶迹，就是对……淫……戒二字不检点。家父为此事曾入江湖跟踪了三月之久，未发现她们的所图，所以放手不管。这次她们大举东下，确是值得怀疑。”

“值得怀疑的事多着哩……”便把昨晚所见的事一一说了。最后又道：“假使她们为了报复十八年的深仇大恨，咱们还得助她们一臂之力。兄弟，我们不可胡乱出手啊！”

“大哥，找岔儿是么？以后一切听你的，你说动手我就动手就是，成了么？”说完，扑哧一笑。他的脸色青灰，看不清表情。

“那也不尽然，老实说，我也没有江湖经验，反正小心行事只问理之所在，咱们就伸手。”说完，突然忆起一事，问道：“兄弟，你家住熊耳山左右，可知熊耳山有个扫云山庄么？”

如黑大奇，似乎脸色一变，随又定下神，说道：“扫云山庄，在江湖盛传近百年，谁也没弄清在那儿。你怎知扫云山庄在熊耳山？”

逸云没留心如黑的表情，泰然地说道：“小兄听人传说，其实还没到过。”

“听谁说的？可不能乱说啊！”

“传闻而已，咱们不管他。”

“你可知扫云山庄的周老英雄么？”

“你你是指忘我山人老前辈？”

“正是他老人家。”

“知之不详，亦仅止于传闻。”

“知之不详，你是说定然知道了。他老人家声誉如何？”

“武林三杰，顶天立地，三岁小儿也知此事，你难道不知？还用我说么？”

如黑轻笑一声，说道：“你可想见他老人家？”

逸云一笑，道：“想是想，可惜缘铿一面，有机会我会去拜望他老人家的。请啊！”

兄弟。”他举杯沾了一沾。

两人正谈得投机，突觉外间里人声嘈杂，叱喝之声不绝于耳，犬吠之声凄厉，逐渐的进入内间。

逸云心中一动，推凳而起，向如黑说道：“兄弟，等会儿你将一根肉骨扔那巨獒一记，我想是艾家的人搜查客店来了。”

如黑还不知就里，依言拾起桌上一根肉骨，两人跨出客厅，刚好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由一头巨獒前导，抢入院中。

逸云一打眼色，肉骨去势奇疾，将低头抢进的巨獒打得吼叫一声，一蹦而起，拼命挣扎着大汉手中巨链，向如黑狂扑而来。

逸云早有准备，拖过一张四脚凳，抢前一步挡住厅门，将巨獒堵住，脱口大叫道：“哪一家的恶狗？凶着哩！店家，怎么回事？”

巨獒狂吠狂扑，但冲不进厅来。如黑扔骨中狗，大汉是曾经眼见的，只道是巨獒被打，因而发威而已，几名大汉赶忙奔上抓住链子拼命将巨獒拉开，凶睛一瞪，喝道：“吠！那黑小子竟敢用骨头掷咱们的异种巨獒，不要命了么？好大的胆。”

如黑故作害怕之状，闪在逸云身后。

逸云却扔掉凳，陪笑拱手道：“大爷休怪，敝兄弟并非有意，信手扔骨，不想误中尊犬，大爷包涵则个，小可这儿赔礼。”一说完，一揖到地。

大汉看逸云人才一表，一团和气打躬作揖赔罪，气已消掉大半，将乱挣乱扑的巨獒吆喝着拉开，仍怒声说道：“不看阁下金面，捆你们回庄，教你这小杀才死活都难。”回头又向众人大喝着：“再搜！”

拉着咆哮不已的巨獒，将所有客人唤出，让巨獒逐一嗅过，许久方呼喝着走了。

二人重新入座，如黑小嘴儿噘得老高，埋怨逸云道：“干吗给他们赔礼？这些狗东西正是艾家的鹰犬们，怎不打他个落花流水？听你的话，原来是受气，下不为例。”

逸云笑道：“咱们还得逗留此地行事，怎能现在动手？你知我叫你打狗的用意么？”

“我可不知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好兄弟，你昨晚曾经在庄院里留下形迹哩。”

“废话！”

“当然，并不是你自己的形迹留下了，而是你公子哥儿的行当露了呢！谁教你用香薰衣的？异种巨獒嗅觉特灵，不如此今天咱们非离开这儿不可。兄弟，行走江湖，你还费神薰衣，我不知你是怎么个想法。”

“薰衣？”如黑诧异地问，突又醒悟，转笑道：“我的衣着不用薰，包裹内有敝乡特产茜兰草，自生香味，你需用么？”

“免啦！你呀，要是皮肤不是这么青灰，准被人误认是个小娘们。”

如黑笑嘻嘻地接口道：“还有这一块胎记，所以成了大丈夫，是么？”

“也许是。该用饭了，白天咱们好好休息，晚间瞧热闹去。”

午间，逸云差店伙将信交与甘龙，兄弟俩在房中促膝长谈，谈论文事武学，彼此钦佩，相见恨晚，如黑像只百灵鸟，人长得丑，但语声特别稚嫩而甜，笑容长挂。逸云为人温文而胸藏珠玑，口才又佳，他对这位小兄弟一切满意，但有时却要取笑他有点娘娘腔，不够豪迈。

二更初，两人回房拾掇，各自换上夜行衣，黑巾蒙面；如黑背扎一把古色斑澜的长剑，逸云则赤手空拳。

如黑将门扣上，穿窗到逸云房中会合。逸云一看他的穿着，脱口叫道：“天！你这身宽大的青色短装，怎能称夜行衣？衣袖飘风怎能逃过高手们的神耳？”

“笑话！功力到家，怎会有衣袖飘风之声发出？”

“别忘了，昨晚你就没逃出我的双耳。”

“你是我第一个佩服的人，天下间要论轻功，少林的‘流水行云’，昆仑的‘追风御电’，崆峒的‘浮光掠影’，哼！全是很得虚名，不在小弟眼下。”

“你的轻功可有名称？”

“没有，艺自家传，何必欺世盗名？”

“我的呢？你可看出端倪？”

“大概也是艺自家传，不过倒有点像敝……像崆峒的‘浮光掠影’，可是？”

“浮光掠影是‘闪’字诀，不能用来赶长途。难道说，天下间就没有你认为值得一提的轻功吗？”

“当然有，比如说传闻中的‘凌空虚渡’、‘凝气跟空’、‘步步生莲’等等，可惜我没有见过。据我所知，目下还有两门绝学，倒令我佩服。”

“那两种？”

“武林三杰中，闲云居士的‘缥缈闲云’，和四海狂客的‘流光遁影’，可惜我没见过。你的身法，确是有点像流光遁影。”

逸云心中十分佩服他的眼光够利，也暗自警惕，便说：“你忘了忘我山人的‘星飞电射’了？兄弟。”

如黑傲然一笑，状甚自得，笑道“我没说差呀！”

“该走了，咱们早些前往。”

如黑关心地问道：“大哥，你的兵刃呢？”

“用不着。走吧！”吹熄灯火，由瓦檐下闪出，向城西艾家如飞而去。

两人都不敢用家传轻功，只运气提神纵跃，速度亦快得惊人，像两只幽灵冉冉而逝。

艾家庄院奇大，后花园足有百十亩大小，里面花圃池阁皆出自名匠之手，亭台轩榭无不精美脱俗。

花园外敞以两丈围墙，外围六丈外是一道木栅，栅上设有看望架台，高有三丈。木栅与围墙之间，有四头巨獒往来巡逡，架台上不时现出提刀仗剑的劲装大汉。

各处厅房灯火辉煌，花园正中一座八角凉亭式的双层观景楼中，数十盏宫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上层也是灯火辉煌，亭檐下四周共有三十二盏气死风灯。

楼宽约有二十丈见方，真够宏丽，八根雕龙携凤大柱粗可合抱。端的是雕梁画栋，备极奢华。

楼中并无隔厢之物，全以许多高矮不同的精巧屏风，作为楼中设备。所以空间可以任意调整的。

这时已是二更将尽，楼的上层八扇巨大的屏风，成轮形排开，每一扇之间，有一桌残筵，两端各以一扇精巧的矮屏风半掩住其中情景。

中问，是一群坐于锦墩上的彩衣美女，合抱一具丝竹金革等乐器，缓拨轻弹发出一阵清远而轻柔的乐曲。

显然，酒筵已散，人人尽欢，目前已是尾声了。

屏风之内，不时传出阵阵淫笑和阵阵欢语。

楼下，屏风尽撤，一排锦墩罗列，中坐三个面貌奇丑的老妇，两旁有三名绝色少女，正在窃窃私语。

说是丑老妇，确是丑得吓人。

中间那位一头白发如银，满脸鸡皮皱纹，一双鹰目灼灼生光，勾鼻扁嘴，一双老鸡爪留着长指甲，右手握着一根长仅三尺的鸠首杖。

两测两人用黑巾包住一头灰发，双目精光四射，一个脸色黝黑，从左眼角挂下一条刀疤，直抵左嘴角，看去脸型扭曲，大嘴呲出一口獠牙。

一个脸色青灰泛紫，脸上长满一颗颗指头大的瘰疬，把脸型变得凹凸不平，像个麻风患者似。

两人手中各持着一把乌光闪闪的团扇儿。

三位少女正相反，美得教人屏住了呼吸，只觉欲火骤升，难挨难忍。

真是美！年纪都在十七八花般年华，粉面桃腮，水汪汪的大眼儿，勾魂摄魄的眼波儿，爱煞人的小嘴儿；喝！更有那令人百脉贲张的惹火身材儿。

三女一色巧样装，高梳宫髻，云鬓堆绿，宝石钗环翠满头，翠环儿一晃一晃；在那高贵的风华中，却令人感到妖媚之气袭人，确是令人不能自持，急欲拜倒在她们的玉罗裙下，死亦心甘。

三少女中，最美的是左边少女，可是她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在她美眸流盼，媚目传荡之际，偶或突然射出一阵令人浑身发冷的慑人寒芒。可是这种凌厉眼神，出现之时少之又少。

这些人是谁？且先交代交代。

十六年前，江湖突然出现一批神秘的女人，她们走遍江湖，结交武林中一些知名的字内恶魔及名门正派的高人也在其列。

其中为首的是三个老丑女人，一叫巫山怪姥；一叫天魔夫人，一叫地煞夫人。她三人之后随着一批美如天仙的少女和一个沿途照料起居的古怪老婆。

她们遍历江湖，游说江湖朋友准备组成一个武林同盟。但她们说是说，并不太热心，只是在他们的佳处略为逗留，探讨些江湖秘闻奇事，即另趋他处。

由于她三人武功甚高，且见闻广博，宾主之间，相处甚欢。她们一无所求，自然不碍事。更受欢迎的是，她们手下一批女娃儿，一个个妖艳出众，媚态撩人，裙带儿极松。

足令那些江湖朋友欲仙欲死。

她们对任何人无所需求，口头上赞你一声“大英雄”，还有美女随君留意，大开方便之门，不受欢迎才有鬼。

所以天魔地煞两夫人的名号，确是够响亮。

起初，那些英雄们鉴于从前百花教主以色易艺之戒，不无疑惧，可是久而久之疑心尽去，乐得和她们交往，如虫逐臭，如蚁附膻。

一些真正的英雄豪杰，起初也认为她们图谋不轨，暗中侦察不放，煞费苦心。久而久之，不见她们有何异谋，也就逐渐疏懒下来了。

目前是她们第十七年闯荡江湖的开始。可是这次却不是公开招摇而行，而是暗中而行、暗中飘荡，手下的美女全换了新人，其中最美最艳的是五位姐妹。

位于中间的老怪婆，就是巫山怪姥，脸上有刀疤的是天魔夫人，满脸

麻风的是地煞夫人，她们的真名从没告诉过人。

三位少女从左起，最美那位排行第五，叫如烟，她二位叫如云，第三叫如霞，还有两位姐姐叫如雯、如霞，目前在楼上快活。

她们的排名是霞、雯、霓、云、烟。真正的姓名下文自有交代。

她们的年龄，约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聪明人不会问女孩的年龄，此地不提。

要分辨她们是谁不难，如霞的耳坠是红色，如雯则是大绿，如霓是金色，如云是玉色；如烟最美，她是耀目的晶钻。

四

逸云和如黑两人来晚了些，他俩飞越木栅，逃过巨獒耳目，幽灵似地越墙进入院中，躲在一株结实累累，枝叶繁茂的蟠桃树上，向四面张望，目光在亭中搜视。

不久，亭楼上出现一双男女身影，由扶梯上冉冉而下，走小径穿过花丛，在一座假山旁小亭中停下了，两人在椅上并排坐下。男的突然一伸腕，轻轻一带，女的嗯的一声，整个玉体坐在男的膝上，娇躯软绵绵地倒入男的怀中。

逸云和如黑已将男的看清，原来是昨晚所见的铁面判官庄廉。女的他们不认识，只看到大红宝石的耳坠儿，映着远处楼亭上的灯光，闪闪发光。

两男女的坐处，面向逸云和如黑隐身的蟠桃林，不过十来丈之遥，中间并无阻眼之物，看得极为真切。

女的挣扎着坐正，捉着铁面判官的左手，不准他蠢动，似嗔非嗔地轻语道：“庄爷，你刚才轻薄得还不够么？你再轻薄，我可恼了。”

“宝贝儿，别吊胃口好不？亲亲，你行行好。”他右手一紧，将小腰儿贴身挽实，要挣开左手。

“不成！庄爷，我……嘻嘻，难受着哩。这里太近，要是让艾爷知道你对我大肆轻薄，不打破醋耀儿找你……”

“哼！他是什么东西？他要是敢独占你，嘿嘿！铁面判官可是省油灯？好人，放开手，不然我呵你。”

说呵就呵，黑面一沉，毛茸茸的胡子往她怀中直拱。女的吃吃一笑，用手去推他的头面。铁面判官一看机不可失，左手只一探，竟由衣下探上酥胸，黑脸孔直往粉颊上凑。

女的嗲嗲娇唤，腻声腻气地喘息着不住娇呼道：“庄爷，你……你轻些，大爷……”她软倒在他怀中。

铁面判官手急眼快，食髓知味，像个饿了三天的乳婴，手口俱到。

树上的逸云倒没感觉，如黑这小子可火啦！他伸手摘下一个碗大蟠桃，便待打出。

“怎么了？兄弟。”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叫住他，握住他的手，又说：“看不下就别看，亏你还是个英雄，这点耐性也没有，人家是甘心情愿的哩！好戏就上场了，你瞧，谁来了？”

他感到如黑心跳同擂鼓，小手微颤，只觉好笑，心说：“这位小兄弟不小了哩！”两人本是并坐在横枝上，所以如黑身上的变化他全部了然。

如黑被他握住持桃之手，确是浑身犹如电触。他一咬牙，挣脱右手，向逸云所指处看去。

楼上，追风剑客疾快地下了扶梯，向楼下六个女。人询问，天魔夫人向这儿一指，追风剑客突以轻功身法赶到。

亭中一双男女仍在纠缠，女的娇喘吁吁。她已将追风剑客下楼的情景看清，而铁面判官欲火攻心，端的饥渴交加，正忙于埋首酥胸，已忘却身外之事。

“庄爷，放手啊！我……我怕艾爷！万一被他……”她用手去推铁面判官的脑袋，一面拉衣掩胸。

“好人！怕什么？当年百花教主在世之时，我庄廉还不是和她穿一双靴子？一切有我哩，亲亲。”他干脆去拉她的罗带儿，毛手毛脚，气喘如牛。

“姓庄的，有你就没有我啦！上门欺人，你简直岂有此理！你把艾某人看成什么样的人？”

铁面判官闻声一惊，呆住了。女的一跃而起，嚶咿一声竟是哭啦，敞著胸，挺着一双销魂荡魄的玉乳，叫了一声“艾爷！”扑到追风剑客身前，跌入他怀中，哭了个哀哀欲绝，悲切而万分动人，铁打金钢也难禁这一哭，妙极！

树上的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对郊黑道：“我知道天魔夫人报仇的计谋了，真够绝哩！”

如黑也用传音入密之术向他问道：“怎样绝法？”

“美人计，挑起他们的火并。”

在这刹那间，天魔地煞两位夫人和三少女全向这儿赶。

铁面判官脸上狞恶已极，他口中却从容地说道：“艾兄请别误会，咱们用不着因此而伤了数十年交情。”

追风剑客还来不及答话，妞儿已尖号一声，挣脱追风剑客的搂抱，扑入刚到的天魔夫人怀中大哭道：“姥姥，我们离开这里吧！”

“孩子，姥姥也知道这儿不可留了；一山不藏二虎，不能因为我们儿女之私，破坏他们的数十载交情。霞儿，你还有话向艾爷交代么？”

霞儿掩上罗衫，无限哀怨地瞥了追风剑客一眼，悲声道：“霞儿看错了人，已无话可说了，走吧，姥姥。”

说走却义不走，瞥了铁面判官一眼，欲言又止，方幽幽一叹，道：“我们快下武昌吧。”

“是啊！孩子。”姥姥扶住她，率众女缓缓退去。

两个蠢才本待平心静气相商，经霞儿这般一挑，全都妒火中烧。铁面判官认为霞儿还对追风剑客有情，到武昌不过是说给自己听听而已。追风剑却是怒火焚心，这还了得？你庄廉在我家作客，把我的禁裔咬上一口，还想全部吞掉哩！他凶睛怒突，蓦地吼道：“姓庄的，刚才你的话我全听得真切，咱们也用不着多费唇舌了，没话说，劳驾阁下小留舍下暂住，日后自有公道，让你知道有你还是有我！”说完，向天魔夫人追去，不到三五步，他倏然止步回身。

原来铁面判官一听要留下他，不由大怒，举目一看，四周站着一十六名彪形大汉，正虎视眈眈盯住他，每人的手，全按在刀把上。他冷哼一声，

说道：“要留住庄某，岂不笑话？”

追风剑客闻声止步回身，阴森森地说道：“笑话多着哩！艾某如劝留不住两位夫人，阁下还有大笑话可听可瞧。嘿嘿！我劝你安静些，不然将埋骨此地。”

铁面判官大吼道：“姓艾的，你在说梦话么？”

“姓艾的没睡着，你不信是么？”

“凭什么？是他们吗？”铁面判官傲然向十六名大汉一指。

追风剑客狂傲地说道：“我艾如虹你能接下几招？”

铁面判官冷笑连连，又哼了两声，道：“可笑啊！可笑！想当年百花谷血战，我庄廉力拼那贱婢，独当一面，银花下掉了一条左腿。”他用手噗噗连响拍着左腿，其声沉闷，显然那是木造的假腿。又说：“至于阁下，你只配摇旗呐喊。别认为庄某腿不便，但要对付阁下，却是绰绰有余，你用得着吹大气？哈哈？”

追风剑客忍无可忍，一步步欺近，阴森森地说道：“姓庄的，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艾某念在你是个残废人，故尔一再相让，你却口出大言，艾某只好成全你了。”

两人正凝神运劲，步步欺近。蓦地人影乱闪，到了二庄主和酒肉和尚；后面还有一个白净面皮的中年人，那是铁面判官的徒弟，逍遥鬼晏常山；也就是第一次和酒肉和尚拦截绿衣剑客夫妇俩的人。那次酒肉和尚断了两根肋骨，逍遥鬼小腿丢掉一块皮肉。

三人飞也似的赶到，酒肉和尚远远地就脱口大叫道：“二位请略待，听贫僧一言。”

桃树上的逸云，突向如黑说：“这和尚大有见地，甚是精细，要让他到来排解，美人计将功亏一篑，我先要他的老命；这家伙既名酒肉和尚，绝非善类。”

他折下一段寸长小枝，等和尚和二庄主奔到，脱手飞出小枝，直贯入和尚的肋下，深入内腑了。

相距十余丈，小枝竟有如许威力，而且无声无息，确是惊人。如黑突然扳住他的肩膀，附耳说道：“大哥，好一手神技，你已练至以气克敌的境界了，高明着哩！”

逸云只感到如黑吐气如兰，但仍未在意，微笑道：“高明二字不敢当。看啊！狗咬狗了。”

酒肉和尚“嗯”了一声，身形骤止，后面的逍遥鬼恰好赶上，和尚晃了两晃，“咕咚”一声像倒了一截大木台，两腿蹬了两蹬，立时涅槃。

他右面是二庄主，逍遥鬼恰在左侧，大和尚向右一倒，所有的人全大吃一惊。

追风剑客大吼一声，转身纵到，双掌“上下交征”，向逍遥鬼攻去。他以为大和尚被逍遥鬼暗算了呢。

逍遥鬼莫名其妙，吃了一惊，向侧急闪。

“不要脸！有事冲我来。”铁面判官抢到，一掌按出，劲风虎虎，袭向追风剑客的背心。

“王八蛋！留下命来！”二庄主向逍遥鬼飞起一脚。

逍遥鬼一纵两丈，取出腰带上一把铁佛手，和一枝判官笔，将笔向铁面判官一扬，说道：“师父，接兵刃。”

声出笔飞，铁面判官一把捞住，舌绽春雷大喝道：“咱们闯，尔后再算。”“你想溜？哼！做梦。”二庄主掣下长剑，劈面截住了。

“老爷，接剑！”有人大喝，一把银芒闪烁的长剑飞到，追风剑客伸手抄住，叱喝一声，一剑挥向逍遥鬼。

铁佛手一招“拂云荡荡”急封长剑，揉身而上。银芒飞射，追风剑客剑出如风，只见一团银花，将逍遥鬼裹在中间，左冲右突无法脱身。

另一面铁面判官气吞河岳，判官笔矫如游龙，只三五招之间，将二庄主边得不住后退。

四周人影疾射，刀光剑影纷向这儿赶来。而亭楼方面，三位丑老怪领着众女，徐徐出庄，远远地走了。

天魔夫人突向地煞夫人说道：“我们不必插手，庄贼前来接我们的大批人马，明晨可抵夔州让他们自相残杀，我们再收拾残局，芸儿。”

最美的如烟上前答道：“阿姨有事么？”

“快换装，别让庄老贼死掉。”

如烟火速退下衣襟，在使女手中接过夜行衣，很快地穿上，接过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用丝条扎在背上，以黑巾包头，汗巾蒙面，回身向庄院一晃而没。

铁面判官师徒身陷重围，但他俩人功力确是不弱，追风，剑客心惧他们的子午问心钉霸道，尤其是笔芯之内，用机簧发出的连珠问心钉，号称江湖一绝，所以不敢放胆抢攻。铁面判官左足不便，但他那假脚出自名匠之手，进退纵跃倒无大碍。

激斗良久，附近的花草全都落花流水。这时已有三名大汉挺兵刃加入二庄主这一面，和铁面判官拉成平手。

而逍遥鬼却岌岌可危，浑身臭汗，手忙脚乱。铁面判官一看不对，突然大喝道：“不可恋战，咱们退！”判官笔荡开一处缺口，左手疾扬，响起三声惨号，他已扑到逍遥鬼身侧，喝声“打”，三枚子午问心钉飞射追风剑客上中下三路。

追风剑客怒火攻心，闪身避开中上两钉，磕飞下面一枚，左手大袖倏扬，三枚柳叶镖疾射铁面判官胸腹，欺身狂扑而上。

铁面判官闪镖还笔，刚攻出半招“魁星点元”，突觉一条黑影闪电似贴地射到。他赶忙向上一纵，判官笔向下一沉。

可是晚了半步，左腿突向下一震，“噗”一声响，判官笔击中一头巨獠的脑袋，他也被巨獠一咬一扔之力，攒飞近丈。幸而被咬处是假腿，不然灾情惨重。

同时，忽听逍遥鬼一声惨叫，大吼一声大起，身后两名大汉被逍遥鬼铁佛手中所发的子午问心钉击中，摇晃着倒下，而逍遥鬼被二庄主一剑点中右肩，铁佛手脱坠于地，惨叫着倒退。

铁面判官叫声“糟！”他想救人却力不从心，追风剑客已跟踪追到，眼睁睁看着二庄主加上一剑，结果逍遥鬼的性命。

他心中大急，怒吼一声，闪身飞掠二庄主，判官笔一伸，三枚子午问心钉由笔中射出。

二庄主骤不及防，“哎……”一声厉叫，扔剑倒地。

铁面判官也惊叫一声，右腿小腿肚一麻，又被另一头巨獠咬了一口，一撕一扔间，腿肚肉丢掉一大块。同时左肩一凉，银剑擦肩而过，差点儿右

肩报废，但也血如泉涌。

他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大吼一声扔出一把子午问心钉开路，在惨叫声中向左侧拼全力奔去。

“老匹夫你想走？哼！”追风剑客忽哨一声，跟踪便追。

铁面判官一上围墙，百十枝强弩全由外面木栅架台上射来。他临危不乱，脚跟一挂墙头，全身向后便倒，挂在墙上再向旁一翻。

“铮”一声响，火花四溅，追风剑客一剑刺在他挂下之处，要没有那一翻之力，胸前定然开了个透明窟窿。

围墙和木栅之间，共有六丈距离，下面是狂噪的巨槩，木栅上有弩手和骠悍大汉，想定势比登天还难，身旁还有追风剑客和众恶汉呢。

他避过一剑，翻上墙头，突觉木栅上黑影一晃，惨叫之声雷动，栅上人纷纷下坠，而下面的四条巨槩，一一狂叫着倒地。他知道来了助手，火速纵下围墙，在追风剑客追上围墙之时，他已登上木栅，回头厉声道：“姓艾的，咱们明儿见。”一跃下地，不管助他脱险的究竟是谁，一溜烟逃命去了。

逸云和如黑刚由另一处越墙而出，逸云一把拉住如黑的小手，并一指刚晃身逝去的黑影说：“兄弟，咱们追，这解围人身手不凡，我们且看他是谁。”

如黑略一挣扎，但却又反而握紧他的虎掌，说声“走啊！”盯紧黑影便追。

逸云一面走，心说：“如黑弟皮肤青灰，难看已极，但却温润腻滑，真是怪事。”

不久，黑影回到天魔夫人一行人之间，和众人说了庄中经过，依然换了先前衣着：数十名老小女人迳奔江边。

逸云直待她们上船毕，方挽着如黑返回客店，进了房，点上灯，逸云鼓掌笑道：“美人计先行上场，下一着是驱虎吞狼；兄弟，咱们明天瞧热闹去。”

如黑似笑地说道：“大哥，明日咱们插手么？”

“先袖手旁观，在没弄清天魔夫人的底细以前，咱们暂不插手。但我想，她们既然改变策略八成儿也会袖手旁观，不直接出面。”

“那些小姐们美啊！大哥。”

逸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笑道：“兄弟，你怎么了？看你也不是好色之徒，管他美是不美？”

如黑笑道：“我在说给你听哩。”

逸云也笑道：“废话！小不点的，想到哪儿去啦？大哥我顶天立地，还得闯江湖哩。”

夜已深了，快回房歇息，要不咱们联床夜话，你讨厌不？”

如黑啐了一声，突然穿窗走了。

第二天一早，逸云派人送信给甘龙，大意是说：目下情势突变，劫镖贼内哄，自顾不暇，速发武汉可保无虞。

甘龙只好依言下航，赶着发航武昌交镖去了。

画舫并未启行。午间下游驶来两艘大船，码头上乱哄哄地，出现了一大批劲装大汉。

突然，码头上出现了行走不便的铁面判官庄廉，他接着这一批大汉，立时上船计议。

追风剑客在码头派有暗桩，忙将情景飞报庄中。

不久，两船上百十人各带兵刃，浩浩荡荡向艾家赶去。

他们走后不到一盏茶时分，一群凶神恶煞一涌而至，将守船人一一制住，用绳全给绑上，立刻割缆启航，将船驶往下游数里之处，纷纷纵落后面赶到的小艇。大船漂流不久，渐渐下沉，一到三峡第二关夔门之上白帝城下，撞在矗立江中的艳灏堆上，碎为齑粉。

逸云也冒充斯文，换穿了一袭青衫，戴上儒巾；那年头，这算是干犯国法；但他不在乎，谁管他们的闲事？其实也是如黑窜唆他穿的。他这一打扮起来，喝！神气极了，人如玉树临风，倜傥出群，乍看去，恍如子都重生，那高贵的风华，像是王府公侯之家的贵胄子弟。他手中轻摇一把折扇儿，绢面玉骨，扇坠儿是颗奇大的珍珠，金线流苏轻晃，踱着方步上了街；这折扇儿乃是如黑送给他的。

他身旁并走着小如黑，比他矮了一头，也是一袭青衫，摇着一把黑色折扇。哥儿俩走在一块不伦不类，美的更美，丑的更丑，真是造化弄人。

怪的是小如黑不但不感到惶恐，反而眉飞眼笑，傍得逸云紧紧地，泰然而行。

一个脸上莹洁如玉，一个面色青灰，却是一般儿打扮，怎不惹人触目？哥儿俩不管行人诧异的目光，神态自若出了大西门，缓缓向艾家走去。

距艾家还有三二里，码头上的凶悍大汉已经急步赶到，最前面是铁面判官庄廉，向艾家急赶去。

他们过去不久，一群老少村夫村妇也渐渐走近，每个人肋下都挟了个长条子布包。

他们不向艾家走，就在庄前三里地树林中一散，向两侧隐去。

逸云轻声说道：“天魔夫人的爪牙们来了。”

如黑笑答道：“这是以毒攻毒，够狠呀！”

“仇恨使人盲目，他们定有不共戴天之仇。”

“情亦如此，爱与恨为害更烈。大哥，嫂子可美么？”如黑侧首凝视着他，神情紧张。

逸云困惑村夫村妇们的去向，没注意如黑的神情，信口说道：“嫂子？连我也不知是好是丑的。”

如黑急问道：“你订下了？”

“又不是订货，别替我着急；我不需父母担心，我在找呢！爹妈不管我的事，我大弟倒是订了。”

“我不信，十八岁的人没订婚。”

“信不信由你，我自小练功，不能分心。兄弟，你呢？”

“我？小着哩。”

逸云打趣他说道：“还小？也有十六岁了。哈哈！你要不讨个漂亮媳妇，兄弟，我恐怕将有一群小黑炭侄儿。”

“呸！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如黑笑孜孜地擂了他一拳。

这儿距府城相当远，地处山区，甚是偏僻，除了山谷之下有十来家零星农舍以外，不见人烟，密林茂草又多，谷中和沿山麓平原一带，全是已结穗的稻田。

两人在林中一面说笑，一面顺着大道缓缓前行。不久，艾家杀声震天，厉吼叱喝之声清晰可闻。

逸云摇头晃脑地说道：“相互拼杀皆为女也！惜哉！”

如黑也煞有介事地答道，“今日之事远因非为女祸；吾兄不思，乌可乱道耶？”

“俗云：十伤九为奸；虽不尽然，庶不远矣！”

“吾兄谬论，深中俗夫遗毒，病入膏肓矣！”

正说问，对面庄中火焰冲天而起。逸云急道：“且走近些，看艾老贼怎样了。”

两人快步出林，藏身林缘向外瞧，相距里许，情景一一入目。只见庄前尸横遍地，兵刃交击之声刺耳，庄中各处火舌冲天而起。庄前，追风剑客和铁面判官正在作生死相拼；另外还有十来对高手，正在打得惨烈万分。

山谷两侧，隐约可见有人正利用草木掩住形迹，徐徐向庄中移动。

逸云突然惊叫道：“庄中妇孺甚多，兄弟，咱俩赶先一步，或许可以救人。”

如黑忙拉住他说道：“不可妄动，咱们犯不着开罪这些凶人，让他们算账去。夔州人提起艾家的人，谁不咬牙切齿？咱们犯不着救他们。”

逸云只好停步，不住摇头叹息。

将近半个时辰，大火益炽，杀声渐微，怪的是没有任何村民前来救火，这可看出追风剑客的为人。

蓦地里，由府城方向奔来七八十名凶悍大汉，直扑向斗场，那是奉命沉船而返的一群大汉。

又是一场混战，艾家的恶贼们扭回了劣势，双方死伤沈籍，又半个时辰过去，活着的大概不到四十人。凡是由庄中向外逃命的人，一窜入草木中，便落入天魔夫人党羽之手，可能活命的机会微乎其微。

追风剑客和铁面判官身形迟滞，已到了油尽灯枯之境；庄前仅有另三对高手，在舍死忘生拼搏。

突然，庄前出现巫山怪姥和天魔地煞两夫人，更有那最美的如烟姑娘。

激斗双方的人，全都大感意外。只听如烟姑娘冷然发话道，“诸位可以停手了，我们等得太久啦！”

众人已到了生死关头，谁也不听。巫山怪姥鸠首杖一挥，白影倏动，如烟已闪电似掠出。

她玉手数张，抢入追风剑客这一对中，左手一掌拍飞判官笔，反手捞住铁面判官的手腕，只一扔，“叭哒”一声，铁面判官跌了个仰面朝天，立时力竭瘫痪。

同一瞬间，她的右手亦伸到追风剑客肋下。铁面判官田地，追风剑客也倒了。

地煞夫人发出一声尖啸，蓦地四面八方涌出数十名村夫村妇。这一群生力军一到，势如群狮出柙，见人就杀，每个人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拥入庄中去了。

天魔夫人抢出，举手投足之间？即将另三对一一用掌击倒，四个人聚在一块。如烟将两个半死人一手一个挟在肋下，四人向林疾射，恰在逸云俩人隐身处不远，停在两株巨树下。

大白天，而且天魔夫人等四人，大概恐怕有人突然闯至，向四周戒备，所以逸云和如黑不能现身听她们说些什么；相距不足二十丈，语音又小，只能目睹，却不能听清。

地煞夫人将两名凶寇倚坐在树根下，解开他们的穴道。半晌，两人疲弱地转醒，用无神的双目，惑然地注视着地煞夫人和如烟姑娘。

如烟的秀目中，已消失了往昔的温柔而冶荡的媚光，代之而起的，却是利如锋刃的冷电寒芒；地煞夫人本来就够难看，这时更丑恶得唬人。两贼愈看愈心惊，全都激灵灵打冷战。

“恶贼，你们认得本夫人么？”地煞夫人用冷似寒冰的声音问，似乎浑身在微微抖动。

两贼同声答道：“地煞夫人，江湖谁不知道？”

地煞夫人阴阴一笑，一指如烟，又道：“她是我的女儿，姓方，十八岁了。恶贼，你们再仔细看看，她像谁？十八年前的事，你们不会忘了的吧？”

两贼骇然一惊，打量如烟半晌。地煞夫人的声音又起：“庄廉，你的左腿也断了十八年，怎不记得了？不是被我用银花打断的么？怎会忘……”

两贼浑身一震，脸色死灰，双手后伸支住上体，臀部着地向后退，额上豆大汗珠滚滚而下，日中神色惊怖已极，如见鬼魅。铁面判官骇极而叫道：“你……你……是百……”活未完，两缕劲风锐啸，射向两贼颌下结喉穴。

两贼向后急倒，着地向侧疾翻，正想蹿走。香风一荡，他们突觉背心上踩上一只莲足，沉重有如一千个泰山。同时，脑后哑穴一麻，做声不得。

踏住他们的正是地煞夫人和如烟，莲足一放一挑，两贼翻了身，铁弓鞋不偏不倚，踩在他们的丹田上。他们只能鼓着一双死鱼眼，脸上恐怖万状。地煞夫人阴森森地说道：“十八年，好长啊！六千多个白昼与黑夜，黄昏与黎明，你们能想到我母女是怎样活下去的？绝谷深宫里那些冤死的鬼魂，看了你们活得好好地，怎能瞑目哪！”

她泪如泉涌，几乎语不成声，银牙一挫，又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纠合江湖恶寇杀我二十名姐妹，我夫洞腹穿心，你们可想到这一天么？听！烈火飞腾，大厦已倾，将没有一个活人逃出，你们的罪，将以血来抵偿，我要将你们剖腹挖心，方消我心头十八年忍辱偷生求全之惧，杀夫毁家之仇必须以血相酬……”

巫山怪姥说道：“英儿，别说了，夔州府的官役们快来啦。”

地煞夫人应声是，又向两贼道：“巫山怪姥她老人家，你们不知是谁吧？她就是先夫的师父呀。”

母女俩抖开两床布幔，点上两贼晕穴，裹成一团背上。天魔夫人发出一声尖啸，招呼众人撤走。

不久，一个老道婆带着四名村妇赶到，说道：“一扫而光，第一场功德十分圆满，还有事情么？”

天魔地煞两夫人齐声说：“师父，我们走吧！两个贼子全被活擒。”

“我们走！”老道婆说完，领四村妇先走了。

所有的人撤完，夔州府的吏役们还在五六里外。逸云直待众人去远，方和如黑扑奔夔州。路上，逸云说道：“这些人的仇仇怨怨，内情真不简单。巫山怪姥这人，兄弟，你可曾听人道及么？”

“家父确曾道及，约在三十年前，三峡水道极不平靖，上航的船只，夜间多遭劫掠一空。后来就出了这位自称巫山怪姥的人，把三峡中潜伏的贼子贼孙全赶跑了，水道方行平靖。她出现三峡为时极暂，仅有三年时间，尔后不知所终，想不到她会与这一群女人走在一伙。”

“听地煞夫人的口气，巫山怪姥之徒，即是地煞夫人之夫，是被这两个凶贼所害，所以有此冤冤相报之事。”

“所以我阻止你不可干预，是是非非，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如不是侠义善良之人，咱们用不着打抱不平啊！”

“她们做得太绝了些，咱们不管，难道其他的人不管么？且跟她们一程再说。”

“不！我们这就往河南一走。”如黑说得极为坚决。

“你急着回家了么？”

“这倒不是，那些女人全不是好道路，我怕你……”他突然住口，将面偏开。

“兄弟，你把我看扁啦！依你，咱们明日东下。”

夔州府为了艾家三百零六具男女老幼尸体之事，闹得乌烟瘴气，所有的来往船只全被封锁，知府大人全力缉凶，他这顶乌纱帽砸定啦！

一连三天，凶手并无蛛丝马迹可寻，据眼线所得消息称，凶手来自武昌府，他们的船只，已撞碎在艳灏堆云云。

第四天水陆行旅解禁，画舫一早便启航东下。逸云和如黑，也另搭一艘客船，直放武昌。

盛夏水满，船只下航速度奇快。三峡夜间禁航，白天航行异常辛苦，乘船的旅客，莫不提心吊胆，胆小的人友根本不敢出舱。

如黑在这一带玩了近月，算是识途老马，他拖逸云坐在船首，指指点点意兴飞扬。

从艳灏大旋涡进入夔门，这是三峡中最险的瞿塘峡，也是最短的一峡，全长不到二十里，可是却令人惊心动魄，过了瞿塘峡最东的鬼门关铁滩，进入了巫峡，方稍为好些。

沿江的峡和滩，究竟不知有多少。过巫山，经金盔银甲峡，再往下便到了巫山十二峰；沿途前后不见江，壁立千仞，端的不愧天下之奇。

画航速度奇快，一过白帝城下游风箱峡，便已不见形影；而逸云所乘的客船，却比画舫慢得多。

当薄暮时分，船抵归州；水涨峡险，舟子不敢冒险快航，只好在归州过夜。画舫未泊归州，可能已抵宜昌了。

翌晨继续东下，船轻水急，一泻而下；未牌左右船抵宜昌，靠在南关码头，客人忙着上下，船老大说是要等晚间才可向下发航。逸云对如黑道：“兄弟，宜昌可有什么名胜逛么？”

这时，两人正在舱面相并而立。如黑笑道：“怎么没有？什么郭璞台，三游洞，庵诗庙……”

“咦！”逸云突然向侧惊呼。

如黑并未在意，还道逸云对这些古人不感兴趣，续说：“别认为这小山城没什么了不起哩！它是……”他突然顿住了，向逸云眺望处看去。

右方江心间，一艘小帆船逆水而上，舱面，一个一身火红劲装的少女，正忧形于色向上游张望；看小船急急上航，大约是驶向南津关。逸云的目光，正落在那红衣少女身上。

如黑小嘴一噘，突用肩一撞逸云的臂膀，不悦地说道：“大哥，被狐狸迷住了么？你……你也不是好人。”

“别胡说！”逸云剑眉紧锁，突然亮声叫道：“三姐！”

红衣女蓦地转首，看到码头边站在舱面上的两个书生，相距三五十丈，她不知就是逸云，但声音却是她不可能忘的逸云，便将手向后一挥，小帆一落，船速骤减，她仍向这儿瞧。

“三姐，有事么？我是逸云。”他向她招手。

小船向码头急驶，相距十来丈，甘凤急声唤：“云弟，果然是你。”

两船相距丈余，她正想作势纵来。逸云摇手叫道：“三姐，别忙！让我下船。”

小船一靠，逸云一拉如黑的小手，跳下小艇，对甘凤沉声说道：“离开这儿，到僻静处说去，镖丢了么？”

小船一面往下游漂，甘凤抢过去扑入他怀中。逸云抱住她，说道：“先坐下，告诉我一切经过。”

两人对面坐下，如黑紧傍着逸云坐，用那亮晶晶而饱含敌意的目光，向甘凤不住打量。

逸云为两人引见道：“如黑弟，这位是我的好邻居，鸿安镖局老东主的千金……”

如黑不友好地接口道：“我知道，叫美红线甘凤。”

逸云并不在意，仍说：“三姐，这位是小弟结交的拜弟……”

“许如黑，言午许，如黑的如，如黑的黑。”如黑仍是没好气地答。

甘凤看不清如黑脸上的表情，碍于逸云脸面，只好和他略一点头，说道：“原米是许相公。云弟，怎没听你说起有一位拜弟呢？”

“我们是打出来的交情，在夔州府结交的兄弟。”如黑冷冷地说。

逸云心中略感意外，这位兄弟怎么竟对甘凤似含敌意的？但他无暇追问，说道：“三姐，锦在哪儿丢的？”

“悔不听你的嘱咐，船一到宜昌，满以为已险境，沈老鬼反对另以小船放暗镖，大哥也认为这段水面平靖……”

逸云摇头道：“天！三峡水急峡险，江湖朋友不会下手，平靖之处才是动手的好地方。你们唉！”

“船一过虎牙山，便发觉有船盯住我们，该死的是并未在意，等到发觉不妙已经晚了。午夜到了枝江江面，船突然开始打旋、倾斜，只一眨眼间，船即下沉。就这样，红货莫名其妙地失了踪。那时江面船只甚多，有人帮我们救人，二哥在水中看到货船被人用利刃割破一个大洞，十二包红货已经不翼而飞。”

“一点消息都没有么？”

“没有，目前只好暂留枝江踩探，我准备到昆明将叔父请来，一方面想找你商量，不想果然天从人愿，找到了你。”

“回昆明怎来得及？”

“先赔镖，然后再往踩探；湖广地面我们不太熟，该我们倒霉。悔不听你的话，以致倾家荡产。唉！”

逸云沉吟半响，突向目光灼灼的如黑问道：“兄弟，这一带的水路朋友你熟么？”

“我？哼！谁也不熟，别忘了我是来玩的。但听人说，这一带的水上黑道人物，倒有个什么荆州三龙三兄弟。”

“他们的窑子在何处？”逸云一面说，目光向后艄一扫。

“不在枝江，在荆州对岸太平口镇。”

“兔子不吃窝边草；咱们先找他们试试。”

甘风说道：“大哥和沈老镖头已经前往太平口下过拜帖，但他们一问三不知，推得干干净净了。”

如黑说道：“下拜帖能将事办好，绿林朋友们早该洗手了。”

“三姐，将我的行囊取来，我和你先到枝江。如黑弟，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

如黑似笑非笑地说道：“你上天，我也跟着你，少说废话。”

“谢谢你，兄弟。”逸云去拍如黑的肩膀。如黑先是一闪，却又乖乖地让他轻拍。

甘风命后艄的船夫转向上驶，靠上客船，逸云和如黑上了船，不久各提了一个大包裹放入小船中，小船快如流矢，向枝江放去。

三人仍在舱面坐了，甘风对逸云含情脉脉地注视，小如黑不住向她翻白眼。

姑娘幽幽地说道：“云弟，你瞒得我好苦。”

“三姐，别见怪，一切请包涵。”

如黑问道：“大哥，你瞒了她什么？”

甘姑娘向如黑善意地笑笑，向逸云白了一眼，说道：“你这位大哥坏着哩！从小我们一块儿长大，他处处表现得像个懦夫，却不知他原是身怀绝艺的高人；要不是这次拖他走在一道，还被他瞒在鼓里呢！”

如黑笑着说道：“大智若愚，值得喝彩。”

“不害羞么？兄弟。”逸云对他笑，又道：“你这一身俊功夫，并不见比我差，却穿上儒衫假充斯文。你是说，伤也是大智若愚？大有自捧之嫌。”

如黑笑笑又道：“我这丑八戒，只配穿这身儒衫。”

逸云也笑道：“兄弟，你把读书人骂惨了。”

小船突然一晃，逸云蓦地站起，双足一分，船身一震，蓦地前冲十余丈。逸云转头向后艄沉声说道：“朋友，你最好安静些，这条小江水在我眼中，像是一条小水沟，要做手脚你是做梦。”

后艄有两个操舟大汉，突然向下一缩，人影不见。

“好小子，溜啦！”逸云叫。小船突以奇疾的速度向前飞射，似若破空飞去，直驶出百十丈外去了。

如黑脱口叹道：“大哥，好俊的以气驭舟术！”

甘风惊得目定口呆，骇然向逸云痴望。

江心现出两个人头，那是两个舟子。逸云亮声儿叫道：“朋友，你来不及拔塞子，活舱毫无用处。我不为难你们，回去告诉荆州三龙，咱们将专诚往拜。”

逸云走向后艄，亲自把舵。如黑和甘姑娘同时跟到，姑娘惊奇地问道：“云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荆州三龙的爪牙？”

“很简单，如黑一说出荆州三龙的名号，我用眼角余光留意他们的神色，以天听之术听他们说了两个字：灭口！所以他们第一着扯帆转舵要翻舟时，我便先发制人；但没料到他们溜得那么快。要不信，你可到舱中瞧瞧，准是有两个活门放水的活舱。”

“那……我们抓一个来问问。”

“不用了，准是荆州三龙干的好事，我们赶在前面，先拜望他们，还怕他们不放手么？”

“失镖已经三天，别让他们……”

如黑说道：“不要紧，江湖规矩他们怎能不顾？在一月之内，红货没人敢动。”

“不一定，兄弟，你知道红货是什么？九叶灵芝哩！咱们得赶快些，休教他们运走了。”

小舟去势奇急，越过荆门虎牙二山，急放枝江而去。

太平口，在荆州对岸。那时，这小镇不大，有渡船往来，倒也相当繁华。

当夜，一艘轻舟靠了岸。船首的逸云突用肩转触如黑，向对岸隐隐船火一指，说道：“瞧！她们也在这儿。”

荆州那面，一股画舫静静地泊在岸边，正是天魔夫人的画舫。

如黑悻悻地说道：“哼！希望她们与这事无关。”

“兄弟，你似乎不满意她们的所为。”

“也可以这般说。”如黑又轻哼一声。

船一靠岸，径奔镇南。镇南有一条大道，向南可到青山镇。这一带并不全是平原，岗阜起伏，茂林修竹比比皆是，村落星罗棋布。

不久，沈老镖师在前引路，依次是甘家兄弟和五名镖师。甘凤随着逸云、如黑，在后飘逸地跟上。十一个人闷声疾走，凉风习习，星光满天，正好赶路。

所有的人全是玄色劲装，背剑挂囊；甘姑娘仍是一身火红，逸云、如黑则依然是一袭青衫。

正走间，前面现出两个身穿灰色直裰，灰色紧身裤，足下是多耳麻鞋，脑袋光光扛着一把方便铲的走方和尚，正踉踉跄跄向前行，酒气冲天；显然是两个不守清规的佛门混蛋。

沈老镖头领着众人，正欲由一侧超越两僧而过。突然，两僧左右一分，方便铲左右一拦，一个和尚蓦地虎吼道，“好没规矩！大和尚还没走，抢什么先？敢情是追魂么？乖乖的在后面跟着了。”

一行人全站住了。沈老镖师大概钉子碰多了，修养倒是好了不少，他泰然地说道：“大师父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等有急事在身，请借光让我等先走一步。”

另一个大和尚叫道：“废话！我花和尚一宏岂是随便让人借光的？”说着说着，连打酒呃。

所有的镖师和甘龙三兄妹，全都骇然变色，情不自禁退了一步，如见鬼魅。

“还有我恶蜂憎悟本，也是个不善主儿。呃呃！要不服气嘛！呃……可以试试。呃！”

两个和尚不住打酒呃，转身拖着方便铲，摇摇晃晃向前踉跄走了。

逸云目光锐利，黑夜间可以明察秋毫，已看清那花和尚有五六十年年纪，但红光满面，皱纹不多，看去还不超过三十岁。恶蜂僧倒是年青，也在三十岁左右。两条身躯伟岸，高八尺、像两条大牯牛；人虽醉了，可是语声中气十足，显然内力极佳。

甘龙兄弟倒抽一口凉气，呆在一旁动弹不得。

如黑大概知道两僧的来历，他拉着逸云轻声说道：“大哥，该我们出面了。”说完，泰然举步。

“许兄弟，万万动不得。”甘凤突将两人拦住。

逸云向甘龙迷惑地问道：“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两和尚已经走远，甘龙压低声音说道：“那花和尚横行江湖四十年，乃是天下知名的恶僧；据说武当的掌门追魂三剑玄同道长，也输给这和尚一掌。为人狠手辣，酒色财气门门皆精，是个人见人怕鬼见鬼愁的人物。那恶蜂僧乃是少林晚辈中的色中饿鬼，也是个难惹的主儿。看去向两个贼和尚定也是赴荆州三龙庄上去的，咱们今晚……唉！

看来这镖是赔定了。”

“哦！那就非要小弟出手不可了。”逸云说完，将青衫下摆向上一抄，掖在内里腰帕上。

甘凤急叫道：“云弟，不可！那恶和尚千万惹不得。”

“你走开些！”如黑对她没好气地说，并也将衣袂掖好。一路上，甘凤老往逸云身侧靠，恨不得偎在他怀中才如意，可把如黑看得眼中直冒火，恨不得一掌把她捆个乌天暗地，所以对她说话十分不礼貌。接着他又说道：“年初我在河南宝丰，就和花和尚打了一架，如此而已，怕什么呢？”

逸云问道：“黑弟，你胜了么？”

“他内力浑厚些，可是无奈我何。”如黑答。

逸云向甘龙说道：“大哥请和诸位躲在一旁旁观，待我和如黑弟会他们一会。走！”

他挽着如黑的小手，大踏步急赶，口中喝道：“酒色财气四堵墙，多少贤人在中央；劝君遁出四墙外，胜似名山苦参禅。呔！和尚慢走！”

“哪个王八龟孙叫我佛爷？呢……活得不耐烦了！呃呃……佛爷就超度你也未尝不可。”花和尚踉跄转身，眯着醉眼叫。

如黑枪前两步，嘻一声轻笑，尖声叫道：“贼和尚，可记得小黑爷么？宝丰别后，你竟来曾涅盘，妙哉！咱们再斗斗。”

花和尚定睛一看，不由气往上冲，大吼道：“原来是你这小黑鬼，那次你跑得真快！”

嘿嘿！这次佛爷要让你跑了，还叫什么花和尚？”他将方便铲往坚硬的路面一插，没入两尺有奇，偌大的铲头，轻轻地贯入泥中。他跨前三步，又叫道：“黑小子，来来来，佛爷要挖你的心肝下酒。”

如黑欺身枪入，兰花指疾如闪电，放手枪攻。

花和尚屹立如山，一双蒲掌四面乱摸，不理那万千指影，他要捕捉如黑的身躯。

如黑知道利害，这贼和尚浑身坚逾精钢，小指儿戳在他身上，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有一股奇大的反震潜力，震得指儿隐隐生疼。他大概吃过小苦头，不敢攻和尚的上盘，像一条魅影，展开奇奥的身法，八方游走，专找空隙攻和尚身后命肾两门。

和尚身躯庞大，但十分灵活，双掌荡起阵阵罡风，迫得如黑近身不得，三丈内飞沙走石，声势唬人。

一旁的恶蜂僧看同伴占尽上风，他也感到手痒，“笃”一声将方便铲插在路旁，点手儿向逸云叫道：“小子，你也来，佛爷打发你上路。”

逸云看如黑一时尚可支持，便慢步背手上前，呵呵笑道：“呵呵！和尚，你是少林的小辈，百步神拳你不会，降龙伏虎掌大概也不行，你打发谁上路？呵呵！”

“小辈，你看这是什么？”左手一圈，兜心一拳捣出。

拳风锐啸，直拖八尺外的逸云，潜劲排山倒海似地涌出，声势骇人。

逸云举左手一摆，拳风立时飞散；他又笑道：“呵呵！差得远哩。和尚，百步神拳带有拳风你只有三成火候，还得苦练。看我的。”

他声出人大踏步枪进，伸手便抓。恶蜂僧吃了一惊，搓身后撤，大吼一声，呼呼呼连环捣出三拳。

逸云根本不理他的凛凛拳风，突然一闪而进，左手“现龙”并向上一托，大和尚的拳向上一扬；右子“饥鹰搏兔”兜头便抓。大和尚头一偏，双拳没撤回，使向右一闪。

逸云一声轻笑，右手一落一翻，疾逾电闪，恰好扣住大和尚的左肘曲池，猛地向路旁一扔，说道：“抄家伙上，你的拳脚太糟，怎么个练法的？少林竟让这种货色在外现眼，邪门！”

其实恶蜂僧阴确了得，百步神拳在丈内可以碎石开碑，不然怎敢在外作恶？可是他遇上逸云这不怕内家气功打击的旷世奇才，伽蓝禅功还没反震他呢。

恶蜂僧曲池穴被制，庞大的身躯“砰”一声掼倒路旁，恰近方便铲，却不敢扑上，横眉竖目吼道：“小子，你敢通名么？”

“和尚，你听了，区区姓华，叫逸云。像你这种不守清规，恶名昭彩的少林败类，华某该将你废去武功，替贵掌门苦行大师清理门户。但区区与贵派尚有些小交情，目下不想出手惩戒你，日后区区必将至嵩山一谒贵掌门，由贵派自行处理。你，给我快滚！”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小辈，咱们后会有期。”恶蜂僧拖着方便铲，交代了场面话，恶狠狠地走了。

另一面恶斗方酣，小如黑只剩下一丝淡淡青影，在罡风怒号沙石纷飞中，不时攻出一两记力可排山的奇奥掌力。可是花和尚置之不理，见影打影，无影打形，从容不边运掌，每攻一招，罡风必荡出五六丈外，路旁小树，全被连根拔起，端的骇人所闻，风雷俱起。

逸云看了半晌，心中一震，暗说：“这和尚掌出如山，力及五六丈外，罡风啸声略带梵呗之声，掌势也与师父所传的‘梵音掌’大是相同。唔！难道说，他是师叔朗月和尚恒非的门人么？”

他愈看愈像，不由心中狂跳，总算找到师叔的线索啦，便朗声叫道：“黑弟，请退下，待我会他。”

如黑正苦内力不如人，无法伤得和尚，正欲拔出家传宝剑，与和尚拼兵刃，闻声一跃退出战圈。他感到奇怪，逸云的话，他无法不听，这是一种难以言宣的感情，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其中因果。在家之时，他连父母和祖父的话，也从没这样柔顺过哩。

花和尚怎肯让如黑脱身？三五十招竟未将小伙子收拾下，他已无名火起，大吼一声，凌空扑到，双掌连环拍出，立下杀手；掌风隐挟风雷，也像九天梵音乍起，只是不够清楚，并无令人惊然心慑的作用而已。

逸云心中一惊，清啸一声，一闪即至，拦在如黑身前，左掌向侧一带，将劲急绝伦的罡风向旁一引，右掌一翻，一掌飞出，直拍花和尚左肩。

花和尚左掌向下一沉，双掌接实。

“嘭”一声巨响，接着“轰”一声大震，沙石纷飞，人形飞腾。“嘭”是双掌接实所发的巨响；“轰”却是被逸云引开的撼山掌力，将路旁轰出一个

三尺圆径，深有近尺的大洞，沙石激射声势骇人听闻。

逸云双肩微晃，屹立原地不动。花和尚像被罡风所扫，凌空倒飞丈外，沉身落地，又路舱退了两步。

“秃驴！你好歹毒的心肠，从背后下煞手；哼！也接我一掌！”逸云声出人动，快逾电光石火，抢近一掌扔出。掌出无声无影，看似毫无力道。

花和尚识货，塌肩闪开，左掌“拂云扫雾”引开正面，右掌恍若开山巨斧，劈出一招“吴刚伐桂”。

逸云右切左扫，揉身扑进，右手一圈一拂，掌影疾似惊雷，由和尚胸前向上反扫。

和尚呵了一惊，那似若温热，而又直透经脉的掌劲，竟然透过护身真气，似若震裂肌肤的指力，像要滚入心脾，他怎能不惊？大吼一声，飞退两丈。

“不要走！接着。”声出掌到，逸云已如影附形追到，一掌斜拍，左手五指箕张，伸手便抓去。

花和尚左闪右避，化招出招，只眨眼间，便挡了五招，迟了三丈余，额上沁出汗珠。

他一掌拍出，横飘丈余，并出声大喝：“娃娃，住手！你是何人门下？四十年来你是第一个禁得起佛爷一击之人。”这家伙还充门面呢。

逸云背着手，剑眉一轩，撇开话题，反问道：“朗月大一师是尊驾何人？说！休得自误。”

花和尚骇然变色，迟了四五步，张口结舌地说道：“阁下问此则甚？你……你是何人？”

逸云双掌一分，突然左上右下一推一按，掌风带起殷殷风雷中有九天梵音乍响，恍若万千僧侣同声合唱，令人闻之浑身一震，脑中空明，却又浑身无力。

“梵音掌！你……你是……龙……”花和尚脱口惊叫。

突然，从太平口方向，树林转角处，现出十六盏纱灯，排成两行冉冉而来；中间有暖轿十二乘，并有十数个身披银纱的女人身影，正向这儿急走，速度甚快，转瞬即至。

花和尚只说出一个龙字，突向道旁矮林中一闪而没。

“哪儿走！”逸云大喝一声，腾身掠出。岂知花和尚奸似鬼，人一落下矮林，突然向后又飞，再向左一闪，便回到路中，方便铲也不要了，向十六盏宫灯处急射。

如黑晃身欺近，向贼秃背心就是一掌，同时暴喝道：“贼秃休走！”

花和尚猛地向后扔出一掌，把如黑震得飞退八尺，灰影一闪，向纱灯闪耀处掠去。

逸云未料到贼秃使奸，走过了头，突然半空中向下一沉，向左一旋，硬将身影扭转，手足一振，向贼秃追去。

冉冉而来的人群，已发觉这儿有高手印证，灰影一到，前面三乘暖轿射出三条灰影，乃是巫山怪姥，和天魔地煞两夫人，向疾射而到的花和尚追去。

十六盏宫灯向两侧一分，轿群四散，幽香四射，宫装美女纷由轿中掠出。

“来得正好！”花和尚大吼，双掌一分，“嘭”一声巨震，巫山怪姥和天

魔地煞二夫人，被震得三面一分。

花和尚身形一窒，略一怔神，身后逸云行将扑到，他向女人堆中一钻，在—阵娇呼之中，隐入矮林中不见。

逸云可不能排开众女追赶，只好颓然止步。

巫山怪姥和二位夫人，震得气血翻腾，几乎受伤，惊得脸上难看已极。逸云—到，最后—乘暖轿中，射到—位老道婆，她怒啸—声，向刚定下身形的逸云扑到，鸟爪似的双手左右箕张，凌空下扑。

如黑恰好赶到，他冷哼—声，漆黑的小手—振，喝声“慢来！”十道锐啸着的劲风，书然射出。

老道婆似乎—惊，大袖突向前—振，“叭叭”两声脆响，两股排山倒海似的罡风向前一涌，人亦向侧—飘。

在指风丝丝中，逸云—拉如黑的手肘，说道：“是她们，我们走！”走字—出，两人已快如流星划空，—闪即逝。

这不过是眨眼间事，等十六名手执宫灯的少女四面形成合围，另八名千娇百媚的宫装少女掠到，已不见了逸云和如黑的踪影了。

老道婆几乎被指风射中，心中暗惊，怔在—旁。

“师父，你老人家可好？”天魔地煞夫人同声惊问，纵至老道婆身畔。老道婆神色—凛，沉声说道：“这象是‘朝元真气’，扫云山庄的绝学；有武林三杰与我们为敌，孩子，咱们前途茫茫。”

地煞夫人仰天长叹，悲声道：“师父，英儿好命苦，我……我……”

天魔夫人接口道：“师父，这后来的两个少年，乃是追逐—名和尚而来，并非与我们作对。师妹，千万不可灰心。”

老道婆沉吟半响，寿眉—轩，说道：“事到头来不能畏首畏尾，我们又—不惹他们，万—找上门来，说不得只好—拼。孩子，你们可看清他们的面目么？”

“黑夜之间，变起仓卒，无法辨清。”

巫山怪姥却说道：“那和尚却像是传闻中的花和尚—宏，能—举震退我三人的人，恐怕只有他能办到。”

“那酒色和尚不打紧，我们可以将他收服，管叫他甘为我们效力。我们走！”老道婆说完，转身招呼轿子。

片刻，十六名少女持灯分两行冉冉向南而去；二十四名健壮英俊的精装大汉，抬起十二顶暖轿急步走了。

逸云与如黑携手隐去，远出三五里方行折回。矮林中，甘龙等九人只觉—心胆俱寒，这片刻的武林罕见，石破天惊的拼搏，令他们倒抽—口凉气，暗叫侥幸不已。

他们距天魔夫人谈论之处，约有数十丈距离，听不清她们所论何事，目送她们经过隐身之处消失在南端，方相继走出道中，眼看花和尚掌力所击的大坑，全都毛骨—然。

正惊惶问，逸云和如黑已经到了。逸云正色道：“龙哥，刚才那两个贼秃，和刚才经过的—群女人，可能是前往荆州三龙巢穴的狐犬。今晚，咱们用不着—举暗入，干脆明晨公然再次投帖，先由我和如黑弟走—道。”

甘凤说道：“云弟，我也跟你—道去。”

如黑晶亮的眸子—瞪，冷冷地说道：“三姐，你不放心我们？多—个人，碍手碍脚，又不是明斗，用不着多人前往。”

“如黑弟，相信把风阻道之事，我甘凤还派得上用场吧？云弟，是么？”甘凤急了，她看样子是非去不可啦。

如黑小手一叉腰，语声仍冷冷地说道：“要不我和三姐半弧形的护村河，向南蜿蜒而下。村后，有一道围绕着接连护村河的矮木栅围墙，墙内十余丈是一片新绿的草地，以内才是楼房。

村前有一道小小吊桥，搭在七八丈宽的小河上。河的内岸，是一段七八丈宽的草地，草地后是一片宽有三丈的一圈荆棘丛。再往里；是三合泥打平的晒谷场，十分宽阔，其实就是练武场。再往后，就是房舍了。

这就是荆州三龙的巢穴，平时，大家都叫他们郑大员外，郑二郑三员外。老大叫郑龙，老二郑虎，老三郑彪。他们在本地有上千亩肥沃的田地，在水上有三四十艘大船，明里是殷实的庄稼人，暗地里却是干水上黑买卖无恶不作的黑道中人。庄中来往的客人，全是晚上造访的稀客，白天里，村中子弟种田种得蛮像回事。

所以邻村父老子弟们，都不知道年届花甲的三位员外，有三个人见人怕的绰号。江湖人却一问即知，他们是混江龙郑龙；秃头龙郑虎，因为他是秃子；孽龙郑彪，这家伙犹其恶毒，所以叫孽龙。三兄弟合称荆州三龙，名号确是响亮，坏事做尽，无所不为。

十八年前，孽龙郑彪在白石江畔，被百花教主识破行藏，被她用独门手法点伤了足阳明胃经，整个右半身麻木不仁，已成了个半死人。

混江龙大概早就得到消息，知道天魔夫人一行订于今晚到达，所以在岔路口专诚相待，接待人打躬作揖往里请。

逸云一拉如黑，由山岗下矮林中扑奔村后。

到了木栅旁，已听到狗吠之声此起彼落，逸云说道：“讨厌！这些狗。”

如黑说道：“不妨，狗是在村外警戒用的猎犬，村中楼房甚高，不碍事。”

逸云打趣他说道：“你身上的衣香，也是讨厌。”

“不许胡扯。”他推了逸云一把。

“好，不胡扯。你瞧，木栅后那片草坪，准有玩意，”

“那是陷坑，串地锦，更有卧弓伏弩，但岂奈你我何？”

“我先过去，听招呼再过来。”逸云说完，突然飞掠而出，一超过木栅，不点棚顶，竟用脚在下沉的瞬间，一登栅腰，身形平射而出，以旷世绝学驭气而射，直掠出十余丈外，落在一丛蒺藜之前，快得肉眼难辨。

他隐下身形，向内观探虚实。十余丈外，正是十数间平房，墙脚下，三条恶犬正转过场角，向这儿奔来。

他毫不犹豫，摘下三枚树刺，扔手射出。

三条恶犬一声未出，颓然伏倒。

他用千里传音之术向如黑说道：“贤弟，可以过来了。”

淡淡青影凌空飞射，半空中手脚齐张，象一头大鸟三升三降滑翔而下，不正不倚落在逸云身畔。

逸云一挽他的腰肢，如黑在他手一及身之间，浑身似乎一震，紧傍着他伏下。

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如黑说道：“好俊的轻功，贤弟，你足以傲视江湖。”

“云哥，我那有你精纯？你是贴地平射，我却需凌空借力滑翔，差多了。普天之下，无出你右，云哥，我为你感到骄傲。”他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

细声细气，与平时大为不同，迥异两人。

两人紧倚伏下，相距极近。逸云只觉如黑身上发出的幽香沁心脾，且说话之间，吐气如兰，幽香阵阵。他嗅惯了这香味，到未在意；但附在如黑背上的手，感到如黑的心脉跳动极为迅疾，不由一惊，说道：“贤弟，是用劲过度么？”

“不！再宽两丈，我还可勉强渡过。我们走！”

逸云说声是，越过蒺藜，一闪便到了墙根，在墙角伸手一探，突然提起一个黑衣人，挟在肋下纵上屋榴，像头夜鹰穿入二楼瓦拢下。

如黑经验更为老到，他先将三条恶犬尸拖回蒺藜旁，塞入暗影中，方紧随逸云身后陷入瓦拢下。

这时，正东厅房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似在大宴宾客。谁留意这一面倚为天险的角落，有人不怕一切埋伏偷入了腹地呢？

这座楼，透出一丝灯光，似是一般平民的住所，楼上是内室，与一般农家以楼上堆放杂物大是不同。

细听楼内传出的声浪，逸云怒火上冲；如黑摹一咬牙，便待碎窗而进。逸云向左一指。那儿有一个窗向外支起，并未放下，正好利用那儿进入楼中。

两人正在思索如何进入，楼内已传出一缕嚤嚤泣泣，并有一个嘶哑的喉音说道：“你该满意了，要不是你还有三分姿色，早被太爷扔你入江喂了王八哩。告诉你，今晚你不从也得从，太爷等不及了；白天浪费了一天，太爷可不能再等。”

接着是衣衫撕裂声和哀哀恳求声乍起。

如黑忍无可忍，平射而出，一沾左檐角，身形下坠，飘然进入窗口，逸云挟着黑衣人，也轻如飞絮跟进，顺手将窗放下。

如黑穿过走道，掩至门旁，正想破门而入，逸云抢前一步，按在门闩部位，借物传力将门后闩子轻轻移开，悄悄掩入。

如黑惊叫一声，慌忙退出。原来房中卧榻之上，一个赤条条的精壮大汉，正将一个女人剥得只剩半条褻裤，仍在撕下另一半。

逸云旋风似的扑入，大汉刚听到如黑惊叫，蓦一抬头，逸云已到，这家伙确是了得，来不及应付，托起裸女劈面向逸云掼去，向床里疾滚。

他快，但能快过逸云的人并不多见。逸云左肋下挟着一个人，伸右手接住裸女，身仍疾进，飞跃登榻。

在帐儿倒下的瞬间，大汉挨了一足尖，立时昏死。逸云丢下黑衣大汉，扯被单将裸女盖住；她已经惊得昏厥过去，人事不省。捉过赤身大汉，拍开他的穴道，扔一条裤子给他，喝道：“快穿上，太爷有话问你。休打主意耍花样，伤要乱动不听话，教你死活都难，快！”

好汉不吃眼前亏，大汉知道遇上硬对头，千紧万紧，性命要紧，乖乖地穿上裤子。

他裤子一穿上，算是走了霉运，门外的如黑蓦地抢入，左右开弓“拍拍”两声，大汉一口大牙全落，仰身便倒。要不是逸云拉得快，如黑那一劈掌准勾了他的魂。

逸云不知这位贤弟何以盛怒，拉住他的手轻声说道：“兄弟，留活口！”

“问他干吗？还有一个黑衣暗桩可问。”如黑仍在盛怒之下，但果然住手。

逸云将黑衣人按在椅上，拍开他的穴道，等他缓缓苏醒，方轻声问道：“朋友，放明白些，好好回答我们的问话。”

黑衣人看清眼下景况，倏然站起，张口向灯上猛吹，伸手去拔背上单刀。

手还未触刀把，逸云伸掌一摇，不但灯未被吹熄，贼人的一只手颓然垂下。逸云淡淡一笑说道：“少在太爷面前现眼，你这点玩意不成气候。坐下！”

贼人还能不坐？一股软绵绵而又无可抗拒的潜劲涌到，“噗”一声跌倒椅上。贼人惊骇地问道：“你要问就问，我知无不言。”

“那就好，希望你爽快些。鸿安镖局的红货，现在何处？”

“已经不在庄中，由瞿塘的白帝三蛟接走了。”

“白帝三蛟是谁？”

“乃是白帝城三杰，奉夔州追风剑客艾老前辈钧旨，要走了红货。”

“走了多久？”

“昨天午后动身返川。”

“你们难道不知追风剑客已死了么？”

“今晨才得到讯息，已派人前往截回，但目下还未获回报。那白帝三蛟大概也知道追风剑客已死，在三峡以下，他们不敢与本庄争短长，却由陆路走了。”

“你这些话可真实么？”

“在下无一虚语，其实在庄中做见不得人的水上杀人勾当，并非在下甘愿。”

“好，饶你一死，等会儿我带你出庄，看阁下身手不弱，江湖何处无安身立命之处？日后你得自爱些。”

大汉跪下叩头，逸云扶起他说道：“把那家伙宰了，容他不得。”他向昏死在床的大汉一指。

黑衣人伸手抓起那人，在灯光下一照，突然说：“这家伙日前在枝江做了一票买卖，昨日押河水回庄，那苦主一家六口，被他杀了五名，独留一个大闺女，大庄主赏给他糟塌，真是死有余辜。”

“你提他到门外宰了算啦！”

黑衣人将贼人一拖，带动了被单，露出裸女的上身。他叫：“就是这可怜的女人，她还不知一门五口全死了呢？”

他将贼人提出房外。逸云伸手去拉被单，准备替裸女掩在上身，如黑将他推开，说道：“这里不要你管，交给我。”他掩上被单，去找衣裤。

逸云冲如黑淡淡一笑，表情有点不以为然，他一面出房，一面说道：“贤弟，色字头上一把刀，少接触这些乱人心意的事物，对你大有好处。”

如黑蓦地回身，嗔道：“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放心你，我这丑八怪心如止水，别替我担心。”

他在衣柜中找出一套衣服替裸女穿上，在三斗橱中搜出一大包金银包了，撕被单将裸女背上出了房，对逸云说：“我们走！”

“我得看看天魔夫人到此所为何来……”

“别管她们，我们去迫白帝三蛟，你不思追镖？”

说起追镖，逸云倒是大急，对黑衣大汉说道：“朋友，你可知道由陆路入川的便道么？”

“在下曾经走过一次，愿与两位大侠同行。”

“咱们走！先到太平口。”他将黑衣大汉挟起，由原路出庄，赶奔太平口。

三更尽四更初，两人各背一男一女回到客店，交代甘龙兄弟先暂隐下行藏，等他们回来后再找荆州三龙算帐。

由逸云携着黑衣大汉，三人连夜上道。

从太平口走陆路沿长江南岸入川，路途遥远而险阻重重，先到枝江，沿清江经长阳到建始，翻越崇山峻岭可到夔州。沿途鸟道羊径，峰巅无尽，人烟绝迹，其间蛇虫恶兽相率食人，端的危机重重，极不好走。

凌晨，他们赶到了枝江，打尖后携带了干粮火种，继续向上赶，急如星火。黑衣大汉姓江，名文锦，手脚还算利落，江湖经验倒还不差。逸云驾着他一条胳膊，烧小道急赶，快逾奔马，出宜都不久，便赶上了荆州三龙派出的截镖贼。

三人不管他们的事，沿清江北岸入山，向长阳疾走。

这一带已是万山丛中。那年头人口不多，走上三五十里不见人烟，乃是极平常之事。

入山将近五十里。逸云听觉通玄，老远便听到前面不远有马匹的嘶鸣，他喜形于色地说：“看来艾老贼真奸，并未将红货的内情告诉了白帝三蚊，他们竟将十二包红货全装来了，还用驮马呢。”

江文锦接口道：“这条路驮马只能到长阳，以后，人也不太易走，别说是驮马了，我们赶得正是时候。”

绕过了两座山嘴，已可看到前面十余匹驮马正鱼贯而行，每一匹马的鞍侧，挂着两个大河布包，用绳索捆实，有两名身穿青布短褂，青布缠头系青色大腰帕，和同色紧身扎脚裤，足踏爬山虎快靴的精悍大汉前后保护，肋下挟着一个长布卷儿，大概就是兵刃。

乍看去，真象一队山区客商。

马队前后，沿途散处着七八个同样装束的老少人物，一面走一面不时向后张望，戒备着两端以防不测。

“华大侠，走在最后那虬须大汉，就是老三出洞蛟吕皓，一把分水刺确是了得。最前两位，背上微驼那矮个儿，是老大分水蛟吕梁；那左臂有点不便的是老二青蛟吕昌，他身上刺满了花纹，赤膊时但见一身青。”

如黑说道：“我们赶上去动手。”

“且慢！有热闹可看，咱们等会儿再说。”逸云拦住了他。

三人站立处是一个山嘴，可以看出五六里地，十二匹驮马的行列，尽入目中。马队缓缓前行前面二处山崖下，突然现出三个人来，有意无意地拦在路中。

第一个身穿大红道士服，年约五十上下，高个儿，鹰嘴勾鼻山羊眼，面色发青，腰悬宝剑；他就是本书第一章中，出现拦截方逸君夫妇的三阴一绝无为老道，武当的败类。

真巧，第二名正是同时现身的花花太岁桑璞，八尺以上的身材像座小山，手中的开山大斧乌光闪闪；十八年来，他也老了不少，颌下已现出灰色须影。

第三人是生面孔，五短身材，尖头突嘴，加以背上微驼，看去猥琐已极。他倒拖着一根三截熟铜棍，一双鼠目，骨碌碌乱转；他叫飞天鼠侯杰，也是个下三滥的恶贼。

逸云等三人利用山石土堆隐身，逐步欺近，相距二三十丈，在一丛茂草中向外瞧。

分水蛟久走江湖，可是却不识这几位拦路凶神的名号，他举手止住驮马，自己和青蛟向前迎去。

三阴一绝在中，花花太岁在右，飞天鼠在左，三个人当中一站，谁也没做声，抬头望天，似若无睹。

分水蛟有点暴躁，他向前一站，鬼眼一翻说道：“在下分水蛟吕梁，诸位，请借道。”

三贼恍如未闻，仍抬头望天，置之不理。

“道上同源吗？哪条线上的朋友？怨吕某眼拙，请教贵姓高讳。”分水蛟声音愈说愈大。可是三人根本不理他，似若三具行尸。

分水蛟将布卷儿打开，取出一对精光闪闪的分水刺，扔掉布卷儿说道：“朋友，难道吕某不堪接待诸位么？再如此托大，不懂规矩，休怪吕某无礼。”

花花太岁一低头，睥睨了分水蛟一眼，邪恶地笑笑道：“你是人是虫？怎么个无礼法？嗯？”

分水蛟怒声说道：“大个儿，吕某可要得罪你了。”

花花太岁阴阴一笑，却向三阴一绝咧着嘴嘿嘿笑道：“道爷，大事不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这座山吃不成了，怎办？道爷。”

老道翻着鹰眼问道：“你说什么？怎么个吃不成法？”

花花太岁奸笑着说道：“有人给咱们叫阵，说规矩，眼见要将咱们的饭碗砸破，当然吃不成啦。”

“砸破咱们的饭碗？哼！不成，叫他们留下脑袋就是啦。”

“留下货物也成。”飞天鼠接口了，用手点着马匹又说：“按规矩，该由咱们留下六匹；既然这位当家的这么凶，咱们全留下了。朋友，你们乖乖挟尾巴滚吧，用得着爷们动手替你引道么？”

分水蛟一听规矩，认为他们是劫路的，呵呵一笑道，“朋友，别说得太满了些，凭什么敢要咱们滚？道不同兵刃见真章，咱们本来是江不犯山，朋友，今天只好不是你就是我了。”分水蛟说完，举手向后一招，十余条凶猛大汉纷纷撒兵刃向前奔到。

花花太岁问道：“你真要太岁爷动手么？”

“少废话，通名上来，吕某定然记下了。”

“你真眼劣得紧，竟然连我花花太岁桑擘也自不识，你枉自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你竖起蛇耳听了，啊！不！蛇没有耳，蛟耳桑爷倒未见过。那位道爷是三阴一绝无为道长，那小个儿嘛，人称飞天鼠。你上吧，用不着通名道姓，爷们全知道。”

分水蛟心中一凛，暗叫棘手，却昂然地问道：“桑兄和无为道长都与追风剑客艾爷有交情，吕某乃是奉艾爷所差，请问因何见阻？”

“废话！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你道太爷不知艾如虹全家死得一个不剩了么？”

“那么，阁下是有所为而来的了。”

“滚你娘的！要无所为而来，太爷跑到这穷团恶水里消谴么？你简直白活了偌大年纪……”

分水蛟不等他说完，大吼一声，分水刺一招“上下交征”，揉身扑上。

花花太岁抢前八尺，开山大斧一旋，“铮铮”两声崩开分水刺，一记“连环三斧”立还颜色了。大斧又重又沉，在他手中却轻如无物，一连三斧急如惊雷，劲风呼啸，立将分水蛟迫退八步之远。

五

分水蛟苦于兵刃太轻，不敢硬碰；小道右是山，左是水，中间只有近丈空间周旋，小巧功夫无所施其技。花花太岁的开山大斧柄儿特长，展开来整个空间全被封实，分水刺简直无用武之地，真是毫无还手之力。

但分水蛟也不是弱者，左闪右钻侦空儿攻出一两招，上下齐出，左右飞射，挑点挂抹倒也够狠。

两人一交手，其余的人光瞪眼，插不上手，除了由水下走，小道已无法通行。

青蛟吕昌突然一打手式，首先脱掉外衣，露出浑身青绣，坟起如山的肌肉，刺隐肘后，悄然钻入水中去了。

接着下水的共有十名大汉，后面出洞蛟也带着十余个人赶来，在后戒备，接替了青蛟。

哗啦一声水响，青蛟由水中钻出，由后面猛扑三阴一绝，分水刺寒芒似电。

老道冷哼一声，撒下长剑回身挥出一剑。“铮”一声兵刃相触，溜出无数火花；老道横飘两步，青蛟震飘五六尺。

白帝三蛟中，青蛟功力最深，虽左手略有不便，但专用一柄分水刺却更为精纯些。

最差劲是老大分水蛟，他自小便驼了背，先天不足，可是也不等闲。

两端一交手，飞天鼠被搁在中间，十分惬意。突然，水中一阵水响，十余名大汉飞跃出水，向两端一分，前后一抢，两下夹攻，好一场狠斗。

花花太岁前后受敌，不由火起，大吼一声，一斧崩开分水蛟的分水刺，身形突转，大斧疾抡身后大汉“哎……”了一声，斧过腰断。

他又“猛虎回头”回身大吼，“铮”一声荡开袭来一刷，再向前反扫而出，“铮”一声分水蛟右手刺脱手飞出王丈外落入江心，大斧已临肩头。

分水蛟一咬牙，向后以铁板桥身法一倒，左手分水刺脱于飞射，直奔花花太岁前胸。

花花太岁无暇伤人，一抬斧柄，崩飞袭来之刺，但未料到水上冒出一个人头，贴地滑进，寒芒一闪，同时袭到足胫。他狂叫一声，撒手扔出大斧，向将欲滚开的分水蛟砸去。

大斧将分水蛟的胸膛劈开，斧刃直入地中近尺。花花太岁右足已断，“吧”一声向前仆倒。

水上突袭的是出洞蛟，他奔前两步站起，双刺猛挥，将刚倒地的花花太岁双腿全卸下了，兜心一刺，由背心直贯前胸，呜呼哀哉！

飞天鼠力敌两名大汉，三截棍乃兵器中最难使用，而又十分霸道的玩意，但吸“哗啦啦”声中，劲风怒号，只二五照面，便将一个大汉天灵盖砸个稀烂。

出洞蛟刚赶到，另一名大汉恰被扫断双足，飞坠入江去了。他大吼道：“交给我！”

退！”几名大汉“扑通”一声退入水中；出洞蛟欺身便抢，两人遂搭上了手。

另一面三阴一绝占尽上风，三贼中老道功力最高，也最阴狠，迫得青蛟步步后撤。

凡是由后面袭到的人，老道全不在乎，他也不回身应付，尽凭听风辨器术闪避，任令来人扑近，在闪避之中，悄悄地反手击出他那成名绝学三阴手。在他逐步迫进五六丈的距离内，身后躺了八名浑身发青，气血正在凝结的大汉。

青蛟愈打愈心寒，分水刺已递不出招式了。

飞天鼠遇上了出洞蛟，棋逢对手，但听金铁交鸣之声大起，两人硬碰硬放手抢攻。

三截棍矢矫如龙，点打盘扫三棍齐舞，曲折盘旋选出奇招。分水刺疾似电闪，寻暇蹈隙快逾灵蛇，奇奥霸道各逞绝学。

三阴一绝这时已将身后扑来的大汉全行击毙，无后顾之忧，雄心勃发，清啸一声，展开抢攻。

青蛟心中早寒，但事已至此，只好放手一拼，分水刺“龙门三击浪”绝着出手，左右猛切，大吼一声，刺尖向上一崩，突然一绞一震，手腕一紧，迎胸便劈。

三阴一绝冷哼一声，斜身塌肩，长剑错住刺身，向前急送。青蛟分水刺一推，刚要向下沉腕，突然寒芒倏伸，那剑尖突向前急吐，竟然平空伸长六寸，不偏不倚贯入青蛟前腕，撒手丢刺仰面便倒。

出洞蛟眼看兄长丧命，二哥又被三阴一绝剑中套创的绝活刺倒，知道大势已去，发出一声厉啸，突然向后急退。接着是连声呐喊大起，未死的人全向后撤走。

“走得了么？”飞天鼠得意洋洋凌空猛扑，三截棍抖得笔直，快似奔电，向出洞蛟后脑便砸。

出洞蛟说声“你找死！”不退反进，挫腰急撤，分水刺向上猛切飞天鼠双足，左手连扬。在三阴一绝赶到的刹那间，他发出一声悲愤厉笑，“扑通”一声，潜入清江走了。

飞天鼠身在空中，分水刺一到脚下，他向上一缩，猛地向前一窜，双足上扬，头下脚上反穿而下，好俊的轻功！

可是就在他刚躬身穿下的瞬间，三枚奇薄的梭子镖已经连珠似射到，他想再飞，已经无能为力了，三枚梭子镖已有两枚射入腹下，狂叫一声跌下地来，眼见活不成了。

空荡荡的山径上，只有三阴一绝孤家寡人一个，此外，还有十二匹无人照管的驮马。

隐伏在旁的逸云，轻轻一笑道：“这可好，省了不少手脚。”

“我去收拾这恶道。”如黑跃然欲动。

逸云拉住他说道：“且稍待，荆州三龙的人来了，让他们替我们押回太平口，岂不省事多多了？”

果然，来路上一批骠悍人物飞奔而来。三阴一绝已走到驮马后端，冲来人喝道：“快些！天魔夫人来了么？”

最先奔到的大汉恭敬地答道：“据说昨晚按时莅庄，道长要否先走一步？”

“不用了，红货要紧，这是贫道献与两位夫人之物，关系至巨，贫道得亲自押运。”

三阴一绝在前，数十人押着十二匹马向回路扬长而返。

逸云低声吩咐如黑一些话，如黑点点头，如飞隐去。

当夜二更左右，马队赶到枝江和磨盘州之间，人马都疲乏了，便在一处小镇歇宿一夜。

三更天，客店中来了两条幽灵似的淡淡黑影，点倒了守更小贼，打开了同色的十二个大包，扬长而去。

店中住着的三阴一绝，正和衣躺在床上假寐，桌上一灯如豆，窗户未关，突然一缕柔和的微风，由窗外射入，轻轻拂过他的睡穴，他竟然一觉睡到大天亮。

凌晨，他倏然醒来，发觉自己竟然和衣睡到大天亮，不由失惊道：“我也许真的老了，连一天两夜也挨不过哪！”

店家送来汤水，他洗漱毕，吃过早餐，一叠声催众贼拾掇上路，向荆州三龙的庄子急赶。

而凌晨时分，太平口一叶扁舟，由甘虎甘风兄妹俩悄悄押运，船轻水急已经下去近十里地，直奔武昌。

在同时，太平口客店之中，鸿安镖局的少东主甘龙，沈老镖头，还有个冒牌子的甘虎，正气势汹汹地到处宣扬，说荆州三龙不守江湖道义，竟然夺了他镖局的一支重镖，那镖是重庆府知府大人的宝物，是产自青城的一株九叶玉芝，事后竟不承认，不是明明要砸鸿安的招牌么？说不得今儿非找荆州三龙还个公道来不可。

太平口与荆州一水之隔，这一宣扬，不消一个时辰，便传遍了附近一带市镇。九叶玉芝！这还了得？那是玄门方士升仙成道的至宝，武林中固本培元的圣品，谁不想瞧瞧？要沾上一瓣儿岂不后福无穷？

这一来，闻风赶来的武林朋友确是不少，齐向荆州三龙府上赶。而甘少东主一行人，却并不动身，说是要等重庆府派两位师爷前来作主云云。

午后，两个一高一矮，高个儿脸色灰黑，矮个儿面色青灰，颊旁一块老大胎记的斯文人，大咧咧进了店，官腔十足，催着甘少东主和一群镖师上路，扑奔荆州三龙府第，要上门索镖。

不用猜，这两人就是逸云和如黑，由于天魔夫人一群女妖已到，小如黑磨着逸云，硬要他将锅底灰淡淡地涂上一层，免得他那俊面儿被女妖们看煞了。逸云缠他不过，只好依他。

至于那位江文锦。夜来逸云将那救来的大闺女请出，告诉了她全家被害的实情。那大闺女姓范，家中原是武昌府的富商，钱多了一家子动了游兴，想花钱一游三峡风光，岂知遭了奇祸。她一恸几绝，痛不欲生。逸云看清江文锦倒是个有血性的人，将如黑搜来的一包金银交给他，要他伴送范女返回武昌，尔后好好做人。

江文锦叩谢了逸云、如黑，护送范女买舟下航。由于这一念之慈，江文锦日后倒帮了如黑、逸云一次大忙。

一行人连趟子手全算上，共有十六人之多，浩浩荡荡直奔荆州三龙庄院；两位师爷却乘了两顶凉轿在后跟着。

未时正，一行人到了荆州三龙的庄院。

远远地，一群凶神恶煞由三阴一绝率领。押着十二匹驮马，也来啦！

庄门吊桥已经放下了，有两个庄稼汉各扛着一把锄头，站在吊桥这一面，不住向大道上瞧。

甘龙等人将近吊桥，十二匹驮马也到啦。众人让三阴一绝神气地走过，庄中涌出十余名大汉慌不迭过了吊桥，迎接驮马。

第一匹马正一只前蹄踏上桥板，突然河边草从中，射出一匣九枝连弩，两枝射中第一匹马，七枝径奔桥中的三阴一绝。马匹一声长嘶，扑地便倒。

人群刹时大乱，叱喝之声暴起。

三阴一绝不愧老江湖，弩匣机簧一响，他便知不妙，突向下一伏，滚到桥边，身躯向下一坠双手抓住桥缘。箭却将他身畔四名大汉射倒，他猛向上一翻，贴着桥面窜回，蓦地大吼道：“狗东西，滚出来答话。”

桥那面，一个雄赳赳大汉拔出单刀，向桥侧草丛扑去。

在人吼马嘶声，一条灰影以飞雁投林身法，掠向左侧矮林，他背后正背着一具诸葛连弩。

蓦地里，路旁矮林中响起一声长笑，接着人影一一现身，共有二十六名之多。

而河对岸，草地后荆棘丛中，现出荆州三龙的一群狐犬，弯弓搭箭向对岸引弓待发。

驮马之后，有人吆喝一声，皮鞭“吧吧”作响，十一匹马狂奔越过吊桥。

矮林前的二十六个人，似乎不想拦截驮马，任由众贼驱马奔入。

三阴一绝走在最后，他傲然瞥了二十六人一眼，正想发话叫阵，让在路旁的甘龙已哈哈大笑，向二十六人喝道：“兄弟们，你们可以走了，咱们已证实这些驮马背上之物，正是咱们的红货就成了。”

原来第一匹马倒地，由于伤不在要害，马儿在地上一阵嘶号挣扎，鞍侧货色裂开，露出有“鸿安镖局”印记的两个黑色大包，十分岔眼。

二十六名大汉徐徐后撤，三阴一绝岂肯干休？他伸手去拔腰中长剑，作势要飞扑矮林。

“且慢！道爷。”甘龙突然向他大喝，又道：“刚才七枝弩箭并不想要你的命，故而先射马后射人。你想找我的伙计麻烦，只要你身形一动，准会变成刺猬；二十六人中有十三具诸葛连弩，那是应付群殴的毒玩意，你吃得消？”

老道果然不敢妄动，冲甘龙阴阴一笑道：“小辈，你就是鸿安的少东主飞刀甘龙？”

“就是区区在下，不服气请一试在下的九口飞刀。”

“拔刀刃！”老道怒叫，向甘龙走去。

甘龙呵呵一笑，手一抖，袖中冒出三把柳叶刀，落在掌心闪闪生光。他说道：“道爷，你注意了，我的刀一发九把，双手和肩背有各种不同的飞刀发出，你小心了。”

说完，右手缓缓前伸。老道向左一闪，拔出长剑大吼道：“你不敢和道爷在兵刃见真章？道爷不和你较量暗器。”

“蠢才，这难道不是兵刃？枉你自命武林人物，连暗器也没弄清，甘某明发飞刀，怎算暗器？哈哈！三阴一绝的三阴手，剑中吐气的鬼蜮伎俩，才算暗器哪。”

三阴一绝心中一惊，不知甘龙因何知道他的名号，和自己仗以成名的

绝艺，不由骇然。正在进退两难，不想救星突现。

庄门内，出现两个高大老儿，墨绿团花罩袍，头部逍遥巾，长须拂胸，鹰目生光。

正是出现在白石江，拦截绿衣剑客夫妇的荆州三龙的老大混江龙郑龙，老二秃头龙郑虎，他藏有头 nb，看不见秃头。

接着拥出一群凶悍大汉，两翼一张。混江龙沉声叫道：“道长何必和甘大镖师一般见识？请入庄再说。”

甘龙目送三阴一绝走了，亮声儿向身畔一位镖师说道：“劳驾王兄再走一趟，说鸿安镖局甘龙再次投帖拜庄索镖，一行十六人，还有重庆府两位师爷一同候教。”

王镖师应诺一声，探囊取出一封大红截角拜帖。拜帖截角，表示“阁下如不识相，咱们拼了。”他大踏步上前，昂然过了吊桥，到了混江龙面前八尺，高举拜帖躬身行礼道：“在下王方平奉敝镖局少东主甘龙所差，二次前来投帖拜庄，请郑当家过目；一行十六人并有重庆府二位师爷姓名均列帖后。”说完，双手呈上。

混江龙身后闪出一名大汉，上前接过拜帖，踱到混江龙身侧，打开取出名帖，双手在他眼前展开。

混江龙就下人手中略一过目，阴阴一笑道：“传话，郑龙兄弟恭请甘大镖师十八人入庄。”

大汉放了名帖，对王方平说道：“敝上恭请甘大镖师等十八人入庄。”

王方平抱拳行礼告退，大踏步转身过桥，将话传到。

甘龙走至凉轿前，躬身道：“荆州三龙有请，劳师爷移玉进庄。”

轿门一掀，首先出来了逸云，第二乘轿也出来了小如黑。两人一袭长衫，手摇名贵折扇。如黑手上还多了一卷三尺长的画卷儿。喝！原来像一双奇丑的黑鬼，尤其是如黑，那丑怪的尊容，夜间出现不吓人才怪。

逸云一出轿，首先就是一顿官腔：“怎么？在庄外就步行？本师爷跟知府大人，参谒布政使也轿至堂下方行下轿升阶，荆州三龙草野莠民，怎敢对本师爷无礼？”

甘龙肚里暗笑，这小兄弟装得真像！口中却说道：“请师爷原恕，这是武林朋友投帖的规矩，没奈何！这些都是不讲王法之人，师爷只好委屈些儿……”

“住口！怎么不讲王法？荆州三龙敢造反么？知府大人的贡物也敢枪，成话么？本师爷即行呈文请湖广布政使大人，杀他们的头，抄他们的家，男的凌迟，女的拨入教坊司，看他还敢对本师爷无礼？”

他们这边一弹一唱，把荆州三龙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尤其是秃头龙，听说女的要送教坊司为娼，憋得七窍生烟，大吼一声便待抡出。

混江龙说道：“二弟，且慢发火，等会儿好好治他就是。”

如黑上前打圆场，笑道：“华夫子，所谓入境问俗，你我何必和这些莠民一般见识？走吧！”

“领路！”逸云折扇一摆，跟着甘龙大摇大摆过桥。

一进庄门，混江龙把甘龙恨牙痒痒地，想立时治他难看，哈哈一笑道：“少东主二次莅庄草舍生辉，郑某深感荣幸，这次竟把六扇门中的人带来了，难得！咱们该亲近亲近。”

说完，抱拳一礼，跨前两步，不怀好意地伸出虎掌。

甘龙也哈哈一笑，回了一礼说道：“一再打扰，前辈恕罪。知府大人一再责成，事不由己，尚望海涵。”他也跨前两步，泰然地伸手。

两人双手一握的瞬间，逸云突然跨前一步，折扇搭在甘龙的右肩上，不悦地说道：“甘镖师你是守法良民，竟然与劫镖贼亲近，你目中还有我华师爷在？”

混江龙只觉掌骨欲折，一股浑雄内力由甘龙掌上发出，循经脉直震内腑，感到浑身一震，额上大汗如雨，老脸变了颜色，颊肉不住抽搐。他想抽出掌来，但哪里能够？甘龙的手掌，像只烧红了的大火钳，钳得他龇牙咧嘴，动弹不得。甘龙却紧握不放，转头向逸云歉然地道：“请华师爷见谅则个，这是江湖规矩，草民吃这门饭，无可奈何。”

所有贼人一见混江龙的窝囊像，吓了个心惊肉跳。论年岁，混江龙比甘龙大了一倍有奇，论修为，甘龙不过是边疆的土镖师，再强也到不了这一地步；荆州三龙横行长江水域，名列一流高手，怎么一握之下，竟然狼狈到大汗如雨，浑身发抖？他们想上前，却又不敢不遵江湖规矩，主人不放手，谁也不可排开的哪！

逸云折扇仍搁在甘龙肩上，冷然地说道：“不成！本师爷乃知府大人执法之人，不能知法犯法，不许亲近。”

甘龙只好向混江龙歉然一笑，手一松，说道：“前辈休怪，来日方长，在下定然多向贵庄好汉亲近。”

他手一松，混江龙如逢大赦，慌不迭抽回手掌，长呼一口气，气结地说道：“老朽鲁莽，未能远迎，甘师父海涵，请。”

他口气一软，众贼全皆一震，不用说，老家伙准吃了大亏，不然岂肯低首下心？

“不敢有僭，前辈请。”

混江龙和秃头龙前导，将客往里请。越过广场，是一排石阶，阶后是有座丽的楼房，朱漆大门大开，混江龙请客入厅，转过外厅屏风，是一处宽大的天井；说天井，不如说是院落，两廊是客房，天井中花木扶疏，一条走道直通二进大厅堂。

逸云一面打量形势，一面呕荆州三龙说道：“嗯！倒像一个暴发户的殿堂，不像个贼窝子。听说窝子有什么山寨垛窑，有忠义堂分金殿，这儿却没有。喂！老贼，你这座楼房叫什么楼？什么殿？说给本师爷听听。”

秃头龙蓦地止步，回身厉声大吼道：“闭上你的鸟嘴！恼得二太爷火起，等会儿活剥了你这……”

“反了反了！”逸云也提高嗓子叫，又道：“本师爷抬举了你们，还狗咬吕洞宾在本师爷跟前咆哮？本师爷抬举你们一声贼，没骂说你们是贱种，不是抬举你们么？不见古往今来，全是贼的天下么？有了天下，贼又何妨？你这走狗再敢咆哮，本师爷定然抄你的家，男的凌迟，女的送教坊……”

秃头龙恶狠狠跨前一步，右掌上提，倏然发出。

逸云一把拉住甘龙，向前一送，说道：“甘镖头，这老狗要动武，给我打！”

恰好秃头龙一掌发出，甘龙信手一挥，那尖啸着的劲风，竟被挡向左侧，“哗啦”一声，八尺外一排花盆被劲风四面崩飞，接着“乒乒乓乓”砸个粉碎。

秃头龙骇然变色，他这一掌已用了全力，想将逸云震毙，不想甘龙轻

轻一掌，就将如山暗劲露偏，他能不害怕？

甘龙接偏暗劲，抱拳陪笑道：“二当家休怪。华师爷读书人，不知江湖规矩，在下这儿赔礼尚请海涵。”

逸云却不管他们，眼望那些碎花盆，奇道：“咦！这是啥玩意？自己哗啦啦破啦！

准是有狗儿经过，狗爪子狗尾巴碰破了的。”

秃头龙恨恨地一咬牙，回头就走，脚步沉重，显然他心中恨极。

甘龙一拉华师爷，跟两龙走向大厅。

楼高两层，甚是宏丽。大厅中，中间一排虎皮交椅上，坐了一群男女，空出中间一张，大概那是留给主人混江龙的。上首是昨晚现身的花和尚，他旁边是天魔夫人的大妞儿如霞，她今天是一身大红锦衣，大红长裙，浑身是火，美得教人不克自恃，与那晚一身轻罗又自不同。她上身斜出交椅把手，半倚在花和尚的手臂上，眼波儿媚，甜笑儿勾魂摄魄。

她的右首，是一个三角脸吊客眉的老鬼。老鬼之右是二，姐儿如雯，她是一身桃红纳纱短衫儿，桃红长裙下翘起一双要命的同色莲瓣儿，衫裙薄得不像话。

中间交椅之左，依次是巫山怪姥、天魔夫人、地煞夫人和一个满脸阴沉，双目寒芒闪缩的瘦长个儿，年纪约有五十出头，两太阳穴高高鼓起。

在众人身后，排列着红红绿绿六名令人心动神摇，媚笑如花，春情漾溢的天仙美女。

天魔夫人身后，正是最美的五妞儿如烟，她一身翠绿，亮晶晶宝石也似的媚眼儿，不住向花和尚直瞟。

两厢下，叉手挺胸站着三十二名横眉竖目，强悍雄壮的大汉；他们之前，分列着两排檀木椅。

混江龙领着众人跨入大厅，花和尚正一手捏着如霞的纤纤玉手，一面转首向天魔夫人身后的如烟，眯着狗眼淫笑。众人一进门，秃头龙的沉重足音，将花和尚的目光吸引了。他蓦地回首，倏然站起。

那青灰脸膛，颊上一块胎记的小辈，不是昨晚那小伙子么？再一看逸云，虽则脸已变黑，但那穿著打扮，和那端正俊秀的五官，怎能瞒得这奸滑的老江湖？小小子他不怕，却怕那大小子，他突然脸上变色，只一吸气，身形快逾电闪，倒飞窜入内堂，刹时不见。

“和尚别走！”逸云大叫。

他不叫倒好，那口音把和尚吓得屁滚尿流，溜得更快。

逸云知道追之不及，脸一板，官腔又来啦：“好啊！哪个庙里不守清规的和尚，竟在这儿犯弥天大过。甘镖头，给我查，大明圣律对不法和尚从不宽贷，本师爷要重重治他。”

他在说可没人听他说些啥。但所有的人，全都脸上变色，鼎鼎大名技绝江湖的花和尚，连武当掌门也惧他三分的凶僧，竟被一个鸿安镖局的小镖头唬跑，岂不邪门？

甘龙陪笑说道：“师爷别生气，在下知道那贼秃叫花和尚一宏，咱们把镖索回后，再找他不迟。”

混江龙倒抽一口凉气，暗叫一声糟！糟得不可再糟，倚为长城天下无敌的花和尚，竟然被甘龙这小子一吓便路，望影而逃，还有谁敢出头？刚才握手较量，他已吃过苦头，确是没有勇气再试啦。

虎皮交椅上的人，全都站起，脸上布满讶然的神色，向甘龙惑然地打量。

天魔夫人一行，对鸿安镖局的人物知之甚详，甘龙的艺业斤两，算起来不值一提，怎么竟会将大名鼎鼎的花和尚吓跑了的？左首那三角脸老人，更是困惑地一皱眉。

混江龙和众人进入堂中，甘龙看了堂上众人一眼，不由心中打鼓，却硬着头皮抱拳一礼，说道：“在下甘龙，因失镖之事，打扰诸位清兴，恕罪恕罪。”又向混江龙道：“甘某眼拙，可否请大当家为在下引见引见？”

混江龙淡淡一笑道：“理当如此。”便从中起依次引见，指着巫山怪姥道：“这位是巫山怪姥……”

那三角脸怪人叫铁鹰爪冯翔，乃是北地大名鼎鼎的绿林之雄，在河朔山东一带，横行半甲子罕逢敌手。

瘦长个儿更是来头不小，武林中三岁小儿也知陕西有个太白山，太白山下有个太白山庄，太白山庄有个五阴鬼手申天豪。申天豪的师父五毒阴风汪修全，乃是江湖五怪中最为阴险的主儿，而五毒阴风的师父祁连阴魔，更是跺下脚天动地摇的人物，当今六大门派的掌门，算起来全是这老魔的晚辈。

这个瘦老儿，就是五阴鬼手的同胞兄弟排行第二，追命阎罗申天杰，一个专门收买人命的主儿。

再引见八女；五个妞儿不再多述，另三名无关宏旨，不必浪费笔墨。

甘龙也将己方之人报了名号。另外两位一是华师爷，一是许师爷，都是重庆府的名夫子，奉知府大人的钧谕前来催索失镖，必要时可以请调湖广的兵马协助。

谁也没注意两位师爷，对官府中人武林朋友不耻与交。

混江龙请甘龙等人到西首檀木椅就座，逸云又嚷道：“什么？本师爷一向与知府大人同起坐非堂不登，非正座不坐；一介莠民之家，要本师爷坐堂下，什么话？”

他一手挽住甘龙左臂，走上堂来，说道：“叫他们再让一把交椅，你、我、许师爷，共三张免他们参拜之礼，本师爷恩开一面。”

铁鹰爪横行北地，不知江南人物，更看不惯逸云的嘴脸，猛地欺近，伸爪便抓。

混江龙惊叫一声，他真怕将师爷伤了，甘龙岂肯和他干休？但想阻已来不及，他叫：“冯兄请住……”

声刚出，甘龙踏前一步，手一翻一扣，快逾电闪，不偏不倚十只指尖撞个正着。

“噗嗤”一声，双爪相撞处，似乎冒出火花，人影倏分。

甘龙冷冷地瞥了铁鹰爪一眼，厉声说道：“冯当家的，别怪在下得罪，两位师爷一手抓住在下的身家性命，有了三长两短，在下可无法交代，我劝你规矩些好，别让郑当家的背上千斤重担了。”

铁鹰爪被甘龙以爪攻爪一触之下，五指如被巨锤猛击，骨似裂肉如碎，巨大的内力一迫，他竟被震得飞退，差点儿撞倒沉重的虎皮交椅，“扑”一声颓然坐倒，十相连心，他也痛得龇牙咧嘴，翻着鬼眼直喘气。

天魔地煞两夫人惊得倒抽一口气，这两下真功夫可不是假得了的哩！铁鹰爪那一瓜之力，钢铁也被抓穿五个洞，甘龙竟能以爪碰爪，而且像未用劲，铁鹰爪便灰头土脸，这小子怎么突然有如许高深的修为？

逸云按甘龙在花和尚的位置上坐了，向如黑道：“许夫子请。”他向中间空椅摆手。

如黑看逸云还没座位，势非将如霞赶走不可，她也必定退到椅后，说不定还得靠在椅背上的呢。他瞪了火辣辣的如霞一眼，向逸云说道：“你是内堂师爷，该坐中间。”又向混江龙冷冷地说道：“可否再加一张交椅？本师爷一客不烦二主，你自行定夺。”

混江龙喝声“备座”！厅后转出八名大汉，抬了两张虎皮交椅安在两端；巫山怪姥这一端的人，只好向左侧移出一个空位让如黑坐了。

混江龙大踏步上堂，如烟媚笑一声，自行起身闪在椅后，让混江龙坐了。

三阴一绝和一群大汉，在堂下东首一一入座。

逸云向甘龙喂了一声，折扇儿往他左臂弯一搁说道：“甘龙镖头，问问他们，刚才在桥头已经人脏两获，问他们如何打算。”

混江龙接口道：“索镖自有规矩，如郑某服输交出，必须与鸿安镖局挂彩，恭送红货上道。如甘少东主……”

“废话！本师爷让你到武昌府自首，将红货直送武昌，或可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你们的规矩不值半文钱……”

“华师爷咄咄逼人，你还是别管咱们江湖朋友的事好……”

“呸！你这老贼还敢逞口舌之能？甘镖头，先拿下他。”

“好！”甘龙答，右手一伸，急抓混江龙曲池。

混江龙刚起身一半，左肘一麻，“哎……”一声惊叫，浑身发软。甘龙将他一拖，提至椅前放倒。

逸云抽出折扇，若无其事地敲在混江龙的左肩上巨骨穴，冷笑道：“主犯就逮，这可饶你不得，本师爷……”

这不过转瞬间事，变起仓卒，谁也来不及阻止，也全被震住了。混江龙人非泛泛，功力深厚水陆能耐可算佼佼，只一瞬间便被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镖师制住，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俱在不用怀疑。

逸云一说话，堂上堂下之人，全都变色推座而起。追命阎罗倏然打断逸云的话，厉声向甘龙道：“姓甘的，你是不讲武林道义，听凭六扇门的摆布，要仗官府之力冒武林大不题是么？”

逸云抢着说道：“姓申的，你要想株连，那是很间单之事……”

甘龙若无其事地接口道：“申前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甘某率局中镖师登门投贴，郑前辈一问三不知；且更不按江湖规矩留镖一月，擅将红货奉送夔州追风剑客，首先就置武林道义于度外，此其一。敝局镖师一行全在，两位师爷乃是一介文士，请问申前辈，可曾由甘某动请官府的一兵一卒？可有六扇门的朋友参予？此其二。申前辈，假如在下理屈，鸿安镖局立即关门，在下洗耳恭聆教益。”

追命阎罗怔住了，他确是不知其中祥情。

甘龙心中一转，突又向逸云说道：“师爷可否冲在下薄面，任由敝镖局处理此事？反正敝局准将红货于限定时日送到。我等吃江湖饭之人，三教九流人物皆有交情，以皆大欢富而面俱到之方式解决纷争，方是英雄本色。不知两位师爷可否不再惊动府尊，任令在下处理？”

逸云知道不能迫人太甚，沉吟半刻，突感到身后香风渐浓，显有女人

走近，正想发话，身侧的如黑已倏然站起，向缓缓走近逸云身后的大妞儿如霞叱喝：“走开别碰我……我华同寅。”他竟说是同寅，可笑之极。

“唷！许师爷，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华师爷又不是酥饼儿，怎么不能碰？”说完，吃吃轻笑端的是万种风情，令人骨软筋酥。但她可真不敢再往前靠，甘龙正回头怒目而视，恍若虎视眈眈。

逸云似若未闻，点头进：“也好！只要贵局将镖限期送到，亦无不可，悉听甘镖头裁夺。”

甘龙俯身拍开混江龙的穴道，说道：“郑前辈，在下不为已甚，请阁下立即交还红货，在下拍腿走路。”

混江龙狼狈地爬起，向堂下喝道：“大管家，立即挂红送镖。”

堂下一个大汉应喏一声，正待出厅，三阴一绝突然站起，大吼道：“且慢！这镖乃是贫道自白帝三蚊手中夺来，伏牛五霸的老五花花太岁桑老弟，与飞天鼠老弟皆因此送命，郑兄这么轻易送镖，拿贫道的血汗做人情，岂不悖理？你且先还贫道一个公道。还有，红货乃是九叶灵芝，贫道本是用来奉送天魔夫人之物，你该问问两位夫人肯是不肯。

哼！你认为贫道能让你做人情么？”

追命阎罗向混江龙惊问道：“九叶灵芝？此话当真？”

混江龙颓然坐下道：“正是此物，不然何用敝兄弟出手？”

“郑兄，这事交给兄弟，谁也别想取走。”追命阎罗态度强横地说，扫了三阴一绝一眼又说道：“谁要不肯，就是与我申天杰为难，与太白山庄作对。”

三阴一绝怒声说道：“太白山庄可管不着贫道，武当派更未将贵庄放在眼下。”

追命阎罗阴沉沉地说道：“不信你试试看？”

“申兄，这岂不教兄弟为难，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令兄弟失信于甘镖头……”混江龙说到这儿，已被追命阎罗打断话头，他冷笑着说道：“家兄正需此物助长功力，郑兄不必为难，兄弟揽下啦，鸿安镖局大可冲申某而来。”

“九叶灵芝乃是人间至宝，冯某不甘人后，也算上一份，看鹿死谁手。”铁鹰爪也推椅而起。

“好啊！原来你们对本夫人一再奉承，但真正得了宝物，却都想据为己有，显然都是口是心非、口蜜腹剑之徒。孩儿们，我们走！”

天魔夫人一说完，也推椅而起。

在众女缓聚后退的刹那间，逸云微感到身后有物相触，他伸手一捞，一幅罗帕在手。

他知道里面必有文章，转头一看，他目光犀利，已在一瞥间，看清罗帕以银簪刺出一行小字，上书：“妾负责于三天内原镖璧还，请即退出此庄，以免蹈危，并望成全。如烟百拜。”

逸云心中一动，暗说：“她们又有绝大阴谋，我且依她，暗中再行侦查。”

大姐儿如霞临行前幽幽地说道：“阿姨，人家好意送给我们，竟又有口口声声愿为我们蹈汤赴火之人，反要夺我们之物，岂不教人寒心？”

“夫人请留步，稍待片刻。”混江龙倏然纵出一丈，回身大叫。

甘龙也站起怒声问道：“怎么？郑前辈变卦了？”

混江龙面红耳赤地说道：“非是老朽言而无信……”

“好吧！让他们争出结果来再说。”逸云打断他的话，又道：“甘镖头，

我们走，到太平口等信。郑当家，本师爷等你的回音。”

如黑急问道：“云……华师爷，你怎么了？”

“没错儿，我想郑当家必有难言之痛，我们在这儿使他左右为难，让他们有个思索利害的机会，走吧！”

如黑很听话。甘龙更对逸云心折，知道他必有所图，反正真的红货已经走了大半天，没有什么可急的，便说：

“在下悉听师爷吩咐。”又向堂下叫道：“各位师父，出庄。”

一行十八人，扬长而去，出厅时逸云向众人道：“本师爷三天后听取回音，记住：三思而行。”

一出庄门，如黑小嘴一噘，说道：“原定大闹一场，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逸云不好将如烟递罗帕的事说出，微笑道：“傻弟，咱们如贸然动手，甘大哥的镖局还想混么？太白山庄鬼神皆惧；河北马贼无所不为；长江水寇雄据一方；天魔夫人神秘莫测；武当派桃李满天下；这些人在你我眼中不过是么魔小丑，杀之不费吹灰之力，但甘大哥可不行，鸿安镖局势将血流成河哪！傻弟弟。”

如黑默然。甘龙却拭掉满头大汗说道：“云弟，要不是你以惜物导力神功在旁相助，一百个甘龙也完了，好险哪！谢谢你。”

逸云说道：“混江龙确是了得，你扣住他的曲池穴，他还想运功反震，幸而我用扇散了他的真气，不然势将拆穿把戏，你该一下子便制死穴道啊！”

一行人走了三五里，会合了二十六名趟子手和四名轿夫，逢奔太平口，一到客寓，便派所有的人在外大放空气，说是荆州三龙不肯交镖，甘少东主准备邀请能人出面，不久大举出动，投白帖硬索云云。

当天派人乘船过荆州，将同样的消息加快传播。

但第二天中午，荆州三龙宅中血流成河，庄院付之一炬，惹起了天大祸事。

逸云他们一走，大厅中剑拔弩张，形势险恶。

首先，三阴一绝和荆州三龙合流，要将九叶灵芝送与天魔夫人。

追命阎罗带了五名太白山庄的高手，他自成一方。

铁鹰爪也有五名手下，他也自成一方，但却有些倾向于追命阎罗。

论功力，三方相差无几；但论实力，荆州三龙这一方却是人多，而且占地利，占绝大优势。

目下就看天魔夫人这一面，但荆州三龙既然表示送给她们，自然而然倾向于荆州三龙。

大堂上，大家各聚一方，撤兵刃准备动手。追命阎罗尤其狂傲，他仗剑大吼道：“九叶灵芝二太爷要定了，谁敢和太白山庄作对，站出来说话，试试追命阎罗的剑利否？”

铁鹰爪也在吼道：“铁鹰爪的链子枪也是要命的勾魂枪，谁先动手都成。”

“混江龙只好请你们上路。”

他手执一把龙须刺，紫芒闪闪，一步步走下堂来。

“姥姥，目前最好不让他们动手。”五妞儿如烟悄悄向巫山怪姥说。

“为什么？”巫山怪姥也低声问。

“目前要动手，申贼和那铁鹰爪必定联手退敌，事情不会闹大。三阴一

绝是武当弟子，湖广正是武当的天下，只消略拖时日，武当弟子必然大量涌至，岂不……”

“孩子，你所说确是上策，你出面吧，姥姥的话可没人要听哩！”巫山怪姥姥说。

如烟站在堂上，展开历历莺声，甜蜜蜜地说道：“诸位爷，可否听妾身一言！”其声俏甜已极，令人闻之浑身舒泰，怒火全消，只觉耳中如闻仙乐，每一个人，都像这俏妞儿在向自己说话一般，十万八千个毛孔全开啦！

众人全皆转首向她，目光全在她身上转。她续往下说道：“九叶灵芝，在玄门羽士看来，正是成道的仙品。”她目光向三阴一绝一瞟，水汪汪地似含无尽情意，三阴一绝浑身都酥了。她又说道：“在练武朋友说来，则是固本培元，至少可增二十年功力的无价至宝。申爷冯爷，小女子说得可是？”她对两贼嫣然一笑。这一笑，足可倾国倾城。

两贼怒火全消，代之而起的是欲火上升。

妞儿一看不对，万一这两人放弃己见，慷慨地说不要了，送给她就是，岂不前功尽弃？笑容一敛，又道：“两位都是功力未臻化境，而又有领导群伦雄心勃勃的好汉，正需九叶灵芝助长功力，干一翻惊天动地的伟业。所以假如你二位获得此物，即使送给我们，我们也不敢接受，以免有损二位爷的功基。”

二贼果然心中一动，夺芝之心更切。姐儿向混江龙兄弟灿然一笑，兄弟俩魂都飞啦！

拼命瞪大狗眼，从她的粉面看下她那高挺挺结实实的酥胸，接着又往下看……

妞儿续往下说道：“郑爷一番好意，小女子倒是真心领受，可是却又大难……”

“如烟姑娘，你……”混江龙一挺胸膛，傲然地叫。

“郑爷请听妾身细说，妾认为，今日诸位皆欠三思，好朋友转眼即成仇人，未免于理不合，落人话柄，日后传出江湖，岂不有损诸位爷的威望？”

追命阎罗说道：“依你说，咱们就罢手不成？哼！”

“岂能罢了？小女子认为，今日诸位可平心静气三思，待明日将利害衡量后，再定夺不迟。”

铁鹰爪嘿嘿冷笑道：“明日？哼！老匹夫恐怕早吞下九叶灵芝了。”

这儿的人，大半已是五十出头，他所说的老匹夫，显然不知指谁，但以指混江龙的成份最大了。

“小女子认为，红货只有一株，却有十二只包裹，谁也不知九叶灵芝在那一包之中……”

“你想死！”追命阎罗突向厅门大喝，并一掌扔出，一股冰冷气流飞射。

“扑”一声响，倒了一名大汉。他亮声儿叫道：“目下谁敢离开，得试试我追命阎罗的寒魄诛心掌。”

如烟似若无事地往下说道：“十二只包裹，今晚可置于厅中，由诸位看守，明日疑难解决再定谁属，岂不两全其美，仁义两全么？今日即时反脸，定教天下武林英雄耻笑，说不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群起而攻，岂不得不偿失？小女浅见，尚请三思。”

众贼各自心中盘算，不知是被这姐儿的软语所感呢？抑或是另有打算？也许是认为此理甚当吧！

“此举大佳，我铁鹰瓜甚是赞同。”

“也有道理，贫道认为至当。”

“倒是不错，申莱人无话可说。请问郑当家如何打算？”

“诸位皆同意，郑某人犯不着干犯众怒。来人哪！”

堂下轰然一声应喏。混江龙又叫道：“将红货搬出厅堂，快！”

“慢着！”迫命阎罗大呼，又道：“咱们同往押运；防人之心不可无，别怪申某小气。”

“走！”混江龙大吼，在前领路走出后厅，众贼争先恐后，向里跟入。

天魔夫人和众女并未加入，她们仍在堂中逗留。如烟走近地煞夫人，悄声说道：“妈，女儿即往荆州，命荆州隐伏的姐妹，散布武当三阴一绝的灵芝被夺消息，延迟不得。”

“孩子，目下你千万不可离开，你可叫四妹走一趟。”

如烟沉吟有顷，并未遽答。地煞夫人奇道：“孩子，你怎么了？”

“没什么，女儿这就请四妹一走。”如烟匆匆地答，转身向如云身畔走去。

当夜，大堂上灯火辉煌。荆州三龙和三阴一绝占住大堂内侧；铁鹰爪和迫命阎罗分据右厢两面；左厢则是庄中好汉把守。堂下大厅正中，堆放着十二包红货。

三方贼众都就椅上假寐，派人轮流守夜，一有风吹草动，准是一场火山爆发似的好杀。

大厅外围有贼人巡夜放哨，楼上是天魔夫人等一众女眷所居，她们高据楼顶守望，不许有外人前来引起大乱，妨碍了她们的阴谋大计。

将近四更正，一双淡淡黑形快逾电闪，飘入了围墙，向大楼逐渐接近，躲开所有的暗桩，悄然摸入村中核心之地，端的像是鬼魅幻形，幽灵遁形，虽一流高手亦难发现他俩的形迹。

这两人就是逸云和如黑，他们迟至四更方行前来，不按江湖惯例在三更左右踩探，让贼人疏忽之际溜入庄中。

如烟姑娘是个有心人，上半夜她安然入梦，后半夜她换了一身夜行衣，守候甘龙前来，阻止他以免打扰预定的计谋。她还认为甘龙真是功力深厚，足可制荆州三龙等人的死命呢！甘龙听命于华师爷，谁敢说华师爷那知府箴片不中途变势，差甘龙前来夺回红货呢？

逸云和如黑今晚穿淡青色劲装，外罩一件同色齐膝直掇；逸云仍是赤手空拳，如黑在直裰内暗插宝剑，掩住了穿着劲装的小巧身材。两人都戴了只露五官的面罩，连头发也全兜在罩内。

还有四五所院落，才可抵达楼下。上弦月早已隐下西出，满天淡云掩住了天宇上的星斗，江风徐徐，正是夜行人活动的最好时机；可惜风小了些。

逸云闪入一座宽阔的跨院暗影下，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如黑道：“黑弟，正屋大楼上下灯火通明，狗东西们戒备森严，不知在闹什么鬼，咱们何不先找人问问？”

“好，让我擒一个小卒来。”

“你去也好，我先清一间小房，以便拘问。”

如黑一走，逸云闪入月洞门，沿墙根花木暗影贴地进入廊下，凝神侦搜四周有否暗桩，确定此地无人，便走到窗下，倾听室内动静。

室内有轻微的呼吸声，似乎只有一人在内酣睡，他手指在窗缘轻轻一划，铰链立断，揭开窗一闪而入。

房中漆黑，但他一双慧眼黑暗中可明察秋毫，闪至床前掀开帐，伸手一按床上人天灵盖，向后一抹，是个女人，她仍然酣睡，睡得正甜。

他出了窗，又入跨院，如黑刚接着一名小贼回来，两人逡奔房中，逸云留在窗口向外戒备。

如黑将小贼放倒，拍醒小贼，点了他的软穴，指尖儿点在他的腮骨旁，轻喝道：“要命的就别嚷，小声回答我的问话。”

小贼探身发软，想挣扎那是白费劲。谁不要命？蝼蚁尚且贪生嘛！他只好一一直说，将白天发生的事，从实吐出，倒是顶坦白。

“饶你不死，但委曲阁下睡上两天。”如黑点了小贼的睡穴，挟在肋下，到了窗边。

逸云听得真切，如黑一到身畔，他轻声道：“黑弟，天魔夫人这一群人，好阴狠的毒计！她们要借九叶灵芝之事，引起武林无穷纷争，内情如何，我们得探个水落石出，可不让她们胡来。”

“云哥，我看最好放手不管的好。”

“为什么？咱们怎能眼看血肉横飞，枉死无辜？”

“哼！这一种人谁不是穷凶恶极的悍贼，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之辈？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云哥你不可动妇人之仁。”

“黑弟，你不见武当派也牵连在内么？荆州武当门下全在召集手下，这是你我入暮时亲见之事。武当乃是名门大派，颇具侠名，株连在内毕竟……”

“哼！颇具侠名？算了吧！三阴一绝就不是个好东西。既然颇具侠名，干吗坐令门人不法？让他们永记教训，倒是好事。这事一张扬，武当是否言过其实，是否浪得侠名，看此一举，假使真是颇具侠名，就该约束门下。”

逸云轻笑一声，道：“你这张小嘴道理怪多，可是心未免狠了些，依你。”

“云哥，话不是这般说，身为侠义门人，所为何来？不除暴去恶，大可荷锄嗜书足矣，不必苦练上乘心法，自找苦吃。杀一害而救百善，佛亦有此明训……”

“好了好了，再说你的除恶务尽的高论要出笼啦！咱们先闹他一闹，火上加油，岂不更妙？”

“走啊！太白山庄的魔崽子准敞开来干，爷爷可放他们不过啦！”

逸云问道：“爷爷他老人家可是江湖人？”他始终不知如黑的真正身份，感到他十分神秘。

“也可说是，也可说不是，到我家时你自会知道。”

“贤弟，我感到你许多事瞒着我，不当我是大哥。”

如黑突然轻抚他的肩背，依近他柔声道：“傻大哥，日后你自会知道，我不会永远瞒你，除非你……哦！你不是也瞒着我许多事么？”

“我瞒了甚么？”

“你这一身旷世绝学，和到中原的所图。”

“贤弟，这是二而一的事，当我大事办完，我将向你一一说明；这牵涉一件武林欺师灭祖的大事，目前我刚得到些少线索，不宜张扬，请怨我暂行守秘。你我虽非同胞，亦未义结金兰，但贵在知心，不必拘于形式，事实是情胜手足，何待他求？我不会瞒你的。”

如黑不知怎地，身躯一软，伏在他肩后。“扑”一声，肋下小贼松跌在地。

逸云一惊，恐怕声响惊动外面暗桩，忙说：“黑弟，我们出去，天色不

早了。”

如黑蓦地惊觉，抓起小贼说声“走！”抢先越窗而出。到了院中，他将小贼塞入假山洞中，两人一前一后，飞扑大楼而去。

两人既然要闹事，便放手大干，两人绕墙越壁，捷逾电闪，所经处，隐伏着的暗桩全被点倒搁在暗影中。

大楼居高临下，如烟在窗内向外监视，她功力极高，已看清下面院舍之内，两条神秘的淡影将小贼一一放倒；她心中一凛，暗说：“不好！甘镖头来了。这里千万动不得，时辰未到，我得阻他一阻。”

她轻灵地溜出窗外，一点瓦垄，向右飞掠而下，像一头夜鹰，一闪即没，好俊的轻功！

逸云和如黑迫进内进天井，距大楼仅有一栋矮楼和一个院子，刚将屋角的两名暗桩放翻，逸云突然说道：“有高手向这儿追到，先瞧瞧再说。”

两人隐入一丛爬墙虎绿影之下不久，墙角一闪，现出一个俏生生的娇小身影，隐在这一面墙角，向四周用目光探察。

逸云目光犀利，已看清那生得无一不美的俏脸，便向如黑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是她，那叫如烟的妞儿。”

相距约有四五丈之遥，如黑目力亦佳，但只知道是个美人儿，却分辨不出是谁。

如烟眼见黑影向这儿飘来，却不见踪迹，正欲再往前搜，突觉身后衣袂飘风之声隐隐传来，忙向墙角一缩。

两名暗桩由墙角扑出，刀隐肘后，突然轻咦一声，一个说道：“咦！明明看见这儿有人，怎又不见……”

如烟骤然掠出，素手疾分，两贼不知背后有人，一声未出扑地便倒。

姑娘火速抓住两贼，退回壁角。院落对面，爬墙虎爬满高墙，正好隐身向另一条甬道察看，她双足轻点，人似轻烟向那儿轻飘。

她距藤蔓还有丈余，两条黑影暴起，来意不善，快逾电光石火。她轻声叫道：“我有话说！”声出人伏，贴地向侧急旋，纤足一点，疾射壁角，方站起回身。

好险！她要不出声，准着了道儿，指尖由她脊心穴上扫过，幸而对方并未下手。她惊出一身冷汗，骇然变色，暗说：“这甘龙的功力，委实骇人听闻！”

她一站稳，两黑影已如影附形，回身追到，正屹立在她身前八尺外，黑罩覆住头面，看不出是谁。

她轻声问道：“是甘镖头么？”

“别问是谁，姑娘意欲何为？”逸云变着嗓子问。

如烟一怔，听嗓音就知来人不愿露形迹；两人一高一矮，高个儿雄壮倒像甘龙，可是背上没见他那把成名兵刃柴金刀；矮个儿更看不出端倪。

“这儿不便说话，务请两位爷赏面，到僻处一谈。”如烟不敢贸然，想将两人引开。

“用不着，这儿的暗桩全被放翻了，有话就说。”如黑不知怎地，见了漂亮妞儿就生气，语音很不友善。

“两位是为九叶玉芝而来么？”

“正是为了此物。”

“这是甘镖头身家性命所系之物，小女子有不情之请，望两位高抬贵手，

不管此事。”

“姑娘不是也想要么？”

“非也，小女子虽不肖，亦不做这种绝事。”

“那又何必见阻？”

“此事中含隐情，事虽非为九叶玉芝，但需此物了结十八年前一段血海沉冤公案，事后玉芝物归原主，决木食言。小女子已经泄露甚多，两位如不放手，我……”

“你待怎样？”如黑突然插口。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如烟语音沉痛，反手要去拔剑。

逸云问道：“真有那么严重么？”

“灭门之恨，杀父之仇，比天高海深，势在必报。”

“正主儿是谁？”

“恕小女子不敢奉告，望两位谅我。”

“姑娘似乎仇人满江湖，夔州三百余口难道不够偿还么？”

如烟骇然倒退两步，抽口凉气说道：“两位怎知此事？”

“我俩目睹经过，但不愿插手。”

“主凶乃人间凶魔，仇人极众，一日不手刃这些凶人，小女子绝不甘休，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逸云转问如黑道：“我们暂且放手，如何？”

如黑默然点头，良久方说：“依你。”

如烟屈膝拜倒，哽咽着说道：“小女子默念先父名讳，叩谢两位大德。”

两人闪在一旁，逸云轻声说道：“江湖鬼蜮，稍一不慎，横祸立至，一切心力全付流水。姑娘，切记守口如瓶。”

姑娘拜罢盈盈起立，正色道：“小女子知道点苍甘家父子孙三代，皆有侠名，谅不致泄露小女子行藏，故敢真言；日后定遵所瞩，守口如瓶。”她日间亲见甘龙功力惊人，还以为逸云是甘龙呢。

如黑本来为如烟叹息，这一来倒笑了，说道：“你怎知我们是甘家人？”

“刚才见面承蒙手下留情，惟有甘德头方可以臻此。如小女子所料不差，这位定是飞刀甘龙大侠。”她向逸云一指，随又向如黑一福，说道：“姐姐定是人称美红线的甘凤姐姐。”

“啐！胡说八道。”如黑似怒非怒地叫，一拉逸云说道：“把少爷当作姑娘，见鬼！”

“我们走吧。”说走就走，只一晃，踪影全无。

两人出了庄，扑奔太平口，逸云埋怨他说道，“要你别带什么茜兰草，你偏喜爱那香喷喷娘儿们的东西。这可好，让人嗅着说你是女人，看你还带不！”

如黑粗声粗气地说道：“偏要带！下次我不撕她的嘴才怪，哼！”

“好在你不是女人，不然我看你会整日埋在脂粉里。”

“你胡说什么？”如黑嗔叫，轻径一掌擂在他的肩膊上。

“你不是全听见了么？哈哈！”

两人返回客店，专等明日好戏上场。

逸云、如黑一走，如烟没看清他们是怎样起步的，惊得怔住了，心里暗说道：“好高明的轻功绝学！点苍甘家怎有这种超尘脱俗的造诣？怪！小个儿明明是女子用口腔说话，不是真嗓，不是美红线甘凤又是谁呢？他自称

小爷，唔！我看靠不住，一定是她，她在我女人面前装男，岂不可笑？”

甘龙和逸云及所有镖局伙计，包下了整间客店，并无外客。一早众人梳洗毕，店门有伙计们议论纷纷。

甘龙对内情茫然不知，不理闲事，事实上他大为放心，反正在这儿用不着他挑那大梁，听逸云的话没错儿，

一行四十五人，在大厅早膳，大厅在楼上，甚是宽敞。逸云如黑两位师爷上坐，甘龙和沈老镖头下首相陪，五位镖师只有两位打横做陪客。这一桌正对着楼门，假使有人上楼，全逃不出眼下。

酒菜已上了一半，沈老镖头低声说道：“华贤侄，荆州左近的武当门下，预定已牌时分过江该快到了，也许有人到店中找我们呢。”

逸云从容地说道：“老伯请放心，咱们是苦主儿，必要时咬他们一口，以为日后铺路，武当永不会再找鸿安的麻烦。”

如黑问道：“云哥，你又有何打算？”

“你当太白山庄的人易与，武当要不出动高手，难占便宜。我计划等会儿也走一遭，干脆放上一把火……”

如黑鼓掌轻声说道：“哦！你这着够绝！红货一烧光，谁都欠下鸿安一笔债，妙极！

妙极！”

逸云笑着说道：“别大声，除了我们六人，谁也不许知道，呆会儿我独自前往，见风使舵觅机行事，看我的。”

如黑白了他一眼说道：“哼！你不带我前往，我给你没完。”

“不成！你这脸容易被人发现本来面目，把事弄糟。”

“怕什么？白天里就不能戴面罩？我才不信邪。”

逸云沉吟半晌，突向甘龙说：“咱们行囊中有油布和被单，劳驾给我几张派用场。

黑弟，咱们打扮两个怪人，闹他个不亦乐乎。”

“那可好！只要能和你去，什么都成。”如黑笑了。

“甘大哥，今天你们绝不可离开客店左近，多现身街外，证明你们根本未离太平口，切记切记。”

餐罢，店伙撤去杯盘，换上香茗。坐不到片刻，楼门口出现了红色的身影。

楼梯履声囊囊，接二连三上来了五名老道，和五名浑身结扎，背刀挂剑的雄赳赳大汉。

他们鱼贯跨进楼门，在当门排开，五名中年老道在前，劲装大汉在后，放眼打量楼上人物，傲然之气溢于脸面。

逸云没做声，心中却暗说：“这些人定是武当门下，名门大派之人，怎么没有半点儿大家风范？良可慨叹。武当崛起江湖百十年，该有些名门风度啊！”

中间那老道神态冷然，好半晌才徐徐发话道：“哪位是鸿安镖局少东主甘龙？”

甘龙毕竟是吃江湖饭的人，修养甚佳，他徐徐推座而起。小如黑星目一瞪，便待发作；逸云伸手一按他的手，如黑方消掉怒火。

甘龙徐徐站起，上前三步；含笑拱手道：“在下甘龙，不知道长在何处清修，恕甘龙眼拙，不识道长仙号；有何见教，尚请明示。”

“贫道常宗，荆州清净道院院主。无事不登三宝殿……”

如黑实在气不过；抢着接口道：“道长，你错啦！该说无事不登三清殿；或者说：无事不登酒楼……”

常宗短眉一轩，冷然睥睨他一眼，向甘龙沉声问道：“甘镖头，那位施主是谁？他够资格在这儿说话么？”

如黑“啪”一声，一掌拍在桌上，茶杯儿几乎翻筋斗；他推椅站起，哼了一声说道：“重庆府知府大人的刀笔文牒掌外管内师爷许，府以下知县大人也得尊称我一声许师爷。”

你这泼道胆敢出言无状，目无长上，竟然说本师爷不够资格说话？浑帐！”

五老道五大汉全都脸上变色；常宗嘿嘿狞笑，正待有所行动，逸云却站起说话了：“宗院主你少转鬼念头，别认为你们身为武林人物，边敢无法无天，你错了！我不信你敢不要身家性命。哼！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本师爷座落荆州太平口，追讨府大人交保的一株九叶灵芝。湖广布政使早已先期获得快报，目下正立等回音。这里要有风吹草动，大兵立至，玉石俱焚。道爷，天庭震怒，血气漂杵，就算你是亡命之徒，武当山上千道侣和你们道家祖源又会如何？”接着，向五大汉一指，又说：“你们，若是自命为亡命，且试试看？朝廷治不了你们武当几个跳梁小丑，哪能治理天下？大明江山还能保全？”

连损带骂，恐吓齐施，把众人镇住了。常宗是武当最末一代“常”字辈门人，天胆也不敢冒大不韪葬送师门，凶焰早被压消大半，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做声不得。

如黑不饶人，他又一拍桌子，厉声向甘龙说道：“甘镖头，这里本师爷不管了，即与华师爷前往谒见湖广布政使，让布政使大人裁夺。这还了得？湖广地面不加整顿，说不定大乱由此而起的。水贼猖狂，亡命群集，连受官府节制的武当老道也如狼似虎，不彻底根绝怎么得了？华师爷我们走。”

两人推桌而出，大摇大摆举步。甘龙不知两人搞什么花样，茫然地说道：“两位师爷请息怒，这是一场误会，冲草民薄面……”

“别说了，本师爷不算是官，甘探头大可不必自称草民；知府大人等着急报，本师爷即行上路。”

两人拂袖而去，绕过众人身畔，举步下楼。甘龙耳畔，突然响起“千用传音入密”稀世绝学的语音道：“我俩借机脱身，免得拆穿把戏，行动也方便些。记住，一切按计划行事，套上牛鼻子。”

甘龙恍然，故意愁眉苦脸长叹一声，向常宗漠然地说：“道长，眼见是一场天大祸事，甘某认命啦！有事请说，甘某洗耳恭听。不过你所说的全都无用，鸿安镖局垮在道长身上；贵派高手如云，也阻不住朝廷千员虎将百万官军。要是湖广布政使听那两位夫子的话，道爷，你最好早些回武当通风报讯好些。”

常宗冷冷地说道：“笑话！贫道仅在言语上得罪那两个箴片，还能入人于罪么？哼！”

“道长，你太糊涂啦，昨日两位师爷随在下投帖索镖，一切详情师爷已于昨晚差急报迳送武昌；敝局红货，固然是荆州三龙劫来，但贵派无字辈门人三阴一绝无为，重由白帝三蛟处劫回。在荆州三龙庄中，混江龙答允还镖，三阴一绝却横加阻挠，全让师爷目睹事实。你想，贵派能脱掉天大关系么？”

你还是走吧，别糟塌时辰。”

常宗惊问道：“此事当真？”

“用得着骗你么？”甘龙便将昨日索镖详情说出。

常宗冷汗直流，向身侧老道吩咐道：“清师弟，快！追上师叔将情形禀明，请他们设法护镖不然大事休矣！”

那老道破研一芦，转身急班下楼，一飞奔荆州三龙庄院。

可惜！他脚程太慢，赶到之时，已经晚了不止一步而是百十步了。

“甘镖头，这事如何是好？”常宗态度转变啦！

“如何是好？哼！那两个箴片笔利如刀，也爱财如命，少不了破财消灾。老实说，这趟镖吉凶难料，敝局损失十万两白银倒无所谓，至于贵派……哦！贵派高手如云，可挡千军万马，在下倒是多虑了。”

老道前倨后恭，稽首一礼道：“武林一脉，少东主，咱们何不联手退敌，互相保全？贫道时才得罪，少东主休怪。”

“在下时舛运蹇，怪得谁来？”甘龙回了一礼，又说：“目下群雄并集，家父及家叔又未及时赶至；这些字内凶人，在下不敢招惹，只好听天由命。郑当家要不还镖，日后自有人理论，联手之事，在下无此能耐。二弟。”

假甘虎推椅而起答道：“大哥，小弟在。”

“速带一千两银钞过江，先稳住那两个师爷。”

假甘虎说声是，径自下楼去了。

老道鬼眼一瞪，脸上杀气密布，低声道：“少东主；咱们把那两个箴片……”

甘龙说道：“道长，那两个师爷好似鬼，急报早已发出，目下天大干系在他们身上，要有舛错，大祸立至；这事万万行不得，唯一可行之事，就是寄望他俩笔舌之下成全。”

“少东主，请道长和诸位朋友坐下罢，这事千万不可胡来，也不能急哩！”沈老镖头接口。

且说荆州三龙庄上之事，那儿已闹得不可开交。

已牌末，早宴乃是分开设席，各占一方；追命阎罗和铁鹰爪小心谨慎，令人先试酒菜，证明无毒未弄手脚，方逐个进餐。午初。席撤，酒足饭饱，问题来啦！

挑起祸端的仍是如烟，她和天魔夫人一行人袅袅娜娜下楼，冉冉出堂。

堂上，混江龙兄弟咬牙切齿恨声不绝，昨晚在场的人全未离开半步，庄中近三十名明暗桩，全被人用重手法点倒，死伤奇重，弄不清是何人所为，他能本恼？正在火头上，有气没地方好泄呢！

如烟傍着三位丑怪女人；先向众人送过一瞥情意绵绵的目光，然后是闭月羞花勾魂摄魄的妖媚一笑，媚声荡气地说道：“经一夜冷静思索，诸位爷可曾权衡利害了么？在小女子看来，所谓神物有灵，惟有德者居之，强求不得；不如大家言归于好，将红货还给鸿安镖局算啦！数十年交情，何必因一棵九叶灵芝而断送呢？”

她不说倒还罢了，这一说不啻火上添油；这里的人，谁都有“德”，谁都不知“交情”为何物，也谁都想要，不拼个你死我活还成？

“我追命阎罗要定了，没有任何余地，太白山庄的人岂是怕事的？妞允少说废话，二爷返太白之时，你要和我同行。”

“二爷，太白山庄小女子迟早要去的，但不是现在。”

混江龙眼泡红了，大吼道：“太白山庄到咱们长江撒野？简直是做梦。”

“河北的铁鹰爪不信邪，冯某人就要在长江撒撒野，看谁咬我鸟！”这家伙粗得不像话。

三阴一绝阴森森地说道：“有我武当三阴一绝在呢！”

正在紧张，厅外一名大汉当门一站，向内叫道，“禀大当家，武当派荆州高手将抵庄门。”

“多少人？”三阴一绝急问。

“三十六人之多。”

三阴一绝傲然地叫道：“哈哈！郑当家，咱们赶他们走！”

“你在做梦！”追命阎罗怒叫，掣下了长剑。

“申兄，夜长梦多，动手！”

铁鹰爪大呼，掣下一柄奇门兵刃铁爪，大踏步而出，他亮出成名兵刃了。

掣兵刃之声大起，刀光闪闪，剑影纷纷。俏妞儿叫道：“凡事三思，不要动手，不要……”

她一叫，叫出祸事来了，虎吼之声乍起，人影飞旋，惨叫之声雷动，整个大厅成了战场。

追命阎罗长剑飞旋，找上了三阴一绝。

铁鹰爪奔抢混江龙，吼叫一声就是一爪。

另一名大汉抢向十二包红货，在厅中和众小贼动上了手。他们都是身经万战的高手，混江龙的手下怎挡得住这十条疯虎？要不是秃头龙拼命挡住，可真够瞧的。

片刻间，大厅尸横二十具。整个庄院人声鼎沸，一百五六十名贼人纷纷抄兵刃向大厅赶，杀声露天。

追命阎罗勇似狂狮，长剑连演杀着，他身畔躺了五具尸体，把三阴一绝迫到东南隅壁角，已无路可退了。

混江龙也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天魔夫人和所有众女，全都退上了楼门，在楼门向下张望，眼中发射出怨毒的寒芒，嘴角泛出残酷刻毒的微笑。

庄外三里地，一群荆州的武当道俗高手，正以迅捷的脚程，向这儿急赶。

三阴一绝倾力支撑，武当的八卦剑法为江湖一绝，可是功力相去悬殊，显得缚手缚脚，被迫得冷汗直流。

追命阎罗的阴柔掌力，正和老道的三阴手性质相同，谁的功力深厚谁占上风；他一面运剑一面阴森森地说道：“杂毛，武当的八卦剑法不过尔尔，你认命吧！”

三阴一绝后力不继，他无暇答活，攻出一招“见龙在田”，想由上面纵起脱身。

追命阎罗似早料到老道想溜，他吼叫道：“想逃命，你打错了主意啦！哈哈！”招到，他闪身避招，双腿一收，人已纵起八尺，一招“飞虹戏日”急点老道六阳魁首，并一掌斜推。

三阴一绝退向被阻，只好向下一挫，向左急闪，长剑“羿射旭日”火速点出，人也向左急飘去。

追命阎罗哼了一声，剑向下一沉，身形急转，一招“流星坠地”错开

老道长剑，一楔而入。

三阴一绝心中狂喜，手脚向右一压，剑尖无声无息吐出，六寸剑锋，急射追命阎罗右胸。

他这点鬼玩意，追命阎罗知之甚详，剑尖一错之间，追命阎罗已是杀机怒泛，长剑向外一崩，骤吐的剑锋七分之差，掠过右上臂之前，划破了外衣。

退命阎罗就是等这一瞬之机，剑划衣而过，他大吼一声，剑向外一撇一绞，乘隙直入

三阴一绝没想到这一剑竟然落空，只将对方的外衣划破，他想变招，已经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剑芒一闪，他只觉右胸一凉，浑身一震，眼前一黑，扔剑栽倒。

追命阎罗宰了老道，还来不及拔剑，已觉脑后生风；他猛一旋身，反手一掌扔出。

身后两名恶贼“嗯”了两声，兵刃踉跄落地，双眼向上一翻，立时双膝一软，摇晃着倒下去了

另一面，铁鹰爪步步进迫，恰在这时手中铁爪已经锁住混江龙的龙须刺，左手倏出，不偏不倚扣住混江龙的右手臂。五指深入肉中，内力一发，骨碎如粉。

在一旁力斗一名燕京悍贼的秃头龙，眼角瞥见乃兄遇险，只惊得魂飞天外，右手龙须刺脱手向铁鹰爪扔出，左手一抖，三枚飞鱼梭分取三名悍寇。

惨号之声骤起，铁鹰爪艺业过人，已知身临危局，他向左一旋，双手用劲向右一带，龙须刺飞射而至，混江龙成了肉盾，肋下恰好迎住龙须刺，贯入腹中近尺，惨叫一声即行了帐。

铁鹰爪扔掉混江龙尸身，向秃头龙叫道：“秃鬼！你死，期到了。”声到人到，势如疯虎。

秃头龙三枚飞鱼梭只将一名悍贼击毙，一他捡起那人的长剑，目中喷火迎面攻出三剑，和铁鹰爪缠上了。

大厅中，追命阎罗和九名狠贼指东打西，杀得庄中小贼尸横遍地，厅外小贼仍不要命似的向内涌。这恶贼人如其号，剑到处血肉横飞，鬼哭神号。

正危急间，庄外杀声雷动，三十六名武当门下终于赶来了，向大厅涌入。领先的是五名老道，一眼便看到壁脚下三阴一绝的尸体。先头老道大吼道：“谁杀了我无为师兄？”

秃头龙叫道：“太白山庄和燕京马贼。”

老道又喝道：“九叶玉芝呢？”

有人接口道：“就在那十二包红货中。”

老道向后怒叫道：“咱们上，先替无力师兄报仇。”剑闪寒芒，他首先截住追命阎罗。

三十六名武当弟子无一庸手，骤一加入形势逆转，追命阎罗和铁鹰爪立陷重围，九名悍贼各自为战。只半盏茶时分，九人中倒了三人。武当弟子也死了八名之多。

双方正在舍死忘生拼搏，势均力敌之际。蓦地里，大厅左侧窗户上，左右分据着两个怪人。

说怪真怪，一色儿打扮，白布缠头，蒙面的一大块白布剪了两个洞，只露出两个眼睛，上身乱七八糟裹在一幅白布内，粗麻布大袖长可及地；下

身却是油布做的拖地长裤，裤管又长又大，腰间束着一根大草绳。

更怪的是一个背上长了一个大驼，一个前面长着大鸡胸，驼上白布写着四个字是：“见我生财”。

长鸡胸那怪物身材甚高，胸前白布也写了四个字，“抬头见喜”。八个字铁笔银钩，蛮像回事。

六

两人一左一右踞坐大窗左右侧，大袖太长，看不见手，但出形状上看，显然他们一个双手后背一个双手捧胸。

谁也弄不清两人是敌是友，也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两个怪物，忽听鸡胸大个儿用嘶哑的嗓子嘿嘿大笑道：“嘿嘿！呵呵！九叶灵芝，我们也要！”

驼子那双亮晶晶的大眼也眨了一眨，老公鸭嗓子也大叫道：“是啊！咱们要，可以成仙成道呢！”

呢字一落，两怪物飘下厅中，两只麻布大袖交叉飞舞，所经处波开浪裂，所有近身的贼人全被飞抛两三丈外，惨叫之声大起。

楼门上，天魔夫人大惊道：“不好，这两怪物功力奇高，他们这一闹，坏了我们的大事，我们得阻他一阻。”

众女叱喝一声，飞抡下厅，鸡胸怪物大袖一拂，将铁鹰爪震飞三丈外，首先截住五妞儿如烟姑娘，没容她有拔出剑囊古剑的机会，便将她迫得连退两三丈，他突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你们快走，我要放火。”

如烟一听口音厮熟，但却不敢料定，只好说道：“不成，九叶灵芝……”

“别担心，甘家不会找你，那是假货。快走！”

姑娘恍然大悟，正想说话，怪物却突然大喝：“大姑娘，呵呵！你敢拦我老人家？打！”两只大袖罡风怒发，把如烟像只绣球般震到梯口边，然后转身猛扑武当门下。

如烟骇然变色，她只觉身不由己，那并不伤人而力道无穷的如山暗劲，迫得她几乎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乖乖地向梯口飘，她怎能不惊？

她脱口，叫道：“怪物厉害，姥姥，我们走！”

巫山怪姥和天魔夫人正被驼背怪物迫得手忙脚乱，闻声急忙后退，天魔夫人忙低声问道：“你已答允甘家物归原主，怎能……”

“他俩就是甘龙甘凤，刚才甘龙叫我们别管，速离这是非之地，他要放火。”

“那九叶……”

“那是假货，真货可能已运走了，以他们的功力，岂会让贼人这么顺利将镖截走？”

地煞夫人插口道：“不能走！”

天魔夫人讶然问道：“为什么？”

“不杀这些恶贼，怎消心头之恨？”

“我们在外面等，走一个杀一个。”

“好！我们快撤！”

一群女人纷纷上楼收拾，一会儿即由后楼走了，大厅中一双怪物似乎是渐行不支，两人退在窗口分立，一双大袖左遮右拦，阻住贼人进攻，仅能自保。

大厅中尸横满地，一群贼人仍在舍死忘生拼命恶斗。

不久，两怪物突然撤走，出了厅，大袖中飞出了不少小小布包，沿厅外走廊打出，触地即火光上腾。凡是近身的小贼不死就伤，整座大厅火舌冲天而起。

两怪物折了一大把树枝，堵在大厅口，贼人逸出他们不管，要一动那十二个大包，树枝飞射而出，立毙动手之人。

烈火飞腾，整个大厅成了火海，众贼纷纷跳窗逃命，在外面交手。

两怪物直待大厅倒塌，方悄然隐去。

申牌初，庄中成了火海，烈焰冲天，机伶鬼抽腿四散逃命，短命鬼丧身火窟。

追命阎罗浑身是血，他手下死伤殆尽，出了庄赶向太平口，他要赶回陕西太白山庄。

秃头龙眼看大好基业付之一炬，站在庄侧咬牙切齿。

武当门下剩下六人，垂头丧气凄凄惨惨转回荆州。

铁鹰爪和五名悍贼横死庄中，孽龙郑彪行动不便，大概已葬身火窟，所有贼人全作乌兽散。

秃头龙眼看火舌冲雷，跌脚恨道：“申老匹夫如此欺人，郑虎只稍留有寸三气在，必……”突然，他鼻中闻到一丝幽香，猛地转头一看，只觉心中一震。

身后五丈外，正站着地煞夫人和五妞儿如烟，如烟那闭月羞花的艳美容颜上，喷射出阵阵冷电寒芒，正狠狠地盯视着他。

地煞夫人那丑恶的尊容上，比平常更为丑恶，那叫人心悸的目光，直令人毛骨悚然。

秃头龙倒抽一口凉气，他感到眼前已有大变，壮胆向道：“地煞夫人，你目中充满怨毒……”

“你倒聪明，郑老匹夫，你却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吧？”地煞夫人阴森森地说完，和如烟逐步欺近。

秃头龙大骇，知道她们不怀好意，情不自禁退后两步，将拾来的长剑徐徐举起，壮着胆问道：“咱们无冤充仇，我兄弟待你们不薄……”

“待我们不薄？嘿嘿！等会儿你就知道薄是不薄了。芸儿，拿下他。”

秃头龙惊骇地问道：“你……你到底是谁？”

“绿衣剑客方逸君的未亡人，前百花教主伍云英；改头换面混迹江湖，就是要一算十八年前毁家之仇。老贼，如烟就是绿衣剑客的遗孤碧芸，你不要我多说罢？”

秃头龙大惊失色，鬼眼一转，转身撒腿就跑，他想逃命。白影一闪，迎面站着如烟姑娘，她芙蓉脸上杀机重重，玉手弹开剑囊锁口，一手按在宝光四射的剑鞘上。

“你找死了！”秃头龙大喝，同时一剑挥出，他要夺路而走。

姑娘玉腕千翻，银芒似电，剑过无声，秃头龙剑断腕飞。他没想到姑娘手中的剑，乃是千古神刃“龙渊”，银芒一闪，他哪还来得及撒招？剑化银虹，只一闪，他的左臂又告分家，狂叫一声扑地便倒。

地煞夫人到了身旁，她凄然地轻唤道：“逸君！孩子又替你诛去一个仇人，你在天之灵庇佑你的孩子。芸儿，问他狄老贼的下落。”

芸儿收剑入鞘，点上秃头龙的穴道，止住鲜血狂流，阴森森地问道：“老狗！辰州狄家庄妙手飞花狄老贼躲到哪儿去了？说！”

秃头龙咬牙强忍痛楚道：“在狄家庄。”

拍一声响，老贼挨了一记耳光，大牙脱掉四枚，姑娘道：“老狗，你少在姑娘面前狡猾，十六年前狄老贼举家他迁，下落不明，当年凶并不是你荆州三龙，甩不着替他们受过，要不实说的话，我要将你寸裂而死，不信你且瞧瞧！”

她在罗带上拔出一把小巴首，白芒如电，在秃头龙脸上晃动，冷气森森直迫骨髓。

秃头龙心中一寒，说道：“狄雷兄弟现在辰州北面西河之畔，南距辰州十里的乌枫岭之下，他们并未远走，一家子隐居避仇，你仍要找他，只是白送死。”

“为什么？”

“独脚天尊虽被四海狂客废去武功，但他的师父金面狂泉粟飞，已在天山池畔找到一株千年雪莲，不但恢复了当年功力，而且更有无上进境，目下他师徒俩正在狄家苦练盖世绝学，要找四海狂客复仇。那金面狂泉功臻化境，且心狠手辣，虽好女色，但有性虐之狂，不为任何甜言蜜语所惑，你们前往只有白白送死。”

“五毒阴风汪老魔因何不在太白山庄之中？”

“他从百花谷逃得性命，已经逃至祁连，十八年来不见踪影；据五鬼阴手申天豪说，可能已和师祖祁连阴魔重参绝学，不久可望重入中原。详情你可追问追命阎罗申天杰。”

地煞夫人说道：“给他一刀，免去凌迟之惨。”

小匕首戮入秃头龙心坎，姑娘收刀纳起，母女俩迳奔庄稍，可惜晚了半步。

追命阎罗展开奇快轻功，扑奔太平口，过了吊桥进入林间大道，迎面撞上了天魔夫人和红衣女如霞。他叫道：“天魔夫人，你们的人呢？随我返陕西太白山庄，有你们的好处。”

天魔夫人没作声，以一双饱含怨毒的大眼睛死盯着他，如霞却噗嗤一笑，媚声道：“走啊！申二爷！我们正想打搅贵庄呢！”

追命阎罗一触天魔夫人阴森的目光，不由打一冷战，心忖：“这丑老太婆好毒的眼神！难道说她为了我夺芝之举迁。怒于我么？我得小心些儿，别在阴沟里溯了船。”

他退到路侧，剑隐肘后，并运功戒备，一面说道：“请！咱们在太平口会合，走荆州出汉水入陕。”

他并未请得动天魔夫人，如霞却向他走近，媚笑如花，摇晃若风摆残荷，独一枝荷花吐艳，款摆著走近。

追命阎罗也算得一代魔头，已看出其中大有文章，不看小妞儿虽笑靥如飞，而杀机隐现么？他哼了一声，长剑骤吐，银芒一闪，飞旋而出。

“嘻嘻！怎么了？你不念荐枕之情，要杀我么？”如霞长袖左拂右卷，一面说一面身形疾旋转，话声一落，流水行云似的连避五剑，还了三袖。

追命阎罗心中一凛，疾退五步，说道：“你这是百花谷绝学‘激蜂戏蕊’

身法，你是百花谷的……”

“你猜对了！”天魔夫人明森森地接口，细如牛毛的金色光芒漫天彻地而至，那是百花谷最霸道的“花蕊金针”。

追命阎罗大骇，剑荡掌劈阴风乍起，涌起一道气墙，将身形裹住。

岂知如霞一晃便至，长袖急振，“啻”一声裂帛之声骤响，双袖一断一绞将长剑缠住，这一瞬间，天魔夫人捷如电闪欺近，三朵银花随袖而出，向下一沉，再向上斜飞，恰好一枚刺入追命阎罗胯下，花瓣一散，他怎吃得消？大吼一声，将如霞另一袖震断，并将她震飞丈余，他自己也倒了，顺手一抹脖子，斗大头颅几乎飞起，立时气绝。

这一瞬间，地煞夫人恰好赶到，已经无法询问了。

地煞夫人说道：“师姐，我们赶往辰州。”

“狄老狗有消息么？”

“他躲在西河之畔，并未离开，辰州亡命，但这一行凶险甚多，独脚天尊已恢复了功力，和那老鬼师父金面狂泉寄居于狄老狗处。”

如烟道：“上天入地刀山火海我们也得前往。妈，女儿先到磨盘州，叫那儿的姐妹准备车马去。”

“好，我先回荆州，就由磨盘州入湘，近期内即起程。”

烈火将庄院烧成平地，逸云和如黑早已回到太平口，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但他们并未与甘龙住在一起，让他们有机会和武当弟子周旋。

自此，武当和太白山庄结下深仇，可惜天各一方，未能引起大火拼，实乃不幸之事。

武当门下并未赔镖，只答允予鸿安镖局种种方便，从此鸿安镖局所至之地，武当弟子确是倾力维护，鸿安的威名传播在大江南北，果如逸云所料。

事后第三天，画舫悄然离开荆州下航，不知所终。

第六天，一艘快艇飞驶太平口，入暮时分到了太平口靠岸，甘虎和甘凤交镖而回。

不片刻，上游也到了一艘轻舟，到了甘二爷一剑双绝甘棣，他由贵阳入川，闻讯星夜赶到。

甘凤一到客店，逸云已经走了。这小伙子和如黑恰在码头附近，一看甘虎兄妹满脸春风归来就知道镖已顺利交到。他本想现身，可是如黑不愿，拉住他返回客店，迫着他留书给甘家兄妹，便匆匆过江，他要伴逸云独游洞庭湖，到泊罗一扫祖坟。

逸云也不愿和甘家兄妹同行，依如黑之见留书相告，立时结帐出店，过江前往荆州。

甘凤姑娘和两位兄长赶到逸云所住客店，姑娘只觉芳心如碎，只好强忍酸楚，随乃叔返川。

逸云和如黑为了避免甘家兄妹追寻，径投城东一处最僻静的小店寄宿，仍是分房而居。

两人隔室而宿，已经过了三更，蓦地里一声尖厉啸声划空而过，震人心弦，练家子耳目特别灵，警觉性很高，逸云首先惊起，侧耳倾听。

这间客店规模很小，只有两厢一院，位于城外横街上，平时客人不多。逸云和如黑住在东厢两间上房，一排十二间客房，只住了五个人，中间院子不大，一条长廊绕过后厅直抵西厢客房，夜深人静，店中静悄悄沉寂如死城，只有廊上三五盏气死风灯发出淡黄色光芒，些小声响入耳清晰。

西厢一间客房内，突传出轻微的窗户反扣声，接着衣袂飘风之声凛然。

逸云赶忙披衣而起，推开窗门，只见一道黑影向东一闪而没，轻功似臻化境。

接着啸声又起，由东破空传至，年轻人好奇心重，逸云自不例外，他正欲腾身出窗追踪黑影时，隔室已传来如黑的低语道：“云哥，我们追！”

说追就追，两人先后飘出窗外，向黑影隐没处追去。两人轻功之佳，宛若追风御电，穿越房脊恍如幽灵。

百十丈外房舍已尽，一条大道直通东面长湖，百十丈外，先前黑影快似流星，向东急射。

两人沿道旁草木阴森所形成的暗影，欺近至二三十丈，方盯紧黑形亦步亦趋缓走，向啸声发出处奔去。

五里外是一个小岗阜，林深草茂，大道向上一升。岗顶有一座松林，夜风掠过林梢，涛声震耳，大道中间站了三个黑影，星光下可以看出他们的身材颇为雄伟，双目精光四射，显然是修为深厚的内家高手，两人身穿夜行衣，一个穿着青布直裰齐膝，身后都扎着兵刃，剑穗儿在肩上飘拂。

黑影一上岗，穿直裰那人遂沉声问道：“四弟，消息如何？她们可在荆州？”

黑影身形倏止，说道：“她们已经离开荆州三天，弃船就陆，由磨盘州入湘，据小弟看来，她们似与百花教主无关。”

“管她们有关无关，五弟死在夔州艾家，定与她们有关，尽管死无对证，在艾家出事之时，她们恰在庄内，荆州三龙之死，她们也在场，太巧了，咱们伏牛五霸被人宰了一位，报地势在必行，愚兄仔细想来，她们的行径确与百花教主有点相似。那次四海狂客老匹夫将她俩救走，也许她们没死，咱们仔细些，别让方逸君的鬼魂在泉下耻笑我们，庄中有急报到来，我和二弟三弟必须立时返回，你辛苦些，盯紧她们，一得到实据，立即乾人回报，切忌出面露出行藏，等她们到了咱们庄中再动手不迟。”

“小弟这就走！”黑影向三人行礼，向回路奔去。

三黑影也向林中一闪而没，轻功确是了得。

逸云一听“方逸君”三字，只觉气血一涌，知道恩人确已身死，凶手大概就是这些人。反正有这个“四弟”住在店中，不怕他们飞掉，“伏牛五霸”在江湖大名鼎鼎，只消探明一切，他们走不了的。

四人一走，如黑在他耳畔轻轻说道：“这四贼就是伏牛五霸，凶名昭著，手下够硬朗，确是了得，在艾家根本没有老五花花太岁；而在清江江畔使开山斧死在白帝三蛟之手，那位彪形大汉才是花花太岁。那家伙确是到过艾家，却悄然跟着白帝三蛟到枝江劫镖，纠合了三阴一绝和飞天鼠一同计算白帝三蛟，而至身死清江，却怪天魔夫人等人，岂不可笑？”

逸云不管这些，却问道：“黑弟，你可知方逸君的一切内情？”

“怎么不知？方逸君就是二十余年前崛起江湖的绿衣剑客，可惜他不该和臭名满江湖的百花教主伍云英结合，惹来不少麻烦。据家父说，十八年前在云南白石江畔，就曾经替他们解去一危机，自那次以后，绿衣剑客音讯杳然，至今还有人为他惋惜，他不该和那淫名满江湖的……”

逸云烦躁地问道：“黑弟，别说了！伏牛老四你可认得？”

如黑讶然问道：“噢！云哥，你怎么了？”

“没什么，伏中老四你可认得？”

“当然认得，那家伙生得满脸横肉，五岳朝天，整日阴森森不见笑容，心黑手辣，杀人不眨眼，复姓慕连，名浩，人称恶屠夫，最不是个东西。”

“这家伙我得找他，哼！不怕他不说话。”逸云喃喃自语，向回路走。

如黑接口说道：“那很容易，他那把弯刀没什么了不起，我替你砍下他的驴头。”

“不，目下不是时候，我要在他身上探出一宗有关我个人的恩怨，你不能胡乱出手。”

“成，我一切听你的，你要我动手就动手，行么？”如黑笑嘻嘻地说，两人并肩返回了客店而去。

次日凌晨，两人梳洗毕，站在房内向西厢客房张望，如黑站在逸云身畔。

不久，西厢房三间客房中陆续走出十名相貌凶猛的彪形大汉，其中果有一个满脸横肉，五岳朝天的巨人，黑脸阴沉，戾气散溢，腰下挂了把细长的连鞘弯刀，年在四十出头。

十个人到后厅早餐，看样子可能餐罢即须远行。

如黑轻声问道：“哥，看清楚了么？”

“果然好一付恶屠夫面貌。”逸云冷笑着答。

他随手掩上窗门，说道：“我们也快些进膳，盯紧他们。”

兄弟俩到前面二楼用膳，然后结账，恶屠夫率九名凶恶大汉过了江，由太平口直向新县治公安县奔去。

有了方向，不怕他们遁走；逸云和如黑在他们身后五六里跟进，第一天便到了沔县，进入湘境。

这一带是山区，人迹略稀，可以加快脚步，第二天申牌初便到了常德府，并未打尖，沿沅江西走，向桃源紧赶，一股劲紧迫不舍。

一路上，逸云在如黑口中，总算把方逸君伍云英夫妇生前概况弄清，但十八年来，他夫妇俩的生死，却无从知悉，武林中无人提及，成了无头公案。

在伏牛五霸口中，逸云知道了两件事，一是方逸君恐已不在人间，一是师父四海狂客曾救过伍云英。

第一件事，他该找出方逸君是如何仙逝的，如果他是被人杀死，就得替他报仇血恨；第二件事，他该找出方家的后人，倾全力照顾孤儿寡妇。他记得爹妈说过，伍云英那时身怀六甲，且将临盆，算起来方逸君的后人该有十八岁的年纪了。

不管百花教主是否真的淫名瞒江湖，但她改邪归正之事却是令人佩服的，师父一生傲视江湖嫉恶如仇，管尽人间不平事，竟也会对百花教主援手，可见百花教主必定不是个淫乱得不可救药的人。

在如黑的口中，他虽然对百花教主鄙视，但并没有刻薄的批评，逸云放了心。

他并没有将心中隐秘告诉如黑，如黑也不在意这些原故，反正追踪伏牛五霸，如黑认为是侠义门人应为之事，并无追问内情的必要。

另一个使如黑乐于追踪的原因，就是在伏牛五霸口中，他听到了四海狂客的音讯。

由于他心中也有隐情不便说出，所以甘心情愿往下跟踪。

当夜，在桃源县投宿，一夜无事。

次日清晨，恶人屠反而不急于上路，逸云心中雪亮，每日起程之前，这家伙必定先派人在前面踩探，随时返报前途的消息。今日这家伙不急于动身，毫无疑问的前面已发现了什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已追上了天魔夫人。

他料个正着，天魔夫人和众女，这天也是落脚桃源城内，凌晨方徐徐向西启行。

由常德府到辰州，经沅州出玉屏入贵州，有一条官道蜿蜒而西，可通车马；这一带地广人稀，却甚为富裕，乃是湖广四川贵州三省的冲要，交通倒是发达。

沅江，是湘西最大的一条河流，南有雪峰山，北是千山万壑的武陵山，沅江就是在这两大山脉所夹峙的河谷里，汇聚无数小河流，滚滚注入洞庭湖。

出桃源沿沅江向南走，过了郑家驿，官道离开了沅江，进入了山区；经辰龙关，界亭驿，马底驿，方到达辰州，重与沅江会合。

六乘双头马车，由六名身手矫捷，身材魁壮的英俊大汉驾驶，轻灵地沿官道西行。

车前车后各有八匹骏马，马上是十二名佩剑大汉，和四名身穿紧身裤褂的佩剑少女，在前后护卫着轻车，意气飞扬地缓缓前行。

六乘双头马车，装饰极为美丽，不但马儿是上上之选，车本身雕栏绣榴，车帷是一色儿翠绿锁金流苏绣风檐，花团锦簇，极尽华丽，左右三个大窗，水晶檐后是半掩的锦帘，隐约可见里面的一双双美丽的人影。车过处，空间里飘荡着阵阵香风，和一阵阵荡人心魄的轻笑，还有令人心猿意马的软语莺声。

这一串奇怪的车马行列，假使加上些身穿鸳鸯战袍的兵马，定会令人觉得如不是公侯的内眷，定是方面大员的眷属经过此地。

一行车马过了郑家驿迤逦进入山区。

后面七八里地，有八个穿着怪异的江湖客徒步而行，亦步亦趋紧盯不舍，其中有一个是恶人屠慕连浩。

车马之后一两里，也有两个相貌狞恶的流浪汉盯着不舍，遮遮掩掩隐住行藏，歇歇停停保持着一两里的距离。

两流浪汉之后一里左右，却是身背包裹，穿着青色直裰。脚下薄底快靴，不像生意人，更不像庄稼汉，一黑一白一高一矮一美一丑的逸云和如黑，他俩信步而行，有意无意盯梢前行。

一过雪峰铺，还有五十里到辰龙关，这一带道路一向不太平静，过往客商最好结伴而行，应付打闷棍的小贼也有些小照应，要遇上大群喽罗只好自认倒霉。

山连山，林接林，连绵起伏，地旷人稀，好一处卧虎藏龙之地。

车马缓缓前行，不知大祸将至，正绕过一座小山，前面是险恶的巨大古林，古树耸天而起，官道穿林而入。

入林三五里，前面六名马上大汉分两行，后面近马车的是两骑劲装少女，八个人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缓缓策马前导，神情镇静，似乎点尘不惊。

蓦地里，林中“鸣”一声射出一枝响箭，厉啸着射向先头第一名大汉项上空一尺，一闪便至。

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大汉只两指一央，响箭伏贴地寂然不动。他举起左手一招；“嘶——”马儿止步，“支格格”车儿骤停，他扳鞍滑下鞍桥，将响箭向道旁一插，向响箭射处躬身行一礼，朗声说道：“西向阳关，远道

同源，在下冒昧，借道宝山。”

这是说：途经贵地，咱们上一代也是江湖朋友，目下有事途经宝山，请予方便借道西上。

林中蓦地传出一声虎吼道：“远道同源，珍艺留万。”

这是说：既然上一代同是江湖人，不必留下两手绝学，只消留下名号，套个交情。

“天魔夫人暨一行众女，借道宝山，在下这里谢过。”说完，抱拳行礼。

林中微透人声，片刻；又传出粗豪的语音道：“上复夫人，多有冒犯；请代致意，出山虎桑清未克远迎，如需效劳。之处，即请明示。”

“上复桑爷，夫人俗务缠身，不克往拜，诸位盛情，在下代为夫人致意，青山远在，容再相见。”

“请多珍重，恕不远送。”

“不敢劳驾，诸位珍重。”大汉拱拱手，回身一跃上马，举手一招，车马缓缓启行。

过了一山又一山，马车逐渐去远，后面两个狞恶大汉也到了响箭射出之地，这次响箭来势奇疾，一名大汉呵呵一笑，也伸两指夹住响箭，托在掌心大笑道：“湘西边地，我姜二爷倒没到过，大概规矩也是一样的，哈哈！”

他将箭插在路旁，傲然地说道：“伏牛山庄四爷慕连治途经宝山，少噜苏，咱们后面还有八人，正主儿在后，二爷我要走了。记住，不可泄漏四爷的行藏。”

说完，头也不回昂然而去，林中人一听“四爷慕连浩”五字，大概吓得屁滚尿流，一声也没吭。

两人去远，林中钻出个小喽罗，俯身拔箭喃喃自语道：“乖乖！看来咱们湘西将有风风雨雨了，大名鼎鼎的人物全来啦！”

他刚一抬头，不由一怔，不知何时身畔来了一白一黑两个怪人，美的极美，丑的极丑；那丑鬼咧咧嘴，说道：“小把戏你忘了姜二爷的吩咐？泄了底，你不想活啦？”

小喽罗吓得一抖，惊恐地说道：“小的不敢，请爷们放心。”

“那敢情好，告诉出山虎小心些。”

小喽罗哆长吁一口气，连声应喏。逸云和如黑冽嘴一笑，大刺刺地走了。

定了二十余里，山更高，林更密，突听前面叱喝之声不一绝于耳，如黑突然说道：“云哥，我们先走一步。”

“走啊！打起来了。”两人隐设在道旁林中，霎时不见。

车马缓缓前行，绕过一处山嘴，突然岗上密林人影一晃，红光耀目，官道中一字儿排开五名老道，齐声念道，“无量寿佛，咱们等着了。”

马上的大汉勒缰问道：“道爷，是冲我们来的么？”

中间老道怒骂道：“浑蛋，不冲你们难道冲道爷自己不成？”

大汉们飞身下马，车马，全停了，为首大汉声色不动，仍然满脸堆笑，拱手道：“诸位道爷冠上有三枚金针；想必是武当无字辈门人，在下高一鸣，请示他讳，以便识荆，并请教道长意欲何为？敝主人与武当一无芥蒂，何以道长兴问罪之师，尚请明示，以便斟酌。”

“滚你的！叫那老妖怪出来答话，道爷有话问他。”

“无亏道友，你是找本夫人么？”声落，第一乘车马中，飞出天魔夫人，

像一只大雁，悠然而降，

五老道吃了一惊，无亏脸上泛起怒容，说道：“老妖怪，你说对了。”

“请教其理安在，老身洗耳恭听。”

“荆州三龙庄上，贫道师弟三阴一绝无为，皆因你们这一群祸水而引起杀身之祸，事发之时你们竟不顾江湖道义，一走了之，未免欺人大甚。”

“妾身力所不逮，道长未免不通情理。”

“住口！荆州三龙庄中之人并未死绝，贫道尽知内情，少在贫道面前推主阻四的。”

天魔夫人正色问道：“道长意欲如何？”

“其一，立即退出江湖；其二，至武当负荆请罪，以赎前愆。”

车帘一闪，大妞儿如霞五妞儿如烟出车，一红一白，红的如火，白的如出水白莲，媚笑如花般，乳波儿颤，臀浪儿摆，只剩一握柳腰儿轻摇，莲步生花，袅袅婷婷冉冉而至，醉人幽香令人心荡神摇。

五老道眼也直了，无亏张口吁气道：“怪不得无为师弟深陷魔障，原来如此。”

如留两女扭着臀浪儿，直扭至五老道身前六尺，仍在轻移莲步往前靠。

“站住！”无亏蓦地清醒，大声喝止。

两个俏妞儿吃吃媚笑，俏然凝立。如烟飞过一道勾魂慑魄的媚眼儿，吐出沥沥莺声：“是的，道爷，我们站着哩！小女子如烟，这是大姐如霞，初履江湖，一切浅陋，道长休怪！请问仙长，莫不是江湖德业超人，人称清虚子无亏道长么？”

“贫道正是。”老道神魂飘摇，语气一缓。

“小女有眼不识泰山，汕长原谅。”两女盈盈一拜。

“施主少礼，无量寿佛！”老道竟稽首回礼了，道貌岸然的面容，泛起了笑容。

“仙长明人，请谅小女苦衷，在荆州三龙府第，小女确已尽力，力劝众人息事，无奈力不从心，人刀不可回天，小女子负咎良多，既然仙长赐下金渝，断无不依之理。但不知仙长可否成全予小女子二日之便，以尽深谈？”

无亏还采不及答话，另一名老道抢着接口道：“师兄，也许传言不实，咱们何不请夫人一行小憩一日，以便查明底细？”

如烟如霞灿然一笑，不让无亏考虑，接口道：“多谢仙长恩典，小女子铭感五中。”媚眼儿一瞟，躬身行礼，甜甜一笑。

无亏注视两女一眼，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日色近午，此至辰州不足两百里，今晚可抵界亭驿歇宿，山测有座无量道院，贫道冒昧，恭请诸位屈驾小憩，不知姑娘可否赏脸？”

天魔夫人接口道，“打搅道长，于心难安。”

“夫人过谦了。”老道笑答，突然一正容住向左侧草丛喝道：“什么人？滚出来答话，别鬼鬼祟祟。”

声落，草中长笑乍起，两个狞恶大汉一长身，大踏步而出，正是伏牛山庄高手姜二爷和他那同伴，姜二爷一现身，五老道全皆一征。

天魔夫人一皱眉，眼中寒芒倏敛。

“盛会盛会，真是巧极！”他一双鬼眼，直在两女乳上和下腹上直转，极不情愿地抬起头，向天魔夫人淫笑道：“夫人久违了。这几位妞儿在下眼生得紧，前些年倒没见过哩！是吧？”

天魔夫人神情一变，说道：“这是老身新收的顽徒如霞如烟，第一次带她们出来见见世面，姜爷多多指教。”

“好说好说！干嘛不先到敝庄盘桓？真是一大憾事。”

“老身顺道拜会一位多年故交，不久定然北上，就烦姜爷在庄主前先代为宽容。姜爷千里迢迢莅止湘西，不知有何贵干，慕连四爷来了么？”

他们一问一答，两贼双眼不住乱膘，不离两妞儿上下，一旁的五老道无名孽火慢慢升起，姜二爷道：“四爷没来，我和秦老弟到云贵公干，不期而遇，真是三生有幸。”他扫了老道一眼，嘿嘿笑道：“清虚子道友，转眼五年，武胜关一别，道友更胜往昔，仙风道骨，在下羡慕得紧，嘿嘿！”

“彼此彼此，姜施主一向可好？”

“托福，杀人放火，如此而已，幸而姜某行道北地，没落在贵强手中，万千之幸！”

真是万千之幸！”

老道面上一寒，立时变色地说道：“姜施主词锋甚健，佩服佩服！但愿施主作事一帆风顺，方是万幸之幸。”

一旁的秦老弟凶睛一瞪，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爷们作案满天下，你咬我鸟！”

最左一名老道无名火起，跨前一步戟指骂道，“狗东西你敢出口伤人？你不睁开狗眼看看在对谁说话？”

秦老弟哈哈狂笑，笑完脸色一沉，阴森森地说道：“骂得好！杂毛你的胆子不小，秦太爷要教训教训你，你神气啦！拔剑！”他手一抄，衣底下抖出一对流星锤，不住嘿嘿狂笑。

“哟！太爷们，你们犯得着生气么？算了，冲小女子薄面，大家忍一忍好么？”如烟媚声媚气地叫，故意挡在中间。

她不叫倒好，这一叫反而火上加油，千可输万可输，在漂亮女人面前千万不能输，这正是称英雄道好汉的机会，老道们没跳出三界外，道行有限，怎禁得起撩拨？

“锵啷”一声清鸣，长剑出鞘，老道叫道：“姑娘退下，贫道要教训这些狂徒。”

秦爷也嚷道：“妞儿，让开，看秦爷打破他的驴头。”

不但妞儿慌忙退出，众人也纷纷让开，无亏也叫阵了：“姓姜的，我认为你也该有兴松松筋骨了。”

“老道，哈哈！正合孤意，你上啦！”姜二爷左掠丈余，掣下一把其薄如纸，乌光闪闪略带弧形的细长弯刀，立下门户道：“老道，亮剑，试试二爷的淬毒苗刀利是不利。”

无亏忍耐已是到极限，不慌不忙掣下腰悬长剑，剑诀一领，身随诀走，一面说道：“姓姜的！你那三十六路追魂夺命刀只配劈柴。且试试字内无双的八卦剑绝学；看招！”

剑随声出，身随剑走；银芒一旋，上下急分，剑啸嗡嗡，飞旋而进。

俏妞儿如烟娇滴滴、甜蜜蜜地叫道：“好一招‘天地分光’，武当无上绝学！”

姜二爷本想飘身让招，由侧方进击，闻声不由火起，大吼一声，乌光飞射，一朵奇大的黑色光环，射入银芒之中，霎时风吼雷鸣。去势奇猛。

红姐儿如霞脆甜地娇唤道：“好一招‘花雨续纷’威猛无匹。”

乌光芒一触即进，随之重新缠在一块；人影疾转，并无兵刃交击之声发出，但见银芒乌光急剧闪烁，端的不愧称为高手之搏。

另一方秦老弟也何老道交上手，流星锤八方飞射，两丈方圆锤影漫天湖地，老道的剑术也是通玄，在锤影中纵舞如风。不时乘隙迫近、步步进迫。

两对子势均力敌，功力相差无几，酣斗百十照面，各攻百余招，手脚渐缓，所有的人全聚精会神看他们舍命忘生拼斗，一旁来了地煞夫人，她在天魔夫人耳畔道：“师姐，我们要不要先下一步棋，做日后取伏牛五霸的性命，进入伏牛山庄的绝着？”

“你是说，先计算武当五道？”

“正是此意，师姐意下如何？”

“使不得，林中有人匿伏，走了风声，武当桃李满天下，不好招惹，三阴一绝天夺其魄，我们用不着与武当为敌。”

“那就等后面的人来收拾这些杂毛么？”

“是的，快了，伏牛老四该到了。我们先脱离这是非之地，免得两面不讨好。”

她们正在窃窃私语，却不知后面已经有变，一名健美大汉飞骑赶到，直趋天魔夫人身畔，轻语道：“禀夫人，伏牛老四被两个土小子拦住，危在旦夕。”

“怎么？谁有那么大的胆子？两个土小子挡得住八个一流高手？”

“正是，那两个土小子一黑一白，往这条路上西行，现已有三天，来意不明。”

“多加小心，招呼暗桩留意他们的行踪。”

大寒低声应喏，飞身上马向西驰去。

原来逸云和如黑早就到了，已将情景一一入目，逸云突以传音入密之术，向如黑道：“瞧那几个武当的有道全真，他们的嘴脸教人恶心之至，咱们往后阻住伏牛老四，等会儿可有把戏可瞧了。”

如黑奇道：“有什么可瞧的？”

“你不见老道们心猿脱锁，意马除缰的贱相么？让我们赶走伏牛小丑，在妞儿们面前保险原形毕露，岂不可观？”

“对面林中那几个秃贼怎么办？”

“别管他，那可能是少林和尚，必定是老道约来的人，让他们试试道行也并无不可，妞儿们厉害着哩！你注意她们流转的目光么？那叫天魔眼，功力一提，可迷人心神，让那些佛门弟子见识见识也好。”

如黑笑问道：“你怕天魔眼么？”

“废活，我练的也有一半佛门弹功，怕他则甚？”

“哦！可敬可敬，难道说，你永远不被美色所惑吗？”

“这也难说，后天的克制，道行有限，无奈先天何。假使有那么一天，我有幸遇上心爱的人时，不用惑，自会情难自己，我不是世外之人，恩师也知我不是佛门弟子。”

“如烟真是美，怎样？”如黑口气像是打趣，可是目中有一种难以言宣的神色。

“缘之一字，不可强求；我与她无缘，不能惑我。咱们走，别废话！要嘛，你大可一试，呵呵！”

如黑长吁一口气，突然紧握他的手，两人悄悄脱身，向后急飘。

五六里地眨眼即至，两人先将包裹塞在草中，在路旁倚着一林大松树，专等恶人屠等人到这儿来。

远远地，八名恶寇缓缓而来。如黑旧事重提，说道：“哥，我认为你是个木头人，永远不会动情，如烟美绝尘滞，连我这丑鬼也自动心，你怎么不屑一顾？”

“傻小子，这是自然之事，再过两年，你就知道其中原委了。情之一字，端赖双方心心相印的。自古道：日久生情，日久二字，即是互相过从，久而久之，自然互情互谅，情即由此而生，一见钟情，那只是惑了美色，算不得真诚之爱。譬如说，看了一个暗眼缺腿的女人，阁下就能一见钟情么？欺人之谈！但一个瞎眼缺腿的女人不见得永远不能获得所爱。再说，黑弟，你确是很丑，但相处这些日子来，我却不感其丑，道理在此，别说了，你小着哩！他们来啦，咱们迎上前去。”

两人分开，各倚一株巨松，挺胸昂首，撇嘴皱眉，状极傲岸。

恶人屠在前，七人在后，大刺刺摇摆而至，相距五六丈，逸云突然道：“嘿嘿！诸位才来是么？”仍倚在大树上，不怀好意地冷笑。

八个人无名火起，恶人屠一生杀人从不眨眼，只有人怕他，那有见过有人胆敢向他叫阵？他怒极反笑，声如泉啼，铜铃眼一翻，厉声叫道：“小子该死！你向太爷说话这般斗胆？你是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小狗，你何人？”

逸云仍在树下骂道：“狗东西，你吠什么？爷爷好意招呼你，你像只疯狗般不识抬举，真是混蛋！”

如黑叫道：“不是疯狗，是老狗，等会儿敲断他的老狗腿。”

恶人屠气得七窍生烟，蓦地吼道：“杨老四，撕了这两个小杂种。”

身后窜出杨老四，身高八尺，两手特长，显然孔武有力，他一看两小辈豆腐般嫩，真不起眼看，嘴里不屑地嘀咕：“这两个小鸡，要我杨老四费神，呸！倒霉。”嘴在说，大踏步向前。

逸云支上一条腿，若无其事惬意地轻轻摇动，说道：“喝！大个儿，你是捡粪的吧？于嘛手指儿抽搐？”

杨老四正在指上运功，他要执行恶人屠的令谕，撕掉这两个小子，他先奔逸云，狞笑道：“死到临头，让你嘴上占些小便宜不打紧。”声落，双手大张“金雕献瓜”劈面便抓。

“叭”一声响，一旁的如黑突然以惊人的速度，一腿扫中他的肥臀，脚尖一带，点中他的后海底穴。

杨老四“嗯”了一声，向前一栽，逸云猛然抬膝，“格登”一声，杨老四下颚挨了千记重击力，满口牙齿大概剩不到三枚。

逸云上身仍分毫不动，脚尖一推，杨老四乖乖地转身，再加上一端，穴道立解，“叭达”一声，跌了个狗吃屎，满嘴流血，挣扎难起，头面埋在一堆马粪内，苦也！

这不过是瞬间的事，快得令人目不暇接，杨老四倒地，众人才哗然惊叫出声。

迎云和如黑似乎在原地未动分毫，若无其事，逸云一伸舌头，扮了个鬼脸儿，故意惊叫道：“怎么了？杨四爷，你怎么不用手捡？用嘴去舐，啧啧！多脏？那是马粪哩！”

杨四爷穴道一闭一开，挥身发软，那一跌又够重，一张鬼脸恰好覆住马粪，想得到滋味不太好，哪能答话？

恶人屠大吼一声，拔出青芒闪闪钢刀立即飞纵在逸云身前，“力劈华山”就是一刀。

海碗大一株巨松，被斜斜截穿，可是说也非常奇怪。逸云仍倚在半截松干上，右足踏在恶人屠握刀的掌背上，仍是双手抱胸，若无其事地说道：“好啊！你这狗东西砍断我这条古松，没话说，你得赔。”

恶人屠明明看见一刀砍个正着，怎么树断人在？那只有脚踏在手背上，一股奇大吸力将掌背吸在靴底，想抽手却浑身脱力，只惊得他大汗如雨，心胆俱裂。

另一名大汉同时奔扑如黑，长剑“毒蛇吐信”快如电光石火，想将如黑钉在树上。

如黑没有逸云高明，不敢冒险，上身一晃，右手一翻一扣，剑贯树身，那家伙的腕骨已被扣住，他想飞起一脚，脚刚伸一半，全身如被电触，立时软倒，如黑叫道：“跪下！”大汉那能不跪？撒手丢剑伏跪如羊。

“你给我躺！”逸云也叫，脚尖突飞，“扑”一声踢中恶人屠下领。这家伙浑身刀枪不入，就挨不起这一脚尖，飞迟丈余，“叭达”一声跌了个仰面朝天，真躺下了。

要不是逸云足下留情，足尖再进一分，踢中结喉穴，恶人屠必将横尸当地。

如黑叫道：“打啊！”

“拣肉厚皮粗的下手，打啊！”逸云也叫，两人像两个幽灵，快逾电闪抡入人丛，“劈拍”之声不绝于耳。

剩下的五名大汉舞兵刃自卫，乱砍乱刺，渐渐地叫苦连天，冷汗如雨。恰在这时，一匹健马风驰电掣般而过。

“打啊！笨虫！用‘脱袍让位’，不是可保前胸么？”

“笨虫！你该用‘倒打金钟’，方可保住后臀哩！”

五贼昏头转向，渐渐不支，每挨一掌，直痛得龇牙咧嘴，叫苦连天。

“制住他们，黑弟，我有话问他们。”声落，“锵唧唧”兵刃落地，“咕咚”身躯一一栽倒。

逸云一把抓起恶人屠，点上他的麻穴，捆在那锋利如刀的断松干上，拨了两枚松针，在恶人屠脸上轻轻拨动，一面笑嘻嘻地问道：“你的绰号叫恶人屠，想必善于杀人。小太爷有话问你，不要你的命，但你得实话实说，不然我得好好治你。”

恶人屠浑身血脉中有若万千虫蚁在内乱窜，四肢麻木不仁，只是发抖，他气息奄奄地叫道：“是好汉你就给我一刀，这样折磨四太爷你不算英雄。”

“小太爷从不承认是英雄好汉；你要充好汉悉听尊便。”

松针徐徐抵至恶人屠肋下，逸云仍笑道：“你练有一身金钟罩，不畏刀枪，可是禁不起小太爷这一枝松针，快运气，忍着点，别嚷嚷。”

松针本是柔软之物，到了逸云手中却利如钢针，徐徐插入恶人屠的肋骨缝中。

恶人屠只觉一道灸热的热流注入体内，浑身像跃在炉中一般，每一寸筋骨肌肉似要被烤熟，只痛得冷汗如雨，全身抽搐，他竭力大叫道：“小英雄，红花白藕青莲叶，武林本是一家人，快住手，我有问必答。”

“喝！你这屠夫倒是雅屠夫，不知你杀人时，可曾想到这儿句？好。让

你喘口气，从实回答小太爷的话。”

松针一脱体，背心挨了一掌，恶人屠觉得痛苦全失，如在梦中醒来，不住喘息。

逸云问道：“绿衣剑客方逸君，阁下不陌生吧？”

恶人屠如中雷殛，暗叫“完了！”但他乃是穷凶恶极之徒，惜命之心比任何人来得强烈，不加思索地道：“确是不陌生，十八年前曾有一面之缘。”

“在那儿？”

“武昌府。”

“谁与他同行？”

“百花教主伍云英。”恶人屠聪明得紧，从实道来。

“以后怎样了？”

“据说西出云贵，中途失踪，下落不明。”

“你与他夫妇俩有仇有怨？”

“无仇无怨。当年百花教主曾居住本庄，与我兄弟曾有香火之缘，他俩失踪，我兄弟踏遍天涯，却毫无音讯。”

“你这厮胡说！三天前荆州东门外树林中，本小爷曾亲闻阁下四贼所说的话，你敢说谎？”松针又徐徐移到肋下了。

恶人屠心中又冷，极力大叫道：“请慢动手！在下却是走遍天涯，探访他俩下落，却在云贵探得消息，说是方逸君已死。百花教主恐怕还在人间，被什么四海狂客救了；方逸君因何亡故，却是武林秘事，当年百花教主下嫁方逸君，曾讥笑我兄弟不知自量，一时愤慨，故有别让方逸君的鬼魂在九泉下讥笑我们之语。”

“你太小看小太爷了，慕连浩。”

“大丈夫生而可叹，死而何惧？慕连浩虽是穷凶极恶，却从不打诳语，你要不信，可再行探查。”

由于恶贼前半截话确是真实，逸云倒是相信，便道：“小太爷当然要查，且饶你一死，寄下你这颗驴头，日后自会找你。”拍开恶贼穴道，提他下地。

恶人屠踉跄站稳，调息片刻，喘着气问道：“阁下高姓大名？慕连浩将不忘辰州道上所赐教益。”

“你记住了，小太爷姓华名芝，不要你找我，我会找你，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久当会有见面的一天。”

“慕连浩记住了，伏牛山庄将扫径以待。”他抱拳一礼，去拾弯刀。

“听着！你速返伏牛山庄，不许逗留江湖，小太爷盯住你绝不放松。要是沿途作案，我要你遍受酷刑，再挫骨扬灰，不信且走着瞧，小太爷准教你如愿，快滚！你的同伴来了。”

如黑双脚齐飞，踢开其他恶贼的穴道，解穴用“踢”，这玩意不好受，所有恶贼杀猪也似的叫着，却不敢出口大骂。

这时，姜二爷和另一名恶贼狼狈地奔到，看了这样的最况，吓得倒抽一口凉气，做声不得。

“快滚！”如黑叱喝。

恶人屠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率众贼蹒跚地走了。

逸云和如黑直待众贼去远，方找到包裹背上，两人沿先前老道阻路处奔去。

车马全都失踪，两人沿轨迹找到山谷间一条岔路，发现车马已由此转

入，逸云低声说道：“我们已被人盯梢，行藏已露，可到辰龙驿投宿，晚间再来踩探，好么？”

如黑甜甜一笑，露出半弧编贝也似的皓齿，没做声，牵住逸云的虎掌，举步便走。

到了山嘴子前，如黑突然晃身飞入林中，真快！只一眨眼间，他重新出林，笑道：“点上了那笨贼的穴道，让他甜甜睡两个小时，我们由右侧山脊往里搜，好么？”

“也好！或许咱们能赶上。”

“蒙上脸，方便些。”如黑先探囊取出黑布面罩戴上。

“咱们又不露面，用不着哩！”但他仍然掏出面罩戴上。

“很难说，我可不愿你……你让那些妖女们看到。防微杜渐，免得你入迷。”

“废话，我还不是可以看吗？防什么微？杜什么渐？”

“你看不要紧，可不能让妖女看到你这俊美的脸蛋。”他噗嗤一笑，首先抢入林中，沿山脊飞纵。

两人将包裹塞在一个树洞里，借草木隐住身形，向谷里闪去，山谷太深，约有四五里地，一条小溪流潺潺向外流，大道沿溪而上，从山脊往下看，景物一一在目。

谷底是一座枫林，隐约现出一角红墙，飞檐高耸出树梢，墙前广场上停着六部已卸掉健马的香车。在左侧排翠柏下有一个中年僧人，正和清虎子无亏在低声细语。逸云和如黑降下山脊，小心谨慎地掩抵枫林左侧，距一僧一道约有七八丈，方凝神静听。

可笑一僧一道枉称一流高手，竟然在白天里让人欺近至七八丈之近，却丝毫未觉。

只听和尚说道：“道兄，你已经站在可怕的深渊边沿，再进一步，后果堪虞。须知你我修真参禅，乃是违反人性之事，在未获正果定力不足之时，最易入魔，那些女妖无一不是倾国倾城的骚狐狸，道兄呀！避之唯恐不及，你怎能甘冒大不韪立意玩火？”

“不劳大师费心，贫道须倾力感化她们，劝她们退出江湖，免少事端，贫道尚有自信，不为所惑。”

和尚沉吟片刻，又道：“贫僧无法阻止道兄所行所事，仅能聊尽心力而已，请记住，目下有两位一代大侠已经西来。他俩一生嫉恶如仇，尤其不容丧德败行的人，万一有些小风声传入他们耳中，不仅身败名裂，连师门也将被波及，道兄千万谨慎。”

“大师指的是……”

“道兄可记得大闹郑州，拆散群英擂台，以惊人绝学力挫八名擂主，凌空搏击矫捷如凤的那位小丫头么？”

“贫道曾听说过，据说那丫头足不沾地连挫四名擂主，搏得‘九天玉凤’美誉，她叫什么周什么……”

“九天玉凤周如黛，你可知她的父亲是谁？台诉你，二十八年前他为了管本派一桩闲事找上少林大兴问罪之师，以三十岁壮年，连败本派五名佛字辈长老，力挫十八罗汉阵，与掌门人力拼三招，最后握手言和……”

“啊！你是说玉麒……”

“正是他，所以你得小心，小丫头一举成名，乃是偷偷溜出江湖好玩，

并未让家中人知道，消息传得奇快，她双亲好不容易找来，她又溜啦！竟然离开了河南，踪迹不见。

她双亲好不着急呀！半年来路遍江湖，三天前有人发现他夫妇俩落脚洞庭湖西岸鳖山，早晚定往这条路上来，你注意了。”

“贫道事了，即返武当，多谢大师关照。”

“人力不可回天，贫僧不敢逆天，这儿有辟邪丹一颗，送与道友以备不时之需。请记住，心猿意马一动，别忘了吞下这颗丹丸，贵派人才鼎盛，难免良莠不齐，令师弟尤为可虞，你我忝在至交，当能谅我直言，贫僧别矣！再行相见，请自珍摄。”

“贫道深感大德，敬领厚赐，愿各珍重。”

两人相对一礼，和尚向里叫道：“师弟们，天色不早，该上路了。”

声落，广场内侧朱红大门内，鱼贯走出五名中年和尚，到了路旁齐诵佛号，向老道合掌行了礼，六和尚挟起方便一铲，徐徐出谷而去，老道也进了朱红大门。

这期间，逸云一直凝神倾听，未留意身畔的如黑，他脸上神情瞬息万变，却喜形于色。

众人一走，逸云懊恼地向如黑说道：“那和尚真吊人胃口，说了半天，始终没将大闹群英擂台的丫头姓名说出，更未将那两位大快名号显示，黑弟，那老道所说‘玉麒’是谁？天下姓玉的倒未听说过，可能是‘郁’。”

如黑不住微笑，他摇摇头，说道：“无可奉告，日后自知，我们要否进去一探？”

“不用了，晚上再来。少林僧人总算不负所望，到底是德业无亏的名门高弟。”

“哼！少林的坏蛋也多着哩。”如黑撇撇嘴，欠身站起。

逸云赶忙将他一把拉住，向对面山麓一指，说道：“小心些，那儿有人向这儿观探，也许是监视我们的人，我们得悄悄退出。”

“在哪儿？擒下他。”

“别忙打草惊蛇，那家伙身材小巧，一身草绿，身手不弱，躲在草中不易发现，—我们走。”

“哥，你的功力比我高得太多了，我好惭愧……”

“别自甘菲薄，你确是不凡哩。”

两人放过那绿色人影，却替天魔夫人带来了横祸飞灾，几乎抱恨九泉，掀起无穷纷扰。

当晚，两人在辰龙驿落店，夜间结束停当，又来啦！

三更正，他们到了，而对面山脊之上也到了不少幢幢鬼影，空气中，荡漾着阵阵奇妙醉人幽香，可惜飘不到这一面山麓，无人发现此变。

这座位于山谷底部的房屋，名叫无量道院，由于年深日久，院中神鬼大概也不灵光，所以除了大殿尚可蔽风雨之外，院中野草丛生，蛇鼠营窟，后殿偏院宫阙几乎成了瓦砾场。

平时，大殿左厢住了两名年老的香火道人，今晚却灯火辉煌，大殿的摆设全被搬走扫清，右厢房全让给众女占住，左厢由男客住宿。

大殿中间拜探之下，一排半弧形摆了十来个蒲团，方砖地面打扫得一尘不染，四周高悬着八盏宫灯。

三更初，蒲团左列分坐着巫山怪姥、地煞夫人，还有五妞儿如烟，右

列是五名老道，他们的神色已经松懈。

对面，一张宽大的地毯上，或坐或立是以大奶儿如霞为首的七名艳丽少女，她们都是一袭或红或绿的轻便罗服，酥胸半掩，皓腕晶莹，玉腿隐约，莲瓣儿套着肉色的睡鞋儿，尤其是羊脂白玉似的粉颈下，那一块长三角形的玉肌，胸围子上端那半段深深的乳沟，简直是要人老命。

她们真成了“罗襦半解，肌香醉人”。更糟的是她们那勾魂摄魄的媚目，不时向五老道飞，俏语轻笑不住灌入他们耳鼓。令他们心荡神摇。

每人的身畔，有一座小茶几，上面搁着一盏香茗，可是老道们不喝茶，却直咽口水。

天魔夫人一看老道们已心猿意马，徐徐发话道：“老身所说，皆为由衷之言，道长怎能禁止老身游历天下？”

清虚子无亏神色一正，道：“夫人言虽有理，但夔州与太平口之事，不能说与夫人无关，贫道认为，色字头上一把刀，世间凶死之人，十中九为色所误，贵门下众女色艺双绝，足以引起轩然大波。如此浪迹江湖，终非了局，贫道经三思之下，认为夫人必有隐衷，所图可否一说？贫道愿闻。”

“道长大可不必寻根究底，总之老身对贵派并无恶意。”

“人心难测，夫人……”

“道长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人。老实说，如果老身心怀叵测，诸位恐怕早已超登仙界多时，道长信是不信？”

清虎子淡淡一笑道：“夫人未免太小看贫道了。”

“道长功力确是不凡，可是比以生死相搏而取人性命之法更好的事多着哩。”

“夫人所指何事？”

“譬如说：茶中置有无色无味的迷药；兽鼎中所焚的断魂香，道长，无一不是送命之媒，防不胜防。”

清虚子心中虽惊，但略一思忖，口中仍强硬地道：“只稍略为留神，贫道还不致中计……。”

“还有呢，老身让你一开眼界。”说完，大袖徐扬。

清虚子吃了一惊，只道丑婆娘要出其不意出乎暗算，他刚横掌戒备想立即站起，可是“叮咚”一声悠扬琴声自殿角响起，接着荡人心魄的乐章飞扬。

老道只觉心潮一涌，目中顿生异彩，渐渐地气息沉重，目光缓缓注向火红色的大妞儿如霞身上。

七女中由如霞率领，共有五人缓缓站起，媚眼飘飞，荡笑徐扬，一双双玉手缓缓抚向酥胸，轻拉袖领，莲步轻摇，乳波儿颤，臀浪儿摆，逐渐向五老道走近，奇香扑鼻，玉腿掩映。

清虚子只觉眼前顿生异象，火红色的光芒，令他目眩神移，如霞那美丽的脸蛋，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晰，诱人犯罪的胴体似乎已触到他的鼻尖。接着，如霞距他身前五步，发出一阵撼人的荡笑，罗带儿半松，玉臂徐扬，柳腰儿轻扭，竟然翩翩起舞，裙带飘扬处，粉齑雪股撩人遐思，她胸前那高耸如山，白玉半球形的乳峰隐约可见，每一举手投足，无不充满春情。

尤其是她那充溢着无穷诱惑的目中，不管胴体如何扭动盘旋，始终以万钧潜力射向老道，搜吸着他的目光。

耳中不但克溢着令人沉醉的乐声，更响着春情漾溢的冶荡媚笑；鼻中

浓香直沁心脾，令人顿忘人间何世。

老道只觉丹田下涌起一道无可抗拒的热流，灵智渐失，目中射出炽烈的异彩，呼吸急促沉重端的是欲火如焚，蠢然欲动。

他的双手颤动了，盘着的双腿松直了，口张大了，身躯前倾了，作势要站起来了。

蓦地，如霞上身的轻罗向下一滑，胸围子一松……

老道像被人踩了尾巴的小狗，突然蹦起，双手一张，向前一扑，一个半裸的软滑如蛇的胴体不但被他搂实，她也缠着他，凝滑温暖的芙蓉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颌下，令老道神魂飘荡；她那蛇样的一双皓腕，紧抱住他的腰干，两手中食指不偏不倚，轻搭在他脊旁命门穴和肾门穴上，只消一用劲，再利害的高手也难逃一功。

老道茫然不知，呼吸重浊，欲火急升直透泥丸宫，左手挽实凝滑的柳腰，右手在罗衣下狂暴地探入……

如霞吐出一声醉人的嚶唔，接着响起天魔夫人那寒森森却又似午夜钟声的语音：“无量寿佛呀！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道长，该是一正道基之时了。止乐！”

琴声骤止，接着响起三声清越而发人深省的盘声。

五老道如被人赏了一记当头棒，猛然惊醒，每一个道貌岸然的全真怀里，都有一个发乱钗横罗衣半卸的美女，她们。的目光不再是冶荡柔和，而是不齿的轻视，且发出令人难堪的轻笑。

众老道袍褂凌落，丑态毕露，清虚子的右掌中，还紧紧地握住一个软滑酥腻的玉乳呢！

老道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放手，猛地向另四名老道掩瓦大吼谨：“快放手，咱们还有脸称世外之人？这……”

人虽清醒，但欲火难禁，并不是立时可熄的，仍陷在半沉醉状态。又听天魔夫人道：“饮下那杯茶；神智自清；请放心，老身绝无恶意。”

五老道奔回蒲团，颓然坐下，抓起茶盏一吸而干，慌忙强抑心神，调息行功以清欲念。

茶一入腹，冷气突升，顿感欲火全消，浑身渐复正常。耳听天魔夫人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恩恩怨怨，各有前因，道长们，请清心寡欲行功，以免损耗元气，老身走了，行将再见，后会有期。”

大殿中人影渐杳，灯光渐敛。接着蹄声隐隐，车声辘辘，愈去愈远，终至万籁俱寂。

夜风掠过树梢，掀起破檐角的残败朽木，刮入大殿黑暗的每一个角落，扫过端坐着的五名老道身躯。

在天魔夫人车马之后半里地，逸云对如黑低声道：“可怜的有道全真门，这一记当头棒喝比杀他们还难受啊！”

如黑邻撇开话题，情不自禁地紧靠着他，问道：“哥，说实话，你心动么？”

逸云淡淡一笑，道：“天魔夫人不是说得够明白了么？色不迷人自迷。我和你躲在一块儿你可曾感到我呼吸和脉息有异？倒是你，你的定力足可与我并驾齐驱，可是修养不够；天魔夫人已经说过，要让牛鼻子们见识见识，你为何要发怒？要逃下去拆台？”

“我恼那些自命不凡的牛鼻子，他们那嘴脸真令人恶心。”

“这就是迷啊！怎能怪他们？看来天魔夫人倒不是坏人，心计倒是够高明。”

“怎样高明法？”

“清虚子是武当派直系大弟子，也就是日后的掌门人，经此一来，日后他们还有颜面与天魔夫人为难么？把柄在手，他们遮羞还来不及哩，真绝！”车马渐渐去远，两人也抄在一侧小径走了。

五老道正在调息行功，大殿外像一阵飞絮，飘来十余名淡淡桃红色身影，有四人向四角一分散，手中升起一阵阵薄薄轻雾，隐入壁角。

清虚子耳目甚灵，他已感到心生警兆，向殿外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现身说话。”

“道爷，干嘛唬人嘛？嘻嘻……”

笑声一落，大殿突放光明，殿角突现出四名少女，高擎着火把。

接着殿门外纵入六名身披薄纱的半裸少女，高举着六盏光芒四射的纱灯。

六女向侧一分，举灯笑立。殿门外，突然现出八名云髻高耸，美艳绝伦的少妇。乖乖！这一群女人比天魔夫人那一群高明多了。前面那位身材相当高，可是骨肉匀称，十分丰满，年约二十一二之间，粉面桃腮，琼鼻樱唇，有一双会说话而春情漾溢的大眼。

她身上，真要命！披着一袭桃红色像是披风的蝉纱，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胸围子，和一件绣着鸳鸯戏水的肚兜儿，可能下面……

另七人同样美丽丰满，只是身材稍矮，但也是万中选一的美娇娃，同是双十年华；她们外披同式的蝉纱，但不是桃红，而是与肉色同色的要命玩意。内里的件头也相同，高耸的玉乳吓狂了人。

自大腿根往下，并无寸缕。脚底是一双同色的短莲靴，与妇女的弓鞋绣鞋迥然不同，那年头，这种装束简直骇人听闻。

众女一出现，五老道张口结舌，清虚子到底修为略高些，也见多识广，猛地掏出少林僧赠他的避邪丹，悄悄吞入腹中，此喝道：“站住了。女施主可是马底驿桃花坳……”

“道爷，你的眼力果然高明；我，就是桃花仙子韩香君，也许你该记得，巴陵府扁山之上，你武当杀了我两位姐的仇恨，本仙子要看看你们所谓正道之事，是否名不符实。”

清虚子大喝一声，倏然地站起掣下长剑，可是另四名老道却目如喷火，浑身痉挛，死盯着众女。

“道爷，别慌，殿中已充溢着桃花春雾，等会儿好好为姑奶奶效劳。”声落，人已缓缓欺近了。

清虚子一听“桃花春雾”四个字，脸色顿成死灰，大吼一声，挺剑飞扑桃花仙子。

同一瞬间，四名老道疯狂地跃起，衣袍碎裂之声此起彼落，四条精光大吉的身躯，向众女奔去。

荡笑之声飞扬，八个女人蝉纱尽退，接住老道，缠成一团。

桃花仙子脱掉蝉纱，迎着清虚子，却突然一惊；老道眼中喷的不是淫欲之火，而是狂怒的火焰，长剑发出厉啸，飞旋而至，显然神智仍清，内力注于剑身。

她骇然一惊，桃花春雾对这牛鼻子起不了作用，岂非奇事？这老道确

是不可轻视哩！

剑到，她手中蝉纱猛地一挥，一股软绵绵而力可攻山的奇猛力道，向清虚子卷去。

清虚子急怒攻心，但灵台未昏，向左一闪，振出一剑。

蝉纱突然一抖，反卷长剑，“嗤”一声剑气和阴柔内劲先行接触，清虚子只觉手腕一麻，长剑脱手。

他一咬牙，双足疾点，身形借劲反飞，“哗啦”一声撞倒圆窗的朽栏，出了大殿。

“想走？你做梦！”桃花仙子急起直追。

清虚子亡命前奔，武当绝学八步赶蝉加上八禽身法，见林便穿，见草就躲，他身为“无”字辈大弟子，功力自不等闲，这一全力施为，端的快逾飘风，而且他顾命要紧，心思缜密，狡似脱兔。

桃花仙子其实已年届花甲，乃是江湖最淫毒的女魔，三十年来淫孽遍天下，吸取男人元阳，从来不留活口；所以武林中人但闻桃花仙子大名，却抓不道她害人的真凭实据，无可奈何。她功力奇高，桃花坳是她名义上的落脚之地，其实她极少在家，去找她晦气的人只有白跑了事；即使找着她，也不见得奈何得了这女魔头。

她绝不能让清虚子活命，奋起急迫，她功力虽高出清虚子多多，但这一带林深草茂，四处怪石如林，老道只在这儿贴地急窜，视野有限，她枉自白费心力。

不久，老道被迫得逐渐往山巅移。山顶是一片参天古木，空隙仅存狐兔，白天里林中阴森，晚间更是伸手不见五指。

老道往林中一窜，岂知桃花仙子已经先到林下，他百忙中凌空纵起，想由林顶逸入。

“还不乖乖听话？”桃花仙子娇叱一声，跟踪直上，蝉纱一挥，猛卷老道后腰。

老道已感到劲风压体，身形疾转，大吼一声，双掌齐推，武当绝学“一卷掌”全力施展，以半甲于修为的内家真力作孤注一掷。

“蓬”一声闷响，老道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向后直飞五丈之遥。

桃花仙子身形略顿，猛将蝉纱向后一振，身形急射，扑向半空中的清虚子。

老道无暇思索，半空中手足齐推，“怒鹰翻云”身法向后急翻猛射，只听他惊叫一声，身躯向黑沉沉的山顶后无底深渊飞坠而下。

桃花仙子屹立在崖旁树梢头，发出一声媚笑，向黑沉沉的深渊娇唤道：“道爷，这是无量山无量潭，深有百丈，鹅毛不浮，你倒落了个全尸，有福里！”

声出人闪，返奔无量道院，这时已是五更将尽，天泛鱼肚白了。

天将破晓，大道上六名少林僧人去而返回，快逾狂飙向无量道院赶来。

一声夜鸦尖鸣，发自左侧山湿，无量道院中本来灯火辉煌，突然全部熄灭。

六名僧人急急赶到，已不见广场中的车马，领头的和尚抢入大殿，火折子一亮，他合掌念说道：“阿弥陀佛！贫道晚来了一步。天魔夫人，你这淫恶女妖终将自食其果，报应不远。”

另五名和尚呆立在殿门外，全皆低首垂眉合掌念佛。

大殿中，有四具赤裸裸的无头尸体，血尚在汨汨流出，找不出任何可资辨识身份之物。

而空间里，尚留动着一缕余香。

“师弟们，我们埋了他们，再上武当报讯，少林弟子也将找那女魔为江湖除害。”

和尚一面说一面走近尸体。

“师兄，似乎有一位道友脱险了哩！”一个和尚叫。

为首大和尚检视了四具尸体，良久方沉声道：“素女玄牝吸髓功，这是失传已久的至淫霸道房中术；四位道友先被吸尽元阳，最后惨遭断首之祸，这些女妖好狠毒的心肠，清虚子道友不在其中，定然是见机服下我的避邪丹，得以幸免。”

“恐怕他亦已罹难，瞧那儿。”一个和尚向殿角大柱上一指。

众僧顺指看去，合抱之大树上，一把长剑插入柱中近尺，寒芒闪烁，大和尚走近，纵起拔下长剑，看了说道：“果是清虚子道友之物。看景况，尸体鲜血未凝，而余香仍在，可能是妖女们遁去未久，我们先搜！”

六个和尚直搜至天色大明，一无所获，颓然返回殿中，不由大吃一惊，神龛上端，悬着一块破布谶，上面写了十个大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是用布片蘸着鲜血写的，蘸血布团儿还在尸体之旁。

“这妖女功力奇高，在我们全神搜索之际，竟敢在咱们身侧弄鬼，哼！权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我五方僧悟因与你势不两立。”

六个和尚将四道尸体埋在后院荒园中，赶赴武当传信去了。这一来，武当少林竟然一举而出了，冤哉！天魔夫人！

一行车马凌晨起行，出了辰龙关，过了界亭驿，向马底驿迤俪而去。

最先一辆车中，传出天魔夫人的轻语：“师妹，你打算到桃花坳拜访韩老前辈么？”

“不了，我们绝不能和她有所牵连，免被人注意，我对她那素女玄牝吸髓功确是不敢领教，未免太歹毒了些，上次她还有意留我拜在她门下呢！”

“我也有此同感，尤其她那不留活口的残忍手段，委实不敢苟同，总有一天报应奇惨。”

车马经过一条小溪流，官道沿河谷向西走，地势略为平坦，两侧山的对峙，并不险峻。

迎面有座小亭，孤零零地座落路侧，凉亭中，两个青巾包头，面目黝黑的村妇，正在倚石而坐，一双明亮的大眼，正注视着冉冉而来的一行车马，似有所待。

在辰龙关下一所小客店中，逸云和如黑正在店楼上进餐，一面商讨行止。楼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只听如黑说道：“用不着跟踪了，咱们得赶快脱离湖广北上，今天就往回走。”

“此行一无所获，真冤，不过我还不能北上。”

如黑惊问道：“为什么？你不和我同行了？”

“你忘了，我要到汨罗一省祖茔哩！”逸云笑答。

接着他又道：“如果你能等，不怕误事，何不伴我一行？咱们可由巴陵走武昌，出武胜关入河南，如何？”

如黑小嘴一噘，似嗔似怨地说道：“你坏嘛！明知我必伴你的，却用这些话挤我，你……”

逸云伸出左手轻拍他的右肩，笑道：“谢谢你，黑弟，我恐怕你另有要事，不敢请你同行，待省莛事了我送你到熊耳，还得请你指引，一游关洛，怎样？不碍事吧？”

如黑甜甜一笑，点点头。逸云心道：“黑弟五官匀称，要不是肌肤灰中泛青，颊上没有那一大块胎记，准是个美男子，造物主确是不公平啊！他这一笑，真美哩！”

他回了如黑朗朗一笑，如黑突然低下头，嗔道：“你……笑什么？”

“笑你右颊旁那只笑涡儿，你定可千杯不醉，敢喝么？”

“恕不奉陪，要酒你自己叫，但我不准你喝。”如黑似笑非笑地说，亮晶晶宝石似的大眼，向他一转。

逸云又是一怔，低头吃饭，心中暗说：“造化弄人，造化弄人！他这双眼……唉！”

如黑只道他心中不快，伸手轻抚他的虎腕，低声说道：“哥，说着玩啊！你要喝两杯，我怎会阻你……”

逸云轻笑出声，说道：“兄弟，你想到那儿去了！这些日来，你几曾见过我喝酒？别胡猜乱想，快填饱肚皮，准备上路。”他给他布菜。

两人相对一笑，低头进餐。

楼梯“登登登”震得山响，抢上来三名大汉，全都在三十余岁壮年，虎背熊腰，人才一表，身穿两截对襟短褂，脚下是爬山虎快靴，腰带上各悬着一把长剑，背上有小包裹。

三人看了逸云如黑一眼，见是两个少年书生，卸下包裹占了一副座头，向跟上来的伙计叫着道：“伙计，来几壶好酒，大盘烧卤一盘，要现成的，爷仍要赶路，快！”声如洪钟，直震屋瓦和耳鼓，一口河南土腔。

店伙计吃了一惊，慌忙的应喏走了。片刻，酒菜送上，三大汉踞案大嚼，旁若无人。

酒至半酣，一名大汉压低声音说道：“我说二弟，你可认得那六个走方行脚僧？”

“少林五方僧悟因我认识，另五个陌生得紧。”

“他们行色匆匆，你可看出邪门？”

“这倒没看出，只是那一把无鞘长剑却是岔眼。”

“那就是了，还有他们脸上悲愤的神色。”

“管他娘！闲事少管些，咱们自己的事正经。”

始终没开口那人终于说话了，“昨天晚上咱们在太平铺碰上的金虹剑左老贼，说不定是冲咱们而来的，大家得小心些。”

七

“左老贼不足畏，我们可不能和武当堂而皇之冲突。”

“左老贼是水火真人玄湘的俗家师弟，那老杂毛确是不好惹，咱们忍口气，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他能怎样？”

“那咱们就让他一步未尝不可。”

最先说话那人一口将杯喝干，哼了一声道：“咱们一入辰州，有独脚天

尊袁老前辈在，水火真人又待如何？老实说，愚兄倒担心跟了咱们两天的那两个土男女，在常德府他俩像冤魂不散似的，经常碰头向咱们冷笑，令人莫测高深，下次再碰上，我非宰掉他们不可。”

“那两个村夫愚妇乡巴佬？大哥，哈哈！你的胆子愈来愈小啦！一个指头儿也可教他们死八次，呵呀！”

“呵呵！我真想死八次哩，呵呵……”在一连串的呵呵大笑声中，梯口出现一个蓬头垢脸，破百袖油光黑亮，手掂打狗降，年约花甲的干瘦老花子来。

没听楼梯响，他已现身梯口，说完笑完，“踢踢踏踏”破草鞋直响，向三大汉走近。

三大汉脸上变色，丢下筷子推座而起，伸手去抓包裹。

“慢来慢来！先放下酒帐，这是小本买卖，可不能乱来。”

为首大汉乖乖探囊取出银子，老花子又说道：“你们从大河跑到江南，大概油水不少，呵！看你们长像大可上台盘，人才一表，却有那么难听的匪号，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惜啊可惜得很，老花子不找你，但你们得仔细些，常德府东窗家发，苦主已请来顶尖儿人物，在等着你们哩！呵呵，快走，老花子捡现成。”

王大汉丢下一锭子，正想拔腿开溜，老花子又叫道：“不成，小店不敢要银子，再留下两张银钞。”

大汉满脸惊怖神色，似是怕极，乖乖掏出两张一贯面额的大明通行宝钞放在桌上，一溜烟下楼。

老花子据桌高座，将银子纳入怀中，喃喃地说道：“老花子得跑一次宝泉局兑换，任你跑遍天涯，逃不出报应法网。”他一手抓起半只肥鸡，一手抓起酒壶，吃相之恶，无以复加。

如黑用筷尾在桌上写：“亡命花子尹成，江湖奇人，艺臻化境，嫉恶如仇，咱们不可用传音入密之术说话，老花子太过精明。”

逸云早已留心，眼角觑着筷尾运转，目光却射向老花子，若无其事地慢慢进膳。

梯口足音又响，人未见，低沉的歌声已至：“书剑飘零二十秋，五湖四海任我游，不欲长生证佛果，但求狂歌过九州。”

歌声一落，梯口已现出一个壮年书生，未戴儒冠，身穿一袭已泛灰色的青衫，肋下挂着包裹腰悬长剑。生很长眉入鬓，玉面朱唇，身材修长，看去倜傥不群，与逸云一比，各有所长。

逸云缺少那股英气，多了温文儒雅文质彬彬的潇洒风华；他没有逸云魁梧，却多了该书人特有的狂傲气息。

他首先和逸云打一照面，两人同时心中暗暗喝采，小如黑他看看书生，又看看逸云，甜甜一笑，目光落在逸云的俊面上，酒涡儿绽起，默默无言凝视，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入了神哩！

老花子转头，眯着老眼看了书生一眼，用半只残鸡向他一指，呵呵一笑道：“酸气冲天，娃娃！这儿有残酒剩肉，陪花子爷来两杯，撵撵酸气，怎样？”

书生咧嘴一笑，将包裹往椅子上一搁，大刺刺坐下，说道：“花子爷，你还没到阴曹地府报到呀？年前家师要小生向你这夜不收请安，遍找不着，还只道你去找阎王揍他两捧算帐呢！呵呵！呵……”

“呵呵！你小子胡说八道，替你那夜不收师父攀人情，谁不知唐老儿在家蹈晦不问世事？要记得我这臭花子才怪！请呀！这一壶是你的。”他将另一壶酒扔过去。

书生一手抄过，咕噜噜喝掉了半壶，抹抹嘴道：“你不信也是无法之事，小生也不能勉强你相信，是么？”一面说，一面向逸云望去。

接着又善意地笑笑道：“小呆子，笑什么？笑咱们这两个没老没少是吧？嗯？来两口，怎样啊？”他举壶相邀。

“小生敬谢不敏，学长如有雅兴，可和花子老伯多喝两杯。”

“怎不说两壶？小呆子，你更酸，深中夫子遗毒。真是三个书呆子谈书，三个屠夫佬谈猪，臭味相投。娃娃，你们攀交情，可别扰了花子爷唬来的酒兴。”老花子哇啦哇啦直叫，仰头又干了一壶。

书生蓦地叫道：“扰酒兴的人来也。”

“哈哈！是说么？”随声上来一个五十来岁中年人，头缠青巾，背后包裹覆着一顶马连坡草帽，身穿两截对襟劲装，外罩一件墨绿直裰，衣下露出半截剑鞘，足踏爬山虎快靴。面白无须，剑眉虎目，鼻直唇红，人才一表；无情的岁月，在他英俊的面容上该划下一些岁月的轨迹，而且风尘涨脸。

“呵呵！浪子，你来了吗？该找一处归宿了，老弟。”老花子叫，扬了扬酒壶。

书生站起行礼，笑道：“印前辈，久违了，一向可好？”

“托福托福，令师久未履江湖，近况可好么？”中年人拖椅坐下，一面卸行囊一面问。

“家师粗安，多蒙动问。”

中年人向跟上来店伙吩咐道：“有现成的酒菜，大壶装大盘切，别问。”

店伙计一走，他又向老花子说道：“臭花子，是为那独足老怪而来么？”

老花子淡淡一笑道：“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有志一同，彼此彼此。”

书生问道：“印前辈可是为了清虚子道长而来？”

印前辈目中神光一闪，剑眉一轩，说道：“我确是为独足老怪而来，不想适才遇上贵派高僧悟因大师，承告无量道院惨案之事，故尔欲先了此公案，再言其他。”

老花子道：“浪子，这事老花子也曾听悟因小和尚说过，但我想其中定有变故。”

印前辈问道：“老花子有何高见？”

“那些美娘们老花子跟踪了十二年，并无命案发生；而无量道院中，素女玄牝吸髓功乃是百余年前，玄化老妖的歹毒绝学，玄化老妖老巢在怀玉山，死了百余年，没听说她收有传人，此事大有可疑。”

印前辈说道：“我相信悟因大师不会乱说。”

“不可冲动，记住，眼见尚非真。咱们先找老独脚，你要是怕功力不足，老花子不勉强。”

“咱们各行其是，两不相扰。”

“这样也好，喝啊！酒菜来也。”

逸云和如黑并不知昨晚那破道院就是无量道院，所以并未在意，如黑却用小指儿在桌上虚写：“书生是少林门下，中原狂生夏津。中年人乃武当俗家高手，江湖浪子印全。”

“为人如何？”逸云也用手指虚划。

“正道人士，颇有侠名。”如黑手答。

三人都是半狂之士，埋头大嚼。楼梯又响，老花子叫道：“妙噢！真可以说风雨辰州，不是冤家不聚头。”

语声刚落，梯口现出三个凶猛怪异的人物，配得真妙！

瘤子，干瘦，右足扭曲，大马脸，老鼠须，吊客眉，一双鹰目闪闪生光，短打扮，一头飞蓬灰头发，挟着一条镔铁拐杖。

第二名是个老驼子，五短身材，却头大如斗，与他那大驼背恰成对比。山羊眼，狮子大鼻，血口大盆，龇着满口撩牙，络腮胡子，双手特长，腰带上斜插一枝特大的文昌笔，十分唬人。

第三位身材特大，端的是尖头短颈，腹大腰粗，凸额尖嘴，一双深陷小眼白多黑少，乱草也似的大灰胡，暴露一双尖耳轮。他穿的是一身黑短打，腰后插着一把奇门兵刃仙人指，怪的是只有一条胳膊；乍看去，像一头高大的人熊，要是他伛偻而行，像极啦！

三怪人一坐下，瘤子阴阴一笑，铁拐搁得山响，冲老花子一翻鹰眼，冷笑道：“是的，真是冤家聚头，盛会盛会；山不转路转，又碰上啦！我单瘤子单慎真走了运。”

老花子呵呵一笑，油腻腻的手向驼子一指，说道：“呵呵！还有你驼怪昌延南，久违了，别忘了一棒之赠。”

驼怪阴森森地答道：“驼子没齿难忘，今天真是巧遇。”

像人熊一般的大个儿，向江湖浪子狞笑道：“姓印的，咱们也是死约会，那次被你溜掉，我独臂人熊贺立遗憾之至。”

江湖浪子哈哈狂笑，良久乃止，说道：“记得阁下在那次临潼大会中，几乎做了印某的祭剑牲口，要没有山浪夜叉康廉老鬼劈出一记狼牙棒，姓贺的，你怎有机会在这儿说话？是么？没冤枉你吧？”

独臂人熊不屑地挖苦道：“要没有吕梁神鹰于鸿志老匹夫助你，你又怎有今天？哈哈！大言不惭！”

江湖浪子淡淡一笑道：“待会儿咱们就可知道谁是大言不惭了，多吃些提提神，老残废！”

瘤子和驼子猛地站起怒声问道：“小子你说什么？”

突然，楼下传来柔和而甜美；银铃也似的声音道：“伙计，楼上有雅座么？辰龙关就只有你这间客店，没奈何只好将就些。”

又一个清朗的嗓音道：“楼上有怪物盘踞，但我们还是上去吧，楼下确是乌烟瘴气，不宜进食。”

“好，不上也得上。平哥，你先请。”

“雪妹，一同上吧！”

三个怪物一听口音，全都面上变色，由瘤子领先，晃身穿窗而去。三人的轻功，确是了得。

如黑早已站起，三怪一走，他对逸云沉声道：“云哥，你自用餐，我感到头暴，想休息片刻去。”不等逸云回答，也由后面小阁楼走了，去意匆匆。

逸云还有半碗，忙道：“你先歇歇，我就来。”慌忙将饭革草送入口中，正待站起，梯口已现出一双俊美绝伦，风华超尘的中年男女。

男的正是十八年前，出现在曲靖白石江畔，伴同闲云居士，惊走五鬼阴手等人的玉麒麟周志平；十八年来，他仍是那么年青、英俊，未现丝毫老

态。

女的真是美，一身紫缎劲装，恍若月殿嫦娥下凡，令人不敢正视。因为她在超尘拔俗之美中，有一股令人心折的英风，迫人不敢正视。她就是玉麒麟之妻，紫衣仙子许雪。

两人都佩有长剑，一青一紫的薄缎子劲装，尤其是周志平，比那次穿灰直裰像个中年人，要年轻英俊二十岁。

除逸云之外，游戏风尘的亡命花子，寄傲江湖的中原狂生，放荡不羁的江湖浪子，全都整衣推座而来，同时躬身行礼道：“少庄主万安，江湖这许久不见贤伉俪侠踪，英风更胜往昔，可喜可贺。庄猪他老人家福体可好？”

五麒麟夫妇含笑还礼，周志平道：“不敢当诸位垂注，家父母不问世事，隐居山庄，尚算健朗，诸位请坐。”

夫妇俩在逸云对面落坐，招呼店伙来两盘清淡的点心。当他们看到刚站起的逸云时，不由微微一笑，暗中喝采。

逸云已知这两位俊美夫妇定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不然三个怪物不会闻声遁远，这三个怪异的老少也不会收敛狂态，执礼甚恭。他本有心攀交，可是如黑说头晕，这是修为将臻化境的人，极为稀罕之事，他心中甚是不安，所以匆匆离开。

他一走，玉麒麟突向老花子道：“请教尹兄，刚才这少年书生看去平常，但目中神采内蕴，如果兄弟所料不差，定是已修至内家五气钥元登峰造极之境了，尹兄是否有所发现？”

“少教庄主见笑，兄弟眼拙，这半天没看出丝毫端倪，只觉他俊逸绝伦而已。刚才他和一个小黑子自顾自进餐，一声未出，令人莫测高深。”

中原狂生也接口道：“刚才三怪越窗而遁，他两人神色未露丝毫惊容，晚辈可疑他俩也是吾道中人，可是却看不出半点练家子神态。”

江湖浪子也说道：“倒是那黑子眼中时现异彩，却又不像练武朋友的神光，端的怪极。”

逸云轻叩如黑的房门，轻声叫道：“黑弟，怎么了，让我进去。”

“没什么，我需歇歇。”

“你怎么会头晕？令我心中不安，让我替你诊断一番。”

“不打紧，已经好了，请自歇息吧，这两天恐怕不能上路，就在这儿歇脚两天，好么？”

“依你，要多保重啊！”如黑不开门，他知道古怪的小老弟一向不许他进入房间，所以只好回转陋壁客房。

楼上，诸人餐罢，房伙收拾残席，泡上香茗，周志平道：“诸位兄台久走江湖，历遍九州，不知可曾见到小女的行踪吗？”

中原狂生道：“半年前令媛大闹郑州群英擂，此后即不见踪迹。许多江湖朋友都在猜测，还道今媛已经返回扫云山庄去了。但前辈在江湖时现侠踪，武林朋友确是不解哩。”

亡命花子问道：“令媛失踪半年有余，以她的功力论，天下大可去得，少庄主大可放心。但不知令千金因何离庄，是否去找失踪近二十年的姜老前辈去了。”

“这丫头，唉！皆因新正之时，兄弟与拙荆不该带她前往华山，朝谒行脚苍龙岭小驻的太白矮仙老前辈。不想人未遇着，她却在华山闯祸，管了一桩闲事，将华山五丑全行诛戮，愚夫妇一时气愤，厉声责罚了她一顿，这鬼

丫头竟一定了之，你说可恶不？”

亡命花子摇摇头道：“少庄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华山五丑无所不为，罪恶如山，正道之士人人皆欲诛之而后快，可惜他们功力超人，又从不落单，以致只好让他们横行不法；令媛既然一举诛之，好事嘛！胜造七级浮屠，怎能怪她？”

“尹兄有所不知，她年纪太小，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一味滥杀，日后怎么得了？”

江湖浪子诧然道：“怪不得久不见华山五丑的踪迹，原来已被令媛举诛灭了。想当年玉笛追魂符老前辈与神医叶老前辈问罪华山，仍未将五丑制服，令媛的功力，端的世所罕见。”

亡命花子呖了他一声说道：“你简直少见多怪！要不怎能大闹郑州群英擂？那十二名擂主可是酒囊饭袋？”

“尹兄谬赞她了，其实她还难登大雅之堂哩。日后如诸位遇着小女，尚请多多关照，劝她回家，兄弟先行致谢。诸位西来，是否为了独脚天尊之事？”

三人皆点头应是，江湖浪子却将无量道院昨晚发生之惨案，五位师兄惨死之事略为说出。他说要先找天魔夫人，而后再列辰州。

玉麒麟沉吟良久，说道：“天魔夫人一行众女，在江湖浪迹十六年，确未听说有恶迹传出，老弟还得慎重行事才是，至于那独足老怪，息影十八年竟又东山再起，定有所恃。这次他发柬召集群丑聚会辰州，可能几个凶魔全来了。”

中原狂生道：“前辈所指的，可是五毒阴风汪修全，赤面鸠婆贾如春，独脚天尊袁天雄么？”

“正是他们一群。”

“辰州过去有一位恶贼妙手飞花狄雷，也举家失踪十八年，不知是否与凶魔们有关？那恶贼兄弟俩的暗器确是霸道，子午六阳针令人闻之色变，据说神医叶老前辈亦无能为力，委实可虞。”中原狂生滔滔不绝地说。

玉麒麟道：“所以诸位应慎重行事，不可妄动。兄弟与拙荆不欲过问未经目睹恶行发生之事情，一切诸位好自为之；而且主在追寻小女下落，恐无暇奉陪诸位，愚夫妇先行。告辞，诸多珍重了。”

众人行礼下楼，珍重而别。

如黑在店中小留两天，不像是有病，只是精神略差，没有以前活泼。两天中，不让逸云入房半步，把逸云憋得直冒火，他的医道够高明，可是如黑的脸色不易看出病源，又不许他把脉，更不答他的盘问，没有他用武之地，小如黑若无其事，要他少管，他又能怎样？

第三天一早，如黑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勃勃英风，这天他们准备取道洞庭湖畔，奔向汨罗。两天中，两人无心留意外事，并不知辰州已发生事端。

早餐仍在楼上，两人拣窗口的座位就座。店在辰龙关外，小街狭窄，仅容车马单行，由窗口可以俯瞰街心，三五丈外可以看清关口；敌楼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两名官军，关口并没有兵士盘查往来的旅客。

大清早，街上行人不多，这是偏僻小镇，没有早市。

两人倚窗眺望，只见由关内陆续走出三五名身穿大红道服，悬挂剑囊的老道，向辰州匆匆而去。

不久，又是五名。片刻，又出来了四名劲装大汉。

逸云眉头一皱，说道：“这些武当门下，怎么全向辰州赶？”

如黑道：“管他呢！我们却要往桃源走。”

梯口履声踢踢拖拖的响，上来了两名约半百年岁，身材伟岸的灰袍老儿，在逸云的侧座头落坐，向跟上来奉茶的店伙迈：“小哥，咱们要赶路，有现成的食物，凑合些来。”

店伙一走，下首那目中神光四射的人说道：“大哥，据小弟所探消息，天魔夫人准是百花教的余孽。”

“何以见得？”

“在荆州三龙庄外，我找到三枝金针，请看。”他从囊中取出一个布卷儿，在桌上摊开，金芒一闪，现出三枝细如牛毛，长仅寸余的金针。

大哥反复审视，突然惊叫道：“针尾略细，针尖有倒，刺，果是百花教主姐妹的霸道暗器，可循血脉直透心室；真是她们！”

“咱们赶快往辰州通知狄兄，武当门下大举出动，要找天魔夫人算账，咱们得劝狄兄打发暗桩盯住他们，不让她们找到狄兄隐居之所，免得牵连。”

“恐怕晚了，明日是独脚天尊老前辈重行出山之日，狄老兄定然出面捧场，瞒不了人，想当年狄老兄与百花教主有枕上恩情，怎能不管，二弟，伯什么？武当门下又待如何？哼！有独脚天尊老前辈在，武当掌门也将灰头土脸，咱们得赶这场热闹。”

二弟将布包卷起，放入怀中，说道：“那咱们可赶一先步。”

大哥问道：“这三枝金针，你可让别人看到？”

二弟答道：“没有，那些蠢材到瓦砾场中找线索，我却在庄外留心细查，找到这玩意便来找你。”

大哥又道：“千万别声张，找到狄老兄再说。”

他俩低声商量，逸云却吃了一惊，天魔夫人真是百花教主伍云英的哦么？若然，真是不虚此行了。

他向如黑说道：“黑弟，回房我有话说。”

如黑点点头，两人匆匆膳罢，回到逸云房中。

逸云道：“黑弟，我必须往辰州一走。”

“是为了独脚老怪出山之事么？”

“不，百花教主伍云英之事。”

“上次你追问恶人屠，我还没问你哩，为什么？”

“兄弟，这事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小字中，逸字是绿衣剑客方逸君名字中一字……”

“哦！云字是百花教主伍云英的云……”

“是的，这里面有厚比天高的思谊存在，我必须去找百花教主。”

“哥，能告诉我么？”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准备走，那两个老贼饶他不得。”

“这就走，我们到前面等他们。”

两人结帐毕，仍是一袭儒衫，束发，大袖飘飘，挟起包裹上道。

出了镇，径向西行，在距界亭驿约三五里的一度小林中，两人隐下身形专等鱼儿上钩。

不久，官道现出店楼上那两个老儿，正以奇快的脚程，如飞而至。

逸云踱至路中，背手而立，淡淡一笑道：“两位才来呀！请借一步说话。”

两人倏然止步，凶睛一瞪，大哥嘿嘿冷笑道：“原来是你，嘿嘿，老夫倒走了眼，被你在店楼中听去不少秘密，你死定啦！”

林中转出如黑，笑问道：“还有黑爷爷呢，是否也得死？”

二弟怒叫道：“小辈，你当然也得死。”

“你说得早了些，看谁得死！”如黑说完，大踏步欺近。

两老鬼怒叱一声，分扑而上，铁掌和风如开山巨斧，巨爪像巨鹰抓物般，罡风倏起。

且说天魔夫人一行车马的下落。

一行人将近小凉亭，两个有一双亮晶晶大眼的村妇突然转面向外，待车马通过，方行转身。其中之一去草篮中摸出一只粉红色套封，向第一乘车马娇唤道：“桃花仙子有帖在，此，天魔夫人是否收纳？”

车帘一掀，粉红色的套封去势如电，直射三文外车帘，帘中伸出一只纤纤素手，伸两指夹住封套，马车倏止。

片刻，车中传出天魔夫人的语音道：“相烦姐姐上复仙子，晚辈等因俗务羁身，未克往拜，待此行事毕，定然趋府谒见，亲请教益。”

“主人专程敦请，日候芳驾，希能于近期光临，小妹日后当亲为迎接。”两村妇说完，径自走了。

辰州府，位于西河与沉江会合处，两河相奔，北面倚山，也算是一处繁华之地；既名之为府的话，自不会寒酸。

这天由四方八面赶来的武林朋友确是不少，而这些人中，以黑道人物居多，据他们说，后日午间，辰州府北面十里地，西河之旁，青龙岭之下，临江一座小山巅，将有一场盛会；那是横行江湖近四十年的独脚天尊袁天雄，将要聚会群雄，宣布与武林大名鼎鼎的四海狂客为敌的大会，凡是有雄心壮志的人，曷与乎来。

正午过后，马底驿至辰州府官道之间，天魔夫人的车马行列，正缓缓西行，赶向辰州府。

桃花仙子不强行留客，天魔夫人放了心。

官道蜿蜒向山下伸展，不久可抵达沉江所形成的平原。这一带山地不高，但林密草茂。天气炎热，午后这半个时辰中，正是热得不可开交之时，道上行人少之又少。

车马缓缓西行。蓦地里，后面大踏步赶来三个怪物，那是被玉麒麟夫妇吓跑的驼怪、瘤子和独臂人熊。

三个怪物大踏步前进，神色难看已极。

三个怪物并肩而行，将路占了一大半。护卫马车的后面六男二女，每一双骏马相距约有三丈多，近马车处是一双劲装少女，最后一对是雄壮俊美的壮年大汉。

三个怪物比车马走得还快，他们向前便闯，到了最后一双大汉身后了。

两大汉早已看到了他们，扭头向怪物打量，并将马向左略带，让出右侧道路。

三怪物似嫌他们让得不够多，瘤子突然大吼道：“小子，让到路旁去。”

两大汉一怔，这不是找晦气的人么？靠内侧大汉道：“尊驾意欲为何？路已让出一半，还不够？”

“滚你娘的蛋，不服气么？”驼子也叫，傲态可惜。

这里一冲突，车马倏止，三怪也站住了。马上两大汉不认识三怪，更不知他们早上受了委曲了，靠内侧大汉剑眉一轩，沉声道：“尊驾出口伤人，未免太缺乏教养了吧！”

三怪乃是穷凶恶极之徒，怎忍得大汉刻薄的挖苦话？不由无名火起，瘸子阴阴地说道：“小辈，你吃了熊心老虎胆，敢在老人家面前逞口舌之能，死有余辜。”

八匹马上六男二女，全飞身下马，并拔出宝剑，两翼一张，仗剑戒备，大汉剑隐肘后，沉声说道：“阁下何人，竟然如此嚣张？朋友，你找错人了，该打听打听天魔夫人手下十二星宿可是省油……”

“呸！十二星宿是什么玩意？你抬出天魔夫人唬人么？我单瘸子单慎不爱那调调儿！”

单瘸子话未完，左侧路旁四五丈外一块巨石上，站起三名大汉，人材一表，成风凛凛，正是被亡命花子敲了一记竹杠，并赶出小店的三大汉。他们躲在石后，大概已有相当时间了。

中间那大汉双手一叉腰干，哈哈一笑打断单瘸子的话，笑完，冷冷地说道：“单老前辈不爱那调调儿，咱们开封三丑却喜欢那种玩意，何不各取所需……”

单瘸子厉声怒晚道：“王八蛋，你这狗东西在我老人家面前狂笑，大不敬之罪你认啦！”

驼怪没有做声，猛一长身，快逾电光石火，向巨石上飞射而去。

开封三丑未料到三怪会迁怒于他们，大丑急叫道：“昌前辈，且请……”

驼怪昌廷南早上被玉麒麟吓跑，一肚子火正没处泄，那听得进开封三丑的话？随声扑上巨石双手大张，劈面便抓左右两丑，单足随势飞踢中间的大丑。

三丑见驼怪脸上涌起重重杀机，出手狂妄而辛辣，且来势如电，已无法理喻，不动手自卫是不行了。三人叱喝一声，火速掣下长剑，三剑齐挥。

好驼怪，身形略转，一闪抢入，“叭”一声左掌拍中中间大汉剑身，长剑断成两截，右手乘机一探，五指扎入大汉胸膛，向下一按，胸骨尽碎。

两侧二丑一剑走空，还来不及收招，大丑已毙命，两人被震撼住了。

驼怪厉啸一声，右手一登，大丑尸身飞跃石下，再一翻掌，左右分拍，罡风焕发，潜劲如山向外一涌。

两丑被啸声惊醒，知道功力相去太远，再不见逃必将命丧当场，双足一蹬，向两例飞掠而下。

驼怪停身石上不追，声色俱厉地道：“你们要想逃命，必将死得更惨，留下狗头，给你们一次痛快，以儆狂妄。”

两丑吓了个胆裂魂飞，留下脑袋还能活？反正是死，管他娘，再惨也得闯。二丑身未落地，叫道：“三弟，分道扬镳，报仇十年未晚。”

两人一分，长剑一振，右手急扬，三枝虎头钉去势若电，分袭扑到的独臂人熊和单瘸子。

驼怪在石上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哼！”

哼声一落，惨叫乍起，两怪物一人抓住一个，劈开胸膛，手一掏人心到手中，拳大人丢入口中，两丑的尸身尚未倒下。

车和马突然一散，人影急闪，官道中，中间是巫山怪姥和那不起眼的老婆婆，两侧是天魔地煞两夫人，左右分列着美艳绝伦的如霞八女。

十二星宿就是那十二名大汉，在两旁仗剑戒备，四名劲装少女分别照顾车马。

单瘸子吞下了人心，抹掉嘴角血迹，向其余两怪叫道：“这女人心意如

蛇蝎，咱们偏嗜此物，动手啦！”

驼怪嘿嘿大笑，鬼眼连翻说道：“咱们先擒下她们，留待日后享用，咱们上！”

三怪缓缓踏前数步，渐渐欺近。

老道婆脸上毫无表情，在襟底缓缓抽出。一根长约两尺五寸的白玉如意，徐徐举向胸前。

巫山怪姥的鸠首杖，也徐向下垂，神目中寒芒似电，两把银剑映日生光。

八女莲步轻摇，手按剑把，四面一散，如烟的剑与七女的不同，她的剑用绿色的剑囊盛着，剑囊锁口一开，宝光四射的剑把入手。

单瘤子一看那根白玉如意，脸上神色一变，惑然地问道：“老道婆，你这如意在哪儿偷来的呢？”

老道婆没答腔，双足徐动，向前举步，目中神光一闪。

单瘤子双手一张，止住两怪移动，他自己也停步，说道：“老泼贱，你怎么不答话？玉如意哪儿来的？”

老道婆似若未闻，阴森森地举起玉如意，突然，如意顶端云状钩中，升起一缕白雾，袅袅四散。

单瘤子骇然一惊，退后两步，变色道：“你……你是大凉山如意道婆？”

“要存心生事，就不必顾虑太多，单瘤子，你不必多问，贫道教你如意就是。超登鬼录，万事如意。”老道婆说话了。

“超登鬼录，万事如意，真是你！”单瘤子也退了两步。

“单残废，你倒记得贫道。”老道婆逐渐欺近。

单瘤子手一抄，单足点地，钢铁拐杖徐举，叫道：“亮兵刃。屏住呼吸，注意老道婆如意上有鬼，小心了。”

驼怪掣下巨大的文昌笔，独臂人熊伸出仙人指，向两侧一分，并探囊取出一颗避毒丹纳入口中。

如意道婆淡淡一笑，道：“你我同是字内凶人，今日狭路相逢，可说是群魔大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和贫道先换两招？”

单瘤子凶焰尽消，傲态全无，朗声陪笑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刚才不知是你，多有冒犯之处，瘤子给你陪礼，化干戈为玉帛，也算是惺惺相惜，如何？”

“贫道隐世三十余，本已洗手潜修，闭门思过，今重出大凉，已非当年愤世嫉俗之人，放过你也未尝不可，但……”

“怎样？”

“自行破去气血二门，贫道网开一面。”

“哈哈！老道婆，你未免迫人太甚，你道单慎惧怕你么？”

“贫道并未说你怕我。公道自在人心，称作恶也太多了，刚才生吃人心就可证明，你确是无可救药。贫道不知自量，要向你讨取公道。”

“道”字一落，人已随身扑到，白如意一伸，当胸便点，走中宫而进，不留余地。

单瘤子大吼一声，斜飘三步，拐荡风雷，就是一记“横—扫千军”。别看他瘤子一腿，但行动捷如电闪。

巫山怪姥鸠首杖一领，向独臂人熊冷笑道：“老身领教你的文昌笔绝学，看你笔中那三枝绝命神针如何霸道。”

独臂人熊被人叫破笔中绝艺，吃了一惊，骇然问道：“你是谁？”

“巫山怪姥，名不见经传。”老婆子笑时，人已跃身扑到。

独臂人熊吃惊非小，巫山怪姥曾名重一时，但真正见到她庐山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人的名，树的影，独臂人熊不由失惊，拼全力周旋。

他不等老婆子出招，踏前两步，文昌笔虚点，叱喝一声，招变“落虹穿石”，斜点老婆子右肋骨，抡攻下盆。

老婆子阴阴一笑，“划地为牢”错开笔，“花中吐蕊”顺势急进，鸠首杖一振，向前疾吐，攻到对方胸肋。

两人奇快地抢攻，罡风狂鸣，内力四荡，立时尘土飞扬，眨眼间，两人挨了五招。

天魔夫人长剑一指驼怪，但见银芒飞旋，吞吐间剑影万千，恍若百花齐放，向驼怪袭去。

驼怪冷哼一声，仙人指疾挥，劲风怒涌，向银芒扫去，两人功力都已臻化境，奇快无比。驼怪倚仗自己功力深厚，未将丑妇放在眼下，仙人指又是百炼金钢所造，不怕硬拼，存心要将银剑击断，故而硬攻硬抢。

天魔夫人不料驼怪存心毁剑，一上手就硬碰硬，收招已是不及，真力骤吐，硬接一招。

“铮”一声金铁交鸣乍起，仙人指虎虎发啸，银剑振鸣，人影疾分。

驼怪退了五步，天魔夫人被震飘丈余，但长剑不但未断，更未脱手，驼怪骇然，他已用了八成功，竟不能将长剑震断或震飞，这丑婆娘的功力确是了得，他沉声喝道：“丑婆娘，你的混元气功值得骄傲，咱们再硬拼两招。”声落，人重行扑上，就是一招“仙人指路”。

“阿姨，速退！指中有鬼。”如烟飞扑而出，光华一阅，疾绞仙人指，快极。

天魔夫人闻声知警，挫身向侧急掠，并振出一朵剑花，护住身侧。

驼怪心怀叵测，他知道今天形势不利，丑婆娘练有混元真气，三百招之内，不易得手，何必硬拼？口中说是硬拼两招，其实是想以仙人指中歹毒暗器取敌。

他这诡计瞒不了旁观的如烟姑娘；要硬拼，不该用“仙人指路”，该用“劈”、“扫”、“砸”三诀，显然这家伙不安好心。

如烟功力不输乃姨，她从小就在如意道婆苦心孤诣中培育成人，名义上她是徒孙辈，其实受灸师祖；与乃母乃姨事实上是同辈，而且她更得巫山怪姥的钟爱，一人兼得四人真传，传以绝学，她当然不会差。

人如电闪，剑出如吟，光华一闪即至，其快无匹。

仙人指，那向前指的尖端，突然向前射出，接着五枝蜂尾针一闪便连珠喷射。光华亦到。

要不是天魔夫人知警向侧横掠，难逃一劫，即使躲得快，最后两枝蜂尾针也擦肩而过，划破外裳，幸而未伤皮肉，好险！

驼怪没料到这花也似的小妞儿，会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好的宝剑，见光而不见影，龙渊乃千古名刃，但见光华如电，来势快极。驼怪无暇思索，仙人指疾转。

第六枝蜂尾针还未射出，驼怪只觉手中一轻，他见识多广，不由大骇，双足一点飞跃而退，口中叫道：“龙渊剑！你这丫头从何……”

他口中正说，光华已疾射而来。顾命要紧，赶忙将半截仙人指运劲错

出，人向左急掠。

指柄一搭光华，内劲立散，手中更轻，差一点儿虎口也分家啦！

姑娘存心毙敌，手下绝情，身形一扭，跟踪猛扑，一招“万花吐艳”绝着出手，方千光华疾吐。

驼怪连连劈了五掌，怪！奇猛如山的掌刀，一近光华便被震散，光华仍向前点到而来。

驼怪知道无法与千古神刃抗衡，退了四丈还没脱出光华之外，他一咬牙，大吼一声，劈出两掌，身躯向后一仰，双足由下盘飞踹而出。

一声惨叫，驼怪双腿齐根而断，但右腿飞射恰中姑娘右胯骨，虽说力道已失，但余势仍是奇大。

姑娘只觉如被巨锤所击，她的混元气功仅有四成火候，还未能抗拒外力撞击，“登登登”退后近丈，“噗”一声坐倒。要是断腿略偏，乖乖！姑娘下腹不堪设想。

如霞一看乃妹倒地，飞掠而至，将龙渊入鞘，将她抱退在一旁，给她口中纳入一颗护心丹。

驼怪一死，仅可勉为应付的独臂人熊和单瘤子魂飞天外，暗自叫苦。

单瘤子虚晃一拐，脱出战圈叫道：“扯活！十年不晚。”他想溜。

“你活不了十年。”如意道婆叫，玉如意一振。

单瘤子“咕冬”一声，翻身扔拐倒地，老道婆欺身扑上，一脚踢出。

独臂人熊刚好脱出剑影，睹状大怒，单臂一举，文昌笔指向老道婆，三枝绝命神针无声无影飞出。

“你非死不可！”巫山怪姥厉吼，鸠首杖如影附形，迫近他身侧，乌光一闪，已临顶门。

独臂人熊射出绝命神针，还来不及转身，只好扔臂一架，“铮”、“铮”两声，鸠首杖击在文昌笔上，文昌笔架不住如山的巨力，反而向下急沉，将自己的脑袋砸个稀烂，尸身摇摇晃晃，砰然倒地。

如意婆顾不得伤人，大袖急振，身形不进反退，一股浑雄无比的罡风随袖而出，急劲地卷向绝命神针。“嗤嗤”数声尖厉刺耳的划空锐啸声起；绝命神针来势一缓，虽则仍向罡风内旋刺飞到，但如意道婆已退后五步，神针掠胸而过，把老道婆惊出一身冷汗。

“好俊的‘如意大挪移’身法！能将急剧前冲的身形硬往后退，非一甲子苦练不能臻此；”

话声苍劲，发自车顶，如意道婆突然一惊，转身一看。最后一乘华丽的马车顶上，不知何时坐了个瘦小的老儿，灰布直裰，多耳麻鞋，一头银发挽成一结，满脸皱纹，一双老眼发出湛湛品芒，正高踞车顶，笑嘻嘻地抱膝而坐，冲老道婆直笑。

十二星宿和四名劲装少女因全神贯注斗场，谁也没有留意身后车顶来了人，皆惊叫一声，向前急扑。

“退下！”老婆子脱口而叫，止住众人。

接着又道：“姓管的，你不想管闲事吧？”

老头子一蹦站起，将腰带上一条青竹枝挪了挪，笑道：“呵呵！老道婆；三十余年未见，你倒记得我沧海老叟管上方，记性不坏哩！”

老道婆向车马一步步走去，沧海老叟仍在笑，摇手叫道：“老道婆，火气别那么大，咱们打不得，那瘤子交给我姓管的，管叫他报应临头，讨个人

情好么？”

老道婆脸上现出笑意，说道：“你们这些假正道之士，专会捡便宜，吃我敲一记如意，人送给你。”

“哈哈！不来不来，我这老骨头不够硬，千万敲不得。”人在话语声中一掠而下，快似旋风，绕过老道婆，挟起地下中毒晕倒的单瘤子。

他突然转身加敛笑容，沉声道：“老道婆，你怎么晚节不修？竟然做出那种绝事，惹得武当门下高手星夜赶来，要找你们算一算无量道院之债，我看你们怎么得了？”

老道婆讶然问道：“老不死，你说什么？”

老头子也讶然答道：“咦！你像是不知此事，怪？”

“昨晚在无量道院，不错，我那乖徒儿确是戏弄了清虚子五人，但念他们修为不易，而且无冤无仇，双方息争罢手，四更末我们离开无量道院，投宿辰龙关，难道我们走后，无量道院有变不成？”

“怎么不是，清虚子遗剑失踪，另四名道侣惨遭割首，只剩四具赤身无头尸体。”

如意道婆叫道，“哎呀！糟！这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沧海叟凛然地问道：“老道婆，你真不知内情？”

“谁撒谎了？哼！贫道敢做敢为，一身做事一身当，要做了绝不隐讳，这事确是不知。”

“苦也，那是少林五方僧亲口传的消息，武当门下一向不讲理，目下已追来了，你们……唉！”

“他他们要不讲理，那也是无法之事，贫道……”

正说间，坡下已现出人影，十二名老道，十二名俗家弟子，最前面，是江湖浪子印全；右侧是亡命花子尹成，与中原狂生夏津。

亡命花子首先叫道：“盛会盛会，呵呵！她们竟然明日张胆走路，必有所恃。”

江湖浪子举手一招，众门下两下里一分，纷纷掣兵刃向此一拥，向众女奔到。

沧海叟蓦地换身，舌绽春雷大喝道：“且住！听我管上方一言。”

管上方三字，似有无穷声威，将众人镇住了，亡命花子眯着眼，打量沧海里片刻，呵呵一笑道，“真是沧海管老儿，呵呵！少会少会，老花子听你的。”

“亡命花子，少在我老人家面前打哈哈，你也算是精明过人的老江湖，不该也和他们胡闹才对。”

“呵呵！胡闹？要不是老花子故意拖延，印老弟早赶来了。”

印全怒声道：“管老，你大可不必越这窝子浑水。”

“天魔夫人一行四更末离开无量道院，五更正落店辰龙关，无量道院五更后出事，阁下何以不打听打听，硬将罪过往她们身上推？印老弟。你也是个老江湖，何以也这般不明事理？”沧海叟语气也不太友好，声调甚高。

印全怒火骤升，踏前一步道：“姓管的，你认为五方僧悟因大师有心嫁祸？”

沧海叟看了中原书生一眼，仍高声说道：“老夫并非此意，但有一明其理的必要……”

“凭什么你要过问？这些淫魔……”

“住口！” 沧海叟大吼。

接着又说道：“老夫双目不盲，岂容你信口雌黄？看看这些是什么人？” 他将单瘤子向地下一掷，并向地下的尸体一指，嘿嘿冷笑道，“她们真要似你们所想那么卑劣，绝不会与这些宇内魔头为敌。你们该自问，是与不是？”

亡命花子等人，方看清三个怪物的真脸日，而且也看到开封三丑的惨状，吃了一惊，心中不住嘀咕，三怪功力奇高，竟然死在当地，不知是否沧海海里所为？他们正在沉吟，沧海里又说了：“单瘤子是老夫向她们讨来的，这一场罕见剧斗，老夫是唯一壁上观客，你们要是想不分皂白胡来，沧海叟也算一份。”

江湖浪子印全一看不对头，看情形，这一群人谁也不是庸手，权衡形势，绝占不了便宜，便冷冷说道：“武当门下接下了阁下盛情。山下是七盘湾，左侧有一座荒家坟场，明日中午，在那儿了断。”

“老夫恭候大驾。” 沧海里挟起了单瘤子，又向亡命花子道：“老花子，你是否也有兴？”

“为朋友，两肋插刀，是谓道义，老花子不甘人后，当然算上一份。”

“少林晚辈也算上一份，没话说。” 中原狂生也接腔，说完，双目向如烟一瞥，闪出着异样光彩。

“日正当中，过时不候，明儿见。” 沧海里下遂客令。如意道婆叹口气道：“管老儿，你犯不着哩！”

“武当的门人，我领教的太多了，全是些意气用事、心胸狭小之徒，有理也说不清的，你们走吧！明儿七盘湾荒坟场见面。” 他探囊取出一把黑色指大丹丸，在每一具尸体弹入一粒，挟起单瘤子径自走了。

如意道婆命众女上车上马，车马刚动，五具尸体升起袅袅黑烟，不久化成一堆黑水。

这一天一夜间，武当门人星夜集会。

天魔夫人和众女，就在七盘湾下一座农庄借宿。

无量山无量潭的峭壁上，清虚子爬伏在半腰一株苍松上，双腿血肉模糊，他左侧顶上三丈之处，有一处坠石剥落痕迹。

且说逸云和如黑，两老鬼瞧不起两书生，赤手空拳奋勇前扑，爪未及身，劲风已然先至，确是功力深厚。

逸云迎住一人，待爪到胸前，他方突然还手，“金丝缠腕”翻掌便扣。

老鬼骇然，千钧一发之危局中，他仍然半途撤退，左掌突出一招“小鬼拍门”，重行抢攻。

“喝！你不错嘛！” 逸云被他半途撤退躲过一扣，不由喝彩。掌到，他理也不理，“噗”一声掌拍在胸前，接着一声狂叫，老鬼右肩已被逸云扣实，他乖乖狂叫着跪下了。

如黑那边局势也是一面倒，小家伙十指尖尖小黑指，变化无穷，专攻老鬼胸肋大穴，笑声不绝。

老鬼双爪疾挥，化招拆招忙个额上直冒冷汗，光化解也来不及，更不必说还招，一连退了一二十步，还未抢到出手之机，光挨打。那十只小黑手指不知化成多少个指头儿，反正身前身侧没有上千也有上百，每一个指头别说是变化奇奥绝伦，就是那一道道裂肌彻骨的劲风，也够老鬼心惊胆跳，暗叫“完蛋”！

逸云叫道：“黑弟，别拿他耍猴啦！”

如黑一声轻笑，揉身抢入，老鬼只觉鸠尾穴一麻，整个前胸如被火炙，“噗”一声仰面直挺挺地倒下了。

逸云制住的是二弟，他伸手将包住花蕊斤针的布卷儿掏出，检视不假，方放入怀中，一手将他挟起，说道：“老儿，怪不得我，你不死，有人麻烦。”

两人一个人挟一个，提到林深处，找一处土坑，将两具尸体丢入坑中，用他们的长剑掘土埋了。

两人重行上路，匆匆向下赶，如黑一面走，一面噘起小嘴儿，埋怨道：“哥，明知我心急，偏不将内情告诉我，你不当我弟弟看待，自私嘛！”

逸云没法，只好将父母十八年前至湖广省扫祖坟，途中遇盗，幸遇绿衣剑客方逸君夫妇临危援手，得庆生还。他这次游历江湖，临行父母一再叮嘱，要找方逸君夫妇相机报恩之事，一一加以详说。

如黑静静听完，感慨地说道：“也许绿衣剑客一念之慈种下善因，相信必有善果的。”

哥，我愿助你完成这心愿。”

逸云伸手握住他的小手，感情地道：“谢谢你，黑弟，请接受我由衷的祝福和谢意。”

如黑反握他的巨掌，假嗔道：“婆婆妈妈！不听你的。”却对他甜甜一笑，携手而行。

过了马底驿，已是巳牌时分，脚程逐渐加快，不久，追上前面六名劲装大汉，看他们脚下相当利落，不时用“点”字急掠，一看就知他们是武当门下。

逸云身形一缓，说道：“咱们且盯紧这几个武当小辈，由他们带路。”

如黑问道：“要换装么？”

“不必了，咱们找根腰带系上，将衣尾挽起就成。”

“动手时记着用面罩啊！”

两个人到僻静处打开包裹，各用一条青腰巾系上，黑色的面罩塞在怀内，挽起大袖，将衣尾拉起塞在腰巾上，方紧紧盯住前面六人，保持目视距离，放缓脚程跟着走。

山道环绕小山角蜿蜒而下，不久便向河谷平原盘旋下降。

这时官道转角愈来愈小，林木更多，双方的距离，已经接近二三十丈，逸云练有天听之术，一面赶路一面凝神倾听他们的话语。忽听一人沉声说道：“师弟们，还有五里地便到七里湾，第二湾之左，约三里地山麓有一座荒坟场，便是约斗之地，目下已是午正，咱们辛苦些，赶两步就到。”

说罢便赶，六个人足下加紧，几乎将武当绝学“八步赶蝉”用上啦！

逸云和如黑正跟得不耐烦，他们一加快，正合心意，携手飘飘然向前掠去。

五里一过，前面是进入平原的最后一座山，官道绕各处山嘴向下盘降，居高临下，可以看到七个山嘴，官道如线，向下连盘七个大弯。

由下往上数，第一弯最大，足有六七里长短，算是上山的第一段，第二弯也不小，左侧山麓已传出呼叱之声，显然已动上手，日正当中啦！

天魔夫妇人一行，夜间寄宿于七盘山下一座农庄里，少不了有周详的安排，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武当既然含血喷人，不予申辩，泥菩萨也有土性，说不得只好拼啦，要走也走不掉的，武当门人嚣张已极，惹上

了准是天大麻烦，不如放手一拼。

地煞夫人也就是百花教主伍云英，她以高明的化装术，与师姐花蕊夫人隐去本来面目，这次大举寻仇。想起武当败类三阴一绝，也是当年沿途拦劫的恶贼之一，虽则牛鼻子已死，不能要他们师门负责，可是余恨犹在，他们既找上头来，正好一泄此恨。所以地煞夫人咬紧银牙，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拼了！将歹毒的暗器准备停当，必妥时大开杀戒，尔后报仇之事，即使暗中下手亦在所不惜。

巳牌一过，由如意道婆一马当先，向第二区荒坟场启程，这次他们留下十二星宿和众侍女，只和巫山怪姥，天魔地煞两夫人，与如霞八女。

除四位老的以外，八女今天脱下云裳，换上劲装，红绿白紫五色缤纷，一个个淡扫娥眉，显得刚健婀娜，却又不失妖姿，令人感到又是一番光景。

八女背系长剑，彩带儿在胸前打了个蝴蝶结，恰在两座高耸的乳峰之间，令人见之顿生非非之想。

如烟的剑与众不同，她的剑和外裹着绿绒剑囊，身上一袭月白缎子劲装，只有剑裹一点绿。

午初，她们到了荒坟场，先相度形势，坟场荒凉无比，占地约有二三十亩，荒草萋萋，白杨萧萧，残碑断碣凋零破落，石人石马东倒西歪，到处是野犬狐鼠的洞窟，白骨散处草木之中，令人见之百感交集，心中酸楚。

坟场之北，是一座伸向平原的古林。东距官道约有三里，短草矮林丛生，南是山岭，也是林木丛生，直至峰巅，正西，是一连串起伏的小岗，杂树成林。

地煞夫人目中寒芒闪烁，沉声向如霞道：“愁儿，今日吉凶难料，你听我最后一言。”

如霞只觉心中一酸，抢前跪倒，强臂抱住夫人双膝，饮泣道：“义母之言，愁儿铭记在心，只是……”

地煞夫人打断她的话，木然地往下说道：“你八人除芸儿是我亲生之外，都是我和师姐行道江湖，十六年来所收的义女，我两人视你们如亲生，相信你们也会承认此事实。”

八人全都跪下了掩面而泣。地煞夫人继续往下说道：“你们都是生来命苦之人，我已替你们把仇家一一斩诛净尽，惟有芸儿一人含冤十八载，至今略伸冤恨，但元凶尚未伏法，这次武当大举出动，他们好手如云，确是吉凶难料，如果大局难支，记住我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可向北面突围，先返百花谷苦练绝学，再到大凉山恳请祖叔婆出山。为我雪恨。”

“妈！”如烟惨然大叫，伏倒在地。

地煞夫人毫不动容，木无表情的往下说道：“今后，愁儿即回复本姓，就叫绛衣桓娥莫愁，你姐妹八人中，愁儿功力略为精纯，心思也够缜细，今后千斤重担就搁在你的双肩之上，帮助芸儿报仇之后，再祭告我在天之灵，我有一事相求，在太白山瓦解冰消之日，你们便可各奔前程，找你们安身立命之所。”

如霞哀声泣道：“义母，你怎出此言……”

“这两个月来，我心中惶愧之事，就是霞儿与雯儿两人为我方家失去童贞，今后不许你们再步此后尘，免我九泉负疚，罪孽更重。你们起来，拭干眼泪，沧海叟管老前辈来了。”

八女慌忙拭掉泪痕，缓缓站起，正北林缘灰影一闪，沧海叟扑到近旁，

身形一止，气涌如山地叫道：“你们准备了，武当那些兔崽子们党倾巢面至。附近三府八州五县的龟儿子全来了，还有闻风前来搀和命日青龙岭大会的三元宫高手，也由辰州府赶来了。”

如烟凤目喷火，她银牙猛挫，说道：“今天如果他们毫无理性，日后小女子誓焚武当山……”

“芸儿，不可冲动，矜静些，记住我的话。”地煞夫人冷冰冰地说，并向沧海叟行了一礼，说道：“老前辈因妾身之事，仗义拔刀，妾甚感不安……”

沧海叟拱手回礼，正色道：“夫人不必挂怀，老朽自有区处，武当派虽人多势众，不一定奈何得了我们。日色当顶，他们该来了。”

声落，北东南面，衣袂飘风之声大起。片刻，现出无数道俗人影。

正东，江湖浪子为首，亡命花子和中原狂生左右相陪，身后是二十六名红袍老道，和二十四名俗家弟子。

正北，最前面是三名年登古稀的红袍全真老道，身后是两名八十高龄的雄伟老头。

他们之后共有三十名壮年老道，和十四名俗家弟子。

两人群逐渐走近。如意道婆领先，齐向坟场靠北一座已倒塌了的大坟因走去。

这座坟园占地约三亩大小，方砖地缝中野草丛，由周有行将老死的巨大白杨，和已被砍得零零落落的翠柏。大坟早已长满荆棘，奠台已倾，入园走道的石人石马头断足折，散倒各处。

如意道婆在正北停住，预留退步，后到的武当门人，只好分占东南两面。

由北而来的老道似乎辈份极高，站在正东第一列。

9 沧海叟哈哈一笑，向老道们拱拱手，笑道：“武当山的道长们全来了，真是群英毕至，乃是空前盛会，难得难得。”

他又向如意道婆呵呵一声道：“老道婆，你多年未履江湖，大概对道长们陌生，我替你们引见引见。”

为首老道哼了一声，用冰冷苍劲的嗓音道：“管施主，不劳引见，人太多，自报名号可也。贫道三元宫碧梧散人玄扬。”

右首有一双阴森鹰眼的老道说道：“百毒真君玄规。”

左首腰悬红漆短棒的老道说道：“水火真人玄榔。”

一个腰悬古剑国字脸俗装老人说道：“金虹剑左奇。”

一个腰缠软鞭双臂特长的俗装老头道：“单开碑掌霍飞。”

接着一一报号道名，记不清那么多。

如意道婆和众女，也将名号一一说了。

武当月下的掌门，是玄字辈的追魂三剑玄同，一个最不讲理性情暴躁的老道，而且患有自大狂。玄字辈以上是“天”字辈，尚有几个硕果仅存的老名宿，当不了家。武当派在追魂三剑玄同的主持下，门下都自命不凡，目中天人，门规败坏的不像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半点儿不假。

碧梧散人不怎么坏，坏在意气用事；而百毒真君玄规是武当派惟恐天下不乱的主儿，行为也是不检点，是不怕门规约束，无恶不作的无道全真，他的徒弟是蓝袍道人清敬，蓝袍道人又是三阴一绝无为的师父。

幸而是老道太过自私，没将各种毒物的配制和使用传给门人，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不然不知要枉死多少无辜。

论辈份，江湖浪子印全，和金虹剑左奇，都是玄字辈的一流高手，他们的为人，比牛鼻子们要好得多，不失为侠义正道之士，可是狂傲之态仍经常惹人反感。

碧梧散人排行略高，由他主持大局，他说道：“本门师侄孙清虚子无亏，可是诸位请至无量道观的么？”

“正相反，乃是清虚子请本夫人前往无量道观……”

天魔夫人话未完，碧梧散人已抢着说道：“你们好残忍手段！先盗取元阳，再行割首分尸，天地间只有你们这些淫贼……”

“住口！”天魔夫人怒叱。

接着说道：“道长乃当代德高望重的武林名宿，不宜血口喷人。本夫人四更离开无量道院，五更投宿辰龙关，尔后之事，一概不知，本夫人临行之时，还慨赠贵门下一杯清神露，珍重道别怎会做出如此令人不齿之事？而且留下尸身，自陷嫌疑，世间宁有此事么？”

碧梧散人沉吟不语。百毒真君却已发话，道：“死无对证，妖妇，你百口莫辩，假使五方道友不在天明前及时赶回无量道院察看，你们早就毁尸灭迹了，是么？”

“如要毁尸灭迹，不争在一时，本夫人大可将尸体携走，何必仅携首级，携带五具尸体，亦是轻而易举之事。”

沧海里一看百毒真君咄咄逼人，心里已是不快，等天魔夫人说完，接口道：“这事大有蹊跷了，依管某看来，其中定然有人存心嫁祸，你们不设法侦查内情，反而咬定天魔夫人，坐令凶手逍遥法外，未免可笑。”

百毒真君冷笑道：“姓管的，这里没有阁下说话的余地，你既然架梁子，等会儿准教你如愿就是。”

沧海里哈哈狂笑道：“牛鼻子，你对老夫神气了。姓管的当然如愿，只怕你也不好过。”百毒真君跨前三步，冷森森一笑道：“本真君对你这浪得虚名的废物，倒要称称你的斤两，教你知道武当门下到底是何等人物。”

“且慢！”天魔夫人踏前一步阻止两人动手，又说道：“本夫人之事，还未弄个明白，请稍待片刻，由本夫人担待。”

百毒真君凶睛一瞪，吼道：“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跟我们到无量道院再说不迟，其余免谈了。”

地煞夫人忍着怒气道：“要我们到无量道院，并无不可，只……”

百毒真君抢着说道：“那敢情好，缴出兵刃，这就上道。”

如意道婆怒火顿炽，冷哼一声道：“道友，你太狂了些，武当竟调教出你这种嚣张之徒，真是气势当尽之兆。”百毒真君大怒，所有的武当弟子全都发出呐喊之声，老道伸手拔剑，向如意道婆步步走近。

天魔夫人一看武当竟然来了这许多人，知道大势去矣，险对八女道：“你们退后，没有你们的事。”

碧梧散人嘿嘿笑，大叫道：“谁也不许离开，小妖女正是祸首，快俯首听命。弟子们，内天罡，外八卦，摆阵！”

弟子中声起一阵呐喊，人影急飘。

“天罡应劫，三十六剑地网天罗。”一群老道齐声合唱，四下里一围，三十六枝长剑齐举，仗剑各守门户。

“八卦万变，休伤生杜景死惊开。”一群老道和一群俗家弟子也高声朗唱，在天罡阵外围，形成每八人一组的八卦剑阵，共是一百整数。

中间与天魔夫人等老小对峙的，仅为首八名主脑。

沧海叟哈哈狂笑，良久方止，道：“名门大派，确是不凡，这种倚多为胜的阵仗，大可雄峙江湖，难怪武当立派过百年，竟有如许成就。哈哈！老夫叹观止矣！叹观止矣！”

碧梧散人老脸微红，怒声说道：“姓管的，你少胡说道……”

沧海叟抢着接口道：“老道，你怎么解说？武林规矩还得多学学，免得贻人笑柄，说你们武当只有这点玩意。”

碧梧散人哼了一声道：“要不不向外闯，阵势绝不发动，在这儿咱们一对一解决，你准备开始了。”

沧海叟仰天大笑，笑完道：“这还像话，谁先上？”竟抽出腰带上的小竹枝，跨步出场。

百毒真君突然喝道：“师兄，咱们犯不着和这老狗饶舌，既然老匹夫小视咱们武当，且让他们一睹武当绝学玄门剑阵的堂奥，一杀他的傲气。”

沧海里又是狂笑，道：“我老人家早就说过了，你们绝学是倚多为胜，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哈哈！”

百毒真君不等碧梧散人发话，突然大喝道：“奥哉七星，孕育万机，伤门弟子亮阵。”

八卦阵中一阵呐喊，伤门的八个弟子中，有七名老道进入围中，面对沧海叟，玉衡在前璇玑在后，七枝剑映日生辉。

双方观战的人向后略退，沧海里名列武林名宿，岂惧区区剑阵？小竹杖一动，劲风虎虎，八面生风，首先攻向剑主脑“天枢”。

天枢向后略退，“嗡”一声点出一剑。老人家正持顺剑切入，身后上中下三方剑气已临。“天璇”“摇光”由后猛攻上下，“天机”“开阳”横攻两肋，“天权”大吼一声，空扑下，“天衡”出声断喝，贴地而进。

沧海叟心中一凛，只感到剑气迫人肤发，似乎有无穷的力道涌至，每一空隙全是剑影，每一道剑尖都会射出内家剑气，全不像出于这些壮年老道之手，

他一步失机，有点手足无措，只好硬拼，嘿一声手中运了十成劲，小竹杖一招“罡风扫云”急袭天枢，身形不退反进，去势疾如电闪。

“铮铮”两声，天枢的剑被荡开半尺，他未料到沧海叟竟然不出招自救，全力突围，暗含破阵的玄机，他只好向侧一闪。

在六校长剑齐至，几乎形成天罗地网的瞬间，沧海叟在间不容发中脱阵而出，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身形刚定，阵势反旋，又一卷而至，沧海叟确是心惊弄不清这小小眸势，何以配得如此绵密，力道又是那么惊人。乍看去，七个老道不过平常之极，但剑出力道潜涌，像是有一甲子以上的深厚功力一般。

他这次不上当，仗自己浑厚功力，轻功比他们高明，叱喝一声，绕阵急走。

他一展开轻功，七老道同声齐念“无上道君”，以静制动剑随身转，各站方位徐徐转动。

百毒真君在外狂笑，出言嘲笑道：“老匹夫，你的轻功确是了得。”

沧海叟不上当，他转了三圈，心中思索如何下手，转到摇光时，突然小竹杖一挥，抽出一杖来。

“铮”一声清鸣，创阵突然急旋，剑气涌至，沧海叟吃了一惊，小竹杖力

道足以断碑倒柱，不但没将摇光位上老道长剑震飞，反被一股雄奇的剑气震得自己右臂一麻。

剑势旋到，他不敢硬闯，向后飞退三丈，脱出剑阵范围。

“老前冰请退，这种聚力汇流小技，小竹杖不可硬闯，让晚辈试试。”声落，加烟已飞射而至。

“哈哈！送死的来了。”百毒真君狂笑。

笑声未落，光华疾闪，飞射摇光位老道，形势逆转。

如烟已看出端倪，人近摇光方拔剑出招，快如电光火。拔剑、出招、伤敌、顺势猛扑天枢都一气呵成。

摇光位老道一见白影奔到，一剑点出，阵势立时发动岂知手中一轻，光华已临顶门，他骇然一震，伏身向旁急飘，只觉顶门一凉，血洒然而下，顶门上丢了一块头皮。

天枢老道还未发觉摇光受伤，向白影挥出一剑，四方八面剑气一聚，向姑娘攻到。

如烟娇叱一声，攻出一招“含蕊吐艳”，龙渊剑的光华由下向上一涌，八方飞旋，将身形裹住，端的泼水不入。

那六枝劲力无穷的长剑，像是挑火的雷棍儿，劲烈的潜力一近光华，便被振得四散，只一霎那间，七老道的剑都只剩下剑柄，无声无息地断啦！

碧梧散人在千钧一发中突然大喝。“退！”

众老道刚以绝学退出，光华已向外一张，稍慢半分，惨剧立生。天权位上的老道稍迟半厘，一只右胳膊飞跃八尺，狂叫一声，向后跌倒。

这不过是眨眼间事，说来话长，在碧梧散人大喝同时，百毒真君也惊骇地大叫道：“龙渊剑么？”

所有的人全都吃了一惊，亡命花子喃喃地说道：“神剑出尘，竟落在她们手中，武林之多事矣！”

中原狂生也自语道：“剑湖获剑之人，原来是她们。”

百毒真君贪心顿起，他蓦地大吼道：“毁了他们，这妞儿交给我！”他探裹取出一粒丹丸纳入口中，赤手空拳向俏生生仗剑屹立的如烟扑去。

四面杀声震天，剑影狂闪，如意道婆一声清啸，同时动手。

亡命花子和中原狂生，悄悄地向后撤，他们都是响当当的英雄人物，不愿看这种窝囊的混打乱战。

如烟娇叱一声，剑劲风雷俱起，最先近身的三名老道剑飞头落，两名俗家弟子胸前开花。

百毒真君闪电似掠到，乘姑娘刺倒一名劲装大汉的瞬间，由侧方抢入。他是武当老一辈门人之中，功力极高者之一，八禽身法已练至化境，人到身侧声息毫无。

姑娘心生警兆，拔剑旋身，招出“穿龙引凤”，正着了老道的道儿。

杂毛身形一挫，盘膝塌肩贴地欺入。他好大胆！左掌急伸恰好扣住姑娘递出的剑锷，略一用劲，姑娘虎口欲裂，不由她不放手，那奇大的震力足以令她右臂告废。

杂毛冒险得手，右指在她胸前拂上，由巨阙穴向上至璇玑穴，共有六个致命大穴之多，老道好狠，只一拂之下，六穴全闭，姑娘两眼一翻，向后便倒。

杂毛夺剑在手，蓦地交换右掌，“呼”一声喷出青色吐沫，向身侧三丈

外的如意道婆喷去。

吐沫刚离嘴半尺，蓦地向上一扬，反向右侧武当门人洒去，同时一道肉眼难辨的青影已迎头扑到。

老头没看出青影是人是鬼，本能地一剑护住头面，正待挫身横飘。

岂知运剑之手一震，整条右臂发麻，一股浑雄力道自剑抵上传来，直攻内腑。

耳听一声清叱：“滚！”他怎能不滚？一只靴尖儿不正不倚正好落在心窝上，要一用劲，不死才怪！他撒手丢剑，向后急倒，懒驴打滚脱出危境。

青影的功力骇人听闻，无坚不摧吹毛可断的龙渊剑，竟被他用肉掌抓住剑身，竟然夷无所惧丝毫。他右手急抄，竟将倒地的姑娘挽住了。

这一瞬间的突变，看清的人不多。

青影夺剑救人，得手后方仰天长啸，啸声若龙吟九天，春雷连响，震得众人气血翻腾，功力稍弱的人颓然倒地，纷纷跃出战圈，骇然惊顾。

青影身材高大，头上黑布罩覆住头面，只露出一双晶莹夺目的大眼，背上包裹，青衫衣尾塞腰巾上，灯笼裤下是青色的薄底快靴，他左手仍抓住光华夺目的剑身，右手挟住只有双眼会动的如烟姑娘。

蓦地里，东面林缘传出一声叱喝，一条同样装束但身材娇小的青影飞射而来，人未到，语声先至：“杀啊！这些下流贼。哥，剑给我，我来。”

龙渊剑幻一道白虹，向小青影射去，小青影一把抄住，只一挥，一旁的三名老道变成六截。

大青影突叫道：“且等等，教他们死得瞑目。”

小青衣人收剑窜到，笑道：“依你。”

这骇人听闻的变化，把所有的高手全震住了，武当弟子冷汗直流，纷纷向外退。

大青衣人是逸云，他虎掌一拂一抹，解了姑娘穴道，放了她，向刚才狼狈站起的百毒真君叱喝道：“你这歹毒的老杂毛，用歹毒的迷魂丹乘机暗算于人，对一个弱女子竟用闭门绝脉手法在胸前下手，你，怎配是名门大派的门人？死有余辜！你通名上来。”

百毒真君怎敢回答？他脸色死灰向后退。

逸云声色俱厉地问道：“说！你是谁？”

百毒真君打一颤抖，又退了两步，并未回答。

如烟在旁慢声道：“他叫百毒真君玄规。”

“哦！原来是专门玩毒的侠义门下，怪不得武当门下如此无耻。给我！”

我字一出，人影顿杳。“叭”一声脆响，百毒真君骤不及防挟了一耳光。但觉满天星斗，踉跄后退，肋下一轻，盛毒药的革囊蓦尔失踪。

逸云回到原地，扔下革囊一脚踏上，入土一尺有余，革裹成了地底碎泥。

碧梧散人一看师弟受辱，蒙面人又一再语损师门，他乃意气用事之人，顿忘利害，大喝道：“弟子们，七星倒旋。”

众人呐喊道：“七星倒旋，神鬼难逃。”向四方一散。

逸云冷笑道：“天作孽犹可违，人自作孽不可活。”

如黑叱喝道：“杀啊！多多益善。”

光华一闪，他猛扑碧梧散人，阵势仍未布成，碧梧散人仍在手剑乱挥，指挥门人摆阵，一侧金虹剑左奇和江湖浪子双双抢出，金虹耀目，银芒暴射。

“来得好！”如黑叫，光华如经天长虹，一闪即至，万千道晶芒飞射，三人眨眼间连拆八招之多，两名宿足足退了八尺。

逸云向天魔夫人沉声道：“我送你们撤出，再收拾他们，走！”

走字一出，向北便闯，正北是天枢的七名老道，刚好列阵，一股柔软而无可抗拒的暗劲已经涌到。响起连声惨号，七个人像被人扔出的死狗，飞掷三丈外，哼哈着挣扎难起。

逸云叫道：“快撤！我断后。”

众女一拥而出，等如烟近身，逸云说道：“龙渊剑我会还你，请放心。”心字一落，他已向后反扑。

众武当门人惊得腿也软了，阵势大乱，纷纷向东南方逃命，逸云清啸一声，向十余人围攻如黑的方向冲去。

天魔夫人等老小，退至北面林缘不走了，转身向后注视，见逸云举步从容，但速度奇快，冉冉而去。凡是走逃不及的武当门人，不是爬着走就是滚着走，并不致命，只是狂叫而遁。

如烟说道：“妈，这人声音好熟，像是甘家兄妹。”

地煞夫人说道：“剑湖送鞘之人，身法和他一样。”

沧海里惑然地问道：“这像是传说中的‘御气飞行’初步功夫，龙渊剑主人龙吟尊者之旷世绝学。两位夫人难道与龙吟尊者有渊源么？”

地煞夫人凛然地说道：“晚辈亦是大惑不解，这人三番二次现身解围，不知有何居心。”

逸云一接近凶狠拼斗之处，如黑突然亮声道：“哥，别来！替我压阵。这剑真好，与我的紫……哈哈，杂毛，你滚！”

光华四面八方飞旋，所有兵刃只有左奇的一把勉可拆招，水火真人的水火棍也勉为其难，其余的只消光华一到，便火速后退。

小如黑威风八面，谈笑自若，四方游走，圈子愈张愈大。

水火真人先前因为人多，不敢用水火棍的玩意制敌，这时圈子扩大，正中下怀，便独自欺近。

八

逸云早看出老道那红漆短棒有鬼，在旁叱道：“杂毛，少打坏主意，棒儿给我！”声出，人猛然前扑。

水火真人吃了一惊，火速转身，水火棍向前一递，“呼”一声响，热流飞射，一股青色火焰狂喷而出，远及三丈，笼罩丈大方圆之地。

逸云早有提防，火焰一闪，他踪影俱失，已由后面闪到，他怒叫道：“你得死！”声出人又失踪。

水火真人闻声知警，水火棍向后一收，火焰一喷即止，棍尾向后急伸，“嗤”一声，棍尾向后喷出一道腥臭的黑水箭，直射两丈外。惨叫乍起，后面三名老道被黑水溅得一头一脸，狂叫着倒了下去。

水火真人只道已将逸云制死，火速转身一看，哪有蒙面人的影子？他心中大骇，肩上已挨了一掌，背心一震，口中发甜，眼前一阵黑，向前一仆，

两腿蹬了两蹬，呜呼哀哉！

接着一枝长剑伸到，剑到棍断，青焰一升，黑水泻流，水火真人就静静躺在青焰和黑水中，渐渐缩小。

逸云扔掉夺来的长剑，蓦地大吼道：“再不乖乖逃命，你们全得死！”

突然，正东矮林茂草间，飞来两个人影，一青一紫，青紫肋下像是挟着一个红色人影，奇快绝伦。

青影挟着一个红衣人，蓦地大喝：“住手！”声到人也到了。

紫影向如黑喷射，传出一声娇滴滴的嗓音：“小妖怪！你还跑？”

如黑耳目特灵，眼角一瞥紫影，人已向逸云奔到，利用逸云身后空隙撒腿便跑，向北面众女观战处飞逃。

逸云不知就里，只道是如黑来了强敌，他目光与常人不同，已看清两人影正是辰龙关店楼上的一双俊美男女。他与如黑亲如手足，岂能不管？大吼一声，迎着紫衣美妇扔出一掌。

紫衣美妇迫人要紧，无心回敬，仅信手斜拍，只用了三成劲。

“蓬”一声大震，紫衣美妇竟被掌力震得横飘三丈余。逸云知道她了得，能使如黑望影而逃的人，岂是庸手？所以他用了五成劲。

紫衣美妇心中骇然，身不由己飞飘三丈，身形一飘自然缓了一缓，如黑已远出十余丈外去。

逸云并未存心伤敌，一掌将人震飞，如影附形扑上叫道：“给我站住！”声到，人已将去路阻止。

青影见状一惊，丢下红衣人，飞掠而至，叫道：“雪妹，交给我。”

“你也站住！”逸云怒吼，一掌拍出。

“蓬”一声巨响，尘土草叶飞扬，两人硬拼一掌。

“再接我一掌。”逸云叫，掌出，梵音倏扬，如同万千僧侣轻诵梵音。

这一瞬间，紫衣美妇已乘机脱身，急迫如黑！如黑奔到天魔夫人众女之前，将龙渊剑丢给如烟，飞闪入林，瞬即不见。

紫衣美妇迟了一二十丈，像是一道余虹，也掠入林中。

这两人正是玉麒麟夫妇，到得正是时候，不然武当门下必将全军覆没，他们一来，保全了这一群狂妄之徒。

玉麒麟接了逸云一掌，双方皆未用全力，似乎难分高下，逸云一使出佛门绝学“梵音掌”，风雷俱动，潜劲排山倒海似的涌至，端的风云变色。

玉麒麟胸罗万有，一看即知大事不好。当年龙吟尊者参悟近一甲子，练成比风雷掌高明的梵音掌，专用以对付字内凶魔之用，等闲人难禁一击，虽有玄门罡气护身，亦是不免于危，誉为人间绝学，殊不为过。

但梵音掌练来不易，没有一甲子以上的内力修为，要练根本是不可能之事，没有练的心诀当然更不成，万一练成，足可撼山搅海，无坚不摧，可以收发由心，任意克敌，端的是罕见的人间绝学。

逸云一掌无功，知道对方了得，可说是世所罕见的高手，所以一时兴起，竟然用上了梵音掌对敌。

玉麒麟已无闪躲的余地，挫腰吸腹，拼全力双手齐推，他只有接下的一条路可走。

逸云眼中神光一闪，掠过玉麒麟严肃穆静的面容，惺惺相惜之念油然而生，突然收回七成劲道，并向侧略扬。

由于一念之间，他总算未闯大祸，玉麒麟是忘我山人的爱子，也就是

他师兄。虽则闲云居士和忘我山人，与四海狂客并不是真正师兄弟，但由于同是英雄豪杰，意气相投，各擅绝学，功力相当，所以平时兄弟相称，虽未结拜，义胜同胞。

四海狂客失踪近二十年，不但急坏了闲云居士，忘我山人更是心焦。这些年来，扫亏山庄的人大多暗中出现江湖，明察暗访，要探出老二失踪的经过和原因。

半年前，玉麒麟的爱女九天玉凤周如黛，又在华山负气出走，扫云山庄简直像翻了天。

玉麒麟夫妇走在一块儿，踏遍了天涯海角，除了知道小丫头大闹郑州擂台以外，得不到半点消息。近来忽听绿林道中，盛传独脚天尊行将出山，在辰州府青龙岭大会群雄将宣布与四海狂客为敌，夫妇俩心中一动，便向这儿赶，为了无量道院之事，在辰龙关耽误了两天，终于找到了清虚子的下落，却晚来了半步，武当弟子死伤枕藉。

在玉麒麟丢下红色人影时，碧梧散人和江湖浪子眼尖，惊叫一声，齐向那儿赶，慌忙扶起奄奄一息的一个老道，将一粒武当至宝龙虎护心丹纳入他口中，度口真气送下咽喉。

这人正是清虚子无亏老道，他双足全腐，内腑全行离位，在跌下无量潭的瞬间，黑夜中不辨东南西北，求生的本能支持着他，展开武当绝学的八禽身法，向内侧飘掠。

无巧不成书，中途被他飘近崖壁，岂知在贴壁的霎那间，顶上巨石突然塌落，无数碎石泥沙给了他重重一击，仍向下直降。

天不绝人，他无巧不巧落在下面一株巨松主干上，人虽不死，可是双足毁烂，内腑离位，而且遍体鳞伤。

还算不坏，他是武当直系的大徒孙，身中藏有三粒武当至宝龙虎护心丹，留住残命。

他奄奄一息，上不着天，下有鹅毛不浮的无量潭，寒气直往上冒。

他唯一的希望，就算有人发现他的处境，可是这是高有百丈的悬崖，崖壁草木丛生，而且向内凹入相当深，平时根本人迹罕至，少林众僧和来搜索的武当门人，谁也没有想到崖下仍有活人。他又做声不得，死去不远，想出声也力不从心。

一连两天，二粒龙虎护心丹救不了水米不进、被日晒露侵，而且生机已绝的人。

总算他合该多活几个时辰，玉麒麟夫妇基于武林道义，计算独脚天尊出山之期还早，便在这儿仔细搜寻，果然把他找到了，夫妇俩砍下大量山藤，垂下悬崖将老道救起。

清虚子已届弥留之际，玉麒麟也无法救得了浑身腐烂，只有一息之人，喂了他一粒灵丹，留住一缕元气，向辰州府飞赶，要将清虚子交给武当门人。

清虚子气息奄奄，模糊地说出“桃花”两字；夫妇俩无暇细问，挟起他急赶辰州府。

下七盘湾时，在高处已可看到荒坟之间，武当门下在和人恶斗，十分惨烈。

紫衣仙子眼尖，已看出小如黑的身法，正是爱女九天玉凤周如黛，所以出声喝叫。

如黛也看到他们，这小丫头有了心爱的逸云做伴，更不肯回家啦，遂

撒下逸云遁去。

且说清虚子这一面。武当门人大多数没注意到他，目光全落在玉麒麟身上，要看这扫云山庄少庄主即将到来的罕见拼斗，可以一睹扫云山庄的奇学。

如山掌劲一接，突然响起蓬然巨震，无情劲风向侧一进，躺在地下的一匹断头石马，突然裂成千百块碎屑，伴着飞沙走石向五丈外激射。

逸云屹立如岳峙渊渟；玉麒麟双肩撼动，双足蹈入地中近尺，额上见汗。

数十名武当弟子和二三十丈外观战的沧海叟和众女，被过罕世绝学惊得目瞪口呆，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除了沙石飞扬之声外，没有人敢透一口大气。

逸云哈哈一笑，朗声道：“你比那些酒囊饭袋强上千万倍，武当有你这种人才，真是走了狗运。但愿你们今后行事三思，不许再打扰天魔夫人行事。兄台，再见了。”

声落，青影一闪即没，但逸云的耳畔，清晰地听到玉麒麟千里传来的语声。“兄台慢走，承蒙手下留情，可否借一步说话？”

逸云已走得无影无踪，但语声仍在玉麒麟耳畔响：“日后再见，如兄台不究天魔夫人之事，小弟愿与兄台多接近。”

玉麒麟茫然北望，叹口气周语道：“听他的口气，比我年轻哪！他定是龙吟尊者的传人，真是武林之福，他竟把我认为是武当门下，岂不可笑？”

他拔起双足，转向清虚子走去，武当弟子也一窝风向那儿走，围成一团。

清虚子服下龙虎护心丹，回过一口气，靠在碧梧散人怀中，徐徐睁开双目。

玉麒麟突然说：“我在无量潭崖上救了他，快问他凶手是谁，他挨不了片刻。”

碧梧散人果然神智一清，大声问道：“无亏，凶手可是天魔夫人？”

清虚子摇摇头。

“是少林五方僧？”

清虚子又摇摇头。突然他吸入一口气，微弱地道：“淫魔……桃花……坳……桃……花……”语声激弱，终于断了气。

“是谁？桃花是谁？”碧梧散人拼力大叫。

“他死了！”玉麒麟凄然摇头，返身退出。

江湖浪子突然大叫道：“马底驿有一座桃花场，传闻中住有一个神秘女魔，叫桃花仙子，准是她。”

玉麒麟突然回身，沉声道：“我也猜想是她，但素女玄牝吸髓功近一百年以来倒未听说过，那女魔狡如狐兔，神出鬼没，极少有人知道她的行踪，你们得小心从事。”

碧梧散人放下清虚子的尸体，站起向玉麒麟道谢道：“多谢少庄主指教。”

江湖浪子又突然叫道：“是了，去年夏天，巴陵府出了少男失踪的无头公案；本派大举出动在扁山擒杀了两个妖女，在她们藏身之处，找到一瓶桃花春雾散，定然是她们。”

碧梧散人顿首道：“可能是她们，我们先到桃花坳一走。”

玉麒麟辞别武当众门下，向北缓缓走去。那儿，天魔夫人和众女已走了许久，人影俱无。

他一到林缘，林中紫影一闪，紫衣仙子噘着嘴生气，一扑而出，冲他嚷道：“鬼丫头溜得真快，都是你，宠坏了她！”

玉麒麟愁眉苦脸，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说道：“有了这种美丽聪明的女儿，有什么办法？别着急，我猜到一丝端倪，她不但日后足可闯荡江湖，有惊无险，而且……而且……”

“而且什么？”

“日后自知，也许我猜错了。”

“不，你得先说说。”紫衣仙子竟然撒娇了，多大年纪啦！

玉麒麟便将刚才交手之事，一一详说了。

紫衣仙子不解地问道：“这与黛丫头有何关？”

“呵呵！你真笨，你不看他俩人同式打扮么？定然两人好得走在一路了，雪妹。小鬼头不小了哩！有了心爱的人，怎想到跟我们回家？”

紫衣仙子跌脚惊叫道：“糟！这这……”

“不糟，鬼丫头机伶的很，不会出事，而且有这么一个技绝天人的人在身边，不怕……”

“你真糊涂，那人既与天魔夫人在一起，定然不是什么好人，丫头和他走在一块，怎么不教人担心？”

“目下急也没用，我们留意些就是，走！我们往辰州，丫头定也往这条路上走，参与独脚花怪的群魔大会了。”

“我们可盯紧天魔夫人，定可获得线索，走啊！”

两人径奔辰州府，留意天魔夫人行踪，岂知他们赶过了头，天魔夫人一行众女并未启程，仍停留在七盘湾下农庄中，经这一次风险，她们觉得已有暗地行动的必要时，再公然出面，恐怕正邪两派都不会放过她们。

逸云不知如黑躲到那儿去了，展开轻功按遍了十来里，大片古林，却不见如黑的踪影。但他有自信，如黑鬼精灵，心思缜密，绝不会被追及，相差二三十丈，又有古林藏身，他怎会有险？

搜完这一带古林，回到坟场，场中寂静如死，所有的人，全走了。

他叹口气，倚在一株大树，取下面罩卸下包裹，坐下喃喃自语道：“怪！黑弟怎不接招便自溜了？那紫衣人真有那么厉害么？哼！下次我得会她一会，她敢欺负我黑弟，我要她好看。”

说着说着，他倚在树干上假寐，只用耳留情四周变化。

他所倚处，就是正北先前天魔夫人和众女站立之处，身后林密草深，几乎不见天日。

果然，他听到轻微的呼吸声，没问题，那儿有一个内功火候甚高的人匿伏，他缓缓站起，转身向草丛中喝道：“朋友，出来说话，你的功力虽然深厚，却瞒不了我。”

突然，他耳中传来如黑的语声，如黑用千里传音之术向他说话，音源就发自草丛：“那一对俊美夫妇走了么？”

逸云哈哈一笑，说道：“看你吓成这鬼样子，在洞窟里躲了这许久，丢人，他们恐怕已经到辰州，你仍在这儿发抖，哈哈！你给我爬出来，哥哥教你两手绝活，谁也抓不到你。”

青影一闪，如黑飞掠而来，面罩已不见，笑咪咪地扑到，挽住逸云的

右臂，笑道：“叫爬，你好意思？哥，教我，什么绝活？”

逸云也挽住他，到了林外，说道：“我教你一种奇奥的步法，叫‘如幻步’，可以避开多人袭击，我先试试你，你，站着。”

他将如黑安在旷空地上，自己在三尺外站了，问道。“假使我要捉你，先伸右手，你功力不敌，请问你该向那儿躲？”说着，右手慢慢前伸，一扣，一抄，再沉腕一捞，身躯前移，使扣指疾弹。

如黑一面在四种变化中徐徐移动，一而说：“一般单手擒人，身形需侧，方可及远，且能控制全身，身形左旋半圈，双脚一点后窜，再伏地横飘，怎样？四招走空了吧？”

“哈哈！你绝逃不了，你出手，我放慢些，等会儿再告诉你秘诀。”

如黑依言伸手便扣，速度奇疾。

逸云双脚一绕，身形旋至如黑后方，不等他一抄，虎掌已贴如黑肋下掠过，停在他身后哈哈大笑道：“出敌意表，以攻解厄；吸腹瘪胸，借劲错步。每一晃幻化一影，令敌莫知所由。奇妙处在步，着力处在呼吸。来！告诉你如何预知对方眼神的变化，如何运转真气借力，如何错步幻化身影，如何……”

两人练了好半天，逸云板着脸，瞪着眼，一丝不苟，试招时本无表情，认真得像个老师父。

可把如黑累惨了，他悟力奇高，但也十分费劲，闹了个满头大汗，仍在咬牙苦撑。

从单手擒人到众人围斗，手眼心法步各有不同，变化万千，神奇秘奥，逸云喂起招来，风雷惧动，下手极重，招招不离要害。

直至日影已近西山，逸云方长笑一声，鼓掌道：“好了，大功告成，尔后每日体念其中变化不时多练两遍，兄弟，连我也捉不到你了。”

如黑浑身大汗，但得意已极，可是他却气喘吁吁，撅起小嘴儿，假嗔道：“给你折磨得够受了，你高兴了吧？看你那要吃人似的神态，把我也吓破了胆，我再也不理你啦！”

逸云扶他坐下，用腰巾替他拭掉额上汗珠，正色道：“兄弟，别怨哥哥，一丝之差，终身抱恨，哥哥只好疾言厉色出此下策，那是不得已啊！看你所学有成，你知道哥哥有多安慰？即使你怨我，我也……”

如黑一把将他拉在身旁坐下，亮晶晶的大眼中充满泪光，伸手掩住逸云的嘴，伏在他肩上许久抬不起头。

逸云知道他心情激荡，不用靖，小兄弟嘴里说不理他，其实却充满感恩之心。

由于如黑生得丑陋，逸云无形中生出了无比怜惜的情愫，对这个功力奇高而生来奇丑的小兄弟，他着实疼爱有加，所以不管如黑是如何使小性儿，他都会依他。

而如黑这假小子，也确是值得逸云怜爱，自不必细说，此中原因不点自说。

好半晌，逸云等他渐渐平静，方微笑道：“日后遇上那紫衣美妇，你大可不必怕她。

要不，哥哥打她一顿替你出气。”

如黑抬头急声答道：“不行！”

逸云惊奇的问道：“怎么了？”

“那是我和她的事，不许你过问。同时，哥，我求你，千万不可和他俩人过招，她们是为我好，我感激她们。”

逸云一伸舌头，笑道：“她赶得你躲在草窝中躲了近半个时辰，你感激她？呵呵！”

还好，刚才我和那人对了两掌，幸而我爱惜他一身好修为，没将他击倒，你看到了么？”

“看到了，如果你伤了他，我……我想，我会……恨你。”

“你这怪人，他和你有什么关联？”

“我也爱惜他一身盖世绝艺啊！”

“哈哈！盖世？还有我呢！走吧！咱们追赶天魔夫人去，我要问个明白。”

“我们要隐起形迹，小心刚才那对神仙佳偶反而盯住我们。”

“走！咱们先找一家农舍借宿，累了一天满身肮脏，先轻松一会再说，天魔夫人的住处就在山下，还未走，我们且下山也找宿处，晚上再找她们。”

初更将尽，山下官道右侧一座宽大的农舍里，后厅一灯如豆，人影晃动。

天魔夫人一行，已经改装成一群村夫村妇，准备起程，一切都已就绪。

天井中人影连闪，香风沁脾，一串娇似银铃的轻笑，惊动了厅内众女，由如意道婆领先，纵出厅来。

天井里，出现了桃花仙子和十余名娇艳美女，她们仍是和无量道院时一样装束，百媚俱生，令人一见即心荡神摇。

纱灯倏亮，天井中纤毫毕露。桃花仙子向天魔夫人和地煞夫人灿然一笑，说道：“我来了，你们躲不掉的。”

巫山怪姥和如意道婆没作声，天魔地煞两夫人一齐行礼，如霞八女左右排开。天魔夫人道：“仙子玉驾光临，不克远迎，晚辈深感惶恐，前接柬帖宠召，本应前往仙朗叩请仙子金安，但俗务纠缠，确是不克分身，尚望仙子见恕。”

桃花仙子一声媚笑，绽起粉颊旁两只笑涡，说道：“我不怪你，今晚前来打扰，有一事想向贤姐妹相商，尚请见允。”

“仙子有事，但请言明，如力所能及，当倾力似赴。”

桃花仙子向八女一指，说道：“小事一件，你这八位小妹妹全是人间尤物，乃不可多得的奇材异质，我向你情商，可否让她们改拜在我的门下？”

“仙子能垂青她们八人，该是她们求之不得的事，可是……”

“花蕊夫人，别再可是了，咱们同样是享受人间至乐的人，但你的功力差得太远哩！”

想当年我曾诚心收你们姐妹作为衣钵传人，你们不识抬举，最后落得百花教瓦解，仍然流落江湖，实是咎由自取，这八个人间奇宝，在你手中简直是暴殄天物。”

“仙子明鉴，晚辈此行，确有要事待办，须仗你们之力完成，待此行事了，定趋仙府拜谒仙驾，是否收录，但凭仙子之意，目下确是不便，尚请俯允。”

“也好，我等着你们，要是不来，可怪我不得，目下武当门人不会放过你们，此行小心。”

她在胸衣内取出一个粉红色套封，飞投天魔夫人手中，又道：“独脚天尊之师，目下驻脚青龙岭，你将这封书交给他，他会照顾你们，有金面狂霸

替你们撑腰，武当门下天胆也不敢捻虎须的。但我先警告你，我这八个未来门人，可不能让她们打扮得勾魂慑魄，最好别让那老家伙看见了。那老不死功力奇高，房中术够高明，好色如命，连我也吃不消，你得小心了。”

语音一落，人影急飘，一一越墙而去。

如意道婆问：“你愿让这女魔摆布么？”

“光凭功力，徒儿当然不敢招惹她，但徒儿自信，尚不至听任宰割，请师父放心。”天魔夫人沉声说完，目中煞气，外涌。

“这就好，赶快拾掇，二更初我们启程。”

桃花仙子率众妖女出了农舍，沿小径走出官道，向东走上第一盘湾，对众女说道：“武当弟子想不到竟折在天魔夫人之手，竟然被玉麒麟那冤家拆破我们的计划，功亏一篑，可惜！牛鼻子们去找我们，走啊！给他们一次颜色涂涂脸，看桃花仙子可是好相与的？”

走不到半里，对面飘风也似的射来两条人影，星光下看得真切，一个是坞衣百结的老花子，一个是俊美绝伦的少年书生，正以奇快的轻功奔来。

两人是亡命花子和中原狂生，白天里悄悄离开斗场，不愿参与武当弟子群斗之局，跑得远远地观战，武当惨败后退走马底驿，两人随后跟踪，方将白天的详情弄了个水落石出。

依老花子之意，想和武当的人搜索桃花场，可是中原狂生自一见大妞儿如霞五妞儿如烟之后简直神不守舍，也不狂啦！他坚持要跟踪天魔夫人，并到辰州府一走。

老花子也真爱惜这个少年人，只好依他，伴他连夜往下赶，另一原因是老花子确是不愿和武当的门人打交道。

两人正是急急赶路，迎面看见一群身披蝉纱的女人缓缓而来，老远便闻到香风阵阵，转瞬间便要碰头了，中原狂生鬼迷心窍，他相距七八丈，脱口叫道：“是天魔夫人么？”

老花子见多识广，虽不知是否真是天魔夫人，但深怀戒心，正待出声警告，已是不及。

桃花仙子目力奇佳，已看清中原狂生英俊的脸蛋，更看出他的身法是少林派的“流水行云”，功力不会太俗，她心中一动，娇声道：“正是本夫人，小友……”

声至人至，真快！中原狂生刚一止步，骤不及防之下，只觉肋下一麻，身躯便被挟在香喷喷又软又滑，温暖的胴体之侧，乖乖地浑身发软，随即自觉全失。

老花子毕竟不凡，人老成精，众女一冲便到，他一听桃花仙子的口音，不太像天魔夫人，而且奇香扑鼻之际，与天魔夫人众女所发的幽香大大不同，她们没有这群人香气那么浓。

他已心生警兆，人一拥到，他双手护胸向路侧纵去，在身形刚起瞬间，一股阴柔的潜劲已将及体。

他百忙中运功护身，并大喝一声，双掌齐推，劈空掌力倏吐，人也以更快的速度，退到路侧草丛。

“砰”一声响，劲风迸散，老花子只觉余劲直迫过来，身躯踉跄退后五步，几乎跌入草丛之中；两个身披蝉纱的身影已跟踪扑到。他心中大骇，自知不敌，大吼一声，连劈掌，人似猫狸向草丛中一窜，迳自遁走。

等他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地，余香犹在，人已不见了。他怆然长叹，

幽幽地说道：“狂生，别怪花子毫无道义，我不能陪你白死，你生得英伟俊美，一时死不了，老花子还得留下性命，替你通风报信。”

顿了一顿，他又自言自语道：“难道真是天魔夫人？她们何时改了装束？这几个女人真一点像她手下八女，只是只是她们从没有穿得这些少啊！”

他仰天吸入一口气，洒开大步径奔辰州，一面忖道：“见到少林门人，我得将信传到，小狂生，我也将全力以赴，找出你的下落。”

夜风萧萧，星光下，两条一高一矮的人影，幽灵似的飘向天魔夫人所住的农舍。

厅堂中，众女已准备停当，每人一只小包裹，换上了布衣荆裙；大件头行李，由十二星宿和众侍女，扮成客商用手推车装了。在辰州府，她们早布下了暗桩，已经有人前来接应，送来了应用之物。

蓦地里如烟一惊叫了一声，伸手去拔包裹内的龙渊宝剑，但当她一定神，却又抢前了两步，盈盈下拜。

众女全被如烟的惊呼所引，用目望向厅外。

两条黑影携手飘入厅中，足不沾地，像两个幽灵，飘然而入，黑罩蒙面，只露出双目，仍是白天里那身装束，正是救她们出困的两个怪人。

如烟抢前盈盈下拜，两怪人向侧一飘，大怪人举手虚抬，妞儿想拜，可是膝关节已被锁直，身前有一道气墙，以极为巧妙的力道阻了她。大怪人道：“诸位请就座，小可有事请教。”

天魔夫人躬身一礼，谢道：“大侠义薄云天，不以我们为人不齿的所为而鄙视，一再援手之德，没齿难忘。”

逸云回了一揖，挥手请众女就座，厅旁有两排长凳，中堂之下有四张有圈手的大竹椅，如意道婆与众人在两旁坐。下，留下四张竹椅。

逸云和如黑站立厅中，道：“周围三里地，小可已搜索一遍，在一里之内，夜行人绝难逃出小可之耳，小可有一事相询，但请坦诚相告。”

天魔夫人欠身答道：“大侠请问，老身等人知无不言。”

“请问哪位是前百花教主，绿衣剑客方大侠的夫人？”

众女全皆失惊，面面相望做声不得。

逸云道：“小可是好意，请勿相瞒。”

地煞夫人徐徐站起，沉声道，“卖身就是伍云英，先夫方逸君的未亡人。”

逸云一震，颤声道：“方恩公果然死了？”

地煞夫人心中一宽，人家既然称“恩公”还有什么可怕的？但她一时悲从中来，珠泪纷坠，哽咽道：“先夫仙逝十八载，死痛含冤！我……我好恨！”

她这一说，有分教，群魔授首，血雨纷纷。

逸云自语道：“果然如我所料，良可慨叹！”他打量地煞夫人良久，突然道：“据小可所知，方夫人落落大家，风华绝代，你，怎敢冒称方夫人？”

地煞夫人惨笑道：“十八载含恨，苦心孤诣，誓雪毁家杀夫之仇，云儿，你站起让大侠瞧瞧看，她是先夫遗腹孤女，如果妾身不是伍云英，岂有这么一位美慧女儿？大侠如要目睹妾身真容的话，请待大仇既复之日，目下恕难应命。”

逸云良久没有作声，稍停又问道，“夫人可记得点苍山下华家夫妇？”

地煞夫人一怔，点头道：“怎不记得？那是先夫逝世之前，在曲靖途中

最后所救之一双夫妇了。记得那时华夫人已身怀六甲……”

逸云抢前两步，扑翻虎躯便拜，地煞夫人惊得想一蹦而起，却又动弹不得，张口结舌地轻唤道：“大侠请起，折杀老身了。”

逸云大拜三拜，方起身整衣，轻声道：“小侄华芝，草字逸云，家父母十八年来，感念方恩公和伯母救命大恩，无时不以酬恩为念，十八年来，久不闻恩公和伯母讯息，因小侄全家皆不是江湖人，无法打听，此次奉家父母之命，瞩小侄务必找到恩人，一申意念，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让小侄如愿以偿，岂知方恩公已仙逝十八年，好教小侄痛心。”

他向如黑招手，说：“黑弟，请来见过方夫人。”

他伸手去拉面罩，如黑忙止住他道：“哥，目下我们不宜现出庐山真面目，我们可在暗中助方夫人行事，双方任何人不知我们在旁，方便多多。”

逸云沉思有顷，点头同意，说道：“伯母请恕小侄无礼，目前仍不便以真面目示见，这是小侄义弟如黑，在坟场之时，已可看出他的功力，乃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英才。”

如黑上前行礼，晶亮的大眼在天魔地煞两夫人的丑脸上流转，顽皮地眨了两眼，似在暗笑。

这一阵，根本没有地煞夫人说话的机会，乘向如黑还礼之便，诘问逸云道：“贤侄是华家弟妹公子么？老身几疑做梦哩！”

“家母返回大理月余，生下小侄，家父母每想起伯父母救命大恩，念念不忘，思念殷切……”

“令尊堂一向可好？”

“托福，目下甚为朗健。”

“令尊堂那时身手虽矫捷，但不熟技击，想不到贤侄竟然技绝天人，老身大为不解，真是英雄出少年！芸儿大你约有半月，老身高攀，你能视她如姐姐么？”

逸云向如烟一躬到地，轻声说道：“芸姐，小弟对江湖一切，均甚陌生，尚请多多关切。”

如烟大方地深深一福，说道：“芝弟人中之龙，愚姐一切仰仗庇荫。”

如黑大眼一眨，上前一揖笑道：“如黑也见过大姐姐，也请多多关照。”

如烟冲他一笑，神情似谜，回了一福，说道：“只要愚姐能力所及，在所不辞，虽则功力不如二弟。”

如黑一触她那神秘的目光，不由一怔，他心中有鬼，乖乖地退下了。

接着地煞夫人将巫山怪姥和如霞七女一一引见了，逸云一一见礼毕，方郑重地询问绿衣剑客方逸君遇难的经过。

地煞夫人请两人坐下，方将十八年前‘白云贵途中直至百花谷经过，概要地说了，母女不胜悲伤。

逸云静静地听完，虎目怒睁，沉声道：“伯母，请恕小侄狂妄，不必和他们勾心斗角了，于脆堂而皇之公然叫阵，有小侄在，他们别想活命，血债血偿；十八年，太晚啦！

他们活得太久了点。”

“不成，这些恶贼之间，互通声气，一有风吹草动，往天涯海角一躲，我们往哪儿去找？还是不着痕迹较为妥当，免得打草惊蛇。”

逸云沉想片刻，说道：“伯母所说甚是，今后伯母尽可如计行事，小侄在旁暗中相机行事，辰州事了，即行北上，一方面小侄一事中岳，一方面送

黑弟返熊耳，顺道出秦岭，直捣太白山庄。”

如黑不悦地说道：“你不必管，太白山庄我不能去？”

“谢谢你，黑弟。”

逸云又对地煞夫人道：“辰州独脚天尊之事，请伯母放手不管，让小侄好好收拾他。”

“贤侄，且让我们看他受报。”

“定然依伯母的交待而行，真巧！小侄的仇家竟与伯母相同，似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地煞夫人恢问道：“怎么？贤侄你也与他们……”

“要不是伯母时才说出，小侄也不知其中之故，家师在十八年中，并未将十八年前百花谷之事说出，经此对照，家师之腿中毒而残，定然是毒蝎三娘那老乞丐所为；听江湖上传说，只有那鬼婆有至毒的化血神砂。”

“哦！不知令师是谁？能见告么？”

“就是在百花谷救伯母和珠姨出险的四海狂客。”

众女齐声惊呼，如黑却一蹦而起，一把抓住他，急问道，“你……你是二……四海狂客的传人？他老人家呢？”

“噢！你认得我师父？”逸云讶然问。

“闻名已久，他老人家与我家大有渊源，正在找他呢！”

“师父被化血神砂所伤，双腿已残，目下安居舍下，命我到扫云山庄拜望三叔父，所以我一听你家住熊耳，就是想借重贤弟你呢？”

“噢！从没有见你使过‘流光遁影’轻功绝学嘛！”

“师父仇人满江湖，平时不许我使用他老人家的绝学，怕我年轻不更事招来大敌。

其实我有时也偶或一用，只不用全力施展而已。而且我的所学，并不限于师父所授。”

如黑笑问道：“看样子，你还有不少绝艺哩！”

“有是有，可惜你根基不够，内力不足，无法教你，那‘如幻步’乃是皮毛之学，所以你一学就会，别的可不成。”

地煞夫人凄然接口道：“姜老前辈为了我姐妹之事，竟然落了残废，真是苍天闭上了明眼，报应之事，实属渺茫，岂不令我痛心疾首？”

“伯母，果报之事，不可等闲视之，家师临危之际，恰逢家父，岂不是明证么？夜已深，小侄告退，请放胆行事，小侄就在近旁相护，告辞。”

两人行礼告退，如烟突然说道：“芝弟……”

“云姐，叫我云弟，逸云两字，乃是伯父母讳中一字。”

“云弟，剑湖夺剑之夜，可是云弟你慨赠剑鞘么？”

“正是小弟，日间姐姐亮剑之时，小弟方知那夜护剑之人是姐姐，也是巧遇。”

“可是弟弟用暗器惊慑剑化之龙？”

“我赏了他一段小树皮，同时用剑鞘召他。”

天魔夫人脱口说道：“你就是那英俊的小哥儿，阿姨还道你是仙呢！”

“珠姨见笑了，再见！”两人厅门一拱手，暮尔失踪。

如意道婆骇然道：“这两个小后生，委实令人难信。”

地煞夫人也笑道：“那夜他赠鞘后，冉冉而没，才真令徒儿吃惊哩！那时他还是个大孩子而已嘛！”

巫山怪姥也说道：“四海狂客之徒，端的名不虚传。”

如烟姑娘幽幽一叹，转身去取包裹。

“二更将尽，我们该起程了。”如意道婆说。

逸云握住如黑的手，一出农舍，便说道：“黑弟，你且看‘流光遁影’绝世轻功。”如黑只觉整个身躯倚在逸云肩下，一只巨掌搭在腰后，轻飘飘地似若腾云驾雾，贴着地面飞掠，耳中但闻风声呼呼掠耳而过，两旁草木一晃即没，好快！

直掠出三里地，逸云方放下他，笑道：“怎样？不假吧？”

如黑点点头，没做声，逸云看他神态有异，急道：“黑弟，你……你怎么了？”

如黑低下头，幽幽地说道：“你不能叫我兄弟，也许我得叫你叔叔；我……呜呜……”他竟掩面哭泣啦！

“什么？你叫我叔叔？岂有此理！我大你两岁，你胡说……”

“我爷爷与你师父有深厚交情，我不叫你叔叔叫什么？”

“哦！原来如此，请教，你爷爷与我师父可曾义结金兰，可有血统之亲？”

“没有，那是口头上的称兄道弟。”

“哈哈，你真俗，庸人自扰，咱们各交各的，不管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名，你非叫我哥哥不可了，叫呀！兄弟。”

如黑低头想了许久，方喜得直叫：“哥哥，哥……”

“好弟弟，咱们走，师父是个没口子的葫芦，说起教来又如滚滚江河，可就是没将身世告诉我，除了闲云居士和忘我山人三叔之外，其他亲朋却一无所知，你说古怪不古怪？黑弟？”

如黑神秘地笑答道，“我可喜欢他古怪。”

辰州府这些天来，可热闹，但是市面的善良百姓却心中惴惴不安，似乎大祸将临一般，民心惶惶。

知府大人这几天也坐卧不安，心惊胆跳，不可终日，由总缉总管送呈的名单中，他发现南方九个布政司中的有名大盗，竟然有许多集中在本府境内。北方四个布政司有名的悍寇，也有些在本府现身，他怎能不如坐针毡？要想捉他们，简直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不捉罢，要在这儿闹事情，还了得？

最后他福至心灵，暗中将附近州县的捕吏召来，严加戒备，就求不发生巨变就成。

城中尽管暗中防范戒备，但客店中仍住了不少亡命之徒，大街上酒店里，全是劲装带刃的凶猛人物往来，横冲直撞，气焰不可一世。

这天中午，就是独脚天尊重行出山的一天，可是传出的消息说，日期改为明日正午，因为迎主人出山的主客，昨晚并未赶到等等；

主客是谁？乃是河南湖广义界处桐柏山，桐柏山主摄魂魔君太叔权，一个凶名阳著功臻化境的魔君。

摄魂魔君那儿去了？武林中人，一言九鼎，断无失信之事发生在这些知名人物的身上的，怎会竟然发生了。

摄魂魔君昨晚确实是在黄昏时分，到了辰州府对岸沉河畔，在渡口被两个不知名不露面的男女戏弄个够，向西沿沉江追人去了，所以派来迎接的人扑了个空。

引走这魔头的人是玉麒麟夫妇，他俩要试试这魔头的功力，逗他直追到怀化驿，方让他失望而返，距辰州府已有三百里左右，错过了一天。

辰州府由于少通车马，街道就不太宽阔，北大街左侧有一条武安巷，武安巷有一家全辰州一等的酒楼，名焦“武安居”，武安居店门不大，却有一座相当大的后楼；楼在二进后，高有三层，共有十二厢一百二十副座头，可见不算小，全辰州府连附近州县全算上，要不知武安居酒菜是一流的话，不用问，这人准是个不见世面不在外面走动的穷小子乡巴佬。

人怕出名猪伯壮，开店的却不怕招牌不广；可是招牌广，麻烦也多。瞧！这几天武安届那一天没有麻烦过？

真正的雅座在三楼，那儿有四个雅致宽敞、光线充足的客厢；以往辰州府的花不溜丢的外县粉头，就在这儿高歌一曲巧手弄弦，抛头露面赚几个钱养家小。

可是这几天情形不同，辰州府的花花子弟全不上门，来的全是凶恶强悍的草莽英雄，动不动弄刀舞剑，谁敢来？

已牌正，也就是喝酒进餐的助刻。天气炎热，吃酒的人不在乎，武安居仍是车水马龙。

两个身穿月白绸长衫，手摇名贵折扇儿的少年人，美的奇美，丑的奇丑，大摇大摆地踏进了武安居的店门。

掌柜先生眼中雪亮，俊美的大个儿一团和气；丑小儿一双县目水汪汪，神光湛湛，准是个不好招惹的人物，先生一打眼色，两旁走出两个脸圆圆笑眯眯的店伙计，打恭作揖往里请，一个说道：“两位公子爷玉趾光临，小店不胜荣幸，请！二位上雅坐明亮宽敞，正好小饮三杯。”

逸云一笑，道：“相烦大哥引路。”

一个小二哥在前引路，经过一个天井，踏进楼下客座，客座食客尚有七成。两人随小二登楼去，登上顶端三楼雅座，这儿比楼下确是不同，光是桌椅也够排场了。

三行整洁的座头，每排八张，全是崭新的红漆八仙桌，朱漆圆凳儿。两侧四个雅厢，帘儿深垂，内中不时传出粗豪的语声，显然全都满座。

中厅二十四副座头，只有六副有人，逸云和如黑向后走，到了最后一张近窗处的座位坐了，店伙奉上香茗。

“公子爷是小饮，抑或……”

“当然是小饮，不然上你武安居则甚？”如黑抢着答。

小二哥不敢噜苏，赶忙说道：“小人就是张罗几个小店名菜。香酥鸭，油麻鸡，沉江最肥的醋溜活鲤，从洞庭湖刚运到的银鱼万寿……”

“只要是名菜就成，来一壶好酒，要快！”

“公子爷放心，不会误事。”小二匆匆的定了。

两人这才打量楼上人。第一桌有四名中年劲装大汉，相貌狰狞，显非善良之辈。第二桌是两个白净面皮，相当俊逸的青年人，头戴英雄巾，一身银包劲装，腰悬长剑；可惜目光阴沉，眼圈微黑。第三桌是三个相貌相似，全生了兜腮短髭的壮实大汉，腰粗膀圆，相貌威猛，敞开前襟，露出茸茸壮实的胸膛，身旁各搁着一条镔铁齐眉棍。

第四桌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和两个身穿玄色劲装，目秀神清的少女，明眸中略带煞气几分；老太婆身旁搁着产自剑阁的盘龙杖，少女腰带上悬着长剑。

第五桌只有一人，是个蛇头鼠目的中年人，腰带上插着判官笔，鼠目不住地向两个姑娘瞟。

第六桌坐满了，共是八个劲装大汉，青巾包头，各带刀剑，胸前绣着一朵银梅花；衣是深青色，花亮如银，十分醒目。八个人都够凶恶，各带刀剑鞭尺之类兵刃，正在兴高采烈痛饮，傲气冲天。

整楼客人全是武林朋友，只有逸云和如黑一对书呆子。

第六桌的八个人，就在逸云这一桌的对面，隔邻而坐，同样倚窗，中间相距约有八尺，逸云两人坐定，他俩打量人，人家也打量他。邻座首席那四方脸大汉脸色极不友善，狠狠地盯了两人一眼。

菜一个个陆续上，酒是一斤装的瓷灌儿，两人对酒没兴头，也不问是什么酒，斟在小杯内当个景儿。

如黑举杯向逸云虚让，略一沾唇，弯弯的细眉几一皱，愁眉苦脸地说道：“这鬼玩意！真要命，怎能吃？”

逸云喝了半口，微笑道，“许同年，你真俗，这是人生最享受之物哩！”

如黑白了他一眼，小嘴一噘道：“请教何谓不俗？说来听听。”

“哈哈！你可记得诗仙的乐府《将进酒》？”

“当然记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我指的中间和最后几句，请听。”他一口将酒喝干，却又直咽嘴眨眼。

“啪”一声脆响，他轻击桌面，高吟道“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撰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他将酒斟上，又道，“且听最后几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哈哈！与尔同销万古愁。兄台，请呀！”

歌声悠扬悦耳，响彻行云，感情外溢，感人至深，把整座楼包括两侧四厢内的猜拳闹酒声，全压下去了。

闹声一止，歌声却落，楼上六桌二十一个人，全向这儿瞧。厢内帘子一掀，有人探头向外张望。

邻桌为首大汉突然凶睛一瞪，戟指逸云大吼道：“书虫，你鸡啼狗叫唱什么？把太爷的酒意全撵跑了，该死！再唱大爷割下你的舌头。”

第三桌三名短髭敞胸大汉，为首那人“啪”一声一掌击在桌面，敞声喝彩道：“好！”

好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绝响。”

另一个说：“真是好！”他举杯向逸云虚抬虎腕，一饮而尽，再以空杯向逸云一照，朗声说道：“诗仙写得好，阁下的歌更好，这几句，比元次山的“我持长瓢坐巴邱，酌饮四座以散愁”豪壮太多了！意境超尘拔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哥儿，我敬你一杯！”

他斟满一大杯，豪放地干了，向逸云照杯，善意地一笑，从容就坐，虎目向八大汉一扫。

骂逸云的凶恶大汉怒火上冲，“乒乓”一声，酒杯在半空中跌落楼板上，打得粉碎，碎屑中有一根鱼腹刺。

“想行凶？真是找死！洞庭八寇，姑奶奶劝你少在大庭广众之间献丑。”声如银铃，发自第四桌一个玄衣少女之口。

洞庭八寇全都推座而起，老大就是发杯之人，他大吼道：“鬼丫头，你何人？谭其要教训教训你，三脚猫功夫也敢管闲事？哼！”他大踏步而出。

“慢来！你先找咱们中州三义，这笔帐请先生偿还，猛狮沈雷先领教高明。”向逸云干杯那短髭大汉走出走道。

第一桌四名中年劲装大汉全站起了，一个嘿嘿笑，说道：“要打么？咱

们江南四霸也算上，看看中州三义是否浪得虚名，也可领教少林的无上绝学。”

正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间，左侧客厢帘子一掀，走出两个年届古稀老头子，前一人身穿鸦青长袍，神目如电，鹰鼻突腮，领下三绺长须拂胸。后一人长脸短须，两耳招风，吊客眉，大麻脸，身穿墨绿团花罩袍。

鹰鼻老人冷然注视厅中众人一跟，阴森森地说道：“什么人敢在这儿大惊小怪，说给我三步追魂章钧听听？”

三步追魂章钧六字一出，在座的人全都一惊。洞庭八寇的老大凶焰尽消，躬身形礼陪笑道：“晚辈无状，不知老前辈大驾在此，多有惊扰，尚请老前辈海涵。恕晚辈等不知之罪。”

“谭老大你可是前来祝贺独脚天尊出山的？”三步追魂撇撇嘴，大概这就代表他笑了。

“晚辈正是专程前来祝贺袁老前辈出山盛举的。”

“你坐下。”他又向身后老人道，“詹老兄，要不要打发他们？”

詹兄不屑地冷哼，爱理不理地道：“他们？哼！还不值得我拘魂无常詹化伸手。”

“拘魂无常詹化”这六个字像一声巨雷炸响，令人闻之变色，谁不怕这黑道中与独脚天尊齐名的字内凶魔？说起这凶魔，便令人想起与他经常并肩施毒的毒僵尸古奇，他俩人在江湖上神出鬼没，血腥满手，心肠之毒，世无其匹，流毒天下足有四十年，当他们三十年前在应天府横行之时，惨杀了被召返京内调的江西布政使张弼亮全家五十六口，直震天庭，宣宗龙颜大怒，立派锦衣卫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南下应天，追缉元凶归案，同行的高手，全是武林中顶尖儿人物，最有名的一个叫天罡手谢鑫，在全力踩探下，在扬州终于追上了两个凶人。

一场恶斗结果，两凶人的四个没人性的徒弟，全被群集的高手生擒活捉，拘魂无常挨了一记天罡掌，仍能力毙三名高手，从容而遁。

天罡手谢鑫的大名，真个妇孺皆知，双掌之下，无三招的英雄，年青时曾独闯大河岸群雄所设英雄擂，力挫天下有名的三十名顶尖儿高手，字内震动，誉为天下第一好汉子，想不到扬州一战，竟然让两魔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脱身。天罡手大怒之下，发誓要踏遍天下找到这两个凶人归案，可是一追十年，两凶始终逍遥法外。

这事在武林曾经轰动一时，江湖轰动。后来在山西吕梁山脚下，毒僵尸古奇请出乃师金面狂泉粟飞，师弟袁天雄，这家伙那时叫血手天尊，后来被四海狂客截了他一条腿，为害更烈，终被各泥掌门谋诛五怪，迫他遁隐了十年。四个人联手合攻，把天下第一好汉子天罡手杀了。

这事余波荡漾了七八年，天罡手的子孙始终未能将这段公案了结，武林中尽人皆知，这几个魔头人皆畏之如蛇蝎，拘魂无常这一亮名号，所有的人全变色而起。

正在紧张，楼口不知何时，已现出三个人影，一个四十余岁的英伟中年人，还有两个恍若临风玉树的小后生。三人一身上打扮，灰布对襟衫，阔腰巾，足踏爬山虎，腰巾上斜插一把连鞘巴首。虽则粗衣淡服，却掩不住他们那虎虎英气。尤其是那一双相貌相同的少年，猿背鹰肩，剑眉虎目，面色红润，英气四射

三人目中杀机重重，却忍住并未发话。

拘魂无常一掀帘子，向内沉声叫道：“小子，你出来，替为师将他们赶下楼去。”

应声窜出两个保人出来，五短身材，看年纪约有三十岁左右，一个身白，一个身黑，两人面貌相同，十分岔眼唬人，瘦骨嶙峋。长脸尖额吊客眉，白多黑少的鬼眼，上眼皮向下搭，脸色青中泛白，阴惨惨毫无血色，端的有其师必有其徒，大无常教出小无常，实不足怪。

两小无常枪至厅中，穿白的用老公鸭嗓子厉叫，“你们听到么？我师父叫你们滚！”

大概还不至于叫咱们两个小无常替你们招魂吧？”

洞庭八寇全都拱拱手，向两老魔一躬到地，慌忙向楼下撤退，乖乖溜了。

后面接着走的是江南四霸，和那个獠头鼠目的狰狞汉子，这家伙临行还向两位姑娘吞了两次口水。

最后走的是那两个人才一表的青年人，经过姑娘身畔，故意打一踉跄，向姑娘一倾。

“叭”一声脆响，一个青年人口中鲜血直冒，退了五六步，另一个晃身便退。

出手的那位姑娘杏眼一瞪，骂道：“花浪子，你在本姑娘面前弄鬼，早着哩！”

花浪子掩着嘴，恶狠狠地说道：“姓何的记下了，再见。”两人狼狈而遁。

楼上共有四批人没走，一个是中州三义，一是老婆婆和两位少女，一是逸云和如黑，一是楼口的三父子。

两小无常一看他们全没要走的意思，尤以逸云、如黑更可恼，别人全站著，只有他们安坐椅子上，不时举杯相请，笑意盈盈，似乎没将楼中的凶险放在眼中。

不止此也，只听逸云笑道：“许年兄，有关酒的赞语，古今往来，名人逸士见于吟咏之中，确是美不胜收，且听我一一道来。”

他又饮了半杯，咧咧嘴，轻轻放下酒杯，左手高扬，摇头晃脑正欲向下一拍，又要高歌啦！

小白无常无名火起，这引起纷争的小穷酸太可恶啦！没事人似的，岂不可恼？他明森森的向前走，一面说道：“你这两个穷酸可恶，白无常要替你招魂。”来到逸云桌前蓦地大吼道：“穷酸，站起来！我白无常教你永远唱不出。”

他往逸云走的瞬间，中州三义手中各摸了一双象牙筷；老太婆和两女盯视着叉手而立的小黑无常，楼口的三父子三双虎目，正和拘魂无常三步追魂两老魔遥遥怒视。

逸云举起的手不拍下去啦！他偏着头，满面诧异神色，向白无常睥睨了一眼，不解地问道：“咦？你明明是人，小生双目不花，你何以自称无常？真是匪夷所思！”

如黑也咧咧嘴，“呸”了一声道：“这世界人鬼不分，光天化日之下，可能真有鬼。”

白无常怒叫一声，踏前两步，正欲掴出一耳光。

“且慢！”拘魂无常突然此喝，白无常回身一看，只见师父面向中州三义，

而中州三义各伸出一只手，掌心中每人两根象牙筷，遥向这儿作势射出，假使真要掴出一耳光，六根象牙筷准会从后腰射出。

拘魂无常目露凶光，向中州三义嘿嘿冷笑道：“你们好大的狗胆，赶快自断右手，免罹五阴搜脉之惨。”

中州三义老大叫赛孟尝沈刚，老工猛狮沈雷，老三通曾猿沈电，都是专管人间不平事，义薄云天的好汉，行侠江湖，声誉甚隆，义之所在，不畏生死，老二猛狮性情较躁，他用洪钟也似的嗓音道：“姓詹的，沈某还不至如此脓包，五阴搜脉唬不倒中州三义，来吧，你试试啦！”

说完，操起身畔齐眉棍。

黑无常突然狞笑道：“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让徒儿擒下他。”

拘魂无常点头道：“中守三义浪得虚名，你足可应付裕余，上吧！”

接着又向楼门口父子三人阴阴一笑道：“阁下何人？老夫眼生得紧。”

中年人哼了一声，沉声说道：“要不是刚才你自报名号，在下几乎失之交臂，数十年来浪迹天涯，不想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下姓谢名铂，天罡手谢公之后，你没忘记了吧？”

“哈哈！幸遇幸遇！斩草不除根，来春又复发；老夫成全你，免得你天涯浪迹。”

黑魔说完，徐徐向楼门口举步，经过两姑娘身旁，他只觉幽香扑鼻，情不自禁向两女狠狠盯一眼，自语道：“这两朵花儿刺不够利，倒是个窝心尤物，要是替粟老前辈弄去，能使他高兴，嘻嘻！真妙！”

就是因为太妙，他轻薄地一伸鬼爪，要过摸姑娘高耸撩人的乳峰。他也知妞儿带刺，所以暗中已运功戒备

螳螂捕蝉，却不知黄雀在后，他刚捷如电闪的将毛爪伸出，白芒一闪便迎面射到。

黑无常色胆包天，更来注意有人敢在前面发射暗器，“哎哟”一声狂叫，左手脉门白芒一闪而过，“得”一声远抵壁墙；原来是一把匕首，钉在墙上只露金芒闪闪的小柄在外。

黑无常的左掌只有一丝皮肉牵连，痛得他额上青筋不住跳动，用手压住血脉狂叫。

姑娘得理不让人，飞起一足，“叭”一声将黑无常踢飞丈外，“哗啦啦”撞倒一张八仙桌，惨矣！她扭头向梯口左侧少年嫣然一笑，却又粉面泛霞。

这乃是霎那间事，拘魂无常眼看巴首飞出少年人之手，却救应不及，厉吼一声，向前猛扑，五指大张，伸手向少年人抓去。

白无常也大喝一声，飞扑小妞儿。

谢韬冷哼一声，右足前移，喝声“接着！”一掌登出。

小姐儿一闪身，旁边的老婆婆声色不动，手一晃，盘龙杖一闪，“噗”一声倒了一个人，那是白无常。

“砰”一声巨震，整个大楼撼动不已，拘魂无常扔臂接了谢韬一记天罡掌，老魔功力确是深厚，身形略挫，神色未变，谢韬却直退到梯口，脸上变色，几乎跌下梯去。

三步追魂一看白无常被老太婆点了穴道，抢前两步抄出腰中一枝蛟筋带，叱道：“老婆婆，留下名来。”

“无情姥杨婆婆，你这老鬼竟然不知，还走什么江湖？”中州三义老三通臂猿亮声叫。

“看招！”三步追魂狂此，蛟带向前一冲，“啪”一声带尾向前急震，直射无情婆婆前胸，罡风雷动。

“哗啦啦”桌椅飞跌，盘龙杖褐影飞扬，两人动上手了，带如灵蛇，杖似怒龙，好杀！

另一面谢韬一掌受挫，奋身急上，天罡手风雷俱动，抢制机先连攻五掌。

拘魂无常不住狞笑，错开五掌回敬六招，占尽上风。

四所雅厢内的人，纷纷出外观战。

逸云对如黑轻声道：“这两个老魔果然了得，独脚天尊羽翼之丰，出人意料之外，我们且戏弄他们一番，杀一杀他们狂妄之气。”

“哥，由你出手，我不行，一动手就被人看出哪。”

“好，看我的。”他一伸手抓起饭盅内一把米饭，仍将盅盖掩上，一面举杯叫道：“许同年啊！他们到底是粗人，动不动就逞血气之勇，瞧！闹出人命了，我们管不着，喝啊！好酒！”

杯一沾唇，饭粒却在桌下飞出，六粒白饭无声无影，齐膝射去。

最近的是三步追魂，他正抢得上风，“砰”一声刚将盘龙杖格开，正想振出一招“丹凤点头”，突感到两膝一凉，他惊叫一声，撒招飞退，低头一看，脸上变色。

原来膝盖横裂了两条缝，深至骨内，创口长有两寸，鲜血如泉，是钝器由侧方擦伤的。

同一瞬间，拘魂无常一掌拍得谢韬退至楼口，正想抢前再出至命一掌，突然大腿如被针刺了两下，气血为之一窒，他大吃一惊，平常的刀剑根本攻不破他的护身真气，浑身筋骨坚逾精钢，怎会被针伤呢？

他火速暴退，伸手一摸，大腿两旁湿腻腻的，染了一手鲜血，不错，伤口大如米粒，深入恐怕不只两寸，可能暗器还在肉中呢。

他运劲一吸，手中多了满手血，和一小堆鲜红渣末，不知是何种歹毒暗器，已经碎烂了，用手一捏，竟然是软的嘛！他回头大吼道：“谁敢在老夫身后暗算？王八蛋！有种滚出来……”他骂声未落，膝盖一麻，“噗”一声坐倒，膝盖骨下一寸三角形的迎面骨上，又有两个洞，要没有骨头挡住，准是两面开孔。

三步追魂比较冷静，他心中有数，能用细小的暗器，击伤自己比金钟罩更强的护身气功的人绝不是好相与的人，惹他不得。

他向无情婆婆切齿恨道：“咱们有算帐的一天，明日把暗中助你的人一起请来，青龙岭童某恭候。”说完，径自下梯去了。

拘魂无常一倒地，雅厢中涌出十余名男女，扶起他急问原因，他一咬牙，向谢韬吼道：“咱们死约会，青龙岭一清仇怨，不见不散。”

他站稳了，向众人道：“我们走！”有人抬了重伤的黑白无常一起走了。

谢韬恨得直咬牙，可是他们人多势众，十余人中无一庸手，眼看杀父仇人溜走，他几乎咬碎了满口钢牙。

其余三厢内的人，全感到莫名其妙，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字内凶人，怎会虎头蛇尾溜了的？

有个身材瘦小的人“咦”了一声，向楼板上一指叫道：“看！那是血，两个老前辈受了伤似的。”

两凶人所经之处，果然有一串血滴，那还容怀疑么？众人全都一惊，

议论纷纷用目光向四面搜索。

无情婆婆向谢韬摇首道：“谢贤侄，看来此行凶险，要没有高人在暗中助我们一臂，恐怕武安居就是你我丧身之地，这老魔果然了得。”

小瘦子鼠眼一瞪，叫道：“老虔婆，你敢在背后骂两位老前辈……哎哟！”他掩住口，“哇”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和两颗门牙，还有两颗被血染红的饭粒，他脸上铁青，躲入厢内去了。

所有的人全都吃惊，疑神疑鬼，恐怖地退出。

“婆婆，我们走吧！暗助我们的高人既不愿现身，我们心里谢他，相信明日他定会驾临青龙岭。”

少女说着，凤目向四面搜寻，除了两个书生，无一可疑之人，更无任何岔眼事物出现，他悚然而惊，暗道：“这人神出鬼没，功臻化境，定然是游戏风尘的奇人。”

少年后生纵至壁间，取下匕首入鞘，向无情婆婆道：“杨婆婆，我们走吧！”

杨婆婆叹息一声，率两少女随即下楼，谢家父子在后紧随，向中州三义拱手一笑，下楼而去了。身后响起逸云清朗的“请啊”声，随之是悠扬的朗吟：“……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唱万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中州三义走在最后，老大赛孟尝向逸云拱手笑道：“在下沈刚，下榻北门悦来老店，兄台如有暇，请移玉一顾，我兄弟虽是一介武夫，但颇识文词！兄台如肯下交，足慰平生。”

逸云站起笑道：“沈英雄人中豪杰，小生如有暇，当专程拜访。”

三义一走，他含笑坐下。由于硬着头皮喝了好几杯，玉面红云飞起。他生得俊美绝伦，酒一往上涌，玉面像个大姑娘一般，他还用手去拈杯，如黑伸手一拦，捉住他的虎掌温柔地轻声说：“哥，酒能乱性，足矣！你能依我吗？”

逸云笑道：“不妨，我可用内功迫出。”

如黑不依道：“那多脏！身上衣着又得我费神。”

逸云推开杯，笑道：“好弟弟，依你，我们用餐。”

店小二一窝蜂登楼，七手八脚整理残局，梯口足音又起，大踏步上来了三个怪人。

先头一个年约八十以上，头上次发挽成一个道士髻，内衣穿大红紧身，外罩淡青绣红云彩袍衣，袍内悬有长剑，身材奇伟，高有八尺，短帚眉，铜铃眼，狮子大鼻，血盆大口下有一绺山羊胡，貌极狞恶，他目中泛煞，像是怒气未消。

后两人中有一个长相十分唬人，长发披肩，其色青绿，秃眉毛，双目深陷，只见两个大眼眶阴森森的目光使人不寒而栗，鼻子无梁，只看到两个大孔，两排森森白齿参差不齐而十分尖利，颌下特长而无须，整个脸上不到四两肉，一层惨白带青的头皮，紧紧包住头颅骨。身材高瘦，身披灰袍，鬼爪似的枯手上掂着根苍白色似金非木的哭丧杖，假使夜间出现，胆小朋友不被吓死，也得大病三十年，这家伙就是金面狂粟粟飞的大弟子毒僵尸古奇。

另一个年约七十，高大雄壮，全重大概约三百来斤，端的其壮如牛，一头金发闪闪生光披散四周，脸上黯黑，粗眉大眼，双眸略带青色，定然是个西羌人。一丛与发色同色的兜腮短须，毛茸茸像个刺猬，身穿两截青色大

褂，腰带中斜插一把连鞘长刀，这家伙正是西羌人，经常在祁连山一带为非作歹，与祁连阴魔同称塞外双魔，名叫金毛吼景泰，与大明上一代景帝年号相同。

三人一上楼，店伙忆上前招呼，但三怪理也不理，向楼上打量，雅厢内奔出五个狞恶大汉，向三人行礼，惟恭惟谨，证明三怪地位极高，五大汉其中之一躬身道：“稟山主，前来迎接的三步追魂已经返回青龙岭去了。”

毒僵尸怒道：“他们怎敢不等山主？”其声无半点人气。

大汉惊然答道：“有人闹场，章詹两位前辈同时受伤。”

山主凶睛怒突问道：“什么人伤了他们两位？”

大汉道：“出面的是几个小辈，章詹两位前辈被人暗中用暗器所伤，凶手下落不明。”

金毛吼冷笑道：“三步追魂乃是暗器祖宗，竟会被暗器所伤，奇闻。”

山主阴森森地道：“昨晚那一双人影，功力确已登堂入室，本山主追逐一夜，连面目也未看清，江湖中确有名手，三步追魂章老弟恐怕也遇上了硬点子，吃亏当在意料之中，咱们先赶往乌枫岭，先一见粟老兄。”

众人迈步下楼，片刻消失在楼门口。

如黑突以传音入密之术，向逸云道：“我想起来了，这人号称山主，长像特异，定是传闻中的桐柏山主，摄魂魔君太叔权，他练有魔音摄魂之术，那特制的摄魂剑中有三孔，孔中张有三根鬼虬蛇筋弦，舞动时音浪亦可令人心脉下沉，束手就死，内力修为不够之人，必死无疑，我们此行凶险万分，要小心啊！”

逸云也有传音入密之术问道：“另两个呢？”

“我也弄不清，但看他们的长像，可能是毒僵尸古奇，和金毛吼景泰，都是一等一的恶魔。”

“看样子，明日有一场生死相搏，我们得好好准备。”

两人匆匆膳毕，下楼结帐出店，转入大街，迎面便见亡命花子尹成，和一个瘦小走方和尚一面低谈一面信步向南走。亡命花子一见逸云和如黑，怔了一怔，注视两人一眼，匆匆走了。

走不多远，迎面看见三名村妇冉冉而来，三人中，内有五妞儿如烟，她们一身土灰衫裤，灰布包头，脸上微微黄带灰，病容甚显，显然经过化装，但逃不过两人神目。她们低首前行，用眼角余光搜寻可疑人物。

两个书生甚是放眼，大个儿俊美绝伦，微红的俊面令人心醉；小个儿奇丑，五官却又俊秀，明亮如黑玉的星阵，委实动人。

三女看了两人一眼，看他俩并肩携手而行，轻摇折扇，文绉绉地低语谈笑，倒未在意，只是感到大个儿像个大姑娘，未免有点好笑。

前面是一条十字路口，不远处现出一对身穿布褂的年青夫妇，正一前一后由东面小街上转出。

如黑突然一拉逸云，转身向一条小巷定，逸云莫名其妙，一面走一面问道：“错啦！”

这是万寿巷，可以穿出朝阳街，该由那边走哩！”

“且往朝阳街走走，还早哩！”

两人转入万寿巷，身后不远，那对夫妇向南走了，他们正是玉麒麟夫妇，也在易装踩探。

辰州府城墙高仅两丈六，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所有的客店大多临江

门和大南门，北门只有几家清静些儿的老店。

近北门有一条丁字路口，正中通市中心区的是北大街，街西一条窄小街道，名叫石狮巷，街口有一对年代久远的石狮子，故有此名，在大明时代，街、道除了通行要道之外，大多窄小得可怜的很，既名为巷，自然更小。

石狮巷口，北大街的右面，有两家老字号客店，一叫“悦来老店”，一叫“兴隆客栈”。这两家客店住的大多是江湖朋友，悦来老店住有中州三义和无情婆婆。兴隆客栈则住了谢韬父子，还有洞庭八寇。

石狮巷也有一家，“安居小筑”，那是一家小有名气的老店，地方不大，但后面有一座颇为雅致的小花园。平时，这小店是府县的投考府试的士子们寄寓之处，极少有商旅在这儿投宿，巷子小车马不能进入，有钱的富家子弟也不屑在这儿驻驾。所以这小店确是雅人所居。

逸云和如黑就投宿在这家安居小筑内，一出大门，远远地可以眺望街口对面的悦来老店。

安居小筑再往左十来家小店面，是一家“盛兴布庄”，那是一家殷实老店，生意并不十分的好，地方太僻啦！平常上门买布的人大多是北门外一些村夫农妇，就在店后阁楼上，住着天魔夫人一行众女，深居简出，等待时机，这小小布庄，竟是天魔夫人的秘密隐身之窟，可见他们十余年来苦心孤诣经营，倒挺有成效。

逸云和如黑并未走出朝阳街，万寿巷走不到三百步，小如黑不走了，他道，“哥，还是回安居小筑歇歇吧？天气炎热，不如小睡为佳；夏日炎炎正好眠，咱们使得竟会冒着烈日逛街，哈哈！”

“那就往回走，今晚咱们有得忙，养精蓄锐，大有必要。”

走回北大街，如黑走入一家刺绣店，定做了一个三层夹底内衬防水绸，外绣一只飞凤的小锦囊，多加三倍工钱，言定日暮时分必须完工。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办事。

逸云被他弄了个一头雾水，出了店门问道，“你像是定做暗器囊，我不是看见你已经有一个了么？”

“傻哥，那是给你定做的，你身上没有一样兵刃，多糟？防身是必要的，酒楼中我看你那手惊世绝学，确是有带暗器的必要。”

“不干，我不需此物，摘叶飞花扬尘击石，随处可以找到作为暗器的材料，何为带在身上？而且，你怎么在上面绣上一个凤儿，我又不是女孩子，多难看？”

“摘叶飞花扬尘击石，并不惊人，武林高手常用的平常材料，不易令人惊骇，我送你的暗器管教挨揍的人惊骇，你且等着瞧，至于凤儿，不打急，藏在农底下不露于外，怕什么？我有一个小妹，凤儿绣得栩栩如生，等回家之时，我叫她依样给你绣一个。”

逸云不和他夹缠，两人回到了安居小筑，各自回房歇息，行功调息养神。

日落西山，如黑悄悄溜上街，走了一圈，回来叩开逸云的房门，将小暗器囊交给逸云，笑嘻嘻地道：“打开它，看看里面盛的是是什么？”

逸云打开瞧瞧，喜道：“黑弟，果然是妙，谢谢你。”

夹底是绿豆，三层里中的是黄豆、米。

如黑笑道：“平常之极，可也使人吃惊。如果是我，在山林旷野中，让人用米粒打中我一两粒，我也会骇然变色。”

“高明之至，亏你想得出，不但有惊人的功效，而且不需费神打造，真妙。”

如黑接过囊合上，替他撩起衣尾，用囊上绣带替他系在里面青绸子劲装的鸾带上，那神情，真够亲热的。

逸云并未在意，一路上，他的换洗衣裤鞋袜，全是如黑费心，小家伙刁蛮时花样百出，可是照应逸云的起居，倒像一个女孩子般温柔而细心，尚令逸云心感。

掌灯时分，两人在房中进膳，膳罢梳洗后，逸云道：“方夫人日间已派人至青龙岭乌枫岭两地踩探，今晚咱们要在那儿过夜，该准备了，黑弟，可别穿那幽香阵阵的衣着，三文之内逃不过有心人之鼻，换上新衣好么？”

“没法儿，包裹内有西兰草，多少带些香气，你别管。”他回房更衣去了，逸云只好摇头。

到青龙岭刚好十里地，到乌枫岭则有六十里，都在西河之旁，好找，白天里，两人已将道路问清，以他们的功力来说，六十里地简直是近如咫尺，不劳费心，二更时启程，足有余裕办事，所以他们从容等待。

城中人声渐疏，大明圣律，地方官可视各地府州县匪盗猖獗情形，自行决定宵禁的举措，辰州府这几天下令宵禁，军民人众等三更一刻，不但城门早闭，市井必须闭户，加以这些天人心惶惶，二更正一过，夜市渐散，逗留市井游荡的人，纷纷归家安歇。军兵和司吏四出巡查，以防宵小乘机活动。

远远地传来二更的更柝之声，这座山城成了死寂之城。

逸云内穿青绸紧身，外罩一面天青的四川薄绸，为夜行人专用的披风，无月之夜用天青一面穿上，月明之夜用银灰，今晚是初八，新月已下西山，故用天青，脚下是软鹿皮人发织底的短靴子，灯光下，显得英武出尘，比穿起青衫文绉绉的书生又是一番光景。

如黑也是同样装束，只是背上多了一把用紫色剑裹裹着的一把长剑，这把剑，他从来就未曾用过。

两人相对一笑，套上头罩，逸云笑道：“黑弟，你那一天才丢掉那什么西兰草儿？等我有了小婶子，大概你就可以丢掉了。”

如黑轻轻擂他一拳，嗔道：“胡说。”

逸云吹灯，说道：“我等那一天，看看是否胡说。请先出去。”

如黑穿窗而出，逸云翻出窗口，带上窗门，用借物导力神功将窗内之扣放下，两人不立即上房，闪入后面小花园，到最后园墙边贴墙顶越出园外，沿这一带矮屋循角，飞射盛兴布庄后面阁楼。

逸云将手中一团纸卷儿弹入纱窗灯影之内，身形未停，绕左疾掠，径扑北面城根。

他俩在这一面越城而出，右侧五十丈外，二连串的黑影也一一飞越城墙，向城外急射。

逸云耳目锐敏，早已发现他们，遂向如黑道：“看那些黑影，咱们追。”

相距甚远，只看到一条条小黑影，模糊地纵跃，无法分出是人是鬼，但逸云却看清是人。

如黑说道：“盯住她们！”两人同右疾掠，一闪即没。

这一群黑影中，先头三名身法奇快，像三头大鸟贴地急掠，不属六大门派的任何一派。

后面三人略为差些，身躯直立，向前狂泻，逸云道：“那是‘流水行云’，

少林轻功绝学，准是中州三义。”

后面还有六人，又略次一筹，身躯前俯，双膝微弯，那是“草上飞”轻功，最后那三个身材娇小，似是女人。

如黑道：“武安居酒楼上的人全来了。”

十二个人展开轻功，衔尾急追，先头三个显然未用全力，引后面的九人沿官道急赶。

这是一条仅通行人的官道，倚山傍水直达永顺宣慰司，平时行旅甚少，所以沿途人烟更为稀疏。

转眼到了五里亭，小道进入一处突出的山麓，下面是西河的流水，山高林密，在夜色中阴森恐怖。

前面三人在五里亭倏然止步，发出一阵似是午夜鸟啼毫无人气的阴厉长笑，星光下，赫然是三步追魂章钩，拘魂无常詹化和毒僵尸古奇。

后面的九个人先后到达，一字排开。中间是中州三义，左是无情婆婆和两女，右是谢韬父子们。

九个人一看清毒僵尸面容，全都大吃一惊，倒抽了一口凉气，只听毒僵尸狞恶地笑完，说：“小辈们，你们白天里没死成，老夫没在场，让你们平安如意，可是一老夫可不能等到明天，明天你们的魂魄可以参加也是一样，尤其是谢小辈，你那死鬼爹爹正等着你呢！”

谢韬踏前数步，厉声道：“老狗，你可是毒僵尸古奇？”

毒僵尸暴发出一阵狂厉狞笑，说道：“老夫这副长像还用问？你今晚死得不冤哪！”

拘魂无常也狞笑道：“小子，白天暗算老夫的人呢？”

谢韬冷笑道：“暗中出手的人自会找你，今晚在下要替先父一雪乱刀分尸之仇，老狗，你上吧！”

拘魂无常仰天长笑道：“你就会与你那死鬼爹爹见面了。”他蓦地疾闪而出，伸手便抓。

三步追魂向无情婆婆点手叫道：“老虔婆，你来！”蛟筋带一闪，突然扑上。

毒僵尸阴森森地厉叫道：“谁是中州三义？你们一起上。”

赛孟尝提根掠出，冷哼道：“侠义门人，从不倚多为势，沈刚来也。”齐眉棍一体，当胸便点，招出一半，蓦地一晃，挫腰吸腹，就是一记“铁牛耕地”，点搭挑三诀攻取下盘，变招奇快速，一气呵成。

毒僵尸嘿嘿冷笑，略一斜身，双手未动，飞起一脚踢棍身，沈刚叱喝一声，信手猛扫，毒僵尸一仰身，“噗”一声单脚上掩，镔铁齐眉棍脱手而飞。

沈刚只觉手中一震，虎口欲裂，握棍不牢，棍飞五丈。

毒僵尸“呸”一声吐出一口浓痰，疾射沈刚胸腔，说道：“丢人现眼！”

沈刚正怔神间，以内力发出的浓痰呼啸而至，他还没有看清，乃弟通臂猿已扔出齐眉棍。“得”一声响，棍痰相交，似乎冒出一涌火花，沉重的铁棍一退即坠，险些将沈刚压倒。

同一瞬间，那边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三步追魂已存心将无情婆婆置之死地，蛟筋带一招“平分秋色”，震得盘龙杖向左一荡，带尾“啪”一声向里一震，向老婆婆右胸奔雷似的拍去，老太婆错步急退，垂势斜飘，带尾掠胸扫过的霎那间，盘龙杖向前急点。

“着！”三步追魂叱喝，蛟筋带突然向上一挥，杖向上一荡，带尾已由腹下向上猛拂，招式恶毒而又下流。

老太婆感到杖上传来一般直撼心肺的无穷巨力，双手如被火焰，顾命要紧，向上凌空一纵，并向后倒飞，几乎被带尾扫中下阴。

章钧号称三步追魂。就怕对方不逃，逃则走不脱三步，可知他另有绝着。蛟筋带向上一拂之时，左手中已悄然飞出三枚银桃花。

老太婆盘龙杖上荡之势未竭，且身在空中，银花来势奇疾，白芒一闪即至，想避已是无能为力了。

眼见无情婆婆命在顷刻，旁边压阵的两个少女还来看出危机，茫然杖剑准备截击。

突然黑影快逾电闪，与银花几乎同时到达，一股罡风先期而至，银花突然向侧激射，去势更疾。

在银花崩裂声中，黑影已反扑三步追魂，老贼只知淡淡黑影扑到，定然是敌非友，不管三七二十一，又飞出一组五枚银花，蛟筋带迎面抽出一招“怒鞭督邮”，并大喝一声“纳命”！

银花一近黑影，被黑影一掌横拍，似被罡风所扫，全向一侧激射，老贼连人也未看清，只觉带尾已被抓实，一般无穷潜力由带身突然震到，他身不由己，“哎哟”一声扔掉带，人凌空震起来，连翻三个筋斗，跌出五丈外。

他总算艺业超人，功力深厚，头晕目眩一落地，仍能分清方向向前一窜，落入路侧河中，“扑通”一声，英雄落水，径自逃命去了。

这不过是眨眼间事，来得十分突然，这边，三步追魂落水逃命，另一面谢韬和赛孟尝同时命在须臾。

拘魂无常功力比谢韬要高明得多，白天对掌之时已决定了命运，谢韬心切复仇，以仅有四成的天罡掌力全力进击，恨不得一掌将老魔毙了，可是老魔强得太多，一切努力全属徒然。

拘魂无常已知对方虚实，先是连接八掌，只打得“砰啪”之声震耳欲聋，罡风如狂飚般四方八面狂射。八掌硬接，谢韬已退了八步，气血浮动，内力损耗了七成，双腿也无法保持马步了。

“你也接我八掌！”拘魂无常蓦地大吼，踏前一步，一掌斜劈，恍若开山巨斧，潜劲如怒潮滚滚。

“第二掌！”拘魂无常叫时已经如影附形扑到，猛地一掌吐出，人随声至。

一旁的两个少年人已经看出乃父遇险，同是叱喝一声双双抢出。

拘魂无常冷哼一声，吐出的右掌向右一拍，接住两个少年人，左掌突出，猛袭谢韬。

两声蓬然大震，人影乍分，两少年人飞退丈外，谢韬向后一挫，登登连退十余步，哇一声喷出面口鲜血，终于不支坐倒，显然内腑受伤极重。

“第三掌！”拘魂无常已到谢韬身前，一掌猛拍。

突然他心生惊兆，眼角但见晶芒一闪，一件原是三步追魂蛟筋带的晶芒，已经到了肋下，他骇然一惊，半途撤招反掌向晶芒猛拍。

“叭”一声掌带潜功接实，他狂叫一声，带着血淋漓的一只右掌，侧飞丈外，双足一软栽倒在地。他眼角瞧见另一条黑影正和毒僵尸杀得劲风怒号，人影难分，取胜极为不易，他心中发毛了，身躯一定，爬起就跑。

在逸云将三步追魂迫落河中逃命，反手扑拘魂无常的瞬间，赛孟尝三兄弟已同时下场，被毒僵尸一双大袖追得险象环生，岌岌可危，性命呼吸之

间。

如黑到得正是时候，在毒僵尸一袖将沈雷最后一根齐眉棍震飞，大袖疾卷赛孟尝受将他击毙袖下的瞬间，救星自天而降。

如黑救人心切，竟然矢矫如龙，凌空疾射老魔身后，一掌向他脑后拍落，他知道老魔功力了得，用上家传无上绝学，先天真气如怒涛澎湃，随掌而出。

毒僵尸突觉暗劲如山自后一涌而至，护身的僵尸功竟然有难以抗拒之感，他骇然一震，火速旋身，大袖猛扔。

“嘭”一声巨震，如黑被震落下地，毒僵尸身形一挫，足下陷入地中三寸。如黑吃亏在功力不足，且身在空中，所以略差半筹，他心中一凛，依然而惊，暗说：“这是我离家以来，最强的对手，我得小心了。”

毒僵尸更是骇然，他鬼眼射出炯炯烈火，沉声道：“练有先天真气之人定然不是无名之辈了，脱下你的头罩让老夫见识见识，留下名来。”

如黑嘿嘿大笑，说道：“你这僵尸怎会说话？怪！打！”

说打就打，双掌如惊涛骇浪，连绵涌到，先天真气直迫丈外，暗劲若排山倒海，几有裂肤侵骨之功。

老魔厉号一声，僵尸功运至十成，浑身肌肉缩紧，似若粗钢，纵跃如飞，大袖罡风倏发。

两人只一照面间，各攻十招以上，端的快捷险极，为武林罕见一场好杀。

如黑心中嘀咕：这老魔功力奇高，先天真气不能持久使用，正面又攻不破他那双袖，老魔又不取下他腰带上的铁鬼爪，自己当然不能亮兵刃，这样斗下去，准吃亏的。

他心中一动，身形倏变，意动身动，鬼魅似的欺身抢攻，忽而在前，忽焉在后，竟然贴身而斗，专攻老魔肋下后腰，他将如幻步用上了。

只三五盘旋，几乎结结实实地击中老魔五六掌，潜劲震得老魔已经收缩肌肉隐隐作痛，他愤火中烧，只感到四周都是黑影，大袖所攻处却又全部落空，令他悚然而惊，也杀机炽盛。

他发出一声凄厉锐啸，身形突向下一挫，突然，千丝万缕腥鼻而强劲的真气自体内向四面八方飞射，整件罩衫连同一双大袖，化为万千碎屑向外一震，破空之声慑人心魄。

如黑正在老魔身后，不料有此突变，距离又近，躲闪已是不及，腥臭之劲风夹着万千碎屑密如骤雨，往哪儿躲？他只好临危拼命，尖叱一声，也身形一挫，扫云山庄旷世绝学“朝元真气”突发。

可措他晚了半步，真气刚发，就在肌肤表面与袭来的如山暗劲相触，固然免了毒气侵肌之惨重，但他也被自己所发而受强力反震的力道所伤，内腑一震，真气一窒，眼前一阵黑，口角突现血沫。

但他神志尚清，在倒下的瞬间，突闻逸云一声怒极的大吼，那奇特的慑人心魄啸声怪异掌风已到，身躯突然到了一个气息十分熟悉的温暖胸怀里，接着是一声凄厉万分的厉啸发自身后，瞬即愈去愈远。

逸云刚伤拘魂无常的右掌，正想取他性命，突见毒僵尸恶斗如黑，那排山倒海似的罡风端的凶猛浑雄，而如黑却不知道厉害，近身相搏，确是危险。

他不知如黑已可用先天真气制敌，更不知他练有朝元护身真气，一见

他大意地近身相搏，与老魔一甲子以上的修为相较，委实太过危险啦！使舍了拘魂无常，飞射如黑身畔，他想换下他去呢！

可是晚到了半步，老魔已用“僵尸毒功”如雷霆的一击，想救应已是迟了，他狂怒地扑到，“梵音掌”全力扔出，妙起如黑挽入怀中，正想再加上一掌。

岂知老魔确是不等闲，掌劲一到，他刚向前窜，僵尸毒功仍源源发出，劲道一接，他只觉浑身如泄了气的皮球，正想回身动功却敌，那股力先至声后到的奇异啸声，令他大吃一惊，这不是传说中的梵音掌么？

他还不知已受内伤，刚想运气逃命，突觉心中一疼，内腑如被万千刀剑所扎一般，他厉号一声，吐出腹腔内浊气，咬着齿逃命去了。

三魔先后撤走，除了逸云之外，其余的人多多少少都受到伤害，他们九人伤在功力太差，如黑则失之于大意。

逸云心中难受已极，他捧起已经昏迷了的如黑，向众人容：“诸位，请听我良言相劝，对方功力太高，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丧身辱命，罪莫大焉，诸位好好权衡，免致重蹈覆辙；最好四出邀请能人出面，在下一人实难兼顾，别了，请自珍重！”说完，向城内一闪即逝。

九人面面相视，只好垂头丧气返回客邸。逸云抱着如黑飞掠入城，由后园返回安居小筑，一入房，将如黑放在床上，掌起灯。首先，他在厨中取出包裹，检出一包大大小小药瓶，他家学渊源，在龙吟尊者处受益更多，对医道真是几不作第二人想，平时带在身边的膏丸丹散为数不少。

他一一放置停当，将如黑背上的长剑和披风一一卸了，一把如黑脉息，不由剑眉紧锁，脉细而沉，而且凌乱不堪，这是内伤沉重之象，可能是经脉滞塞之虞。

他日光落在如黑胸前，想查看他的呼吸，这一定神细看，吃了一惊，如黑里面穿的是薄绸紧身，在外表可以看出身躯的形态，只见他呼吸似已静止，而胸前隆起老高，难道胸上被重物所击伤，因而肿起的么？

他先且不管，倒出瓶中一粒护心丹，用水先灌入如黑口中，先护住心脉，然后他七手八脚替如黑卸装。

外衣绊纽一解，里面是硬帮帮的胸围子，乃是翠绿缎子紧缀数层而成，幽香阵阵，直冲鼻端里去，他一皱眉，自语道：“这小家伙，硬是娘娘腔。”

他无从着手，索兴将如黑的鸾子解了，腰细得可怜，不像是个练武的人，外衣一递，他又吃了一惊。

如黑的手臂，肘弯以上直至肩窝，细腻晶莹几如羊脂白玉，小臂以下颈项之上，却青中泛灰的颜色，这真令人莫名其妙，怪事。

胸围子的带儿在肋下，结儿一松，胸前突增高数寸，他向下一拉。

突然，他像被人踩着尾巴的小猫，倒抽一口凉气，赶忙给他掩上，一蹦而起，呐呐地叫道：“我该死，早该知道她是……是……是个……女孩子，真笨！这……这怎好？怎好？”

怎好？人还能不救？他硬着头皮探二指在胸围子轻按。手太阴肺经无妨；足阳明胃经略有阻碍；手少阴心经有阻塞之象；足少阴肾经最严重，气血凝滞；最麻烦的是全身上下的足少阳胆经了，其阻塞的程度也够人吃惊。

他检查了一遍，自语道：“她竟被自己的真气内震所伤。这丫头，唉！竟不知护身，还想伤人，怎不吃亏呢？”

九

找出原因，好办。他脱靴登榻，拉下她的鹿皮软底鞋，脱掉内套，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弓鞋呢！逸云摇头苦笑，闭目垂帘凝气行功，他要用内力导引真气震穴，武林中极为困难的真气疗伤术，为如黑疏导经脉，并使真气能任意导行于经外奇穴之中。

这种上乘心法，极为不易，没有一甲子的精深修为，足以坏事，说不定毁人害己。

他功力已运至十成，双掌晶莹如玉，向下一按，指掌并用急如骤雨，如黑成了一个面团儿，在他手中翻腾转揉，时起时伏。

良久，如黑经气血一冲，气动生机转，血畅人更醒。她神智一清，感到自己像疯子一般，在一双炙热的大手中翻滚，想挣扎浑身无力，心中一急，便待运气。耳中突听逸云沉重的语音，在空间里震荡。

“不可运劲，不然你将大吃苦头。等会儿叫你运功，可以用你自己所学的心法聚凝真气，目下可不行。”

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只好闭着眼任由他摆布。

不久，她被指点掌拍播弄得浑身大汗，正在羞急交加，晕头转向之际，突然上身一抬，一双火热的巨掌，一按灵台一按命门，脊心和腰后两道热流，缓缓迫入体中。耳听身后逸云略带喘息的语音说道：“气纳丹田，徐徐分行，不绝如缕，切忌猛进。行功。”

她盘起双腿，吸了一口气，依宫默运神功，先天真气凝聚丹田。分循十二经脉徐徐流转。

等到一周天行毕，那两道热流突以全力一催，气血经外力导引，直贯经脉末梢，分行全身三百六十五穴，无远不届。她只感到浑身如被火烤，难忍难耐。但她不愧是扫云山庄的传人，咬紧牙关运功。

直至三周天过后，方觉百脉回春，浑身舒泰，先天真气流转如潮，任意所之，任督二脉有突然贯通之象。

三更已尽，她已入忘我之境，背后两只大手的暖流，逐渐减少引导之力，让她自己行动。良久，她方悠然返回现实。背后的双掌悄然撤开，隐闻喘息。

她顾不得衣履零落，形如半裸，猛地回身一扑，跌入逸云怀中，将他抱得紧紧地。

逸云偷出一只手，取过披风替她轻轻披上，柔声说道，“小妹，我送你回房歇息。”

如黑没作声，良久在他耳畔幽幽地说道：“哥，你恼我么？我瞒了你这许久。”

“你真傻，要恼你我这么费神？弟弟变妹妹，仍是一个你。只是我得教训你一顿，不护身却妄想伤人，你是怎么个打算的？两败俱伤犯得着？你自己说，该打不该打？”

“妹妹错了，认罚。我这个丑丫头，你不感到讨厌么？”

“胡说八道！不和你说。”他抱起她，正欲一跃下地。

如黑叫道：“我精神大好，让我告诉你一切。”

“以后再说。既然你精神大佳，我送你一套拳法。我发觉你的先天真气已有八成火候，足以发挥潜力。这套掌法名叫‘奔雷八掌’，配合如幻步，端的有鬼神莫测、功参造化之巧；也有惊雷奔电，力可摧山之威。穿好衣衫，咱们就在房中演练，作为我这做哥哥的，给小妹的见面礼。”

他一跃下床，背转身躯穿靴，让如黑穿好停当。两人在房中直练至东方发白，方各自回房梳洗。

如黑在天色大明之际，挟着她那把用剑囊盛着的宝剑，叩开逸云的房门，向他羞笑道：“哥，你能听我说么？”

逸云微笑着伸手挽她，突又缩回虎腕说道：“对不起，我几乎忘了你是妹妹，你还是换回女装吧！”

“不，男的还不岔眼，女的这样丑，多难堪？”她踏入房中，不住羞笑。

“即使你更丑些，我也不在乎。妹妹，别自卑，倾国倾城也有其丑处，无盐也有她美的所在，哥哥不是俗人，你大可放心。”

“那是欺人之谈。总之，我有自知之明，不能使你为难……”

逸云一把将她拖近身边，正色道：“你怎么了？是存心和哥哥呕气吗？相交贵在知心，你好教我失望啊！”

如黑突然扑在他怀里，一时感上心头，竟自双肩耸动，啜泣不已。

逸云知道她心中难受，十分怜惜地将她抱住，轻抚她的秀发，感情地轻语道：“妹妹，月来相处，你我情同骨肉，互相关怀，情义皆不可分。你虽回复女儿身，但我并不减爱你之情，反而有增无减。难得称我志超相投，爱好相等，实是不可多得的良伴。我有一出诸肺腑、诚意相求之事向你坦诚提出，可别怪我荒谬。”

“哥，你说吧！”她仍未抬起头。

“复仇事了，我将送你返家，然后独赴扫云山庄，请三叔为我成全，向伯父母专程作伐。妹妹，你能答允我吗？”

如黑浑身一震，颤声问道；“哥，你……你此话当真？”

逸云沉声道；“言出肺腑，全无虚假。月来相处，你该知道哥哥不是轻于言诺之人。”

如黑道：“出于一时怜悯，将害了你终生……”

逸云大声道，“天下该怜悯之事，多如恒河沙数，比你更丑之人，相信不下万千，我为何不怜悯她们？妹妹，我说得重了些，但请原谅我情急。”

如黑蓦地抬头，泪流满脸，额声道：“哥，但愿永证此言，天日共鉴，我……我……”她情不自禁，抬头亲了他的左颊。

逸云虎腕一紧，猛地吻住了她的小嘴。如黑只觉如中电触，浑身发软，血液在体内奔流，已不知人间何世。

良久，两人在沉醉中醒来，如黑猛地挣脱他的拥抱，拾起桌上长剑，弹开剑囊锁口，向逸云娇唤道：“哥，请看！”

一声清越龙吟，长剑出鞘，刹那间，整个房内紫光满室，光华如电。

逸云蓦地惊呼道：“紫电剑！你……你是扫云山庄周三叔的……”

“那是家祖父，我叫周如黛。”

“什么？你……你是江湖盛传，大闹郑州群英擂的……”

“九天玉凤周如黛，正是区区在下。”她献剑行礼，顽皮地扑嗤一笑。

逸云惊愕地注视着她，不解地说道：“听人说，九天玉凤是个绝色小姐儿，你……别开玩笑啊。”

如黛收剑入鞘，扑入他怀内，笑道：“天魔地煞商夫人可以易容；扫云山庄的易容术天下无双，她们差远哩！不然爷爷怎配称‘忘我’山人？哥，我马上可以让你看到我的真面目。”

她正欲跃出房外，逸云将她换住，说道：“且慢！让我清醒。来！你用指当剑，且把扫云山庄的‘飞龙剑法’演给我瞧瞧，看是否有假。”

如黛知他心中存疑，一笑而起，屹立房中，左手剑诀一引，右手伸一指当剑，气纳丹田，从容献剑毕，就势一挫，身形贴地一旋，指尖一震，蓦地凌空直上，指尖左右分张，百十道指影向上飞腾，她沉声叫道：“大地龙腾。”

“九天龙旋。”逸云接口。

如黛指尖疾伸，半空中急振右腕，左手向后一沉，身躯左旋，飞快地旋了两转，无数指影裹住全身，并向外八方狂震，徐徐下降。

逸云抢出，一把抱着她的小腰儿，紧紧地揽入怀中，笑道：“果然是扫云山庄绝学，这小东西可恶！该罚！”

怎么个罚法？

他直将她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整个身躯贴在他怀中，浑身软绵绵，只有一双手劲道仍在紧紧地缠住他的颈项，以更热的吻回报他。

良久，两人方在沉醉中转醒，姑娘羞得不敢抬头，伏在他怀中，用梦也似的声音，温柔地轻语道：“哥，我要回复女儿身，半年来易钗而弁，够苦哩！”

“活该！小妖怪，你愚弄我这许久，该吃些苦头。”逸云在她耳畔轻笑。

“不来啦！你……你……”她扭着小腰儿不依。

“你最好还是男装，不然我们便无法再亲热了，行走江湖也不方便，是吗？”他去吻她的鬓角，把她吻得浑身发热。

“你……你……坏嘛！”她喘息着娇唤，挣开他的拥抱，挽着他出房，到了隔邻房中。

她指着窗外，那儿是小花园的一角，一抹翠绿的木莲正在窗口摇曳生姿，大大小小的花蕾其大如鸭卵，大概不出半月，这间雅房住的人眼福将是不浅。

她说道：“哥，请在这儿稍待，可以数数花蕾，我要易装，可不许回头啊！”

“不，看你不比看花蕾好？”逸云神秘地一笑。

“啐！不害羞！”她推他到窗沿，自去将门上日。

房中影起水声，不久衣袖微振，足有半个时辰。逸云将花蕾数了不下百十遍，方听身后响起如黛的低迷娇唤，“哥……”

在他缓缓转身，眼前一亮。妆台前，一个黛绿背影端坐椅上。一头青丝挽了个三丫髻，珠为花环，翠玉耳坠儿轻荡，白玉般而微泛桃红的粉颈下，是一件黛绿窄袖子油衫，外罩同色小坎肩流苏儿轻颤。细仅一握的小蛮腰，以一条同质而绣金边的罗带系住，下面是同料长裙，裙下小金莲映掩。

她面对铜镜，一双晶莹的素手，将脸儿掩住，可能在指缝中向镜中偷觑哩。

逸云惊奇地凝视半晌，缓缓走近，轻声唤道：“黛妹这……这是你么？”

“哥，你说是与不是？”她在掌中内轻语。

逸云突然将她挽起，刚欲拉开她的双手，她已扑嗤一笑，将脸埋在他

壮硕的胸膛上了。

逸云轻轻托起她的下颌，一张令人目眩的芙蓉脸，呈现在他的眼前。新月眉划着柔和的线条，双睛紧闭，眼帘上那漆黑而长的扇形睫毛，轻覆在灵魂之窗，挺直美好的琼鼻下，是一张弓形小樱唇，在发射着诱人的热力，颊旁两只小梨涡，她分明在笑。

那青炭色的肌肤变成了芙蓉，那一堆难看触目的胎记无影无踪。

他目眩神摇，呆住了。

突然，他疯狂地在她脸上额上投下一连串热吻，最后，落在她灼热的樱唇上。

良久，两人渐渐清醒，仍然相偎相依。

逸云温柔地轻声说道：“黛，你使我惊奇，几疑是梦中，你不是人哩！”

“哥，你胡……”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恍若画里真真，几疑玉女临尘，你令天下的女孩子妒嫉了，黛。”

“丑女如黑不是很好吗？你还要娶……娶她呢！”她顽皮地拧了一下他的左颊，妩媚地笑了笑。

“我爱的是你的人，如黑和如黛假使不是同一人，你想，我会怎样？也许爱美乃人之天性，你竟然美智兼备，黛，你不会再说我一时怜搁，痛苦一生了吧？”

如黛羞得钻在他怀内，撒娇道：“不听你的，不听，不听……”

两人缠绵良久，方平静下来。

逸云笑道：“该进膳了，你要不换装，等会儿店伙计送饭菜来，我的天，你我的官司打定了。哈哈！”

“不，我绝不换装。有我在身边，不怕有人打你的主意，同时我得管束你。”她似笑非笑地说。

“厉害！你是何所指？”

“天下比我更美的人多着哩，譬如说……”

“你的心眼儿真多，放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

“不是心眼儿多，至少你那什么芸姐，我对她确怀戒心。哥，她不是够美么？”

“黛，你这种防微杜渐的想法要不得，太多心了。”

“我也知道要不得，可是我……”

“爱之深，恐惧亦深；黛，我感谢你。不换装也好。我去招呼店伙，等会儿我来叫你。”他轻吻她，含笑出房。

等逸云重新叩门之时，房门一开，现出一个丰神绝世的少年书生，眉目如画，含情脉脉地向他凝注，笑意盈盈，令人跟前一亮。

她举手长揖，向逸云笑道：“云哥，小弟这儿有礼。”

逸云呆了半晌，猛地挽她就走，笑骂道：“小妖怪，你真会变，你这一身打扮，危险着哩。”

“不要紧，假货，不值半文。”她顽皮地笑。

入房之后，房门一掩，逸云也怪声怪气地说道：“假使遇上一个小妞儿，她爱上了你这个假书生，这一来，我看你还能骗？”说完，手向她怀中一探。

如黛恩了一声，喘息着倒在他怀中呢声轻唤道：“哥，你……你……”

逸云放手，笑道：“四不像，等会儿得穿上胸围子，假就假到底，这样

你是自寻烦恼。”

原来妞儿易装时间甚暂，胸围子没穿上，外面虽罩了宽大的青衫，而胸前蓓蕾怒突，只消略一走动，原形毕露。

两人笑着入座进膳。如黛像煞一个小主妇，笑盈盈地为逸云布菜，小两口俨然举案齐眉，但却亲昵万分，一顿饭足足花了半个时辰。

膳罢，两人回房洗梳，内穿素绸紧身，外罩青衫。逸云手摇如黛所赠的名贵折扇，如黛则腰悬用剑囊盛着的紫电神剑，手上也有一把折扇。

两人折扇轻摇，施施然出了北门，像一双俊美金童，光临这座小小山城。

沿小道北上，傍水倚山而行，过了五里亭，便可看到伸出江面连锦起伏的青龙岭。

山势向前后伸张，似条巨龙躺在西河之旁，岭上松杉矗天，一片深绿，远看但觉气势浑雄，衬得山势更为苍劲，栩栩然有奋鬣腾跃之感。

临江山坡上，小道右侧，有一处天然的平坦巨丘，遍生短茅，大约三四十亩，四面浑因，丘下环绕着一丛枫林。如果爬上青龙岭巅向下瞧，这座巨丘就像一颗龙珠，正位在两侧伸入河中的龙爪之间；若是秋末，枫叶泛红，像是一圈烈火围着一颗大珠，煞是好看。

就在这大珠之上，高搭着一座向天台，台约五丈见方，下面用十六根合抱大柱为架，离地三丈六尺，确是够壮观。台面以两寸厚板钉嵌，涂以朱漆。上面除了一张楠木朱红长案以外，空无一物。

台位于正北，左前角高耸着一根旗杆，上面飘扬着一面杏黄旗，上面绣有四个金红色的大字“吾道不孤”。

东西两侧，是两座彩棚，各设一列长案，和三五十张大环椅。案上有一列巨觥，每一巨献的容量是一斤，乃是用银铸楼花精工打造，十分名贵。

这地方，就是青龙岭大珠台。也就是独脚天尊重行出山宣布将与四海狂客为敌的所在。

大珠台西面一里余，临河之畔，小路之右，有一所宏丽的庄院，约有十余栋房舍，名叫“青龙庄”，也就是独脚天尊用来招待赴会的各路朋友，容纳三山四海英雄的别馆。

目下是巳牌初，距午正还有一个半时辰，早着哩！大珠台执役的小厮们在忙着布置，青龙庄也忙得不可开交。庄中来来往往的人甚多，全是形形色式奇形怪状的好汉，各地大名鼎鼎的黑道英雄，当然也有江湖小混混。

由北门通往青龙庄的大道上，劲装背刃的老小络绎于途，全兴冲冲往这儿赶；不需说，定是赴会的武林朋友。

盛会的名称够俗：群英大会。

凡是赴会的人，全成了英雄，阿猫阿狗全不例外。

怪！竟然有两个大姑娘一般的少年书呆子，也向这儿大摇大摆踱着方步赶，岂不邪门？

群英大会一开始就不够吉利，昨日因迎接出山的主人桐柏山主，迟了一天，替大会蒙上了一层不利的阴云。接着是东道主人乌枫岭的妙手飞花狄雷的师父，三步追魂章钧，与一群凶悍恶寇在武安居酒楼被人戏弄。尤其是昨晚，独脚天尊的师兄毒僵尸古奇、一个号称天下一流高手，竟也被人打得亡命逃回青龙庄。

巳牌初，两位书生出了北门，悠哉游哉向青龙岭慢慢走去。沿途谈笑

风生，两人手挽着手，显得异常亲密，而且笑容醉人。

两人同样的齿白唇红，双颊赛似盛开的桃花瓣，大眼睛恍若深潭，乍看去，有点像兄弟，只是大个儿温文儒雅，小个儿有点娘娘腔，太要不得。

两人正走间，身后足声急响。两人毫不经意地回头一看，脸上含笑至路旁。

来的是十八少林弟子，一色行脚僧打扮，穿着宽大的灰色青边直裰，夹着方便铲，最老的已有七十余，少的也有四十出头。他们之后，有八个俗家弟子。最先那人生得身高八尺，年约八十余，相貌威武，腰带上插着一柄两节金枪，有点似双怀杖。最令人一望便觉奇特的是，他那双神光炯炯的火眼金睛，予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令人不敢和他的眼神相触。

他是谁？江湖上无人不晓，武林大名鼎鼎，少林俗家弟子中声誉最隆，功力也出类拔萃，金眼龙隆威是也。

逸云和如黛在少林子弟之后半里地，跟随，逸云说道：“黛，我已应允方伯母公开出面，或许有和少林弟子冲突之虞，今日之会，得谨慎行事哩。”

“少林那位金眼龙功力奇高。还有为首那老和尚，乃是达摩庵达摩院护法降龙僧佛弘。在佛字辈高手中，降龙僧与他的师弟伏虎僧佛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高僧，功力已臻化境。少林这次竟然出动了护法僧人，看来极不寻常；要是与夫人冲突，确是可虞。”

“真要是不可开交，我最好要他们转去嵩山候命。”

如黛惊奇地问道：“你能支使少林弟子？”

逸云探手入怀，取出一个银光闪闪的小小双人像，说道：“就凭这玩意，就可以支使少林派门人。”

如黛接过小像，注视片刻，说道：“这是一僧一道银像，何以有支使之力？”

“你可知道武林佛道同源像的典故？这玩意就是。”

“别骗人，佛道同源像是金像。”

“我在上面镀了水银，只消一经火，立回原状。请看后面那两行小字。”

字小如米粒，笔划其纲如发，但苍劲雄奇，深有三分，刻痕上下一般粗细，深度每一笔皆匀称。显然，这不是刀笔所刻，乃是绝顶高手以内力运针所成。两行小字是五个人的道号，写的是“少林释宏尊、峨眉释摩果、武当天山人。”

第二行是，“昆仑松青、崆峒无尘，同顶礼稽首年月日。”

“啊！正是佛道同源像哩。太岳山佛道之争，距今已有一甲子以上的岁月。持有佛道同源的人，只有三个，你从何处得来？”

“傻妹妹，你还不明白？我的掌上啸声……”

“我想起来了！降魔梵音掌；你是龙吟尊者的……”

“我是他老人家的寄名弟子；这是经过恩师他老人家同意的，目下两位恩师在一处参修。”

“怪不得你有如许高深的造诣。哥，我为你庆贺。”她亲热地偎近，将佛道同源像替他放入怀中。

“这金像我要亲自送上嵩山，今后五派门人就可放心了。六十余年，好漫长啊！”他喟然叹息，挽起如黛举步。

五里亭在望，正是昨晚凶狠拼斗之地。亭外草坪中，十八名僧人弧形分立，八名俗家弟子站在一侧。中间有两个人影，正在兔起鹘落狠斗，剑芒

如电，杖影如山。

逸云说声“快走”，便向五里亭快步而行。

激斗中的两人，一是亡命花子，一是名年约花甲的灰发老人。一旁仗刃戒备的大汉，共有十名之多。两人功力只在伯仲之间，都未取得优势。

正斗间，老和尚降龙僧突然朗声说道：“阿弥陀佛！狄施主如果妄自使用子午六阳针，休怪老衲无礼。”

一旁观战的如黛，用传音入密之术对逸云说道：“使用于午六阳针之人，只有三步迫魂章钧老匹夫。他有一名弟子，就是妙手飞花狄雷。这人不像是狄雷，可能是狄雷的兄弟。”

这姓狄的果然是狄雷的亲弟，叫满天花雨狄云。不知怎的，果然在五里亭和亡命花子动上手。

他被降龙僧那宜震耳膜的语声一喝，骇然一惊，晃身疾退丈外，向降龙僧喝道，“老和尚，你又能怎样？”

降龙僧淡然地答道：“先擒下你，老衲再上青龙岭。”

“未接请贴之人，谁也不可擅自踏入大珠台，只能到宾馆接待，这是江湖规矩。狄某奉命传言，老花子却语出不逊，怎能怪狄某无礼？”

“会前伤人，江湖也没有这规矩。是否踏入大珠台，乃是老衲之事，施主大可少管。”

亡命花子接口道：“他们要在大会之后，要乘机一举歼尽与会白道人物，老花子早得到风声着实气不过哩。”

降龙僧淡淡一笑道：“袁天雄也太过自信了。尹施主，我们走吧，看他们又能怎样？”

亡命花子向满天花雨咧嘴一笑，插起竹杖说道：“狄二爷，咱们呆会儿见。”

满天花雨恨声答道：“你逃不出二太爷的掌心，走着瞧。”

少林弟子和亡命花子走了，逸云和如黛直待他们转过山嘴不见，方才挽手举步、走出路中。

和十名大汉回到亭内的谈天花雨，突向两人大吼道：“穷酸们，此路不通，给我滚回辰州去吧。”

逸云停步，大咧咧地瞥了他一眼，笑道：“喂，老人家可是骂我？”

“不骂你难道骂我自己不成？再噜苏你将丢掉小命儿。”

“我就不信。”逸云淡淡一笑，悠然举步。

亭中枪出一个大汉，扑向逸云，伸手便掴，劲道奇大。

逸云突然一踉跄。“哎……”一声叫出一半，大汉已向上一蹦。“哎呀！”他狂叫着摸着肥臀儿，跌倒在地。一枚亮银镖，闪电似由草丛中飞出，正巧妙地射入左臀，离肛门只一寸之差，好险！

亭内人影急向外窜，草丛中也抢出无情婆婆和两少女。

满天花雨正在气头上，不管三七二一，一声不吭立下杀手，左手微扬，袖中无声地飞出一蓬淡红色针雨，向三个女人飞射。

逸云跟尖，已看到他袖中有一根紫铜管，一吐一存，针影即现。他和如黛正在两批人之中，乘站稳身躯之际，手中折扇暗地一扇，神功倏发。

武林中令人闻之变色的子午六阳针，突然纷纷坠地。

“铮”一声金铁交鸣，盘龙杖与长剑换了一招，人影向侧一分，突又叱喝一声，重行扑上。

九名大汉围住两位姑娘，剑芒刀光纷飞。跌倒地下那中镖大汉咬着牙取下银镖，掏金创药敷上创口，拾起刀向逸云扑到，恶狠狠地叫道：“臭小子，太爷今天非宰了你出气不可。”刀一晃高举过顶，狠命斜砍而下。

“要杀人哪！”逸云以扇遮头，惊骇地尖叫。

一个少女大怒，猛地将剑脱手而扔出。剑一出手，她自己却陷入危局。

剑势如电，恰由大汉肋下贯入，几乎穿肋而出。他手一松，单刀落地，刀尖反而跌在膝盖上，鬼眼一翻，叹口气向前一扑，立时气绝。

逸云惊叫一声，突然骂道：“你们这些疯狗，该死，我也拼了。”他去拔出大汉肋下的长剑向刚往这儿扑来的一名大汉扔去。

剑向前一飞，半空中连翻筋斗，劲力不足，无法克服飞行时重心的转移嘛！

大汉冷笑一声，单刀向剑身一撩，想将剑震落。他不震倒还罢了，刀剑一触，“铮”一声，长剑奇急地翻了一个筋斗，剑尖一倒的瞬间，红光崩现，恰好拂过大汉的右耳根，深划一道四寸大缝，骨裂肉开，马上扔刀躺倒。

长剑经大汉一撩，劲道骤加，把前尖后向人丛中射去。那扔剑救逸云的少女，被一棍一枪两把单刀，迫得走头无路，眼看要糟。剑破空飞到，恰向小妞儿射来，来势并不太急。她百忙中已看清正是自己的剑，伸手一抄，娇叱一声，长剑到手，寒芒一闪，使棍大汉疯叫一声，长剑贯胸而入。

这一瞬间，另七名大汉不知怎地，纷纷疯叫着——被两女刺翻，只消剑芒一闪，就有一人递不出招式，眼睁睁丧身剑下。两少女似乎并未思索其中原放，运剑如风，威风八面，不消片刻便将七大汉一一放翻。

满天花雨一管子午六阳针被人神奇地震荡，心中早怯，不知是何人有此功力，在暗中出手架梁，却没想到会是这两个书生，在与无情婆婆换招之际，感到老太婆的功力也够深厚，久缠下去绝讨不了好去。

就在他打主意撤走，针箭倒转的刹那间，同伴竟然一一倒地毙命，触目惊心。他勃然大怒，正想伸手发射子午六阳针将二女击毙。蓦地里，他感到鼻尖一凉，一股微咸的液体流入口中，他一剑震开盘龙杖，伸手一摸，吓了个胆裂魂飞。不但鼻尖已不翼而飞，掌背如被利锥所戳，显然又挨了一额暗器，手掌似乎麻木不仁了。

他一阵心悸，厉啸一声，挥出一剑，如飞撤走。他逃入树林，惊魂初定，伸左掌一看，一个米大小孔穿透掌心，鲜血涔涔而下，不知是何物所伤。他一咬牙，取金创药将鼻尖伤口敷上，返身直奔大珠台。

无情婆婆和两女看了看十具尸骸，心中暗叫侥幸！转首寻找两个书生，哪有半个人影？无情婆婆拾起地上十余枚光闪闪的子午六阳针，向两女道：“子午六阳针乃是狄老匹夫之物，歹毒绝伦，发则必中，内家掌力亦无法击落。但今天这武林一绝的霸道暗器，竟然无故自坠，委实令人难以置信，谁有这种神奇的功力？”

“是他们！”两女同声叫，又道：“那两个少年书出”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这儿除了他俩，并无别人。”

“准是他们！这几个凶贼也是被暗中制住，假手我们杀的。”

两少女去检验尸体，每一个贼人的背心灵台穴皆有一颗白米嵌入，穴道未损，仅连衣陷入三分，雪白的米粒十分触目。

三人全惊得呆了，半天做声不得。

日色近午，大珠台上人影幢幢，但一个个神情肃穆，寂静无哗。距正

午已是不远。

登上大珠台的小径上，在那枫林之前，气氛十分紧张，眼看要发生混战之局。

阻住小径的是三步追魂章钧，和十八年踪迹不见的妙手飞花狄雷。这家伙这些年来，似乎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显得更为瘦长；但目光比注音更为阴沉，也更为狞恶。

这十八年中，他始终不间断地苦练绝学，幸而四海狂客和百花教主已在江湖失去了踪迹，他终于不甘寂寞，乘独脚天尊重出江湖之便，也蠢然而动了。在两人左右，有一大群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强寇，一个个磨拳擦掌，怒目而视。

在下首，降龙僧和少林弟子屹立如山。身后，中州三义和亡命花子，还有一群武当高手，更有一些不知名的白道英雄，其中包括谢韬三父子，也一个个怒形于色，准备动手硬闯。

十

只听降龙僧以不徐不度、庄严清晰的嗓音说道，“章施主，贫僧不是不按江湖规矩，存心捣乱。想当年，五怪血洗开封群英镖局，一百三十六名无辜男人，无一幸存；侠义门人，誓与五魔势不两立，晃眼将近三十年，章施主当不会忘怀。目下独脚老魔既敢公然出山，还惧老衲这区区二十余人吗？况且，武林中也有成规，除了帮派升堂，或是执法禱师，不许外人参与之外，其余无不欢迎外人参加。独脚老魔既然举行出山大典，更应让外人一观盛典之威，为何坚拒老衲前来观礼？”

三步追魂一字一吐地说道：“袁兄出山大典之日，并举行加盟之礼，故绝不许外人偷觑，此乃江湖禁忌。大师所请，恕难如命。”

金眼龙隆威沉声道：“那么咱们就动手，咱们乃是寻仇而来，哪管这许多闲事？”

亡命花子也叫道：“按江湖规矩，必须将咱们这一群消灭净尽，你们方可举行出山大典，不然将我们置于何地？未免太狂妄了。”

三步追魂阴森森地说道：“你们少不了一死，大可不必急在一时。”

降龙僧沉声道：“章施主是打定主意不让老衲上去了？”

三步追魂和妙手飞花左手一伸，袖底紫铜管露出管口，正对着众人。三步追魂嘿嘿冷笑道：“子午六阳针为武林一绝，任何人也无解药可救，专破内家气功，能避得开针雨之人未曾有。谁要先闯，且试试章某能否伤得了他？”

降龙僧哈哈朗笑道：“少林派虽算不了什么，可是菩提禅功也不算雕虫小技。阁下自问，能否伤得了老衲吗？”说完，向前跨出两步，寿眉一轩，神目如电。

三步追魂心中一凛，但仍阴阴一笑道：“大师如果您迫在下出手，休怪章某心狠手辣。即使你有所恃，却无法阻止贵门下死伤。”

金眼龙掣下金光闪闪的两截金枪，向降龙僧说道：“师兄，何必和他斗

口？咱们倒得试试子午六阳针，是否真有鬼神莫测之能。”正在双方准备动手的刹那间，众人身后已传来一阵轻甜的笑声，有人在说：“云哥，这些人在做什么？”

众人一怔，但谁都不敢分心回头瞧。三步追魂这一群人，却看得十分真切，那是两个俊逸绝伦的书生，正轻摇折扇提着衣尾向上走来。

两人正是逸云和如黛。逸云呵呵一笑，答道：“他们在打架哩！我们走，别怕，不惹他们就是。”

小径上，一众侠义门人全将小径左右占住，中间留出只容一人通行的空隙。两人一前一后，排众直上，直抵金眼龙和降龙憎身后，逸云说道：“借光，小生要上山去走走。”

左侧的亡命花子一见逸云，不由一怔，心说：“又是这书生，这船巧？小黑子不见了，换了一个更倜傥的小书生。尹成，尹成！你终日打雁，却教雁啄瞎了眼睛，他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他心中一动，突然叫道：“小兄弟，且等会见，人家不教上去哩！”

逸云冲他一笑，道：“小生足迹遍及天下名山，还没听说不准人经过之路哩！老丈别笑话了，这里不是禁地嘛？”

金眼龙右移一步，方看清身后的逸云。他好意地说道：

“小哥儿，快退！这儿凶险，目下不可往前走。”

亡命花子突又心中一转，说道：“龙兄，让他俩走。读书人不是呆子，让他见识见识也好。”说完，向金眼龙连递眼色。

正说话间，山上奔来一个灰色人影，一晃即至，好快！他身形一定，众人才看清那是毒僵尸古奇。他一翻阴森森的鬼眼，向三步追魂说道：“让他们上，生有时死有地，大珠台正是他们肝脑涂地之所，他们选对了。”

说完，啧啧狂笑，令人毛骨悚然。笑完，转身定了。三步追魂大手一招，也率众贼转身向上掠去。

向天台上，一排虎皮交椅之前，摆着一张雕金长案，上面摆着一个巨大香炉，和一切法器器物，案前还有一把长剑，和一把光芒闲闪的已首。两侧分列着十六名执事小贼，一色大红劲装，手上各执着香烛纸幡一类物品。

东西两棚，坐满了前来加盟的黑道强寇。东棚之上，赫然高坐着天魔地煞两夫人和如烟八女，只是不见如意道婆和巫山怪姥，如烟八女今天打扮得更娇艳绝伦，一色银纱云裳，珠翠满头，肩上没披小坎肩，却微露粉颈和胸前一处三角形雪肌，衬着高耸的乳峰，令人见之心动神摇不克自持。

他们在小蛮腰鸾带之上，皆佩着长剑，不时向棚中人含笑颌首，秋波脉脉含情，令每一个和她们照面的人，都感到；色然心喜，神魂颠倒，都认为小妞儿在向暗送秋波呢。

降龙僧和众侠一到，东西两棚之人，正都纷纷站起，大为诧异。

天魔夫人和众女，脸上皆泛起令人难测的微笑，这微笑之中，却流露出令人悚然的神色。

八女之旁，站着金毛吼景泰；拘魂无常詹化；和鼻头掌心敷着金创药刚刚逃回来的满天花雨狄云；洞庭八寇；还有几个狞恶的老少。

侠义道众人，一见东西棚全坐满了人，便在西棚左右两端一分，各占地势戒备。

亡命花子向降龙僧低语一阵，老和尚一双神目，向天魔夫人和八女，注视了半晌。

众女心中全都一震，他们感到老和尚的目光，似若穿人肺腑，而且极不友善。

逸云和如黛大摇大摆走在最后，还没有到呢。

突然金锣“当当当”大鸣三下，沉重的声浪宣传九霄。台前三个阴阳先生，突以高亢的喉音大喝道：“午时三刻，日影中天；时辰已到！”

台上人影乍现，由台后首先出现了桐柏山主摄魂魔君太叔权庞大的身躯。

这一瞬间，逸云和如黛恰好到了。众人全神贯注台上，未留意两个书生到来。四周担任警戒的小贼，虽看到也未介意。逸云突然呵呵大笑道：“怎么？这儿在打罗天大醮，超渡亡魂吗？好啊，有得瞧哩！但看排场却又不像哪！”

如黛也变着假嗓子大叫道：“哪里是打醮？一无道士，二无和尚，台上十六个人穿的虽是红衣，却不是道服袈裟嘛！”

逸云又高声说道：“道士和和尚都在台下，瞧，那不是？但他们没穿法服，怪！”

如黛又接口道：“他们都挂刀背剑哩，干啥？”

两人这一肆无忌惮一叫嚷，登时引起一阵骚动。

如烟八女眼中泛起惑然之色，却替两个书生干着急。

台上的摄魂魔君蓦地大吼道，“两个小狗子什么的？来人哪，宰了他们。”

西棚中飞掠出两个人影，刀光一闪，向两人扑到。

“哎哟！”两人突然狂叫一声，扔掉刀掩住右肩。踉跄地站稳。

灰影一闪，亡命花子已经掠到，他向逸云叫道，“小兄弟，退回！让他们先举行大典……”

“大典如举行，你们还想办事？众恶一加盟，试问你们能在百余人中侥幸么？”逸云突用传音入密之术说。

“趁他们还未加盟，三心两意之际，正好先行发难。再等？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如黛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

亡命花子心中一凛，也恍然大悟，拱手一礼道，“老朽鲁莽，不识高人，恕罪！承教了。”

便又向降龙僧叫道：“事不宜迟，我们动手。”

降龙僧略一迟疑，耳中突听到清晰的语声：“众贼如加盟，全力齐心，危矣！为何迟疑？”

降龙僧如大梦初醒，大踏步而出，高叫道：“阿弥陀佛，老衲请见袁施主。”

台上人影急飘，出现了毒僵尸古奇、三步追魂章钧、和十八年踪迹杳然的独脚天尊袁天雄，还有三名奇形怪状的老鬼。独脚天尊厉声叱道：“老秃驴，你真要闹场捣乱吗？”

降龙僧一顿方便铲，也厉声道：“袁天雄，开封群英镖局一百三十六口，尸首早已化泥，你还活着，天理何在？天涯海角，你能躲到几时？你下来，老衲要向你讨个公道。”

“谁在这儿撒野？”

声如巨雷，令人气血为之一涌，随即出现一个面如淡金，身材奇伟的怪人，两只大眼眶，中有一双四面漆黑天中间金芒闪闪的眼珠子，高颧骨，

削颊尖嘴，两个黑洞洞的大鼻孔，灰发蓬然，兜腮戟须。乍看去，九分像鬼，只有一分像人，也像一只枭头。

他身穿灰色长袍，袍上全是掌大的黑斑，特宽特大，看去不像是长袍。

怪人一出现，全场鸦雀无声，透出阵阵深长呼吸的声浪和寒噤之声。

降龙僧倒抽一口凉气，暗叫道：“这魔头竟在此出现，大事休矣！”

亡命花子脸上泛上青灰，他附耳向逸云道：“不好！这是与祁连阴魔齐名，字间闻名丧胆的魔头，金面狂泉粟飞。早数十年前传说他已死了，想不到竟会在这儿现身，大事去矣！”

逸云淡淡一笑，轻声说道：“这魔头交给小生。请转告少林诸位门人，敌众我寡，可和他们叫战，较量个人功力，切忌群斗。”

亡命花子折到降龙僧身畔，低声商讨去了。

如黛却高声道：“咦！台上的东西到底是人是鬼？多吓人哪！”

“当然是人，可是鬼气冲天，要说他们是鬼，亦无不可。瞧！那个高个儿真可与僵尸媲美，几可乱真；不同的是，他还有一口气在。”逸云哈哈地笑，语中极尽挖苦。

金面狂泉和毒僵尸，全被气得怒火如焚，金面狂泉金眼怒睁，阴森森地说道：“小畜生，你该受剥皮抽筋之祸，你是谁？师门何人？”

逸云轻摇历扇，没理他，却向降龙僧大声道：“老和尚，你们请退开一旁，小生要办事。”说完，又用传音入密之术说：“大师可在一旁待机行事，晚辈先诛此魔。”

降龙僧合掌一礼，念声“我佛慈悲！”举手一招，率众人退在一旁，四面散开戒备。

逸云面向台上的金面狂泉哈哈一笑道：“小生乃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出来污阁下之耳，不说也罢。你，出言不逊，无礼已极，滚下来让小生剥你的皮瞧瞧。”

如黛也呵呵一笑，用折扇儿向毒僵尸一指，说道：“活僵尸，你下来，小生看你是真的僵尸呢，抑或是吓唬人的怪物？下来！”

金面狂泉赫然震怒，向独脚天尊大怒道：“天雄，拿下他，要活的。”

毒僵尸突然说道：“师父请息怒，待徒儿擒下他们。”

他还来得及下台，洞庭八寇突然飞掠而出。

金面狂泉大吼道：“站住！什么人？”

洞庭八寇惊得倏然止步，老大躬身答道：“晚辈洞庭谭其，为老前辈代劳，拿下这两个小辈小狗。”

金面狂泉阴阴一笑道：“你不能破了我老人家的规矩。念你们意出至诚，饶你们一次，每人留下一臂，给我滚！”

洞庭八寇大惊，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金面狂泉一见他们迟疑，即向毒僵尸一举手，灰影一闪，快如电闪射到。只听惨号连声，洞庭八寇尸身向四面抛散，腥风四扬。

金面狂泉太过自信，他想在这一群亡命之徒中，树立自己的统御权威，故而以杀鸡儆猴手法杀了洞庭八寇。这一来，反而民心尽失，所有的恶寇们全都寒心，对老魔悚然而惧，顿萌退意，谁还愿意替他卖命？

金面狂泉弄巧成拙，得到了相反的效果，真是天意，便宜了一群侠义道英雄们。

毒僵尸一举击毙洞庭八寇，身形未定，如黛已收了折扇，嘻嘻一笑中

闪身前扑，一面叫道：“狗咬狗，不坏。好啊！看小生也劈了你。”

毒僵尸冷哼一声，大袖倏扬，攻出一招“上下交征”，腥风左上右下同时疾卷，尘土飞扬，罡风锐啸。

如黛嘻嘻一笑，功力已提至十成。昨晚她吃了大亏，就是要找机会报复，一上来就全力进搏竟用上了“奔雷八掌”盖世绝学。

袖风凌厉地攻到，腥风触鼻。她的家传绝学“朝元真气”已弥漫全身，夷然不惧，闪了声“打”！

第一招，“电闪雷鸣”。但见啸声如电，急如闪电，罡风像是排山倒海般向前急涌，百十只掌影向前急拍，直透袖影。

毒僵尸吃了一惊，大袖舞成一道力道无穷的钢墙，想全力自保。但听殷雷连鸣，劲风接触时的震鸣触耳惊心。

奔雷八掌端的奇奥绝伦，“电闪雷鸣”一招刚过，已将毒僵尸迫退了丈余之遥。

老魔好不容易接了一招，向侧飞飘丈余，厉声道：“臭狗，你会电雷掌，你是普陀的风雷僧门人？”

如黛叱道，“滚你的风雷掌！打！”腾身猛扑，又是一招“奔雷震妖”，端的急似惊雷，声势之雄，令人心悸。

毒僵尸大吼一声，运起僵尸功，双袖似铁，腥风如山。两人一接触，殷雷之声大起。

逸云放了心，他向面现惊容的金面狂梟叫道：“金面狂梟，你下来，小爷也教训教训你。”

“金面狂梟”四字一出，东西两棚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他们只道独脚天尊是今天的主人，没想到竟是这个黑白两道人皆畏如洪水猛兽的魔王，怎得不惊？所有诸人，全都脸上失色，暗暗叫苦不迭。

金面狂梟向独脚天尊一摆手，说声：“小心了！”

独脚天尊答声：“弟子理会得。”便悠然降下三丈六尺高台，远飘六丈外，翩然落地点尘不惊，轻功之佳，令人刮目相看，端的已臻化境。

他急掠逸云身前，铁拐一柱地，正待发话。逸云不容他发话，哈哈大笑道：“独脚贼，老残废，你不是要找四海狂客他老人家么？凭你也配？且接下小爷的“狂澜二九式”一十八掌。接着了。”

他将折扇插在衣领内，掌影如山，像是狂澜既倒，江河决堤，虽没有掌风，却有万千掌影一泻而出，攻向独脚天尊全身各处，急如狂涛怒涌。

独脚天尊四面游走，一面厉声大吼道：“小狗，你是何人？竟会那老匹……”

他话未完，逸云突然招式一变，攻向他的下盘，暗劲潜流触肤欲裂，威力何止增加八倍？这才是“狂澜二九式”贯以内家真力无上绝学。四海狂客凭这套“狂澜二九式”神奇的掌法，享誉武林近一甲子。就不注以内家真力，也足以惊世骇俗，如贯入内家真力，则专破内家气功，无坚不摧，确是武林一绝。

逸云存心速决，手下绝情，上手绝招迭出，放手枪攻。

独脚天尊单足柱地，进退如风，铁拐风雷俱动，奋起周旋。可是他功力虽已炉火纯青，仍难与龙吟尊者以醍醐灌顶大法所调教出的一代奇葩对阵，真力相接的刹那间，他只觉浑身热血无法控制，而袭到的奇疑暗劲，常令他生出窒息之感。

逸云连攻九掌，独脚天尊额上大汗如雨，手脚逐渐迟滞，眼中已现出恐怖的神色，退了近五丈远了。

台上的金面泉突然向下急扑，并厉声大喝道：“快退，小心……”

“砰”一声大震，铁拐砸入地中三尺，尘土飞扬，地面亦为之震动。独脚天尊吭了一声，肋下达中两掌，玄玑穴上一麻，向后便倒。

同一瞬间，毒僵尸那面也起了变化。空中荡漾著如黛的轻笑声，和毒僵尸的阵阵厉叫，令人闻之觉毛骨悚然。

“奔雷八掌”旷世绝学，攻势凌厉无比，一阵子凶猛的急攻，把邪功盖世的毒僵尸迫得手忙脚乱，怒叫如雷，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恼得他火起，猛地一声鬼嚎，趁如黛一怔神间，僵尸功运足了十成劲，暴叱一声，铁灰色的一双瘦鬼手倏然由袖中伸出，十只长长的指甲箕张，双掌向前急拍，狂猛地拍出两掌，狂飘候又起。

如黛被他的鬼嚎声吓了一跳，不知道这老魔鬼搞什么鬼，略一怔神，被他脱出了掌力笼罩的范围。

毒僵尸袖底出手，全力攻出两掌；如黛一看就知道老魔要拼老命，冷笑一声，双掌推出一招“雷震泰岳”，她也用了全力，硬接来掌。

“轰隆”一声大震，两人各退两步，尘土飞扬，腥风四荡，三丈内走石飞沙，人影依稀。

如黛毕竟年事过轻，没有老魔内力修为浑厚，一招硬拼，略落下风。但她夷然不惧，怒叱一声道：“再来一掌！打！”欺身抢近，又是一招“雷震泰岳”。

毒僵尸接了两掌，心中更惊，看这娃娃年纪不过是十来岁，能接下全力一击，委实令人难信，而且又能继续抡攻，岂不令他惊骇？便也大吼一声，双掌齐推。

两人连拼五招，整个广场中尘埃弥漫，东西棚及降龙僧等人，全感到大惊。这场武林罕见的高手拼搏，绝难取巧，功深一分就稳操胜券；看两人功力似乎不分轩轻，谁想到这小书生有这么深厚的功力？

殊不知昨晚如黛受伤，逸云不惜损耗真元，替她打通奇经百脉，疏通真气，她的修为本有根基，经此一来，功力突进三成，故而僵尸功很难讨好。

东棚上的如烟，一双星眸终在逸云身上转，等逸云一叫出“四海狂客”四字，突对地煞夫人附耳道：“妈，是他们！我们也该动手了，师祖婆她们也该到啦！”

地煞夫人问道：“你说谁是他们？”

“云弟和黑弟，正是这两个书生。”到底女孩子心细些，一请便着。

“可能是他们。多等一会儿，要是你师祖婆得手，真也该到了。”

独脚天尊一倒，天魔夫人再也等不及啦！她突然以袖掩面，“哎”了一声，原来这是动手的信号。

大扭儿如霞正站在满天花雨的身畔，这受伤恶贼直流着冷汗，怔怔地呆视棚下惊天动地的激斗，毫无防备身旁有人发难。

如霞突然娇叱道，“恶贼你敢？”敢字未落，满天花雨肋下挨了一匕首，直透心室。

崩簧微响，他身前站着的三名悍贼，被他袖中紫铜管射出的于午六阳针，打了个满身窟窿。他右手也射出五朵银桃花，飞向右首的金毛吼和拘魂无常。

满天花雨一倒，如霞尖声叫道：“大庭广众之间，你这……”她一面叫，匕首已经一旋一扳复出。她忽又掣下长剑，只一点，剑由创口戳入，满天花雨的尸骸方行倒地。

这一突变发生，不过是眨眼间事。如烟突然接着叱道：“狄老贼不是好人，我们找他算账。”

金毛吼一向瞧不起三步追魂师徒三人，银桃花射到，距离极近，饶你是金毛吼功力再高，也无法全部躲开，何况在淬不及防之下？“得”一声脆响，一朵银桃花射中大腿后侧，两瓣花瓣儿嵌入肉中，差点儿一腿报废。幸而银桃花未注内力，无妨。

拘魂无常更糟，就刚转身前跃，一朵银桃花在他右臀上开花，要不是臀肉奇厚，这一下准完蛋。

金毛吼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手一抄长刀闪电似出鞘，在如霞长剑还未拔出的同时，寒芒一闪，满天花雨的脑袋分了家。

拘魂无常狂叫一声，跳下了台后，他要躲到下面树林中验伤敷药。刚一折入十余丈外枫林，突觉身后衣袂飘风之声已经到了身后。

他转头一看，叫声“糟！”向山下如飞而去。他受了严重创伤，功力大打折扣，所以赶快逃命。

追到的人，正是谢韬父子三人。三人一声不吭，展开轻功衔尾直追。追的方向正是辰州府，父子三人大喜。

金毛吼斩了满天花雨，如霞向他妩媚地一笑，娇媚地敛衽一礼，媚笑道：“谢谢你，景前辈，这恶贼毛手毛脚，小女子羞愧难当……”

她嘴里说羞愧，可是却妩媚地俏笑。金毛吼没注意这些小细节，他只看到这小妮儿吸人眼光之处，也记挂着腿上伤势。他一拍胸膛说道：“走！我替你找妙手飞花和三步追魂那狗东西。”

“走哇！景爷。”由景前辈叫成了景爷，金毛吼更神气了，他向众女一招手，赶向后台。

后台之下，妙手飞花正和一名庄丁说话，那庄丁是骑着快马赶来的，正满头大汗喘息着禀告道，“大爷，不……不好了！”

“胡说八道，怎么不好？混蛋！说！”妙手飞花大吼。

“巳时正，庄中杀入两个蒙面人，杀了守望人，放下了吊桥，接进一批蒙面男女。”

大爷，好惨！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奴才幸而由辰州赶回，眼看大事不好，只好飞马赶来报信，大爷请快定夺。”

“混蛋！守庄的人在于啥？难道全是脓包？”

“那些人艺业高强，一个个势如疯虎……”

“去传我的话，本庄之人速行返庄，叫二爷速来，我先走一步。”

他想先走，已晚了一步，金毛吼和八女已经赶到，他怎走得了？

东棚上一乱，降龙僧只道众贼已经发动，蓦地大吼：“结阵自卫，杀！”人影疾闪，少林弟子纷纷四人一组，结成方阵。高手和其他侠义英雄，拔兵刃各找对象。

东西两棚呐喊之声惊天动地，有些人挺身而斗，有些人脚底抹油，纷纷四散。

摄魂魔君太叔权一跃下台，古怪的摄魂剑异啸一起，直令人心血一沉，浑身无力。

摄魂剑一挥之下，立将两名少林僧人挥成四段。

突然，西棚顶端响起一声清啸，魔音为之一顿，随啸声找到了英俊绝伦美丽无双的玉麒麟夫妇，两支银芒四射的长剑，剑气锐啸，飞扑摄魂魔君。

降龙僧截住一个使地蛇枪的老儿。金眼龙挡住三名使砍山刀的花甲老翁。双方势均力敌，好一场混战。

金面狂泉晚到半步，独脚天尊已中掌倒地，并被逸云点了穴道，晕倒地上。

逸云不等金面狂泉走近，抓起独脚天尊向奔来的地煞夫人扔去，并大喝道：“接着！”喝声一落，双掌向金面狂泉连攻八掌之多，把金面狂泉迫退了三步，不让他有抢救的机会。

地煞夫人不接人，长剑疾挥，晕厥了的独脚天尊已无法运功护体，剑过胸断。她伸手抓住上半身，飞快地摘下老怪的心，扯头巾包了藏入怀中，向台后退踪八女。

金面狂泉骤不及伤，被逸云连攻八掌，竟然退了五步，心中一凛，狂吼一声，立时回敬了三袖五掌。

老魔功力之强，委实已臻登峰造极之境，每一掌但见狂飙大作，风吼雷鸣，确是骇人听闻。

逸云初逢敌手，全神凝志运掌，“伽蓝禅功”护住全身，放手抢攻。

老魔近两甲子的精深修为，每一掌潜力足可撼山搅海，一近逸云身畔，罡风即被神奇的暗劲所震散。他功力浑厚，逸云尚不能以禅功反震回去，所以全力进搏之际，端的令人望之变色。

好一场武林罕见的狠拼！

但见人影飘摇，狂风大作，暗劲接触时的音爆声，震耳欲聋，附近十丈方圆内无人敢于接近呢。四周的高手们，被无穷威猛的潜劲迫得四面散去。

两人此进彼退，渐近东棚，突听隆隆一声大震，东棚左端三根大柱被两人所发的劲道，突然震断。

东棚左端一垮，两人又回到场中。逸云在迫进的瞬间，瞥见如黛正以如幻步和毒僵尸狠斗，奔雷八掌并未抢得上风，却仍然放手进攻。毒僵尸已经掣下他那成名兵刃毒鬼爪，急似雷霆大发雄威，三丈内爪影八面风生，伸缩之间鬼爪尖可远及八尺之外。

他这毒鬼爪乃是紫金掺以缅铁精英所炼就，乌芒闪闪中略闪紫光，柄长三尺，前面的鬼爪可以突然伸长两尺，爪有五指，中食二指伸直微向内弯，余散指屈曲如钩，爪上染有神奇歹毒的腐尸毒液，中者必死。死在他的鬼爪下的冤鬼，这数十年来端的擢发难数。

逸云大为震惊，这丫头轻敌之念又犯啦！他蓦地大吼道：“兵贵神速，黛，用剑制他死命，拖不得。”

金面狂泉大吼道，“你做梦！接招！”迎面连环劈出两掌。

逸云抢进两步叫道：“我的梦不坏哩！”立时挫腰回敬两记。

“紫电神剑！扫云山庄的人！”有人忽然大叫。

“这俊美的假书生，定是大闹郑州群英擂的九天玉凤周如黛所假扮的。”有人也大声叫。

“是的！她的功力又进步了，竟能压下毒僵尸的凶焰，扫云山庄的绝学确是高明哪！”有人站在西棚顶上叫。

紫芒暴射，剑气的锐啸慑人心魄。姑娘一剑在手，八面威风。“飞龙剑

法”一出，发自千年神刃，威力何止大了十倍？但见如黛飞腾搏击，矢矫如龙，紫芒吞吐间，剑气裂人肤发。她已经可用剑气克敌，距以气御剑登峰造极之境已是不远。

玉麒麟夫妇到得甚晚，先前景况一无所知。玉麒麟功力比摄魂魔君略高半筹，可是他得分心，用伏魔神音克制神奇的摄魂剑上历发出的报魂魔音，故而双方拉成平手。

紫衣仙子和四名黑道高手周旋，也刚好势均力敌。

夫妇俩先前还留意找寻爱女所扮的小黑于，甚是失望。

虽则他们已看出假书生与爱女极钟似，但她用的是“奔雷八掌”，与武林各派迥然不同，更不是扫云山庄的“兰花指”和“扫云大九式”。加以如黛用的是如幻步，身法太快，未免有点模棱之感，夫妇俩不敢断定是她。

众人哗然惊呼，紫电剑紫芒耀目，还用问？准是这丫头无疑。紫衣仙子娇叱一声，忽然以全力进击，扫云山庄的绝学“飞龙创法”也倏然出手，在她手上发出又是一番竟景。人如九霄龙跃剑似万道银蛇，凌空飞腾搏击，向四贼迎头扑去。

“着着着！”她一连串娇叱，银芒疾逾电闪，下扑之势如惊雷下搏，绝招“天龙行雨”突然出手。

万千银芒飞洒而下，四恶贼倒了两名，血雨随剑飞溅，惨叫声惊天动魄。

余两贼身手略为高明些，银芒剑气一洒，他俩剑出“万笏朝天”，想硬架硬震凌空扑来的紫衣仙子。剑气一触，两贼骇然震惊，向下一挫腰，双足疾点，不退反进，向前伏地窜出三丈余，腰杆一挺，亡命飞奔下山去了。

紫衣仙子力毙二贼，剑芒一闪，掠向摄魂魔君，她叫道，“太叔权，前天晚上让你松松筋骨跑断了狗腿，还不逃命，准会血溅青龙岭。”

摄魂魔君空自暴跳如雷，可是又无可奈何。眼角留意四周形势，只觉心如刀割。费尽苦心请到的天下强寇，大多数已溜得无影无踪，真正文撑残局的寥寥无几，已到了日薄西山的残喘苟延局面了。

这边逸云一声叱喝，金面狂梟也如大梦初醒，他厉叱两声，全力劈出两掌，将逸云边得身形稍顿，向东棚后空地闪电般掠去，一面叫道：“小子，你来；这儿死尸太多，咱们到空地上见个真章。”

逸云一看局势稳定，大为放心，只一闪，便跟踪追到。大喝道：“看掌。”

金面狂梟早有准备，拼掌占不了丝毫便宜，何必挨打？真是太傻啦！逸云双掌攻到，他右闪八尺，乌光一闪，梟首杖已由腰下掣出，扫出一招“罡风扫云”，足可碎骨裂肌的如山潜劲，发出嗡嗡狂啸一涌即至。

逸云心中一凛，他感到压力奇大奇重，将护身神功震得不住翻涌，要真挨上一记，可有点禁受不起，不用绝学恐怕得埋骨此地。

“来得好！”他晃身疾退两步，降魔绝学“梵音掌”交叉劈出，满天梵唱震人心弦，绵绵不绝的暗劲潜流，如长江大河似的向老魔滚滚袭去。

梟首杖招式一缓，但所发的杖劲仍然凌厉无匹，竟然在狂涛似的滚滚罡劲袭击之下，保持着均势，可见老魔功力之高，委实足以傲视武林。

但金面狂梟心中吃惊非小，梵音掌一出，龙吟尊者的传人定是这小子，龙渊剑也必藏在这小子身上。老和尚的“伏魔慧剑”乃是宇内独一无二的无上绝学，龙渊剑乃是千古神刃；他这根黑玉精英的宝杖，不怕任何兵器，却怕龙渊剑一类千古神刃。所发的内家暗劲，只消经宝刃一震定会凝聚无力，

大打折扣。

他不知龙渊剑并未在逸云手中，但先声夺气，他已心中早寒，连攻五杖迫退逸云三步，只一晃人已远退三文外，向山下枫林掠去，口中并厉声叫道：“小辈，咱们后会有期。”声浪传至，他人已到了十余丈外枫林边沿。

逸云没想到这老魔未露败象，即半途逸走，叱喝道：“有帐今天结算，休走。”流光遁影身法奇快，向前猛追。

金面狂梟桀桀大笑，插好梟首杖，双手一张，衣袍张大如翼，向山下一掠而下，半途折向由左振翼急飞，竟然向西河冲去。

十一

逸云骇然，知道无法追上，摇头叹气道：“这狂梟功力似比我还高，日后真麻烦着哩！”

他回身竟冲后台，那儿情势危急。他突然清啸一声，掣下背领上的折扇腾身猛扑台后。

向天台之后空坪，双方正在舍死忘生拼搏。

妙手飞花正想奔回乌枫岭，查看是哪一路的对头竟敢毁他的庄院，如霞八女和金毛吼已经奔到，走不了啦！

这恶贼算得是半个主人，金面狂梟师徒就住在他的庄中；大珠台下这一片基业，却是他的通家好友矮钟馗薛恒的别墅。说是好友，其实矮钟馗的艺业，比他师父三步追魂章钧还强得多多。

这些恶贼还在后台休憩室呆着，并未登台，对台前的突变还未弄清，刚走出休憩室呢。

金毛吼见面就大吼道：“狄老狗，你竟然授意狄老二暗算景太爷，今天不是你就是我，纳命来！”

金毛吼真够狠，腿上的创口真令他咬牙切齿，不由妙手飞花分说，长刀近身就是一记“力劈华山”。

妙手飞花弄不清内情，一头雾水，百忙中闪身横飘丈外，如烟已经抢到了。但见银色光华飞射，飞旋而来，剑影所至处，冷电寒芒直迫内腑。

他骇然一震，掣剑左跃，大叫道：“五姑娘，你怎么了？快住手！”

“别装糊涂，你去问景爷！”光华如电，展开狂攻。

妙手飞花知道姑娘的剑是无价至宝，千古神刃，早些时候他就听朋友道及，龙渊剑已经重出江湖，先前还心中存疑。这一看姑娘手中剑银芒如电，但见光华四射，就知准是龙渊剑啦！

如烟一阵急攻，把老贼迫得左闪右避，他那把长剑不争气，不敢招架，只用小巧工夫寻瑕蹈隙出招，想不到别扭之至，枉有一身绝学，半点也用不上，光挨揍真够他受的。

金毛吼一刀走空，近身窜到一个矮胖的黑脸乱须老贼，长剑急似灵蛇，在大吼声中连攻八剑几如狂风骤雨，剑气慑人心魄。

金毛吼在漠外横行，与五毒阴风汪修全功力相去无几，列于一流高手而无愧色，想得到绝非易举之辈。长刀贴身进招，形同拼命，但见刀光漫天

彻地，劲风裂肤生寒。剑如灵蛇吞吐，刀如狂狮舞爪，两人一照面，接化八招还了四双奇招，刹时罡风怒号，人影模糊。

如霞如雯如云三人接着三步追魂，略占上风。皆因章老贼的蛟筋带已被逸云夺去，成名兵刃一丢，他的凶焰消失了三成，目前只用一支长剑应付，所以让三女挡住了。

其余四女各找对手，刀光剑影飞腾，惨号时起。

这时天魔地煞两夫人随后赶到，与如烟全力进迫妙手飞花，把老贼迫得怒叫如雷四面游走。

蓦地里山下人影疾闪，到了如意道婆和巫山怪姥。而西棚之内，妙手飞花的手下小贼和友好一二十人也一拥而上，杀声叱喝声惊天动地。

天魔夫人一见如意道婆奔到，趁空儿问道：“师父，怎样了？”

老道婆答道：“精光大吉，痛快淋漓！”她一挥玉如意，抢近妙手飞花身后，先砸破由侧方扑来一名凶汉的脑袋，再向老贼后心便砸。

众贼一拥而上，其中高手为数不少，把金毛吼和十二名女人围住，立时主客易势。

首先是金毛吼渐露败象，他腿伤一经震动，血流得更多，血一流真气便无法控制，手脚即渐慢。他为人奸滑，一看不对劲，突然大吼一声，一刀迫退矮钟馗，火速后撤，一面叫道：“姓钟的，转告章老狗，后会有期。”

长刀一挥，向东便闯，但见刀光如匹练，人头飞跌，血雨激射，挡路的三名狠贼立毙刀下。等矮钟馗追到，他已闯开一条血路了。

如烟一把龙渊剑，光华四射，矢矫如龙，盯紧妙手飞花不舍。她杏眼喷火，粉面杀机重重，一扫柔媚之态，微泛青色，紧咬银牙运剑，奋身前扑。

这一阵狠斗，她们人孤势单，落入重围，危机一发。

妙手飞花一见大势已定，不由心花怒放，未免得得意忘形，他八方游走，一面向如烟淫笑道：“你等着，狄爷擒下你留为自用，八女中你最美，深得我心。哈哈，乳峰儿尖挺，臀儿不够丰，柳眉儿紧贴，定然是黄花闺女。呵呵！我老人家艳福不浅……哎……”

如烟毫不动容，她听多了淫言秽语，内心不起波澜，更不冲动，冷静地听老贼说着，剑势故意一缓。

妙手飞花一面得意地胡说八道，一面觅机近身。这时他正闪到如烟左侧，突然向前陷进一步贴地一滑一飘，剑奔上盘，左手剑诀突由下疾出，径点姑娘章门穴，“浅”也刚溜出口腔。

姑娘就等这一次机会，身躯微仰，出其不意猛地旋身，龙渊剑贴身疾转。

剑过无声，妙手飞花剑断指落；他色迷心窍，着了一记狠教训，惊叫着仰身急肘，“金鲤倒穿波”脱出光华笼罩之危境，一发千钧，差点儿又挨一剑。

他凶心顿炽，在突然暴退之际，五朵银桃花发射，袖底一声微响，一筒子午六阳针像一蓬骤雨，在银花之后贴地射出，无声无影一闪即至。

姑娘已步步提防，但她未想到老贼会在中剑仰身飞退的瞬间，竟然射出两种歹毒的暗器，也更没料到子午六阳针会由下面射来。

她舞剑护身，相距太近，想闪避已不可能，只能用剑自保。她的暗器传自乃母，地煞夫人却又传自妙手飞花，所以对银桃花的来向和性质知之甚详，在五声叮叮脆鸣声中，二十五瓣花瓣儿四下里穿坠，被龙渊剑全行震碎。

在剑气一荡之下，子午六阳针被震降半尺，向下略沉，仍向前急射。

“哎呀！”姑娘只觉膝上五寸大腿之上，有五处火辣辣地一麻，知道糟了！惊叫一声，仰面坐倒。

她身后本有三名狠贼，有两人也狂叫着躺倒，另一个不知同伴因何惊叫，略一怔神却又重行挥剑扑上。

同一瞬间，妙手飞花也咕冬一声，撒手丢剑跌落埃尘，像倒了一截大木头。

原来他向后倒转，全神发射两种暗器，未料到如意道婆刚往这儿退到，眼角早将恶贼看清，玉如意一振，一缕淡淡轻雾四散。恶贼只觉鼻端淡香一冲，立时知觉全失。

三步追魂的长剑，也在这一瞬间将及如意道婆腰肋。

逸云到得正是时候，人未到手中豆粒已电闪而至。

一剑扎向如烟的凶悍恶贼，天灵盖嵌入一颗黄豆，直抵脑中，人向前一栽，剑仍向前扎。

姑娘浑身无力，眼睁睁待死。育影一闪，恶贼尸身飞抛丈外，她已到了逸云肋下。

逸云向三丈外的三步追魂一扇猛拨，一脚挑起龙渊剑，收扇取剑，一气呵成，挟着如烟飞扑矮钟馗。

如意道婆正命在须臾，无法自救，眼看难逃一剑之厄，但仍向旁急闪。

蓦地“铮”一声响，三步追魂的长剑突然齐锷而折，老贼也“吭”了一声，手肘似已折断，剑亦脱手下坠。他真够狠，左手一伸，袖底子午六阳针一闪而出。

岂知逸云急于救人，以毕生的浑厚神功一扇扇出，罡风一卷便至，针雨向两侧横飞，反而伤了几名恶贼。

如意道婆一见机不可失，怎肯饶他？一跃而前，趁老贼眼目难开，身形踉跄的瞬间，玉如意一冲，血花飞溅，三步追魂由头至胸血肉模糊，呜呼哀哉！

两个恶贼一死，群寇胆落魂飞，怎禁得起十一条雌老虎母大虫的发威？除死的以外，逃走的不会多于五名之数，可说一败涂地，几乎全军尽没。

逸云扑向矮钟馗，这矮鬼还在和二妞儿如雯胡缠，东摸西掏大肆调情，却不知死之将至。

这急剧的变化来得太突然，也太快了，矮钟馗还来不及看清，逸云的清叱已到：“雯姐，退！”

退字一到，光华倏涨已临矮钟馗顶门。

矮鬼连人影也没看清，百忙中旋身一剑挥出。

光华一振一绞，矮钟馗会变，他和他的剑变成七八块，四散飞走了。

逸云不管怔在一旁的如雯，他急问呻吟着的如烟：“芸姐，伤在那儿？怎样了？”

如烟软弱地说：“别管我，于午六阳针世间尚无解药，每日子午两时，浑身血脉暴胀，痛苦难当，十日之后血肉碎裂不治而亡。我……我活不成了！但父仇未报，死不瞑目。”

逸云探囊取出一颗丹丸，塞入她口中，急声说道：“芸姐，别灰心，你得听我的话，一切我会尽力。”他将如烟交给如雯，说：“雯姐，请照顾她，我就来。”

他将如烟塞在如雯怀中，提着龙渊剑飞越三丈六尺向天台，纵落场下。少林弟子全由右侧向后台涌，他不知他们所为何事。举目一看，场中除了数十具死尸之外，已不见一个活人。

他心中大骇，脱口大叫道：“黛！你哪儿去了？你哪儿去了？”

走在最后的一个少林俗家弟子突然答道：“你那位同伴么？已被一双俊美夫妇追下去了。”

逸云急声问道：“往哪儿走的？”

“往辰州，去势如星飞电射，恐怕已远出十里外去了。”

往辰州，逸云放了心，他对如黛的轻功大有信心，不会有意外的。

他想错了，要不是机缘凑合，他几乎抱恨终生，光凭功力不一定万无一失啊！

尸堆中，没有摄魂魔君和毒僵尸的尸骸。

他正在沉思，台后已起了叱喝之声，分明是降龙僧在向天魔夫人发怒，他一惊之下，返身飞掠而回。

他一到，往中间一站。天魔地煞两夫人和如意道婆巫山怪姥在前，如霞八女左右分立，如雯抱着虚弱的如烟。地煞夫人肋下挟着已被制住穴道的妙手飞花。

这一面以降龙僧为首，金眼龙则持金枪在旁怒目而视。身后九名僧人，扶着两名轻伤和尚，还有八具僧人尸骸。八名俗家弟子中，也死了两名，重伤两人。这一仗，少林派弟子死伤也真够惨的了。亡命花子还好，只受轻伤。

逸云仗剑落在中间，降龙僧合掌一礼道：“施主天人，临危援手，老衲先谢施主大德。”

逸云剑隐肘后，抱拳回礼道：“不敢当前辈大礼。请问大师，天魔夫人亦曾一尽绵力，且有所为而来，前辈为何大兴问罪之师？”

“施主问得好，消尹施主将此事经过一一道来，方能一清是非，施主将知老衲并非无的放矢了。”

亡命花子尹成越众而出，便将前晚七盘湾官道之中，中原狂生被一群自称为天魔夫人的妖女掳走，自己见机溜走传讯之事一一说了。

逸云静静地听完，呵呵一笑道：“这就奇了，在尹前辈说的时辰内，在下恰与天魔夫人磋商要务，她们难道有分身之术不成……”

天魔夫人突然接口道：“云哥儿，这事老身已经知道是谁所为了。”

降龙僧说道：“是谁？女擅越不可嫁祸他人。”

“桃花仙子。”天魔夫人一语道出。

“怎又是桃花仙子？老花子真糊涂了。”亡命花子直摇头。

天魔夫人冷然地说道：“老身敢于断言，以穿着打扮来说，确是她们，而且……”

“而且什么？”降龙僧语气咄咄逼人。

“而且老手下八女，从未有此装扮。在云哥儿来到之前，那女魔早已光临老身之处。”

“此话当真？”

“半点不假。她倚技凌人，要夺老手下八女，要不是老身使用缓兵之计，八女早已被桃花仙子掳走了。”

降龙僧精神一振，殷切地道：“在未获真相之前，老朽有一不情之请，尚望俯允。”

“大师请说，老身如力所能逮，理当效劳。”

“请诸檀越同赴桃花坳一行，诸位不会推却罢？”

“大师原恕，这事断难从命。小女身中子午六阳针，命在旦夕，必须寻觅名医一尽人事。况且大事在身，尚需逗留一些时日，大师见谅则个。”

降龙僧寿眉一轩，作色道：“檀越如不成行，此中大有可疑。一面之词，老袖未敢全信，惟一洗脱之法，就是……”

逸云忍无可忍，怒火顿生。他为人随和，不易嗔怒；但老和尚咄咄逼人，确是教人生气。而且如黛失踪，芸姐身中子午六阳针，都是令他心中惶惶之事，故以肝火旺了些，登时不悦道：“大和尚，你这种态度，在下确是难以忍受。你，未免太咄咄逼人，不留余地，不像话。”

他口气相当难听，火药味极浓。降龙僧乃是达摩院首席护法，平时眼高于顶，武林地位极高，江湖中人对他更是唯唯诺诺，几曾见过一个小晚辈对他无礼，当面叫他“大和尚？”登时便待发作。

可是刚才他亲见少年人的惊世绝学，心里不可惮忌，强忍一口气道：“小施主此言差矣！此乃是名正言顺的请求，老衲自问并不过分。敝派门人性命仍在未知之数……”

逸云勃然大怒，厉声道：“你这是无理取闹，硬将罪名往人家身上推，好意将线索告诉了你们，还要强人所难，仍咬定不放，强求别人替你带路，岂有此理！你白活了这一把年纪。你少林派的门人性命重要，我芸姐的性命活该不值钱？你有本事，怎不亲上桃花隘坳一走？哼！真是莫名其妙。”

降龙僧被骂得不啻狗血淋头，恼羞成怒，也厉声道：

“后生晚辈目无尊长，你简直是……”

他一火，逸云更火啦！截住他的话头，大吼道：“你是甚么尊长？呸！向你们少林派的人说去，在我面前你真要论辈份，还得等我一声前辈呢！滚！你要再罗嗦，在下就给你难看。”

金眼龙也是个火爆性儿，他跨前两步，厉声道：“小辈，你狂妄得教人吃惊，我金眼……”

“你上，三招，三招不叫你滚蛋，华逸云亲自割下头颅双手奉送阁下。”逸云真火啦。

金眼龙大怒，大吼一声，金枪去势如电，就是一招“毒龙出洞”，劲风狂泻，潜力摧山。

逸云想不到他竟敢如此狂妄，一出手直抢中宫，便存心要他好看，功力已运足十成。

枪破空点到，逸云屹立如山，星目中忽然神光一闪，伸左手疾逾电闪，功贯指梢，突然以令人难测的迅捷手法，一把扣住枪尖。

两截金枪不能抓握前截，枪柄这一截才是要命玩意。但是逸云已存心冒险，就抓给金眼龙看看。

还不等枪尾绝招出手，已响起逸云的大怒：“撒手！”

一股直震心脉的无穷劲力，由枪上传到。金眼龙也算顶尖儿人物，这脸他丢不起，大吼一声先天气功倏发，潜劲源源而出，抵住袭来劲道。两人竟较上内功了。

逸云不愿伤他，也不愿和他久缠。他知道，少林的菩提禅功是武林一绝，乃是练先天真气的无上绝学。但按门规，菩提禅功不传俗家弟子。金眼龙当然不会，要震伤他那是轻而易举之事。

他冷哼一声，猛地向后一带，金枪中间的钢练，突然“铮”一声倏地分家。

金眼龙向前一栽，一根火热的金枪柄已经搭在他的右肩上，像压着一座山，想伸直腰杆，却如同大石压蚁，谈何容易？死定啦！

他双腿抖颤，大汗如雨。

只听逸云冷笑道：“我叫你滚，你不敢爬下，要不信你且试试？小爷要让你开开眼界。站住！你要妄动，谁也别想活。”

厉喝声一出，光华疾闪，龙渊剑徐徐举起，直指刚想挥方便铲救人的降龙僧。

降龙僧真吓了一跳，怎敢不站住？

又听逸云说道：“剑名龙渊，可以切玉断金，洞壁穿钢，你们这十来颗脑袋不够试剑之用。”

“小兄弟，请手下留情！”台前奔到中州三义，老远大声呼唤。

地煞夫人也说道：“云哥儿，饶他们一次罢。”

逸云收回枪柄，扔在地下冷冷地说道：“少林被誉为武林北斗，竟会调教出你们这群狂妄之徒，委实令人失望。在下姓华，名逸云，你们记住了。不但欢迎诸位找我算帐，而且在近期之内必将亲上嵩山一行，求见贵派掌门。你们耽误了我的正事，真想割下你们的驴耳。快滚！别教我改变主意。”

降龙僧凶焰尽消，能在举手投足间，制住金眼龙的人，还没听说过，他怎能不惊？便收铲问道：“阿弥陀佛！请华檀越见示师门。”

“四海狂客之徒，你该记住了。”

降龙僧倒抽了一口凉气。光是一个玉麒麟，就把少林倔了个乌烟瘴气；要再惹上了四海狂客准又是天大麻烦。他知道自己有点理亏，不敢再交待场面话，合掌行礼，默默地率领门人退了去。

天魔夫人心中一动，亮声儿叫道：“大师请听老身一言，桃花坳并非桃花仙子主要巢穴，如要前往搜寻，可能枉费心力。那女妖功臻化境，且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大师如果前往，老身不敢阻拦，但谓特别留心，防如意绳，以免……”

“不劳檀越挂心，老袖自有主见。”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老和尚这一冲动，妄动无名，太过自傲，终于落了个埋骨荒山，岂不可叹？

逸云赶走了少林门人，场中只有一个亡命花子尹成。老花子呐呐地说道：“华老弟，这事皆由我而起，老花子感到惭愧。前晚之事，那些女魔确是自称天魔夫人，老花子也心有所疑；无量道院之惨剧，就是明证。但我不得不将所见所闻实告，老和尚不信，老花子确是无能为力。”

逸云道：“那也是无法之事，心有所疑，乃是人之常情，但老和尚不该迫人太甚。”他看了如烟一眼，剑眉紧锁，向老花子问道：“尹前辈久走江湖，见多识广，可知附近有专治奇毒的武林前辈，能解子午六阳针之毒吗？”

老花子摇头苦笑道：“据说子午六阳针之毒，乃是南荒火焰潭中地火精英所发之毒雾所渗，那火焰潭深有千丈，子午两时喷出毒雾，附近人畜溅之必死，令人血肉崩散。

据花子所知，并未闻世间有解此毒之药，此间确有一位名医，隐居怀化驿之东沅江东岸，与花子尚算交情不薄，我们可前往一试。”

大姐儿如霞问道：“前辈所指何人？”

老花子道：“神医叶太岳，十年前即隐居于此。”

逸云道：“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定，有劳尹前辈引见了。”

老花子道：“由这儿前往，约有二百余里，急亦枉然。”

逸云急道：“我们赶一程，入暮之前可能赶到。”又向天魔夫人说道：“小侄即与方伯母带同芸姐前往，请珠姨退回辰州府之时，到安居小筑知会我那黛弟一声。”

他将龙渊剑鞘由如烟身上解下，插上剑卸掉青衫，露出里面青绸紧身，将剑挂在自己腰中，将青衫裹住如烟，向她轻声道：“芸姐，事急从权，休怪小弟无礼。”又向如雯一笑，将如烟接过，抱在臂弯里。

地煞夫人向如意道婆等人道别。

逸云向亡命花子道：“尹前辈，我们走。”

三人放开脚程，奔向辰州府。老花子地头熟，抄小道越过酉河，沿沅江急赶，白天里也顾不得惊世骇俗。

紫电剑一发威，飞龙剑法为武林一绝，毒僵尸立告吃紧，手忙脚乱。同时他已将场中景况看清，眼看大事去矣！再不走真走不了啦！

他一萌退意，便留心退路，躲过了两招，长啸一声向山下如飞溜走。

他一抽腿，和玉麒麟拼命的摄魂魔君还能不走？攻出两剑突然飞退，转眼间便逃出十来丈。临走还说道：“姓周的，咱们扫云山庄见。”

紫衣仙子向正在拿小贼出气的如黛叫道：“小妖怪，跟我回家。”她向如黛奔去。

如黛怎么肯回家？她一剑将一名恶贼贯穿肋骨，信口答道：“妈，你和爹先走，年底以前我会回去。”

“不成！你非走不可，小心我锁住你，给你找婆家管教。”

如黛吃了一惊，撒腿使往山下溜。

“小妖怪，唬你的，听话跟我……”

如黛功力比日前精进，已经远出一二十丈外去了。紫衣仙子大急，说不下去啦！便向玉麒麟叫道：“志平，小妖怪走啦，快追！”

两人一迫，快似电闪。如黛鬼灵精，她一隐入林中，便向右侧青龙岭密林中窜去。

她一进入密林，收剑向里急窜，只三五闪，人已不见。玉麒麟夫妇却向山下追，不知小妖怪早走啦。

由山下向辰州府逃命的人真不少，一个个轻功身法都够高明。夫妇俩认为小妖怪定是逃向辰州，一股劲向南急赶。

五里亭之旁，拘魂无常尸横五步，一旁站着洒泪奠告的谢韬父子和无情道婆与两少女。

玉麒麟夫妇不认识他们，越过他们赶奔辰州。

如黛深入林中百十丈，再向左折回，到了林缘可以看到大珠台的一处角落中，远眺场中火辣辣地拼命。

她激斗毒僵尸，真力损耗极巨，再经这一阵运功急奔，已是气喘不止。

她倚在一棵大树上，远远地注视逸云力斗金面狂梟的背影出神，一面调息真气，嘴角绽起笑涡儿不住微笑，心儿早飞向逸云身畔啦！

想起乃母说要给她找婆家，只感到浑身一阵热燥，她想起了昨晚的一切，粉脸上热辣辣地红霞似火。小冤家那双虎掌，搓面团儿似的，在她浑身上下扑打搓揉，天！那滋味儿……尤其今晨易装之后，小冤家那电触也似的

一探，想起来就浑身发软，她果然软倚在树上啦！

她定神向下看，嘴里无限深情地轻唤：“云哥，云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哥！我我……”

突然，一缕似香非香，极为淡薄的气味，由她鼻端吸入肺中，令人丝毫不感到异样，何况在她毫无警惕之时？

“我……我……”她双目一闭，无比的疲乏涌上胸间，她只有一个渴望：睡！浓厚的睡意，终于迷失了她的灵智。

她慢慢地睡着了，慢慢地向下滑了，身一歪，躺下了。

在她身侧两丈草丛中，突然露出一个人头，正是在武安居酒楼上，那獐头鼠目探花鼠金章。

草甚深，只看到他露出一只脑袋。他手中高拿着一只小套筒儿，还在升起一丝极为淡薄的袅袅青烟。

“哈哈！倒也倒也！饶你是大罗金仙，也着了我探花鼠的道儿。”他大踏步拨草而出，将套筒儿插在树杈上，伸手去解姑娘的紫电剑。

紫芒一闪，剑气森森。他兴奋如狂地喝彩道：“好险哪！好险！我探花鼠有此神剑，不再是鼠啦！今后我自己大可取一个好听些的绰号，该叫探花虎了！”

他用剑一指如缀，狞笑道：“小子，你可别怪我！象因齿焚身，你该怨这把剑。”他突然一剑点出。

紫芒一闪，剑尖突又撤回，他怔怔地说道：“紫电剑乃是扫云山庄周老匹夫的传家至宝，这小子难道真是扫云山庄的人？在我溜走之时，有人叫这小子是什么九天王凤周如黛，唔！这小子可能是个母的。”

他俯身刺破如黛的青衫，将剑搁在一旁，双手一阵乱扯，青绸子紧身撕开了，胸围子一撕开，一双晶莹的高耸玉乳脱颖而出。

探花鼠一蹦而起，狂笑道：“妙啊！果然是个母的，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黄花闺女。

哈哈！我探花鼠不知几生修到哪！美人、名剑，只缺少一匹良驹了。”

他一面狂乱地脱去自己浑身的衣裤，一双淫火炽盛的鼠月，注视着如黛红馥馥的脸蛋，和令人心荡神摇的双乳，一面叫道：“妞儿，呆会儿大爷快活之后，给你吞下一颗迷魂丹，你就会永远跟着我了。说实话，探花鼠探尽天下名花，真没看过你这样美和这么十全的服体，最少我得留你三年才会厌倦，”

他脱了个精光大吉，俯在如黛身上去褪她的中衣；如果她还醒着，真够她……

突然，探花鼠只觉背心一凉，一阵寒颤通过全身，眼前一黑，浑身发软。他的手不能动了，头垂下了，依稀可以看见前胸透出一段寸长剑尖儿。

他又觉浑身一冷，剑尖儿不见了，鲜血在创口上沁出，

“噗”一声跌伏在姑娘身上，脸面正压在姑娘的玉乳上。

正应了两句话：化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这一瞬间，有人发话了：“大哥，你要人，我要剑，平分秋色。”声出，一只大手去抓一旁的紫电神剑。

“二弟，那是我的。”一只快靴已经将剑踏住了。

二弟火起，身形站直的刹那间，手向上一扔，“啪”一声响，正中大哥上腹，掌陷入腹中三寸。

人防虎，虎亦防人；大哥吭了一声，长剑突飞，临死反噬，剑将二弟的脑袋划了一条大缝鲜血狂涌。

二弟向侧一窜，伸手掩住创口，伸另一只手去掏金创药，咬牙切齿地说道：“大哥，你休怨我，每一次妞儿宝物到手，都是你一把抓，剩下的才分给我，这次可不成。咦！”

天哪！这……是，周天返魂香！糟！”

他语声一落，人已咕咚一声倒下了。血在他脑袋创口上不住流下泥土中；不住地往下流，往下流。

这两人也是在武安居酒楼，被无情婆婆同行少女所惩的色狼，人长得确是够倜傥，可惜却是有名的淫贼。

他们是亲兄弟俩，花浪子何方、小燕青何盛。

第二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套筒儿中的“周天返魂香”已经烧尽，地下情景未变。

小姑娘睡得极甜，精赤的上身仍然压着探花鼠赤条条的身体；身体已经发黑，黑褐色的凝血流了姑娘一身。

看看日色近午，四周沉寂如死。山下大珠台之上，矮钟馗的手下，已在昨天清理了斗场，目下空荡荡地鬼影俱无。

“周天返魂香”，顾名思义，可知定要经过一周天方可醒来，比鸡鸣五鼓返魂香厉害太多了。

姑娘终于醒来了，只觉头脑晕眩，全身麻木，还不知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神智一清，她蓦地坐起。只一瞬间，还只觉三魂缥缈，七魄茫茫，飞起一脚将探花鼠的尸身踢飞三丈外，扯衣掩胸伏地痛哭失声。

“完了！完了！”春雷也似的呼叫，在她脑中响起。

“白璧玷瑕，我有何面目再见云哥？”她内心中狂叫。

她直哭了个力竭声嘶，肝肠寸断，方拭掉血泊，幽灵似的站起。撕小衣拭掉上下身的血迹，恨得直挫银牙。

她对这方面毫无常识，反正一个精赤的大男人爬在身上，自己衣褪裤落，下体血迹斑斑，还会有好事？虽则下体并无不适之感，感觉上亦无异状，但她从未听人说过有关这方面的常识，自然恐惧得痛不欲生了。

她穿上了破青衫，泪流满面喃喃自语道：“别了，云哥，但愿在你心中，永留着我逝去的美好影象。今后天人远隔，欲见无从，我将在冥冥中永傍你身畔，为你呵护。哥！

来生再见！我要唤你千万遍，然后走向黄泉之路。”

她口中不住轻唤：“哥！云哥！哥……”

紫电剑一阵急挥，探花鼠的尸身成了一堆粉泥。另两具尸首她不知是怎么死的。由衣着面色看来，这两个人正是武安居酒楼上，挨了少女一耳光，被唤作花浪子的两个人，看来也不是好东西。

一气之下，也把两贼脑袋割下了。她收了剑，说道：“我要找一处干净土埋骨，这儿不成。”

她向青龙岭上爬，步履踉跄，泪痕满脸，怀着被撕裂了一颗心向上爬。

这儿是青龙岭向阳的一面山脊，古木参天阴森可怖，平日里人迹罕至。

她拣一棵大可合抱的古树，将青衫脱下挂在横枝上，探出紫电剑，刻了两行字在树上：“地老天荒，此恨绵绵。周如黛绝刻。”

她泪流满面，向北祝道：“爹妈，爷爷奶奶，黛儿没脸见你们，怨黛儿不孝。”

她徐徐举剑，向南辰州府方向喃喃地说道：“云哥，今后人鬼殊途，永不复见，怨妹妹不能长侍君前，但愿魂梦相依。”

紫芒一挥，向颈上一抹。

蓦地里微风徐扬，紫电剑翩然坠地；她身躯向后一仰，徐徐倒下了。

天魔夫人在安居小筑两人的客店中，眼巴巴地等待如黛归来，也等着逸云归来；

过了一天又一天，望穿秋水，两人的讯息如同石沉大海，连地煞夫人和亡命花子也不见了踪迹。

亡命花子一马当先，放腿狂奔。老花子是个古道热肠的肝胆英雄，心中也无比焦急。

经庐溪县(今泸溪)、辰溪县，直抵怀化释，再折向东，循岗峦起伏的小径，向远处崇山峻岭奔去。

入暮时分，抵达沉江西岸。江对岸不远，乃是雪峰余脉，山势起伏，绵延数百里。

这是湘西两大主要山脉之一，另一个是对面的武陵。这两座山，阻挡了湘西的繁荣。在明代，这一带还有不少开化的苗民，盘踞在深山峻岭中，当地土著也不敢入山太远。

沅江这一段江面不广，水势却是湍急。天未尽黑，三人乘渡船过了江，向山深林茂处奔去。这期间，姑娘神智渐清，只是浑身无力，体内没有大的变化。子午六阳针入肌即化，毒液已弥漫全身。

她的一双玉腿尤其沉重，稍有些儿浮肿，肌肉泛上腥红之色；如果浑身全变腥红，将是脱裂之时了。

老花子沿樵径往上走，一面说道：“这里叫回龙岭，往北五里地是龙首山，那儿有一个大村落叫龙头村。我们要翻过龙脊，就可以看到东面百十座奇峰。脊后是一条向北流的小溪，小溪这一面就是神医叶太岳隐居之地。”

樵径已尽，三人身怀绝学，攀山越岭过了五座小峰，向被称为龙脊的岭上飞掠。

天色已经尽黑，只凭天上月色分辨方向，在丛林密茂间向上爬，终于到了龙脊之上。

老花子相度了四周形势，向远处山下一座山脚一指说道：“就在这儿，我在五年前曾在那儿盘桓半月之久，对这一带地现还不陌生。我们走！”

逸云一听他在五年前曾在此盘桓，不由心中暗暗叫苦，便在后面信口问道：“前辈五年前在此盘桓，以后曾经来过么？”

老花子一面走一面答道：“没有再来过。哦！小哥儿，请放心，叶神医与我交情非浅，他曾说过在这儿安度余年，不会骗我的。”

逸云没做声，但他心中暗说：“但愿如此，老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他不敢往下想，只是心中似有不祥的预感，像条蝎子似的慢慢爬上了心头，只觉毛骨悚然。

三人鱼贯向下飞掠，终于到了小溪旁。老花子向北一折，顺溪向一座突出的山嘴走去。

片刻到了山嘴子，靠溪旁是座大树林。月光下，已可看到一座以巨大木竹所架造的一座大屋，屋中黑漆漆的，窗户洞开，看不出内中是否住着人。

相距四五十丈，老花子正待出声叫唤，逸云突然超前将他的去路阻住，低声道：“且住！我看有点不对劲。”

三人同时止步。

老花子讶然低声问道“依小哥之见，有何不对？”

木屋面向南。那扇柴扉在夜风中不住轻轻开合，上面的小楼，窗户洞开。

“深山之中，不乏蛇虫恶兽，夜间尤须小心门户。木屋门窗未关，而室中并无灯火，岂不可疑？”

“难道说，神医叶老哥已走了不成？”老花子茫然自语。

逸云不理他，续往下说道：“屋中阴森之气，溢于户外。叶神医可有人同住么？”

“有一子一媳，上次我来，他的孙子已有八龄，目下该有十三岁了。”

“可有人知道他们隐居于此处么？”

“大概知者不多。”

“这是说，仍然有人知道了。”

“叶神医医道通神，善制各种膏丹丸散，生平活人无算，生死人而肉白骨，造福武林……”

“什么？你是说他造福武林？”

“是的，凡是受到致命之伤，不论奇毒及兵刃拳掌，只要能遇上他，绝不会令人失望。”

“糟了！这种人最易招惹是非；今晚我们前来打扰他，就是明证。不是他在与不在的问题，我只怕屋中已有突变。”

他将如烟交到地煞夫人手中，沉声道：“请在这儿先隐起身形，我先去瞧瞧，不听招呼，切不可现身。”

他将龙渊剑系紧在背上，整了整暗器囊，向老花子道：

“尹前辈，请照顾她们。请记住，不论有任何突变，皆不可现身，免我分心。”

“哥儿，老花子听你的。”

逸云直待两人隐起身形，方展开流光遁影轻功，向木屋掠去。接近至十余丈时，方隐起身躯掩近。

蓦地里，对岸密林中响起一声尖厉的鬼啸，直震耳膜，令人浑身发冷，毛骨悚然。

木屋中，随着鬼啸音尾，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声如鬼啼，不带丝毫人味，令人闻之全身汗毛直竖，头皮发炸；胆小朋友不被吓死，也得晕倒在地。

“格！格格！格格格……”木屋的各处接合榫头发发出响声。

“啧啧！啧啧！啧啧……”泉啼似的笑声在夜空中破空震荡，小楼上绿火突然一晃，惨绿色的光芒充满室中。

小窗之内，现出一个高大的人影，在窗前惨绿色的光芒映照下，看得十分真切。

乖乖！那算是人？鬼才相信。头上次发披肩，面色惨绿，除了深眼眶内发出绿芒之外，看去不像是活的。两个大鼻孔，裂出两排森森獠牙，颧骨高耸，牙床下无须，乍看去与骷髅头无丝毫分别。

一袭黑袍由肩上挂下，下身无法看到。由上身看来，那是一袭黑袍罩

着一具骷髅，要说他是人，委实无人敢信。

骷髅冉冉接近窗沿，探身向外瞧。

夜风萧萧，万籁无声。逸云胆子够大，而且身怀绝学，处此境中，仍觉毛骨悚然。

蓦地里。对岸溪中飘来一个幽灵，也是黑袍飘飘，飞掠到了门外，站住了。

这人长像更是狞恶，端的唬人。顶上短灰发纠结如球，两侧四面散张，短阔额，钢铃眼，朝天鼻，奇大的海口，白森森的狼齿突出翘唇之下，左右两颗獠牙特尖特长，双目又尖又大，向上耸起，面色惨绿。长像之恶，令人望之魂飞天外。

这怪物身躯特高特大，腰带上插着一根四尺长的狼牙棒，棒头的狼牙长有三寸，大异一般的狼牙棒。

窗口的骷髅突用不带人气的声音问道：“老康，怎样了？和尚来了么？”

老康哈哈大笑，笑完用尖厉的嗓音说道：“快来了。可措！那老秃驴确是利害，快涅盘了还有那么警觉，仍无法进入他那石室。我走得快，不然也挨一剑，好险！”

“进来罢！咱们且等他归西并不为晚，他能活多久？他们老是急吼吼地干啥？”

老康没进来，他照例哈哈大笑，又说：“那半死人还坚不吐实么？今晚如何？”

“这家伙大概已知道咱们吃了他的三个人，所以早知必死，硬是忍受得了‘凝经搜脉’酷刑不吐出配药之方。”

“等会儿我要割他的肉生吃，怕他不吐？哼！”楼下怪人说完，凌空窜入窗中。

楼不大，靠北一面是家具，地上有一个没生火的大火。炉，屋角地了许多人骨。壁角堆了许多药材，壁橱上全是瓶瓶罐罐一类盛具，靠窗一面，窗柱上挂着一盏绿芒闪闪的壁灯；原来外面罩着一个绿色纱罩，显然是临时做成加上去的。

窗向南开，一张竹榻脚南头北，在室之靠南一面；上面躺着一个精赤条条浑身血污的雄壮老人，竹枕头甚高，面对着窗外。老人似已沉沉睡去，不像是死人。

两个怪人各拖开一把竹椅在竹榻两侧坐了，面向窗外，似有所待。

半晌，带狼牙棒的人说道：“和尚恐怕今晚不会来了，待我迫这半死人吐实，咱们等得不耐烦啦！要能配成‘透肌化血香’，早就将‘伽蓝三宝’夺来了。”

他一掌拍在榻上人的天灵盖上，哈哈大笑！

榻上人悠悠转醒，目光茫然地向着窗外，身子无法动弹。当他一听到刺耳的笑声时，眼中突现出怨毒的寒芒。

怪人笑完，舌头伸出口中磨着森森擦牙道：“叶老兄，你当真不说出配制透肌化血香的药物吗？”

榻上人嘴角泛上傲然的微笑，虚弱地说道：“你少做梦，叶太岳虽说一生中杀人救人不知其数，但自问还没有使用过那种奇毒，要告诉你们，那还了得？千毒老怪百般请求，我爷太岳还未传他，你们竟想用武力迫我，岂不

是做梦？”

怪人又是哈哈大笑，说道：“就算我是做梦，但你非说不可。我山海夜叉一向只吃生心肺，不吃生人肉，但我要一点点将你的肉割下，看你受得了吗？”

他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徐徐伸至叶太岳的大腿上。

骸骸一样的怪人道：“可不能一下子把他弄死。”

“他绝死不了。”山海夜叉说完，大食两指似要收紧。

突然，他虎地坐起，猛然转身。骷髅怪人也有所警觉，同时推椅而起。

楼梯口，不知何时站着个英俊魁伟，满脸杀气的年青人，正手按剑柄目放神光冷然注视着两怪。

两怪似乎一惊，山海夜叉厉声叱道：“你是谁？鬼鬼祟祟出现此地，你好大狗胆！”

青年人没答腔，凛然地踏进一步。

“谁？我吃血骷髅班叔远的名号，足以吓破你的狗胆！”骷髅怪人也叫了。青年人又跨进了两步，玉面上杀机益浓。

“我山海夜叉康廉喜吃活人心肝，你是送上门来吗？”带狼牙棒的怪物厉吼。

怪，这两个凶横霸道、毫无人性的恶魔，竟然是色厉内荏，没有向前急扑，与平常的行径不同。也许是被少年人的胆气所镇住了。

青年人缓缓举步，神目如电，灼灼生光，已进至丈余之处。

“站住！”两魔同声厉喝，房屋发出格格震颤。

青年人仍向前徐徐跨进，愈来愈近。

山海夜叉憋不住了，厉叫一声，身形如飘，伸手便抓。

光华如电，剑作龙吟，龙渊剑幻化千重剑影，飞扑山海夜叉；旷世绝学“伏魔慧剑”重现江湖，举世无双；

山海夜叉功臻化境，突然向窗口电射而退。地板上掉下了两节指头儿，总算逃得性命。

吃血骷髅陡然一惊，他鬼灵精，人幽灵也似穿窗而出。

逸云也急如电射，穿窗便追。屋前空坪已传出山海夜叉的厉吼。

“小子，下来！山海夜叉活吞了你。”

光华四射而到，狼牙棒风雷俱动，吃血骷髅的骷髅鞭如山洪怒发，在猛烈月色下展开空前绝后的拼斗。

隐伏在数十丈外的亡命花子，忽向地煞夫人颤声轻语道：“大事不好！如果云哥儿不敌两魔我们活不成了。”

夜静如死，虽隔数十丈，但仍然清晰地将楼上的语言听得十分真切，故使老花子心惊胆落。

地煞夫人道：“真是他们哩！没有什么可怕哪。”

“二十年前临潼大会之时，这两个怪物老花子并不怕他们，那时他们与我功力相去只在伯仲之间，一比一谁也别想占便宜。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可大异往昔了。十年的在黄山天都峰，一日之间，武林三十六名绝顶高手同时失踪，成为武林秘辛，却就是他俩人所为。”

“前辈怎知其故？”

“我也是无意中得知此事，但证据不足，不敢声张。在江西行道之时，偷听一个什么朗月禅师大醉后所吐的口风，所以知道他们已重行投师学艺，

成就惊人。今晚碰上了他们，恐怕……”

如烟颤声轻唤道：“妈，请扶女儿起来瞧瞧。”

“小心别出音响啊！”地煞夫人扶她坐起。

相距虽远，但是风怒号之声，直震耳膜，动人心弦。但见龙渊剑的闪闪光华，形成一个发射闪电的三丈大光球，飞腾扑击迅捷无匹，剑气狂啸之声清晰可闻。

如烟心如小鹿乱撞，紧张的花容变色，她轻声问道：“妈，云弟能胜吗？”

老花子说道：“看去象是平手，姑娘，似是无妨。”

逸云一出手就绝不留情，神剑电芒飞射，将两老魔罩在剑影中，全力进搏。

两老怪功力深厚，骷髅鞭和特异狼牙棒都是长家伙，他们也知今晚已碰上硬对头，功力已运至十成，舍死忘生奋起进击，配合得十分紧密，支持了十余次照面。

逸云神剑在手，十余招仍未得手，心中暗凛，这两个怪物确是了得，竟能以浑厚的内劲，由兵刃上发出，将剑气一一震散。要是今晚没有龙渊剑，恐怕还无法与两怪物一争短长呢！

正凶狠地拼命间，对岸突又飞起一声长啸，声如洪钟，划空飞来。

两怪物精神一震，山海夜叉桀桀狞笑道：“小子，和尚来了，咱们三人活吞了你。

桀桀……”

逸云心中大急，忽然一咬牙，怒叱一声“着！”

他拼命了，绝招“万有俱寂”突然出手。光华仍然飞洒，但剑气已行收敛，已没有凌厉的潜劲发出，也不受外力所震，震人心弦的锐啸突然消失。

夜空中飞起一声凄厉叫号，龙渊剑突然内下至上划开了吃血骷髅的小腹，肚肠零落，骷髅鞭分节飞散。

在惨号刚起的瞬间，千万道光华又洒向山海夜叉。

山海夜叉被厉号所惊，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狼牙棒急向前一振，旋身顺手便扫。

可是他一振之下，潜劲由于没有剑气所挡，并未将光华震开，光华反而一惯便入。

狼开棒虽是百炼精钢所打造，可是仍禁不起龙渊剑的犀利一盛，触剑又成三截，无数剑由点变旋，他的右臂立告分家。接着胸腹一凉，成了一团血肉向下纷坠。他一声未吭，向后便倒。

“噗！”“噗！”两人先后倒下了，只不过先后分秒之差。这突然的急剧变化说来话长，其实不过是眨眼间事。

逸云力毙两魔，已经筋疲力尽，虽然拼斗为时甚暂，但所耗真力比剧斗三昼夜还要多，双方都用了全力，生死须臾之间，没打任何虚招，也没有半点取巧之机，所以他感到十分疲倦。

蒿地里，一条灰影飞掠过溪，扑向屋前，突又在逸云前三丈余止步，骤然停下了。

“是你！还有龙渊剑！”灰影叫，那是个大和尚，正是被逸云用梵音掌吓跑的花和尚一宏，也是逸云的师叔朗月禅师的弟子。

“是你！”逸云也叫，龙渊剑徐徐举起。他虽已尽力，仍在调息，但两成

真力还可以勉强提起。又说：“你这凶僧，怙恶不悛，竟和这种宇内凶人混在一块。”说到这里，用剑向两尸一指又待向下说。

一宏早看清地下的尸首，心中早已胆落。皆因梵音掌乃是龙吟尊者自己参悟而成，比风雷掌强得太多，而且可以克制风雷掌；龙渊剑又在这少年之手，不啻如虎添翼。这小家伙定然是龙吟尊者的门徒，奉师命前来找他师父一算五十余年，剑湖之畔欺师灭祖之罪哩。他对师父朗月知之甚详，所以害怕，不等逸云再说，长啸一声人去如电火光，只一闪便向北逸去，隐没在寂寂夜幕之中。

逸云将剑徐徐归鞘，向亡命花子三人隐身处叫道：“可以过来了，伯母，也许叶神医已无能为力了。”

地煞夫人与亡命花子飞也似的奔到。花子骇然道：“哥儿，花子叹观止矣！能一举力歼二魔的人，恐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人。请教，刚才哥儿的神奇剑法，奇奥威猛动天惊地，可否让花子知道来龙去脉？”

“恕难见告，日后有暇也许自知。”

地煞夫人怀中的如烟问道：“云弟，你没事吗？”

“只略感乏力，谢谢云姐关心。”

亡命花子正要往门里闯，逸云伸手一拦，说道：“不要往屋里走，可越窗上楼。”

花子奇怪地问道：“楼下不可走吗？”

边云冷冷地说道：“你这位神医朋友，在堂屋下安上了地窖，里面全是死人和白骨，已被二怪打开了。你要往里闯，在下恕不奉陪。”向地煞夫人一招手，凌空跃起越窗入楼。

绿色纱罩一除，室中恢复了正常气氛。逸云首先用火把将那一堆白骨一一挑飞楼下，拖过椅子让地煞夫人坐了。

这时花子也由梯子抢上了楼，他疾趋榻前，惊叫道：“叶老兄，你怎么了？一别五年，认得亡命花子吗？”

叶太岳除了说话之外，浑身全无法动弹，说道：“自然认得。你来得好，正好替我收尸，刚才剑光如电，剑气飞腾，是谁有如此高深的造诣？那两个恶魔可是死了？”

逸云走至榻前，神情冷淡地说道：“那是我，一个武林晚辈。两个恶魔果是死了，一个和尚也见机逃掉了。”

“人中之龙，很好！尹兄，你来看我，是否有事相商？你说吧，我还可活半个时辰。”叶太岳眼角露出笑意，他的颊肉大概亦已硬化，笑不出来，真要笑，恐怕比哭还要难看。

“正是有事相求，但需请你办事。你是神医，何不先救你自己再说？”老花子不相信地说。

“大罗天仙也无能为力了！目前我除了心脉和灵智之外，身躯各处生机已全行断死。

时辰不多，有话快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特来找老兄要子午六阳针的解药。”

“子午六阳针？难难难！辰州府狄家有这种奇绝暗器，他们也没有解药，我也不成。

想找克制地火奇毒之药，确是不易。尹兄，快另请高明，别误事。”

逸云突然说道：“前辈，可以找到暂时阻止毒性蔓延之药吗？火毒略

止，就可争取时辰。”

叶太岳叹道：“有是有，但那是饮鸩止渴。”

逸云接口道：“可是以寒抑火之药吗？”

“正是此意。阴山及天山的雪莲就是现成之物。”

“雷莲？这玩意不成，生于千裁玄冰之上，却是绝热之物，况且……况且……”

“老弟，你似乎也知药理哪！世人但知雪莲乃是绝寒之物，其实谬之千里。况且此物雌雄异花，秉性奇……”

“前辈，别说了。这药断然不能用，前辈可另有别法？”

“老弟，没有你选择的余地了，惟有雪莲可以略为拖延一倍时日，但死时须在一个时辰之内入土，不然……”

“前辈，真没有医治之方了吗？”

“只有大罗金……”突然，他止住话头，闭目沉思良久，睁目高声道：“传说中的千年雪参性热而质寒，可解地：火之毒，可是从未听人说过有人得到此物。”

迎云叹道：“可惜远水难救近火，不然我可往极北之地一走，或可饶天之幸，找到一株雪参来，唉！”

叶太岳道：“据我所知，这附近就有一人曾在极北之地呆过不少时日，或许存有此物，可惜他……”

逸云急问道：“前辈，你说是在这附近？”

叶太岳答道：“是的，三年前我还在白虎岭遇见他一次，可惜从未听他道及住哪儿，我也不敢问他。由于经常可以看到他，自然是住在这附近。”

老花子插口问道：“叶老哥所指是谁？”

叶太岳说道：“这人你也该知道的，九幽异人夏世炎。”

“是他？这老怪物还未死？”老花子惊叫，随又摇摇头：“这怪物一不与世同流，二不与天地合污，无予无求，从不与人打交道，找到他也是徒然。”

逸云充满自信地说道：“我想，天下无难事；我会找到九幽异人的。”

“但愿如此。”叶太岳说。突又向老花子道：“尹兄，在临死之前，我得将实话说出。这三个凶魔杀我全家，儿、媳、孙惨遭烹食，我亦饱受酷刑，也算是天理循环之报。

我行医救人，也为了一试医道而杀人，罪孽深重，惨遭此报。请记住，我死之后，将死尸停在中堂，一把火连屋付与火德星君。除了柜上之药以外，任何物件切不可乱动，免生不测之祸，我要焚掉所有的毕生心血结晶，免贻后世之人步我的后尘。”说到这儿，气息渐弱。

老花子怆然垂泪道：“叶老哥，我绝不负你所望。”

叶太岳目光又落在逸云面上，气喘着说道：“药柜第三隔第三屉，玉瓶之内有两粒雪莲宝，六朵雌雄雪莲花分装在左右两只小瓶中。这东西虽不属正道，但尚可派用场。

记住：必要时还是可借用此物苟延残喘……可……延十……日……别……忘……了……”

说着，吁出一口长气，双目一闭，呼吸顿止。

“想不到，老花子却赶上了替他送终。这也好，不枉朋友一场。”老花子用床褥将叶太岳的尸体卷了，抱起摸索下楼而去。

逸云将东面朝小溪那儿，悬空突出的阁楼门打开；这儿才是叶太岳的

居室，衾枕被褥一应俱全。

逸云向方夫人道：“伯母和芸姐请在这儿暂住，小侄这几天将倾全力寻找九幽异人，请暂放宽心，皇天不负苦心人，老天爷有眼的。”

地煞夫人谢道：“云哥儿，一切全仰仗你了，老身确是六神无主，此恩此德。”

逸云强颜一笑道：“伯母，你把小侄当外人吗？”他把住门扣。向如烟说道：“芸姐，别焦急，你该有信心，小弟将全力以赴，不可绝望哩！”

他含笑带上房门。老花子也上来了。

盥洗室和厨房在西首，用竹杆儿接下山泉，甚是方便；两入洗漱毕，就在楼中楼板上休息。

天交二更，逸云功力比老花子深厚多多，便让老花子歇息，他自己打坐行功调息真力，并担任守夜。

午夜一过，阁楼内传出如烟痛苦的呻吟，把逸云惊起，吩咐随后醒来的老花子说：“尹前辈请代行戒备，我看看芸姐伤毒发作时的情形；”

他轻叩房门说道：“伯母，小侄进来方便吗？”

地煞夫人在内说道：“请进。芸儿痛苦万状，我正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逸云推开房门，既趋床前。

床上，一条被单掩住仅穿着亵衣的如烟，地煞夫人则俯身将她双臂压住，不让她动弹，脸上充满惶急之色。

如烟脸红如火，额上大汗淋漓，浑身似乎腾起一阵阵淡淡红雾。她牙关挫得格格支支地响，不住在牙缝里进出痛苦万状的呻吟，浑身在痉挛、抽搐、抖颤、挣扎，要不是地煞夫人拼命压住她的一双手，可能已将自己的肌肉一一撕开了。

逸云大惊道：“好厉害！血液正在沸腾，这里又找不到会玄阴寒功的人，她会力竭而死。”

他走近床前，伸手扣住姑娘双腕，又说：“伯母，交给我。”

地煞夫人一离开，他将她的手紧挟在她的腰际，姑娘只能扭动头脚，已被挟制住了。

地煞夫人说道：“云哥儿，点上她的穴道可好？”

“不成，点哪儿废哪儿，这时血液沸腾，一点必凝死经脉。除了用药迷昏之外，一无办法。但闲药迷昏不能一再使用，那会令她变成白痴。”

他俯身下去，丹田下真气一泻而出，撮口连吹，由姑娘小口中注入。

纯阳的先天真气一注入姑娘经脉之中，起初姑娘疯狂地一阵挣扎，不久即逐渐平静下来，浑身奇热也渐渐退去；

良久，姑娘方神智清醒，不再嘶叫而是哀哀而泣。

逸云放手，拭掉满头大汗，向地煞夫人说道：“伯母，这也是饮鸩止渴之举；看芸姐痛苦之状，我心讯裂，稍一不慎，真气将令两败俱伤。”

地煞夫人仰天长号道：“这……这便如何是好……天哪！”

“这是第一天第一次子时发作，尔后可能愈闹愈烈。唉！这九天中，我必须找出救命之方。”

他目光落在姑娘露出被单外的一双腥红大腿，不由惨然，急急出房而去。

天未破晓，他交待老花子小心门户，向正北白虎岭如飞而去，踏遍海

一处山林幽壑，想找有人居住之历，但一切徒然，除了奇禽异兽一无所见。

午间，他必须转回，用真气以热攻热，免除姑娘的无边痛苦。

一连四天，附近的山谷水泽全找遍了，连苗人也找不到一个，好教人失望。

这四天中，他也养成了坚强的意念，引度真气之时已能不为外界所惑，也似乎修为再深了一些。

光阴似箭，时不我留，转眼便过了八天，日子无情地飞逝，四个人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

逸云搜遍了五百里方圆内的每一个角落，除了遇见两个苗寨以外，不见半个汉人的影子，心中的焦急自不待言。

第九天四更初他就启行，向东面穷山恶水原始森林中搜进，展开流光遁影绝学，一口气连越二十余座山岭，远出四百里之遥，天色方行大明。

这一带是生苗的天下，凶悍的苗人出没无常。他言语不通，也不和他们打交道，凡是有可能住人之处，他都仔细地搜过了。

他必须在正午之前赶回木屋，不然姑娘将不堪设想，计算行程，他必须在辰牌未赶往回走。

已经辰牌初了，仍然不见任何迹像。

他在九天中，可说饱受折磨，体力迅速地消耗，两颊已现憔悴之色。

正降下一座山峰，在密林中向前面山谷急赶。

忽然，他感到微风凛然，三枝小小弩箭齐腰射至。他身形奇快，箭由身后丈余飞过，射入草丛之中。

他生长山区，已知道这是专射猛兽的伏年月，箭上涂有剧毒，中者必死，毫无疑问，这儿定然有人安装这玩意，这人，也绝不是生苗，附近也定然有猛兽出没。

他心中打定主意，要见见这个安装伏弩之人。人在有所期求，而又正在失望灰心之际，只需有一线曙光，也必然是向曙光奔去。正如落水之人，明知一根小草并无作用，救不了命，可是仍会将小草抓住不放的。

蓦地里，山谷之下响起一声震天巨吼，接着呐喊之声大起，整个山谷为之震撼。

他身形加快，向兽吼和人声发起处奔去。

谷底一条溪流之旁，一群凶悍的生苗，呐喊着四处绕着圈子转，奔走如飞，用手中蘸有毒汁的镖枪，向圈子中一头庞然大物投掷。

那庞然大物象首龙身，四足粗如水桶，爪利如钩，身粗约有两人合抱，长有两丈。

那尖长如鹰嘴的巨嘴，张开来上下足有四尺以上，巨大而森森的两排利齿，令人望之惊心动魄，身上青色略带淡金鳞甲，映着烈日闪闪生光。它对射来的镖枪，似乎视如无睹，碰在鳞甲上反而四面崩飞，丝毫不起作用。

巨兽爪中，抓住一个苗人按在地下，巨口之中，还露出两条人腿，正在往里咽呢。

四周的苗人，圈子愈张愈大，呐喊声中充满了恐惧和愤怒。镖枪还在猛掷，但却没有人敢欺近至五丈以内。

巨兽吞下了两条人腿，黑色的长信一吐，爪下那个人便被卷入嘴中。它不理睬四周的人，和飞射而来的镖枪，泰然地大嚼。

逸云恰好赶到，发出一声清啸，龙渊剑倏然出鞘，光华势如闪电射向

怪兽颈项。

怪兽通灵，似乎知道龙渊剑不好惹，蓦地将人吐出，发出一声震天巨吼，人立而起，双爪疾向逸云抓到。

别看怪兽庞大蠢笨，可是扑击时却十分灵活。逸云不知龙渊剑是否可以削掉它的巨爪，不敢冒险。巨爪大如磨盘，五只巨甲长有尺余。伸开来全大不下五尺，两只爪就封住一文余空间，想攻入那是极不可能之事，

他猛地一扑身，倏然止住去势，一剑挥出，人已向旁一闪，径扑巨兽肋下。

“喀嚓”一声，剑砍入怪兽左爪甲二寸，剑仍被崩出；信手反挥，“嗤”一声，剑在怪兽肋下扫过，刀枪不入的鳞甲，连皮裂开一条大缝，淡金色的血浆激射而出。

逸云大喜，身形加快，剑光如金蛇乱舞，向怪兽庞大的躯体急射。

怪兽知道遇上了克星，不住狂吼声中，狂急地四爪齐飞，狮尾一股的大尾疾扫，尾端那三尺长的金色钢毛，扫得沙飞石走；爪经之地，大石头也开始碎裂。

一人一兽各显奇能，飞腾扑击迅捷无比。

苗人纷纷后退，脸上全变了颜色，人丛中，突然响起清晰的汉语道：“好汉，先断这孽畜的尾巴，攻它的肛门。”

逸云这几天来，第一次听到陌生的汉语，不由精神大振。叱喝一声，纵过兽背，光华一闪，海碗祖的巨尾着剑分家。

巨兽狂叱一声，回身猛扑。逸云快如电光石火，闪至一侧，等巨兽转身扑到，他已由相反方向急旋，龙渊剑一吐一吞，点入巨兽肛门，再向下一带，那大如脚盆的阴囊应剑中分。

怪兽的后爪，也几乎将逸云掀倒。它痛极狂吼，旋身一扑，巨嘴兜头便咬。

逸云哪能让怪兽如意？人冒险贴地斜飞。龙渊剑全力一挥，怪兽从左肋下至右腹之间。开了一条大缝，肚肠向外一冒，蓬然一声大震，跌翻在地，四爪朝天乱抓，狂吼不已。挣扎良久。方渐渐寂然气绝。

逸云仗剑在旁戒备。预防怪兽濒死发威。

苗人们呐喊一声，在四面罗拜在地。叽叽咕咕用苗语乱叫。大概是感谢逸云之意。

逸云听不懂苗语。收剑入鞘莫知所措。他叫道：“刚才谁用汉语说话？请出来一会。”

应声站起一个年约半百的高大汉子，他整一整头巾，上前一躬到地。含笑道：“敝姓傅，名政。贵州镇远人氏。十年前入山，隐居在苗荒之地；英雄为本处除去这百余年的大害，苗人们以为你是天神下界呢。”

逸云一看时辰不早。忙言归正转：“傅兄隐此十年。可知这一带有一位九幽异人么？”

“九幽异人？是汉人么？”

“正是汉人。”

“这里汉人并不多见，这十年来，我只看过两人，一是老和尚，住在南面五座山头一座破庙中。距此约有百二十里之遥。一是个相貌清瘦的老人，每两年必在附近找药，为人阴沉。金说苗语常向苗人换取奇药。”

“他可曾说过姓名？”

“他自称姓氏，却从不通名。本寨之人，但称他为夏公。”

“是了，正是他，傅兄可知他住在何处？”

“太远了！往西南大约有五百里左右，距雪峰山主峰还有近百里。但那儿倒还好找：由这儿沿山脊往西南，有一座双尖如锥的尖山，由尖山折向南，就是盘蛇岭。蛇尾西南有一座三锋并峙，一山如童子俯伏的大岭，土名儿叫童子拜三老山。据夏公说，他就住在那儿，但极不好走。”

逸云将地名一一记在脑中，再将沿途可记事物询问一遍，已打定主意往那里一行。

傅政说是五百里，山路曲折盘旋，其实并没有那么远，最多也不过三百左右。

问清一切，他向傅政告辞。

傅政道：“这孽畜名叫龙貅，丹黄与胆据说乃是天下奇宝。夏公曾经多次与这畜生狠斗，却无法如愿。英雄既前往，寻他，何不携带前往？可能有大用呢！”

逸云一听也对，便走近龙貅，拔出龙渊剑，剖腹取出一个大如海碗的紫色胆囊，和额喉之间一个大如拳头的金色丹黄，割下一段金色肠子盛着。收剑提囊，道声“后会有期”，向来路星追电射似的走了。

只有一天的时间了，不容逸云犹豫。他刚赶回小木屋，恰赶上姑娘伤毒发作之时。

好不容易度过难关，逸云满头大汗，向地煞夫人说道：“今天好不容易探得了消息，九幽异人的下落已明……”便将斩龙貅巧遇傅政之事一一说了。

最后道：“为了赶时，小侄即行动身，独自带芸姐上路，必须于今夜赶到。由此前往，将近千里脚程，是否沿途会发生险阻，能否一到即可见到九幽异人，皆在未定之天。

伯母，只有让小侄带芸姐前往，方能争取时辰。这里乃是是非之地，小侄走后，请即和尹前辈离开，到辰州府等候小侄讯息。”

地煞夫人垂泪道：“事已至此，只好依你所说行事。生死由命，看来芸儿已是……唉！如果她等不到那一天，货侄要将她先行下葬，他日大仇报后，我再前来取她的骸骨迁葬百花谷，让她与她父亲泉下相依了。”

逸云心疼如割，切齿道：“真有那么一天，小侄将为所欲为，大开杀戒，不管天道循环的废话。”

“贤侄，不可如此，那会令先夫罪孽更为深重，我亦难安于心。你去吧，我替你收拾。”

没有什么可收拾的，随身衣物都没带来。

逸云走到药橱前，取出那三只雪莲玉瓶，包起放在身畔，万一明日午时前找不到九幽异人，用雪莲苟延姑娘的残命。

撕破一条床单，将龙貅胆、丹黄、以及雪莲瓶，包成一个包裹挂在肋下，悬上剑，撕被单将气息奄奄的姑娘扶起，说道：“芸姐，我背你赶路，自家姐弟，从权，恕我，如有不适，可出声告我。”

他兜起姑娘背在背上，大踏步出了阁楼，告辞老化子，并对地煞夫人说道：“期以半月，伯母，如果小侄逾期不回，请转告黛妹，我也许永不会回来了，请她到点苍稟知家父。”

声落，人已穿窗而出。

“贤侄，你……”地煞夫人急唤。

老花子苦笑摇头，黯然拭泪。

逸云说话时的凜然神色，令两人心惊，说明此行凶险尚多，吉凶莫测。但他身法太快，想追上一同前往已经不可能了。其实追也是枉然，怎能跟得上他呢？

逸云心急似箭，展开绝世轻功如飞急赶。入暮时分，便到了斩龙貅之地，看准方向，沿山脊驰向西南尖山。

他不顾一切，翻山越岭，飞度深蜜，踏林蹈伏，快似流星移位。沿途的苗人和奇禽怪兽，对他不成威胁

初更将尽，他已过了尖山，进了盘蛇岭。这座岭，像一条数百里长的怪蟒，盘伏在这一带远古森林之中。蛇头朝北，盘虬起伏，左旋右盘，高耸入云，到处是飞崖绝壁，和深涧寒潭。人在蛇脊上走，稍一不慎，乖乖！不粉身碎骨者几稀！

逸云艺高人胆大，冲过重重险阻，躲过不少猛兽的袭击，在绝壑断崖间狂奔，再狂奔。

子夜将到，盘蛇岭快要走完，下弦月已经快近中天，月色下，已经可以隐约地看西南那黑黝黝，高入云表的三座插天奇峰了。

但他不能再走啦！背上的芸姑娘身躯渐渐发热，呼吸愈来愈沉浊，显然体内周期性的毒性又将发作了。

他找到林中的一个土丘，将姑娘解下平放在地，看了姑娘的情景，不由心中惨然。

她那一双原是美好的玉腿，已经完全变成猩红之色，肌肤微肿，灼热如焚。小腰以下，小衣内冒起阵阵轻雾，热流荡漾，愈来愈炽。她那红霞如火的双颊，不住扭曲，睁大双眸，剧烈地喘气，胸前高耸在亵衣内的双乳，作不规则地震颤。虽然她不能动弹，但她那星眸中痛苦的神色，已经说明她多么需要发狂地挣扎啊！

逸云虎目中滴下两行清泪，他喃喃地轻声唤道：“芸姐，你要哭喊就拼命哭喊吧！”

发泄了倒还好些。我，对你负疚良多，不该让你现身涉险的，看了你痛苦之状，我的心碎了！”

姑娘不但不哭喊，紧咬着银牙。不久，浑身热雾蒸腾，各处肌肉都在抽搐。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水！水！快给我水……”

逸云解开水囊，将壶口塞入她的口中，她发狂地猛吸，四斤的皮水囊喝掉了四分之三方行止住。

喝完水，她的身子可以转动了，尖叫一声，便待蹦起。

逸云早有防备，不能点穴道，又没有地煞夫人帮助，他只好爬伏在她身上，压住她的手足，嘴对嘴运本身真元，如潮般向姑娘口中度去。

她无法挣扎，疯狂地扔动，半个时辰后，逐渐平静下来。终于，她晕了过去。

许久许久，灼热的肌肤温度逐渐下降，终于回复原状，但仍比常人高出甚多。

她浑身肌肉一松，瘫软在地。

逸云松过一口气，起身在一旁打坐调息。

姑娘神智一清，眼角掉下一连串珍珠一般的泪水，有气无力低喘道：“云弟，我好痛苦！你点……点了我的死穴吧！我难受……”

“不！你记住：你要活下去！来到断气之前，你必须活下去！坚强的求生欲念，将支持你不倒，如果你生意全失，那就完了。在你无法忍受之时，想想你该活下去的理由；强烈的复仇意念就是你不死的最好药方。芸姐，忍辱偷生，你为了什么？说！为什么？”

最后几句，他说得声色俱厉。强而有力的声浪，铁锥似的直戳入姑娘心坎，她浑身一震，咬牙道：“是的！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忍辱偷生，以色相现迹江湖，是为了九泉下的爹爹，我必须活下去！”

她咬牙切齿地叫，可是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珍珠，汹涌着狂流而下，目中却现出怨毒凶厉的寒芒冷电。

良久，她的激动终于平静下来，长吁了一口气，幽幽地以似是来自遥远的天外，却又十分清晰的语音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云弟，这是信国公明志的千古名言吗？”

“是的，芸姐。你可知道信国公因何迟迟就死的原因吗？”

“为了证明我大汉子孙，在威胁与利诱中，屹然卓立，气节超绝；也为了还未死的志士，指出一条大义凛然的道路。可是……可是……云弟，我这种苦心孤诣，能够得到些什么？能够得到些什么？私人仇恨，一不富国，二不利民，留得丹心照什么汗青呢？唉！人生自古谁无死倒是真的啊！”

“你又兴起怪念头了，芸姐。等你做了女宰辅，再谈照汗青吧！尽一己之力，安一己之心，足矣！咱们江湖人，自古以来只能做草莽英雄，不能掌政以理国家大家，原因在此。”

他说完淡淡一笑，岔开话题，又道：“芸姐，别想得太多，等你复原之后，我想，我该指点你一套诡异的剑法，以发挥你的‘游蜂戏蕊’身法特色，更能发挥龙渊剑的威力。”

她转悲为喜地问道：“云弟，真的吗？”

“绝不骗你。你的百花谷‘梅花剑法’灵巧有余，辛辣不足；每一招中含五剑，变化也太易让人揣出剑路。我可以将恩师所传的‘游龙剑法’参以‘梅花剑法’，另创新路，辛辣霸道神奥加上轻灵飘逸论异，相信择两者之长，定可与武林一争短长。”

“云弟，几时可成？”

“还有一段时日，我在思索如何揉合呢！你的梅花剑法我还未观全豹，等你好了再让我看一次就成。芸姐，你不会笑我好为人师吧？”他笑，主要是分她的神。

姑娘小嘴一噘，假嗔道：“你是说，我不够格执弟子礼了？”

“不敢当，弟子礼三字，你不嫌太重了些？呵呵！有你这种弟子，一辈子也教不出啥名堂。”他开起玩笑来了。

十二

“我真那么不中用吗？你认为我是一段朽木？”

“朽木？哈哈！你要是朽木，天下的人都成了烂草啦。”

姑娘已回过意来，突然目光湛湛地凝视他，那目光，是难以言宣的异

采。她轻轻地柔声说：“当然，我不会拜你为师，只想……只想……”

“此时此地，不准想。我们该走了。”他微笑着避开她的目光，收起水壶开始拾掇。

姑娘突然说道：“我想黛弟，她是假的，在荆州三龙庄上那晚，我就知道了。不许我想吗？”

提起如黛，逸云一怔，快十天了，他思念殷切，脑海里老是涌起她的音容笑貌，并且愈来愈强烈。

他不自觉地叹口气，伸手去扶她，说道：“她是扫云山庄的野丫头，要有她在，该多好？”突又对她讶然问道：“弥怎知道她叫黛？”

“在大珠台我神志清醒，亲耳听称叫她的。”

“哦！”

“她好美啊！云弟。”

逸云刚扶她坐起，突然静止侧听。

盘蛇岭的蛇尾，向南选题而下；远看西南，并立的三座插天高峰，黑黝黝地耸立在数十里之外。中间，有几座小峰和几重山谷，远古深林静静地躺在眼下，不时传来猛兽的厉号。

在这零落的猛兽吼声中，突然传来殷殷的鼓声。

鼓声愈来愈清晰，也愈来愈强烈。兽吼声突然沉寂，只有鼓声在长空里震荡。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鼓声有节拍地飞扬，时而高亢震鸣，令人气血澎湃，血脉贲张，精神倏振。时而低沉呜咽，令人心弦共鸣，也直往下沉，只觉毛发俱竖，凄然欲泣。

鼓这玩意看去简单，其实不等闲。古代的野蛮人，利军中进兵的鼙鼓，都是以鼓声来控制人的精神，可以驱策千万人的情绪；可见这玩意大有学问，绝不简单。

由鼓声听来，是“隆隆”而不是“咚咚”，这鼓如不是鼙鼓，也必是庞大不小的巨物。由鼓声中的变化，也可以测出绝非一个其壮如牛，永不力竭的人在鼓动，定是一个超人的高手，在以内家真力挥着肉掌，在鼓面击出那震撼人心的奇异声波。

形容人心振奋，常用“鼓舞”两字！至于“鼓动”两字，却又包含了暖昧的成份。

可见简单的一面鼓，事实上却不简单。

在这蛮荒绝域，怎会是如此高明的鼓声？

“隆隆 2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每一声都动人心弦，令人有窒息晕眩之感。

逸云喃喃地说道：“好厉害！这人的修为好高深哪！”

姑娘喘息一声，颤声娇唤：“云弟，我支持不住了！”说完；气息渐略微弱。

逸云将她拖入怀中，突然引吭长啸，恍若沧海龙吟，虎啸云山，那撼山搅海的声浪，向鼓声来处怒涌。他功力已远至十成，以千里传奇之术将声波传向彼处。

暮地里，宇宙像死一般沉寂，冷月朦胧，山风轻飘，没有任何音响发出，万籁俱寂。

逸云将如烟背起，沿山脊向下狂奔而去。

破晓时分，距童子拜三老山已是不远。

这一带森林绵绵无尽，参天古木不见天日。逸云只能认定方向，穿林越丛急窜。他已经心力交疲，再难支持了。

前面光线突现，到了最低山谷之外，一条阔仅十来丈的晴澈溪流，静静地西南流去。

他在溪边将姑娘解下，先将水囊盛满，再将头浸入溪流中喝个痛快。打开干粮袋，取出肉脯喂给姑娘，他自己也将肚子填饱。

正当他洗净手脚之际，对岸有三双阴森森的大眼，正在林缝小向这儿窥伺，似有所待。

逸云疲劳过度，便盘坐在姑娘身侧，闭目垂帘调息，不久便物我两忘。

溪流不深，清澈见底，水平缓地流，可知这一带出势并不太峻陡。

逸云耳目十分灵敏，平时在黑夜中，十丈内飞花落叶也瞒他不住，白天里更不用提。

可是一连十天的支撑，无尽地耗损真元，铁打金刚也吃不消，何况是人？总算得到片刻的功夫调息，耳目未免要差劲些。

忽然，他鼻端嗅到了浓重的腥膻味，耳中也听闻涉水的轻微足音，不出心中猛然一震！

真气回聚丹田，人已凝神戒备。

腥风倏然扑到，劲风怒号。他一手势起了姑娘，大吼一声身形斜飘，半途猛然转身，光华乍闪。

“噗”一声沉重闷响，一只长有八尺的金钱大豹损倒在地，两只前爪和半边头颅，被龙渊剑砍豆腐似的削掉了。

这一瞬间，咆哮之声雷动，黄斑影疾似电闪，惊雷似的由三方面扑到。

逸云挟着如烟，从容挥剑，只见剑气飞腾，人影兽影纷飞，清叱与咆哮齐起，血雨四溅。

一共有六头斑豹，哪禁得起龙渊剑的屠杀，不消片刻，已有五头倒毙在地，只剩下一头悄悄溜了。

逸云火速将如烟背起，用被单缠实；这儿既有猛兽出没，定是是非之地，不可逗留，走为上策。

他刚拾摄停当，一阵沉闷的皮鼓声已在四周响起。这鼓声与昨晚的鼓声大是不同，似与昨晚的音响迥异。

随着一阵急如骤雨之声，西周涌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呐喊，密林中人影摇摇，沙沙足音狂奔而到，发黑的枪尖和银亮的苗刀不住闪烁，齐向这儿围来。

逸云一声不吭，蓦地人影一晃，直上八寻，跃登古林之上。

镖枪弩箭急如飞蝗，全在他身下猬集，好险！可是他已登上了树梢，向童子拜三老山如飞而逝。

还未到谷边，他叫声“糟”！向林下一窜，像一只狐狸般向左方窜去。

原来天空中原在盘旋飞翔的千百只巨大苍鹰，这时突然发出嘎嘎尖鸣，纷纷向他俯冲而下。

林深枝茂，巨鹰无可奈何，只在林上振翼高鸣，噪叫不止。

左方是山谷上源，一出密林，他心中凛然一震。

这里矮林四布，丘阜四伏，前面百十丈的惨象，令人不忍卒睹。

方圆四五十丈内，倒毙了上百名凶悍的生苗，有些断头折足，有些肠穿肚裂，有些浑身完好却已断气，显然是被内家掌力所伤。

“这行凶之人，确是毫无人性，怎么竟然杀了这许多苗人，连一个伤的都未留下？好狠的心肠哪！”逸云惨然自语。又道：“怪不得那些苗人向我突下杀手，原来他们恨极了汉人。也许这狠毒之人，还在左近呢。”

他越过尸堆，连翻几座小山，上了谷顶的矮林。向回路看，十里外群鹰仍在盘旋不已，鼓声和人声已经沉寂。

而前而另一个山谷，隐隐可以看到一些茅屋的圆形屋顶，不时可以听到一些凄厉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

“那家伙又在那儿肆虐，这事我得管。”

他不顾自己已经疲劳不堪，竟然向茅屋掠去。

七八里地不久便到，那是一座苗人的村落。他到得晚了些，触鼻的血腥已经告诉了他：来晚了！

茅屋零乱地聚集在十来亩大的空坪内，男女老少的苗人尸体横七竖八散处各地，惨不忍睹。

整个野茅村，找不到半个活人。

逸云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头皮发炸。突然他似有所觉，利用茅屋隐住身形，向东角悄悄闪了去。

村东有一个半亩大的短草坪，一棵伞盖形的大树将草坪全行遮住了。大树下，有十数个树桩做成的坐墩，围着一个树干做成的大木桌。

靠树干一面，坐着一个令人心悸的怪人。一头灰绿的头发挽成一个道士髻，短额，缺眉，一条刀疤由额角直拖至耳下，只有耳尖而无耳垂。斗鸡眼发射着阴鸷冷酷的寒芒冷电，大勾鼻，尖嘴薄唇，额下无须。

整个头面，肤色青中泛灰，似乎有一层淡淡的青雾，或者说是谈谈的育色光华，在他的脸面上浮动。身穿黑色长袍，一双青色的瘦长巨大的手掌，在桌面上徐徐蠕动，腰悬一把加长六寸的长剑。人坐在树桩上，上身还有六尺高的魁伟身材。

对面，是两个人。一个是赤手空拳的大和尚。正是花和尚一宏。

另一面是位老道，年约八十余，满脸皱纹，五官挤在一块儿，山羊眼寒芒闪闪，尖长的下腭向前掀起，难看已极，像个猪八戒。背上系着长剑，手执云帚。

这位老道的下腭，是块活招牌，江湖中任谁也知九华山地藏王道场，有一个毫无人性，而武功超尘拔俗的凶魔，称为九华鬼虺虚云子老道。

“虺”，最毒的毒蛇，扁头大眼，见人就昂头追逐，被咬的人准死无疑，最长的竟有一丈以上。这老道“虺”字加上一个“鬼”字，可见其心肠之毒。

其实鬼虺确有其物，生长于康藏高原边陲之地；高原地带极少蛇类，鬼虺却生长在高原。不论人畜，要是被它喷出的毒涎沾上，浑身即骨肉软化，被它活活吞掉了事。鬼虺的鳞，也是化血的奇毒之一。

逸云虽未见过恶道，但也略有耳闻，一见他那特尖特翘的下腭，便知他是九华鬼虺虚云子。

逸云太过疲劳。他估计：自己如是单身一人，狂斗花和尚已经毫无把握，加上另两人，后果不堪设想。何况背上还有一个如烟，连逃命恐亦不易哪！

枉死无益，何况他身负重任？他衡量形势，决定先放过他们再说。

他刚想退，却被他们的语声吸引住了。

花和尚哈哈一笑，笑完方道：“夏老匹夫和咱们捉迷藏，用他那奇异的鼓声引诱咱们疲于奔命。贫僧认为，何必和他打交道？莫不如先将那老秃驴毙了，夺了‘伽蓝三宝’，再找夏老匹夫亦未为晚，不知虚云道兄意下如何？”

九华鬼虺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贫道乃随左老前辈来的，一切但凭左老高见。”

“左老与夏老匹夫有约，咱们又不能插手，何必在这儿呆着？看情形，夏老匹夫定然心惧，不敢与左老为敌，采取拖延手法龟缩不出了。”

黑袍怪物大概就是“左老”，他面色阴沉，不露七情，薄嘴唇略动，用那刺耳的尖嗓说道：“你们要走，请便。不等老夫事了同往，谅你两人也无法奈何得了那个老秃驴。”

咱们声言在先，如果你两人前柱，无法得手，日后可不能与我分享三宝。”

花和尚面色微变，强笑道：“左老不要贫僧前柱，贫僧不去就是。但叶老匹夫住处中，那功臻化境的小后生，说不定也找到那儿捷足先登，岂不误了大事？何况夏老匹夫存心龟缩，绝不是近期可以诱他现身的哪。”

左老仍毫无表情地说道：“他再龟缩不出，老夫一把火将这千里雪峰山烧成白地。”

突然，正东林缘传出了阴森森，毫无人气的语声：“你且试试看？”

三人似乎一惊，身侧来了人竟然不知，枉称绝顶高手，丢人丢到家啦！不由全都站起了。

五丈外，正屹立着一个灰袍怪物，白发披头，腰束山藤，肋下挂着一面大仅有两尺，两面蒙着绿光闪闪的奇异兽皮的圆鼓，脚下穿着多耳麻鞋，双腿似乎特长。

怪人白眉白须，一双大眼深陷，神光湛湛，锐利如刃透人肺腑。鼻如鹰啄，嘴巴却是方正。由顶至踵，看去高度不下八尺，站在那儿像条竹杆，纹丝不动；雪白色略泛灰暗的脸皮，像个刚由棺中爬出的僵尸，无半点血色。

左老阴阴一笑，道：“你叫九幽异人，我一放火，你敢不出？哼！九幽也藏身不住。”

九幽异人夏世炎说道：“我叫你试试看，请啦！”

左老仍在阴笑。

“你道我祁连阴魔左钧不敢？”

“是的，你早着哩！”

“手下亡魂，竟吹起大气来了，嘿嘿！可笑之至。废话少说，二十年前你夺来的‘玄阴寒玉匣’可曾启开了么？目下该交给我老人家了，不然你死定啦！”

九幽异人冲冷地说道：“二十年来，老夫已将‘九幽玄功’练成，你绝占不了丝毫便宜；你那‘寒魄诛心掌’可以进棺材了。”

“你做梦！老夫等了你二十年，要不是我那孽徒拖住了我的腿，早就找你算帐了。”

你说，玄阴寒玉匣你给是不给？”

“那玩意我丢下了寒犀潭，谁也无法开启，要来何用？你要的话，可自己去捞，老夫不陪你啦。”

“你骗鬼！我老人家今天非要不可。”相连阴魔一步步欺近，神情狞恶已

极。

“就算骗你罢！凭你，还是少张牙舞爪的好。”九幽异人阴阴一笑，屹立不动。

“就算你已将九幽玄功练成，也难文老夫的寒魄诛心掌，南海的风雷掌，和九华鬼虺毒功三种神功全力一击，嘿！嘿！”

“且试试看？别忘了使你们奔命三天的‘鸿钧魔鼓’。”

九幽异人语声刚落，三人便向前一围。

“且慢！”他仍然屹立不动，扫了三人一眼，又说：“昨晚子未丑初，谁在盘蛇岭用千里传音向这儿长啸？”

“谁管这闲事？先试试我老人家的寒魄诛心掌。”祁连阴魔抢出，左掌横拍，右掌一圈，突向前登出。

没有掌风，也没有如山掌影，平平无奇，向丈外的九幽异人虚空攻去。

九幽异人阴阴一笑，身形微挫，双掌由胸前向外一分，再用右掌虚空猛戳。

突然，强烈无匹的彻骨气流，发出刺耳厉啸，向两侧飞卷三丈外。

两侧的一僧一道，大袖猛扭，劲风与寒流一触，“嗤嗤”尖啸向四面八方逸散。

祁连阴魔右掌虚抬，化去戳来的奇冷罡气，踏前一步，叱喝一声左掌又行扔出。

两人一交手，暗中偷观的逸云只觉心中一凛，暗说：

“这些老魔的功力，确是高明得骇人听闻。以一比一，即使是我疲劳尽复之后，也不见得可占上风。看九幽异人那凶恶狰狞的神情，准不是个好人，看来求他之事，将成泡影。”

九幽异人大概早知以一敌三绝讨不了好去，交手一招虚应故事，一见祁连阴魔欺身发招，他啧啧狂笑，身形一闪，便已入了密林。

“哪儿走！”祁连阴魔跟踪便追。

一僧一道也同声暴喝，随后闪电似追去。

“隆！隆隆！隆隆隆……”

鼓声令人血气翻腾，跃然奋起，可是四肢却又脱力，心往下沉。

三个凶人功臻化境，口中不住发出怪异的啸音，奋起随着鼓声急追，左右乱闯。鼓声沉闷，时东时西飘忽不定，三个老魔不知怎地，各向一个方向追丢，立时分散。

鼓声一响，逸云反手解下姑娘，双双伏地躺倒，用手按住她背后灵台穴，轻喝道：“调息呼吸，一切有我。”

直至鼓声去远，姑娘才喘过一口气，叹道：“好厉害！武学之道，深如瀚海。谁想到这鼓声也有如此威力，竟能令人发狂或者心脉麻痹而死呢？”

她转首一看，不由有惊，急叫道：“云弟，云弟，怎么了？”

逸云额上冷汗如雨，面色苍白。他经十日来的幸劳，每天两次损耗真元，体内真力早虚，正应了“人去楼空”四字。

鼓声以无穷威力君临，他自己应付本已困难，何况又得以内力助姑娘抗拒那无情的鼓音，自然有不支之象。

他忍住丹田下翻涌的难受感觉，摇摇头说道：“没什么，只是力竭而已。”

如烟垂泪道：“你不用瞒我，这些日子来，你的脸色每况愈下，愈来愈

难看，这是精疲力竭生机渐绝之象。我不能累你，求求你，不必管我，我不能……”

“住口！”逸云蓦地大吼。

他喘过一口气，随又脸上神色转柔，用手抚着她的鬓角，温语道：“芸姐，原谅我的粗暴。我心乱如麻，请不要再说这种话好吗？”

如烟转过脸，猛地藏在他的巨掌下，抽搐地说道：“云弟，我……我能说什么呢？我这不祥之身……”

逸云们住她的嘴，不许她往下说。

“隆隆！隆隆隆！隆隆……”鼓声低沉，从遥远的天外隐隐由四面传到，那震撼人心的威力虽已大部消失，但逸云却不敢冒险向外闯。

日色渐渐向上移，已是巳时初。

逸云心中大急，心中有巨雷一般的声音在震撼：“午时一到，就是她的死期。九幽异人正和三个老魔追逐拼斗，哪能将他找？怎办？怎办？怎……”

这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清晰。他只觉不住寒颤，心疼如割，眼看姑娘像一个火红色的活僵尸，只有头部尚可勉强移动，惨状不忍卒睹，他怎能不心如火烙？

忽然，他一蹦而起，对姑娘凛然地说道：“事已急，走一步算一步。目前想驱走那三个凶魔已势不可能，唯一可救眼前之急的事，就是服下雪莲暂止毒发。我也需调息一两天，方能全力和他们周旋，我们且找一个山洞隐身，再行打算。”

姑娘苦笑道：“云弟，一切由你定夺，别问我啊！”

逸云将她背上，向右侧古木参天、高有百仞的峰头奔去，他的功力仍是惊人。

不久，终于被他找到一个深有丈余的岩洞，洞旁有一道小飞瀑，洞外草木掩映，恰将洞门挡住，洞内尚算干燥。

他放下姑娘，收集许多柔软的枯草，在洞中铺好，打开被单让姑娘安歇。他自己将剩下的肉脯干粮包好吊在洞中，取出玉瓶倒出那两粒雪莲宝，用发抖的手，递到姑娘口边，颤声说：“芸姐，这两颗雪莲宝，决定你的一生，请考虑半刻。”

他虎目中红丝密布，神色凛然。他觉得，他递出的是这少女血淋淋的心，而不是可暂行克制奇毒的圣药。他的心在淌血，手在剧烈地抖颤。

雪莲其实并非传闻中的练功圣品，而是一种至淫之物，生于极寒的千载玄冰之上，却极为燥热。雌雄异本，相距丈余而生，找到雌株，也定找得到雄株。雌雄二花虽相距丈余，仍能以气交合而结实。

有些至淫的春药秘方，就是用这东西作为药引。而这种春药，以喇嘛僧和一些著名淫魔所用为多。从元朝起直至本朝，宫廷中崇奉喇嘛，这种春药便流入皇宫内院，大行其道。

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他出身是皇觉寺的僧人，夺得江一山之后，却对和尚不感兴趣。

他颁发了圣旨二道，一在洪武二十四年，一在二十七年，彻底整顿全国寺观，禁制之严，令人变色。凡是没有寺庙的和尚，一律处死。收留未十岁的儿童为僧者，首僧将被凌迟处死。

这两道圣旨，是非且不论，功过留待佛门弟子自去参详，与咱们这些非和尚无关。

怪的是朱皇帝对喇嘛特感兴趣，那时红衣喇嘛的声势如日中天，新的黄衣喇嘛的教主“宗喀巴”还未出世呢！

朱元璋把大元帝师喇嘛僧“喃伽巴藏卜”请来，尊为大明的“国师”。后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梅龙镇的主角）自称是佛教的教主“大庆法王”，自封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日在大定慧佛”。其实，这是喇嘛教僧在玩弄这个荒唐皇帝。

由此可知，喇嘛教早在皇宫里生了根了，最著名的春药也流入了皇宫，而春药中就有雪莲在内。

逸云生在杏林世家，当然知道内情；但如烟一个女孩子。怎知其中原故？

子午六阳针之毒，乃是地火精英所喷毒雾所染，秉性奇热而阴燥。雪莲性热而表面阴寒，阴淫潜隐于中。两毒相聚，表面上是以寒克热，以毒攻毒，并无不可。

殊不知时日一久，两毒本性相同，久而久之即同流合污，为害更烈，而且奇淫之性，亦被诱发无遗。

直到忍无可忍，毒性爆发的前半刻，中毒者不论男女，立即形成“花痴”症状，且远远过之为害极烈。凡是被抓到手的异性人畜，将无一幸免，死状之惨，端的骇人听闻。

而死后遗骸，在一年之内仍可致人于死，除非永不沾动，或者举火焚之。

逸云不知是否可以挽救，但事已急，即使是饮鸩至渴，也非饮不可了。他不能眼看一个时辰之后，姑娘浑身片落化灰之惨。

姑娘怎知其中原故？毫不犹豫地說道：“给我吞下去吧！一切冥冥中自有主宰。”她张开樱口等待。

逸云虎目中泪下如雨，转过头去将雪莲宝塞入她口中。

姑娘吞下后，诧异地问道：“云弟，你……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需休息片刻了。”他滚倒在壁角，强压心潮，不久酣然睡去。

十天他未获片刻休息，四出穷搜万峰千峦，子午两时还得赶回以真元引度减少姑娘的痛苦，数经舍死忘生的狠斗。别说是人，大罗金仙也得叫苦连天。

他一直睡到日落西山，黄昏届临，方悠然转醒，一蹦而起。

洞中无人，他吃了一惊，脱口叫道：“芸姐！你在哪儿？”

洞外传来如烟的娇柔语声：“云弟，别出来啊！”

瀑布的水声有异，不用猜，姑娘在沐浴。他奇怪，怎么她竟复原了？

她确是复原了，不然怎能行动了？

雪莲下肚的半个时辰后，她感到一道寒流自丹田下升起，缓缓渗入浑身经脉之中，那令人窒息的炙热感觉，逐渐消失了。

再半个时辰，浑身腥红的颜色渐次退去，下身浮肿亦消，已回复往昔晶莹凝脂般的光采。

她一抬手，手能动了；一抬腿，咦！也能动啦！她喜极而泣，用纤手掩面不让声音发生，以免惊动沉沉睡去的逸云，静静地让泪珠奔流。

良久良久，她终于拭掉眼泪，静悄悄地坐起，不由粉面泛上了红潮。

她身上只有薄薄的亵衣逆裤，奇峰小腰透凸玲珑，皓腕玉腿横陈，自己看了也觉怦然心动。

她拖过被单掩上身軀，向壁角的逸云看去。

逸云疲劳过度，睡得正甜。原是红馥馥的俊面，现出了苍白之色，眼眶儿暗影未退，紧闭着缺少血色的双唇。鼻息悠长，只见胸膛徐徐起伏。她幽幽一叹，自语道：“苦了你了，云弟。十天十夜，你为救我而不惜万金之体，目未交睫，食不果腹，我……我杀身难报！”

她泪眼模糊，凝视着逸云。不久，她只觉眼皮儿发酸，浓重的睡意爬上限帘。她打一呵欠，也缓缓躺下了。她不知雪莲已在她体内，隐下了重重危机。两毒先是中和，最后毒性渐渐各展本能。

黄昏之际，她先行醒来。在毒发之时，她感到痛苦难当，但得逸云以真元相护，身体并未受损；在其余时辰中，她获得平静的休息。所以她只小睡一会儿，便已精神复原，并无大碍了。

逸云仍在酣睡，但脸色渐复正常，俊面已泛桃红，唇间已有血色，黑眼圈全部不见了。

她不敢惊动他，一听洞外水声潺潺，不由心中一动。女孩子大多有洁癖，这些天来浑身够脏啦！便悄悄挟起被单折出洞外，到了瀑布之下。

空山寂寂，森林参天，四野人兽绝迹。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扑通一声扔掉被单跳入瀑布下水潭。

洗掉浑身汗污，将亵衣裤也洗了。逸云恰好醒来，幸好没出洞找她。

亵衣她在静僻处晒着，这东西男人看了会触霉头。她裹着被单，娇羞满面地垂首回到洞中。

逸云讶然叫道：“噢！芸姐，你真好了？”

姑娘不敢抬头，她温柔地问道：“云哥，你还感到疲倦吗？怎不多睡一会儿？”

“惭愧！这点疲劳也禁受不起，竟然一睡三个多时辰，我得好好苦练呢。”

他精神已复，声音也显得生气勃勃，略一伸手脚，便将肉脯和干粮取下，说：“今晚我得搜一搜附近，看那些魔头可曾走了。芸姐，先填饱肚皮再说。”

姑娘侧身坐下，粉面红潮仍未尽退，她说：“云弟，带我去吗？”

“你在这儿的歌息，我一个方便些。”

“那……那……”

逸云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想，我不会输给他们任何人。”

“他们人多着哩！而且……我仍然浑身无力，如有猛兽前来……云弟，你奔波了这十天十夜，今夜何不将养一宵？”

“不用了，我已精力尽复。不过，我倒是不放心你一人在这古洞呆着。”

“云弟，不必去找九幽异人了，我不是好了吗？”

逸云长叹一声，摇头道：“要真复原，我还去探搜什么？一切付诸天命，只好一尽人事了，不说也罢。今晚将息一夜，明日再说。”

这一夜平安无事，逸云经一日夜行功调养，精力尽复，依然回复本来面目。

如烟也感到精力充沛，了无异状。她没带夜衣，逸云只好将青衫让她穿上，撕掉尺余下摆，一双玉腿映掩；确是岔眼之至。

翌日凌晨，两人结束停当，龙渊剑仍交如烟佩带，逸云则用如烟赠他的折扇儿。两人踏着晨曦，向童子拜三老山方向，留心谨慎地搜去。

距目的地还有十来里，前面横着一座小山头。过了这座小山，便是那

形如童子俯伏的山峰。在这儿，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远远地，便看到峰上人影急闪，剑气飞腾，黑色的奇形绸带矢矫如龙，阴森森声如鬼哭的狞笑，破空传到。

逸云说道：“我们快赶，九幽异人正和祁连阴魔拼命，赶走那老阴魔，就可办事了。”

如烟柳眉倒竖，星目喷火，她说：“祁连阴魔是五毒阴风汪修全之师，太白山庄五阴鬼手的师祖，有机会可不能放过他。”

两人展开轻功，向那儿如飞急赶。

峰顶上，九幽异人不时狂笑，手中一条青色绸带长有丈二，两端各有一柄青芒闪闪的八寸小剑，狂野地猛攻祁连阴魔的重重剑幕，一面叫道：“老阴魔，你知道利害了吧？鸿钧魔鼓的滋味如何？你那两个帮手呢？哈哈！恐怕早跌下绝崖升仙成佛了哪！哈哈！”

祁连阴魔一把剑神出鬼没，剑气直迫三尺，嗡嗡狂啸，寒气直荡三丈之外。他一面凶猛地进迫，一面冷笑道：“你别得意，就凭你那小鼓儿，还不够控制住他们，老夫一个人也够你受了，九幽玄功不过尔尔。着！”

随着喝声，惊电似地连攻三剑，冷焰四射。

“也接我一招，呵呵！”九幽异人化去对方三剑，带头青芒顺剑贯入，飞射阴魔胸前，手一振，幻化无数小电芒。

“来得好！”祁连阴魔一震腕，举剑便绞，小臂一抬，“铮”一声脆响，带头小剑被震得向上疾飞。

“打！”九幽异人顺势收剑，带尾的小剑却由下面电射而出。

祁连阴魔一撒左脚，长剑“分水断流”向下急挥。

“老狗，你住哪儿走！”

“先毙了他，别让他拨弄那鼓儿。”

随着两声暴叱，花和尚和九华鬼虺一左一右飞扑而来。

“哈哈！呵呵！且让你们耍猴儿玩玩；”九幽异人知道无法和三人拼命，大笑着飞退。

“隆隆……”鸿钧魔鼓又低沉地响起。

三魔大吼一声，突然三面飞射，并不向九幽异人追赶。而九幽异人快逾电光石火一闪不见。

“隆隆！隆隆隆！隆隆……”鼓声从四面八方传到，不知音源究竟在何方。

等逸云挽着如烟追到剧斗之处，人影已杳，鼓步象自天边传来，似由四面八方传到，音源愈去愈远。

“到童子拜三老山去等。”逸云说，挽着姑娘如飞而去。

三座插云奇峰弧形并列，一座像童子俯伏的矮峰正在三峰之前。四峰之间，怪石如林，古木参天，显得十分幽暗而险恶；不知其中隐了些什么，有些什么？

而四座山峰之上，绝壁飞崖，古松盘缠，每一处都令人惊心动魄。而雄奇峻峭嶙峋的气概，却又令人激赏万分。在有些飞崖之上，间有一线飞瀑向下飞悬，水雾弥漫，峰顶的白云，也不时向下卷，分不清哪是云，哪是舞？这一来，山麓下四峰之间的阴森奇谷，被云雾水珠不时覆盖，显得更为阴森而有鬼气。虽则炎阳当头，仍然不减那阴沉的气氛。而谷中不时传出的兽吼，更是恐怖已极。

到了这种境域，逸云站在童子山的颈项间，叹道：“下面这阴森山谷，最少也有五六十里大小，到那儿去找九幽异人的潮穴？真不容易哩！”

“云弟，我们何不在这几找一洞窟栖身，先看守住四周，再分段搜索呢？”

“只有如此了。这儿可俯瞰全谷，地势极佳，且先占住再说。九幽异人既有九幽之名，定然在一处不见天日的阴森之处；在地底营窟而居，由此线索推测，不难将他搜到的。

两人向左盘放下降，折出童子山的头部。说巧真巧，就在肩部找到一个天然石洞，河口只容一人进出，全部约有三丈方圆，青色的石壁甚是平整，地下十分平坦，而难得的是十分干燥。岩洞左右，各有一株苍松，洞口有一坪短茅。两上山藤向下垂挂，只消将藤掩住洞口，便可将石洞隐起，看不出丝毫形迹。洞口苍松左面三五丈，有一股山泉自壁间涌出，向下挂落百十文的崖底，将下面盖上一层水雾。

逸云大喜过望，赶忙将外面堆积如山的松针搬入洞中，由姑娘平整的地铺上，铺上被单，成了一所舒适的行宫。

一切就绪，逸云对姑娘说道：“芸姐，你就在这儿歇息，我到上面监视，并猎些小禽兽充充饥。”

姑娘答道：“我也去！”

“不，好姐姐，你不如找些枯枝准备生火，和砍下一些松明以备急需。鼓声仍有余威，切记不可走远。”

说完，径自掠上山顶了望。隐身一株杉树之下，俯瞰四周形势，暗中盘算由何处搜入，由何处搜出。

鼓声不绝如缕，仍然有震人神智的威力，但对他却毫不起作用，他已恢复了十成功力啦！

他拾起一些小枯枝，作为击毙禽兽之用。

刚打下五只巨大肥美的野鸡，突见山脊上人影一闪。他隐起身形，凝神看去。

那人影如疯如狂，挥舞着一双大袖，并不时此喝，象在追逐身前的什么鬼物，身形快如流星向这儿追逐而来。

逸云神目如电，已看清那人正是九华鬼虺虚云子，便凝神戒备，暗骂道：“屠杀那些苗人，定然有你这畜生一份。你在这儿也误了我的大事。小爷要诛去你这凶魔，免得你为祸人间。”

九华鬼虺疯狂地奔到，两眼发直。他前面鬼影俱无，却挥舞着大袖咬牙切齿地叫道：“老狗有种你就别躲，和道爷见个真章，或者交出玄阴寒玉匣，饶你不死。”

他前面哪有“老狗”？见鬼！看看距逸云所隐处尚有百十丈，他又叱叫道：“老狗！”

你上天我道爷也迫上灵霄殿，入地也迫你走阴山，你跑得了么？”一面叫，一面飞掠而至。

逸云心中暗笑，心说：“这老杂毛被鼓声迷昏了神智，够他受的。”便迎面一拦，向两眼发直老道大喝道：“呔！杂毛！留下脑袋。”喝声如雷乍响，向老道迎去。

老道陡然一震，“啊”了一声，神智倏清，脚下一踉跄。不等他转念，逸云又叱喝道：“妖道，接我一掌。”他志在伤敌，一出手就是狠着，“梵音掌”绝学用上了，梵音之声乍起。

九华鬼虺神智刚清，大吼一声，巨掌倏吐，双手一登，罡风狂啸，如山暗劲去似奔雷。

“砰”一声大震，草木纷飞，人影乍合乍分，罡气四射。逸云上身不住乱晃，老道则飞退近丈，鬼脸变色。

他身形一定，已看清逸云的面孔，竟然是个齿白唇红的大娃娃，吃了一惊，也勃然大怒，叱喝一声，腾身猛扑，双掌连环劈出，罡风益厉。

逸云一声冷哼，双掌齐挥，硬拼硬接，豪气飞扬。

“砰砰”两声大震，恶道连退十余步，呼吸急迫，显然真气浮动。

逸云大喝道：“再来两掌，接着！”声落人闪，挥掌直上。

恶道骇然变色，他左闪八尺，双掌上提，喝道：“你会风雷掌，为何与我作对？你是谁？花和尚一宏是我虚云子的好友……”

“接招！”逸云喝断他的话，闪身掠到，探掌劈出。

“难道怕你不成？”恶道功行百脉，玄门罡气布满全身，挥掌硬接，暗劲如排山倒海似的涌出。

“砰！”掌劲接实。

人影飞退，“砰”人影又退。“砰……”一连暴起五声巨震，两人硬拼了五掌之多。

恶道连退四五丈，额上大汗如雨，青筋跳动，气喘吁吁。他那可反震外力的玄门罡气，怎禁得起伽蓝禅功由梵音掌发出的摧山力道猛袭？

他惊得毛骨悚然，想拔剑却又没有机会，五掌猛攻一过，他只觉内脏像要被震散一般，真气浮动，血脉不规则地跳跃，护身罡气似要脱体进散。

逸云也暗暗心惊，前后共拼了九掌，恶道竟能支撑着不倒，这家伙的功力委实惊人，比金面狂梟似要高出许多哩！他一声长啸，抢近双掌猛挥。

恶道已心惊胆落，不敢硬接了，闪电似向左急飘，挥掌斜劈，他要拼技巧了。

逸云怎肯让他如意？如影附形扑到，右掌一引，左掌已快逾电光石火，斜劈而下。

恶道已没有躲闪的余地，他没有逸云快，厉吼一声，右掌全力急封，左掌疾登。

逸云就要他硬拼，左掌全力下劈，右掌也一击而出，全是拼命的杀着。

“砰！”“喀嚓！”恶道像断了线的风筝，带着一双骨裂的臂膀，和内腑离位的创伤，狂叫着飘飞五丈外，向百丈下深谷飞坠而下，那惊心动魄的尖厉狂叫声，向下疾沉。

逸云也退后两步，地面留下了一双深有三寸的履痕，俊面略泛白色。他摇头说：“这恶道真够强，胜来不易。”

在残枝断草中，奔出姑娘的身影，她飞扑而来，手中还提着龙渊剑，连声问道：“云弟，没事么？你的脸色……”她直向逸云怀里闯。

逸云接住她，轻轻消去她的冲势，扶住她的左膀说道：“不打紧，妖道的功力已臻化境，我已用了全力，胜来不易。”他挽着她回到杉树下，将野鸡拾起交给她，笑道：“劳驾姐姐，这顿晚餐看你的。”

如烟知道他在分散她的注意力，不忍拂他的心意，接过五只野鸡，冲他甜甜一笑，袅袅娜娜地走了。

直等到天色尽黑，逸云方失望地回洞。洞中松明高照，姑娘笑盈盈地将他接入，将一只烤得香喷喷的肥鸡在他眼前一晃，嘴角绽起两个迷人的笑

涡儿，说道：“瞧，姐姐绝不使你失望。”

逸云接过烤鸡，盘膝坐下，笑谢道：“谢谢你，这肥鸡烤得真好。要是我动手，准有焦鸡吃了。”

“要谢就多谢一些，姐姐脸皮厚，不打紧。”她笑眯眯地傍着他坐下，半侧着身躯细嚼另一只肥烤鸡。

这一夜，鼓声忽起忽没，声源极远，已经到了盘蛇岭那一面去了。证明九幽异人已将另两人引走，正向东北远去。

逸云知道晚间不易搜寻九幽异人的洞府，要找他的人更是非易。他那鸿钧魔鼓的声波；用内力传至天空，再由云层反射而回至地面，也借各处山峰将声音折回。所以鼓声似自四面八方传来，找不到真正的声源位置。也就是说，谁也摸不清九幽异人究竟在何处藏身。

两人分上下半夜戒备，一宿无话。

第二天，两人先详搜右面奇峰之下。林中幽暗，阴森可怖，日光透不过浓密的枝杈，那有刺的古藤更是遮天蔽日，人走在林中，简直是侧身在暗无天日的可怖地狱里。

不止此也，林中最讨厌的是斑豹和毒蛇，还有奇奇怪怪的四足爬虫，见人不惧，体型至大，切齿和吹气之声，比比皆是。

两人功力深厚，鬼崇阴险的斑豹倒不打紧，密林之中猛虎极为稀少，蠢蠢然大熊和无处不有的巨大山猪，也不可怕。真令人毛骨依然的是毒蛇，这玩意体型不大，躺在地面挂在枝梢，不动之时无法看见，防不胜防，要让它咬上一口，准是天大麻烦。

女孩子大多怕蛇，滑腻腻，冷冰冰，那不会眨而又迷惑人的蛇眼，令人望之心悸。

如烟虽说是个女英雄，可是不例外地怕蛇，一路上她胆颤心惊紧倚着逸云走，不时惊得粉面变色直往逸云身上挤。逸云为了让她安定，少不了经常用手去扶她，两人无形中肌肤相亲，已经撤去男女之防了。

白费了一天功夫，可贵的光阴又缩短了一天。

入暮时分，他俩携手穿林归来，提着不少鹿獐山鸡一类可口小禽兽，回到了山洞。

“隆隆！隆隆隆！隆隆……”鼓声仍在盘蛇岭一带振响。显然地，那两个凶魔仍和九幽异人死缠。

进食时，逸云一面吃一面说道：“祁连阴魔所说的‘玄阴寒五匣’，不知是什么奇宝，值得相争二十年？有机会倒得见识见识。”

姑娘一双玉腿，蜷缩在青衫内，正坐在逸云对面。今晚她有点异样，芙蓉似的粉红嫩颊，不对泛起阵阵红潮。只是松明的光亮由她背后映照，逸云又极少注意她的神色，所以并未看出异状来。

她那水汪汪深似海洋的星眸，不时射出奇异的光芒，一面细细进食，一面凝视着逸云的脸面和全身。

可是逸云并未注意到这些，他的心已全神贯注在祁连阴魔所说的物里了。

如烟停止进食，说道：“玄阴寒玉匣，谁知道是什么呢？”

逸云又道：“还有，花和尚常提到的‘伽蓝三宝’和‘老秃驴’，可能都是武林的秘辛。”

“依我看，‘老秃驴’定是保有‘伽蓝三宝’之人，也必是一个老和尚。

而花和尚定是武功不如人，不敢动手，四处招引高手前往劫夺。”

“姐姐心细如发，可能所料正是如此。山海夜叉和吃血骷髅，就是因此而丧身在龙渊剑下。花和尚不死心，又邀来这两个凶魔。”

“这是适逢其会，祁连阴魔是和九华鬼虺同来的，为的是玄阴寒玉匣，听花和尚一唆，也想参与一份。”

“可能伽蓝三宝的主人，就是在这附近呢。要有机会，我们倒得见识见识，并赶走这俩凶徒才是。”

如烟良久没做声，半晌忽然说道：“云弟，你……你可想念黛妹妹吗？”

“这几日处危难之中，倒没想起她呢！唉！不知她目下可在辰州府等我归来吗？”说完，幽幽一叹。

他怎想到大珠台一别，如黛并未返回辰州，天魔夫人也正为了此事着急，搜遍了辰州城。

玉麒麟夫妇，也为了此事心焦。

两人食罢，到山泉处洗漱，远处仍可闻到间歇的鼓声，隐隐由遥远处传来。

上半夜归如烟值夜。两人吹熄松明，如烟盘坐在洞口，逸云则苦练伽蓝禅功，直至二更方才和衣躺倒。

还有两个时辰休息，他放心睡去。

良久，他突然被身畔的喘息声惊醒，鼻中嗅到一丝极为熟悉的幽香。

正在朦胧之间，忽然一双蛇也似的灼热的滑腻玉手，缠住了他的肩颈，而身上却伏下一个温热的躯体。

他大吃一惊，神智全清，伸手一摸，他突然缩手不迭，急叫道：“芸姐，芸姐，你……你这算什么？快放手！”

当夜凉如水，万籁俱寂，守住洞口的如烟，却是心潮起伏，脑际的前情往事，纷至沓来。

六七百年之前，咱们的同胞脑子里相当简单，不像现在的人聪明，也没有今人的阴险。不论男女，对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恩人，酬恩的观念更没有今人复杂；

那时，他们的看法大多数都很简单。男子汉对感恩的看法是“杀身以报”。女孩子可怜，她们认为最可行的是“以身相许”。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些古人愚蠢之至！

如烟虽说是巾帼英雄，也在脑中存有这个古怪的观念。在这以前，她自小受母姨熏陶，认为天下男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要用她天生的本能，在江湖玩弄众生，从事复仇大计。所以当她已识人事之后，对男女间的事，可说已大部了然。她还未练成的“玄阴锁阳功”，就是一种类似“素女术”的歹毒玩意。这玩意需要先了解男人的公理，更需要有经验的明师指点。这都不难，天魔地煞两夫人都是其中老手。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在潜意识中，先天上就隐下了祸患。

在大珠台决斗之前，逸云三番两次授手；她虽没看到他的真面目，酬恩之念，却已油然而生了。

大珠台逸云终于现出庐山真面目，但他已有一个美貌如花功臻化境的黛妹妹。

她认为自己生来命薄，不配去爱逸云，何况他还有一个爱侣在旁，不容她妄想，但真不敢妄想吗？废话！

十天中的引度真元，肌肤相亲，她先天上的本能逐渐被引发，情根深种难遣难排。

她不敢奢望与逸云永结同心，但却敢妄想以身相酬；反正不久之后，她的玄阴锁阳功练成之日，也就是开始荡妇生涯之时，将处子之身奉献给他，那是唯一可慰之事。

她虽有此心，但身在病中，而逸云却以姐弟的真诚待他，强将她的念头压下了。

雪莲与子午六阳针毒药性渐渐发作，引发了她女性天生的潜能，脑海中的怪念头，也在雪莲药力的诱发下，向上浮，向上浮！

白天里，在恐怖丛莽中，她紧张的心情将药力压下，没有发生意外，进餐之时，她终于在雪莲所发的神异力道下，不克自持了。

可惜逸云没留意她的神情变化，也没想到雪莲的药力会诱发得那么快。

她独自在洞口戒备，可是脑中映出的形象，愈来愈清晰和强烈，全是逸云的一言一笑。

渐渐地，丹田下那被强抑着的热流，终于无法抑止，逐寸向上升起。羞耻心、自卑感和自尊心、强制力，全慢慢地消失了。

她呼吸愈来愈急促，浑身温度上升，丹田下那蠢蠢的热流，终于向上疾升，瞬即遍布全身了。

她回头向内看去，洞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逸云的呼吸声几不可闻，可是她知道他睡在那儿，她恍惚看到逸云正在向她含笑招手，耳中似乎听到他那令她情不自禁的温语声。她只感到浑身一震，灵智全失。

她娇喘吁吁，目中喷火，猛地脱掉青衫，亵衣尽落，那足可焚身的欲火，驱策着她而无法主宰。

终于，她慢慢地爬近逸云身畔，那男性奇特的体气猛冲鼻端，她突然疯狂地向前扑。

逸云猛地苏醒，那熟悉的幽香令他不敢遽下杀手，他举手一摸，恰好触在她的腰肋下，那温热腻滑的胴体，告诉他如烟已是浑身赤裸，不由大骇！

他缩手喝叫，可是如烟那还能听？炙热如焚温腻腻的樱唇，已经猛压而下，她的身躯，以无穷的力道挤压而来，那蛇一样的皓腕，紧紧地抱着他的肩颈，手指的劲道奇大，几乎要嵌入他的肌肤。

他先是大怒，随之凜然失惊，他知道，雪莲的药性已经发作了。

他一侧，首避开灼热樱唇，扣住她的双肘一捻，转身将她压在被单上，急叫道：“芸姐，芸姐，你能听清我的话么？”

如烟听是听清了，但那奇异的欲火却不容她有任何抑止的行动，她拼命挣扎，两臂虽不能动弹，但一双玉腿可自由着，也像是两条蛇。她沉迷地叫道：“云，亲亲……我……我要你啊！我我……”

逸云手足无措，又不能点她穴道，那会令她永成残废，而且仍无法驱除她体内的奇毒。他只好抱住她，将她压在被单上，一面叫道：“运功吐纳，先静下来，静下来！”

要能静下来，那还不是大好的事？她却无法静下来，用那令人发酥的腻人媚音呻吟叫道：“冤家，别这样抱我啊！你……你撕破我的胸膛吧！你……”

逸云一手去抓水囊，水囊空空，只好抱着她窜出洞外，向山泉下跑去。

月儿已至中天，三更将尽，万籁无声，只有如烟挣扎和呻吟之声，打

破四周的沉寂。

“扑通”一声，娇娃落水。泉水冷冽，可是无法消除淫毒所引发的欲火。她略一清醒，突又由水中窜出，向逸云猛扑，力道不小。

丈外的悬崖，下深百丈，逸云怎能不管？他抓住她的右臂一带，由后面将她连臂拘紧，回到洞中。

在右面石壁缝中，有一个黑影蹲伏在那儿，像个幽灵，静静地看着这月光下英雄与裸女的奇异举动。

逸云将如烟抱着坐下，厉声说道：“芸姐，你非忍耐不可，赶快运气吐纳，我助你行功。”

如烟扭动着颤声叫道：“完了！云弟，我怎能耐得住欲火攻心折磨？你……你要是不救我，给我一掌吧！”

“你神志仍清，为何不能忍？想些可以令你愤怒的事罢！譬如说杀父之仇……”

“不成啊！我只想到……想到……连我自己的死也无法往下想哪！”“胡说，我就不信！”

“你不信也是无法之事。我正在练玄阴锁阳功，还差一年火候，如果……如果今晚我失去童贞，元阳入体，我将全身瘫痪，立成废人，这比死还惨痛万分。好弟弟，我心中岂是甘愿？已忘了杀父之仇？已是天生淫贱？可是……我无法自主啊！好弟弟，求求你，不要我，你就杀了我，杀了我吧！”

“不成！两者都是死，我宁愿你死得清清白白。”

“哈哈！清清白白？今天要是救，一年后我不会清清白白了。报仇雪恨，我功力不如人，只有凭这身体取他们的性命。哈哈！清清白白，清清白白！”

她突然挣出右手小臂，“嘶”一声便将逸云的衣袂撕下了一大片，一把抓住他的右大腿，向下便探。

逸云大骇，赶快捉住她的手，喝道：“你乖乖强忍，不然我只好毁了你的机能。报仇之事有我，我不许你有这种愚蠢念头。”

“死在你手，我含笑九泉，你下手罢！啊！我……我……”她扭着下身，嘶声大叫。

逸云腾出右手，按在她的小腹上，徐徐下滑，到了春潮怒泛之处，默运神功，沉声道：“芸姐，我只好如此了，也许能拖延时日，却无法保全你的名节和生命，我会替你尽心，以亲子之情侍奉伯母天年，更会尽力替你尽雪亲仇，令伯父在九泉下安心。”

如烟被虎掌一按，似乎感到浑身一松，喘息着说道：“云，亲密地叫我一声，下手罢！”

逸云功力已运至掌心，只消一按，再往上一滑一揉，她的生理机能即可断灭，今后即使留得命在，也会成为不是女人的女人。

他的手在发抖，心潮汹涌，也心痛如割，久久不忍下手，在她耳后额声唤道：“芸姐……”

“不要叫芸姐，不要……”

“碧芸，你……你别怨我无情。假如你不是练了玄阴锁阳功，即使是可令你延长刹那间的生命，付出任何代价我亦在所不惜；我不是吝惜元阳，想你必能谅我。”

“云，我感激你，永铭心坎。你……你下手罢！”

逸云一咬牙，正待运掌。

在这千钧一发生死须臾之间，蓦地绿光满室，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洞口之内，阴森森鬼气冲天的语音响起道：“你们是姐弟吗？是亲骨肉？”

两人吃了一惊，同时扔头看去。由怪人手中的绿色火摺子映出的绿芒中，看清他竟然是他们正欲找寻的九幽异人。

逸云喜极大叫道：“夏前辈，晚辈叫华逸云。她姓力，叫碧芸；虽非姐弟，义胜同胞。”

九幽异人诧异地问道：“咦！你怎知我姓夏？”

“晚辈得神医叶前辈的指示，前来参谒你老人家，故而……糟！”

他在回答问话，心神微分。如烟蓦地转身，双手死死抱住他，张樱唇向他肩上咬下，他的肌肤自然咬不入，振开手把她按在膝前，叫道：“老前辈，一切容后禀明，可否先救人要紧？”“她怎么了？”

“身中子午六阳针，迁延日久，不得已用雪莲暂行解救，以致欲火攻心。”

“那不难，先压下欲火再说。”九幽异人探囊取出一颗白色腊丸丢给他，又说道：“给她吞下。”

丹丸一入口，姑娘只觉一道冷冰冰的寒流直下丹田，片刻即分向奇经百脉流去，欲火全消，下体云收雨住，奇痒彻心之感立时消失。她蜷伏在地，凄然痛哭出声。

逸云正想劝她，九幽异人已冷冰冰地说道：“别动她，让她痛快地发泄，对她大有好处。”

逸云拭净手，站起躬身行礼道：“晚辈惊扰前辈清净，实不得已，尚望海涵。”

“山下那老杂毛可是你杀的？”

“正是晚辈放肆，幸勿见责。”

“前晚在盘蛇岭以千里传音之术发长啸，也是你吗？”

“鼓声令晚辈的义姐难以禁受，迫不得已惊扰前辈。”

九幽异人见他自始至终斯斯文文，应对谦虚，而且那儒雅的风华，着实令人喜爱，他打量逸云良久，脸上的冷漠神色逐渐消落，语气一转，说道：“怪！看你不像个坏人，我已在左近目睹一切，确是个肝胆大丈夫，怎会与练有玄阴锁阳功的妖女走在一块？”

逸云神色肃穆地说道：“老前辈请听下情……”便将十八年前群魔袭毁百花谷，碧芸誓雪亲仇的前因后果一一道出，最后说道：“念方家遗孤一介女流，如凭功力报仇难比登天，不得已以色相徐图报复，含羞忍辱甘冒大不韪，其情可悯。老前辈明察秋毫，华逸云句句是出自肺腑，尚望老前辈加以成全，赐她起死回生圣药。”

说完，他也凄然垂泪，一躬到地神色怆然。

“娃娃，你这性情，与我的名字大相径庭，世态炎凉，竟也有你这种傻蛋，好，老夫成全你了。抱起那妞儿，收拾着跟我定。”

九幽异人说完，背向迎着洞口一站。

逸云点起松明，用青衫将如烟掩住，柔声说道：“该哭够了，芸姐，快穿着起来叩谢老前辈，我拾掇一切。”

如烟羞愧难当，赶快穿上褰衣着了青衫。逸云已将龙渊剑佩好，提携盛着龙貅内脏的小包准备上道。

如烟垂着头走至九湖异人身后，盈盈下拜。

九幽异人突然回身，伸掌虚招，将她震退倒入逸云怀中，咧着嘴冷冷地说道：“妞儿，你好没出息，你这种报仇之法，我老人家不高兴。我要破了你那什么鬼功，你可愿意？”

“听凭老前辈做主。”如烟用细如蚊蚋之声问答。

“好！这就走！”绿火一熄，老人家正待出洞。

逸云忽然吹熄松明说道：“且慢！那两个凶魔快到了。老前辈，我们先赶他们走路，或者毙了他们。”

九幽异人一怔，倾听半晌。奇道：“娃娃，你不简单哩！半里之外夜风萧萧之中，你能听出有两名高手向这山头上赶，老夫小看你了。走！教妞儿在这儿等着。”说完出洞而去。

逸云扶姑娘坐下，说道：“芸姐，不可外出。”

姑娘伸手一捞，身畔已失去逸云的踪迹。

童子山的头顶上，两人一左一右站在山脊的空旷草坪中，等待着行将接近的两个人影。神态从容。

来人正是祁连阴魔和花和尚，他们已看到了两人的身影，脚下一紧，闪电似扑来。

蓦地里，夜空中响起两种笑声，破空飞到。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其声像枭鸟夜啼，十分刺耳。

“哈哈！哈哈！哈哈……”声如洪钟振荡，令人心玄往下剧沉，耳中轰轰狂震。

这是逸云的笑声。

两个凶魔骇然一惊，去势略缓。等他们来至五丈以内，方看清两人的身形面貌。

花和尚忽然向侧方密林中一钻，向山下如飞遁去。

“贼和尚，别走！”逸云大吼，晃身便追。

祁连阴魔不知怎么回事，晃身便截，哼了一声，罡风凛冽一掌扔出。

“砰”一声大震，走石飞沙，两人同时飞退八尺。逸云吼道：“阴魔，再接我一掌！”欺身猛扑。

“我也来一掌，打啊！”九幽异人也同时抢到。

祁连阴魔被人一掌震退，心中骇然，一看两人同时扑来，哪还敢回手？厉啸一声，向山下密林一闪即逝。

逸云正想追，九幽异人却笑道：“穷寇莫追，让他去吧！娃娃，你这一掌嘛，了不起哩！比我强多了。”

“老前辈见笑了。”

“娃娃，老头子不是往你脸上贴金，九幽异人从不服人，但真是高明却又当别论。

走！带妞儿到我那九幽地府去。”

三个人在阴森如地狱的密林中盘旋，转了好半天，到了一个山崖前。九幽异人拨开藤蔓，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小洞口，转身向两人说道：“地道长有三里余，岔道甚多，很容易迷失在内；背起小妞儿，咱们好赶路。千万记住我的落脚点，不然灾情惨重，跌落浮沼之内，不死也得脱层皮呢。”

绿芒一闪，他那奇特的火摺子忽然发光。只有光而没有焰，象是个奇大的萤火虫，但光度甚强；只是光色骇人，映得人的面孔阴森森的，成了一个死人面孔。

“自家姐弟，芸姐，有僭了。”他抓住如烟的臂膀，扔上肩背。她略为挣扎，随即乖乖地伏在他背上。

“小心了，走！”九幽异人横伸绿色火摺子，向内串去。左盘右折，纵跃腾赶，两人亦步亦趋，迅捷地向下步步沉降。起初阴风凛凛，寒气袭人，不久地势转平，寒气稍减。地道中不时有轻微的沙沙声，和沸汤一般的奇响。逸云知道神秘的地道中，定然有不少闻所未闻的奇异事物隐藏在内，不敢有丝毫大意。随着九幽异人的足迹急走，他功力奇高，尚能应付裕如。

终于到了一个石室之内，眼前一亮。

这是一间依石脉凿成的巨洞，左右各有一条通道，不像是人工所建，倒像是千万年前地下水冲击而成的通路，站在室中向里看，钟乳倒悬，五色光华灿烂。通道极深，两旁岔出许多洞窟。沿通道每隔八九丈，便悬着一颗白芒朦胧的明珠，那五色钟乳反射回来的彩虹，蔚成奇观，不知里面究竟有多少洞窟，又有多少明珠。

九幽异人收了火摺子，领着两人走入右侧通道，转了几个石洞，进入一所金碧辉煌的天然石室。四壁悬着明珠，凹凸不平像是五色翡翠的石壁，一个个色彩灿烂的小洞穴中，安置着上至周汉的青铜耳爵，下迄本朝景泰皇窑所出的珐琅琉璃，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室中央，有一张虎皮交椅，内侧有一张镶金楼银的牙床，上面铺着白熊皮，豹皮作枕，狐皮为衾。

九幽异人向两人笑道：“这间石室是我的行宫，尚算可以待客，今晚你俩就在这儿歇宿了，我替你们配药去。记住，这是九幽地底迷宫，每一处都有莫测之险，连我也不敢乱走。”床仅一张，逸云感到为难，他嗫嚅着说道：“老前辈……”

九幽异人似已知道他的意思，呵呵一笑道：“娃娃，别惺惺作态。说道学谈道学，请问妞儿今后还能不嫁你乎？经过岭上石洞那番旖旎，你能教她有脸再嫁别人？早晚都是你的人，同衾共枕又待如何？呵呵！”

姑娘羞得伏在逸云背上不敢抬头。逸云涨得脸面通红，呐呐地说道：“……这……这……这……这……老前辈……”

“请放心，她体内余毒一时不会发作。至于你，我倒是放心，哈哈！晚安。”说完，径自走了。

逸云怔在当地，暗中沉吟。姑娘抱住他的双肩，用幽幽的语音在他耳畔低语道：“云弟，我不敢奢望，我乃是命薄如纸之人……”

他猛地将她放倒床上，捧着她的秀脸，正色说道：“不许你说这些。”

姑娘住口，泪如泉涌。

逸云又道：“我已经和黛妹定有婚约，恨我们相逢得太晚了些……”

“此身非君莫属，名份何足为梗？如黛妹不容，大仇洗雪之后，我即与母遁世逃禅。”她露骨地表示了心愿。

“也许黛妹不会从中作梗，只是委屈了你。”

“黛妹那儿，我会求她，不用你出面。”姑娘勇敢起来了。伴侣乃是终身之寄托，不容她退缩。

“此事容后再议。你先歇息，我可在虎皮交椅上假寐。”

姑娘白了他一眼，激情地说道：“是不放心我呢？抑或不放心你自己？”

逸云脸上一红，拧了她的粉脸一把，笑骂道：“你这张小嘴，不让黛妹

妹哩。”

地穴之中，不辨黑夜白昼，两人一觉醒来，外面也响起九幽异人的笑声：“娃娃，妞儿，请起来了，新婚燕尔之日，再卿卿我我不迟，老头子要打扰你们了。呵阿……”

姑娘昨晚睡得极为香甜，精神极佳，闻声羞得将螭首直往逸云怀里钻。逸云只觉心中一热，情不自禁捧起她的粉颊，轻轻印上一吻，方跳下床来。

两人出到外面石室，九幽异人呵呵人笑道：“吃用之物，早已准备停当，只是目下疗毒要紧，罚你们上午不准用膳，药力易于行开散发。”

他将一只玉瓶交到逸云手中，说道：“这是灵丹妙药配制的奇方秘药，可解阴火奇毒所生之淫媒。”又将一颗白色丹丸交到他手中说：“这是我老人家配制的奇宝，名叫‘雪参寒魄回生丹’，别说区区子午六阳针地火奇毒，就是火龙内丹所伤亦是神效。妞儿，你是第一个能服用老头子奇宝之人。”

如烟抢前两步，屈膝下拜。

九幽异人一把抓起地向逸云一推，说道：“别和我老头子来这一套，要谢，谢你那小冤家。”

姑娘羞笑着躲到逸云身后。

逸云一听“火龙内丹”四字，心中一动，忙说道：“老前辈，晚辈在三天前，将那头龙貅击毙，将胆和丹黄用内肠盛来了，不知这两样东西有什么用？”

九幽异人惊喜地跨前四步，按住逸云的肩膀问道：“什么？你将那条龙貅杀了？真的么？”

“真的，老前辈请来瞧瞧。”他将药交到姑娘手中，回身入室打开包裹，取出那段沉甸甸的金色龙貅肠，交到九幽异人手中。

肠囊外衣已经干燥，金光闪闪，像是琉璃所造一般。九幽异人打开系带，验看一遍，突然哈哈狂笑不止，笑完说道：“娃娃，咱们两不相亏，我赠你奇宝作为相酬，你这付龙貅胆送我，如何？”

“晚辈存心带来相送，可不敢收受奇宝，老前辈赠药救我芸姐一命，比天下任何异宝还胜万分。但不知此物何用，能让晚辈见识吗？”

“哈哈！我只告诉你一事便可明白，假使你能将丹黄切下一指头大小给妞儿服下，你便不必前来找我九幽异人了。我居住在这地府迷宫之中，日与禽兽烟瘴为伍，体内早蕴剧毒，有这龙貅胆，我可以多活一甲子年纪，哈哈！至于那丹黄，就由你服下罢！我知道你练的是元阳内功，故而掌发风雷。服下丹黄之后，阳之极致便可生阴，你的功力可增三至五成，掌出之风雷刚猛啸声可以任意倏忽而变，而劲道绝不会减弱。”他又对如烟说道：“妞儿，我留一些龙貅胆给你，包你受用不浅。”

说完，狂笑不已。笑声虽然难听，但逸云两人听惯了也就无所谓。

九幽异人兴奋地手舞足蹈，半响方止，向逸云说道：“这室中不便疗毒，恐沾上阴寒之气，而且无水也不方便，咱们走！”

他带着龙貅肠囊，在前领路，曲曲折折不知走了多远，一步步向上升。看路程，恐怕不下十来里。

终于前面可以看到了日光，钻出一个小石穴，两人不由失惊，大叹造物之奇。

这里正是中央奇蜂的腰部，一座险恶飞崖之下，俯瞰整个阴森山谷，一景一物历历可数。

洞口有一块半亩大突出的平坦山崖，除了青苔和石崖中的小枝，只能看到岩石。左侧，有一个深约三尺，大有丈余的水潭，清澈可爱。水量极丰，由外侧溢出，流向丈外崖壁，向百丈下飞洒而下。

九幽异人呵呵一笑道：“你们在这儿将有一个时辰的逗留，届时我来接你们。娃娃，附耳过来，我告诉你下药驱毒行功疏导之方。”

他在逸云耳畔叽叽咕咕地低语，逸云的俊面上红云似火，姑娘一看他那尴尬像，不由芳心狂跳。

“娃儿，别害羞，这里鬼影俱无，是你俩的天下。呵呵，我走了，呆会儿见。”

一个时辰之后，洞口壁角之旁，姑娘娇柔无力地候在逸云怀中，芙蓉嫩颊红潮未退，一双秋水明眸痴痴地凝视着他，目光中透射出无限深情，面上的神情是如痴似醉。

逸云则是温柔地微笑，一手揽住她的小蛮腰，一手轻抚她那红馥馥嫩滑如脂的脸蛋。

他的神情，也是如痴似醉。

两人相偎相倚，享受这令人沉醉的温馨。

突然他亲了她一下，温柔地轻语道：“芸，玄阴锁阳功已散，需向妈禀明啊！”姑娘将脸藏在他颊旁，用轻轻的鼻音呢声说道：“嗯！我不说，要说的话，就说被一个坏东西散了我的功力，这坏东西可恶着哩。”她一面猛揉他的胸膛。

逸云心中一荡，左手一紧，笑道：“芸，那坏东西怎么个坏法？嗯？”

姑娘哼了一口，张樱口去轻咬他腮帮子，微微喘息，用梦也似的沉醉语声道：“我……我怎知道哪？”

“要知道不难啊。”他伸手一探，侧过脸用灼热的双唇，吻住了她的小嘴。

姑娘稍作象征性的扭动，任由他那火热的虎掌，在身上各处游行爬行，她的手，也探入他的胸衣之内。

良久，她在他耳畔痴痴地娇喘轻唤：“冤家，你……你太坏了！太坏了！我……我受不了！”

逸云抽出手，两人紧紧地拥抱住了。

洞中响起了足音，传出了九幽异人喜悦的朗吟：“百年三万六千日还想偷生活几年，岁月无情催白发，劝君且惜少年头。娃娃，妞儿，腻够了没有？呵呵！我老人家不识趣，打岔儿来了呢。”

两人慌忙起身整衣，九幽异人随即跨出洞门。姑娘不敢见人，躲在逸云身后不敢露面。逸云躬身行礼道：“晚辈敬谢成全之德，没齿不忘。”

“废话！你也罗嗦起来了。九幽地府阴风惨惨，不宜你俩久留，我替你们带食物来了。”他将衣兜一亮，里面全是用树叶包着的大小食物包。

逸云将食物一一取出，姑娘也娇羞满面垂首帮忙，在地上摊开，少不了全是些飞禽走兽类的肉，煎炒烹烤样样俱全。

九幽异人不等两人道谢，又说：“晚间你们用不着进食，今晚就服下丹黄和龙貅胆，明日我送你们离开这儿，九幽迷宫，不是你们久居之所。呵呵！你们就在这儿消磨，我有事不能奉陪。”

他打量两人半晌，突又呵呵大笑，打趣道：“大概时辰不够，老头子真不该打扰你们的旖旎风光。哈哈！记住，要荒唐于飞，须等今晚功成之后，别忘啦！”

声落，人已消失在洞内。

两人都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姑娘垂着头似嗅又喜地说道：“这位老前辈，没老没少的，真是……”

“芸，处事无奇但率真，夏前辈看来阴沉，其实却是热城内蕴胸怀袒荡之人，世上这种人委实稀贵哩。”

“就是太率直，教人尴尬嘛！”

“这就是他可爱之处，所谓伪君子不如真小人，假道学比道学更可怕。来吧！我们进膳，别辜负了老前辈的心意。”

没有外人，姑娘毫无顾忌，她亲热地扑入他怀中，两人情意绵绵地饱餐一顿。

洗漱后，两人缠绵地相偎，呢喃低语，情话绵绵，旖旎风光，不足为外人道也。

晚间，仍在那原来的石室中，九幽异人将经过炼制的丹黄和龙貅胆放置在床头，将一个兽皮卷打开。

光华一闪，满室生寒，皮卷中现出一个乳色玉匣，长约尺二，宽仅三寸。

他说：“这就是玄阴寒玉匣，上面刻有篆文，老头子实在看不懂，不知所云。二十年前我在白天山与祁连阴魔狭路相逢，在一个冰窟中找到此物。那时他功力比我高，可是没有我机警，被我得到摄返中原。虽则知道这是宝物，却无法开启也是枉然。为酬谢你赠送龙貅胆的盛意，这玉匣就送给你了。可能物择其主，也许你俩有缘启开呢。”

逸云忙道：“老前辈……”

“别废话，区区小意思换回一甲子岁月，我领情多多。当服下丹黄后，须立即运气行功，好自为之。”

指点服下之法，含笑走了。

逸云和姑娘恭送老人家走后，便将玉匣在珠光下细察端倪。玉匣确是寒玉所制，其寒彻骨，比寒冰还要冷上数倍。匣面是五个篆书：“玄阴寒玉匣”。匣底是其小如豆的大篆，也有点象西周鼎文，因为是刻上去的，故有刀锋。

云逸对大篆不算陌生，往下读道：“匣藏真经，并存伏螯神剑，双宝遗尘，留待有缘。天山炼气士。太初元年。以纯阳之功，运利刃徐点匣顶，匣即自启机关，再点玉字之点，匣可自开启。”

逸云放下寒玉匣说，“这是汉代之物，我可一试。”在床头拔出龙渊剑，竖起玉匣，默运神功向匣顶徐徐点去。

“得”一声微鸣，剑发龙吟，无竖不摧的龙渊剑，只留下米粒深的剑痕。

放平玉匣，又向玉字那一点点去。大篆玉字并无一点，显然这一点定是匣外机关。

又是一声“得”，剑一收，匣盖自行崩开，只见晶芒大盛。

匣中有两条卡槽，一藏横绢的小卷，一藏一把八寸长的横鞘小剑，剑把晶莹透明，焕发出奇光。

逸云先取剑在手，一按卡簧，小剑出鞘，只觉寒流扑面，晶芒耀目，剑身透明似若无物，但却能在尖端闪烁着三尺晶芒，不住闪缩吞吐。

逸云叫道：“好剑！正是无价至宝。”

他将伏螯剑向龙渊剑接近，相距还有三尺，两把剑同时发出阵阵龙吟，

耀然若动。

他心中一惊，赶忙分开。

绢书以大篆写成，字约三分大，十分工整，首页上写着《玄阴寒玉功暨以气驭剑术》。

逸云揭开绢书，仔细往下看，剑眉深锁，并不住沉吟。姑娘在旁看他全神贯注阅览，神情肃穆，便不去打扰他，在一旁静静地凝神关注。

逸云一口气看完，长吁一口气，沉重地说：“这是一种至高的练气之术，可是最易流入邪道了。目下邪道中的僵尸功，就是这种练气术旁文演化出来的。练成之后，可以青春常驻，浑身筋骨有如寒玉，精气神永不虞匮乏。但要是万一走火入魔，一切休矣！”

倒是以气驭剑术却是无上绝学，是针对伏鳌剑而练的，我可可一试。”

姑娘关心地问道：“玄阴寒玉功你可以练么？”

“我练的是纯阳至刚之体，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练不得。你倒是可以练，不过我可不许你练。”

她惑然不解地道：“为什么？”

逸云放下绢书，微笑着将她紧紧抱在怀内，笑道：“我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热情如火的伴侣，可不要冷似冰霜半人半鬼的玉美人。要是你跑到极北之地去练功，我倒不如跳下火山去，倒还好些。”

姑娘啊了一声，冲动地给了他一个甜吻。半晌，她似有所悟，抬起螭首正色道：“阴极则阳生，反之亦然。衾亲！相辅相成，你何不择长去短，另加绝学，再辟途径？”

“这得待深加考虑之后，再衡量利害方能决定，目下不敢妄论，请候下文。”他取过伏鳌剑又道：“这小剑乃是洪荒万载寒玉，经千万年地火精英压缩精练，再经历万劫而出土，被天山炼气士得到，以玄门内丹所炼成，虽龙渊神物，亦不堪其一击。芸，留给你防身自卫，足可横行天下。”

姑娘噘起小嘴，娇嗔道：“龙渊你送了我，你自己两手空空。好，我收下了。”她放在胸前贴心一抱，再吻了一吻，双手奉上道：“这剑代表了我的心，奉赠我的亲亲，你能收下它吗？”

逸云双手接过纳入怀中，两人紧拥在一起。此时无声胜有声，强似千言万语。

许久，两人一吻后放开拥抱。逸云将绢分放回匣内盖好，放置在一个壁孔内说道：“心诀我记熟了，留给悟力特强的有缘人，去练那半人半鬼半仙的绝世奇功。我们也该练我们的了。”

两人服下龙貅胆和丹黄，各以本门心法行功。直练了两个更次，方相对一笑上床相拥而眠。

次日，九幽异人送两人出了九幽迷宫，送了逸云一个革囊，叮咛道：“里面有一瓶十粒雪参寒魄回生丹，留给娃娃你作为保命救世之用。还有一瓶以龙貅肠配以秘方，制成的祛毒归元散，百毒千毒，不论草石瘴兽之毒，皆可应验如神。我在这儿清修，极少出山，也不作出山之想。有暇请到此一游。但请记住，只有你两人可以前来，别人概不欢迎。”又向姑娘打趣道：“妞儿，别忘了，新婚之夜，可要向我老头子所居方向举杯遥敬啊！哈哈！别害羞，其实你在笑着呢！”再道声“珍重！”闪电似走了。

两人行礼相送，直待老人身影消失，方转身向盘蛇岭方向奔去。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鸿钧魔鼓又响，激奋、昂扬、气势磅礴；似在遥祝他俩勇敢地迈向莽莽江湖。但其中，也透出些儿惜别依依之感。

逸云屹立盘蛇岭之巅，以千里传音之术，仰天长啸，表达内心的感谢与祝福。

他这一啸不打紧，险些儿招来杀身之祸。

过了盘蛇岭，两人翻山涉水，情话绵绵，携手并肩以不徐不快的轻功悠然赶路。在他俩的身后三里地，有两个鬼魅似的淡淡灰影，利用树木隐身，紧盯不舍。

不久，两灰影似已摸清两人的去向，聚在一处商量片刻，径自由另一座山脊绕道赶向前面去了。

逸云和姑娘心情欢愉，并不急于赶路，姑娘的纤腰儿挽在逸云虎腕内，整个娇躯几乎偎在他怀内，想想看，那还快到哪儿去？何况他们还温语轻笑，手舞足蹈呢！

午间，他们将抵诛龙狮之处，只隔四五座山头了。白天里视野极广，不虞迷失，穷山恶水洪荒丛莽之中没有路，他们只看着远山而走。

前面是一道长长的山谷，有一线清澈的溪流，远远蜿蜒而上，沿溪流两岸绿草如茵，古木青翠，凉风习习，风景十分幽美。

十三

两人沿溪向上走，到了一处小湾流，姑娘纤纤手儿向湾岸那三棵阔叶巨树一指，娇笑道：“近午了，小冤家，在那儿歇歇进膳，如何？”

“汝令焉敢不道？亲亲，此地景色如画，真也该歇歇了。”

“油嘴！”姑娘拧了他一下面颊，甜甜地笑。

两人纵至树下，逸云放下水囊和食物包，解下革囊做枕，往下一躺说道：“这儿的草柔软如絮，啊！真舒服。”

姑娘解下龙渊剑，忘情地扑倒在他宽阔的胸膛上，笑道：“百花谷比这儿好上万倍，我将带你遍历花海蕊山。”

“这个海和山不是更好么？哈哈！”他将姑娘掀翻在地，上下其手，吻得她浑身发软，媮成一团。

他俩在树下享受旖旎风光，上游峡谷之间，却隐下重重杀机，乐极生悲，大祸将至。

良久，姑娘发乱钗横，青衫半卸，粉面红霞，似嗔非嗔地擂了他一粉拳，坐起用青衫下摆掩住一双粉腿，嗔道：

“冤家，你顽皮着哩！起来，吃饱了得赶路。”

逸云笑嘻嘻地坐起，姑娘将一个油光闪闪的鸡腿往他口中一塞，扑哧一笑道：“你这张嘴最坏，塞住了看你还坏不？”

小两口恩恩爱爱缠缠绵绵吃了一顿，洗漱过后并躺着相拥歇息，半个时辰后方结束上道，沿小溪向上游走去。

这半个时辰中，小溪上源峡谷附近，安下了许多小玩意，端的步步生险。

先前追踪他俩的人，是祁连阴魔和花和尚。在童子拜三老山，三个凶魔被鸿钧鼓弄了个晕头转向，九幽异人虽然功力并不高，但以一比一还能应付裕如，加上了鸿钧魔鼓，却能取得绝对优势。三凶魔空自暴跳如雷，却只能徒呼荷荷，前后六天，不但疲于奔命，也几乎一个个迷失神智掉下万丈深崖。

自从来了逸云，九华鬼虺首先呜呼哀哉，祁连阴魔硬拼一掌，凛然而遁。花和尚心中有鬼，也怕梵音掌要他的老命，一见逸云便斗志全消，只有望影而逃的份儿。其实论功力，他相差不远，逸云想惩治他亦不是易事。

他师父朗月禅师的告诫言犹在耳，只好望影而逃。

两凶魔并不知九华鬼虺已死，而且对九幽异人的玄阴寒玉匣不死心，在附近潜伏待机，却碰上逸云和姑娘出山。起初他们并未发觉，待逸云长啸致意，两凶恰在音波必经之山头，闻声便飞赶而来，终于遇上了。

花和尚心中害怕，但祁连阴魔却将逸云恨之切骨，要不是这小子打岔，九幽异人那晚绝跑不了，何况还挨了一记重掌，几乎丢人现眼，他怎忍得这口气？

祁连阴魔既名之为“阴魔”，除了练阴毒奇功以外，为人更为阴毒，心狠手辣，睚眦必报，心思也更为阴险，便如此这般一商量，决定宰了逸云，擒住明艳照人美如天仙的小妞儿，享受一番再说。

两人都是色中饿鬼，花和尚更是大名鼎鼎、好色如命的淫僧，两头色狼见了绝色无伦的如烟，尤其她外面仅穿了一袭青衫，腰带系着长创，胸前双峰怒突，小腰弱不胜握，更要命的是青衫下那双修长晶莹、宛若白玉精雕的腿，简直是令人惊心动魄。那年头，想看女人的大腿，除了自己的黄面婆在被底偶或可以看到以外，势比登天还难见的东西嘛！

两头色狼也知逸云不好惹，摸清了两人的去向，便决定到前途等候，暗算明攻双管齐下。

终于他们在前面峡谷相好地形，开始动手布置天罗地网。祁连阴魔的包裹内，尽多准备对付老狐狸九幽异人的小玩意，这时可派上了用场。

第一关是沾有奇毒的银蛛丝，人兽一触即倒。第二关是满地牛毛刺，踏上了准完蛋。

第三关是一丛伸出路中的绿草，草上涂了百毒赤腹蛇涎，只消一沾身，绝无幸免。

这三关那是极平常而极不为人注意之物，谁都不会注意这种平常的事。也由于太平常，收效也极大。可致人于死的凶猛禽兽，杀人不多，而不注意卫生、细菌之人，却如恒河沙数。

第四关最歹毒，那是由路旁两根铜管中，散发出来的无形毒烟，名叫销魂软香，嗅入鼻中即浑身发软，欲火如焚。这是花和尚的无价至宝，也是他糟蹋女人的采补奇珍，独步天下，举世无匹。

第五关简单，如果前四关无效，则起而攻之，凭武功一搏。

两凶魔布置完毕，喘过一口气，祁连阴魔折了两根草，一长一短，捏在手中仅露一端，向前一伸说道：“和尚，咱们拈阄了，看谁先偿甜头，免得临时争论，伤了和气。”

花和尚看了他一眼，两根草并非全同，这里面大有文章，只要摸清对方心理，便可以稳操胜算。可是两人都够奸猾，相处不久，双方只凭运气决定了。

祁连阴魔见他不住打量眼神和脸色，大为不耐，说道：“别费心了，各凭运气。”

花和尚忽然说道：“我来做筹。”

祁连阴魔恶狠狠地说道：“你不信任老夫么？”

花和尚一看不对，心中暗自冷笑，大手缓缓伸出，向草茎徐徐伸二指一拈，突然向上一拔。

“长的！那妞儿的甜头我该先尝，你拣破罐儿。”

祁连阴魔阴阴一笑，手掌缓缓摊开。

花和尚气得将草茎向前一扔，飞射十丈外，一跺脚，恨恨地转身往草丛里一钻。

祁连阴魔也扔掉草茎，得意地微笑，也隐入一旁草丛之中，屏息以待。

不久，下面出现了逸云和姑娘的身影，两人手挠着手，慢慢向峡谷口飘来。

银蛛丝细小透明，在草上向上飘扬，排成一列，恰好在进入峡谷口的最前面。

距银蛛丝前面两丈余，草丛中伸出两株小树，粗如儿臂，但却有丈余高。离地三尺处，光亮的树皮上插着一段两寸长草茎，入木近寸，那是花和尚愤怒中扔出之物，这家伙的功力，比摘叶飞花还高明三分。

逸云和姑娘飞掠而来，只听逸云笑着说道：“芸，我们要不要赶快些？入黑之前须赶到木屋，你就可以脱下青衫着你旧时衣衫了。我觉得，你这身装束倒是合适，哈哈！”

“啐！你当然觉得合适，还发疯呢！”姑娘擂了他一粉拳，并伸手拉青衫下摆，想将粉腿掩住，但白费劲。

逸云笑声一落，一只鹰隼突然由左面山林飞掠而下。山坡上疏林之中，突然射出一只黑白羽的山雀，尖叫着向右急逃。

鹰隼来势奇急，凌空下扑。山雀向下一沉，想贴地窜入右侧山坡密林之内逃命。

“吱”一声急叫，山雀向侧一闪。鹰隼忽一转翼，两爪已抓住山雀，正想向上急升，突然“扑”一声掉下地来，冲势未消，直滚出三尺外方行停止，爪一松，立即停止挣扎。

原来在下扑的刹那间，触到了银蛛丝。

逸云刚掠到小树下，心中一凛，倏然止步。鹰隼凶猛绝伦，怎会忽然毙命的？他突然说道：“等会儿！这里有古怪。”

他一侧首，突发现树上的草茎。练武之人头脑要比常人机警，耳目特灵，岔眼事物绝不放松，身临险境更是小心留神。他伸手一拔，倏然变色。他举向姑娘面前说道：“草茎深没近寸，孔圆而草不损，这是内家高手以摘叶飞花手法射出之物；而且草茎色泽未变，这人如不是就在左近，即是去之不远。”

他折下一段树枝，双耳运天听之术留意四周动静，徐徐走近鹰隼，用树枝拨动察看。

鹰隼仍在抽搐，但双目紧敛，气息奄奄，浑身无半点伤痕，而那只小山雀，爪创入心已是死了。

他站起跨前一步，诧异地说道：“似是中毒，怪事！”

两根银蛛丝在他脚前微扬，好险！

他用鼻孔略嗅，毫无异状，便向姑娘说道：“事态不寻常，确是可疑。我们由林边走，记住搜进！”

江湖人说“搜进”，有两种搜法，一是并搜，一是前后连搜。不管如何按法，人与人之间的相距，至少亦在五至两丈之间，这是江湖人不成文的规定；可以搜索较广地面，也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逸云首先向左右山坡掠去，姑娘紧了紧龙渊剑，在三丈后腾身便追。

两人这一搜，三关小埋伏全告落空。暗中待机的两个凶魔，急得直冒汗，暗骂鹰隼该死。

花和尚心中凜然，那草茎是他扔的，他当然知道闯了祸，还道祁连阴魔不知此事，他暗叫侥幸不已。

祁连阴魔怎能不知，把花和尚扔草之事恨得牙痒痒地，心里瞎骂秃驴可恶！

他心中暗骂，本能地一咬牙。

逸云已用天听之术凝神注意，咬牙声一入耳，他突然飞掠而下，高叫道：“什么人？站出来说话。”

声出，人到，到了无形的销魂软香弥漫之地。后面的姑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并未追来。

逸云往峡谷口一站，等待隐伏的人现身。忽然他感到浑身一热，欲念在脑中油然兴起，丹田下一股欲火向上爬升，下身小怪物蠢然而动。

他出身杏林世家，经验也够，心中骇然，突向飞扑而来的姑娘大喝道：“快退，这里有人施毒！”

他已无法运劲，气血涣散。但他毕竟功力浑厚，龙貅丹黄也略有祛毒之效，销魂软香药力发挥还不至太快。

他拖着沉重如山的脚步，移动了丈余，并伸手掏出革囊中盛祛毒归元散玉瓶，可是手一软玉瓶落地，他也随即转侧倒下了，恰将玉瓶压住。

他感到欲火如焚，难以忍受，幸而龙貅丹黄发挥了些小功效，使他不至于灵智尽失，一面强抑欲火一面拼运动功，勉聚真气。

姑娘大吃一惊，她尖叫一声，想扑近逸云，但逸云叫她退，她略为犹豫，逸云一倒，她可顾不了一切啦，尖厉地大叫，向前扑到。

花和尚拈阄失败，本已老大不愿意，一看逸云中倒地，他更不愿意啦！要让小妞儿也中毒势将被祁连阴魔大获裨益，转到他和和尚上阵，小姐儿怕不早成了个活尸？二水花和尚已不愿捡，捡活尸他更不干。

他私心一起，便大吼一声飞起扑向小妞儿。

祁连阴魔只道和尚卖乖，也大喝一声飞掠而出。

姑娘一见两魔，叫声“苦也”！掣下龙渊剑急射而出，剑芒怒张剑发龙吟。

“和尚，退下，是我的！”双掌一分，阻住和尚。

花和尚一见龙渊剑，有点发毛。冷笑一声回头便走，先收起泄香钢管，奔向逸云。

祁连阴魔功力比姑娘高出不可以道里计，玄阴寒魄诛心掌独步武林，每一掌出手阴风激荡，力可摧山，要真拼，姑娘绝支持不了三招。可是姑娘见逸云已经倒了，生死未卜，也许已步了鹰隼的后尘了。她存心拼命，与凶魔誓不两立，加以神剑在手，如虎添翼，她咬牙切齿凶狠地进招，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祁连阴魔心有顾忌，他要的是活美人，而不是死尸，所以不能速下杀手。想近身活擒，龙渊剑千古神刃他怎敢冒险以身试剑？加以姑娘不闪不避，身剑合一拼死进招，老阴魔确是无可奈何只能用四成功劲周旋。

老阴魔掌出如风，八方游走，不时乘隙急扑，狞笑之声刺耳难闻。他一面用掌震开重重剑影一面得意地叫道：“小心肝，乖乖弃剑投降，有你快活的，我老人家绝不亏待你。你人美，功力也不弱，跟我老人家到祁连，传你一身绝学。嘿嘿！真妙！”

语音未落，他闪开点来的无数朵剑花，闪电似地由左面欺近，挫身急捞姑娘的大腿。

光华猛地旋身，“落花缤纷”光华飞洒而下。这一招凶狠而霸道，千百朵晶芒银星迅捷地急射。

老阴魔捡不着便宜，“嗤”一声抓到一片青衫下摆，贴地飞退，脱出了万千剑影。

青衫下摆一掉，姑娘的粉腿完全暴露在外。她里面只穿亵衣，下身只穿一条形如肚兜的小衣儿；在急速地旋转出招之际，几乎可以看到大腿根，晶莹洁白匀称无暇的粉嫩雪股，在烈日下放射出无穷诱惑力。

老阴魔只觉魂飞天外，浑身气血贲张，眼中的欲火阵阵外射，张着大口直淌口水。

他目眩神移，手脚一慢，差点儿挨了两剑，他气呼呼地叫道：“小心肝，我不伤你，乖乖听话，不然你将……”

“老鬼，不是砌就是我活！”姑娘粉面铁青地厉叱，剑出“万花吐蕊”绝招，千百朵光华飞射，疯狂地攻去。

老阴魔不在乎，他身形缥缈，倏忽游走，不住由剑芒的空隙中抢近，指爪并施急似迅雷，把姑娘急得几乎要吐血。

两人盘旋三十余次照面，各出四五十招，姑娘已是头脑昏沉，灵智将失。

而花和尚在一旁发出的狞笑，和逸云微弱的语音，更如无数钢刀，在她心头猛戳。

花和尚奔向逸云，他一脚踏在逸云胸腹之间，阴阴笑道：“小子，龙吟尊者那老秃驴是你的师父么？他没死？”

逸云刚凝集些小儿真气，却被一脚踏散，他嘎声骂道：“你这是大逆不道的恶贼，将要受到报应了。”

“哈哈！你又岂奈我何？哈哈！”

“你不再改过，悔之晚矣！”

“啪啪”两声，逸云挨了两耳光。

花和尚狰狞地说道：“你行将喂禽兽虫蚁，悔你自己吧！那老秃驴的佛道同源金像现是在何处？”

“金像早已还了，你少打如意算盘生非分之想。”

“啪啪”！他又被打了两耳光，玉面更红了。

花和尚伸手一抓，“嘶嘶”裂帛响声中，逸云的紧身外衣和腰带片片而碎，腰囊一裂开，那镀过水银的佛道同源像跌下草中。

和尚一手抄起，细看像后小字，讶然喝道：“小子，这像本是金的，怎会是银像？说！”

“你知道是金像？江湖中从没有人见过此物，谁告诉你是金像的？哼！”

“混蛋！你教训起我来了？嘿嘿！江湖传言是金像，佛爷怎能不知？”

“那你去找金像罢，师父交这银像给我，要我亲交少林掌门，这信不信在你。”

花和尚又端详良久，反复查验像后的签名，喃喃地自语道：“确是他们用绝学留下的具名。难道说，他们惟恐有人知道这像的功用，怕人夺取，因而放出谣言，将银像说成金像么？”他由师父朗月禅师处听说有这么一尊像，却不知究竟是否是金的。

沉吟良久，他厉声喝道：“老秃驴只将这像交你，没有别的交代么？”

“哼！”逸云根本不屑回答。

“啪啪啪”！花和尚一连又抱了三掌：“你敢不答？”

逸云强抑欲火，一面偷偷聚凝真气，闭上了眼。

花和尚将像纳入怀中，阴阴一笑道：“等会儿再问你。”

他转向激斗中的一对男女看去，只感到欲火向上一冲，姑娘的青衫已经凌乱不堪，羊脂白玉似的肌肤映日生光，酥胸半露，玉乳将要脱颖而出，那一双动人绮念惊心动魄的粉腿，在淫僧眼中似乎愈来愈近。他喃喃地说道：“老阴魔，你休想吃我的天鹅肉，那是我的，嘿嘿！”

祁连阴魔不敢下重手，却又擒姑娘不着，正在着急，跟角瞥见花和尚正用欲火炽盛的目光，跟着姑娘转，似要抢前加入，焉得不急？心中一动，便打主意要将和尚支开，便亮声儿叫道：“和尚，奶儿要拼命不愿就范，劳驾，先叫那小子死去活来，不怕她不乖乖听命。”

花和尚还来不及转念，姑娘已尖叫一声，一剑迫开阴魔，向这儿飞扑。

花和尚吃了一惊，赶忙向后一退，一脚点在逸云的心坎大穴上，大喝道：“站住！”

你要过来佛爷先毙了这小子。”

姑娘哪能不站住？她只觉脑中轰轰隆隆，眼前模模糊糊，急得几乎昏倒，跟跑地止步。

祁连阴魔见机不可失，猛地向前一扑，伸手便抓。

姑娘神智未昏，刷刷连攻三剑，把他迫退。

“老阴魔，交给我办。”花和尚厉声大叫。又向姑娘淫笑道：“丢下剑咱们商量，不然佛爷先毙这小子。”

“没有什么好商量，本姑娘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不应以大压小，欺负江湖晚辈。

你要脸不要脸？”

“佛爷一向不要脸，要你就成。你要不商量，我只好先毙这小子，再用迷香擒你。”他装腔做势一掌向逸云天灵盖拍去。

姑娘尖叫一声，身子摇摇欲倒，急叫道：“且慢！你想怎样？你要动他，我先横剑自绝。”

“你不想救他？”和尚狞笑着向逸云一指。

“你想怎样？”

“先丢下剑再说。我保证这小于毛发不伤。”

姑娘久受母姨熏陶，对男人心理了解甚深，岂有不知两凶魔目的所在之理？她心中如割，暗叫道：“亲亲，我……我完了！完了！我们只好来生再聚了！”

“踉跄”一声，龙渊剑堕地，她凤目之中泪下如雨。

祁连阴魔突然向前扑到。

“站住！你一近身只可见尸。”姑娘厉叱，纤纤玉指点在心房之上，只消一用劲，没问题，定可直达心房之内。

祁连阴魔惊然止步。

姑娘又叫道：“退后三丈。”

老阴魔乖乖退后，阴森森的鬼眼在找寻可乘之机。

花和尚却吃吃淫笑，浑身轻松地叫道：“小心肝，脱掉那劳什子的衣衫，你不穿衣服美多了呢。”

“你这恶鬼，你是人么？你……你没有母妹？你……”

“小心肝，佛道出家人，不管身外事。你不服佛爷不勉：强，悉从尊便。”他朝指向逸云双目戳去。

姑娘狂叫道：“不许动他！”

“你不听话，佛爷怎不敢动？”花和尚指尖虚悬在逸云眼前。

姑娘惨然长叹，缓缓地退去破青衫，身上只有亵衣和肚兜儿，真够她受的。

和尚双目喷火地叫道：“快，还有亵衣。”

亵衣一落，尖球形的高耸玉乳令人心动神摇，不克自持，浑身玲戏透凸，佛祖也得动心。

和尚抬直身子，急吼吼地叫道：“脱光，往这儿走！”

“和尚，你想毁约么？”祁连阴魔厉声喝，十指不住伸缩，向和尚跨了两步。

“你别急，有你一份。”

和尚叫道。他乃是大名鼎鼎的淫魔，和他那鬼师父朗月禅师同是色中饿鬼，走遍天下，所见过的女人不知其数。他承认，眼前这翘儿确是前所未有的顶儿花魁，由肌色和仅有的点红珠似的乳头，还有那臂上近肩处那指头大的守宫砂看来，这妞儿还是个处子之身。他心中狂喜，独占之念大盛。

他想等姑娘一近身，挟起便走，凭老阴魔的功力，要追赶实非易事。

他打如意算盘，祁连阴魔却不让他如意，厉喝道：“不许走近！不然我是先毙了她，大家拉倒了。”

花和尚说道：“你不成，她听我的。制住她再交给你不迟。”

姑娘冰雪聪明，心中一动，拭掉眼泪，脸上绽起春花似助微笑，玉手半扯着肚兜向下缓缓移动，向祁连阴魔说道：“老色狼，我不得不听和尚的话，你……忍耐些啊！”

祁连阴魔无名火起，脸上更为狞恶，一步步向和尚走近，一面对姑娘说道：“你非听我的不可。和尚，你再敢叫一声试试？祁连阴魔岂是省油之灯？你，禁不起老夫的一掌。”

“和尚，你真要我么？但你要被他伤了，怎生是好？我……我还是听他的吧！”姑娘委屈地叫，向和尚送过一瞥幽怨的目光。女孩子这种目光，足以令英雄拼头颅洒热血而无怨尤，砍掉脑袋不过是碗大个疤，护花使者则非当不可。

姑娘在那如幽似怨的流波中，已用上可感人神智的“天魔眼”。和尚枉称一代淫僧，竟然被她以牙还牙用美色和淫光迷住了而不自知。

他冷哼一声，踏前两步，双掌默运神功，真力已提至十成，杀气直透华盖，光头上冒起阵阵轻雾，冷哼一声说道：“妞儿，退后些，不准乱动。”

又向老阴魔道：“姓左的，你的话说满了些。佛爷的风雷掌在江湖未逢敌手，你且发两记寒魄诛心掌试试？哼！你早着哩。”

祁连阴魔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鬼眼中阴鸷刻毒的冷电寒芒不住暴射，双掌缓缓上提，一步步欺近道：“看来不是你就是我了，秃驴，咱们见过真章，看谁是得主，也看谁能活下去。”

“佛爷正有此念，你北我南，正是大好机缘，看南北绝学谁足以称霸江湖。”花和尚狞笑答道，也一步步迎去。

地下的逸云已经将真气凝聚了两成，向双臂运气，欲火并未将他迷失灵智，不愧武林一代奇葩。

终于经过无数困难，把双臂经脉的气血冲动了。悄悄地摸出背下的玉瓶，吞下了一包祛毒归元散。

神药下腹，气血逐渐加速运转，奇经百脉片刻即恢复原状，四肢恢复自由，欲火全消。

“砰”一声大震，殷殷雷鸣的风雷掌，与阴寒彻骨的寒魄诛心掌拼了一招，罡风排山倒海似的激射五丈外，地面一丈方圆的野草全被连根掀飞。

两魔各退两步，同时一声厉吼，双掌连环劈出，并同时向前扑近。

姑娘惊叫一声，突向逸云扑来。因罡风振荡之时，余劲将逸云掀翻了两转。

她却不知这是逸云借故拔出革囊中伏鳌剑，掩人耳目的巧妙手法。

“砰砰”两声巨响，罡风更烈，寒热气流刺耳锐啸，草屑尘土飞扬，迷人耳目。人影乍分，两魔各退两步，身形踉跄，胸前不时喘气起伏，额上青筋跳动，显然功力相当，连拼三掌不分轩轻，胜负难分。

“妞儿哪儿走！”祁连阴魔大喝，闪身便扑。

花和尚不在乎，她能跑得了？已中毒的逸云更不用谈，没有解药绝动不了。他向侧一跃，飞抢五丈外地下的龙渊剑。老阴魔有剑，和尚没有，动起来准倒霉，先抢剑再说。

他还有两丈，眼看龙渊剑到手。忽听老阴魔讶然惊叫，同时眼前晶芒倏然射到，耀目生花，彻骨寒流已经袭到面门。

和尚功臻化境，知道大事不好，双掌疾推，人亦向后飞退三丈，足一沾地，即横飘八尺。他只感到胸前冷焰仍在，

一双大袖已不翼而飞，双掌也有点麻木，浑身汗毛直竖，情不自禁打一冷战，张目看去。

五丈外，逸云敞着胸，左手挽着半裸而喜极而泣的姑娘，一脚踏在龙渊剑上；他虎目圆睁，神光电射，那弯弯的新月眉尾梢向上翘，一反平日斯斯文文之态。右手斜伸一把小剑，亮晶晶的剑芒却有三尺长短，不住吞吐闪烁，像是活的灵蛇。

不但花和尚骇然变色，祁连明魔也觉毛骨悚然，两人倒抽一口凉气，呆住了。

逸云放下姑娘，蓦地怒吼道：“狗东西，你们拔兵刃上！华逸云要将你两个猪狗剖腹挖心，以警惕世上无耻败类。”他大踏步欺近。

祁连阴魔锵哪一声掣下长剑，神色肃穆徐徐举剑。

花和尚功力超人，横行江湖罕逢敌手，凭一双肉掌称霸武林，所以不带兵刃。但今天情形不同，他悚然变色，伸手去解腰巾，乘机对祁连阴魔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他手上的剑利害，硬拼划不来，以进为退，以后再说。”

“老夫知道，就这么办。”祁连阴魔也用传音入密之术回答。

两凶魔徐徐向两侧一分，突然发出一声惊天巨吼：“咱们上！看招！”

喝声一落，两人同时双足向前急跨两步，突又向两侧疾射，身形之快，骇人听闻，只一闪之下，便已远出五六丈外，足一沾地，复向密林闪电似飞掠。

逸云一怔，他想不到两老魔会卑鄙得用计脱身，这在武林名望和一向自命不凡的老前辈来说，这种举动简直是匪夷所思，世所罕闻而令人难以置信之事啊！

他想追，但不知究竟追谁好，万一另一人去而复来，岂不糟透？姑娘绝对无法支持三招，他怎放心？

要不追，佛道同源像已被花和尚抢走，这关系武林大劫的金像落在凶僧之手，他如何向师父交代？

他怔怔呆立在那儿，急得额上直冒冷汗。

忽然，他心中一凛，蓦地回头大叫道：“芸，你怎么了？”

如烟抱着衣衫，手提龙渊剑，赤裸着身子向谷上狂奔，去势极为迅疾。

他吃了一惊，身形捷逾电闪，收剑便追，并一面大叫道：“芸，站住！有话好说。”

姑娘功力相去太远，哪还跑得了，三两起落便被迫及。她蓦地回身站住，转身将剑横在颈下紧闭双目，泪下如雨，颤声叫道：“别近我，退回去。”

“你……你要迫我发疯？芸，放下剑听我说，请张目看我……”

“我没脸见你，一切本用多说了。快退回去，别迫我死……”

逸云知道她已不可理喻，决意冒险，突然哈哈狂笑道：“芸，你对我的虚情假意，终于大白在我之前。哼！早知你是这种人，我何必……”

“住口！”姑娘粉颊泛灰，突然睁眼尖叫，又道：“你……你竟然说我对你虚情假意，良心何在？你说，我是那种人？”

逸云脸上泛寒，徐徐发话道：“你是个极端子私，惯于将痛苦予人的女子。”

“你……你这……这”她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身形一踉跄，龙渊剑一晃，距粉颈不到三分，好险！

逸云出了一身冷汗，又不敢扑上，急忙接口道：“我不是胡说，有事实为证。我落入花和尚之手，生死须臾之间；你为了救我，不借以身忍受蹂躏之痛，这不惜身躯之情义，我没齿难忘。而你却事后一走了之，不许我有图报的机会，让我终身负疚，痛苦一生，你这不是自私么？往昔的海誓山盟，言犹在耳，你却要舍我而去，不是虚情假意是什么？好吧！你走，我不阻你，让我带着终生的痛苦与内疚，饱受无情岁月的折磨，找一处世外人踪不到之处苦度余生。”

说完，徐徐转身，又说：“但是，我会永远记着你的音容笑貌，和上一代的深思，直至我踏入坟墓。虽然令我痛苦，但永难泯灭此景此情，因为我绝不能忘怀，痛苦亦只好一肩担承……”

“锵啷”一声龙吟，龙渊剑坠地。逸云倏然转身，张臂飞掠，将向前倾扑的姑娘抱入怀中，在她背上拍了一掌。

姑娘猛然苏醒，抱住他痛哭失声。他也怆然垂泪，紧紧地将她抱住。

直等姑娘哭够，他才以袖拭净她嘴角的血迹和泪痕，轻声说道：“芸，你这种想法多可怕？把我吓坏了，亲亲，你忍心令我心疼么？唉！”

“云弟，我……我怎有脸见你？光天化日之下，我竟然无耻……”

逸云猛地吻住她的小嘴，随又抬头正色说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那些狗杀才的妙论。为救人而失节，是罪该万死吗？今后，你不该有这种怪念头。那两个老狗罪该万死，我得将他们挫骨扬灰。我们走。”

“云弟，你也不许有刚才你所说的可怕念头；”

“咱们一言为定，谁也不许提起，好么？”

姑娘点点头。

两人拾掇上路，衣衫零落，像是一对野人，真够瞧的。

日色催西，将近未牌正。两人展开轻功，向东北急赶。

越过两座山峰，向一座山谷降下。谷虽不太大，但林木葱笼，怪石如猿蹲虎踞，溪如带，十分清幽。比起其他穷山恶水之处，又是一番清雅而雄奇的气象。

向下降了三五里，逸云忽然止步，侧耳倾听，姑娘知道他耳目极灵，他必定有所发现，便也肃然凝神向四周戒备，以耳目搜寻岔眼事物。

逸云说道：“谷中有高手拼搏，且前往一观。”

姑娘粉脸发赤，娇羞满脸地说道：“我这身装束……”

“你可在一旁隐身，如无必要，我们少管闲事。走！”

两人身形加快，如飞向山下惊去。降至谷下，已可听到罡风怒啸，和隐隐轻雷之声，由远处一座山嘴处阵阵传来，显然有人正在以骇人听闻的浑雄功力拼斗。

两人如风驰电掣的奇快身法，循声飞掠，一拐过山嘴，逸云一拉姑娘皓腕，躲入山根下石隙之中，由草隙中向前眺望。

半里外绝壁之下，有一个大石洞，洞前是一块亩大的草坪，草坪临溪一面，竟然有一座竹木建成的小寺庙，已经倾塌了大半。

石洞前尘土飞扬，罡风飞旋。距洞口两丈余，分立着三个长像凶恶的人，正在徐徐运掌，向洞口一个低首合十，轻诵佛号盘坐在地的老和尚，以无比刚猛的劈空掌力，连环出手发掌袭击。

正中一人，是一个身材伟岸，红光满面的高大老和尚，看去年纪仅在四十余，其实九十还有多，由侧影看，耳如车轮而招风，鼻子特大尖端下垂，裂着一张直至腮下的大嘴，眼珠儿突出。大红色的袈裟后领上，插着一枝小型的白玉禅杖，杖头佛冠仅有拳大。

他正用罡风怒啸，雷声殷殷的神奇掌力，不住向洞口的老和尚，连环发掌遥击。

逸云一看和尚的形状和那风雷俱动、掌力万钧的雄奇劲道，不由心中一健，轻叫道：“是他！这大逆不道的筏憎。”

姑娘轻声问道：“谁？云弟。”“朗月禅师，我的师叔。南海普陀的风雷掌，独步江湖，乃是武林罕见绝学，他的功力比师父所料更为深厚了。”

“你的师叔？要招呼他么？”“不！我可能要和他翻脸。五十余年前，他将我师父的双脚废去，我要替师父清理门户。”“他的功力……”

“我还不惧，只是另两个老鬼在旁，我以一敌三倒是不敢冒险。且稍等一会，我要救那位老和尚。”

另两人一个是年届八十的老头儿，白发乱如鸡窝，满面皱纹，一双鹰目闪闪生光，鼻子特小，鼻头似乎向上翘，雪白的山羊胡，左耳后一条刀痕直裂入衣领之内，身材修长，穿着一袭葛袍。这个老家伙的掌力，骇人听闻，

每攻出一掌，几若狂风突至，潜劲直荡三丈外，似可撼山震海。

第三名是个肉球形的老怪物，肥头大耳，腹大如鼓，鼻子眼睛长在一块儿，脸上紫色的肉球直往下挂，只奇大而泛青的巨掌，吞吐间狂风四起，身穿梓川绸裤褂，恶恨狠地绵绵进招，他腰带后，插着一根蛇藤杖。

可是三个人谁也不敢进至一丈之内，似有所顾忌。洞口那老僧身材瘦小，年已上百，相貌清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神色。他合掌当胸，闭目垂帘低诵佛号，膝前横置着一把褐色而光泽耀目的木刻长剑。

怪！那袭来的奇猛掌劲，一近老僧身畔，便像泥牛入海，声息全无。在他四周一丈之内，草石沙尘不惊，一丈外则是风呼啸，飞沙走石。逸云沉思片刻，忽然喃喃地自语道：“哦！是天心大师。他们所说的‘伽蓝三宝’，定然有万载菩提木所造的‘伽蓝剑’在内。这事我更该管哪！”

姑娘惊异地问道：“云弟，你说那老和尚是天心大师！”

“正是他老人家。你不见他膝上那把褐色的木剑么？”

“这些凶魔不是枉费心力么？天心大师技绝高人，岂是这些凶魔所能及的？我想用不着你出手哩。”

“不然，看天心大师神色，已是痛苦已极，恐怕……”

正说问，谷之上源忽然传来一声厉啸，一个人影状如鬼魅，向破寺掠来。逸云说道：“祁连阴魔来了，真是群魔毕至。”来的果是祁连阴魔，他一到激斗之处，已看清各人面貌，即向朗月禅师大吼道：“朗月秃驴几十年不见，久违了，你可好？”他声调十分阴厉，极不友好而且充满敌意。

朗月禅师大咧咧地扫了他一眼，皮笑肉不笑地退后八尺，收掌屹立，冷冷地说道：“姓左的，老袖活得挺惬意，不劳动问。请教，听说你与令徒五毒明风汪修全，徒孙五阴鬼手申天豪，在祁连十八年末莅中土，怎么竟跑到湖广来了？找到四海狂客老匹夫没有？”

“四海狂客没找到，这事不劳挂念。秃驴，花和尚一宏可是你的衣钵传人？”“乃是老袖的得意门徒，三十年前收的好弟子，哈哈！你曾见过他么？”“不但见过，我阴魔正在找他算帐。”“找他算帐？嘿嘿！这两年来我也不知他跑到哪儿快活去了。哼！”

他已获得老衲真传，风雷掌已有八成火候。你要找他算帐！嘿嘿！免了吧！了不起你强他一分而已。”“你这秃驴调教出这种毫无信义的弟子，真可说克绍箕裘。哼！要是下次让老夫撞上，管叫他死活都难。”

“你说得太轻松了些，你该问老衲肯是不肯。”

“不肯，除非你把他拴在裤带上带着走。”“你这阴魔极少进入中原，既然来了定不是等闲，有事请便，老衲有事待办。”朗月在下逐客令了。“哈哈！想撵老夫走路？笑话！伽蓝三宝，见者有份；祁连阴魔比你早了几天，要不是老朋友；还要赶你走路呢。”“哈哈！呵呵！老阴魔，你在说梦话哩！三宝咱们已经商量好了，得主只有三人，没有四人的份。”“青天白日，老夫并未睡着，等会儿看谁有份。你那两位朋友可否替老夫引见引见？”

那两个老怪早已停手，在一旁虎视眈眈。肉球似的怪人冷冰冰，全无半点人气地说道：“千毒老怪盛弘。姓左的，你难道不知？”左耳后有刀疤的怪人接着说道：“毒龙掌潘志，你记住了。”声音不但一样地冷，更充满火药味。

祁连阴魔笑道：“呵呵！全是与老夫同辈的怪物，只是咱们天南地北，闻名不见面而已，今天总算记住了。”

朗月禅师冷冷地说道：“记住了就好。念在一甲子的交情，老衲好意请你走路。我看，你还是走的好。”

“老夫目前不想走，得看看你们怎样奈何得了天心秃驴。”祁连阴魔奸笑着徐徐后退，他在打主意弄鬼了。

千毒老怪和毒龙掌，皆是北方鼎鼎大名的一代魔头，不但功力超人，心手之毒辣，人鬼皆惧哩。祁连阴魔对他们知之甚深，心中不无顾忌。

在朗月禅师师兄龙吟尊者行道江湖之时，和尚已和祁连阴魔暗中勾搭，成了志同道合的酒色朋友，双方的造诣各自心里有数。祁连阴魔衡量形势，知道目下人孤势单，绝难与他们争短长。花和尚乃是朗月之徒，老实说，要胜花和尚还没有绝对把握，要胜朗月确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千毒老怪和毒龙掌，祁连阴魔怎吃得消？

祁连阴魔退到破寺边等待时机，朗月向洞口的天心大师啧啧狂笑，笑完厉声道：“老秃驴，你能挺到何时？交出伽蓝三宝，贫僧拍腿就走。要不然，哼！”

天心大师脸上已成死灰，但他仍不住低诵佛号，对外界的一切，似乎已毫无所知。

千毒老怪跨前一步，声色俱厉地说道：“天心老秃驴，你真要我用毒制你死命么？”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天心仍在低诵佛号。

“事不疑迟，迟则生变，盛兄，下手！”朗月禅师厉吼。千毒老怪嘿嘿大笑，探囊取出三条浑身苏红，长仅八寸的扁形小蛇，口中轻嘘一声，三条小蛇箭似向天心大师飞射，捷如电闪，凌空窜去。

怪！小蛇一近至丈余，突然坠地，在地下左右游盘，浑身颤抖不敢前移。千毒老怪嘘声愈来愈急，小赤蛇游走如风，可是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老怪大怒，蓦地“嗤”一声急嘘，小蛇浑身一蜷，突然向前一窜。“孽障！”天心大师忽然一睁双眸，单掌扣指一弹，四缕劲气随指而出，丈外刚向前窜的小赤蛇，突然分成六段，在地上略一扭动，即行死去。

千毒老怪骇然变色，也勃然震怒，巨掌一伸，一只小匣的上盖陡地弹开，无数小黑点向上一涌，空中突然响起一阵尖细的嗡嗡声。“金蛊蜂！这家伙名不虚传，竟有这种绝毒之物。”远处的祁连阴魔变色喃喃自语。

金蛊蜂向洞口飞扑，细小如米，像一阵骤雨，向天心大师洒去。天心大师寿眉一轩，目中神光一闪，另一掌突然一圈，向外一旋，真力骤吐。

那一群金蛊蜂似被旋风所卷，随着潜劲飞旋一周，齐向石壁撞去。只听“嗤嗤”锐声中，上千金蛊蜂全嵌入石壁两寸以内，成了一点点金色液体，流出小洞外。

“老秃驴，盛某和你拼了！”千毒老怪心疼如割，扔掉小匣向前急扑，双掌交叉劈出，那如山暗劲之中，挟着无数蓝色小丸，一涌而至。天心大师以指掌制敌，似已力竭，上身一阵晃动，脸色更为灰白，双手颤抖，胸前起伏不定，他怆然地叹道：“老衲临化之人，你们仍苦苦相逼，休怪老衲有失慈悲，不能上体天心了。”他勉强说完，左掌向前一登，食中两指突向前一点，右手抄起膝前伽蓝剑，缓缓斜举。

“哎……”千毒老怪突然身躯下坠，踉跄退后三步，那些蓝色小丸以更劲急的力道向后反射，有十余粒嵌入了千毒老怪的躯体内。他厉叫一声，用手按住胸前心坎大穴上，嘴角渗出了血丝，突然摇晃着倒下，左手还探在囊

口，大概是想取解药，可是已经不能动弹了。

只片刻间，千毒老怪身躯突然缩小，升起一阵深蓝色的轻雾，“波”一声胸腹自裂，化成一滩蓝色的液体，缓缓渗入地中。附近八尺方圆的青草，也变成蓝晶晶之色，全行偃倒。毒龙掌惊心动魄地叫道：“咱们放火烧他！”

“不行！”朗月禅师大声喝止。“这老秃驴临死还功力骇人，也许咱们也遭了毒手。

他那霸道的‘天心指’可远及三文，无法近身，如不用火烧他，怎能制他死命？”

“要是烧了他，伽蓝三宝咱们怎能到手？那‘伽蓝剑’是木的。‘天心指禅功’在他脑子里势必随火而逝。唯有那‘辟毒舍利珠’不怕火，是给你呢，还是给我？”朗月禅师脸色阴沉，一字一吐地说完，一步步欺近，并掣下衣领上的白玉禅杖，凝神运功，欺近洞口。并一面沉声道：“老杀才已到了油尽灯枯之境，咱们快上，迟延不得，可不能让他自绝。”

毒龙掌果然心中一动，双掌上提，也面色阴沉地一步步欺近，叫足了十成功力准备进击。

伽蓝剑向前斜指，天心大师脸色青灰，缓缓站起。

这一瞬间，响起一声震天巨吼，朗月禅师和毒龙掌身形疾进，一左一右飞扑而上。

“叮叮叮”三声脆亮的金铁清鸣，伽蓝剑连续点在白玉禅杖之上，快得肉眼难辨，人影飞退。天心大师身形前后晃一动，一串汗珠由额顺腮而下，青灰色的脸膛突然泛上淡红色，但呼吸似乎已经停止了。

朗月禅师功臻化境，硬将三剑神奥的招术挡住，几乎胸前开花。剑是挡住了，可是他只觉由白玉禅杖上传来的一股浑雄潜劲，直震得右臂酸麻，直迫心脉，不由他不退后保命，直飞退三丈外，方踉跄站稳，倒抽了一口凉气，脸上变色。毒龙掌更糟，他欺近时即行发掌，连环拍出那力可摧山的毒龙掌力，腥风狂飘也似的向前急卷。

天心大师在运剑出招的同时，左手‘天心指’也同时发出。如山暗劲接近一丈，立时消散于无形，腥风亦向后反卷，而那无形的‘天心指’力道骤至，突破了如山掌力，疾射老贼胸坎。毒龙掌毕竟久经大敌，见多识广，掌力反卷他就知道大事不妙，火速向后一倒，脚跟一用劲身躯贴地平飞而退。“嗤”一声裂帛响，天心指力贴胸穿过，胸衣裂开，胸肌也留下了尺长创痕，幸而仅伤皮肉，把老怪物吓了个胆裂魂飞，汗毛直竖，赶忙掏出金创药敷上。天心大师似已力竭，双目徐闭，颊肉抽搐，伽蓝剑也缓缓颤抖着向下徐降。

一旁的逸云心中一震，轻声说道：“芸姐，龙渊剑给我一用。你躲好，千万不可出面。”碧芸轻轻掣剑，递给他紧张地问道：“你……你能阻止他们行凶？”

“也许不成，可是天心大师已经危极，我非出去阻拦不可。没想到天心大师一代高僧，可说天下无敌，竟然以近两甲子的修为，仍斗不过这些恶魔。”

他接过剑，命姑娘藏好，将伏鳌剑放在腰旁顺手处，由一旁悄悄掩入山崖旁树林，向洞口喷射。

“呵呵！和尚，要不要左某加入？多一人之力，多操一分胜算，如何？”祁连阴魔大笑着走近。朗月斜睨老阴魔一眼，冷冷地说道：“悉从尊便，如果阁下认为比千毒老怪强些，也无不可。”祁连阴魔傲然一笑道：“千毒老怪除了毒物之外，禁不起左某一掌。”说着，占住右方掣下了长剑。

“咱们上！”朗月蓦地大叫。三人身形倏动的刹那间，光华如满天长电四射，剑气丝丝刺耳锐啸，从三人后面闪电似射到并传来一声虎吼：“魔崽子。看剑！”在三凶魔向前猛扑的瞬间，逸云已快逾电闪赶到，喝声先出以便阻止三魔。向前的冲势，双手分执两把神剑左右分张，飞取朗月和祁连阴魔。他身法奇快，声虽先出，人与声却同时到达。

祁连阴魔已经吃过苦头，闻声知警，赶忙向下一伏，贴地侧射丈外，方旋身站起。

朗月禅师自命武林第一高手，他倏然转身，顺手攻出一招“旋风扫云”，白玉禅杖风雷俱动向后狂扫。“嗤刺”一声，伏鳌剑的剑芒一闪而过，暗劲全被震散，白玉禅杖那佛冠式的杖头，震成碎屑四面飞散。

朗月只吓了个心胆俱寒。他那白玉禅杖别说是普通兵刃难以抗衡，光是他那无穷的内力，也足以将任何兵刃一击即毁；即使是龙渊剑，也不可能将禅杖击碎，最多也不过砍一道裂痕而已。事实上白玉禅杖头碎如片片，他怎能不惊？惊是一回事，命不能不要，一掌扔出，人即横掠丈余。

当他一看清另一把龙渊剑时，只觉心中狂跳，脸上变色，蓦地恫吼道：“小狗，你是谁？这把龙渊……”

逸云迫退两人，迎面仗剑屹立，俨如天神当关，威风八面。他抱剑行礼，答道：“请问大师可是人称朗月禅师，南海风雷僧的门下吗？”“别管这些，我问你这把龙渊剑的来历。”“这剑乃是在下恩师所赐，敝恩师人称龙吟尊者。”

“吓？你说什么？那该死的老秃……”朗月张口结舌地叫，情不自禁退后两步。

“师叔，请留口德。恩师待你情至义尽，你怎能……”

朗月打断他的话，怒声说：“你既自承是贫僧的师侄，岂敢对我无礼？不怕目舞尊长欺师灭祖之罪么？你给我跪下参见。”逸云躬身一礼，然后朗声道：“我算是已尽师门对大逆不道的长辈，致过最高之礼了。”语气突然转厉，说道：“朗月，你可知罪？”

“畜生尔敢？”朗月恶狠狠地怒叫，踏前三步；逸云冷然一笑，神剑徐举，一字一吐地说道：“从今之后，你记住了。我奉恩师金谕，逐尔出南海之门。恩师授我龙渊，着令我传下本门金律，你即返回普陀任恶岩，闭关苦修，大逆不道欺师灭祖之罪，方能赦免……”“滚你娘的！佛爷先毙了你。”朗月怒吼，抢前拍出两掌，刹时风雷之声震耳，暗劲狂涌。逸云双剑振出两朵剑花，将袭来的潜劲震散，星目中神光电射，续往下说道：“朗月，看来你已无可救药，怙恶不悛，罪大恶极。华逸云已责无旁贷，要代恩师清理门户了。”

“小狗！你配？哼！看佛爷斩草除根，接着！”声落，一掌抢出，半截禅杖迎胸便点。

逸云清啸一声，双剑如电光石火，身剑合一奋身抢攻，独步武林的“伏魔慧剑”绝招绵绵而出；

剑芒飞旋，剑气触肤若裂。逸云的内力经龙貅丹黄凝合，突飞猛进；加以两把神剑在手，不啻如虎添翼。

两人只一照面间，朗月大吃一惊，他没想到逸云竟然有如许高深的造诣，光是拼内力两人也差不了多少，而两把神剑更是要命的阎王，虽有伽蓝禅功护体，也挡不住这两把千古神刃，他怎吃得消？

朗月被强劲的剑气迫得八方游走，近身不得，处在挨打的地位，心中的滋味真不好受。

一旁的祁连阴魔突向毒龙掌呵呵一笑道：“老潘，让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时机稍纵即逝，咱们赶快向老和尚下手啦！”毒龙掌潘志转首向天心大师看去。老和尚眼神象已散失，伽蓝剑已垂下点着勉面了，用茫额按的神色，向剑气飞腾处注视，谁知道他能看到什么呢？

潘志心中狂喜，手一举略一点首，突向洞口扑去。

祁连阴魔也长剑一举，身剑合一化成一条闪电，向天心大师猛扑，来势汹汹。逸云早留意两老魔的行动，他拼斗朗月虽不感太吃力，但“伏魔慧剑”朗月同样也会，伽蓝禅功内力也略差半筹，所以他无可奈何，一时之间保持均势，仅只迫得朗月无法抢攻而已。两老魔一动，逸云焉能不急？他大吼一声，晃身飞退，剑出如千万条金蛇狂舞，冷焰飞腾，左右怒张，急袭两魔左右侧要害。

“打！”两老魔蓦地比喝，罡风怒号。歹毒的毒龙掌腥风怒啸，两股撼山劲道一涌而至。祁连阴魔闪身抢入，长剑吐出无数银星，贴地攻到逸云下盘。

龙渊剑向下飞旋，急迎万千银星。

“着！”伏鳌剑一绞一吐，如山劲道被剑气一震，毒龙掌力全被化去，那亮晶晶的剑芒已劈面射出。

“嗤”一声，祁连阴魔的长剑被削掉一段锋刃，半尺长的一片剑刃掉落地面。要不是他退得快，脑袋恐怕已经开了孔啦！一发之差，他逃出了龙渊剑下。

毒龙掌奸似鬼，他在飞扑而上之时，已经预留退步，双掌攻出之际，身形去势已止，剑芒一到，他已闪身暴退，只觉那冰冷的裂肤剑气，迫得他浑身发冷，真气亦为之波动不已，不由骇然变色。乖乖！要挨上一剑还了得？

朗月禅师蓦地大吼道：“咱们分站三方，以掌力毙了这小子。”

祁连阴魔也怒极而叫道：“把他击成肉泥！”

六双巨掌连推带拍，只见地下沙石滚滚，草屑纷纷，齐向逸云攻击，罡风刺耳，震人心弦。别说是人，铜墙铁壁也禁不起老魔合力一击。

逸云早已运起伽蓝禅功护体，同时舞剑自卫，但那无穷劲道攻到，也把他迫得站立不牢，逐步后退。

突然，他耳中传来天心大师的语音道：“小檀越，请退到老衲身畔。”

逸云确已受不住力道奇猛的潜劲袭击，不迟也不成，在轰隆声中，退到天心大师身畔。

怪极！一近天心大师前身一丈左右，那奇猛而力道足可化铁熔金的掌力，似已突然消失了。身后的天心大师问道：“小施主，令师可是龙吟尊者么？”

“晚辈正是。家师曾屡次提及老前辈的圣讳，嘱晚辈代为致意，你老人家可能行走么？”

“不容易了，还有半个时辰，即是我坐化之时，这些人打搅我这许久；看来必将延我西归之期。”

“晚辈将为你老人家护法，可是无法赶走他们。”

“你是龙吟尊者的衣钵传人，梵音掌有几成火候了？”

“约有八成。”

“听老衲心诀，传你‘天心指’佛门绝学，等会儿以指掌制敌，赶走他

们。”

两人说话之际，三魔已攻了百数十掌，丈外地面竟然被削掉近尺。逸云不许他们近身，神剑洒出无数寒芒，左右腾跃，分别一一将他们迫退。

天心大师随即盘坐于地，拼最后元气以传音入密之术，将“天心指”的心诀一一说出。

逸云将龙渊剑扔到天心大师身侧，一面听天心大师滔滔不绝传来的心诀，一面用右手照心诀默运神功于招端，体会其中之秘。

不久，他已能照心诀行功，指尖似着山洪一般的无穷潜劲，象要脱体进射。

天心大师突然说道：“试出一招！”

他左手伏鳌剑挥出一道剑幕，阻住毒龙掌，右手倏伸，戟指向右首的祁连阴魔胸前心坎大穴遥指，山洪般的奇妙罡劲，顺指而出。

也是老魔命不该绝，刚扔出两掌，双方劲道一接，“嗤”一声锐啸，神奥的天心指力穿越掌风，向前急射。

祁连阴魔闻声知警，向侧一闪，并一掌扔出。

天心指力又突破袭来掌劲，奇快地射到老魔肋下。

祁连阴魔狂叫一声，身形一颤，飞退丈外，一手按住左肋，鲜血由指缝间渗出，大概是受了伤。

天心大师说道：“行了！退到我身畔。”

逸云攻出两剑，立即退到天心大师身侧，突然，一串菩提子串成的念珠，套上他了的颈项，垂至胸前的一大两小，状如水晶却光华四射的舍利珠。耳听天心大师说道：这是佛门至宝‘伽蓝舍利珠’，任何诡异凶猛的劲道理风，亦无法近身。小檀越，指掌并用，赶走他们。”

逸云摸地收剑入鞘，一声清啸，人即腾身猛扑，左手掌突然拍出，令人心万虑俱消的梵音之声，倏然振荡在空间。右手指指出如风，天心指势如奔电，直射朗月禅师。

祁连阴魔肋下受伤退出，朗月和毒龙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但觉两人乍合乍分，老阴魔便狂叫着退走。而逸云却退到天心大师身畔，突然收剑前扑，这不过是眨眼间事。

啸声一出，梵音亦起。第一个警觉的是朗月，他怒叱一声，横闪八尺，双掌风雷滚滚，连环振劈而出。

毒龙掌不知利害，大吼一声双掌齐挥。

“砰”一声响，梵音掌力结结实实地击中毒龙掌的左肩，护体真气被击四散，巨大的潜力将他送出两丈外，肩骨似已碎裂，探身气血一窒，脑中轰然狂鸣，跟前金星直冒。

他一声惨叫，翻滚着向后跌去。

同一瞬间，逸云一指落空，被朗月见机闪开，他叱道：“朗月，你末日到了，报应当头！”声和人穿入凛凛掌风，左掌右指急似惊雷，双管齐下，向朗月攻到。

朗月魂飞天外，梵音掌是风雷掌的克星，加上绝学天心指，他岂吃得消？怒叱一声，双掌急挥，人亦向后飞射，快如奔电逸去。

“砰”然一声大震，掌劲接实，朗月已经不见了。

在飞砂走石中，祁连明魔形影亦已消失。

毒龙掌踉跄站起，蓦地一咬牙，奔入破寺后，亦已不见。

逸云本想追，但耳畔已响起天心大师的微弱语声：“檀越请勿追赶，让他们走吧！”

逸云依言退回，向老和尚跪倒行礼，老和尚说道：“孩子，你的同伴等久了，叫她来吧！”

他的语音变得十分慈祥，脸上泛起了阵阵轻雾，脸色红润，似已恢复精力。

逸云吃了一惊，但仍发出一声长啸，召唤站娘前来，神色惑然。

“孩子，你奇怪老衲怎会知道你有同伴，是么？”

“晚辈确是不解，敝义姐还在半里外的山嘴上哩。”

“老衲修为不敢自诩超见入圣，但两甲子修为岂是等闲？苦修参禅，六识略具，视听二识造诣甚深。可惜你不是我道中人，我无法传你六识心诀。”

正说间，姑娘已飞纵而到。

逸云忙道：“芸姐，快来参拜天心大师老前辈。”

姑娘衣衫凌落，但仍然拜倒在地。

天心大师笑道：“姑娘请起，恭喜你超越苦海，今后否极泰来。”

姑娘一怔，但不敢冒昧，拜罢闪到逸云身后，暗说：“这位高僧象是知道我的身世呢！”

天心大师脸上红光渐退，徐徐在身侧取出一只褐色木鞘，将伽蓝剑归鞘，说道：“龙吟尊者法驾一向可好？”

“家师被刚才那位朗月禅师断去双腿，目下在点苍苦修。”

“那朗月我曾在令师处见过多次，早知他居心险恶，心怀匠测；可是深信佛法无边，却反而误了令师的基业。唉！真是误人自误，险些我也毁在他的手中。”

“晚辈得恩师法渝，如果他仍然怙恶不悛，须为南海一门清理门户，并为江湖除去奸恶。”

“朗月沉迷酒色，贪很深植，已经无可挽回，势非横死不可了。老僧行将西归，此一生中，遁世隐修不沾尘缘已近一甲子。你来得正好，烦代寄语令师，老僧早归一步了。”

这把伽蓝剑聊以相赐。此剑虽不能削铁如泥，但不怕任何宝刃，仗之保身绰有余裕，且可避邪，百魔不侵。那伽蓝舍利珠也赠你防身，日后行道江湖必着大用。老僧逝后，请将遗蜕移入洞中，闭上洞门，则感小施主盛情矣！”

说完，脸色突变黄蜡一般，合掌低诵：“南无阿弥陀佛！悠悠此生，今从此别。我佛慈悲……”

语声渐微弱，逸云摸尔惊察，老和尚已经长逝，呼吸已止。逸云与碧芸大拜八拜，含泪将老和尚连蒲团移入洞中，靠壁放好，再拜而出，闭上了洞门，展开轻功飞奔神医叶太岳的木屋。

小木屋一切如旧，两人到时已经近三更时分。当晚两人宿于阁楼之内，一宿无语。

一早醒来，小两口仍在床上赖着，逸云将伽蓝舍利珠挂在姑娘粉颈之上，贴胸藏好，说道：“芸，这宝物可不受劈空掌劲所伤，你功力仍来登堂入室，留给你防身自卫，我便可放心了。”

姑娘甜笑着问道：“你呢？”

“我？功臻化境，已获刚柔并济无上心法，足矣够矣！”

她娇声地笑答：“谢谢你，亲亲！”

“亲亲，你这小嘴儿多甜？呵呵！”他只觉心中一荡，狂野地把她拉紧，深深一吻，许久才罢，双手却不老实起来。

姑娘也情不自禁娇喘吁吁，在他耳畔沉醉地轻唤：“亲亲，我……我……”她喘息，扭动：“饶了我，亲亲。”

逸云突然看到她裸臂上的朱红宫砂，不由心中一凛，绮念尽消，突将她抱紧，温柔地轻语：“芸，原谅我，我几乎坑了你。我们该赶回辰州了。”

姑娘只道他心中不快，突然说道：“亲亲，别生气啊，我……我……”她娇羞满面，伸手……

“你别误会，芸，听我说。目下报仇之事，我认为已不需太多的人手，反正各地暗桩已经准备停当，只消你我和黛妹三人一路，明里行走江湖，一面追踪朗月和花和尚夺回金像，一面直捣伏牛五霸的巢穴，最后放出消息，令众贼聚会太白山庄等候我们，以便一网打尽。珠姨和伯母为一路，暗中潜往伏牛左近，经常将恶贼们的行踪告诉我们，由我们出面，岂不万全？”

姑娘见他说得正经，只好静静地听他说完，“这事看去可行，但需临机应变，不能执一，我们且一试。”

“当然不能立即决定以后一切，有所遵循，比乱闯乱冲好得多。天色不早，该走了。”

他溜下床，让姑娘起身穿着，地煞夫人把碧芸的衣裙留在这儿，可是逸云的青衫已经不能再穿了。

两人洗漱毕，吃完最后一包熟肉，一同出屋，遵照神医叶太岳的遗言，放起一把无情火，直待火舌冲天，方一同上道扑奔辰州。

两人离开前后共是半月余；辰州府急坏了天魔夫人和众女。

当天申牌时分，两人上了盛兴布店阁楼。

接他俩入楼的是的天魔夫人，相见之下，恍如隔世，碧芸已泣不成声。

逸云行礼告退，说道：“珠姨，小侄即返安居小筑一见黛妹，告退。”

“这半月来，黛姑娘始终不见返店，老身正急得坐立不安，目下你俩的行囊我已搬来了。”

逸云大惊问道：“什么？珠姨是说黛妹始终不曾返店么？”

“是的，大珠台事了直至如今，踪迹全无。店家也不知。其故，又不敢报官。”

“糟了！糟了！不成！我得到大珠台一定。”说走就走，如飞出店而去。

“云哥儿，且等等……”天魔夫人急唤，但逸云已经走了。姑娘急道：“我去追他。”“且慢，你妈怎不见同回？”

“怎么？妈和亡命花子在六天前已经先返，难道……难道……”她粉脸变色，浑身颤抖，似已不支。

天魔夫人抱住她叫道：“芸儿。冷静些，到内房说去，一切等云哥儿回来再议。唉！

真是祸不单行。”

天色仍早，逸云形如疯狂；真奔大珠台。大珠台空山寂寂，台顶的设备一扫而空，已看不见半月前的残痕，只有野草凄凄，林风飒飒。

他踏遍了每一角落，最后找到那三具残骸。他再往上走，捏至姑娘用剑刻字之处。

“地老天荒，此恨绵绵。周如黛绝刻。”

这一行字，在他眼前愈放愈大，每一个字，都像千万枝利剑，重重地扎在他的心头。

“此恨绵绵！此恨绵绵！绝刻……绝刻……”这些语声在他耳际愈来愈响，像一阵阵巨雷狂震。

他手脚发冷，眼前发黑，豆大的冷汗滚滚由额上落下，脊梁上一道冷流直冲泥丸宫。

他突然疯狂地扑上，十指如钩，直插入树身，尽指而没。他瞪大眼，摇摇头再看，不错，正是千古神刃紫电剑所刻的遗痕，没有丝毫停顿之迹，看字态，也正是姑娘所习的颜体，一种女孩子不太喜爱的书法。

“黛，为什么？为什么？”他浑身颤抖，声嘶力竭地大叫，那大可合抱的古树，被摇得似乎要齐根而断，枝叶纷坠。

他终于感到头脑昏沉，放了手，抑天厉号，以震撼九霄的嗓音拼命大叫：“黛！黛妹妹！黛妹妹！黛……”

山谷传来殷雷也似的回音：“黛妹妹！黛……”

而江汉之间，正掀起了武林风暴，正和他的震天巨吼一般，震撼着宇宙。

叫着叫着，他只觉眼前一黑，虎躯摇摇欲倒，终于他倒在一个幽香阵阵的服体里，昏倒了。

不久，他悠悠醒来，原来他躺在碧芸的怀中，她倚坐在古树下，眼角泪痕未干，正无限情深地注视着他。

她见他悠悠转醒，便拭掉泪痕，幽幽一叹道：“云，希望你节哀。黛妹妹含恨而死，死因未明，至少，我们要找出她的死因，替她雪恨，莫令她含恨九泉。”

逸云衰弱地说道：“她……她为何不等我？看她所留的字迹，仍然从容挥剑，有何委屈，该对我详说明！她为何不等我？”说着说着，虎目中流下了两行清泪。

碧芸也觉寒流爬上了脊梁，脸上现出了恐怖的神色，惨然摇头道：“也许，她不能见你，也不愿见你……”

逸云坐正身子惶然问道：“为什么？”

“你已看到下面那三具残骸么？”

“哦！那是被利刃所剁碎的，与代妹妹有何关连？”

“也许……也许……云，可记得山峡中那天我受辱的景况么？即使是袒衫相陈，我也没脸见你。”

逸云一蹦而起，拉起她说道：“我们再去查查。”

尸首凌落，皮肉已腐，臭气冲天。两人找不出尸体上可认标记，连死者是谁也无法分清。仅有那穿着和所遗兵刃，证明他们是武林人物而已。

突然逸云的目光，落在树枝上，叫道：“瞧，那是什么？”他取下那小铜管摊在掌心上细看着。

姑娘看了此物，倒抽一口凉气，脱口叫道：“糟！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她将铜管放在鼻端猛嗅。

“此话怎说？”

“这是江湖中一个小淫贼之物，内藏艾绒，掺合着最歹毒的周天返魂香，不知糟蹋了多少妇女。这淫贼姓金名章，匪号叫探花鼠，如果代妹……”

“我发誓，探花鼠如果尚在世间，我要找到他；假使这三具尸体中有他，

我会诛尽所能知道的淫贼。芸姐，我们且按寻代妹的遗蜕。”逸云狂野地大吼。

一连三天，附近二三十里之一草一木，一谷一壑全被搜遍，却不见有任何尸体或者衣履的遗迹。

这三天中，逸云始终未离开青龙岭。而前来相助的人中，就没有地煞夫人，逸芸心中烦闷，也没留意此事。碧芸知道目前不可提出，免得招事情闹得更混乱。

这天酉牌左右，红日已落下西山。逸云铁青着脸，与众女踏着暮色进了北门。

他双目发射着冷电寒芒，脸色憔悴，茫然举步，内心充满了哀伤，也充满了仇恨之火。

碧芸紧傍着他，走在天魔夫人之后。后面三丈之遥，是如意道婆等众女。

突然，奇香触鼻，两个村妇迎面匆匆撞到，一近天魔夫人，即折向旁一闪，急急地走了。

天魔夫人手中，多了一封香喷喷的粉红色书信。

逸云服尖，正想动问，天魔夫人已经将书信放入怀中，他只好忍下了。

阁楼不小，共分两层，上一层住了众女，下一层是存放行李等物之所，逸云就在后面一间小室之内。

他一回房，沉重地长叹一声，和衣往床上一例，眼中登上了一层薄雾，他伤心透啦！

不久，碧芸轻扣房门，神色凛然踱入房中，竟趋榻旁替他宽衣解带，含着一眶眼泪服侍他睡下。

逸云已看清她的神色，突然掀衾坐起，扳住她双肩问道：“芸，你的神色告诉了我，将有大事发生，告诉我真相！”

“没什么，你累了这些天，好好休息吧，要保重啊！”

逸云厉声说道：“不，你快告诉我。”

“刚才荆州府有急报送到。第一，朗月禅师和祁连阴魔曾在荆州露面，行踪一现即杳。其二是花和尚一宏三天前曾出现辰龙关，随即失踪。第三，荆州府出现一老一小祖孙俩，祖母冷酷非凡，孙女奇美绝伦，两人功力奇高，一日之间，在南关临江居酒楼和天香客钱之中，连伤十八名登徒子。那小姑娘人生得极美，却甚为轻佻，可是凡是敢于调笑她的人，一概摄以重手法处治。据荆州府暗桩说，那小姑娘的剑，以紫色锦囊盛着，是否即是代妹妹的紫电剑，正在设法探查中。”

“不管是与不是，我们且追上一看。”

“云弟，你何不先走一步？你脚程快，早走些好。”姑娘神色惨然地说，垂下了头。

逸云征了一怔，突然一把将她挽在怀内，就灯光下搜索她的眼神，凛然地说道：“菩，你隐瞒了最重要的大事，要认为我是外人，你可以不说，我绝不勉强你。”

姑娘泪如泉涌，伏在他怀中饮泣，只不做声。逸云急了，硬将她扶正，大声道，“你怎么了啊？那怕你锁住了口，也非说不可。”

姑娘仍没做声，探手怀中取出一个香喷喷的粉红色套封，默默地交到他手中。

逸云看封口已开，赶忙抽出里面的一张薛涛笺，念道：“一再误约，并透噜噜本仙子之宫阙所在与武当少林门人，罪在不赦。百花教主及亡命花子命在旦夕，如不早至，一切休矣！桃花仙子亲书。”

他额上冒汗急急地叫道：“我该死，这些天没留意伯母的身影不在。芸，伯母不在，你……你怎不早说？你……你……”

“代妹妹下落未明，我怎忍心自私地告诉你？唉！”

“桃花仙子的住处你可知道？”

“在辰龙关至马底驿之间，正南群山丛中。马底驿桃花劫，乃是她的诱人陷阱，真正的宫阙所在，我们还没有弄清。”

“那……怎能找到她？”

“她会派人引我们入山。看来我和霞姐八人，非被她收为弟子或者使女不可了。”

逸云虎目放光地说道：“去告诉珠姨，明日即行上路。”

“不！你不能前往，那女魔多可怕啊！桃花春雾歹毒绝她，佛祖也难逃风流地狱。”

“你绝不能前往蹈险。”

“你怕就算了，我一个人去也成。”

“不！你……”

“别你，我去定了。来，告诉你我的打算。”他附耳向她细说，姑娘直点头。

次日凌晨，七盘湾一行骏马盘山而上，最前面是一对健美的年青人，那是十二星宿中功力较高的欧阳询、杜少春。

后面是如意道婆、巫山怪姥、天魔夫人。

如霞八女则外罩披风，内穿五色薄绸劲装，佩剑挂建，一个个皆是美艳尘寰，与花争艳的美娇娃。

碧芸走在最后，她显得更为特殊，可惜她秀眉紧锁，似有心事重重，也忧心忡忡。

殿后的两个人，一是逸云，一是十二星宿的老么孙祺。两人一般的天青色劲装，背插长剑。逸云身材略为魁伟，可是玉面上缺乏英雄的豪迈气氛，不象个江湖人。而孙祺却剑眉虎目，双眸神光外射。

十五骑骏马徐徐上了七盘湾，走上了至马底驿的官道。

驿站每一驿的路程是三十里至五十里，过了马底驿二十里，将走了一半，十五匹马狂风也似的飞赶。

如意道婆的面前，突然现出一双村妇装束的背影，等快马将近，两人突然转身，其中之一玉手一扬，一封粉红色的信柬迎面向最前面的欧阳询飞到。

少年人手一抄，骈双指夹住信柬，两村妇已闪入林中不见。

欧阳询不言不语，手一举，后面十四匹马一缓，他转骑回到如意道婆的马旁，双手将信柬呈上。

“徐徐放辔，听招呼行事。”如意道婆让他走了，方展开书柬念道：“目下少林武当二派高手，云集桃花坳，汝等不需顾忌，但坐骑不可入山。前面三里地，自有人接应。”

桃花仙子。”

如意道婆念完，向巫山怪姥道：“姥姥，我们这一行真是危机重重，前

有虎后有狼，正邪高手齐集，只许择其一，卷入旋涡出更难。”

巫山怪姥冷然答道：“已无第三条自全之道，何足惧哉？”

如意道婆手一招，群人纷纷下马。

他们聚在路旁商议片刻，最后打发欧阳询带着坐骑，在辰龙关等候，并与后面的人暗取联系待命行动。

欧阳询驱着所有坐骑自去了。

逸云便和杜少春领路前行，缓缓向前搜进。

果然在三里外一处山嘴前，路旁站着三个村妇打扮，青帕包头的妻子，泰然地向众人迎来。

双方愈来愈近，逸云老远便嗅到阵阵幽香，中人欲醉，心说：“这些鬼女人是想骗人呢，抑或是明诱？”

管她们骗也好，诱也好，反正都得闯，便大踏步迎去。

三村妇突然拉掉头巾，现出满头珠翠，明亮照人的脸蛋嫩得吹弹可破，媚眸流波，往路中并排一站，笑咪咪地等待。

逸云一走近，三女的眼睛一亮，同时绽起令人心荡神摇的媚笑。中间最美的少女扭前三步，扑哧一笑道：“你，不象江湖人，倒象个大姑娘，幸而你生得雄壮，你是天魔夫人手下的……面首么？”

